集部第六九册目次

楊文弱先生集五十七卷（一）

〔明〕楊嗣昌撰

舊鈔本

楊文弱先生遺像

楊文弱先生集目録

卷之二十　疏

卷之二十一　疏

卷之二十八　疏

卷之二十九　疏

軍情疏
軍務疏
軍務疏
審查賊情酌定兵計疏
交代兵馬疏
交代錢糧疏
大帥才能可用疏
軍前少資籌策疏
確探賊情實陳天聽疏

卷之三十六　疏

急飭鳳安軍務疏
天心示儆臣當奉疏
乞辭恩賚俯察愚心疏
恭報調到兵馬犒賚日期仰祈聖鑒疏
中明交代錢糧直陳短少玩誤之實疏
賊勢南趨斷宜急疏
凜承上案夾剖明旨直陳迂緩悮事實情疏
慶賀疏
新撫勢不附逆疏
軍中用間多方疏

卷之三十七　疏

剖明臣愚原未阻疏仰祈聖鑒疏
確探賊情再陳天聽疏
中明暫駐襄陽之說疏
欽遵敕諭殲渠赦脅疏
飛報獻賊西奔疏
慶賀疏
慶賀疏
再報獻賊西奔情形疏
備述獻賊孤窮亟宜懸賞購縛疏

楊文弱先生集雜文

急飭鳳安軍務疏
天心示儆臣當奉疏
乞辭恩賚俯察愚心疏
恭報調到兵馬犒賚日期仰祈聖鑒疏
中明交代錢糧直陳短少玩誤之實疏
賊勢南趨斷宜急疏
凜承上案夾剖明旨直陳迂緩悮事實情疏
慶賀疏
新撫勢不附逆疏
軍中用間多方疏

以下原缺

卷之四十三

召對紀事

卷之四十四

召對紀事

卷之四十五

書

卷之四十七

書

與中堂諸公
與高監起潛
又
與盧撫督象昇
與孫秦撫傳庭
與劉中堂宇亮
與熊總理文燦
與洪秦督承疇
與孫侍郎傳庭
與洪薊督承疇

與劉中堂宇亮
與孫侍郎傳庭陳宣督新甲高監起潛
與高監起潛
與洪薊督承疇
與劉中堂宇亮
又
與陳偏撫睿謨
與黃大參公輔
與侍郎從叔鵷
與袁都憲鯨

與洪薊督承疇
與洪薊督承疇

卷之四十八

書

與王鄖撫鰲永
與熊總理文燦
與兵曹谷司
與熊總理文燦
與洪薊督承疇
與方楚撫孔炤

與洪薊督承疇
與傅司馬宗龍
諭左鎮良玉
與閣監思印
與傅司馬宗龍
上朱少司寇房師世守
又
與兵垣職方
答方楚撫孔炤
答王鄖撫鰲永

與閣部兵垣賊方
荅宋副使一鶴
荅方楚撫孔炤
荅高直指名衡
與傅司馬宗龍
荅李工部純元
又
與丁泰撫啟睿
與宋參議一鶴
與中堂諸公

與兵垣賊方
與同里李創初嗣先諸茂才
與高直指名衡
荅方楚撫孔炤
荅王鄖撫鰲永
與宋參議一鶴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宋參議一鶴
與秦中督撫
與方楚撫孔炤

諭流賊曹操羅汝材等
諭姚道人宗中
與永州府晏太守曰曙
荅荊州鄭鄉官希捉
與河南高直指名衡
與永州曹副使樓
又
又
與高司李元吉
與方楚撫孔炤

與高太僕倬
諭諸賊
與監紀邵同知起
與鄭泰督崇儉丁泰撫啟睿左鎮良玉
卷之四十九
書
與方楚撫孔炤
諭帖
諭帖
家書

與里中劉廣文用寬
與方楚撫孔炤
又
與孫職方嘉績
與方楚撫孔炤
與內閣部科
與邵蜀撫捷春
諭帖
與蘄水龔令鼎孳
與楊主事卓然

與湖北陳副使瑾
又
與方楚撫孔炤
與陳大司馬新甲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與李豫撫仙鳳
與雲南徐方伯紹烇
與宋楚撫一鶴
上朱玉槎房師世守
與鄖陽袁副使繼咸

與督理劉監元斌
與陳偏撫睿謨
與督理劉監元斌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諭令水道人姚宗中
與鄭秦督崇儉
與孫職方嘉績
與督理劉監元斌
又
又

與湖北陳巡道瑾
與南京仇司農承禎
與王鄖撫鰲永
與督理劉監元斌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與督理劉監元斌
與王鄖撫鰲永
與監軍湯副使開遠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家書

卷之五十
書

卷之五十一

書

卷之五十二

書

與萬許事元吉
與袁郎撫繼咸
與楊知州元瀛
與宋楚撫一鶴
與李孫撫仙風
與高督學世泰
與萬許事元吉
與萬評事元吉
與宋楚撫一鶴
與督理劉監元斌

與陳司馬新甲
與邵蜀撫捷春
與許監紀明佐
與刁郎中化神
與蜀撫按司道
答永州晏太守日曙
與萬評事元吉
上瑞殿下
與馬同知蔚
與萬評事元吉

與陳司馬新甲
家書
諭方署鎮國安
與邵蜀撫萬曹廖諸監軍
與邵蜀撫捷春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與周監軍士奇
諭副將張應元游擊白一龍正紀陳明德
與邵蜀撫捷春

又
與孔監軍貞會萬監軍年策
與刁郎中化神
諭副將郭起柱

卷之五十三

書

與邵蜀撫捷春
與曹監軍心明
與常德道府廳縣
與曹監軍心明

與邵蜀撫捷春
與張少叅京
與南充朱令文鼎
與內閣部科
與陳司馬新甲
與萬評事元吉
與袁鄖撫張襄道萬運同余主事
與萬評事元吉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同里楊廣文可柱
與袁鄖撫繼咸
與萬評事元吉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與萬評事元吉
又
與四川陳直指良謨
又
與周司理有翼
與廖監軍大亨
與魏監軍公韓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曹道心明刁道化神賀趙李諸將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周司禮有翼
與廖蜀撫文亨
又
與從叔侍御鶚
與陳監軍之龍
與同里楊廣文可柱
與宋楚撫一鶴
與萬評事元吉
與內閣部科職方
與陳司馬新甲
與兵垣
家書
與周司理有翼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宋楚撫一鶴
與余主事
與宋楚撫一鶴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掾　袁肯

孫兒山松同輯　孫袁番　同較

山樵　袁正

駁承天備監叅提佃戶稿（時為戶部福建司主事代部堂具稿）

看得承天為我國家陵寢重地而六莊兩湖以內官一員頓其課者古天子所謂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洗沐之具耳

蓋懷思敝衛而輕減其歲入之課不欲有司以齊民待之非謂其貲雄可以多取恪悍不可以馴伏而有司治之不如中官之能也今據張文元所奏蘆洑湖近在潛江景陵爲利之界乃妄以爲聲教不通郢縣國等爻尋官校搶奪甲佃鎖禁烙毆是謂青天白日之下而有魑魅魍魎之形又云莅任未久正當立法之初若不題請重加懲治日後奸雄得志相效成風是謂雄桀興梓之民而必刀鋸鼎鑊之用臣識不得其解乃皇上即賜俞旨欽著守備衙門提問若謂尋常細故即許之亦無妨者不知皇上予以提問之二字而凡有身家皆可爲株連捕繫之人矣予以嚴究之二字而凡有性命皆可供立刻疊稱之具矣彼豈真爲佃課之不完威力莫能制哉特假此名目以徼皇上欽旨之下無提爲所欲爲略無顧忌耳夫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山陬水澨皆祖宗付與皇上萬年不拔之基而丈尺乃謂六莊兩湖是祖宗之郊業區區租課未完謂之郊業兪搖蓋其奏肯聖聰狀小漢制兪懸路妄不知天體如此宜皇上加之詰責究其擅置生事之人下所奏之章於彼處撫按質問明白覆奏斯於事體恆當不致小臣益作威福驚嚇細民今乃先其所請朝上夕報臣恐無辜淹繫非刑考掠生死冤號室家驚散承天何地而令有此愁慘非所以

安神靈而固根本矣又況徵收一節理宜屬之有司國家數百萬錢糧惟是撫按行之監司監司責之郡縣無有不辦佃租幾許何獨不可並徵而令數莊之民偏罹荼毒三尺之法護假刑餘尤屬非據既經監具題相應具疏駁正伏乞敕下臣部院行湖廣撫按衙門查佃租果否逋欠郢縣國等有無侵欺搶奪一並勘問具奏回覆乃諭該嚴靜絕有司督徵解納勿擅生事貽害地方庶法守一而人情安興都列郡數十萬生靈歡詠聖德於世世矣

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具稿上亂留中○山松曰先人于擬稿時草成嚴正性于楊漣然前己有獻者此猶獨之以示天下後世以見嚴首昇所爲之跡也

覆留金花等銀充邊餉稿　四月

看得我國家稅糧起運折色入銀庫者歲額三百六十萬兩零本色入京倉者歲額二百六十三萬石零耳沿邊一十三鎮年例取之折色量入爲出尙少二十萬兩之多在京五十二衛月糧取之本色計口授餐非有三年五年之蓄總之所謂惟正之供不足以待非常之變者也今邊氛愈熾邊勢愈危臣部加派折色不過二百萬而該庫前後運發已踰四百萬餉臣請截本色不過十餘萬而該鎮一歲所需又踰六十萬人數瞭然懸絶如此搜括〔靡〕處萬萬難支必不得已惟有官府通融權宜改折之請餉臣嘔心極兵纍朝大小諸臣亦敝骨久矣臣等詳查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國初折糧銀四供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嘉靖二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並催解太倉銀庫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可見祖宗朝金花一項原非內府之物即改解之後未嘗不專貯濟邊頃來相沿折放武俸之外皆以御用爲名無可究詰夫一歲金花額該一百一萬二十七百二十九兩零折放武俸歲約不過十四萬兩若准留備一年可備邊餉十分之二皇上仰體祖宗之意俯念危邊萬分緊急則餉臣之議金花當允者一也又查會典浙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解到本色黃白蠟俱送供用庫收折色黃白蠟解太倉銀庫濟邊嘉靖十年題准令挨各處起解京庫物料果係本地無產者許於批文內明開某物折徵價銀到京召商上納如有餘銀送太倉庫交收以備支用隆慶元年令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查照弘治嘉靖初年舊額酌量派徵其以後年分加添者盡行革除如各衙門假以缺少爲辭行文加派及該部阿承准行科道即時參奏治以重罪可見祖宗朝內府供應諸項稍有贏餘即發太倉濟邊先皇初政至將盈數革除嚴治加派阿

承之罪邊來庫貯多年充溢無用一番外解皮骨霉爛如湖廣等處絲絹福建浙江等處蠟茶物非土宜並官易買展轉侵漁上納既多不堪此蠟何時是了傾產喪命無益公家不若折價解京宮民兩利見今准折一年催解太倉以備新餉以後分別本折仍赴內庫交納皇上仰體祖宗之意濟念危邊萬分緊急則餉臣之議絲綿絹疋蠟茶顏料當允者二也又查會典洪武二十三年罷天下歲織緞疋凡有賞賚皆給絹帛如或缺乏在京故造嘉靖七年題准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地方不產織造令各折價弘治十七年革回蘇杭等府織造內官令鎮巡等官管理隆慶元

年詔罷蘇杭南京織造原差內官取回一切不經織造盡
行停止可見祖宗朝織造一項旨罷免有折徵有革回停
立原非歲不可缺之經必不得已之役近來傳造紛紜蘇
松兩府借支臣部五十餘萬兩浙江借支三十餘萬兩陝
西羊絨每年借支二萬二千五百兩遺孽已不可數賡求
斷不能收今陝西羊絨停止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四省一
向折徵合無比例將浙江福建山西四川等布政司直隸
蘇松常鎮嚴寧池太揚等府廣德等州查照見徵事例有
無某項若干盡與折價催解太倉以備新餉稍紓一二年
復還舊額皇上仰體祖宗之意俯念危迫為分憂名則餉

臣之議織造當允者三也以至弓箭弦條等項查據會典
洪武二十三年以天下歲造弓箭撥民令工匠輪班赴京
成造成化十六年以在庫弓箭弦足用准折徵一年正德
十年免本年造解軍器料銀照依中工價徵收嘉靖元年
奏准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布政司並南直隸蘇州等府歲
額民弓箭弦徵價解部於軍器局雇匠團造二十年題准
弓箭弦定價外不許濫徵工匠起虐及解扣脚價三十年
奏准南方民弓箭弦通行折價解京分發附近各省府委
官如式成造其有不堪追賠究治可見此項軍器折徵解
價祖宗朝屢見施行繼緣南北風土異宜外造多不如式

近日調募搭撥一切兵仗內庫關給多不堪用兵部之疏
欲將盔甲三副改造一副其明證也竊謂外解成器俱須
改作一物兩造所費愈多不如餉臣所言盡改折色徵解
到京加令雇匠團造誠可壯神器而裨實用此雖工部職
掌不屬臣部充餉之需然在今日斷斷當允行者以上共
款餉臣劃歷中外目擊心摹利病較然指陳洞悉除弓箭
弦條一款應屬工部折價仍造軍器軍裝外金花絲綿絹
疋蠟茶顏料織造等留借折徵則皆臣部措餉那借搜括
之大者當此呼吸危亡數萬金錢到手輒盡不得不迫切
呼天仰祈立允以預圖接濟並乞補救邊事萬一靜聽數

日未見報可憂心如焚臣等只得據揭題請萬懇皇上賦
當之斷即飭臣部咨行各直省假旬時方得實用誠哉天
鑒竊高轉圖無日臣等豈敢束手無為坐待邊烽之至必
不得已事緘倉卒苟利社稷何愛髮膚臣當一面待罪一
面題知不能引領空望於九關外矣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具揭上訖有旨不允

催照撫按稿 同前

臣惟本部錢糧在各直省者無事不資撫按而新餉為急即
加派搜括處新餉者無項不資撫按而查覈循環為尤急
臣前疏於循環一節尤切望撫臣蓋按臣所至逐歷親剖

郡縣歲有查盤參官清理風行當厲錢急可得實濟即如滑縣屯積銀兩臣部久欲入疏及疏上時該縣催納已完則按臣當面查册嚴催起解之明驗也今事急兵不將但解責望按臣凡省直有司一切曆餉區處事宜指名需索等弊廉訪彈治必須按臣遣鎮文武將吏一切用餉虛占兵馬影射糧草等弊閱視糾舉必須按臣乃按籍計之真順廣大盧鳳淮揚蘇松常鎮浙江湖廣福建山西陝西宣府大同巡按無人以至順永保河四府江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五省直隸京通等倉印馬屯田陝西四川茶馬等差又皆報滿候代已久內如江西巡按張銓近復改差遼東患危甚矣天下之大半無巡按祖宗根本之地神京襟帶之邦西北長邊兵馬屯聚遼薊蹂躪之所東西近海財賦所生盜賊出沒之處皆無巡按焉以彈壓之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忽有遼左非常之役募兵四出曆餉多端臣恐草澤姦人乘釁而起揭竿斬木魚爛土崩門庭之寇外遼腹心之疾內潰倉卒意變皇上遣何人折衝有何方解散彼時即急點按臣從何處下手收拾噬事去矣不可救矣皇上今日盡下省直按差臣恐朝不及夕矣況可遷延曠刻乎至於應天雲南貴州南贛等處巡撫或缺員或候代屢催不下不思此等重地豈可一日無填撫陞遷予告俱

經奉旨何以不點新推臣誠不得其解竊念土地人民皆臣職掌少有反側動費精持為此特疏懇請伏望皇上即刻沛然發俞吏部會推都察院題差本章勿少遲留挂漏仍敕諸臣受命星馳受任不必寬限過家天下事十猶可救四五不然臣不知所終矣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具題上覽留中

奏調募遼兵請措發大金花稿　同前

臣於本月初八日具疏仰懇聖明自為社稷封疆大計內言遼餉歲費五百萬金蓋以前此一年遼過三百五十萬較之近日撫臣議加舊餉退加新餉約非五百萬不為支鎮兩未細計調募新兵之數也遼日邸報中見兵部有募兵近畿一疏內務該部先致其題於五省各州縣及各邊鎮撤取合之則六萬矣疏內又云做宋臣張浚之法撤招百人以上至五百人以上者賞官有差做嘉靖甘涼之例撤招百人至二百五十人者陞級各有差是六萬外有不可算之募兵也又有水陸精兵一疏內稱浙廣永順保靖四川酉陽石柱播上司貴州水西浙江南直水兵合之則四萬五千兵別疏又云已報起程寧夏固原入衛之兵甘肅劉綎山東河南復遼之兵祁晉二家丞起陞將官麻承宣復遼之兵是四萬五千外又有不可算之調兵也見在

遼東主客兵三月失事以來李如栢一路暨[illegible]到川兵湖
廣土兵撫臣呂慕賛畫疏中遼陽海蓋等道召募關原道
揭召募合之則八萬二千兵而兩路逃回與馬林先後所
餘兵部陸續調出及舊兵八萬五千見在若干臣部無數
可考是八萬二千外有不可算之主客兵也通計以上調
募及見在兵丁然可算者一十八萬七千而不可算者不
與焉大約不減二十萬臣算至此叩心天地五體俱寒不
知遼東他日本色料草須幾十萬折色銀兩須幾十萬若
決天但雨金而不雨粟持金無處買粟天即雨粟而不雨
草有粟無處得草何況止溝入涸之太倉尚恃多廣之海

運而令遼軍二十萬待此舉火掾餓不啻大變將起何言
滅賊哉若曰今日募者不應調者未行紙上空名未是實
數不知紙上之名兵部但一責實即實數也臣部今日紙
上亦無可寫他日將何所責先臣趙世卿有曰樞臣本旨
之日即是臣部拖餉之日令兵部諸事家先題知該部題
知之日即是臣部拖餉之日散辦迫切有不容不即請止
處者省直解到金花銀兩皇上皇不肯備庫不可請臣前
疏已拜茲不再贅奉繹一十三日接出諭札有云爾部累
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餘萬臣竊思之此項銀兩
蓋緣省直窮民偏遭水旱輸納不前節經臣部行移撫按

催督有司徵比完解竟無到者此在皇上軫念窮民合當
寬假但今遼餉迫切別無處法舉朝鵠望請發仍是金花
合無將此拖欠未進銀兩渙發德音俯賜臣部轉行撫按
催解太倉以濟遼餉萬分之一則舉朝臣子歡欣鼓舞知
前日觸天威而罪臣部者此金花也今日沛德音而賜臣
部者亦金花也大聖人之無我薄海內外瞻仰同情臣歡
宣布皇仁風示百姓苟能節縮衣食輸納涓埃共助遼東
餉軍討賊上報如天之聖主下為終事之義民則此拖欠
累年未經解到銀兩或得一二接濟未可知也臣千思萬
慮到此郡窮皇上少加垂察於拖欠未進者慨然允賜臣

部則容星解到者臣姑給發請留不然遼東二十萬軍嗷
累奏根本疏俱在御前皇上試一省覽慮其使知臣部餉
盡呼吸萬難接濟臣愚不敢效罔迫切艱難籲天請命無
任懸禱之至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具題上覽留中

陳言兵餉疏 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郎

臣庸儒書生備員戶部竊見遼東覆軍殺將已事堪痛
數於中久兵近接邸報新經略臣熊廷弼業已受代行事
臣伏思之此元弼登壇撰幟精采皆為一變之時也軍機
進止臣雖未敢與聞然而有一兵必責一餉兵一日不止

餉一日不停臣餉部之僭竊願一言俯效愚心臣聞居家者卜日肆筵設席必問中廚饔飧之資稍大者滿座犧頭焦頭必計主人牛酒之費若中廚竟未有餘客到何以應之牛酒費至傾家則主人之大殺與不殺等耳而者田里細民不為況社稷封疆之大計之公忠才識之臣顧肯為之乎然而今日之兵徵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餉穀何出未嘗過而問焉豈諸臣漫為之哉蓋皆有所不得已耳夫遼東者皇上之遼東非經撫二臣之遼東也邊烽發難枝焉捂體非今經撫二臣在事之日也皇上以推殘根損一懷再懷之遼東翠而畀之二臣試觀今日身在事中獨肩

重擔萬若干難無二臣若也而二臣之請兵為皇上保此遼東寧得已乎二臣請兵舉朝大小臣工皆言請兵且勞心借箸某兵當調某兵當募不謀同詞皆為皇上保此遼東非得已也而皆責望於兵部亦無非為皇上保此遼東又得已乎凡此不得已者戶部雖殊苦之實心亮之然至兵已調募矣戶部之苦乃有呼天搶地之聲所不能告訴學水移山之力所不能撑持者雖使經臣撫臣舉朝大小諸臣盡亮戶部苛窘然見戶部心膽亦何益於勝負之數就使皇上長派戶部之官叠紛戶部之骨亦何補於社稷封疆之大計哉臣愚若不妄言從忍圖之無及然非以臣

之饒敢望諸臣爲一也願與諸臣平心和氣什細斟量斯事關重大驗眠安危臣若言之遽徹科慫諸臣亦不參商臣所欲言者何也經臣中府會議開口說兵必須一十二萬及上河東諸城潰陷一疏內止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萬隨之入遼比其到關調兵至者不過數千與俱度遼只八百耳是豈經臣不欲足數而援部掣之肘乎徵發期會事勢良難難欲如取如攜而不得也今已出關度遼交代受事觀其奏報疏中除李賀二帥所統外城中見兵及川兵止有赤身徒步二三萬人勢固不容不調且募而調且募亦應以經臣之言度之乃前則求一萬而不足今則至

二十萬而有餘臣濫處焉大較臣於遼事先危有年使其必須二三十萬諸臣會議之時何憚不說而顧損益於十二萬與七萬間必有故矣臣思其故有衆二三十萬不惟戶部無如許新餉遼東亦難容如許客兵且舊餉都是全鎮養士必須秋穀遼東城堡夫臨既多則有團聚附着之人有荒蕪不耕之地使盡力所生產難自給而況調兵四集穀倍居民本色止恃海運海運止恃登萊寄命風濤之中出入盜賊之藪危事也絕地也至於糴買徵收又值東方大旱則出入事甚科之外督餉大臣唯心畫策請帑載漕艘報咨行動淹歲月臣恐遼東地日緩寇在外鐵軍在

内居民苦其騷擾客子憤其驕縱慮有不可測者此猶以兵到邊東言也若夫募兵就道拚命辭鄉所過之處民間豫慈搶掠罷肆閉門此輩市貴無從翻成搶掠小民泣訴令長只得隱忍容之一處兵不如是別處又然今日兵過如是明日又然臣恐所在農商不得安然作業輸納租稅然猶州縣民兵結隊不滿千百為害有涯至於土兵四萬取足六司計程凡數月之遠安家無一錢之例此則數千為隊到處出沒向無紀律民間言語不通雖官與之交易即不他有搶掠但求遂其饑食渴飲之常而害不可勝言然之州縣民兵何當什佰島者使此兵雖有搶掠盡數剿

邊猶或得其一臂之用當思小痛以來之若永順前調三千到關止有八百逃回斬首足者又止一十四人其續補二千則抵逃兵之數而此逃兵二千餘人進既不能到邊退復不能歸穴將安之乎惟有化為盜賊出沒於粵漢兩界之間而兩處俱不得問耳今之四萬保無前日之事為地方憂者乎猶曰害止逃兵而已土司忠順固多桀驁亦復不少富饒固多貪殘亦自不少今遠調沙場非其本願設有抗令趑趄請糧索餉者朝廷還糧以給之乎抑舉兵而加誅也兩者不可不算猶曰罪在承調者耳川湖貴三省除土司外別有無主苗民如所稱紅苗花猺仲家者

須出圍城奴寨近歲緣除官兵數少大半調用土兵今各處土兵俱調赴邊此苗仲得意之秋橫出攻圍之日必報怨貴州以被寨雲南西南夷此多事設有疏城邊印如何免者朝廷忍而不問乎是又生一遼東也猶曰遠在千里外也土司仇殺自古及今日以為常獻之猶虞其動動之安望其獻家蠻穴中毋論已今之調發俱往遼東合之川兵幾五六萬雖為大將諸苗素所懾服者而統之可使兵知將意將識士情有事奮勇稱驅無事調和撫附者乎將難其人狼心烏合有萬不可知者且如播之役安彭二氏至殺覚莫解也今以安之一萬彭之前後一萬八千同調

可乎水藺之役黔蜀二省相爭訟未平也今以水之一萬藺之五千同調可乎以莫解之冤興不平之訟使之居同地出同塗勝同功敗同罪臣雖至愚知其不可夫使土司無故而竄左足於我內地必且猜而拒之按而討之今以邊烽之故盡引而入中國之中熟我山川道里窺我虛羸人民遇我五雲雙闕之下此何等大事豈可嘗試為之哉古人之用此輩者皆在中國之外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一切皆同而又有利可爭有交可構有讐可結我則行誅我麒挑釁激怒使之追奔流血小覺大傷乃卞莊刺虎之喻耳今土司之與邊烽何利可爭何交可構何讐可結而能

激其怨心執其困闕我所以用之者不過朝廷之名分足以維持中國之威力足以驅遣耳嗟呼名分何物土司何人可真恃以維持若我之威力業已無遺矣何而用彼兵彼亦何所係悍而招之必來驅之必死爲我戮力同心必如子弟手足之捍衛乎今瓊林大盈之積頗有羅名引萬里非顧之兵一一經過重輿毋論訛今言朱泚之變哭起當防即令斑斕胡說厥角稽首坐索一食猶賞金錢不知當用何項錢糧臨時作何區處此須有備而無患不可有患而無備也臣自關調兵朝思暮算從大至細從細至大利害亦各分明心肝亦幾嘔出然不敢斷斷曰一切不當

調兵也但思兵部調兵除州縣二萬安插通津昌平等處守衛陵京外其餘必皆遠募應用者耳遠來應用之兵必先問之遠來用兵之人攻守剿平應出何募歲月日時須得幾年兵數若干見有若干應增著干募處應調著干某處應募若干用餉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衣甲器械若干馬騾駝牛若干一年之費若干三年五年之費若干以至軍中一切事宜經撫二臣與其文武將吏悉心咨度定局如何變局如何急著如何緩著如何奇著穩著妬著如何末後之著如何以至咨疏劄中所不能了所不可泄所不得遍者戶兵兩部迭遣司官絡繹往來虛心面議求妥求確求爲可繼之道類於血脈貫通指臂靈應外行一事內者洞見肺腑內行一事外者快著肅發而後遠烽收備可算遠朱經撫可爲戶兵緩急可應在兵部則知募兵累屬有用累不可缺而已調募者患偏之某兵未必有用而屬可已而方調募者亟止之在戶部則知本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運之折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措之如此決不須兵二三十萬之多決不須餉五百餘萬之外所有海內徵餉驟增加派催科亦決不至如此之忙亂而爲社稷消隱憂爲封疆弭異患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在此一著在此

一時著萬不可差也時萬不可失也臣之愚慮以爲遠來一年之內患在兵少一年之外患在兵多今日兵部當調有用之兵不當調無用之兵當調眾募之兵不當調爲募之兵當於近兵增調以求速當於遠兵減調以求精當以各處召募漸補增調之缺不當以各處安插永堅不動之根此臣日夜私憂終難隱忍者敢昧死爲皇上忠言伏望少垂省覽來擇狂愚以圖滅賊之大計以嚴用兵之大防至於是非可否事理雖無兩得議論不妨並存如臣愚臣一切聽之矣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題留中

請立兵餉清查遼餉確數疏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代部堂具稿以下同

竊惟遼東一年之間費餉三百餘萬無損遼陽秋毫而加派搜括遍於海內臣部疾首痛心極矣除前請旨行查外臣朝夕考求其罔破之故亦有灼然大數而容易察覺明以資經畧閱視諸臣覆覈然亦不過道拜之僅存隨亂之使餉未必使散盡之金復還故吾也惟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於經畧交代之始臣不能無厚望焉所望於經臣者何也前日遼東之兵臨敵則不勝其少與餉則不勝其多前日遼東之餉一索則急如星火而使人不敢遲一發則罔如泥沙而使人不敢問此無他兵分於各道而所取者餉司之銀各道不問其有無餉總於餉司而所養者各道之兵餉司不知其虛實譬如兵共一城餉分兩項新餉給新兵何以知非舊兵之易名而冒也舊餉給舊兵何以知非新兵之即名而兼也又如新兵原食一兩二錢今遞加至一兩八錢則以舊而溷新者有之舊兵原食四錢今遞加至一兩二錢則以舊而溷舊者有之又如新兵遞加往關原者一兩八錢鐵嶺者一兩六錢而此兵以何日到關原何日到鐵嶺未嘗問也舊兵遞加其上等者一兩二錢中等者八錢而此兵之原食更糧原食草糧未嘗問也以致年終之奏報季劄之循環封巻茫然了不可問而不

問已耳即大化盡作金錢難填此無底淵海必破問之不惟掣肘之嫌予人口實抑且脫巾之禍立致月餘此其通將安出哉臣以為有問之之人有問之之法有問之之時人者何餉司各道皆有錢糧之責初無互覈之權其惟經畧乎蓋餉司所據於各道者紙上花名耳而各道宜即據花名乎畫地駐防者以紙上防相機策應者以紙上應乎彼多寡餉則不得少我兵彼多我兵則不敢頻失事此可以功罪挨者也彼須調募則不敢捏逃亡彼見逃亡則不能昧存者此可以情形稽者也以此問各道能不吐實乎即不吐實於他人能不吐實於經畧乎而前此所患經畧先不責實耳覆車伊邇換局方新有實心做事之人則自有開口告人之事臣謂今日問餉之人不得不屬經畧一也法者何遼兵雖衆惟有新舊兩端遼地雖寬惟有河東河西兩界河東分遼陽海蓋開原三道河西分廣寧寧前兩道而道盡矣某道之屬分城堡若干而地盡矣某城某堡之內分舊兵新兵若干而兵盡矣某兵之內分食幾錢餉銀者若干幾兩餉銀者若干而餉盡矣如是種種之數斷自經畧交代一日為止責令各道盡將所屬城堡見在之兵見食之餉編造總數細數冊報經畧其冊務要直截簡明先開一道所屬幾城幾堡幾兵幾餉合為一道之總

則總數也外分城堡某城幾兵幾餉為一城之總某堡幾兵幾餉為一堡之總即撮數也其城堡內不許又開某標下某門下某將官下某南京某浙江某四川等營以致餉名色猶如鼠兔補風殘難稽考所當痛革此冊造完備中經略覈實掛號印發餉司餉司照填底冊一本存案仍將造冊轉申到部即將冊內各道分管城堡兵餉總數另具一揭發抄具交代後兵馬或有更置錢糧或有增損定為各道每月二次冊移餉司餉司每月二次冊揭報部發抄之制一如前式使朝野內外曉然皆如遼東幾道幾城幾堡幾兵幾餉一一燭照數計如在目前而後呼吸可以相聞緩急可以相赴從前關隔不通之病至此都除者道冊不經經略仍是前此花名轉抄不過長安又與舊全摘環無異臣竊今日關餉之法不得不關經略二也時者何見在遼兵前法已備新舊月糧可算無遺矣援軍在遼又有行糧比其到遼必須著伍因而關之於山海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出關關之於三岔河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過河關之於遼陽餉司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到遼分撥某道屬下某城某堡營內應食某項餉銀關之於各道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分撥若干已到某城某堡營內關食某項餉銀除餉司各道收造入冊一

月二次彙報外其山海三岔二處守將隨到審星具揭驛報抄傳不過出片紙附使郵而行糧可算者伍有期亦不至如前此汶汶夫出關過河到遼著伍圖皆有時不及經臣受事之初創立此法日復一日恐又因循臣竊今日關餉之時不得不乘經略三也行此三者朝廷不煩動色當事不嫌掣肘將卒不勞脫巾而餉自可節兵自可清但責經略而已辦臣所望於經略者不參摩乎然臣非漫言之也經臣昔接遼時正有召兵添餉之事請其奏撤新餉疏內有云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救於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為新兵支用是使新兵有增之名無增之實新餉有為新兵而增之名無為新兵而食之實恐虛糜此餉者不在老弱之充數逃兵之影冒而在營聚之不成分散之不合也嗟乎此十年前因病下藥之言不意今日膏肓之痛恰復遇之又讀其屯田修邊一疏有之內地千家萬落北盡南空詾詾皇皇只欠一反漢以出塞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屋古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於邊鄙而終於擾累者嗟乎此十年前剝肉醫瘡之喻豈料他日板蕩之憂究竟不能外是哉夫經臣於十年前籌邊憂國畫見及此今日之事兵須實兵餉須實餉一切剔

螽履矣直俟臣詞之畢而臣所長嘆者今日之內地又非十年以前之內地今日之新餉新兵又非十年以前之新餉新兵經臣前日言之則妥今日圖之則著矣宋儒有言必用體國之人而後可以覆治兵之效臣望經臣今日治兵之中不忘前日體國之慮此社稷生靈之福豈臣一人之私幸哉臣言至此推有欽陟除臣一面劄行餉司外事關經略者伏乞天語叮嚀同心共濟依臣此法殷議行之邊事尚猶可為臣部向猶可慮不然臣力竭矣臣罪亦甘之矣其如國家何其如邊事何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二日具題上旣得旨允行

處置南京鑄錢疏 同前

題得科臣官應震留部鑄錢條議度奉欽依相應摘出的議施行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國家錢幣利源所在弊孔叢生始慮不精後欲難必臣等周諮博訪參伍折衷通於科臣之疏其言可行者恆行其言未詳與未妥者酌議詳妥之意而條其梗概有六議焉一曰遣官之議科臣疏稱永樂几年事例揀宜遣差部臣另給關防是矣查得陪京重地鼓鑄多門差一部司兄數無濟事當謀始地方或相沮格錢糧或不接濟奸偽或多窟穴區畫或不精詳有一於此使敗公事考祖宗朝有事往往特遣科員亦有兼遣部

科者今議南京鑄錢開局伊始非特遣才望科臣一員前往創置不可蓋其於地方可以消沮格而得同舟之助於錢糧可以催接濟而無仰屋之嗟於奸偽可以清窟穴而不憂於借蔵於區畫可以盡精詳而不患於掣肘此部臣之所難科臣之所易也至於南京開局買銅原在蕪湖蕪湖之銅又當買之荊州等處則須本部司官一員與科臣相輔而行事體方克有濟今應請給劄書二道鑄造督理錢法関防一顆一應買銅召工鑄錢委官搭船裝運等項並就近地方府州縣官供㕘提調以使行事如有使宜仍聽科臣劄議奏請施行係一年內外規制已定綜理有方

錢通無滯然後責令部臣專董其事遣去科臣酌令復命其駐劄公署在京則上江兩縣在外則蕪湖縣議建何所或有見設空閑衙門攜與鑄錢處所相近其衙門早壯等役就於該縣撥給仍應恭書具以王文移承差以備奏請差遣所有官吏俸糧各役工食咨南戶部及該地方看處至於部臣關往荊州所過湖廣江西處付廩糧衙役一照先年監兌事例施行此遣官之大略也一曰開局之議科臣疏稱京師錢式俾赴留都特立實源局且與南之寶源局各不相蒙是矣查得南京見開四局並行不悖相沿有年今議遣官開局應展寬潤地而可容爐座數百工匠數

千之處建立房舍以蔽風雨高峻牆垣以防奸弊內設兩
官外設巡軍以嚴稽察而又必與督理衙門相近以便朝
夕糾覈考之會典嘉靖四十五年題准南京府軍衛倉府
軍右衛東倉府軍後衛倉金吾後衛東西南三倉神策龍
驤二衛等倉若有空閒廒分於內選一二大倉鼓鑄可省
開局之煩又考會典景泰三年令南京各倉築立高厚牆
垣牆外仍立冷鋪僉撥軍夫巡守成化十二年奏准府軍
左衛東倉牆外官地量起公館令監收等官住宿安歇若
令就倉鼓鑄則牆垣巡守俱有成事可因牆外官地或有
公館可以修理廓充為督理官駐之所最便計也倘諸倉

已非空閒數年久傾頹然後別議設局可耳說者多言蕪
湖銅商輻輳多不願往南京雜料柴木之價又賤俟倍令
應即地買銅即銅鑄錢官商覿面易買銀出銅入料辦錢
成更不轉落局匠商販之手尤省別弊則在一時建署開
局未免勞煩而積久成錢利息自倍是在遣去料臣熟計
長便此開局之大略也一日銅料之議料臣啟稱京師銅
少而四火黃銅更少南京銅買自蕪湖等處價值甚賤是
兵部將南京鑄錢所用者紅銅也每斤約價八分京師則
用四火黃銅每斤價過一錢還來商銅甚低每鑑銅百斤
使有一十三斤三兩正耗是價銀十兩內已折一兩三錢

三分也若止用紅銅錢質既高復合易見且折耗數少約
每錢萬文用銅九十斤省正價一兩八錢又省正耗十斤
上下為利頗多但恐鑄成實色與京師見錢微有參差數
礙行使則又有可商者莫正紅銅於每九十斤用錫五斤
十一兩之數酌量少增或入爐甘石少許熏化銅色與京
師見錢合式不尤愈於純用倭鉛攙和做假之黃銅乎至
於水錫炸熩木炭松香砂罐此皆北貴而南賤者今應首
議工本料臣前疏請著為令於南直鄰邑洎福浙江湖四
省應解京邊銀兩各以半解太倉半解南京戶部轉發差
官鑄造者誠可次第施行令四省應解京邊再為清查如

南京附近五鈔關折色一年約近十萬兩一十三府三州
草折一年約過十萬兩堪借一年用作工本合此二十萬
兩之數可且開爐一百暫鑄一年又恐初到地方部借僱
鑄等待須時遠難應手合無先借漕折銀五萬兩給部料
二臣預出一面召商買銅一面徵催前銀補解如是則銅
料大略已具若鑄解一二季錢啟果通行不妨廣開爐坐
二百三百所議四省應解太倉銀兩分半南解俟當漸次
行之其省直京邊買銅折銀各處鈔關收銅折税折料及
遣本官刷州買銅等議查臣部鈔關獨九江稍據上游為
銅船必經之地但折船料所得無多過此以往皆在蕪湖

之下銅價轉增折數似無大利至於荊州買銅俟科臣到
南京從度蕪湖有無缺乏差去部臣聞一職往不必專官
久駐此銅料之大畧也一曰工作之議科臣疏稱即鑄南
錢須遵北式又云工價米價亦北貴而南賤是兵查得南
錢款式既異工作亦且不同加用南工未必盡合北式當
令工部選差寶源局官一員帶諳練匠作二十名赴該
省總用轉相傳教其匠作則臣部移咨工部揀選同局官
前去可也又查南京工部寶源局見開一百二十五爐户
部府軍倉見開二百五十爐使為一部支放俸糧等項錢
耳今鑄解京師用錢路廣理宜開三百爐但事當創始工

本末多且以開一百爐為制而細算之京師每一爐合用
匠役有紅爐磨洗銼滾等項名色而人數無定爐頭有力
者人多無力者人少其工食則以鑄錢為准每萬文給銀
三兩二錢五分零計諸役各備則一爐一日可鑄萬文是
一爐一日使給銀三兩二錢五分零也南京每一爐合用
匠役有翻沙攦風省眼銼磨等項名色而數止七人其工
食則以人數為準一爐一日止給銀三錢八分二釐也除
伏臘二月不鑄依京師工價則一百爐鑄十箇月該給工
食銀九萬七千五百六十兩依南京工價則一百爐鑄十
箇月該工食銀一萬一千五百兩此其貴賤懸絕何啻倍

蓰今量帶北匠廣召南工萬萬無用北價之理而法有當
通融者往時南都鑄錢匠役有各帶私銅附鑄之弊有將
倭鉛和錫攙換官銅之弊有穿穴地道盜出官錢之弊有
來領工食夾帶私錢之弊而今番鼓鑄盡是北錢一出局
門所鑄非其所用諸弊可免此革工食之外別無餘利應
酌議稍優以鼓舞其業從每爐一日給銀四錢三分二釐
合一百爐十箇月共銀一萬三千兩五給與工食應一色
支銀勿折一錢以滋溷雜北錢既不許出局南錢亦不許
入局嚴如禁闥並以銅斤定准耗斤勾合餘炭以資別鑄
其工食銀兩查南京每年應解北部銅料工食等銀二萬

二千四百餘兩此項原備工部鑄錢專解太倉之用今南
京鑄錢亦解太倉宜令工部暫行停止卻將此項銀兩留
發差官准作工食支放除一萬三千兩外尚贏九千四百
餘兩可備銅料之用至於錢法大通每年開爐三百則除
此項銀兩外尚須議處一萬七十餘兩或照先年事例於
船料蘆課兩項之內設處如數仍聽二臣到彼議妥施行
此工作之大畧也一曰轉輸之議科臣疏稱留都七十二
貢船每年數次濟被每年一次各將錢順帶赴京此則卑
價腳力全無所費是兵查得貢船一項近據南京兵部疏
載每年二百四十隻所貢之物原不滿船實裝差監水夫

恣行攬載商貨若將鑄錢寄運妄屬過便但恐差監夫吾
應咨會南京兵部責成軍甲水夫人等取具領狀並沿途
不致差失甘結到部交卸仍取庫收繳報該部以防別弊
可也漕船一項大約可得五千隻每船量寄鑄錢比之貢
艘尤便臣部即當劄仰把總鑄南京者於南京就便搭載
鑄蘇州者差船載錢到至蘇州附搭仍咨會總運漕運撫
按衙門責取該總領狀甘結與交卸庫收一如前例可也
計今鼓鑄伊始止開爐百座一日成錢數止百萬文一年
十月止三萬萬文以每千文重八斤算之共重二百四十
萬斤分作二萬包每包錢一萬五千文重一百二十斤費

漕二船五十二百餘隻每船寄運五包纔抵貢六百斤食
米六石而已有餘裕矣若錢法既通工本日益漸開三百
爐一年鑄十箇月成錢九萬萬箇該分六萬包每船寄運
十二包亦止抵貨一千四百餘斤米十四石眾擎易舉較
此非難而臣等顧有慮焉分寄客星無人押解雖取領結
倘知新錢有利則同舟異心能保作奸犯科之必無乎且
漕船到必秋冬而貢船雖有春夏附搭數少所鑄之錢必
至秋冬一到則支放或不接手時行將止自關阻滯之門
亦非計之得也查得雲南鑄錢會計錄載本部覆准雲南
解至四川永寧四川解至湖廣湖廣解至南京戶部南京

戶部轉解本部專備九邊年例及商價京營料草折色文
武官俸寄項支用今南京鑄錢作何扛運應有故事可稽
卻南兵部黃馬快平船六百七十五隻豈無可議差委者
近該部添於長差船內裁減可省八十餘隻與其以不急
之需滋差監之擾曷若移助錢運入佐太倉之為得也今
議開一百爐鑄十箇月成錢三萬萬箇共重二百四十萬
斤約用五百石船五十隻便可裝盡而馬快等船所載不
止五百石則用船更少差遣不離南京本色積貯數多差
船五十隻支載行月二糧所費無幾若長運使用難以直
支本色則將別項折色彼此兑支亦無不可而沿途押運

不可無官查南直各府每歲俱有通表府佐一員大都齎
解錢糧先期而至若移會撫按查取歇員即於春夏月鑄
至船押鑄到京但俟入覲事畢然後攬解糊後任亦於事理
無礙應聽科部二臣到彼計錢斟酌長便移會施行此鑄
錢之大畧也一曰出納之職科臣孫稱文武官吏之俸新
珠寶雜折之商價御用供用寄庫之職香御馬草騎各衙
之草新三倉七場各衙之秣豆皆可一色給領水衙大工
之料錦衣諸行戶之買辦皆可將銀充繳以至薊密永昌
等鎮皆可存銀運錢是矣查今上初年國營軍士四月十
月祖支折色領出銀兩多換錢以便貿易而貴錢鋪戶張

則多稱錢則少給軍士領銀五錢止得四錢有餘之用議
復議放折色之時偏苛軍士知願支錢行太倉照例折算
又如太倉給放商價已照銀錢二八兼支惟河南山東暫
種兩道因議有解銀故以銀給商議將太倉收貯制錢發
兩道各一萬兩通給商價亦以錢銀兼放仍各還太倉銀
一萬兩如錢支將盡呈部補行給發庶以為常大通橋運
糧車戶腳價比照隆慶三年事例借給太倉庫錢即於各
役本年應得腳銀照數扣解還庫餘此推之除俸薪商價
料草等項見例銀錢兼支外京通薊密等處舊例支錢事
非久遠今南鑄方始爐座不多成銀有限難以驟議偏行

但查本部一向支錢如俸薪商價料草自三七兩四六兩
中半以漸容移其京糧兩月折色已經錢價舊規每糧一
石照依放糧勘合規則唱名支給則一串之錢比之糧不
用斗斛比之銀不用權衡於放者便甚新鑄金背其得而
攙雜照數貫串其得而短少於支者便甚只此一項使可
存銀二十萬兩而錢是通橋之腳銀薊密之商價以及永
昌易事體相同應俟錢多之日次第流布其工部光祿等
衙門對支聽其會議長使而錢已鑄矣解矣必有庫以貯
之官以主之應議建立太倉錢庫鑄給關防一切書算人
役文移事體比照銀庫施行仍委精明勤慎主事一員題

差或一年或半年專管錢庫或即用陪庫主事為之而去
其舊名與更其刷差之例亦可矣但太倉既已支錢向來
事例納銀倪偉售偽之徒復思將錢攙塞難以口舌與爭
惟著令兌支凡納錢者即查應領錢者如數搭給聽其收
受明白取具領狀即准庫收並不許將一錢入庫則未嘗
不准納錢而偽錢亦不得行倪偉之路自塞至於鑄解日
廣支放日多錢必稍賤要在設法低昂以時斂散如科臣
石應岳昔年所議操其利權使不旁落重則布之使輕輕
則收之使重最為通變宜民確論此出納之大略也以上
六議臣等平日未經明習臨期得之訪求事在彼中終多

偶合內如銅價料價工匠之價恐有參差未必如今所算
恃有科臣與司屬同往臣等所言可行者徑行未詳與未
妥者聽該科酌妥可也應遣某科某臣臣部未敢定擬但當
時事紛局太倉束手之際不敢首貳遣巡臣即移文吏科
會議一員疏名上請至一年內外規制已定綜理有方錢
通無滯然後復命俾部臣專董其事而所與共差部臣容
臣選擇得人之後另疏具題一面先具節題大略特疏懇
請伏祈立賜俞允下臣衙門飭令臣等作速施行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具稿上札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終

曾孫　煜校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裒峻
孫先山松同輯　孫　裒介　同較
裒秀
山楫　裒彥

疏

請帑稿　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代部堂具稿以下同

日聞東虜消息北關已陷瀋陽一空遼陽軍民箇箇要走無一關心固志臣等腐心頓足嗚呼危矣成大事以人心為本人心一離大事去矣經略一人雖責各將將不能責軍雖責各道道不能責民欲戰而戰無人欲守而守無人且又無甲無馬無弓矢器械彼將啖手取遼陽無坐子燗當之具無敵箇搠當之軍此豈經略道將諸臣能以兩手兩足戰守遼陽乎而非獨遼陽人心然也使遼陽失則廣寧人心亦然廣寧失則山海永平薊鎮人心亦然京師失則所在各省直人心亦然皇上深居大內不知近年邊腹地方人人懷悴處處偷安假如數萬強戰敵大敵人雖有千萬軍民人等不敢拚命上前與他廝殺何況敵騎數萬壓山山崩壓城城破聞風喪膽不等到來箇箇要走誰敢

上前抵敵此海內太平日久積安積弛積畏之勢不走遼陽一鎮人心單怕遼陽到極處也今日到此極處則無一法可以鼓舞惟有多將金錢買其死命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日軍民窮到極處若使多得幾文見錢到眼到手可以養活父母妻子則伊必然出力拚命報効朝廷萬死不辭若無見錢只以軍法斬之亦斷不肯出力拾命且恐激成他變此其事理洞然明白皇上自然肯信肯從者也但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省直地方無有自有遼事以來戶部一議那借而那借盡矣一議加派而加派盡矣一議搜括而搜括盡矣有法不敢有路不尋則走戶部之罪生於法已設盡路已尋盡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難萬苦臣等只得糊牽懇請皇上將內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出俵萬存貯太倉聽戶部差官星夜發發處來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救廣寧廣寧有失急救山海等處除此見錢急着再無別項處法今日臣著不請是臣等負皇上皇上不聽臣等是皇上負祖宗皇上今日不聽遼陽明日危亡京師縱日禍亂臣等惟有糊牽焚香拜謝九廟之靈以皇上恭養七尺之軀盡死鎮下而已尚有何策可戰旦夕之急也耶伏乞皇上千思萬想轉意回

心即日先發帑金千百萬齎赴遼陽軍前犒賞容諸臣鼓
舞軍士默佐陸續盡發億萬藏臣等陸續齎去充軍馬糧
料等項之用則今日轉禍為福在此一舉皇上即在大內
與聖子神孫日鍋萬年之鎮臣等不敢再來激聒若猜帑
不發發之不多臣等前言已畢惟望一元斷下矣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具揭上批留中

南直催餉疏 時為戶部郎中自陳

臣接邸報戶部一本為患病不能供職等事奉聖旨是楊
嗣昌著陞郎中專理新餉吏部知道欽此臣小臣之伏蒙
聖恩授將本部關生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不敢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衆本部缺題於義不容規避除一
面星馳詣闕謝恩外竊照臣於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內家
本部題奉欽依管解雲鎮年例銀三萬五十兩事竣回
籍訖本年十一月內接得本部劄付准奉欽依差臣南直
等處催餉臣時在籍助臣父鶴襄臣祖父葬事隨於四十
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地方臣惟聖諭差官一則曰廉
有明旨著各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行盡心料理
以致部庫匱之再則曰顯是各該撫按等官坐視不理漫
不經心而終之曰其各省直拖欠民屯遣餉等項銀兩使
差官立限守催解部應用欽此仰見聖心於臣部匱乏孜

孜鑒憐臟腑四顧若將謂差官一出當有勝於撫按等官
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撫按等
官各省府州縣錢糧有布政司統會差官到彼稍使守催
然非撫按彈壓其間呼之未必能應況在南直一十四府
四州錢糧各自為政原無統會藩司不得撫按將有寸步
難行者臣入境初據定催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新餉款
目為一事舊入京邊為一事內庫本折為一事詳其完欠
名數另其緩急重輕為總撫按自行所屬地方一時撫按
諸臣幸同心力檄下催徵刻期完解蓋有不俟臣詞之畢
者臣幸藉手報命不欲別生一事旁撓一民矣然江南江

北地撫分二地按分二臣水陸往來撫按之間而各府之
地幾徧歷北親見守令親面行催此出蘇松境後仍遣本
部隨差兩吏分投二撫院處守候完解回文臣以身歸地
方所恃止於撫告且無滋擾之嫌復於吳山驛陸續分發
各府州催償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單行查取新舊已完數
目順挨年月日時另造簡明揭帖以備回部之日進呈御
覽前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已
完臣即親齎册揭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蓋
臣始事終事大約如此不過奉宣一紙王言稍醒聵聵耳
目使知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科地方之官有此不

故後之功令耳惄惄行路碌碌國人臣誠仰負簡書無所逃罪顧自三月至八月為時已久江南則歷應天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為地已周徹臣留愁悔觀後憂滿腹有非職所當言而不敢不言者臣在應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至數家村舍閉門待子併命於旦莫參稀一米之關北截江後竈戶之擔倉稱飢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然猶曰去年荒歉致爾也至於江南今未嘗有赤地之災猶天之沒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既不到關未肆幾於罷市小民無業往返偶語徘徊人

都妄意某家某家共圖一逞為快甚至明期竊事榜貼路衢暗約惟恐封坑第宅幸賴當事彈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不然建左山殘近在腹心矣臣為催餉之官敢代地方偁苦致緩輸將但念東南素稱財賦之區國家緩急所恃只謂蓋藏頗厚催取如攜真可算作朝廷外府豈意公私蓄積大孰蕭條習情無改於奢淫物力實趨於凋薄臣見三衢九市非不滿目豪華按之飢食寒多如許多用不着所以男子疾呼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實私家益東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無餘波轉相倣效其不化而為東南者幾希矣臣謂今日不獨有事遼東師行糧食當思結局

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物極必反關係有數本而實之思而不能以匹夫之微丕振風氣道窮則變臣部有提綱挈領之務而不能以一切之法餉合時宜是在有直撫按諸臣隨地講求當身幹辦以足食者足兵裕民者裕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遼烽一日未熄折餉一日難停遼東寄之臣部臣部寄之地方地方寄之百姓百姓寄之何處豈可不為料理但恃催科目今百姓尚知討賊而可催科將來只恐百姓已自作賊誰為用我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臣部不能獨任海內不宜諱言君相洪當猛轉而後民生可厚國脈可除祖宗福祚可永所關不是細

事臣謹因催餉及其大端蓋非小臣所得言然亦職業內事也伏乞聖明俯察愚忠少賜裁擇

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題

再陳兵餉疏 同前

臣於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具疏催陳遼東兵餉先皇祖朝未蒙簡發會兵部以為趨餉該兵部掣其肘隨值臣先祖之變乞丟解銀事竣回籍不復竟其說而止今臣受命專理衙餉已經鬮戀到任晷窺遼餉一二偶未蓋有惕然大懼深憂必不容不仰告皇上者臣本理餉非理兵而言餉則必言兵譬言飲食則必言飲食之人非有趨

也言飲食之人則必思為之飲食非有製也明於此而臣
乃敢深言蓋向者撫臣周永春以征播三十萬人為例經
臣熊廷弼以用兵十八萬人為請臣私計之要破邊疆國
非多兵不可但在今日腹裏邊方實無如許好兵就令調
募恐必不能如數若但取其充數則又不皆堪戰之兵而
堪戰與不堪戰雖殊用餉則一而已其用折色之餉若或
不一用本色之餉又一而已故臣始憂遼地不耕而今則
以啼地千里告矣海運多虞而今則以屢次遭風告以至
請兵十八萬人至今成數難充見在十二三萬就中堪戰
良少兵之槩大畧難充將必充之而是乎抑不必充之而

是乎餉之槩大畧難繼將必繼之而是乎抑不必繼之而
是乎以封疆之臣言之則必充之必繼之而是矣而其所
以充所以繼不問也以廟堂之臣言之則不必充之不必
繼之而是矣而其所以不必充所以不必繼不問也本一
家之事而操之以百家之言本同體之心而問之以異體
之痛以故　日相角中外日相攜此其病安在哉蓋如
此軍國大事本非一士之畧一將之功擇一人而畀之便
可一了百當者也其大本根所在在吾君吾相有毅然封
賊之志有毅然破賊之謀有斬然滅賊之斷而又集思廣
益和之於朝推轂制閫專之於外然後有濟若本根之地

初無定志成謀峻斷但擇一人畀之而曰軍機戰守不從
中制已也不知古者何以謂之戰勝廟堂何以謂之運籌
帷幄豈皆中制之謂乎且古有中制而非者漢討先零是
趙充國計不從戰宣帝以書勅讓非也有中制而是者魏
累諸葛亮司馬懿欲戰辛毗杖節立軍門是也有本根之
地志在封賊而謀斷務得之者唐河北用兵憲宗之與裴
度是也有本根之地志不在封賊而謀斷務失之者宋南
渡以後高宗之與秦檜是也惟憲宗有志於討賊故裴度
敢自請行而盜殺宰相反足資其決惟高宗無志於討賊
故岳飛不免於死而書生叩馬晏已識其微嗟乎此非千

古得失之鑒哉夫區區邊疆皇祖遺之皇考皇考遺之聖
躬數百年全盛之天下遺此一點傷殘數十世安堵之人
心經此一番擾亂則亦不可不深念矣以毅然討滅為志
皇上必有此志以毅然殺賊為謀皇上必有此謀以斬然
殺賊為斷皇上必有此斷而密勿大臣所以贊廟謨尊主
斷雪國恥靖邊氛者必有明見以決之定力以襄之故在
今日則始事之宜乘之秉皇上之始事可以盡宰相之忠
計乘宰相之始事可以盡兵部之忠計乘兵部之始事可
以盡經畧撫之忠計乘經畧撫之始事可以盡戶部
之忠計精神方始則未侵意見方始則未爭形跡方始則

未嫌賑賞方始則未吟而後可以致同心之望可以致同心之言可以收同心之得可以救同心之失而所顧同心者何憂餉之不繼而已矣憂餉之不繼在皇上則自有湛發之弘恩在軍臣則自有轉移之寂用而在戶部則無藉以無實之名數消之在經畧逐撫則無餘以無已之增加我之而未也憤然致兵之一決以了局局未了而一決之潰不可復賑然引兵之一支以殺一勢勢未殺而一支之流乃橫裂是皆若無與於餉而不知彼其時兵之禍乃愈奇餉之禍乃彌烈夫以兵之禍禍餉不可言也以兵餉之禍禍國家尤不可言也蓋臣之惡慮以為理餉非理兵

而言餉則必言兵者如此且言兵則必言其本根所在共策於廟堂提衡於君相者如此而提以其始事同心先憂後患之意條為五篇伏惟聖明俯鑒微忠如堪采擇乞勅當事載奪施行其一曰審全局以定軍計審之伊何亦曰彼巳而已遼事之起經今二年有餘不必瞭局審之而彼已之間大畧可見蓋方其初作而我撫清二城先陷乃奮局也不量而進而我杜劉三路繼陷以欺局嘗奮局其不成於守而我開鐵二城又陷以亂局隨奮局兵於是屋瀋陽以避之國遼陽以當之彼果不復至瀋陽又自不敢窺遼陽而於是復瀋陽以守之營本集以當之彼時出游兵

以掠我之郵屯侵我之本叅而終不過瀋陽一步者何哉彼之局固愈久而愈明我之局亦屢更而屢定其然以言乎克復遼取猶未也我之局復一城不難守一城不易彼之不難原不取之賊手守之不易慣反送之賊手彼之局我復之則必爭之不能爭之則亦必擾之彼兵合而我兵不能合彼向我專而我局彼不得專彼去我暇而我去彼不敢暇擾我亦彼我不復亦擾我故克復未易言也我無所不復則無所不守彼無所不爭則無所不擾彼無所不合無所不專無所不暇以擾我而我無所不彼故克復尤未易言也而況可言進取乎不能克復而克復則轉為欺

局不能克復而進取則轉為亂局以提局亂局續奮局不可言也以欺局亂局終定局尤不可言也故今日之局可得而審矣審之於彼巳之間則且為守局守之於瀋本之間則且為持局相持必有賊相戰必能持則固提數寸進局其然而未可也守之愈耐持之愈堅小利勿趨小鈍勿卻彼來無覆彼去勿邊其勢二年戰將自困困而圖之事半功倍臣竊全局當不外此故今日之軍計可得而定也以若干戰以若干守以若干史畜游戰賊守之間臣料才則十二萬多則十四萬而足其原籍十八萬人數必不能充充亦不堪戰不如逐斷之於十二萬十四萬之間而充

簡其見在者果有堪戰堪守若干為應存之數其不堪者若干為應汰之數次簡其續到者又有堪戰堪守若干為續存之數其不堪者若干為續汰之數兩數當串而存者不及十二三萬則尚有調募未到者趲之可也存者果有十二三萬則雖有調募未到者罷之可也如是而堪戰堪守之兵可屈指數計戰者守者之餉可計口按養其應汰者不容濫籍於新兵之內即不容濫食於新餉之內而新餉減去一冗兵即可長養一精兵非徧減兵以就餉也亦將減餉以就兵而減兵減餉以就今日之民生國命其實討賊之全局固不外此此在經畧登壇之始所當首下明

詔餉壯猷前定而不惑固守而不拔以圖國賊之計終收滅賊之功者也伏乞聖裁其二曰分信地以明餉道臣惟遼東用餉有新兵馬有舊兵馬其所當之敵不同故所食之餉尤異原不可混而一也然非特新舊不可互混即新與新舊與舊亦不可自混非分信地無以明之以人言之經畧有經畧之信地巡撫有巡撫之信地司道有司道之信地大將有大將之信地偏裨有偏裨之信地士卒有士卒之信地以事言之駐防有駐防之信地策應有策應之信地功有功之信地罪有罪之信地糧有糧之信地料有料之信地召買有召買之信地轉運有轉運之信地人分

信地則勵不分則偷事分信地則明不分則暗是故千二三萬之兵當屬某地某道之信地著之次屬某將某將之信地著之次屬某營某營之信地著之兵之伍著之馬兵馬之伍著之糧料糧料之後著之本折本折之後著之道里而餉道明矣從某至某幾十百里而水船隻若干斛斗若干擠駕之人若干饑糜之事若干督之者為某官某官之信地著之以若干日月運若干斛數船隻無損壞斛斗無折耗者為能又著之從某至某幾十百里而陸車斗若干斛斗若干解運之人若干饑糜之事若干督之者為某官某官之信地著之以若干日月運若干斛運車斗無例

壞斛斗無折耗者為能又著之果能者不次旌之果不能者非時懲之而餉事舉兵此經臣之能事決當於登壇之始條奏分明嗣有吏移再行册報必不可因人情之不樂理事實之滋彰而如或者以燈燭紙張惜小費而忘大計也伏乞聖裁其三曰立號單以稽弊竇臣惟餉司之救餉也有出納之責而無綜覈之權容或有綜覈之心而央不有雌黃之口臣去年六月讀郎中單崇册道報一一可考豈非有綜覈之心者乎而無奈無其權何也其在今日又當何術以稽之臣是以有號單之張也置號簿二扇一曰內號一曰外號一樣預編一千字號每號仍置號單一紙

上寫合同外號而上下俱以戶部正堂粉印督餉御史油
印合縫鈐之外號則給遼東餉司內號則存督餉衙門作
案而餉司之放餉也每收領狀一紙該給銀若干兩照數
實塡一號之下仍照實塡一號之單以給之其單刻定款
項一某年月日遼東新餉給委官某為第一行一實放銀
兩為第二行其下照塡實數與前年月並用餉司關防蓋
之一該營將領為第三行一信地某處為第四行一實兵
實糧為第五行一實馬實料為第六行一兌除本折為第
七行一曾否出征為第八行一逃故損失為第九行一扣
賸選官為第十行以上俱照取實塡各隨主將印記蓋之
一某年月繳到對同為第十一行俟其到日對訖仍用督
餉之印合縫鈐之而復移付戶部清查銷算如給銀不給
單與領銀不繳單者俱不准銷算每單不得過銀十兩上
下以嚴實塡妄冒領單隨銀交付主將單未塡完即與主
將印記俱藏密所自非該營主將失事不得妄告遺亡以
滋影射如或故違在外聽巡按御史拿問在內聽督餉御
史參題仍定限每月終繳單餉司亦將塡過外號每月終
報本部以憑磨算此可以稽覈實兵或曰軍旅之事文武
將吏之關係可豁到如此乎臣以為不然此單專為放餉
而設軍旅之事文武將吏之間固宜別有以處之決不當

勾敗於餉之中使餉無實兵尤不當窟穴於兵之中使兵
無實餉也職設此單析之可以覈一營之兵馬糧料合之
可以覈一將之兵馬糧料又合之可以覈一道之兵馬糧
料又合之可以覈全遼之兵馬糧料而人以信地分之害
處閱季某某曾否歷扱某處應戴某某曾否失事某處失
事曾報損兵若干某處損兵曾和遼官若干舉目瞭然千
里無影蓋又可以稽弊實兵而如是功罪之案賞罰之章
不得不為覓一分也我一騎一兵實不能當彼一騎一兵
我一刀一箭實不能當彼一刀一箭與其苟永之而愈甚
兵敗隨不如寬緩之而實按其夷傷且我以守為局兵職
而守非戰而敗不則衆去不必追如是二年其勢自變兵
稽餉裕士飽馬騰將成一鼓之擒更用一切之法固本破
也伏乞聖裁其四曰酌經費以裕軍繳臣惟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自古記之古之一金今一斤也日費千金為數一
萬六千兩積之至於一歲為數五百七十六萬兩可謂侈
矣然非臣臣十萬人馬芻菽之用也馳車千駟革車千本
帶甲十萬十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
之奉盡在此中故全數侈而分用詳一費舉而百務成未
有議論紛然職責嘖然如今日者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
死自是千古滅賊大義然雖有清白之文臣止於不愛錢

已耳不能出私錢以佐在公之費雖有忠勇之武臣止於
不受死已耳不能拚徒死以成安內之豁單旅之事有不
齊之武則必有不次之恩有不測之間則必有不開之賞
此經撫大將事之令經畧本無額設之錢糧而但有非常
之犒賞雖以額設其錢糧巡撫雖有額設之錢糧而或是
有定之主名難以別施其運用至於道府創置若而員而
餉司均計每歲公費工食不過一萬餘兩此必有不給之
用兵撥將領兵何等事而各處齎發每員路費衣糧不過
一二十兩此絕無養廉之理矣為今之計行臣之說兵止
於或十二萬或十四萬則兵部四方之調募可漸罷也然

後以經畧巡撫各道大將之經費各議若干自府佐而下
偏裨而下亦各議之務恤其私而勿浮其量大都總用若
干而足經畧巡撫議之巡按督餉參之明明告之天子定
之簡部取之餉司而勿勾紋於餉之內勿窟穴於兵之內
豈非青天白日之舉動也哉夫臣計費若甚寬而計餉若
甚刻者何刻於兵所應無之冒餉非刻於兵所應用之正
餉也兵所應無而冒者兵不能冒將吏冒之雖刻膚何傷
而刻去其所應無正欲還其所應有所以愛兵也至經費
之不設窮將吏以不得不冒之根故庶費之從寬示將吏
以無敢再冒之限人情之所必至原是天理之所當然情

理既已無虧然後可按國法從事故庶費正所以受餉受
兵也或者曰户部唐餉且雖兵故而增經費之說出何所
乎不知臣部向來無經費之名而有其實臣恐此後即經
費之實而正其名無其名而有其實臣部無稽覈之方所
失於餉內者不細矣即其實而正其名諸臣無浚淫之路
所收於餉外者不細矣唐劉晏造船歲破朝廷四萬貫而
致四十萬之業以給京師吳堯卿造船歲省朝廷四萬貫
而綱運不繼以貽天下之禍宋蘇軾以為天下之大計成
於大處而敗於寒陋者如此臣之計餉傷於寒陋者實多
獨經費一節不敢以寒陋而處之也蓋正餉既清則餘費

自裕必餘費既裕斯正餉可清且古所謂內外之費賓客
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固在日費千金之中較之今日
為數不甚相遠也伏乞聖裁其五曰蹉碟焉以弭禍本臣
惟邊烽之禍既發不得不用兵以兵之故不得不用餉今
日之餉如加派之害民而不能不出於害民之一路如督
出於害民之不忍而且不能不久行於害民之一路除卻
此路錢無別路之可行假行別路未能即與此路同利而
且先與此路同害此大可憂者昔蘇軾言國有三計有萬
世之計以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蓄天不能使之災地不
能使之貧四裔盜賊不能使之困我洪永之初似之也蓋

民運餉給九邊矣內正供餘積不動是也有一時之計一歲之入纔足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供天下之用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進而不可替哉正嘉以來似之九邊失屯鹽之額京運創無名之增常賦太倉漸發數益是也有不終月之計量出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甚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患則將何以加之嗚呼我萬曆以來似之矣京運益增浮於歲入之額礦稅橫擾不在邦計之中仰賞爵之餘貲頗貂璫之常典良足羞矣而至於今日所謂患則將何以加之者也世運推遷乃至於此其來非一代之積其勢豈一日能返而乃

獨責臣部之司計者何哉是惟中興之聖主使時之賢相宵旰憂勤思所以崇儉敦本還近古之淳風開源節流籌方今之急務省事以息民之勞省官以甦民之累省吏以去民之賊而如今日必不可省之事必不可息之勞無如海運以給邊兵兵使邊兵果有汰簡之定數或十二萬或十四萬則不可省息中有稍稍省息之理使邊求果有定局如且爲守局持局則不可汰簡中亦有稍稍汰簡之理而所患者謀爲之不豫也漢宣帝讓趙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雖不樂此者能古及今多把此病其患起於念中國之費未嘗不善而不思所以

省費之方亦不思所以制勝之策使使引兵一決以求了事而已夫無策勝之而徒欲一決圖萬萬無了事之理然其禍豈止於不了事哉萬萬不至於壞事及至壞事兵必從頭調起餉必從頭措起不知何處有兵供我調何處有餉可以供我措而壞事之後容我調兵措餉纔是萬幸只恐有兵亦調不及有餉亦措不及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所謂憤然欲兵之一決以了一局局未了而一決之潰不可陡此大禍本一也哉若又曰邊圍未富無兵但不善用耳土健礦使可得若干如善用之必能破賊信如是則建遼制之舊兵爲數幾九萬矣四裁之月餉加增逾一兩矣何

不盡以土健礦使充之使之衝鋒陷陣而顧悠悠忽忽若存若亡不問舊兵之可用惟議新兵之是增也哉惟此單不足用而徒數之邊至邊兵不足用而又徵之陝至腹兵不足用而又徵之彝凡可徵之地無漏兵所以亟亟如邊者固亦念中國之費將圖決援之期也然至邊與建與腹與彝無所不用而敗賊之兵尚少決戰之期而遑議者援殷害用虎數矣嗚呼痛哉夫虎數何物控弦數十萬邊地所在爲解無名山大川之限無長城列陣之屏無材官鐵騎之雄無紅粟朽錢之富邊烽數年畢事幸而數在戰夢之中不生人爲我患何苦而叶撼明其喉芳者引其鼻紀

揆疊其情也哉一動摩隨一驚摩變虎敦而外實緊有徒所謂此皆甘人者也王孫度言豈有危厨不修而欲延大賓今姦敵延大賓請預修危厨之具竊恐竭天下之力不足拒前門之虎而或者復又進後門之狼臣所謂脉絡引兵之一支以綴一勢勢未散而一支之流乃橫裂此大禍本二也宋元昊之役韓范經理數年僅得補苴而止而幹丹藏帑匱無了期斷割河北中原以主於盡空空天朝臣不敢為此料然遼炸之局頗似元昊毋令虎敦之局妄意契丹則在諸臣謀為之者理之而已謹之則先定局定局而後定兵定兵而後定餉定餉而後定費臣言可用則節節可用臣言不可用則節節不可用臣本書生職當理餉言餉則不得不言兵言兵則不得不言其本末利害所在非敢有沽於上非敢有爭於下也

奉旨九年十月三十日奉旨該部酌議速覆

覆戰馬乏料暴請帮第一稿　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代部堂具稿以下同

為照軍馬與糧料相需不可一日斷絶此人人所知也軍缺糧馬缺料則非人人能知而管軍管馬者知之邊且不支一月不當言於一月之前以一月內買亦不能及運亦不能到邊馬不給本色者三月顧可言於三月之後乎況三月之後亦非自言經臣詢薊遼將富查其故而後言蓋

馬無本色而有馬者反利其折色馬此遼人膏肓之病經臣不查式終不言不止三月而已嗟吁馬倒折銀遼人固有其利賊來無馬遼人亦當其害身受利害者朦朧歲月藉口不言而欲遠在千里之外一一懸計其虛實有無剋處其時辰日子不致倉卒斷絶而引臨敵缺乏之律不亦難乎臣等所以惓惓於經臣簡我行清查目欲得計兵料糧計馬料料正爲懸於此久兵事已至此速買速運更不容過而買運之銀停不能辦臣等進望省直新餉紛如滿回實鮮解到庫銀無一措手餉臣咨劄屢催大約自關以西小東驛恃以無僃歲去徐兗之豆俱至河干以無值缺運而津船數少慮進與命并運遍應修非得六十萬金不可此外各運分投召買襍兵支放行糧民兵需用布花海道刷加船隻又非得四十萬金不可總計見缺百萬窘急艱危不得不請於皇上兵臣惟皇祖神宗皇帝憑几之言惓惓於東事要緊皇考光宗皇帝諒闇之始汲汲於沛發帑金然則東事者皇祖在天不忘之事也發帑者皇考御極未竟之志也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事皇祖為慈孫對先皇為孝子繼述兩朝之志事顯承二帝之烈謨必當以殄滅逆獸為心以渙發帑金為用豈俟臣等之言哉顧臣等今日止為目前召買卑運船隻行糧布花之費五者

須發時立應分道急國而後有濟且未敢計及於百萬之
外想望聖慈追惟皇祖之言仰成皇考之志必為欣然沛
發者也

崇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上旨留中

覆袁經略戰守次第疏請會議邊餉稿

照得邊烽發難我發兵轉餉煩費騷然海內同苦久兵皇
上御宇維新戰中興於社稷經臣仗鉞伊始變精采於封
疆殷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此其時乎臣竊觀其所上方
略以重兵屯撫順遏遼蜂四出之衝成我軍孤注之勢所
謂扼吭而奪之食居重以馭夫輕者也而又南備清鐵西

聯薊河瀋奉之間不惟遼陽重鎮瞰整無憂且自撫清以
內屯壘皆復哨擊徐與克國平虜之計何以易此臣等將
斷武庫與左藏需無敢不供乃其常職惟是用兵則以原
議十八萬為復寨事則以二月為期糧料應齊則以正月
為限且曰兵馬不足也而征調不應手則戰陣難錢糧缺
之也而轉輸不及時則騰飽難此二難者廟堂任之又曰
錢糧缺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為嘗試國事為徼倖也又曰
過此兩歉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一今年之局而
國家之憂之役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噫蹟至此而經臣之
體國治兵心欲唯兵念國家之憂役費無時而止則當合

國家之全策以謀之併國家之全力以舉之必副經臣之
籌畫之資用之期會而後可而所以應副經臣錢糧一事
重大艱難過於兵馬徵調數十百倍臣請先言遼東放餉
之例次言經臣需餉之費終言臣部辦餉之計明白昭揭
於天下則悉於廟堂請皇上首出聖裁是臣各穗勝算而
無失遼東之會無滋遼東之患以長為國家憂提費社稷
生靈安危利害在此一舉臣言似遲臣心實急請言遼東
放餉之例也兵有本有折馬有本無折此中外闕知者也
若夫本色支放據前餉司册報不用斛斗而用市斗每一
市斗比斛斗外多五升訪問其實每一市斗比斛斗外多

八升此中外不盡闕知兵折色支放按前餉司册開有支
銀內又坐米者有支銀不坐米者有支糧又支內顧者有
支銀以及坐糧者皆新兵之屬有支舊餉找新餉仍坐米
者有同一支舊餉找新餉而分為八等者有支坐糧又支
驕卒者皆舊兵之屬此中外不盡闕知其有援遼馬支料
銀者有新兵馬支料銀者有家丁馬支舊餉找新餉者有
頭軍馬支舊餉找新餉者有運鐵騾支料銀者有馬牛支
料銀馬馱支乾銀者有驛站馬支料據者有馬支草折銀
者此中外不盡闕知矣此外如鐵匠作頭闖西散匠軍遼
匠民匠軍匠大藥局匠弓匠民箭匠軍箭匠修城泥水匠

軍士駕車夫人牛等項支銀者此中外不盡聞知矣以至將領之屬有總兵副總兵參將游擊旗蔵備禦加銜守備加銜都司中軍千總總選官把總紅旗答應官驛官等項此中外不盡聞知矣諸如此類頭緒紛紜臣且不知該鎮一歲應用若干臣部一歲應備若干有直一歲應出若干而況廟堂之上閭閻之下得知新餉應用幾何而足乎請言經臣當餉之費也按兵之數據今該撫順六萬清河三萬寬奠二萬遼陽二萬蒲河一萬瀋陽一萬本鎮七千外備二萬調援共一十七萬七千而匠作夫役之屬不與焉按馬之數據今該撫順四萬清河二萬寬奠四千蒲河瀋

陽奉集及外備調援未言若干大約步騎相半應用三萬八千合之前數約共十萬而駝騾牛驢之屬不與焉以折色言之總計兵十七萬七千每月應支折色二十八萬九千五百兩明年連閏該支三百七十二萬四千五百兩此一色支銀之數也如每名月支本色三斗減銀四錢十七萬七千每月共該減銀七萬八百兩明年連閏共該減銀九十二萬四百兩仍支二百八十萬四千一百兩此四錢支米之數也以本色言之每兵一名一月支米三斗十七萬七千名明年連閏不過支米六十九萬三百石然以市斗加五升算則該支米一百三萬五千四百五十石矣又以市斗加八升算則該支米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五百四十石矣每馬一匹月支豆六斗十萬匹明年連閏不過支豆七十八萬石然以市斗加五升算則該支豆一百一十七萬石矣又以市斗加八升算則該支豆一百四十萬四百石矣此實支本色糧料之數也夫此折色之銀適支即該三百七十二萬四千五百兩減支即該二百八十萬四千一百兩豈不明白易見乎然以十七萬七千兵計之耳此外匠作夫役之屬工食口糧若干駝騾牛驢之屬料草乾銀若干臣等不能計也舊兵舊馬之屬已食舊餉又找新餉若干擾連新馬之屬或支本色或支折色若干臣等

不能計也將領之屬某城堡分布若干某營伍頭段若干司道之屬某衙門公費若干某人役工食若干臣等不能計也此皆當折色之銀在前數之外不知應費幾十百萬方欲一一問之經臣而經臣復疏適至稱見兵十三萬六十有奇馬六萬匹并舊兵加添月糧牛騾夫工食每月餉銀大約以三十萬為率然則兵馬止此數舊兵添月糧牛騾夫領工食者止見在之數明年連閏該折色銀三百九十萬兩兵使滿十七萬七千之兵十萬之馬益以月糧工食之數明年連閏該折色銀四五百萬兩又豈非明白易見者乎至於本色米豆減見放之餉而以斗斛斗為不可

得兵加五升算共該二百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石加八升算共該二百六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石此則糴本若干脚費若干臣等不能計也應海運者若干應陸運者若干海運則須船隻水手若干陸運則須車輛人夫若干臣等不能計也雖海運者自蓋套以至遼陽雖陸運者自山海以至遼陽亮有次第皆可責成雖遼陽以至撫清道里遠近若何車騾牛隻若何能擔人夫若何責成防護若何臣等不能計也關以內則須問之餉臣關以外則須問之經臣然而所運雖本色也所費皆折色也二百六十餘萬之米豆糴本脚費即須二百六十餘萬之金錢而船隻車

輛其在外者也此可約而推也以折色運以折色支者約在四百萬之外五百萬之內以本色運以折色費者約在三百萬之外四百萬之內此可推而見也請言臣部辦餉之計兵新餉莫大於加派加派三次共得五百二十餘萬以九十餘萬付兵部以二十餘萬付工部臣部有四百萬之名而今年未完尚有二百八十餘萬此外可暫而不可久者搜括也新例也可一而不可再者捐助也優免也可為常而不能多者抽扣也能為多而又已罷者權稅也數者已盡新餉兵自有遼事以來臣部發過一千九十餘萬皆是南北各衙門那借及該地方扣除之數夫首尾三年

人見新餉千頭萬緒而不知省直所解數亦止此無怪臣部今日之窮匱迍邅至此極也然以窮匱之故而坐失事機則門庭之寇逼以迍邅之故而少誤軍實則輦轂之患生徼經臣言臣等固當請之仰藉廟謨旁求廷議迫三空四盡之勢為一勞永逸之圖而今經臣先之矣日月幾何瞬眼舉事百無一備實可寒心皇上下經臣之疏命該部酌議臣蠢寡昧所興一二書生攢眉終日安敢專決大計為此齋沐懇請伏乞皇上念此軍國重務關係海內安危勑下廷臣集議期限次第并計臣部額派幾種應付遼東折色外尚有召買本色海運陸運諸餘重大艱難之費果

否有餘不足作何處處徵求容臣請乞聖裁毋為邊守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　訖奉旨會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終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書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其　同較

山櫟　農師

疏

斟酌九邊餉賞請帑第二稿（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代部堂兵部以下同）

照得近因新餉缺乏天津等處召買等費束手無措臣等具疏請發帑金百萬稍候俞旨已經多日正切懸望間聆

覩邸報禮兵二部接出聖諭朕即位之初重念守邊官軍勤勞宜加賞賚禮部便會同兵部查遼東至甘肅緣邊一帶官軍實數來看欽此臣等仰見皇仁不以深宮內庭之近而忘紫塞黃沙之遠不以錦衣玉食之安而忘鐵衣金析之勞不以瓊林大盈之充而忘秣馬椎牛之詘髙三皇而過五帝功德茂以加矣靜言思之皇上之所頒者賞九邊之所缺者餉賞出於天恩乃無前之特典餉取之年例實難緩之正供而今海內民窮新舊錢糧十分未完四五太倉帑盡新舊請餉萬分不給二三此一時也遼東經略撫按則以戰馬三月無料告薊遼總督則以新兵缺餉難支告順天巡撫則以薊邊缺乏至極告宣大總督撫按則以士馬饑餓堪憐告山西巡撫則以三晉民困已極告蓋皆兩餉缺乏見在候給官軍而臣等所請帑金百萬專為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者之費不與馬延頸萬目正無處法闕恩賞賚總此官軍查今半年之內先帝登極以前奉皇祖之遺意頒賞二百萬皇上登極以後補先帝之隆施頒賞一百七十餘萬先次已頒者奉諭清查未報後次方頒者邊鎮差官未回則此典前特典三加半歲之中在官軍誠大喜過望而彼雖領正供已斷數月之外在官軍必羣起疾呼此人情事勢所必至者臣等不勝私憂竊

命皇上或將今次賞賚銀兩發與九邊准作新舊餉銀臣部照數扣抵則一轉移之間同飽官軍之腹尤為實惠之露堪憐部庫之窮暫補正供之缺此萬萬分之幸也或者天恩優厚必欲章數則以十分之二三作賞以十分之七八作餉乞於詔旨裁酌分明免如前此遼東與臣部交承德意至相爭執此亦萬萬分之幸也然又不止遼東一事臣等前奉清查各邊賞賚銀兩聖諭有云餘賸的留抵戶部年例欽此竊思既賞之後難以復豎多餘其若未賞之先使與酌充賞餉蓋名為賞賚則人思市恩最多冒濫名為餉銀則月有定額稍易清查而總之賞者此官軍餉者

赤此官盈均戴皇恩非有異人非有二狀也其臣等前請
百萬以為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用與此原不
相蒙未敢補牘別請伏乞天恩一體均給倘念事急時窮
先行渙發尤為高天厚地之賜異風解雨之施臣等無任
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批不允

請帑第三稿

照得本月十三日該臣等題為懇乞天恩斟酌餉賞二字
以昔官軍之賞恩以濟部庫之急缺事奉聖旨這登極恩
賞累朝舊制豈得那為別用其額派餉銀著該部嚴行催
解以佐急需欽此伏思朝廷賞賚豈惟遵祖制兼且昭聖
恩原非臣等所敢擅請惟是本月初五日臣等具有戰馬
三月乏料部庫百費無處一疏請發帑金百萬急濟目前
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費疏在御前未蒙俞發
適聞懸賚不得已而有斟酌之請蓋無可奈何之極思也
今奉明旨寧敢再覬那移至於額派餉銀臣等何日不催
何催不嚴而省直最近如北直山東業已留充彼處海陸
二運次近如山西陝西又已分與兵部召兵買馬其餘地
方稍遠者起解一月之內不能到京更遠者起解半年之
內不能到京且其一向偷玩致誤急需者臣等將行參處

若欲一朝催解便佐急需歲已數日而除地雖千里而縮
臣等空懸國門之眼迎望外解何方何日之忽然而來以
此救應迫切其有萬一幾倖之理乎嗟乎危矣時不待人
事不待時天津召買雇車造船修船等費須銀六十萬各
鎮召買行糧草料布花等費須銀四十萬前疏所請百萬
之數如此而今又加遼陽餉司請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之
餉九十萬又加廣寧餉司請補民運十二萬在前百萬之
外今十二月已過十八日矣未發分文之餉前赴遼陽天
津等處設防守凍官兵有糧無食無衣親赴臣部請討行
糧者無銀可給致裏天津等處必有急變過歲遼東大兵
必有大變臣等心知必然眼見立至而敢安坐發步不為
閣閣奔救一日危亂之至能倉卒定衆心乎能頃刻集百
事乎能徼倖免萬罪乎臣思至此真如在燒屋之下漏船
之上饒說將焚將溺其實已焚已溺矣為此不避煩聒時
疏懇請天恩立刻頒發臣等前次兩疏仍即沛發帑金以
濟急需以弭異變庶幾江山鞏固社稷靈長臣等不勝激
切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批留中

請帑第四稿

該臣等於衙門斟事忽見遼陽餉司差官周一德飛騎到

部手逕一紙呈文呈稱急救遼軍性命拆開看之內請立
發餉銀九十萬兩救餉司之性命救數十萬軍衆性命兼
救中外上下各官性命等因臣等不暇詳覽隨同差官先
帝發帑分有六十萬兩作餉何不支領差官答云自八月
以來支餉全是帑金今已罄盡餉司嚴著空庫叫委官進
去自看有銀使取委官看見空手痛哭而歸軍士都要親
來討餉危矣危矣臣等又問頒去欽賞撫按方纔奏謝如
何各軍便爾告急差官又云賞是賞餉是餉各軍心裏分
明譬如人家奴僕日食三食久已斷決今遇主人生辰喜
事賞他杯酒雖有得酒之歡怎能當得飲食教他不安理

怨還有知道理的曉得銀兩艱難一樣不知道理的口出
不遜之語不敢盡稟等情臣等聞之魂飛膽戰各處思想
更無計策救得眼前惟有皇上天恩沛發帑金救得遼陽
數十萬軍性命救得餉司及中外上下各官性命臣謹率
見在衙門辦事各官叩頭屢請皇上且發帑金百萬先救
遼東急變然後治臣等不能籌餉之罪又治遼東不能清
餉之罪臣等誼無所逃至於遼軍數十萬發帑則安不發
帑則危速發則速定不速發則速亂懸係性命只在今日
皇上英明遠見萬里臣等不敢盡言惟有頂額籲天無任
廹切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訖留中

請帑第五稿

照得本月二十四日該臣李某等題為遼陽飛騎告變老
臣率屬吁天主懇天恩借發帑金急救異常危亂事臣等
以為聖明省覽駭目驚心即刻沛發帑金不容再計而不
虞候旨又過二日消息尚自茫然嗟呼此乾坤何等時宗
社何等事也皇祖神宗皇帝皇考光宗皇帝相繼上賓豈
上英年御極即使海晏河清方隅寧謐臣等猶懷意外之
憂而況邊烽肆逆近在神京肘腋之間海內驛騷方深腹
心根本之患可堪大兵一潰逆賊乘之塗炭生靈腥羶內

地憂危轉盼何止萬位於今而皇上愛數百萬金錢不為
蚤計擇救必待禍至而後圖之哉借曰發餉是戶部事何
至動輒請帑不知自有遼事以來戶部發過餉銀數千百
萬不為不多矣皆是取之額外厝之多方而後能滿此一
旦外解決絕凝望不來窮蹙至此不得已而仰請內帑勢
固無可奈何從此以往講求籌畫自不容緩然豈有今日
斷絕今日講求可以立濟者皇祖先年積此帑金分毫不
動識者大聖人前知遠慮擇計皇上必有今日而以此相
貽為討賊之具意未可知即不然古來財聚必散瓊林大
盈之散禍亂難堪皇祖如彼積之皇上如此散之是天地

祖宗之福子孫臣庶之休易前代必然之覆車為本朝獨
享之洪庇皇上亦何愛而久不為此臣等所以合詞懇請
為皇上宗社大計為遼東數十萬大兵計而非獨為戶部
計也伏乞皇上念此安危間不容髮即刻便發帑發數百
萬命戶部率同管理新餉銀庫等官作速分投發遣以救
異常危亂勿更俟明日臣等立候俞旨便歸各衙門封印
少進一刻便是明年大兵潰裂萬不能待臣等毋任激切
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旨有旨知道〇山拙曰此疏又有請帑第六稿承其發發得旨發帑五十萬又有九邊料道會題請帑一稿合戶兵工三部需餉四百得旨允發一百萬因此一百萬戶部不能分用又具一催發帑金疏乃請發一百萬不允又因河東已失河西吠什消殘又具九卿科道公疏發揮前帑得旨又發二百萬

覆袁經畧疏不主調車大稿

頃接邸報有遼氣正熾往援甚緩一疏內稱臣部錢糧應
援太緩緣去冬十一二月外解忽然斷絕臣時迫切呼天
請帑接濟聖心業蒙鑒原至於今春先解兵部青庫寺
萬次解帑金五十萬計七十萬矣見今又乞給委官王裕
昆等四十萬俱往建陽未敢緩也各處海陸召買舟車行
糧草料之費又萬五十餘萬未敢緩也惟是經臣咨取小
車一萬八千餘輛人夫三萬七千餘名臣等往返咨撤以

為應之太緩則利害甚明關係甚大臣等不得不言夫調
發小車使遼人能造則於臣部取車價不可不應即遼人
不能造而能用與內地買車與之亦不可不應乃今與之
車價而遼人不任造即買見車與之而遼人不任用必欲
內地派發車夫車輛一齊俱到而援可卑姑勿論三萬七
千餘夫缺一不得此於何地派發也近則畿輔遠則河北
山東近年以來姑勿論加派艱難通兵驗撥水輸陸輓見
在原未息肩只以前派牛騾一節言之官有買牛買騾買
車之苦士民有輸牛輸騾輸車之苦不肖有司作奸衙役
賠地加編生端詐索無所不至此數處者皮毛已盡骨髓
俱乾至今談虎色變尚可調車否乎且名為調用小車實
則派長夫耳前歲募兵河南陝西等處每州每縣派四十
名止駐通州昌平人不願起此一番刑驅勢迫一番貴富差
貧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拚臂一呼幾至大亂此數
處者驚魂未復殘喘未寧至今傷鳥聞弦又可派夫否乎
況三萬七千之夫比民兵又加一倍計其擾亦倍之臣等
敢開大難為腹心根本憂乎而此外則無車矣雖欲派委
不可得矣亦無衙矣雖欲應援不可得矣臣計牛騾一役
費至百萬發錢被中管趺逃者有官求留牧者有人一切
立視其死而以水草不服四字了却如許金錢可惜中原

千難萬難之物力臣等千苦萬苦之血心謂為遼左長運之需而不意止供片刻倒死片語支吾也不一痛懲何以斷後而今又取車夫臣一咨再咨稍從中進車彼中汰罪自可濟運而經臣皆言不可臣今計慮已窮惟有設處錢糧應付經臣聽其講求運法若必要人夫則臣部無生殺之權無調遣之將而此車夫原是無辜百姓非充邊遍之軍發口外之民可以文移驅迫從事者經臣或遣一將或遣一官於臣部領取錢糧自為雇募雖費數十萬金臣等只得區處惟萬萬不敢下派夫之令致激內地大變非臣等推諉也陸運出關海運抵套不惟餉臣心力盡中原氣

力亦盡矣到此止矣此外遼人自當任勞邊官自當設法臣等不能遠為區處亦不敢含糊答應以誤經臣之事如曰臣等思援大猳臣於會議之日過留廷臣皆言斷斷不可且不待臣辭之畢豈廷臣皆欲緩於應遼乎經臣可以亮矣臣等此心原為求濟經臣之事可則急行不可則急止據理直言毫不敢有遷就伏乞聖明俯鑒發糧解發自不致遲車夫調發萬不能應仍命經臣專制閫外設法講求毋得擻派內地可也

天啟元年閏二月十八日上疏奉俞旨

酌免京東加派稿

照得遼左用兵省直加派新餉皆非得已至於北直山東一關一水之外即與遼鄰一切轉餉徵兵紛紜驛騷與遼受禍無異而亦與凡省不同其加派尤有大不得已焉者今遼瀋繼破河東盡亡河西孤注關門寔恐天下事大岌岌兵門庭之寇轉逼堂奧肢體之衛環歸腹心竭天下民力存河西以衛山海固山海以奠京師加派勢不能免而根本近地必先自固徵發久虛防禦騷蛛收拾宜早順永兩府且與北直諸府不同登萊兩府且與山東諸府不同勿論其餘省直矣近日舉朝大小臣工為三輔二東請命章數十上未盡下部臣等亦未能依擬盡從謹酌定分數

行撫按均停減免務及寬政於民其餘省直不許比例妄請則望皇上嚴旨申飭斷不允行是為軍餉大命計不可以虛名貽實禍者所有酌定各府分數具款開列以聞

天啟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疏得旨行

覆楚撫議查盤各處司庫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覆督餉御史疏中備列量省建議責成地方撫按等官調停均劑於照糧照畝之間務求土俗人情各從長便為稍稍可久之計業經奉旨施行今楚撫熊尚文據漢川京山等縣士民呈告稱省山多湖多田少議行司府清查各州縣實田若干照畝加徵九釐其山

地湖蕩果不可耕者若干畝量加蠲豁仍會按臣設處湊
補此與臣部新題事理相合該省近年刻有賦役全書各
府州縣田地山場湖泊項畝成數無不備載就中加意清
釐均停派類之後仍造細冊報部以備照查可也其設處
湊補撫按既有同心亮能多方撙節為民進命即如查盤
布政司庫一事淺言之不過發覺該吏侵欺深思之則是
裕國課謹官箴惜民脂助軍乏之第一義考之會典錢糧
倉廩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御史出巡巡視倉庫查算
錢糧有無虧欠中間但有欺弊即便究問如律至撫按官
動用錢糧互相覺察如用銀二百兩以上及派用軍需例

應查數萬曆初年查盤奏報立法尤嚴以故海內積貯稍
充臣部備知其數其後雲南朝鮮用兵取之四川廣東數
十百萬如探諸囊不知此法何時始廢司庫有無不復聞
之臣部中如藩祿賓與採木等項重大錢糧入無號紀出
無照證既易伏姦任藩司者往往崇爵俱尊陞遷代署日
月無幾致難綜覈而督撫項下軍餉一宗尤其隱身戢命
閃爍難知之所督撫意不欲聞巡按置不深求體面相徇
法意斯盡斯固從上檄之非獨府官奉委查盤不能盡抉
司弊也今該撫臣毅然請旨究底查盤史惟剔蠹釐姦直
可廉頑立懦應如所請勑同巡按御史併委廉能任事推

官數員刻日盡將該庫多年積貯錢報簡查各官交代老
冊徹底通盤逐廂逐封眼同科究如有短少抵換色數就
查經手該吏勒限賠償仍追項首併充進餉事完造冊數
報撫按就將委官職名盤過錢糧實數發過吏書姦弊追
完項首賦私一併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其見監庫吏陳某
羊維禮等既稱家貲累萬先行覈併贓完然後一律正罪
可也至省直事例原為濟邊而開今當盡數解部各官往
往借名公費視作私囊非發庫吏之姦豈肯言斯廂之積
纍纍如許乎是不惟低假者應追賠抑且精存者應起解
撫按緣此推之夫亦愈知從來官吏俱有不可言者矣再

照戶科參看錄一省推之各省錄藩司推之運司積蓄大
抵皆然信當通行釐覈內除兩淮兩浙長蘆河東福建五
運司臣等會題疏內已經奉旨查盤合應嚴催照限奏報
外如兩直隸各府庫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庫山東鹽運司
陝西廣底四川雲南鹽課提舉司庫合勑督撫按鹽衙門
俱照湖廣巡撫題請事例會題推官盡數查廉究姦存
其應追出贓私及查係積餘無礙者俱照會題遣餉內外
諸司積存一款酌定分數解部仍限進省六月以裏邊省
八月以裏其實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如違限不到及仍前
虛應查盤故事隱匿錢糧的數不以上聞者臣部會同部

科先將撫按官參劾其餘分別處治施行夫一盤庫且延挨地方重臣應得徑自從事乃必請旨下部駁科抄出特為告誡叮嚀良繇法令廢弛其來已久今欲振舉世界蕩滌氣習洗滌官司腐濁肺腸非奉朝廷斷然功令不可是聖天語嚴重勅令臣部ㄏ科責成依限糾參勿令地方觀望又作虛文了事庶幾仰惕天威不敢秋有失墜矣

天啟元年五月初二日上訖得旨行

覆中外條陳近加派難免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擬順永登萊業行全免保青二府量減有差其餘省府欲請嚴旨申飭斷不允行業奉欽依

確守無異惟是中外諸臣前請蠲減之疏下部尚多若不聲明恐轄地方口實一切催徵起解日月遷延必誤軍興大事及查諸臣疏中有言催完歲額暫免加派者夫使歲額果完不過沿邊八十萬衆舊餉無欠未能那舊作新也有言平糴稅契等項量抵加派者夫使加派果足臣部今年會議何為且議節省清查權宜一十四事仍舉平糴稅契者何為未能以此易彼也必如諸臣言大浹王居盡允餉費庶臣等無數未簡發之苦而民間無析骸易子之悲斯為上願然在今日調募紛紜百用俱絀屢蒙皇上發帑尚皆分部濟急不能獨作養兵之資則抵免加派且未敢

言也大抵臣部新餉聽命新兵其出之也無源而不能已於出者兵少與少兵多與多臣部無阻兵之理其用之也無底而不能節其用者兵實與實兵虛與虛臣部無覈兵之權乃臣部有不敢阻兵後不敢覈兵而惟欲以無源之餉實無底之需也難矣身在局中者方日憂其不足身在局外者或猶謂其有餘朝廷之上屢旨催之而不足即報之內片言緩之而有餘嗚呼抑又難矣臣等謬司國計隨值時艱不得已而加派行一行之而遽難止身如負痛苦寐不安諸臣念切民勞憂先邦本所欲為之請命者實皆臣等所同然所不能盡如言者或亦諸臣所自諒至於畿

輔近地差役繁有司自當虛已調停務合人情土俗當此等時倘猶有徇衍蠹忽會風者撫按不時劾黜自是地方之責無容多贅既經臣部條奏及戶科抄參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臣部移咨省直撫按務將養兵銜民萬不得已至意開示小民速完加派毋得希圖蠲免及將別項新餉搪塞抵補仍乞天語叮嚀綜覈吏治倘有藉名重斂苛削民生者勿拘入境復命備察舊例不時參劾重處如此則軍需可繼民害亦可甦矣

天啟元年五月十四日上訖得旨行

駁宣府補兵請用新餉稿

該本司查得宣鎮額兵額餉隸山西司掌管今請帑金十數萬以濟出兵之急新餉二十萬以補徵調之缺則隸本司承行除出兵一節先咨總督差官來領帑金十萬見在給發仍懇奏關外如額兵補伍取用新餉則有未敢言者據稱該鎮額兵八萬四百餘名八次援遼見在應補止該七千餘名此兵皆有額餉未補之先以額餉養贍家口既補之日以額餉改給新軍而贍家則需新餉以給之此各邊戍例見在通行未有補伍需新餉之理且一宣兵也移鎮昌平則在昌平召買本色預備行糧用新餉矣暨發山海則自起脚在途直至山海行糧鹽菜用新餉矣若一出

關身食月餉家食養贍皆新餉矣只在沿營已自難支又安得有多餘新餉為坐家補伍之資乎嗚呼額兵八萬有奇見在營伍不過三萬有奇乃其額餉京運民運歲計該銀一百一十八萬有奇而本色屯糧十三萬餘不與焉以兵若彼以餉若此兵負餉乎餉負兵乎即曰京運欠四十萬然自萬曆三十九年算起今十年矣分計每年約欠四萬不足十分之二此兵每年虛冒實止十分之二否乎撫疏具在哨夜雜流墻撥夫逃三萬一千八百有奇以八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不可為兵則以額餉必折一百三十餘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有六十萬不可為餉兵隸一鎮

推之九邊額兵八十餘萬明明有三十萬不可為兵額餉一千餘萬明明有四百萬不可為餉矣嗚呼今日天下大勢壞於舊兵不可為兵舊餉不可為餉地方一有事則召新兵一召兵則增新餉祖宗以來世守此土地世守此人民獨不世守此財用動輒加餉加輒難減矣此土地皮毛剝之至盡人民骨髓敲之至盡而不知恤其故皆緣舊兵徒設舊餉徒糜一毫無用而已況乎舊兵補伍所用新餉此端一開就此數十萬徒設之兵又當外增數百萬徒糜之餉如此土地人民何邊能代部謀乎部能代邊謀乎萬萬不敢承當惟有作速題明以塞其冗而已業呈到部該

臣看得宣大督撫先有遼陽存亡未卜一疏請勅臣部分發帑金二十萬到鎮以濟調軍又勅臣部多備昌鎮馬糧以便移鎮奉旨下部臣劄昌鎮差官領新餉銀十萬預買糧料矣又咨該鎮差官赴領帑金十萬正見給間伏蒙聖諭事關緊要方准支用帑銀仍一面奏請定奪臣不敢妄動然思宣大調兵最為緊要原請二十萬旋給十萬斷不容遲相應仰請聖裁仍一面先發者也至於該鎮之兵先題六萬鎮昌平後題一萬五千發山海而實計見在馬兵不過一萬一千誰為鎮昌平誰為發山海者臣既允其分帑之半又預為處移鎮之糧而該鎮曰催餉愈急發餉彌

緩節次疾呼僅題紙上之餉五萬毋亦稍過矣乎若夫額
兵補伍從來只以額餉給之則無安家等費而前此額餉
多為援兵家口占作養贍今河東失陷援兵不識則逃廣
寧收拾敗殘合諸邊鎮數不滿萬度其為宣兵者兵與兵
既識且逃無復久占贍家之理即一二見在查明的實別
取新餉給之額餉分毫如故任補額兵無他說矣若用新
餉二十萬為補伍之需今日將不用遼乎援遼將不用餉
乎兵部前後調募計數已過二十六萬臣部除卻新餉又
有何物以待之乎督撫兩臣不加詳察仰煩天語嚴勅臣
部竭臣子之真心急國家之實難嗚呼臣安有不真之心

不實之餉但望皇上並勅諸臣兵是真兵則餉自是真餉
耳今云移鎮真移鎮者若干臣備餉於移鎮之所又云調
發真調發者若干臣備新餉於調發之所而至於補伍則
惟有用額餉餉即難一日盡完伍亦難一日盡補伏乞皇
上鑒裁帑金應否准發十萬兼給宣大二鎮或且先給宣
府除調兵行糧支賸外應否准作該鎮月糧俱賜定奪至
於額兵補伍原與新餉無干無從辦給伏祈嚴諭禁止以
杜妄請之端以儲援遼正項之用此萬難假借權宜者也

天啟元年五月十六日上訖得旨行

覆議薊門督與增用餉稿

核臣看得河東失陷寧廣孤危山海內地增兵勢不容已
但兵增則餉增而兵之增也驅市人簡良家子皆可應募
餉之增也非敲骨取髓剔削鐵刮金年累歲之艱追呼
之急名雖為五百萬實不能完此數請帑無虛歲告急不
絕聲中外實共聞之非臣部能飾說矣今督撫增兵該餉
使至八十萬臣等再三裒減尚約六十萬嗚呼查前五百
萬之外又能天降地出耶不得已而就中分之此處多一
分則彼處少一分此處占一項則彼處缺一項臣部餉即
無餘敢言兵可不備毋亦曰養一兵求一兵之用用一兵
定一兵之畧今日之設謹備內地伺察非常他日之用策

應河西進復河東有事則可先驅事寧則可罷遣不致坐
食為冗久留為蠹而已若增兵之數果否三萬七千四百
應聽兵部主裁上等一兩二錢次等九錢內地只合如此
無與出援同厚之理山海馬步二萬應否盡食上等馬料
八錢七分一年放青幾月應否減支或難盡照十萬四千
四百之說薊西各兵上等若干次等若干亦須剖析明白
某地屬某餉司應分若干之餉作為四季關領毋牽各得
若干另立循環稽考毋與額餉互混是在督撫精為計算
以使臣部定擬施行其通昌民兵既分三協地方自是新
增數內東協增兵二萬難以再設九千通津各有撫臣又

當另議此事理之決然無疑者臣等計餉不得不從計兵始若督撫臣能於額兵額餉精求實用不致專靠新餉取快一分尤臣等之至願也

天啟元年五月十八日上訖得旨行

覆議山東河北增兵用餉稿

該本司看得增兵本一時之權養兵非一日之計得則救時有用失則階禍無窮方今所以患貧者邊無故而養兵多也所以患弱者兵無故而得養厚也邊既失兵內仍躉之可乎往難追矣來又不諫可乎故謂今日增兵惟山東為急真保則次之河南則又緩今日留餉惟山東宜多真

保則減焉河南則又減所以然者何也南衛折入於敵登萊海與敵共非謂彼可以來舍長用短爭勝於舟楫之間正謂我可以往厚集水師從此赴南衛會遼陽不可失也留防守之餉止於坐食者不必豐留恢復之餉以備行從者不敢齒民運一十三萬原供遼鎮舊兵今舊兵失亡大半此項之留可無再計加派五十四萬近題減免止得四十四萬有奇原用召買海運今留餉兵亦無不可但援督餉屢疏海運尚不可停停則無處可補此一端殊費商量而其留則不可靳也乃若真定河南兵固不可不募餉固不可不留而有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二說治標則如巡按

之說不拘新舊錢糧見在倉庫銀穀使宜支用簡拔猛將蒐羅謀士招募精兵者見以然果如此旬日可得勝兵數萬人必即乘其銳氣而用之我不愛散財發粟彼不愛新將寨旅自是指顧功成咄嗟散運之事若使蜂屯蟻聚宿留近近彼之意氣日衰吾之錢穀且盡而旋量新數米計口授餐按日算直此豈能得猛士精兵謀士之用哉一番銀米又為虛費一番號召亦為徒勞故曰緩則治本一治衛所額軍盡抽壯丁以代老弱二治州縣民兵洗空衛畜以補健兒三治保甲鄉兵編團義勇以消盜賊只須撫按大破文法選守令以重責成不須朝廷大破錢糧竭脂膏

而養癰瘓縱不可無懸購激賞之費亦不過佐鼓舞磨勵之餘豈曰人人給廩日日添餉突於內地加數十萬養兵之資括盡地皮亦將安所出哉至於要留錢糧姑不全靳則於新餉數內督撫廳飾軍餉項下每歲曠缺兵銀十分解一者州縣應汰民兵項下按籍沙汰裁減十分解五者疏裏衛所屯糧項下比照征播事例每石加銀八分者皆可留也此三者原用地方兵餉之有餘解補遼東兵餉之不足而今仍運地方以濟實用但使額軍人人皆壯丁民兵一一皆健兒保甲處處多義勇安見兵不足用而必別募之為得也若夫京邊舊餉固不可留加派新餉尤不可

留充在地方撫按亦無欲備援遼之兵先斷援遼之餉者也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看得我祖宗立國文經武緯内脩外威可謂備矣承平日久法令廢弛日趨貧弱一遇緩急相顧無可奈何惟有輒增浮費之一法即如全遼舊鎮不知幾經戰守相傳至今夫豈無兵無餉哉乃自遼炸發難舊兵無一矢之遺舊餉無一錢之濟增兵增餉海内騷然數歲矣而今遼且愈陷敵且益張我竭天下之力餂遼之口若不飽饋遼之磨若不完何敢忽於内地陡增數十百萬養兵之費也哉况乎内地有衛所之軍有州縣之兵使果實實簡汰訓練即此是兵即此兵自有餉何必别募兵

餉而其他閭井之蓄又盡收之保甲教以團操平居弭盜安民有急親上死長先臣王守仁定變成功率用此道此守令之能事今日撫按之允屬真定保河治内之法當以此為本就中賞賚鼓舞不無需用錢糧或量留新餉諸餘款目如督撫軍餉州縣民兵等而勿動加派正項與舊餉京邊可也至於登萊内地已失藩籬大海通波接來我往别與真定河南逈異原請留餉六十萬有奇户科疏稱酌從三分之二允為至當令應坐淮民運十三萬加派二十七萬留為增兵月餉之資此外尚有加派一十七萬八千六百餘兩俟海運酌安之日另文支解不可輕動分毫者

也大都諸臣請餉原為定有畫一之兵臣等議留亦不使作畫一之算惟是地有中遠事有標本理不可易謹陳大槩以俟皇上裁擇仍勅臣部移咨兵部都察院會同合於撫按衙門先定兵馬招募者果否招募若干移鎮者應否移鎮若干次定錢糧不足者應作何量增有餘者應立限起解毋得不分新舊正項雜項一槩藉口題留致誤軍國大計此非一家私議臣等未敢嘵嘵總在直上主斷耳

天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諭得旨行

覆遼兵加餉併直新舊各兵稿

看得遼陽失陷以來兵部調募邊腹之兵數至二十四萬

不為少矣然皆遠汲西江難療近涸以故撫臣王化貞有急募土兵之議誠使父兄子弟分之各衛身家合之兵保疆土固方今之急着也而其所以用之苦無别法惟有優議月糧馬乾之屬雖比前此過厚不得不准從之蓋河西片地物產無多今日加之師旅因之饑饉一切尤為騰貴朝廷之上只當大捐倣直庇此土人護此土地要亦無可柰何矣新兵糧料既增舊兵豈無觖望亦自不得不量准遞增而臣等頗有説焉前此全遼兵馬主客溷淆錢糧新舊淆雜餉司各道手下相傳僅一不可究詰之花名至監軍御史親散皇賞而猶不能分析清楚良可慨矣今河東

失陷河西草創規模正此兵此餉一大更端之會新兵之自十二萬而攢者逃者不可勝數見在若干赵調兵未集決當覈一實數也舊兵之自八萬五千而攢者逃者不可勝數見在若干赵新兵未拥決當覈一清數也此數既得就合撫臣所定新舊兵例分為五等一等月給銀二兩二等月給銀一兩八錢三等月給銀一兩五錢四等月給銀一兩二錢五等月給銀八錢使新兵舊兵各以其技能受等而不分新舊餉名色在外則以一新司掌之在京則從一新庫稽之而全遼舊餉如屯墾本折在河東者已棄於賊不可問矣在河西者聽餉司查覈歲入實數係京運者

與新餉作一體幫支如此遼兵遼餉再有不清不明者否乎為膠柱之説者曰新舊各分方得清楚不知一地而有新有舊一人而忽新忽舊一餉而我新我舊惟有各分所以至溷也又曰他日遼平難復舊額嗚呼即使今日近乎宜有留兵留餉一切止如舊額不增不減者乎此事此理極其明白正大撫臣留意速為之臣等從此好周遼餉好算遼餉廟堂之上亦從此洞然於遼事而撫臣近咨臣部擇一精明强幹之人兼理新舊餉務蓋已計及此矣馬就亦分二等上等一兩次等八錢如撫臣言新兵月支本色斛斗五斗准作折色內銀五錢如撫臣言幸早為區分早為冊報臣等望此以日為歲其遼陽陷後新餉貯放河西餉司府佐管收除在各造冊報到日繳部施行

天啟元年六月二十日上疏得旨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終

曾孫　納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袁秀
孫先山松同輯　孫　袁暎　同校
山樑　　袁介
　　　　袁孝

疏

駁通州巡撫疏（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蓋臣職內專理遼東新餉而不意遼東之兵一敗塗地也兵雖敗勢必再出地雖亡勢必亟復餉雖暫若不用勢必

倍用而不可支連月以來處處增兵般般索餉皆割遼餉應之其勢遼兵遼餉必至斷絕潰裂臣憂不知所為一切榮呈咨牘苦苦爭持內而部司外而撫按臣皆不敢避忌不意通州新撫王國禎一揭屢疏直參部堂也臣堂官尚書李某封印有日侍郎臧某署印未幾此微臣職分難與一言況從古來惟有亂臣賊子謂之悖逆今指臣部一咨曰悖逆之萌情見乎亂也是直以亂賊斥人誣奏君父之前關係不小臣請盡言無諱矣原撫臣之意以通州招練為顧皇畿保宸居未嘗不是乃臣部之咨顧得遼軍不致脫巾保得遼餉不致脫節則是長有遼東在而皇畿宸居

不啻泰山四維之固謂其餘可緩也以此為悖逆將必撤遼兵新遼餉縱賊入關與撫臣搏戰而後為忠孝乎撫臣開府通州只論通州一處臣部咨與兵部商量兵馬錢糧統論今日大數調募幾三十萬通州就置萬人亦三十分之一耳曰姑准曰量置亦有何害而遂發憤以為狂肆乎謂部院頡頏計部屢咨專決徑行非持大體嗚乎是烏知大體也祖宗不設丞相事歸六曹除請命皇上者不敢專決外移咨督撫自是專決徑行且有責成各處方成大體通撫新設衙門一向未見部文耳豈欲計部受命於通撫而後為體乎謂兵肆兵部當討兵索餉計部無因餉減兵

之理是亦知主兵主餉各有司存而一商量間為不可矣通撫新設之兵不許兵部暌䟫調遣是主兵者不得問兵遼兵創起之餉不許戶部瞰查減削是主餉者不得問餉有通撫矣不用戶兵二部可乎前此遼東新兵月支本折不過一兩五錢河西留兵或止銀六錢今通兵上等銀九錢米六斗中等銀七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有何所見而必各爭一錢乎可已可撤如山東募兵宣府移鎮之屬戶部繞與商量兵部則已行之矣原非通州一處通撫何必認定已身而欲臣部推承賊不犯廣寧窺山海乎今依通撫之說招練萬人厚與糧餉可以謝臣部已撤之

非矣不如通撫遂敢擔承賊不犯廣寧寬山海否乎臣部曰願得遼兵其餘勢不能顧保得遼餉其餘勢不能保謂用二十七八萬兵歲費一千二百萬餉則除各款新餉五百萬外尚少八百萬無處再討耳今曰勉其所不能以圖其能是則臣部勉八百萬而圖一千二百其也嗚呼此語何其全不思量而妄發耶祖宗以來土地人民財用實在止在此數前日為遼餉加派陡增五百萬民不堪命矣今於此外再尋八百萬天不能降地不能出而戶部不能之局如此通撫傍睨何以破其迷而拯其處噫臣於是而重有惕也通州開府幾時募兵幾時今日罵兵部明日罵戶

部令日亦分司明日參部堂將令臣部堂司空署而避之且勳引驕軍逞狹主計以不得不從之勢有唐藩鎮跋扈五季桀敖恣橫之兆今已見矣從此二三十萬之兵不敢折衷議餉要用千百餘萬之餉不敢移咨問兵臣恐誤國之罪又此不敢議不敢問使始基之海內忠臣義士使當執問臣而臣例設專官所司何事不為明主剖白其詳罪即當死臣不敢以臣司職司仰虧部體也至云朝廷以四海九州之轉輸數千百萬之膏血付諸若曹臣愚實不稱任乞賜罷斥不敢復誤軍國大事若夫悖逆二字非可口舌爭言亦望皇上敕下法司將臣部原移兵部咨文取勘明白果有悖逆之罪臣司其稿自甘不赦之誅如無悖逆則有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及奏事上書詐不以實杖一百徒三年之律在王國禎必居一於此矣巡撫雖尊不在議貴之例計部雖冷非該究枉之人也

天啟元年七月初一日奉聖旨兵餉不妨商榷何至嫚罵相加撫臣亦殊過當不必爭辯楊嗣昌着照舊管餉

該部知道

帑金發完請敕各處奏繳稿（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代部堂具稿）

照得近日請帑一事自三月二十六日聞遼陽之變始兵部會題請帑四百萬內閣臣部一百五十萬分註極明九

卿科道畫題在案其後臣部一再會題請至六百萬彼蒙聖恩節發四百萬而止乃在臣部分領一百二十萬未滿初許一百五十萬之數也節題奉旨發過九十萬尚有三十其存庫以備不時之需不敢妄動今因工部咨請移咨聽其題知取去而臣部違一百二十萬亦不得用止有九十萬久經奉旨分發已完在廣寧四十其應屬撫臣王化貞山海二十萬應屬督臣文球天津二十其應屬餉臣李長庚宣大十萬應屬督臣董漢儒不得不仰請明旨責令明白支銷剋期奏報倘有冒破含糊應敢戶科參看抑臣固是而畫有戲也明旨有云軍需浩繁則莫臣部為甚尚

須調度則其臣部為難請帑四百萬臣部取數一百五十
萬原不敢不酌其中而及其餉也止得一百二十萬及其
發也止得九十萬嗚呼此九十萬者在督撫諸臣用法不
知何如而實實祗得臣部九十萬之數亦猶未敢必故臣
部之難真不可為算數譬喻者也然而每一請發明旨切
責則必於臣部中外叫呼則必於臣部至於遊觀逆聽不
知帑之為何而發於何而用而誤皆以為餉也催徵者不
催徵起解者不起解必至忽然斷絶洗然磬空如去秋因
有二百萬之發而入冬至無錢而之來禍適脫巾鼓於未
瓦併裂不可趋合臣部脈枯見血天地無情將終何以猝

此釁而謹因青成奏繳而及之仰告君父俯告臣民夫銷
者庶乎不敢泥沙催科者庶乎不敢蔑縱而在廷之臣極
力請帑與留心用帑者庶知臣部出入之數奉旨明白起
程明白與日奏報開銷亦要明白執彙而待之可矣惟皇
上少加詳覽於鑒臣部浩費艱難嚴敕督撫諸臣務求實
用省直不得因而悮餉上緊催徵起解施行

天啟元年七月初六日上批得旨行

覆議通州募兵額餉稿

該本司查得通撫疏內所稱募兵餉額臣疏久明又云疏
下多時咨催數四該部全不照管者或指基陳兵營之制

一疏而言此疏或下兵科未下户科以故無抄到部無憑
具覆而所謂咨催則五月接得一紙內止概云民兵已有
成例募兵所當踵行本部若回謂民兵例止六錢就具咨
語覆之而非概從下等也至六月十七日再接一咨始有
兵分三等之說本部咨回上等銀九錢米六斗中等銀七
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亦就咨語覆之而非顛倒
操縱也至云非以浮額富試聖明之前而徐俟該部之裁
酌如此則必通撫原疏題知徑行而後可若非題知徑行
未免下部酌議前此遵滄之兵月支本折不過一兩五錢
海蓋之兵則有止於八錢六錢者以遵滄之餉例通州之

兵彷彿相等止見其多不意更指其減也一錢之爭名曰
甚少合萬人則以千計積十月則以萬計從此調募三十
萬兵皆與部爭一二錢間為數豈不可算計且無詞難之
而天下事不知所終矣等因業呈到部看得今日兵餉計
者募者各有其難而募者主招徠千人萬人可以呼集計
者主稚簪一人兩人不能半鼓飽其難有百倍焉者臣未
署部以前通撫募兵原疏實未下部署部三日始接兵分
三等之咨即為酌量咨回有何成心掣肘而啟如此紛爭
乎臣今亦不必辯但其募兵月餉必以通減為非而有洶
洶之說則查前此遵兵本折多者一兩五錢少者至六錢

而止通兵今與之司實不為薄且也招徠方始遠稱掉臂洶洶假令有求必得將來何所不至而今內地招兵又不止於通州一處臣部少加劑量亦不獨於通州為然此似難因爭執遽廢斟酌者必不得已盧此一錢之數稍俟撫臣簡練時日已成勁兵然後移咨臣部請命皇上從優給之此為恩出於上不為威脅於下是則可行耳

天啟元年七月十七日上就得旨行

覆科條議考成併立冊庫稿

該臣看得考成之法始於隆慶二年輔臣奏行將省直積逋清理催督至萬曆七年間無複舊欠可追而太倉有九

年之積者何哉其時法立明備在臣部因奉行唯謹在戶科尤表裏相維而內閣又有考成簿以綜覈部科之所不及甚嚴也自後法意漫微數十年來海內逋賦視為固然而不可問頃臣未任該署部事侍郎臧某查參新餉議處布政知府等官住俸降調有差舊欠京邊亦嚴申飭庶幾舉先朝之法令矣顧臣猶恐錢穀之司事推未要稍加肘掣旋格難行及先吏科特疏不准推陞降罰官又先戶科此疏再與申明畫一法於是深幸諸臣同心體國臣部猶可撐持所有疏內綜要領三款如先參落郡後即有司毋舍大吏而苛下僚如歲額錢糧歲終查覈毋置見在而成

往事如司庫查催用為殿最毋棄職掌而徇面情此與臣部節題事理相同宜吏宣布以示振飭又挈事權二款如歲終查參該科關會臣部同舉任開停級臣部移會該科互稽此節題所未及自今題請永著為例可也今歲大計屆期該科欲按省直所齎文冊與諸司磨對完欠分別開除擇其逋欠最多者指名糾之盡法處治仍祈皇上廷行賞罰以為諸吏勸懲其所感勵更速若各巡撫通查未完題請定奪之例查載會典凡內外一應章奏該部院題覆行各該撫按官立限奏報仍具考成簿二扇每月赴科倒換並開已未完手本註銷每上下半年各科將逾限未完

事並撫按職名先行該部查明類送應題科分查覈欠數多寡具本題奏此固六垣職掌而與六曹喫緊相關戶科既有條陳臣部亦得請旨申飭者抑尤有說焉臣部在國初止四子部而款分為十三司不勝其繁十三司奏有歲入歲出不相統一文移龐雜絲緒紛紜莫可究詰而弊固之莫如總立冊庫一差為要總十三司歲額錢糧考求數十年增損之故彙為一冊擇一司官主之而有分文之入分文之出皆於冊庫掛號銷號十三司分主承行冊庫合主稽覈每月與銀庫磨對出納歲終與戶科會計完欠一切考覈諸務盡以屬之而省直司府州縣徵解之遲速京

邊解支俸祿月糧料草盲價之贏縮無遑情爲於斷計宜
小補哉臣衙門原有本科皆遴司屬之賢者充之於內特
差一員勾當其事請鑄管理册庫關防一顆量置書算人
役應用而以一年爲滿使與鄉會考試遴郎等差仍遴本
科諳練者代之繩繩不斷從此再無不可問之錢糧而貪
吏奸胥或當少知斂戢矣

天啟元年十一月初九日上 訖得旨行

述遼餉支用全數併乞罷第一疏 時爲户部新餉司郎中管餉

竊惟今日遼餉取盡錙銖用若泥沙廟堂之上閭閻之下
大抵專罪遼東需餉何若是之多至求其故而不得又罪

臣部取餉何若是之多是皆未有以支用全數告之者而
從來支用本無全數難以告人臣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
日管餉至今歷過十六箇月乃能畧指其地其事其數約
其大全請仰告皇上俯告臣民看此欲求何時可已經費
何時可足而臣狗馬心力困憊無餘萬萬不勝此任亟宜
顯斥以謝海內別簡能吏以重軍儲又不待臣言之畢也
臣惟遼餉是一總名而指其事言之則有廩給公費工食
月糧料草行糧草料鹽菜贍家米豆雜本車船工料水陸
脚價一十五項經費遼東是一頭領而指其地言之則有
遼陽廣寧寧前山海永平薊鎮密雲昌平通州天津易州

登萊宣府大同延綏等鎮又有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
山西陝西四川等省南直淮陽蘇松常鎮應安徽寧池太
北直順永保河真順廣太等府四十四處支銷計臣管餉
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天啟元年十二月終止截
數通算京發外充本折糧價買運等項臣一部獨用新餉
之事共計七百八十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九兩九錢零又
自天啟元年四月起至十二月終止截數再算調募扣留
安家器甲行糧等項合兵工及臣部分用新餉之事又計
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兩零蓋臣管餉十六箇
月實算臣部用銀九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兩零

而省直地方尚有已經留用未報開銷者不與焉兵工二
部又有自分餉金自用馬價料價者不與焉或此十六月
中臣部分請帑金不過二百一十萬應微加派不過四百
八十萬今用九百二十五萬有奇則有二百三十五萬不
知來處是豈天降地出哉毋亦臣部撤催如火案取如山
委身殉職窮力任怨之所得而臣狗馬愚駑殷憂日夜精
神心血亦既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通
夕無眠眩暈卒倒然猶不言疲病勉強支持蔣棲廨署承
行不暇乃今清算踰年全數用至九百二十五萬有奇臣
不自覺駭汗如雨嗟其殆矣從來太倉歲入不過三百八

十萬臣部設十三司分理之而十三司各有定額成案完則逆紬欠則查催猶不甚費心力乃今新餉九百二十五萬視太倉不止加倍臣孑然一身理之又無定額成案事事從頭創起字字從心嘔出銖銖兩兩從手磨算無違即今十五省直奉臣部新餉催徵往往應接不暇沿邊各鎮餉司奉臣部新餉查駁皇皇營答不來總是徵臣一司案呈之事而臣精神心血累否耗竭無餘於此亦可槩見噫臣殆將死矣若不自揣難勝猶復冒任此事匪朝伊夕不罪死亦憂死而復死罪死何益國家何救疆圍臣敢以死塞責不早自言請命皇皇亟亟為軍國大計斥愚臣以謝

海內簡能吏以佐邊儲庶臣雖家嚴謹猶不致誤國事此臣所以叩心天地頭額闕前迫切哀鳴於我皇上者也伏乞皇上鑒臣管餉踰年全數九百二十五萬委比太倉常額三百八十萬不止加倍即臣隻身專理委比十三司分理勞逸少殊臣今歷俸五年五箇月不報比諸司例循資遷轉惟望聖明亟賜顯斥以為不稱任使之戒軍國計重臣狗馬力盡報主無能殺身無益萬萬不敢冒任蓋恐誤軍國非愛身也

天啟二年正月十七日具奏奉旨該部知道

關廣寧變料理關門糧餉稿

照得連日廣寧警報頻疊臣部心切憂懼蓋為在逃兵將平日貪冒折色不肯運糧以致右屯衛見積糧料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糧料二十餘萬石臣部發過車牛銀十萬兩餉臣又雇小車三千餘輛出關將謂陸續搬運可支今年七月有餘而今逃烽過河我兵不利百萬糧料盡恐委棄於敵則此中原百萬膏髓塗地餉臣百萬心血東流而臣部所以歷處錢糧為百萬之種本與百萬之腳價百萬之車船工料將養遼兵遼馬半年有餘者一旦盡齎盜糧即使臣部有點鐵成金之術餉臣有神輸鬼運之方亦安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也關門之計勢不容緩去秋未

幫海運餉臣疏卸關門見今陸運之糧亦宜及關暫止移

督臣相機進發其在天津見貯召買米一十三萬餘石臨清倉支運米一十五萬石淮津道截漕米二十二萬餘石計每兵月給五斗可支十萬兵十箇月又天津見貯召買及各處解運菽豆共有四十餘萬計每馬月支九斗可支七萬馬六箇月有奇臣今即日咨發銀十萬行餉臣速雇小車陸運到關俟冰開海運連幫繼進關門暫不憂米豆而東兖淮徐去歲七月題派買米之數陸續催運到津薊密永餉臣另派買豆之數陸續區處發銀亦可接濟臣部凡關餉務題到即行多不能待奏報但如此緊急事

體不一上闕恐貽君父之憂也

天啟二年二月初一日上批得旨行

再計關餉併撫遼人疏

照得河西警報頻聞山海防守宜急臣等業經庶備糧料具疏入告矣昨接戶科抄出戶科都給事中周希令一疏內言覺華等島糧食宜勤兵護民令其自取無算餘者盡付水火未出關小車與天津海運不可不日夜預料速備等因奉聖旨該部作速議行欽此禮科給事中周朝瑞一疏內言搜括薊永一帶州縣倉庾不拘米豆雜糧驢駝車載船裝速速催趲以次而東等因奉聖旨糧餉着該部作

速議處其廣寧逃民也着地方官設法安插欽此又准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一咨內言安撫流民分散各郡沿途設廠煮粥療饑或為傭作或贍耕耨或工藝業俱聽隨地營生多方安插等因奉聖旨遼民避難入關情有可憫依議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賑其潰兵招撫俱如議行爾部還出榜曉諭以示寬恤欽此除屬別衙門不議外其有關臣部如關外搬程最為要務茍兵民未至逃盡地方未至棄盡必不可不設法取見在之糧以自資燒不盡之糧以勿為敵資是在當關諸臣審查情形急為調度不宜一刻緩者若見雇小車未經出關者急催赴津帶米至關見裝糧船泊津未運者忠催開運至關亦平一行四十八年買完未運米豆一十三萬餘石急催偏雇驢騾車腳星夜馳運至關與該府屬附近倉穀碾運至關務濟海運未到以前候海運到即止此則臣部餉臣楚力為之而水爾密邑通津一帶餉司咨布一體責成幹辦不必別議差官至於避難遼民入關議撫朝廷不可無拊循之實使之流落無歸不必有發賑之名使之集聚生釁頃奉酌量動支銀兩之旨兵部咨取在關帑餉十萬就彼給之臣恐此帑一倡未入關者求入已入關者不散已散去者復返斗大之城不能容一金之惠不能厭將有不可知者合無仍照

兵部初議行令順天保定撫臣亟飭道府州縣用隨地安插之法或開田可闢與為受廛之區或籍技隨身勿失資生之策臣部原行八府平糶倉穀今宜免糶以供館粥起解春夏贖銀今暫停解以給牛種事完之日仍將安插人口動用銀數具實報部查考大都人數眾多就中品懷叵測各地方有司須費一番心力著實調劑得宜寧最勿散散則不生邪心寧遠勿近遠則無憂意外此兩撫臣及各道府之責也兵部疏內又有潰兵內顧銀兩於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重支冒領一欵必須該部通行各邊如會與臣部互照相成庶邊塞不生異議耳

天啟二年二月初六日上　疏得旨行

覆登萊延撫請帑疏

看得登萊地方有限兵民招集數多物價踴騰流俗駭亂勢所必至撫臣臺臣備述情形殆哉岌岌而思所以安戢之非發帑金二十萬不可皇上念此新設重鎮命查原議兵餉並扣留錢糧果否足用該臣查得登萊設鎮始於天啟元年七月間臣部總計前後解留一百二萬兩不爲不多矣若論餉兵一節每兵一名月餉一兩五錢千兵月該一千五百兩萬兵月該一萬五千兩而去年九月初七日撫臣陶朗先三方兵力未具一疏內稱東省添兵五萬登

萊坐數實止一萬四千除一萬聽淮陽招來三千聽福建調到外本鎮應招一千今已招得七八百人云是去年九月前且無一千兵不用一千五百兩而今姑自七八月各以整千兵算用餉三千兩不啻足以十一月二十日兵科蔡思充登萊兵數猶虛一疏內稱樞部應添五萬計部酌定三萬奉有明旨顧裁撥既不能應而江淮招募報登僅滿萬關兵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人以三萬論尚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募於楚蜀必屬風影云是去年十一月前且無一萬兵不用一萬五千餉而今始自九月至十一月各以整萬兵算用餉四萬五千兩不啻足矣御史李時榮疏內稱今登兵三萬准兵七千遼兵二三千約有四萬不知何時募滿何日開糧姑自十二月至今四月各以整四萬兵算用餉三十萬兩又不啻足矣總計去年留餉四十萬如此滿除滿算止該用過三十四萬有奇尚存五萬有奇與夫今年再留四十萬陸續解支似堪接濟諸臣疏言餉缺或未實查兵數如此之詳又或該撫紛紛借之通船置器造官房兵等項不行請補致令正餉反缺是未可知至於渡海遼民御史疏內止載圍聚萊州一萬查前解撥賑銀十萬若以首給散遣恢乎有餘或者通者流移不止此數又或前發銀兩一時止與餬口

未嘗齎發起程亦未可知是則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戢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干於以宣布皇仁永綏東土非臣所敢必也若欲從長另議臣部兩年之間解留一百二萬心力物力實已無餘不能贍應此格外之費矣

天啟二年五月初二日上　疏有旨不允發帑

乞罷第二疏　時爲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臣於本年正月內具奏管餉踰年備述各處支用全數九百二十五萬明臣狗馬愚誠殷憂日夜精神心血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通夕無眠眩暈卒倒不

能復任管餉懇乞聖明亟賜顯斥以重軍國大計蒙恩批發該部知道正候覆題放斥間適值廣寧潰陷一時餉務倥傯臣隱忍捽持未敢再請延至三月二十二日接得家書臣父偶患脾泄等症臥起不寧思臣不置臣倉惶驚懼呈乞堂官代題放歸不蒙俞允自念孤親獨子久隔天涯日夜憂思前病增劇伏枕一月百事廢弛強起料理未及十日再接家書臣僅存弱子又復夭亡家世單傳一線血脈斬焉告絕閤門慘痛祖母父母俱無人色病妻一日九死惟餘幼女願望無依臣不覺一慟迷悶氣絕家人扶救甦醒驟嘔鮮血經數日夜不止而病不可為矣日食一盂

仍苦嘔逆夜視達旦不成睡眠或偶一交睫骨肉死喪夢寃魘惡纏綿不了些是精神恍惚心志健忘手足麻痺頭目眩掉諸症畢作而愈不可為矣延醫診視咸為真元耗散臟腑損傷必靜屏人事調理數年庶望苟全性命臣猶屑流涕念臣前歲赴京辭別父母妻子隻身就道自謂年方壯盛將此全副精神盡供職業或可少報國恩不意殫心殫力拮据半年而遼陽壞救焚拯溺經營再歲而廣寧亡臣如精衛即日夜填海知何紀極緣此憂危成病根蒂已深豈期骨肉至情生死異故又復相隨而至一病再病奄至於此狗馬微軀死何足惜惟是一日未死一日不離此官一日占官一日就誤此事臣司一事之誤能致鼓譟脫巾能致臨敵缺乏內憂宗社外撼封疆為禍不小而臣病憊如彼能擔此事不致蹉跌否既知不能敢占此官不求退避否告病給假明禁方嚴臣不敢請臣所請者仰乞聖明賜臣顯斥以為不稱任使之戒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言孔子以為明訓臣今自知不能不敢不力求止臣既求止不敢復引告病給假之條惟願即日蒙恩斥革為民永不敘用庶臣病僵餘生不致占官誤事終身廢棄所甘心矣

天啓二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旨楊嗣昌管餉任事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覆覈山海新餉責期奏報揭（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代堂司具稿以下同）

看得遼東月餉全錄監軍等道不知實在之與各營冊領隨到隨支餉司無憑再駁糜濫甚多然猶在冊領之內也至於餉司偶缺收放一屬廳官無論將吏百計乾沒抑且各道票取借名詭支除却冊領外更生如許弊竇蓋自戊午五月至己未二月遼東五道用銀又自辛酉四月至九月廣寧糧廳用銀與今年二三四月山海關廳用銀皆在餉司未受事前耗蠹不可勝紀臣部或題或咨反覆駁查迄無一應甚則反借臨敵脫巾等語以與臣部為難必寢格而後已此則遼餉難清之故罪不止於道將廳官已也

令督餉御史江日彩揭發關門奸弊甚詳張文追者經略
斈問追贓其錢糧者餉司用心查覈併申飭監軍等道以
後務稽冒兵之數方與剔蠹開支既奉聖旨凜於斧鉞經
臣以下自當著實遵行但事關重大猶恐餉司獨行查覈
奸貪將吏不無挑激生端借以文罪啟釁又從來查覈因
無奏報限期所以過耳成風積習莫破合無仰請聖裁將
查覈一事仍敕經略飭委新任廉能道臣會同餉司釐剔
定限六月以裏具奏上聞如或愆期一體治罪各管兵官
尤為約束將士不許挑激生端此則臣等不容不補牘以
請者也

乞罷第三疏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上照得首行

頃臣刳心瀝血備述憂病苦情不能供職懇恩顧斥伏蒙
明旨批臣管餉任事著照舊供職狗馬有心感泣欲死設
臣果能任事敢不勉強供職然臣伏思之凡人必有性命
而後可以服官有心神而後可以作事未有性命傷殘心
神惧悴憂愁疾痛旦暮欲死而能服官作事者也頃臣伏
枕兩月印封私寓事廢公庭每一念至心如焚灼亟請堂
官委署印委協理皆以臣身尚在未肯決然是臣一日苟
延不知誤多少事比誤事獲罪當萬死誰肯謂是性命傷
殘心神惧悴憂愁疾痛旦暮欲死之病臣而貸之者又誰
肯謂是請署印不得請協理不得併請罷斥亦不得俯仰
無告之窮民而原之者嗚呼臣不知死所矣人窮迫本惟
有呼天臣無枕說不能者止自是千古明訓臣既不能不
敢一刻苟延致誤軍國大事如是而已憶臣受事以來兵
部職方司郎中某工部虞衡司郎中某等俱先告病皆蒙
放歸臣今不敢比例惟願天恩賜臣顧斥狗馬疾痛不死
得偷田里餘生皆歌詠太平之日矣
天啟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具奏奉旨吏部知道

微臣自審非才疏時為監飭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以下同

臣胴昌待罪河南汝州分司二載該撫按臣題請加銜久
任吏部覆奉欽依臣兢兢職業罔敢越思去冬忽蒙恩命
調臣薊州兵備臣念單薄之下盡多事聚廩廩夏不克稱
擬拜疏辭適值大計靜聽幽默不敢有言遇期已迫謹
星馳到任不意甫半月餘又聞有關內道之調臣甚駭之
夫以加銜久任之官一調再調已非常理況關內地方當
山石等路扼塞左咽喉當今第一重地也宜妙選天下第
一邊才熟諳封疆長於軍旅者而用之何謬舉及臣臣生
長南楚江湖藪澤之鄉不便鞍馬筮仕服官自浙江杭州
府儒學教授轉南京國子監博士以伏戶部福建等司主

事等官皇上試查履歷曾閱一日邊鐘否祇緣臣在戶部
條陳一二兵餉事宜或者誤謂知兵而不知臣實昏鈍日
中未曉行陣胷中無一將材紙上之談誰則不能一旦畀
以重任解不循封疆事至於僨事而後重懲微臣則何益
矣前此屢誤封疆不止一人不但用人違才人亦自知非
才而不肯言以自誤而誤封疆為禍不小孔子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此常職分宜不宜然況封疆重地自知不能
而隱忍嘗試將欲僥倖苟安萬萬非臣所敢出也用是瀝
血披心仰告聖明以明不能者止之義臣既難試封疆何
敢苟祿戀職惟所望聖度分或調閒僻或賜譴斥臣之愚

分所自安也有如不問能否必責微臣効力當衝則臣又
有請焉洪雨流賊猖獗臣父鶴見任總督三邊兩奉恩旨
策勵戴罪而今不知移鎮何所奏報未到音問不通臣係
獨子望眼將穿方寸盡亂蓋身在薊州而心馳於彼久矣
皇上如不棄臣乞賜削臣官職俾以白衣隨任助父討賊
倘臣果有寸長効力戰定皇上用臣未晚如其不効臣請
身先士卒奮臂大呼求死賊手以代臣父贖罪萬一此臣
死忠子死孝之至願也

崇禎四年九月初六日具奏。山松曰不俟一段語出
聖祖武由聖明威德先上之決用先人無先人辭不復
命而盡葬以死者凡物凡志也

敬陳關門防禦事宜疏

頃蒙兵部劄付到臣爲該用已久救援因循等事內開欽
奉聖旨關門防禦著楊嗣昌用心料理欽此臣狗馬微賤
捧讀天言不勝廑廑惶悚竊臣自抵關門亟請更定經制
立戰兵車騎四營屬總鎮標下應援分水陸信地九營列
山石沿邊擺守蓋早知有今日防禦實著不敢不先圖之
一聞大凌被圍戰兵次第東出時即督勵各營照信防守
統統晝夜稽查且也修邊城垛塌補樓垛高堅添偏城品
坑置箭籬木架與夫打盔釘甲成砲滾鎗丸鉛製藥種種
星火造辦皆臣本等職業敢不用心料理無臣力所能爲

止此耳經制初定欵額尚懸見在沿邊各兵有步無馬有
守無戰鎮城以裹止有握奇飛騎中權與留紀鯨團練合
之二千餘人並垛而守空弱單虛一目可見臣殷憂無可
奈何且計此一時之防非萬世之防烽在外之禦非在內
之禦也臣觀關門形勢邊山邊海中間平地一十八里爲
遼永往來之衢先臣徐達特建鎮城一座兩翼之以南北
邊牆譬之人身鎮城扼要有若咽喉南北邊牆雙撐兩臂
可謂雄矣左掖邊山山外即諸敵之巢右腋邊海島嶼汪
洋封盜出沒之藪皆可闌入腹心深中要害者豈咽喉兩
臂一線之防可當周身捍衛乎危矣向者烽在永灤南北

兩邊之兵縮入鎮城而邊已置之若棄危甚矣臣之愚慮以為南北水關各建磚城一座與鎮城鼎足而居內實之以土者外宿之以重兵則虎豹重重當關凜不可犯而關始為萬世不拔之關也轉天津之粟入南海倉口而又次第輸入鎮城及水關之城糧始不為盜齎也以磚封鎮城及各城之糧即可為倉貯粟而不必別建廒房也練戰須馬關內水鹹草鹵良馬飲嗽生病關外芝蔴灣李家堡諸處皆可大養馬專擇良將任芻牧之事而多市北馬資其蕃息馬可漸充也關門偹集五方土著貧寡實甚自今文武邊功應得世職者請皆著籍山海衛而諸路允戍罪人亦亟配馬官歲皇十人則世有豪傑十家戍卒歲百人則世有健兒百家土著可漸強盛也臣所言非倉閫大難之事明歲若得萬四千工比修大凌之數即兩城可庶幾而餘事可次第舉也城成而鼎足相維皇上養五萬兵三萬馬於此外可以捍邊內可以寧國且薊遼水陸轉餉俱難酌其道里之中舟航之便無過關門臣日夜計此至熟而無因冒瀆皇上有料理防禦之明旨方敢畧盡其愚然而臣身在關門臣父鶴在陝西流賊劉撫未寧臣愚久憂絞死近得父書自謂起處如常家人密柬當食中氣厥瞪類噎臣魂魄驚飛方寸亂矣稍俟凌城圍解樞輔閫臣入關

臣乃敢言狗馬至情茲未敢瀆奏也

崇禎四年九月十五日題奉聖旨這條陳關門防禦事宜有裨實計著該部確議具奏

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臣因奉旨防禦關門具疏請命間值臣父奏使到京寄臣家書奏稿內稱身負不白之冤義難隱默但願速繫闕下親赴御前一言而死臣一讀之心膽墮地泣涕霑衣知西賊劉撫與成臣父禍且不測臣愚惟有一死仰乞聖恩代贖父罪耳夫西方之賊原係皇上守邊健兒輸糧赤子以邊郡窮荒數年乏餉漸積化為冦讎臣父未任以前業已蔓延猖獗然沿邊四撫五鎮未有他故猶可彈壓撐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陝撫連換八人勤王五帥並發精銳盡付東行幾急無一可恃而賊黨始橫慶陽之圍杜文煥督虎臣方潰保安雄與劉賊臣父扶卒三百撫定神一魁鼓萬衆而嚴遣之非得已也迨王承恩歸與張福臻提兵大剿臣父身在行間鼓舞盡力何嘗崇主撫而不主剿乎但蒙皇上委任責成毋論剿撫一賊未寧臣父自當引罪而心力殫竭結局艱難同舟猶未備悉始末臣父冤苦至極自請逮繫臣係獨子方寸盡亂魂魄飛騰無一刻苟安視息之理請乞皇上特恩將臣父罷斥選賢任事如有不盡之罪立逮微臣或幽囹圄或効死封疆凡可代父贖罪

萬一者臣愚視死如歸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旨楊嗣昌著遵旨殫精竭備以安畫地不必屢疏縷陳

臣父蒙難泣謝天恩再請代罪疏

臣前得臣父鶴奏稿自請逮赴御前隨具微臣情急呼天請以身死代父萬罪一疏時猶未知聖明果否允遵也今接邸報吏部一本遵旨查明速奏事奉聖旨楊鶴總制全陝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着革了職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員缺推堪任的來用練國事姑着降三級戴罪剿賊自贖如仍前玩愒定行重治不宥欽此臣跪伏地望闕叩頭流血仰謝

天恩責臣父以流寇披猖不能撲滅臣知罪矣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幸如臣父所請天鑒自明臣愚不敢置辯惟是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革職微臣豈敢居官臣父杻械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洗首跣足頃刻千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惴惴俟罪又恐人心疑惑將吏解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芻一粟一豆一鉛一火一車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囚於獄中料理文書敕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妻子看守臣又不敢入獄也臣一念之間仰戴天恩根不為嚴關守禦固萬世金湯倘思臣父平昔累困則又不禁頓足椎心號呼欲死臣今魂魄飄颻神已不守舍矣聞命一日不食行立欲倒然猶勉強登南城躬發大砲鉛子火藥夜查北城與將士危生三更歸而大哭氣絕良久復甦

皇上救臣料理臣當仰報特恩今心神惛亂不可為矣適許各衙門請離任代罪恐展轉時日臣一但憂死而罪累愈深故敢哀鳴於我皇上之前伏乞皇上深念關門重地時值艱虞十數萬兵民商旅不可以罪人之子彈壓其間賜臣離任赴闕代受臣父萬千之罪如潤臣數月關門料理稍稍有緒更定經制分信列營兵之戰者戰守者守迄今新國臣等奮發前鋒步砲各營効力稍有微功樞輔關臣出關之後後臣防禦翕然且特疏建南北關城為皇上萬世計亦見狗馬愚忠不敢仰負知遇宏開天網宥臣父之罪放歸田里使臣得盡心血卒成關門不拔之業則臣父子螻蟻性命死而復生臣何敢復愛其死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奉聖旨關門防禦正賴楊嗣昌已有旨著用心料理以圖表見不得輒請離任該部知道○山松曰凡人請代父罪不但於此情事甚十之四五歟復與黃石齋廷對當時一事且曰御前代父罪屢疏俱在御前具載於為何如也咄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終

曾孫鈞雯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裒書

孫 兆山 松 同輯 孫 裒有 同較

山樓 裒正

疏

微臣承恩獨異疏（時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永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以下同）

竊惟人臣事主遭逢恩數今古多同微臣身荷聖恩則出古今常分之外緣臣父鶴頃蒙恩編俟罪袁州臣以獨子依親願求離任聖慈未允容臣前赫至今此臣荷異恩一也宋臣范仲淹經略西事使賊心寒其子純仁對宋神宗之問曰臣儒家子未嘗知兵今臣父四事無效臣獨何敢知兵皇上令臣提督軍務此臣荷異恩二也臣頃疏辭蒙恩勅臣以才望簡用再疏謝恩又蒙勅臣以嚴關重寄加意料理臣有何才望堪當重寄敢蒙天語褒嘉此臣荷異恩三也臣荷此異恩朝夕思惟仰報高厚實無他奇去秋九月請建南北國城與鎮城鼎足內實土著外宿重兵收馬聚糧為算薊撫建之勢實是兜圍要害拱護陵京主理中間屯五萬兵養三萬馬時且未能而先建兩城實是沿

邊修守常事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臣欲為天下之大常以備非常之異變極之至於變起而終不失吾常此非今日創言也臣萬曆丁巳奉使閱門瞭察形勢有慨於中戊午而遼事作己未庚申辛酉壬戌先值戶部本科後則專理新餉於時瀋失備遼遼失備廣廣失備關皆臣身經眼見手畫心推臣愚因餉思兵轉失求得畜圖一著堪奠萬年實無踰此縈縈方寸十稔於茲不期重被恩遇與在嚴關反覆圖維終無以易前策今言內有三協外有九城關門版築似非急務此皆道其大常未預不虞之變也臣為關內道三詳此事再奉明綸俟監視按關諸臣另議臣復何言第恐緊關著敵展轉蹉跎他日追悔無及其餘操練兵馬修濬牆壕造甲儲糧臣愚可竭之心力曷敢有愛毫髮若空拳猶拍未盡懸欣臣亦難嚴四體稱戚樞部精當之議兼值大衆匯之之時擬將關內之兵二分修築關外之兵二分屯種稍佐班軍海運之所不及毋徒歲歲坐食縣官而視牆敵不理任烽來往壞蘗不耕擁兵呼哭為也此其說甚長臣今未敢縷盡以臣力小任重焉知僅什不在眼前敢希百年必世之業且又焉知內外諸臣果一一與臣見相同而臣遂能行其志也但臣身荷異恩借此仰報萬一乃臣微共之誼則然而同聲相應將伯助予

所望內外諸臣不當為分深加耳臣平生聞慮尚有一二
見聞關係邊情要務望上許臣盡言乃敢次第條奏伏惟
聖鑒施行

崇禎五年五月十七日奉旨關門原設撫院因妥當楊嗣昌會同監視總關道臣從長會議地利有無妥確正當明切條奏何待請許盡言該部知道山松四士中貴西甲戌見入撫關三載制置奏緩六奉關奉不諱於此亡者蓋十之七八矣關有所餘知事皆畢是於日屋中者

撫鎮事同一體疏

臣惟邊海關門新定三撫統於一督駐中邊薊二撫駐止
如舊信地有減於前責任未嘗加重一切可以相安惟臣
撫山永乃創設衙門割山海於邊割永平於薊信地本非

舊隸威令亦無素行有吃緊關係軍機難狀固循含默而
不可得者則臣與鎮臣節制未一是也以關內言之如山
石建昌四路皆屬臣轄而鎮臣則分山石統於山海鎮營
路新舊防兵無所不得統也且與臣及山石道臣駐正同
城無所不得商也燕建統於三屯鎮則止統協路而不及
新營新營之駐二路與駐永平府城者無總兵統轄也而
且與臣及永平道臣駐止遵遵即協路有事亦不得商毋
論新營兵兩臣以建令罕虛移會該鎮調兵防守則獨中
協之兵不能應未協而且以為副內營房舍已經入城則
三屯鎮將實實不能威管燕建兵而其節制二路果何為

乎明旨責成雖事則出曰撫鎮樞部一應軍機副同行撫
鎮而臣轄止四路一半有撫無鎮平時商確者誰緩急策
應者誰此節制之不明不容備默者一也以關外言之九
城皆非臣轄而鎮臣則否山海鎮臣初書管前屯一衛而
轄至於中右所招練鎮臣初書無統轄地方而兵馬見駐
前屯中前中後三城夫前屯之應轄於山海也以關門東
去非前屯無出口路邊無哨探眼目不轄之尤不可也而
因前屯以至於中右中後則遠矣招練之無統轄也以內
外業應無一定地方而因無統轄致同城將領不受約束
事事掣肘難行則孤矣兩鎮臣有轄有不轄皆非臣之所

轄臣何敢越爲但山海鎮之遠取臣既不能盡驗招練鎮
之孤鳴臣尤不能協助無事如此恭錯有警何終責成此
節制之不明不容循默者二也以臣之愚計山海鎮在天
啟七年以前原管山石燕建四路舊制似乎可循而其轄
關外如中前一所兵馬錢糧皆隸山海道司則應全轄如
故至前屯衛兵馬錢糧皆隸寧遠道司則止半轄須兵哨
探飛報軍情之一事而其餘一切不問可也計招練駐劄
前屯兵馬分駐中前中後則此三城協將似應半轄以便
安插營兵屯駐糧料哨探軍情免致事事掣肘而其餘亦
不必問至關外無兵可招奉旨設法招足則量分立一二

警於關以內石門椒事等處招之既今鎮臣往來訓練如有不及臣得專行賦管可也此皆關係軍機之大者臣今不言恐旋踵有急呼應不靈調度無術即臣一身萬死豈足贖誤封疆之罪哉此臣歸嚮數四不容一刻姑待不言者也

崇禎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旨這各內撫鎮節制營轄併分營招練事宜即與確議具覆兵部知道

請正名實以使責成疏

臣惟治世之道不外名實二者先定名以責實此舉作與事之道也修廢實以副名此廉有乃成之道也臣頃查永平府屬欵管糧理刑等官具疏以請一日接部移文悉有

關如陳嚴駐東路管糧通判魯元圖駐薊也管糧而異知推是永平坐府管糧者也不單惟是同時銓補推官有韓國植蔣維芬馮應龍等亦莫知誰是永平坐府推官蔚査任雜除關外通判關武德為歐國推官黃師夔外又有同知張慎行通判韓上桂推官元之偉等咸斷永平府對簿之義在蘇鎮武在遵而義在窰府實與永平無干而名則混擠莫辨臣為關內道見軍道推官陳忠茂考滿通轉接臣亦行查裁轉行坐府而以空又因報本官原不於永平到任從來無事牘關干即接臣亦不相統攝則空名無當徒多轉折文移一不使也頃駐永城訪聞民間兵苦食言

灤州之民奸險好訟本管不勝則走赴薊鎮餌廉捏詞虛受前任推官張葆灃准嚴拘隔屬株連魚肉不可勝數永平道禁之而反以轉衙府屬為詞徵然不聽是則空名不惟無益而大有害二不使之又有大於此者蕉建二路節制未明臣請歸併山海鎮臣兵部覆奉欽依有專屬兵道接三屯鎮臣王維城清沈奏稱仍稱鎮守永平仍行東協副將路提塘報不又紛紜無已乎遊鎮欽降關防明篆鎮守薊鎮中西二路總兵字樣而何以曰鎮守永平也意者舊例相沿非奉天言申飭不敢擅改而臣於此非敢嘵嘵爭一虛名也誠恐偏路官軍兩處承應必且疲於奔命而

不敢言大小啃法兩處備行究竟虛套相蒙而不可詰至州縣小民有何知識徒見一紙票一差人則魂不附體命不值錢鬻妻賣子溺水投繯無所不至而不知在遵在薊此亦一永平彼亦一永平原非永平之官當治永平之事者也此臣為將領軍民曲體其隱深致其災不敢不激切言之者也竊謂循名責實則將銜各官明白命之曰遵鎮理刑推官薊鎮管餉推官不用永平府字似無不可如必帶之各府則軍遵毋近如金通舊官俱帶山東濟南府地遠則文案不至差役不行愈於附近疑似之間為害無窮者也至蔚鎮鎮兵道既欽降關防中西二路為準一應東

協事體不宜更有紛紜而臣今接管止復遼撫山永地方
關防軍錦撫臣仍有山海等處提督軍務字樣臣恐東西
警息倉卒徵兵將吏偶或滋疑係千軍馬錢糧亦有未妥
便者應否改正聽該撫臣方一藻上請臣未敢專之

崇禎五年七月十四日奉旨該部酌議具奏

請定鼓勵行伍卑官之法疏

治兵之法分營立將總其大綱然種種萬苦千辛歷歷戚
年累月不辭危險盡瘁封疆者則中千把總實肩其責而
代其勞乃陞除不歸於朝廷姓名不達於部司往往空勞
空苦一旦敘捷報功將領私其子弟親戚幕客私人勳遺
頂替屈辱沉埋不可勝數請將所有中千把總確查見任
職銜真正履歷籍貫咸錄世職行伍咸錄庠序科目咸經
題敘如銜有無批紙剳付堪憑是否弓馬火器精熟造冊
考定具疏題知每季咨部以為叢准遇有陞遷事故下季
開除如或徵調應援果有戰守實功者查取平日咨冊而
向來頂替不得躐行其弊矣

崇禎五年八月初四日題

永鎮兵餉運務疏

一議運法通共車船等項歲費新餉若干算明立定不易
之業題定而行一議委官水次運倉相距遠近海輸陸挽

收卸同時鉤同與管糧同知焉能分身偏赴舊例倉委等
官索情納頭種種弊端取償折乾盜賣難殺之不止今議
改用判官主簿與夫同知縣丞帶管此輩身家性命比之
倉委不同間有歲運正途雖知自愛者一議盤量取原米
一石官嘅一次驗折若干再嘅一次又折若干以致三次
四次驗准立案而後責成營運各官照此嘅法折法無溢
於數外者是自然之折免賠有溢於額外者則非自然之
折如數追賠依將無啓而揭法一照此例一議守支如某
官派定營糧若干未運完以前皆本官事也升合出納本
官經守無辭既運完以後不在邊倉則在城倉即有駐邊
倉官宜令佐貳交納與之收掌而在邊者與同城將領在
城者責掌印有司三面盤量如少升合則原管佐貳官賠
償盤量不少則取將領與佐貳倉官合同甘結通申各衙
門存案而以後短少則倉官之責矣將領有司時加防閑
稽考倉官作弊登時發覺可也至收貯之久亦必約定折
耗以一月為率一石約耗若干則經年經月千石萬石
以漸遞減而倉官亦不受自然之折有賠累之罪如其折
在議准數外追賠罪自無怨矣

崇禎五年八月十五日題

請蠲永屬災荒錢糧疏

自降陷四城而永居其三雖廣逵之傳檄不忌言安撫昌
濰城雖在而城以外皆蹂躪之場降退以後瘡痍漸起而
不意當兩造鄉水療海没一至於此臣討乞恩矜恤則倉
庾本無宿儲例免存留則康饑勢難停給萬不得已惟將
見年錢糧量從緩徵惟將上供諸需已前蠲免三年仍望
聖慈特允蠲免派解可也
崇禎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題

登城指日可尅官兵家屬宜全疏

臣因援萊官兵久無信息於八月十九日差守備王承祖
前詣軍前哨探真確情形去後隨接邸抄塘報已解萊圍

旋復黃縣直薄登城臣不勝喜懼交集喜者喜天威震疊
大兵進戰賊竟不能一矢加遺懼者懼登城雖圍賊計尤
狡恐誘我兵深入而為困獸之鬭也至九月二十三日承
祖哨探回關投監覆撫鎮書揭及參將祖寬都司陳可立
畧報備盡恢剿之詳賊勢真窮而非狡登城雖圍而可圍
承祖親見東西南三門外挑壕八尺狀深一丈二尺我兵
約有三萬分佈二十餘營圍困水泄不通海門沙灘舟船
無通去之路臣方遣雲梯仰攻福山等縣遺糧草先至
如此賊將安之臣以是知登城指日可尅不足憂安慮者
東鎮黃龍統領官兵見在萊陽招練副將王狀臣都司白

登屬王洪基等官兵見在錦州參將黃翼中軍薛同鄒等
官兵見在中後而其家屬盡率皆在登州設使尅城之後
良賊不辨玉石俱焚致令各處官兵求之不得惑誤以為
我兵鹵掠之殺害之也能無刺痛其心潛伏之釁乎臣用
是懼敢請聖裁亟下兵部遍飭行間尅城之後凡係婦女
戒勿妄殺有為兵丁所得訪係某官某兵家口許其首報
撫按衙門計其名口給之以賞則家屬獲全而兵心樂首
兵從後責有司分頭收養查造名氏知會該營許令告給
官引陸續取還完聚如此行之而海外錦州中後官兵有
不感激天恩畏常圖報者乎然此消息又不可捐露賊中

令其情殺之盡也臣既哨探有得兼念招練官兵發遣未
遠不容不為早圖伏惟聖明采擇勅部施行
崇禎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奉諭旨

敵款已絀廟勝宜先疏

臣接兵部咨文密奉遣情一事已經焚書遊使邊臣惟有
飭勵戰守夫復何言然臣竊惟邊患十五年非不戰不守
之罪也戰而不勝守而不支直於逃死敵逃死法而終不
能有加於我者何哉無謀而戰守遂遺廢軍智勇俱困總
之無算為政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令邊使乞款不
聽則以兵挾旋謀已著矣遂驅挿部盡收東北西北諸種

以爲之靠又已圍兵若何而伐之以臣之愚度彼心輕我謂我兵廩糧自守不戰必不能謀攻且恃其巢遠我則欲攻之步伍輜車必不能來尾剿彼以故敢空巢穴盡糾諸部前既闖薊今復薄宣趣圍絕境而師不一而足我病伊何馬不足耳今伐其巢必大買馬使我實有四五萬馬當出關門寧錦之間馳逐射獵彼必屏息而不敢動何則彼圍寧則力敵遠驚闖薊密宣等處則憚我以輕騎襲其巢如此可使寧錦駐席關薊安枕宣雲自無復事此臣所謂伐謀之策一也屈指彼之所以稱強全恃西人之衆爲之羽翼今大軍與會既羣不耕遼瀋秋成半遭水滌邊烽大

舉而西搶插無所得竄查未敢入其勢春冬徵糧必甚卽令拐馬投降寧錦時不乏人收卽置之寧錦猶虜很心臣測若以新編伍押運入關分遣山陝沿邊充督撫道標之用且可斷分賊羣黨督撫鎮道查空糧養之爲之另蓋營房無事收其弓刀貯庫有警備其妻子隨征時下清池草賊爲鼓萌心易世而後抑又化爲漢族臣聞先朝降人迄今湖廣兩廣尚有遺官卽是此輩無足怪者此臣所謂伐交之策二也臣此二策藏之於心已久竊念廟堂之上於此乞款大事必下公卿博議今靜聽逾旬未有所聞臣謹敢陳愚悃以爲舉言之倡伏乞聖明下廷議定廟謨圖萬全

長策俾邊臣奉以從事若先事宴然使其壓境無謀而戰守雖死不足塞責此臣之所大懼也臣又念插部西移將馬畜禁邊不許賣馬中國此中國大害今彼搶插插遠避不敢近邊撫賞其絕望矣皇上疏下明詔問插所居遠離中國無慮苦否插不欲當彼中國禦卻之插能復來否卽不來勿禁馬畜今賣馬與我我中國得馬插賞如故勅撫夷將王世忠譯致插所或量頒常賞繳布之一二以昭示聖恩如此插雖憚不來而仰感天恩異時不忘嘯作慈且或因此致馬仍復十數全一匹則爲中國利大矣

崇禎五年十月初五日題

工部摘參未完疏

工部料銀秦屬州縣往係臣查崇禎四年戶部題准蠲免工部並無不免之文民間麻木派徵有司從何究解臣前酌議帶徵復因水災請免均屬萬不得已再懇天恩念此烽殘遺黎不堪敲朴重困一切少從寬政以維邦本

崇禎五年十月十二日題

戰骨久寒疏

看得去秋援遼戰潰關門盡節職官二十三員兵丁五千餘人內有父母妻子八百四十九名口題請優卹至今未霑職官中有子死妻嫁者兵丁老幼每遇四時節序排聚

發兵犀聚環泣甚難驅遣臣不得不爲再請部覆毋諭多
寡乞令早霑天恩以便散去其賊官除給銀外懇得贈廕
係千鼓勵人心統希部覆施行

崇禎五年十月十八日題奉諭旨

地震屢徵疏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據關內道右參議陳瑾呈永平
府呈據昌黎縣申稱十一月二十四日酉時分地微震從
西北來往東南去颯颯有聲不知所止等情呈報到臣臣
惟永屬州縣六而一歲間震者凡四灤盧遷峰陷之邑也
昌黎拒敵僅存之邑至是而亦震焉占曰地動民不安夫

是難民也又堪不安乎一曰冬動其邑大水十二月動來
年五月哭今年巳大水兵來年又水乎噫此非民之哭臣
之咎也臣自惟罪孽最高厚其恩撫瘡痍之餘乏拯救之
策念啟貽民以安而民未獲安其何以自解抑又非特民
不安臣身不安也臣月荷聖恩簡畀嚴疆而心念臣父候
罪行間竭拘馬歷驚欲勉酬尺寸以仰報洪恩祈湔洗父
罪者臣本懷也柰志力不逮歲月如流恐父罪未湔臣罪
已積者臣苦衷也所以揹值日夜憂虞孔多瞻顧後先舉
措無適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臣
之謂也且地動主土臣實守土之官如蒙恩特斥則天讁
可塞民哭可彌臣從父荷戈禍項竊壞有餘榮矣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題奉旨地震示儆楊嗣昌正宜畢力修備實圖勦寇以奠農艱不必求斥該部知道

豕異疏

崇禎六年二月十二日據永平道左參政王巖祚呈蒙臣
批據建昌路中軍劉秀馨揭報本月初一日軍人沈學之
家有豕生子十二內有一子一頭二身八蹄二尾隨
出隨死等因據此隨批該道行永平府轉行遷安縣查覆
相同仍因單騎建昌查閱兵馬親取前子驗明無異等因
回覆到臣該臣竊聞凡物反常皆謂之妖豕者民間凡畜
一首二身體近分裂四耳聰哭多足不任豐尾並掉皆咎

徵也臣不測事應不敢遠引惟在臣屬方幅之地冷口而
西非常遷安地震屢徵今茲豕異復見建昌皆臣不職名
哭除鞠躬屏息静俟聖明幽默以塞尺牘外理合具實奏
聞

崇禎六年二月初一日奉旨豕異示儆楊嗣昌着早爲修備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覆審判軍之將疏

看得凌圍潰陷前撫臣劉宇烈猜調統轄之兵行次顧最
畫已鼓譟兵無何擁闖叛自顧都護前鋒劉總兵而拔部
文則以參將降級也兵類二十五百餘人躁進者招遣募
補而相隨如許則皆山西封債之客也宇烈因部後撫臣

丘永嘉入關騎驕此兵此將留之懼生多事去之又苦無
兵已君啟客爲主安插義院以安兵心餘營易將以善其
後較爲兩得而撫具題兩款逐次募兵多剳盔即夜剳款
寫臣一日拿獲十九人撫臣丘永嘉立斬十三人姑恕款
不問也行催赴信而數酒搶各兵正月未獲領出折執臣
審驗入金文化黃文秀等擬斬及戍仍請免論及款之關
臣傳永淳西退令口與臣論諸將推當參處臣曰撫款當
處撫永心未與之乾南將竟敢其人輕處之不使蓋至是
一日之間扣各兵一月之餉至七百餘兩而兵心始與之
絕款可以處兵審實賍私入數手者三百四十九兩八錢

即金桂之五十兩亦款借宿借劉恩榮之一百兩亦款還
甲債惟趙登登九十八兩二錢自入其橐而將不猶鼠為
數從分款竟可以死兵命縣銃款鐵械如鬼如賊貪饕如
虎如張在蜀本一斬將在漢則為戍卒不知何徑而走京
師何功而職都揮而逐公然將兵附於而封東征之列也
歷數河曲之難婦林羅之戰種順義之鼓渠關門之盧封
全文化等之折未皆可參拿正法何得詔客至今大故會
將易撤騎兵然一激則離未有如款巧濟其貪反借騎兵
自固者也使款恐不應立死兵心未與盡絕則一指顧間
款能權使騎兵速成異變而又若無而將可以代之封疆

何地此時何時可令一天發聲鬨衆兵觀望之端始地方
跳踉之累哉所以前後參劾俱未伏辜比至關門改客為
主臣等忍之又忍祇徒兵心少安不是款忍不點也告發
之日臣狀到關集兩道臣陳瓏王凝祚與關門副參游都
王東忠等二十餘員立堂左右面審無詞即欲請旗牌晏
斬示與衆書之之義唯念天威咫尺未敢擅專特行馳奏
今奉旨問明速奏臣不敢稽延覆審情真罪當兵伏乞聖
裁立斷行臣即加軍法以慰軍心臣待罪經年於將領小
過時加教誨未敢苛求如銑款者本不待教而誅之人臣
仍教之不改而後請誅之也

崇禎六年二月初一日題

奉旨查關商部哨斬是何部落疏覆

西人投款撫市斷絕關門內外即無坐門之通事亦無零
竊之屬姦我兵出口速哨八九百里遠著即殺道間雖家
部落而其部落亦自凋殘離散種姓主名了不可辨久矣
商部之後臣查地像灤水之源又名商東湯免客歲西協
屬奏曾報逢烽聚兵於此此則東西聯路往來必經之地
臣會鎮道確查則似無聞東西而皆足以絶其嚮導之謀
矣

崇禎六年二月十一日題

請留驛站銀兩等事疏

六屬小民修遺邊患仍被山災蝗時剪髮鬻生化作狼心鳥眼此日飛鴉蔽負依然滿目逃亡家丟騙危無出樂錢糧一年漕塵逋錢糧二年併上供特蠲一年戶部業已迭行工部又屢催解臣有上供缺解殘部水災參罰請蠲三疏呼天工部久之方覆分別免徵帶徵緩徵遵旨大張榜諭昭示聖恩哀此煢孑免一分將受一分之賜矣有司憚於參罰先借別項解部臣請改抵六年即報部覆未允今則又將派徵是帶徵緩徵依舊不免而免徵者究竟亦未嘗免也然而明旨在前榜諭已布有司以派徵請臣斷不敢

批行則此工部銀兩虛懸又一難結之局前年搜括殘虛變價充餉一時估價過浮烽殘之地已無鄉紳富民防搜將領次第罷歸原箱令存敝園一所估價五百九十六兩三錢遍招無人承買有司將若之何戶部屢催挪偏至今未已即此戶部銀兩虛懸又一難結之局烽距京東臣時亦領援兵在都城之外增報水泄不通人心皇皇無措偏聞邑紳令殺錢全城一時義聲鼓動兵氣奮揚人人始知賊之可殺城之可守區區小邑塘報傳播海內不知鎮定危疑若干保復四城肇端於此烽退而查算錢糧守城士民用過二年起解銀兩計抵三年存留兩二年缺解疏

追徵臨至今水了太僕寺催挨馬價七百五十兩該縣富無以應則此太僕錢糧虛懸又一難結之局其他太常光祿武庫柴直等銀或以改解或應例免紛紛咨催臣尚不知虛懸難結之局有幾而民力竭矣有司懍畏參罰惟缺派徵臣不敢任派徵卻難措處必不得已請自今崇禎五年始至九年止允留驛站節截五年容臣與道府州縣酌量某項最急宜先抵解某項稍緩次之每完一宗則具疏奏知一次以明此項錢糧臣等不敢妄用朘錢上不負皇上蠲免之洪恩中不缺內外諸需之正項下不負六屬哭隱之遺民矣

崇禎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題

邊臣練兵竭條議疏

銜邊戰守無將追臣監軍昔曾聞警蒐躬馳口外臨陣必親履行間與撥裏雍容坐鎮者不同驗將悍兵所在而是平時簡練調兵有事發遣驅置皆邊臣也使無一旅親信之兵少資彈壓則脫巾倒戈種種可虞非邊臣之患而封疆之患有兵無兵利害甚明邊臣萬苦窩惡廟堂容有未悉耳

崇禎八年三月初六日題○山松曰朔監允昇撫江邊趨沛有限練兵監司允其議請專其兵以益監標兄入其疏中之未審允卿一百兄入回為其此奏又之又撫州王奉璈糧經勞補為監道不悅又撫張監以大地

據一事紛之且撫關多致免入抗疏中叛猶與俱所免
奉俗罷官先入又為中興年先王公於縣[illegible]先贈
一時俱罷惜乎后不存矣嗚呼

秋防届邊俯容休致疏

崇禎六年七月初四日准吏部咨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通山東布政司太參議兼僉事降一級管事今住俸陳瓏奏前事等因奉聖旨邊警方殷陳瓏何得輒以病請著該撫監按確查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查得關內道降級住俸未滿臣陳瓏起家縣令考授刑曹陞調兵部營關以崇禎四年閏四月內到關受事實歷三十八個月五年四月內陞授今官實歷一十六個月方其抱關之貞嚴自守惟殺當機值東西羽檄之交馳則登陣襄甲奮驂將悍兵之蠈掠則砍桀拔刀殘雖約不勝衣有碎易萬夫之守此臣從至關門見彙走卒耗戶說而塗謳者徵臣治叨非分救藉同心副歷邊年勞能彌茂臣戲前揭篇如水之清如山之執至是始終表裏秋毫不渝年終彙叙負心百緣彌積歎手千頭立辦疏事平年之內買馬造器煥然一新頃以查閱燒荒出塞二百餘里遍踰山川之險要才力膽氣可知臣實見字無欺非敢何私所好也如此危關做事真正幫手即請加銜久任理亦宜之惟是該道賦性太冥歷宦罕淵積勞既久羸體成羸五年一裝家書乃有棺歛無費之命姊歎戲書慾羸裹今戚血肉俱消之骨人足疾抗章祈恩解組此危種之危臣敢之窮也臣亦何忍言哉但家門查奏不敢不以實關該道難度實嘅函旦夕讒壇張起盈辰值邊報孔棘水陸俱切戒嚴以代職雖其人妻去趕何敢怨必不得已勉完秋防乞恩俯從所請一面祈勅吏部預擢邊材趕驅代任庶幾種事病身兩無悞矣明旨該撫監按查奏臣歷初撥會同蘇壩羽書絡繹史變頻仍臣不敢久羈一面促其陳請至其降級住俸總為張珍一事臣等勘結勉完亦當為之請復今姑未暇及也

崇禎六年七月初八日奉旨陳瓏已有旨了還著盡心料理飭備秋防毋得托詞推諉該部知道 山松日陳公清執兵事不長[illegible]十當心切[illegible]之先人所以不會[illegible]而特題也

請將因馬改徵折色疏

永廣應解四馬民間原無上駟每遇依解先往京西山東諸處買回此一往返已不勝其費矣到京恐驗不中又將驗回一馬常價數馬毛齒尺寸俱要合式而其費更不可言以故依馬一匹官價上三十兩民間額外賠累有七八十兩者究之馬復不堪騎征且既訪知此情請令改解折色於正價外量出尋買路費十兩以此充給邊方自買戰馬為使 崇禎六年八月十九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終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男　山朴　山松　山櫟　同輯

孫　袠秀　袠峻　袠介　袠芳　同較

疏

罪臣萬里赴補疏

臣於去年四月西巡至遠安縣士民跪伏荒寺古松數株下流涕橫襟臣惻然問之對曰遠烽之後官無廨舍可栖

民無室家可保是以哀耳臣因問遠烽事情對曰縣令削髮扶降鄉官郭某縋城請救幸仗天威恢復城邑遠令懸首藁街惟某今尚繫獄未放也言未畢袖出呈稟者紛紛臣時未諳繫某之緣繹之且去則衆聲而號環跪弗起臣不得已收呈案查隨據永平道府詳覆始末臣疑某罪未定當候聖明鑒裁未敢上聞也今年八月臣在建昌遠民復擁門問有何事對曰郭某已蒙聖恩免死遣戍廣西康州臣死惟知感天高地厚矣民等不幸遠縣令投降使非某縋城詣闕上疏請兵民等數千萬人生不免腥羶死不逃污辱今全城衆逆幸保身名獨令某戍瘴鄉是為吾民

得罪民不忍也且民等生長遠幸罕聞忠義前後烽陷四城如某全家赴闕上疏者有幾乃以奸細蒙情某不足惜異時倘有緩急誰敢效某之所為是使赴京路斷請兵望絕非民等所敢言也臣難之曰某今已荷天恩不宜再瀆對曰某罪不敢辭幸聞新例軍罪許贖民等咸願捐貲贖某我乞天恩改就近衛所免某溘死瘴鄉庶留忠義一綫言訖相對欷歔臣問汝等何名復袖出一紙里狀人張四端高應乾等連名一百六十有五里為懇恩俯憐孤臣遠戍烟瘴事內稱遠安縣鄉官郭某平生忠梗為國為民方遠烽一入之初某以為民鄉官倡率兵民百計守城助餉

製器期於必守使至永平城破官兵潰散四面皆烽勢不能支決計西向請兵某去未數某妻子家屬被擄此時遠民號天呼地望某請兵求救一方不料增報亂傳誣繫獄辟幸蒙聖恩電燭原情末減配戍康州某心民心感戴罔已無窮但叩闕請兵原為救民水火之中嶺南遠戍惟某獨罹烟瘴之苦悉夫悉婦誰不傷心泣血伏叩本院俯憐輿情代訴奏聞或改衛內使或准援例納贖等情臣躊躇再四諭遠之曰臣為圖仰達天聽不敢有隱爾民靜候天恩臺裁臣不敢必也乃叩頭趨出臣自八月回闕即值遠警偵防孔棘旋遭犬馬處病家恩暫擱今強起絶事又幾

一月乃敢具實聞奏伏乞天恩俯憐邊邑殘黎稍懷一綫
忠義量將郭鞏改克近衛庶幾萬里餘生堪繫一隅民望
臣有遊撫專責營內州縣僅六烽殘其三所以誘掖提撕
非常可比非敢市恩於鞏已

崇禎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奉旨郭鞏已從輕遣戍不必陳請該部知道

科臣持論甚正疏

頃臣有罪臣萬里赴鎬一疏其於郭鞏一身罪案已定遣
衛近衛總屬長流未有增損總因士民呼籲再三輿情不
宜壅蔽該道府縣俱有通詳到臣督臣閣臣亦擬會疏入
告臣念衛鎮重地倘可借此鼓勵人心以為後來之勸則

所關於臣守土之責者匪小實非區區為一郭鞏起見即
未彈射亦所不計耳今閱科臣姚思孝果以為言其云遣
關立法宜嚴朝廷遣罪實密佩佩正論臣甚懼之竊臣職
昧肺腸浮詞巧飾臣不敢居若臣無以鎮軍容鼓士氣則
不待科臣言之臣自知甚明屢疏請斥不自今日始矣且
三載危關孑身盡瘁徇馬心血有盡封疆尺寸無裨臣負
咎萬端實實不堪任使科臣僅摘其一亦已弘矣伏乞天
恩亟斥微臣以明國法立選材傑以任衛關臣退耕鳳歇
歌詠太平有厚幸矣

崇禎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旨楊嗣昌盡力嚴疆著益殫精任事不得因人言陳請該部知道

此疏實非為鞏蓋以勳機來之疏公云取讀事會無名違處耳台抄中先人以應名先嫣因不得不照此疏與
天下共見之及入旨云此二疏可刺者既先入囗以此得請原本不存嘶不出違救罪以污先人

恭報邊首建城疏

看得山海一關為神京肩背鎖鑰金湯向者南北邊長一
十八里內外空虛臣凜凜私憂請建翼城兩座與鎮城鼎
足相維蒙恩勅部幾經駁議而後允俞蓋慮始基難矣臣
擬軍夫七千七百三十名兩年共修二百日則兩城可完
若止五千一百五十三名兩年共修三百日兩城亦可完
今用六千三百二十五名修一百四十八日已完南邊一
城頃計東歲再用軍夫四千九百六十四名修一百五十

日可完北邊一城是三百完工成議固可遵也南城原計
三百四十丈今修成三百七十四丈四尺四寸數多三十
四丈有奇以南向北添建敵臺三座每丈軍夫二十五名
在原計之外邊城萬不可無敵臺非浪增也城關門北二
門南望大海為貢使販之邦臣題其門曰獻琛北望鎮城
中山關國之烈臣題其門曰纍統而城名則未敢爲仰祈
皇上肇錫佳名昭示萬禩此臣因報工完敢先請命者也
至於內外諸臣同心經始文武將吏殫力董成蓋俟兩城
通完彙敘勞績盛一面勸敘以鼓群心乞勅部覆酌議俾
臣遵奉施行

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題

控辭廕倅疏

崇禎七年正月初三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仰仗天威三渠俘馘等事節奉聖旨方一藻楊嗣昌陳應元各加服俸一級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該臣聞命自天汗惶無地除恭設香案望闕叩頭外竊念臣才質駑下起家數授濫廁令官仕籍從前罕有然臣不自揣量妄負二年誠以天恩隆重於臣父鶴嵾建之後忽拔徵臣此非常用舍古今希遘之事臣本不敢祇承重念臣父鶴嵾懸遠戍懷并江潭日夜戢戢亦惟頼臣稍有樹立以報高厚庶幾少塞平生

仰事明主未能自了之寸心此臣父子幽獨私銘自今以往毋敢再徼榮進惟日儆省罪愆期切填踹而已然臣雖懷此心實未能剖分陰浪度寸樹無聞不惟仰負天恩亦無以慰臣父居恒自念罪積彌深頃方諸斥未俞正恩補贖宜蓋誉茶捷敘誤列臣名家恩加臣服俸數臣惶恐戰慄顛隕無所臣本志圖報不敢承榮臣父罪未滿思恩識級伏乞勅部收還成命容臣苟安片時另請褫斥若夫因人成事識有濫叨塞布之職臣前未知所指今始啓意然總非臣本懷抑且未暇深辯也

崇禎七年正月初五日奉聖旨該欽承制廕倉襲典稍昭昌不必准辭該部知道　山松日温如寔而乃看中史

公可就之疏近撫順臘破長沙可就党硏傾而為瓶窟
枝蔓流迸撫古爲可閒乎

官兵出哨疏

看得口外地方臣等不能觀歷諸番部落臣亦不能周知惟是崇禎三年邊烽驟剔而後諸部無不遠致其巢中東二協無有近邊駐牧輛為我之屬目者前年邊烽羅宣去歲明目數塞其來蹤率皆迂遠關門哨騎云出六七百里之外不能見之臣等恐其飾欺責令活擒男婦譯審情形果皆不知彼之形徑按經諳叙具題臣得曾所擒活口東受旋奉旨梟斬是也如此東西往來竟無知覺吳有犯邊其何以支廑紫厥旨責成臣等確遵疊哨始於根根械覓

蹤實都等處嗡見營盤蹤跡往來絡繹不絕夫此明暗阿暈鮑拜等目復往投款之虜也臣等既經哨報致不發兵剿防臣報部科監臣具奏舉有嚴密確偵預圖剿禦明旨欽遵在案官兵出口八九百里跟尋往來蹤跡忽然相遇兩相提敵馬知羅家部落數軍伏皇上天威我兵深入深營奮勇死鬭斬級七十八顆餘者奔山敗遁不傷一卒而還為一鼓勢佰强我兵不識致有死傷亦問羅家部落否也今據曹家路游擊轉報督臣云係內附之塞木不知韃路內附如塞木者凡有幾家每家部落各若干衆果否坐門守口不致遠離該路競探各邊且各邊兵馬不時遣哨

有無禁約明文預先知會某係某家部落不許剽殺前此
西協塘報我兵出哨灘河一千八百餘名遇見七十騎斬
獲四顆不知所遇何夷是否內附者未見查問中協塘報
丑四兒等湊合二十一名出哨流河見賊奔潰不知所見
何目是否屬夷未見查問此皆督撫發報兵部具題行如
臣等在業者如云屬夷之外無賊則西協之所斬中協之
哨見亦必皆屬夷也倘屬夷之外有賊安見西協可斬東
協不可殺哉此其事理甚明皇上但勅兵部查出嘉靖六
年二月初三日原題官軍出哨等事四月十五日又題哨
探邊情事紅本育意一仰燈閱而可見也至於斬獲首級

臣因曾路有言同監視鎮臣細加辨驗七十八顆內强壯
二十八顆次壯二十六顆老幼婦女二十四顆臣擬分作
三等上等每顆賞銀五十兩次等每顆二十兩又次每顆
一十兩各給印信功票俟題奉欽依然後照票給與今既
蒙部查理合一並聞奏毋致隱飾抑臣更有說焉尋常出
哨遇者輒殺原不查問部落也中東二協久無屬夷惟西
協有之而不知其數多少邊內各有信地邊外原無界址
雖解東西況賞都昆數屢次哨斬正當東協之衝祇今明
日歎塞不得志而歸丑將滿的力子毛乞炭阿拜子小官
帶去殺獸矣豈其父子之間能保心腸各別一殺獸一哭

賞剽然不相為哉設或潛且部落倣此往來哨丁遇見軍
容不敢殺之則威借口屬夷也向來三十六家雖非屬夷
雖不專導入邊而今明日又來索賞閙滿兀兒則云不犯
西協阿閃拜亦云達達沒事然則除卻西協達邊事可知
矣臣等能不寒心哉緣奉明旨查奏臣不敢不盡言伏惟
聖明裁鑒

嘉靖七年正月初七日奉旨還番益甘肅邊關吉明白作速具奏[illegible]知道山[illegible]日[illegible]達出有斬充人工欲多方設為西面賜達以斯新者[illegible]屬夷為吉奉吾重問充入[illegible][illegible]一奏[illegible]督傳公東批御監奉總事之甚力充入國有此奏及[illegible]總四奏[illegible][illegible]屬夷部[illegible]信之見入邊奉總[illegible]展當兵號引展未發堅衛展業邊職有云兵械屬夷[illegible][illegible]先入兵奏云達[illegible]四路見中首所最外大無屬夷屬次發兵由哨別達[illegible]定[illegible]殺內有七十八

題奉欽依西協屬夷先照會區處料要姑民冤[illegible]是[illegible]為地無為夷所竊之一端也於是為本[illegible][illegible]為口之害

迴歷海濱周諮民隱疏

一曰河決之患灤水自塞外來入潘家口歷遷安盧龍行
三百餘里以至於灤州始脫山峽趨平原怒濤奔浪一瀉
千里爲快而海潮逆之如咽喉阮塞急不得通則橫決兩
涯民廬田舍一掃而盡今樂亭之明佛屹以致縣舍鄉甸
北二十里東西十數里彌望沙磧計畝則糧官不敢縮額
民不能贅賠則相率流徙惟老弱僅存遷遷泣訴引臣封
廻嚇勸目擊心傷竊謂陵谷滄桑從來所有賦不減額初
止病民久之必至無民合無仰請明旨清丈河灘地土果

失額者量行蠲豁如東坍西漲有土可耕則認荒補熟相兼行之一曰海溢之患瀕海地多斥鹵民卑煮鹽捕魚以為生活乃有原係社屯征糧熟地遭去年六月風雨異常海潮溢岸十數里鹹水浸淫化為鹻地寸草不生如樂亭之胡林口羊欄坨等處社民屯民闔口叫號絕食絕命丁壯盡逃餓羸無措僅存羸弱日食秕糠賤賣室女以為兵婦合無仰請聖恩亦從蠲豁一曰驛遞之害應役馬夫往例歲一更當民間僉報給遞究竟有力營免貧弱獨當遭烽之餘有力亦逃化為貧弱兵軍徵更繁另設紅馬以待星差一馬常費數十金而走死械哺則一家之產立盡以

此凡遇僉報聞風輒逃空驛停差誤事不小崇禎三年撫寧樂亭士紳公議照地平鋪每畝每月量出銅錢一二文協助當差免於僉報脫逃應當苦死昌黎士紳亦以為便比例請行而遷盧遵安三州縣則未也然歲用老人私收幫貼民間苦樂不均歲憑市棍承攬代當遞差逃躲不出臣觀永平府志制於萬曆壬辰亦言鋪平之善不但始於今日合無仰請明旨行令有司查照平鋪已行而善者為永久之制鋪平未行而苦者審調停均節之規其銀兩概從官給不許私收其應當名募役實免行僉報至於原設驛遞工食兵部近有節裁請於念永平殘郡獨當寧錦

首衝免其裁解而所驛鋪平與免裁者通融計算不許過濫一曰鹽場之擾瀕海產鹽之地置有濟民石碑惠民歸化四場在灤樂撫昌境內延亘數百里每場大使一員屬長盧運司管轄其竈戶丁口歲辦錢糧一大使未必能勝其任而州縣有司例不得問且場去運司八百里大使之行事運司不能知運司之行令竈戶不盡曉猾猾見役因緣為奸少不如意即申請拘提赤貧丁逃走滄州往返一千六百里羸寠延累生還者少羸弱因此逃徙強健或至抗捉一人而生死難明一事而數年不結間有赴臣衙門控訴行道府有司查審而亦格於運司咫尺千里無可

如何之稱請巡鹽御史歲巡舉劾永平道府有司亦在其內乃境內鹽場不得與聞列名舉劾亦大貿矣合無仰請明旨行令濟民等四場大使隸屬永平道府節制其運司應徵額課與別項差徭通行有司知會就近稽查如竈戶有犯即行州縣審實詳運司發落免解滄州其州縣僉鹽例行小票臣查舊制疎闊清照戶口的量加增咨准戶部允臣新設衙門據實不敷之用隨將撫昌二縣撥分巡關御史據實協路新兵免郡庫歲正餉錢糧統令州縣有司每將行過一切事宜歲報鹽臣查核以為舉刺之案一曰京差之擾永屬距京遠近五七百里乃有刁徒借端告狀

越本管而赴他鎮臣請改正名實將薊遼等處廠官不帶永平府衙免其轉行徇縱本旨施行矣刁徒愈出愈奇捏籍冤大誣稱京軍告發在京准理批發原告串同差役假稱廠衛衙門先行拷掠劫擄然後指名提拿勒償賄放此至飽欲而去雖索誰差已不可問方赴臣等聲冤追赶莫無及也即有真正差委錙拿到京隱藏不得見官問理終無結局所以鄉愚恐懼非破家賣命則盡室逃亡竊謂狀詞借辭止是原告一人其被害把證生落州縣地方難以假捏如承問有司審其本管即將原詞繳報詳請改批何又隔越關提至於廠衛衙門近日凡有事犯題奉明旨俱

行臣等緝拿其非廠衛奉旨私差越境訪拿如中府經歷偽官通籍一案至今未結起內人犯有監故永平不敢擅放者矣合無仰請明旨通行在京衙門凡准外府批詞兇批究大兩縣其有捏屬難辨者審實徑繳原詞改批本管地方責令速審結案其廠衛法司應拿人犯請旨密行臣等緝拿如有重大事情特行差役亦令臣等知會協同追捕可也

崇禎七年六月十七日題

密奏單騎疏

臣頃遵旨選統援宣七晝夜不寐督發馬步萬餘出境仰惟聖主焦勞憾不自先將士而竊不勝守土之懼也伏念此兵費幾年訓練盔甲砲火費如許錢糧為數七千更是從前出兵希有如督臣傅宗龍調全屬鎮臣尤世威統領庶可獨當一面若分之兩處則氣力單薄轉付他人恐調敗非宜反滋多事此臣之所深慮也師行糧從理勢難緩近准部臣侯恂手書重門之外邊騎充斥隨行糧重不可不備臣已先會餉臣劉宗孔多方搜羅略有齎糧要營關通判鄭材押去若兵分兩處則一官兼濟為難偏有偏無則戰士心懷觖望又臣之所深慮也臣正發兵而有事錦降丁中途潰擾奉旨着臣迎撫先後情形臣已塘報三

次然猶未敢盡言細察其間殆有邊烽奸人陰陵鼓煽每覘撫慰言語轉換支吾中有不入其群或將刀背砍打奪其弓箭撒發止啟空入回者口口聲聲要到寧錦與妻子同死一處不意病狂喪心至此時值關門兵行尚能制其死命未敢大肆叱嗟然關門降丁亦當調發之始能無觀看觸株又臣之所深慮也因緣與吳襄移書請關調發放免數他處旬是正理臣引入塘報奏聞其時衆止數百大關水門顧出者出願留者留使知朝廷眾無殺心聽令妻子團聚未必不可收拾寧錦諸將苦心必欲攔回至於開刀喋土豈成將體畢竟不能攔回且增調帶去其黨愈衆

其罪愈深即恐關外諸臣收拾借為費力又臣之斯深慮
也皇上命臣守關臣廣關以內一片乾淨地方敢容作疏
且此時何時兩關相望居庸已多事矣山海敢更多事乎
臣愚放出潰丁理勢萬不得已猶恐關外諸城鎮新尚驚
則有鼓煽驚疑借口咎臣放出又臣之所深慮也蘇關至
永直衝一百七十里咽喉腹心兩地並重而邊山邊海水
陸橫衝五百餘里憂慮更不可言臣前與監臣約一駐永
則一駐關一在邊則一在腹互相彈壓而今監臣自請臨
戎臣顧關則難顧永憂腹而更憂邊狗馬寸心但恐駑力
不副又臣之所深慮也臣抱此諸慮不敢不言言之仍不
敢盡所仰祈於聖斷者關門已發之兵全屬鎮臣當一路
見在之兵留屬撫臣備不虞向者回鄉口供先犯宣大後
闖關門料豪聖鑒臣敢不為之備乎而況降丁潰擾鼓煽
又在前報之外乎此臣憂危迫切不容不冒瀆待栽者也

崇禎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旨潰丁出關者並撫鎮道皆加意撫戢其中有無奸細並嚇史需要嚴防杜緝譬賊謀臣劃山永惜宣嚴整楊關昌者上緊彈力料理不得因循致誤如該部看議速奏

探得潰丁隱情疏

本月二十二日臣因援師西發潰丁東行滿腹殷憂不敢
不密陳誠恐時撟開關放出暫可消弭免致內地再生多事
煩我皇上焦勞至二十三日丑時分探得前逃結隊延遲
不肯出關情形臣測臣不皇再奏一面塘報內閣部科一
面擬回關門親自細停發放閒本日午末時分據理理鎮
內丁中軍羅岱大撥千總龔佐職騎右營中軍俞元前監
視差官程克古王三德等星馳報臣云昨夜三更時分我
兵駐宿豐潤地方忽聞沿門大吁番踏難辨以致各丁驚
惶上馬東走頭目隨行跟趕盡被皮鞭刀背砍打一群裏
來搶至前途混入關外降丁隊內約兵四百疾馳將過灤
河等情臣差通官迎問是何情蹤各丁回稱將我妻子監
禁顧回同死一處如果妻子未死情願再來臣知已中虜
魅未可魅者傳令是關外者即聽出關是關內者各歸本

營看你妻子果否監禁天朝萬萬兵馬韃單汝等降丁就
願再來亦不汝用仍令羅岱等伴押回營一面覓得鎮人
知番語者永鎮中營通事陶慶詳臣令頭戴草帽扮作鄉
地鄉民雜入諸丁放馬之處聽其私語或稱我們回營看
看老婆孩子或稱不要回營看到關門上去或稱關裏不
好動手關外老婆孩子找到一處揀個好城喂馬等待一
個月急也來了入寨其中有粗毛者似是宣大前招出關
之丁等情口索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回鄉子長汗口粮邊
烽煽業先犯宣大後闖關門臣初未肯憑信以為如此大
言何敢輕中國如是今見降丁屢潰密探其中隱情彼如

中國衝鋒破陣全恃此曹特遣奸人多方鼓煽既潰其
心志又欲因而用之自恃狡謀不難狂　乘虛闖關刻期
騎息不特關內可虞而關外亦岌岌矣

崇禎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旨奏內事情必有偽說煽結根株著該撫監鎮密察首亂逆擒正法其餘被誘脅從的一面宣布恩威加意撫戢仍將回營情形及處置機宜先行馳奏此係緊要軍機不得少有洩漏兵部馬上差人密飭

請旌城守疏

臣前巡歷昌濼追詢城守功罪具疏上聞衆恩下部未覆
今邊烽內竄毋論南趨業為東向薊關駸駸有必退之勢
矣內地兵馬幾何錢糧幾何能堪處處養兵待戰乎所恃

者地方人心各自固守使賊不能得志則自不敢長驅此
大勝策也臣請優旌城守之功似足風勵海內今事急矣
部覆不及皇上查臣原疏如有可採即頒聖諭行之自昌
黎始昭示遐陬僻壤將見翩翩向風況在畿輔之近乎

崇禎七年八月初一日奉旨城守功罪奉旨已久如何尚未具覆著兵部作速議奏

馳奏撫戢潰丁情形疏

崇禎七年八月初二日准兵部咨據東協監視太監張國
元題為潰丁被感思歸關門事奉聖旨據奏二撥潰兵已
抵豐潤知道了潰丁亦有被感回關的著該撫加意撫戢
仍密察倡亂有無別隱確查馳奏兵部知道欽此初三日

又准兵部咨該臣題為採得降丁隱情據實密奏事奉聖
旨奏內事情必有偽說煽結根株著該撫監鎮密察首亂
逆擒正法其餘被誘脅從的一面宣布恩威加意撫戢仍
將回營情形及處置機宜先行馳奏此係緊要軍機不得
少有洩漏兵部差人馬上密飭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
嗣昌於前月二十七日回關即查在關潰兵係內丁大撥
共有八十四人已經道臣楊于國親詣營房撫戢未見別
樣情形微聞惴惴不寧者不知臣回作何處置耳臣伏念
醜類雖少將為內外諸兵觀望榜樣若遽繩以法恐風聞
遠遁轉滋驚煽根固不繩以法而第撫以餌是賞逃也該

不知懼而且益驕不可專恩一策欲其畏託言機其家口不
有家口在乎其西援而不回者不又有家口在乎二十八
日臣同道將諸臣偕詣武場備牛羊酒餅先喚各營不回
之家口每十人一排親至臣前人賞牛酒各一斤燒餅四
個就座月臺西面飲啖之自辰至午賞訖乃約二三十人
再賞活羊一隻令手牽回營有沙吉之婦能仗大義責潰
丁賞掛大紅紬一疋俱令鼓樂導送之去而潰回之兵男
婦立月臺之東視之已無人色矣徐喚諸婦諭云他家男
子西援戰鬥着待如此你家男子為何回來諸婦羞慚俯
辭其夫豬羊跪地請即刻西征戰賊臣再三不許已又插

其婦非汝等罪也姑用牛酒餅賞之如前不給活手不鳴
鼓吹以分亂尋其膳餘牛酒然後量給諸夷亦不屑實云
日暮臣偕看丹塌城角就近入內丁營房則關西撥夷婦
曉平取酒醉舞歡呼而清夷之婦無不憤恨有奉毆其夫
者又呼出散賞之次早諸夷牽馬詣臣前道瞉甲馱驗
而行臣緊其至疏選精壯五十九人令中軍羅綵領去留
二十五人卸烙馬匹下場教放臣之微意以諸夷同回復
欲同去將窠結終不可解故攜馬壯弱分之使行者遺爲
我用而居者安然不疑此處置在關諸夷之事也其賊騎
右營潰回一百七十八人乃前歲招撫降丁曾往發某殺

賊有功者見居石門路長谷駐操營臣欲諸撫之而先遣
其通於本月初三日往平山堡賞職騎左營西撥家口三
百餘人此營通無一丁潰回者也是日仍諸花場谷看新
建倫工暮宿長院口次早先至城子谷看河口新工還過
駐操營諸夷攏馬跪地臣亦查出西撥未回家口男婦近
二百人令排東西坐地給賞臣與行獎諭之有老婦云三
子在撥無一人回痛恨回者負天朝大恩亦賞大紅紬一
足其潰丁諸婦立兩障語譯之亦各罵其夫也臣諭之云
汝婦人知是男子那些回來漢子不如老婆汝能上馬關
弓者有賞於是兩婦盤馬疾馳數回臣各賞銀牌令雖愧

諸夷諸夷愧悔感靖西行敵賊自效臣查驗馬匹膘壯者
百餘堪以督發然將領中軍俱不在營未可發也一概不
許令飽喂馬能另文調遣而關內諸夷撫戢都畢止調外
中前所職場堡有步夷四十餘名乃隨火攻車輛俱被
馬夷鞭韃回者臣未暇出關各妥署入營撫戢令催日日
要靖西行臣不能也臣查關門頭運驃騎中營副將王應
驛驍騎左營參將王威驍騎右營副將祖寬職騎前營都
司李建功職騎後營都司柏永鎮俱領馬兵驃騎中營大
攻都司趙程雲驍騎右營火攻游擊王承祖俱領步兵以
上共合五千兵數內查止柏永鎮下潛回馬夷三名餘無

一人回者二道鐵騎中營副將東國柱左營都司劉肇基
右營參騎馬友功內丁營游擊党應春大撥千總龔佐永
平道標騎營中軍李友竹俱領馬兵鐵騎中營火攻都司
楊芳驍騎左營火攻都司劉一璋俱領步兵以上遣監視
標下各約六千之數內查馬友功下潰回馬夷一百七十
八名龔佐下潰回五十一名党應春下潰回三十三名朱
國柱劉肇基李友竹馬兵俱無一人回者外隨火攻都司
楊芳劉一璋潰回鐵騎中營步兵三十二名前營步兵十
名援營步夷八名內小撥賽伯言見晨至中後所得空走
回援營逃計馬步潰丁三百一十五名此臣嗣爲不職之

罪也臣受命調兵一萬前後發至一萬一千章借師武臣
力足當一面少紓邊患仰報聖恩今潰丁未免氣回則師
不武將頑不能約束則臣不力臣當立斬逃丁以明軍紀
而以內外繫徒暫難澈拔不免掉諉與言臣當卅劾將頑
拿問正罪而以方在師中奮往求敵未免先事弄氣反覆
思維惟有臣罪不可解免伏乞天恩將臣綱昌削職戴罪
略示將士使之鼓勵圖功自贖聚以贖臣屢致東臨之先
其臣前奏此編隱情關內外同切憂慮今諸奏見在關門
止二十餘人在駐操營者臣屬該路將准東邊多方體察
又委標下游擊崔成才暫署其營乃並策疏頑諸兵責相

狀押者之如有刺項情形容臣再密馳奏

崇禎七年八月初六日奉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楊嗣昌著殫力措備實圖剿禦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封疆兵事疏

竊惟臣等才識踈淺原不知兵荷蒙聖恩委任責成衛邊
數載既當講求亦嘗涉其大概矣今年虜入宣大寧錦前
鋒俱探最確眾援最先既入關門與山水將士前後承調
冒雨星馳千有餘里車不停軌馬不停蹄所為披髮纓冠
奮不再計者寧第 兩鎮不能憑城戰守之憂哉誠恐
彼合東西十餘萬衆東震威京南侵紫馬西薄太原其勢
當較己巳庚午踐躪畿東為更甚而我延寧甘固荒警頻
仍楚蜀中原流寇奔逃入皆喘息未定所至竭澤無種計
將再合天下之兵以與彼爭一日之勝其難有十百倍於
己庚間者惟我關寧士馬稍盛一旅闌調即行隨手應急
可賚一臂之用猶恐長山大凌之役元氣未復彼有輕我
之心或逞猛狠之力直前搏戰危鬪或以偏師綴我分兵
深入長驅則勝負大 殊未可知而關寧調後難為繼者
臣等恐及於此月雖未到軍前而心則搖搖懸旌不知所
於薄兵至意邊烽出狀此番仰憐天威在宣雲兩鎮憑城
戰守固自有卻敵之功而我援師奮擊於大同後助援武
於宣府中權控扼於西城彼不敢逞猖狠之力直前搏戰

死鬪也不敢以偏師綴我分兵深入長驅也芨滿之分掠
者追而龍固安執兵時縣之襲破者還而太原解嚴安何
以釋應朔渾源之圍而旋集大同逸大同之圍覆出口也
何以撤陽和天城之掠而再向宣府逸宣府之圍覆出口
也復師以前月初九日抵宣而邊烽以此月初七日出口
夫何敢謂壹壹正正磐而走之哉然而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所謂屈人之力而非戰也能自 全勝也以全爭於
天下兵不頓而利全也抑我關寧將士蜀克聚此九廟神
靈實式憑之一人威福實式臨之川兵不覺偶合機宜而
邊烽有陰銳其鋒者祇今宣雲兩鎮屹然東顧援京南顧

薊馬西顧太原清軍安堵延寧甘固楚蜀中原鱗調之師止回是其秋已庚間得失異害什百而謂關寧之兵長驅如虎康倘多此一行是果宜害而鎮悉城戰守使能進制遼烽以保薊馬龍固無虞繁峙太原不聲哉抑將令我援師無蹤浪戰辱國喪師而後謂之不長歟再調天下之兵相持半年之久一如己庚四城故事而後謂之不衆倘也臣等以為天下大計偏狗見則謀不小者如此抑至害於援師不見德則已矣焉焉而見疾若仇不加功則已矣焉為而欲加罪此其中有說焉方烽之始入也宣雲水火望倒懸之解而援師之始出也饑渴切臨拯之呼客主已不

相投矣明旨初先宣東殘破種草難責懷柔羣情猶覺相安既而張捨居米糧速治則不勝其怨咨矣惟欲宣雲正正一鼓賊之無幾足以洩其氣而牛其情豈知形格勢禁烽自遁歸而逐以為不戰了局多此一行曾不思宣大亦兩鎮也除常伍而外精鋒六萬主持客迭待勞絕待饑僅可憑城戰守不能一鼓賊絕而獨厚望關寧馬步千里奔走應援之二萬豈不過戲且夫宣大關寧異地同病者也滿桂一戰而宣大之四萬衆立盡於麻水河宋偉吳襄一戰而關寧之四萬衆半盡於長山子牛半盡於大凌城豈非近年覆轍哉今九廟神靈一人威福幸使吳襄九世威

保全制勝不疑前非真始望不及此而何以求多無已也倘謂烽既遁歸不用援兵不妨重加之罪乎抑思此後用兵事難逆料儻使關寧有急宣大應戴幸而烽退厚誣宣大之兵而加之罪其將堪乎即不然而海內用兵之處賊心關寧此舉不揆主客不量衆寡强弱一味催促浪戰必致大喪而後已其將忍乎臣等以為封疆兵事本良心方可與言者如此所以合詞直陳仰請聖鑒非為一方為天下非為今日為將來總之援師之進止地方之得失原是兩事彼此不足為贅也再照遼關之張捨居米宣雲烽既已遁歸軍種未敢之絕情有可原伏乞聖度矜容斯足以

解援師之怨不致於遼烽外轉增口舌戰場矣

崇禎七年閏八月十八日題

微臣執法懲惡性嚴疏

臣於九月初一日出堂理事有蔡州歲貢康任縣丞劉權同伊子新歲貢生謁見稟稱行芳縣生劉芳世結黨高于數等上京追結糟富縣丞父子云宗師在為賊煩奪劉汝榮南禪寺聘約貴治儀縣丞父子計告慈園親衆等同時文武鋒史俱在伊釋臣論之云本院貴治劉汝榮為兵家橫武斷與汝父子無干設汝父子有過告發亦與伊無干何必預先嬰捷危命出去臣因諸喬官云衆俗刁險好訟

上京揭告亦是尋常不盡次日臣有齎奏使回揭得京師黏紙一張乃劣生劉芳世等倡揭撤臣事可駭異臣竊自嘆負性嚴冷執法猶尤臣素有之仰荷聖恩昇任兼永破殘之地不得不勦豪惡以安善良而何遽受誣受侮如是甚也揭稱署丞劉汝榮年近七十老而無子被人暗送巧猾臣觀其為贓鎖拿罄罄衆亦僅杖一百臣查劉汝榮原係富家納粟選授署丞先被趙宗禹告發債准房田臣批道審詳解念其老而無子判斷甚平乃臣姑從之後汝榮又告屯院遲批州審圖翻案以全平人產則不法甚矣臣今年六月巡歷灤州觀指南禪寺講解鄉約警劉汝榮以

違禁取利依律用刑杖八十於時士民僧俗聽講千餘臣特以備取示再警醒惡豪豈故當千人廣衆之中而作不公不法之事乎汝榮被告審詳原卷案在也揭稱劣世自洪武年來止許一家鑄造犂鏵不意孟化等賄剝衛役巧賄將劉源清革去衣巾又串山海倉官轉送教官將芳世關行芳臣查去年二月臣在永平府城親見賣犂鏵人被捉聲冤富有劉源清等四生對臣轎前咆哮放肆臣行道府拘提解審帶至山海衛學明倫堂考試源清一字不通量責二十板發回該道再問源清行止有虧理宜黜革呈該學關芳世行芳臣不與關臣若芳處芳世何難明白行

文而令倉官轉送教官此何語也揭稱倉官係臣妻舅臣妻尹氏父故無子山海見任候缺有臣原籍湖廣常德府姓尹之倉官與否一查自明且犂鑄一事臣通行稿示刊入鄉約書並原卷案在也臣謹將此兩宗卷並鄉約化民書封送內閣以備查考嗚乎臣愚一片血心勉強為此一方禁止強暴扶植善良亦各見此兩宗卷一冊書矣紙劄蠹敝筆墨潦草本不敢進呈御覽但既被黜生誣污臣愚仰望天日為臣昭雪倘蒙皇上乙夜取觀庶臣在地方行事不敢辜負聖恩稍稍暴露萬一矣揭稱臣於州縣香火不到即恭為酷吏香火一到即與以良政就如六月內巡

歷旨意亦香火到不到之說也臣不知香火是何意義但查任內曾參昌黎知縣景可觀遷安知縣任明道為地方除害願協公評不知芳生何見而為此語至六月內巡歷昌黎臣並未有舉劾惟見昌黎士民城守有功灤州衆官倡逆有罪進論請旨特彰勸懲芳生之言及此不覺肺肝畢露矣臣論劾遷安魏元勛乃載東第一富豪第一勢惡無人敢觸尤鋒運奏雖元伊子錢可通神元勛就擒伏倆猶能使鬼揭以題目正大無奈臣何故買劉芳世劉芳先劉芳歐華借端發難至於張園政陳堂上高于獻臣不知有何因乃肆魑魅魍魎群行白晝大都顯揭本管巡撫何

其可駭如是哉臣今若不請旨根勘明白戡懲奸逆陰謀無所不至不惟搖臣執法峻臣行私而且挪其金錢逞其伎倆不至傾臣性命身家不已儆臣遣此揭款名分蕩然萬萬不可立於軍民之上矣伏乞天恩將臣即日罷斥免羞節鉞立推賢者代臣毋悞軍機仍將有名各犯前件悉業亟臣參論馮運泰魏元勛倡造一案勅下部院嚴拏根勘明正厥辜庶使奸逆蓋消紀綱弗墜臣即遝聽草野有餘榮矣

崇禎七年九月初二日奉旨楊嗣昌看任與撫正宜某奸徒良善盡釋乃任事不宜睛所劉芳譽等著近撫御史提問魏元勛已有旨嚴究不得延緩該部知道 山松曰楊先人答方師朱玉跋先生書云自去中四月望

右臣十六閱月上過二百四十疏甲戌正月蕭及二旬又上六疏其多如此而今所存幾何嗚戲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

山梓　裒書

孫兒山松同輯　孫　同較

山楼　裒刻

裒正

疏

撫臣守關四載疏　時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以下同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為欽奉聖旨事奉聖旨是楊嗣昌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

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隣讀未終不勝驚懼慚愧除恭設香案望闕恨恐叩頭外竊念臣子事君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莫逆之分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勿欺之心也如以分則昔天罕土誰敢不為奔走御侮之人如以心則苟非其人一命以上不宜濫叨竊據而況衛邊總督節制三鎮之雄乎此臣不勝驚懼之誅也臣自崇禎四年備兵關內其秋奉入大凌欽奉聖諭關門防守事宜着臣用心料理臣既留監司驚承天語恩勝衛僅迄至叨冒今官拘馬驚魄再關三秋幸仗祖宗福澤皇上威靈口口插關之烽迄不累入臣

無尺寸樹立補報天恩而更叨榮進此臣不勝慚愧之實也臣考祖宗朝沿邊本無總督弘治正統年間有事特遣碩輔名卿往資彈壓勳業故多可觀其後難循常設而亦非人莫稱也臣起家教授望實卑微今雖奔走多年仍是青氈本色立於文武大吏之上其可觀焉此臣自揣難勝一也臣原籍建平伍荷錄常德衛一二三世之祖皆奉令征討恭膺爵五世始知讀書八世臣祖時芳始充廩貢翁志未仕臣父鶴總督陝西三邊徵恩太過今家鎮戍裒州臣懇循代荷戈屢荷聖恩未允勉揣衛塞至是三年臣父以總督家難子何忍科此官目睹名銜心驚欲死此臣

自揣難勝二也臣離鄉四載路越五千宦衙削孫影自憐家信但半年伸達臣無伯叔兄弟可以代奉嚴慈臣父僅罪江濱臣又不能迎養每一念至真如烈火燒心無計可稍魁解而臣身在晨關南北風土異宜驚急星霜不適憊弱的骨之事無不深飽以致通身是病衆念成灰去秋至今藥餌罔效祗因烽警告急未敢乞使身圖而今欲從支離憔悴之餘新領艱難重大之事此臣自揣難勝三也夫使臣不勝任害僅在臣一身何敢辭避臣所最者宣大山西一重籓落之內即是陵京畿輔地方臣既不勝宣大山西之任必致重貽陵寢畿輔之憂眞土龍躯將何以塞天

壇罪戾此臣所以碎斵千萬顱懸冢慈容臣觧免非常恩
命者也方今朝野多賢皇上自可收無方之用即兩廷推
諸臣無不勝臣百十倍者惟我皇上重申異命俾其煥發
新猷計所補於神樞定非淺鮮臣何人斯敢冒竊位之譏
而不剖心瀝血於我皇上之前也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旨三疏懇辭具見忠貞楊嗣昌遵照原特准關并著該遵成命作速赴任料理不必過辭該部知道

請留蟒玉建廟作忠疏

據督關通判鄭林呈稱查盤關庫見有勅書壹尚方劍旗
牌蟒緞等項似應進繳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監視臣張國

元於公署親閱一過查得勅諭六道關防十一顆龍纛四
杆令旗五杆令牌十六面尚方劍二口此皆外庫所不敢
留應進繳內庫者也此外尚有蟒衣三襲玉帶一圍盔甲
一頂副恐曾經佩服不敢再進與夫雲緞二疋蟒襴七十
一疋年久蛀壞無所用之臣忝守攔四載有一未了心願
敢請聖裁竊見遼河蓋節屢任左都督何可綱乃督師標
下中軍也孤忠耿耿砥柱頹瀾天地神人爲之欽注本官
雖係遼產歷任實在關門曾題西郊關帝廟匾曰具文丈
又書對聯曰神人一理是心即是是神古今同道是神即
是是心至今尚在臣每一入廟瞻遺筆不勝徘徊且生

職本官昂藏七尺髭髯半采若神真正頂天立地男子其
他偶著微言無不了達生死根極道妙非但慷慨殺身者
也臣恒欲倚關帝左右建廟一區隱然如配饗之義而且
表其古今同道之宿心苦西郊更無隙地駐箚久之忽見
東關甕城內亦有關帝廟其前地皆閒曠不勝欣然欲附
建其間必仰請成命不敢輕也茲臣將得代於營造勢有
未暇敢懇聖慈留此蟒衣玉帶爲締搆之基其雲緞蟒襴
內有稍堪充賞者臣敢用二疋另具奏聞外餘仍封付關
廳重行變價助用此廟若成不惟幽慰忠魂抑且顯昭臣
鵠聞僕實非狥小臣性來胸臆至是四年不忍終默不言

也

崇禎七年十月初七日題

繳臣未敢支俸事

竊臣前因登萊叙捷冢蒙加陞服俸一級臣懇一疏再疏
披瀝控辭節奉聖旨叙酬已有成命楊嗣昌著即祗受欽
此臣具三疏恭謝天恩內稱章服在臣之身臣拜恩而不
敢服俸給在都察院臣拜賜而不敢支此則微臣本心始
終可以自盡等因在案今臣又加應命備有通還竊念前
加一級之服臣未敢服至是十閏月矣前加一級之俸亦
關十月臣並本等廉俸俱未敢支除咨都察院蒙澗七年

正月起至十月止將臣原俸加俸通行扣除不造外伏乞
勅下戶部照數查收以明狗馬微心實有不安於投叙者
仰賴聖慈非敢僞也
嘉靖七年十月初十日奉旨卿足跡錄自有具寔還著
照常給與該部知道

陽和受事謝恩疏

疏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捧勅出關望闕謝恩已經具聞外
是日行次宣道雅前留臣張宗衡差委中軍孫繼祖同知
孫必昌等齎送文代答文臣謹拜受總督軍務關防一顆
其吏書文卷及標下員役臣念驛站艱難先行諭止俱在
陽和伺候十一月初一日臣次懷來初二日五鼓行慶賀
長至節禮初四日臣次宣府撫鎮按部鎮道諸臣相見敍
詢地方事宜初五日留止未行初七日臣次天城入大同
之境初八日抵陽和初九日寅時到任該陽和道臣賈可
進呈送達字一百九十八號符驗一道令旗令牌一十面
副臣俱敬謹觀查明白方與文卷吏書一同接管視事訖
臣謹恭設香案再叩天恩伏念微臣原是章句腐儒實實
未諳軍旅前任關門邊撫邊人猜間每事深思間得一件
隨思一件徼頭徼尾畢竟如何做過方妥如有未妥再
問再思久之幾有所得又與同事諸臣透心透膽講求通
暢而復次第舉行所以諸臣盡見並無參商凡百事體稍

成片段然後仰藉聖裁韋家鑒允免致虛耽歲月橫隔町
畦皆非臣之能關門無衆寡小大皆能教臣又能與臣同
心共濟之力也然臣狗馬駑鈍所就不過如斯倘假歲月
再閱再思事無底止而臣已蒙聖恩量移非分虞奉嚴諭
星速遄行所以無去關門終歉未盡之心未了之事不一
而足於凡補苴邊漏裁正訛誤悵悵屬望在事諸臣如臣
有過一聽諸臣摘發更改不欲飾非護短此臣區區虛心
實腸前局不敢謂於今任則於是始竊謂昨日可行於關
門今時亦可行於宣大臣無奇謀異能止此虛心實腸仰
報皇上俯告同舟威顧率循此道而已所有臣居庸抵陽和
進行十日觸遇文武師生軍民父老與臺劄敵之草署關
一二土俗邊情莫不咨有所得中間殘破如左衛邊址堪
憐拒守如汾城勝氣可鼓推之全鎮各路宜可舉一反三
而邊垣衛堡兵食參差臣聞即目擊然未能舉要業已敕
開十七事行三鎮司十道遵限文到三日內登答前來俟
臣心手了然方可爲講求規畫之本本月初三日接宣大
接臣求助圖一揭深是倉卒戰守之難至初九日接宣府
監臣王坤一揭又似被客盤頓之易同日接大同監臣劉
文忠一揭則戰守難易且不必言而軍丁衆餓之苦日前
實有難忍者僞哉臣之處此亦甚大且艱矣臣六年未見

父母四年不見妻子骨肉天性恩愛已不敢言其於內閣部院科道諸臣從無半紙私書纖毫饋問情面交游知罪更不敢計惟此數尺微軀滿腔熱血盡心職業圖報天恩稍俟講求有得披瀝控陳伏候聖慈俯垂鑒採更望中外當事共事諸臣切己饑己溺之思捐人得人失之見總齊心力以衛封疆庶臣拘馬駕駛勉向前途不致遺負天恩再三瀆累則臣所深願而不敢必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聖旨臣以封疆為重忘私奉公具見正理楊嗣昌宜一意肩任仍與總督道各官悉心講求邊防以實整飭該部知道

請改關防疏

據臣頃接總督軍務關防一顆看係成化四年七月內造歲久文字模糊相沿未經請換臣愚不勝怵然竊念總督重任關係章奏文移全憑印信為准如此模糊難辨以事上則不恭以使下則不信設有猾胥詐偽其誰覺之此不容一日苟安不請換給者也載考大明會典景泰二年宣大初遣總理尚書至嘉靖間方有兼督偏保之命其後去偏保改山西定為常設之員而所用關防仍是特遣之制止云總督軍務未入節制地名似於事理未盡查臣父鶴前任陝西三邊關防六字正與此同臣思山陝切鄰兩督文移軍機調度干係匪細關防若置有別合無勅下禮部鑄臣衙門改給關防比照前遣保定事例添造宣大山西字樣庶幾統轄分明調遣無誤臣愚奉行節制渙然一新將自此始矣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題

請陳宣大的實情形疏

竊臣受事陽和已經半月有餘日思綢繆戰塞必得緊關切要下手着數可以起羸弱而奏救寡庶幾仰慰聖懷俯恤微臣本願所以欵開十七事行三鎮司十邊道講求急切軍務惟不假須呼應心目了然而不意有至今未報者臣迫不能更待矣請就司道已報及臣愚所知稍習病源為皇上陳之議者皆曰宣大餉薄耳每月六錢七錢豈曰非薄而至薄之餉源源給之雖薄猶能自存乃今日歷久一年至十七八個月者以此言之的的實實無餉非餉薄也議者又曰宣大軍窮耳月食六錢七錢之軍豈曰非窮而月月給之雖窮可忍積之一月二月以至逾季踰年彼不難借偷生苟免旦夕餓死其可得乎以此言之的的實實無軍非軍窮也更可異者不知起自何年何人以剜肉醫瘡奪瘦肥此之法為重費抵缺而一切用之如興一工動一役錢糧無措也汰老弱逃故以與之動之工段已了而錢糧不歸此老弱逃故者竟作缺額不補而軍無兵養

一健丁添一隨任内丁等項名色錢糧無措也汰老弱逃
故以養之添之久而健内之丁亦化爲老弱逃故而原額
之老弱逃故又缺不補而軍無兵朝廷下一令要選精兵
操兵別無選法也某城派幾名某堡派幾名應點充數而
已拘集無練不鼓譟則逃亡而城堡之軍又無兵邊烽剗
來説疏不得的的實實要精操兵出戰別無戰法也某城
某堡之兵仍歸某城某堡而精操之兵又無兵以至邊支
月糧繁雜冗濫尤爲可駭有一營而分二三十等者有僅
一名二名爲一等者有合三五十名七八十名各爲一等
者有一人之身而幾樣支法或隨文案或另册領者有名
支本色一石加幫二三四五斗而實係折銀者有實支本
色米而去幾斗幾升幾合幾勺者不知領米之時以何法
掣量領銀之册以何法稽覈領米領銀之人以何法使之
實惠到手而如此煩瑣冗濫不知相沿若干年曾無有起
而徹底清釐從頭更正之者所以兵無統紀戰守難專其
責成偏鮮章程上下莫稽其名實此一方之積習真受病
之本源非痛改而剔清之萬萬不可爲理也以臣之愚謂
宜責成撫鎮合全鎮而挨衝爲凡撫鎮道將標下之兵實
實充戰兵者定爲一等大城小堡之兵實實充守兵者又
爲一等出口遠哨更番不躬者又爲一等衝邊守墩爲司

烽大者又爲一等暇裏守墩堵擋走遞者又爲一等門庫
倉厰看守雜流者又爲一等其等第之序薄以執役之衝
緩爲差大要只此六等不可多岐先年本色充盈計人計
糧可也邇來本色空虚多支折色即當計人計銀每人每
月支銀若干如遇本色月分支糧若干照此造册只在一
項關支除卻正糧一石幫糧幾斗及肉菜口糧等項名色
不許大衆之外又另掛册零支如此而論定矣某標某營
實該戰兵若干某城某堡實該守兵若干某路某墩實該
哨撥若干某墩某臺實該烽兵若干以至遞撥走遞門倉
庫獄看守雜流各該若干一一斟酌裁益限定名額不許
增減挪移戰守互濫如此而兵足矣某兵統以某官戰則
參游都守戴操坐把中千某官給以某麾明白正大勿名
變升斗之祿而實使之役濶於行伍丁健之中如此而官
定兵從此循名責實執要御煩訓練偵防似可不勞而理
然其成效未易言也今日宣雲兩鎮如久病尫羸之人又
新加僵跌臟腑與肢體俱傷血脉與語言俱亂若不從容
調養聯爲綏安攻醫亟其奄奄氣息有不驚絶者幾希必
也撫鎮道臣合其志盡其謀臣理籌其綱監按諸臣覈其
實圖之夜以繼日要之朞月三年無務驕諸戰且要精言
守某能專精守固烽城如山不動其又易致横行而守吏

未易言也薊門三協有邊可恃故以匹馬不入為守而守
在邊遼東八城無山可邊故以歸併二十四堡為守而守
在城今之宣雲名有邊而實無邊也土石爛牆長二千里
夫安得有二千里擺守之兵哉是則守不在邊而在城堡
乃城堡之多不比遼東僅二十四可以一時歸併此宣雲
的實情形臣不敢不明白指陳之蓋也至山西一鎮距臣
稍遠職掌未悉並臣標下三營縈雜冗羸俟復如前所列
臣另本具奏統祈聖慈恭鑒勅下戶兵二部速賜查處施
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題

請定標營疏

題臣頃奉勅諭遼東插部拔掠邊營西窺尤宜亟為飭備
多方哨探其三鎮訓練戰兵爾須嚴加查飭務期實堪對
壘不許塗飾恢張並流寇未靖處所隨機防剿速奏蕩平
欽此臣恐俯伏讀之不勝惶悚戰慄竊惟臣屬三鎮邊處
插虜流寇所備孔多臣當飭備哨探訓練戰兵隨機防剿
者成匪易查前督臣任內提兵河曲等處往返經年今歲
七八月間撫臣不離重地鎮帥各句行兵止有標下撥營
跟隨督臣東西馳騖竟兵單馬弱勦禦難施以致功不
敵通仰憂聖主俯累厥功可為殷鑒今臣標下當立節制

五營名分中左右前後每營馬步各半額共二千五營總
成一萬庶幾氣勢稍壯可以馭輕領袖稍多堪資調遣分
之外插內寇防剿或可兼馳合之即以當邊必有一番實
濟而臣非敢浪議求多也節奉明旨迎撫標兵三千著為
定額臣應挍三撫三倍便當九千餘下一千以為陽和城
守之助臣得專意遠出聯絡東西斷斷乎不可少而臣猶
恐時詘舉羸戶部辨難全應也查照見在標下左後右撥
而外尚有入衛東京一營人難驚易不堪額設廩糧料草
可用臣請先定中左右三營而前後二營姑待次第成立
具法節制中營官兵二千統領恭將一員月支廩銀一十

八兩中軍一員月支八兩千總二員月各支六兩把總四
員月各支五兩衛鎮撫馬遠哨通丁火器材官占候醫生
共四十員月各支三兩馬兵百貓十名月各支二兩四錢
步兵總百八名月各支二兩二錢馬兵營隊四十名月各
支二兩步兵營隊三十二名月各支一兩八錢有馬番旗
丁四百名月各支一兩六錢有馬軍六百名月各支一兩
五錢步兵八百名月各支一兩四錢字纛牢牌六十二名
月各支一兩官丁二千員名嚴每支布花一兩九分馬騾
駝一千五百四十匹頭隻嚴每支七個月本色每匹每月
料九斗草三十束又各支五個月折豆每匹每月銀一兩

通計三營一歲原餉布花折豆餉銀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兩二錢本色料二萬五千三百二十六名本色草八十四萬四千二百束歲考三營額制定於萬曆四十五年左掖營官軍二千五百三十七員名右掖營官軍二千五百八十員名東京營官軍一千九百三十六員名其馬騾駝三營原額共七千六百五十匹稽覈標餉一項查係萬曆八年議准標下官兵馬騾約用客兵餉銀七萬兩大同鎮議銀三萬四千兩宣府鎮改撥銀三萬四千兩山西鎮改撥銀七千兩備在度支奏議可查臣今所定規則本折通爭不遠緣因仰體府訟五營之中先立三營而此三營將領官目番漢戰丁原餉酌從中制不敢全比關寧至於馬匹料草與折豆之銀姑仍其舊臣之用心亦良苦矣向來插部款賞邊境敕罷軍分存撤其存者常駐陽和而撤者撤歸三鎮以故兵糧馬料就支三鎮不以為嫡遺年邊臣多營征調與虛靡遺三鎮之人盡在陽和召募無復撤歸之事而獨料支三鎮之糧餉既難稽查養兵更多缺望兩俱不便謂宜照標餉例滿扣京運徑解陽和使撫道數兵廳官主歲監視拌發號領餉司以時支放並本色料草徑坐陽和倉場放給則整整齊齊成一足食足兵之制而東援西剿亦無望梅畫餅之憂最上策也其入衛一

營前留臣題請撤回臣今又加更定非復老弱修工可以奔走腹裏者即如真定民兵一營近改選鋒操練不赴東協修防是其例也又查三鎮缺額馬價共該六萬四千五十六兩缺額盔甲張一萬八千六百兩請勅兵工二部設法曆處此事關係封疆重大一請不給臣必十請百請仰干聖聽科二部當事諸臣自不忍置封疆於度外漠然不相照應者也其前後二營稍待三營收拾有緒另請成立施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題

鎮道處懸疏

為臣移駐交代出關抵任日期書已一一奏聞訖撫臣焦源溥自山西赴大同於十月二十一日到任撫臣吳甡自京師赴山西陳新甲自寧遠赴宣府俱於十月二十七日到任皆汲汲皇皇先臣受事何者仰承聖命料理殘疆不敢稍有遲悞也臣自離永平即見卿撤欽臨大同鎮臣王樸經今日久未見出關不知何故本官奏上條奏自負不凡與其託之空言何如早到地方早作實事之為愈乎其宣府鎮臣照用關任屢把志卒在地方受事不離山西鎮臣照用副將尤弘勳尚在薊鎮西協未知就道何日此時河水已合奏號方張插部西來踹邊警備鎮守何職豈可

一日虛懸皖祈聖鑒勅下兵部行臣嚴催到任如或無故
播延即當參論者也至大同一鎮守巡冀北兩道許九皋
張仰之一時俱去未知銓補是誰備或尚在虛懸懇祈聖
鑒勅下吏部速行推補此日封疆殘敝分歛須得真材亮
新象臣胡鑒預諳應為地方抄選必不聽人規避但早補
一日早濟一日之用長安一日易過臣等一日難捱不容
不迫切呼吁者也至於三鎮見任道臣或降級戴罪或候
議處分功令森嚴臣豈敢代為觧御無奈臣與撫臣一時
俱換地方千頭萬緒豈能驟習道知軍民萬孔千瘡豈能
分身偏到所恃道臣承上接下諳熟駕輕習襄實非淺鮮

若使人人降調臣等將伯罔助其奈之何古稱人惟求舊
今日邊疆舊人僅存各道倘再換新者半年暮月未知諳
習若何臣等彼時若更無極所以懇祈聖鑒量寬使通一
進乞勅吏兵等部將見在候獄道臣免行降調尤上緊微
事第一着也抑不特道臣然也新推三鎮大帥皇上其難
其慎主兵及今嚴催到任做事半年暮月方知實濟若何
乃三舊帥除杜自强不足數外若曹文詔張全昌尤古百
戰之將也六十年款貢之地馬弱兵單以當邊牌誠不足
而陝西流冦動稱十數萬者桀驁最之威名猶自可用功
次猶未叙酬向者撫臣屢言之宣大監撫諸臣合言之矯

者撫臣吳甡又言之夫豈皆私於二帥哉將材難得不特
大將難求戰將亦難矣文詔全昌為大將或不足為戰將則
有餘皇上尚當愛惜而用之者也抑不特文詔全昌然也
尤世威吳襄之在關寧臣與共事幾在切鄰四載之久
底襄威所深知觀其收拾整餘頗有作為出奇斬獲甚
先登獨令堂堂正正與敵戰決雌雄自非敵手向者西賊
之日持重為全臣亦諄諄語之今以不戰議罪國無敢斜
然臣請宣府監臣王坤委撥本鎮銳捸精兵三萬實在行
間者一萬四千有餘若令壁隊相向不懼諸將不敢嘗試
即賊等亦不敢令其跡進史則宣鎮持重之心亦猶之乎

關寧也至於舊潦兵丁所進不無驕縱屢查該營將治
其紀律不嚴之罪足矣若以為甚於邊將給未出邊臣讀
大同監臣劉文忠奉揭邊烽入境經通州蘇城豐村哇共
殺傷男婦老幼七千四百一十六名口擄去男婦老幼五
千五百九十五名口馬騾驢牛羊一十一萬五千七百三
十五匹頭燒毀田禾共地五萬五千一百一十二頃零
使兵果有是乎抑亦是甚於是乎又讀撫臣葉助圖摹揭
渾源殺良一案該州冊報持日地方當爆輕絕興宣捷全
不相蒙夫宣雲咫尺境分主客使起猜嫌而又何怪猜嫌
於關寧者乎而乃加罪關寧豈不可解何也臣在關門

具一疏求寬內云非爲一方爲天下非爲今日爲將來臣今身在宣雲眼見宣雲兵馬器甲城堡墩探烽火種種收拾大難既結萬一有急必須調撥假令兩鎮之上不加留懸處分撥師太過以重失援兵之心塞斷援求調遣之路是將二千里墩臺百十餘城堡付之新撫臣等三四人而使可以支撐邊患諸禦狂虜也臣等雖命甚微亦何足惜封疆關係甚大必須留圖此臣不避忌諱披瀝附陳終望
聖慈特開便通之門少留應援之路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

釐正職掌疏

臣接部檄該臣奏爲撫臣遵旨赴任傾動出關望闕遙叩
天恩事奉聖旨知道了楊嗣昌新膺督任果能抒猷奮績
朝廷自有鑒裁不必奏以私情附陳該部知道欽此又爲撫臣已抵陽和交事再謝天恩並陳愚悃事奉聖旨督臣以封疆爲重地私奉公原是正理楊嗣昌宜一意肩任仍與撫鎮道各官悉心講求邊務以資整飭該部知道欽此臣恭而承綸綍訓誨矜情殉局有心爲勝感戴皇上命臣肩任臣性從來最拙遇事不敢推諉皇上命臣講求臣亦雖具蠡測達人愚者延訪然所可講求者道理旁通曲暢不厭多方所宜肩任者分任責成實難互借臣見邇鎮道將不分大小事務一概通詳在督臣則批候撫按監視在撫臣則批候督按監視在按臣則批候督撫監視在監視或移該道手本或批將吏詳文亦曰候三院行是彼此相候通無已時斬釘截鐵一事做不得也甚則游移不決一詳再詳往復更端時日愈錯可爲太息撤臣細閱詳案原係撫臣職掌真批照撫院行原係按臣職掌真批照按院行有應會同監視者則批仍會監視有應屬臣裁決者則臣批駁徑行而且奉督三鎮與在軍機不當與聞細事近見各道有詳與歷任滿孫賞口糧者相沿來積何至此極臣一切駁停之不特此也各路操守坐營中千把總等官

原係劄委不屬部推而所委之人應該鎮道會商妥確撫臣考定用之乃亦於臣飛詳臣相去隔遠不知面目技勇材守何似然詳何爲今亦遵行釐正一切屬之撫臣惟臣標下營官臣當自行選部此其事體小者臣等各盡職掌猶不爲難至於重大事件或新奉明旨有所施行或履奉
明旨有所查議臣等督撫按監固當會商在於鎮道餉司亦宜參酌難將一人意見遂次同奏取究目前之局不顧事理之安以致稍遲日月坐碍難行則又勉強是章句求整塞實事既做不去殘局終補不完此是仰承功令雖當至大施行卻最防欲速見小之害者也臣今初至地方事

無適莫之端人無左右之祖方敢披心瀝血一盡此言仰
祈天語申飭共事諸臣本等職掌可盡者自盡不必東睢
西顧使令奉行將吏岐路徘徊如葳事體重大必須會商
則有明職布公集思廣益之明訓有願諸臣共勉之可也
抑臣因是而有感焉往歲渡河之役皇上震怒處分於閫
臣孫承宗削去官階撫臣兵　　僅降二級其後更置薊
遼一督三撫分信責成吏部會題功罪以專轄者為主進
剿者為次兩協有功督臣居其全遼撫居其半東中二協
登關外有功三撫居其全督臣居其半而罪亦視此等因
奉聖旨朝廷軫念封疆特允廷議更置督撫等官處撫專
轄一方責無旁諉總督兼轄三撫一切調度應援等事俱
着悉心料理若軍情緊急遼上特難移會逕撫各官即隨
宜決策遄赴事機不得借口督臣節制致有踈虞事後功
罪賞罰如議差等行並於事以虔戚師鮮和衷如或玩視
簡書妄有爭執即是借題脫卸國憲具在決不輕寬該部
通行申飭欽此欽遵在案伏覩今次明旨處分督撫曰臣
以欽承嘉降級回若天淵即此承宗削官亦加數等至於
逆按御史降調猶為未足求之薊遼更幻新例亦所未聞
臣子身在封疆飭罰孰從君命大局敢辭但臣有深慮者
皇上以封疆之事責督撫猶恐觭存挾御致誤多端若令

撫臣亦在降罰之中將來心預督撫之政一切徵兵調餉
理餉用人紛紛掣柄愈無適從而封疆之事殺矣不然焉
有不謀其政而任其罪者哉臣愚欽承天語肩任稱求不
得不原始要終訓陳至盡統祈聖慈敕鑒仍將衙門職掌
功罪權衡勅部釐正頒布俾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題奉聖旨據奏遼臣督蓋樞撥謀國職掌不明何以詰兵制略令嚴督撫監鎮挾遠各官協遵勅書希常事體有當真共的真據當不許費鎮遊將能是玩將軍略重大書會同約座公奉約不厝叔述見小執勅恩撫務安撫力抒忠隨事確端加有不如滿共其存三撫遠隔宿孔斬增非比責成的來罪撫虛帳取敵自虛一體治罪排臣以制象為剛何縱典皆撫書岡旨不晝遷何以依具惰剛首既為必講求實偶屬任當或遷飭以協斬啟該部知道

請定制撫主款疏

臣自入晉境疊報插部遠蜂自西而東紛紛不絕大都在
西無主勢必恩東而又有通蜂狀謀遣使勾引收之為用
此其計若遂成羽翼橫絕虜起巫閭西至賀蘭有全　之
地與中國爭強害將不可言矣今其來就張家口稱誑講
話一則東西逆遠寒冬之食欲求就撫茶未借作責難一
則觀望兩端探討口氣猶有一綫乞貴來必遑恤中國之
心若執拒之已甚則必來犛把搶布圍絕撩而撫情然東
投計不逮顧慮撫之不甚暫許通融故將職附職令他風
來款情可預推或害劃之勿賞敕使或官撫之以縻款使

臣以為皆是一道而皆未可行也插漢在日部落繁盛衆數十倍於敵而不敢當敵今漢已物故餘孽寄巢傭能禦敵狂逞乎借曰剿之彼寄巢部落絡繹東行勢卸數倍於我我之兵力馬力摧鋒之餘未見萬全必勝而可輕為嘗試乎且剿之不惟不盡而殺之先覺無名使渠借口漢過情性勾敵又是邊臣啟釁臣於此躊躕無策不敢不請廟堂之上特賜主裁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四日題

酌議會題事理疏

竊照臣屬三鎮地方東廊軍務繁多日與撫按監臣交互

文移業已應接不暇至於重大事件必須具題奏皆行查必須回奏有一衙門主稿而各衙門會題者寫本對本書實整日工夫猶恐或時錯誤至於用印拜發方完而精力已見疲羸一日又過去矣臣查其間事有為責見無異同勾者至尾不差一字如此僅多臣等夠為精神當之而更繁冗皇上一日萬幾看覽重複事有限量仰煩批答亦不過日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此非一種繁文稍覺可省者乎竊意如上所疏以一衙門主稿具題請旨而其餘會同者止録貼黃大意具本題如不寫全文不煩批答是則仰請御覽俯使奉行留有用之精神應措般之急務御益非淺

解也倘或事涉彼此見分異同然後備寫原文附陳已意期於事理發揮無有不盡仰懇聖斷彙總採行斯為允當臣至愚極陋叨任衝邊稿剿不敢還留全題實有難副不得不披瀝敷陳乞勅兵部覆議上請聖裁如蒙俯允又不獨一時一鎮當然亦九邊各省所可通行者也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邊臣才力應奏圍軍務一切會同本章應費時日是對何詳首事名的量歸裁還有意見各別者另行陳奏似屬可行該部即與議覆

請定監臣處分以免掣肘疏

臣前以處分按臣一同督撫將來必預督撫之政辱蒙采減止於革職為民今處分監臣又同督撫邊戍將毋謂其

事權一切同於督撫殿夫封疆事任原在督撫監視勢不宜尊皇上勅命其名曰監視亦如監接巡視與按臣並等而失事處分卻視督撫之罪無異臣恐紛紛推諉無適從臣前所慮不獨在按臣也伏讀明旨量三監臣扶同坐視無遺矣而猶以扶同家難將必更加已甚文武將吏乘害臣不知其他若寧監王坤糾參前撫馬士英遣間摘發亦毛吹日亦不足而於封疆不惟無補勢必益加敗壞何敢譬之人身受病元陽未耗邪氣有餘則藥餌針砭可以狂投見效至於羸弱枯槁真氣銷亡參苓之术補益調理猶懼不能回生而可以前法加之乎夫宣雲之羸瘠久矣

上特遣監視如因病審方補益調理庶幾殘軀起免不然
而今日一針明日一砭其為羸豢日甚一日而命僅如縷
前此監臣之在地方未嘗不孜孜汲汲以為不敢扶同坐
視賊富如是而不知其藥則是其病證與方則非之
崇禎八年正月初五日題

請定市馬茶市未妥疏略

哈情術盡在茶布米麩而不在銀此茶布米麩者先年撫
賞心用之物乃以給我撫賞之人原不為過而茶布米麩
產於中國至自遠方插可源源不窮銀兩得之艱難一落
外國勢難再返是則以銀易馬不若以易茶布米麩而轉

易之彼彼得我茶布米麩無數時而盡則又思得賞馬之
利必旋踵而來予以易盡之物收其不盡之為機括不爾
在為即此可以制彼使妥貼我雖繼無有趣思則一迎機
買馬關而已遣鑿插情坐分疏勢矣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一日題　山批曰市馬久不到邊
今准米市當事急以為辭見人力講許之

驚聞賊犯鳳陽疏

臣於本月初七日望闕叩頭拜發謝恩本章去後隨接邸
報抄傳旨意該寇侵犯鳳陽切近祖陵重地臣不勝驚痛
不勝憤悚竊念賊從西北斬進東南陵園為沐本根江淮
漕輓要道少有遺阻關係非輕年來海內物力貴養數賦

官兵皆在北而不在南鳳陽雖有巡撫專督漕儲供億屢
十萬素軍素帶賊穿薊密海運邊倉未且其精神盡萃於
此而本地養兵不過通運護漕彈壓潢池小寇今舉西北
中原數十百萬之賊長驅迅掃而來其必為焉不支理勢
然也然而賊趨江淮自走死地向者秦晉豫楚萬山聯絡
八達交竄來剿則西奔南征則北遁賊有多岐之徑我要
全裹之兵一隙潰逃前功盡棄今則不然江淮土地平曠
水陸交加我兵北阻彭蠡中來穎亳南扼廬和以漸蹙之
濱江負海即以江海為東南兩面長圍而我大兵病其西
北釜魚穴鼠不死何之此殆天意俾賊走死於此而我用

兵所謂事半功倍值此時此地為然少或濡遲賊飽來南
財貨又豪奢南驅之北趨鄆滕則山東震懾南窺安慶則
蘄黃與遠臣恐草賊奸雄江湖劇盜相扇而起中原禍亂
彌不忍言此臣驚聞警報繞屋徬徨夜不能寐者也伏念
臣雖不才蒙恩官至總督祖陵有急義當投袂先驅臣屬
置大山西新值破敗難無可調兵馬而賊門隨騎五千條
臣素練臣願躬先將士卷甲而趨兼致上以入淮擒當我
北來一面當斬罰擒值力是視有如不殺鼓躁具在此臣
受恩深重鞠為捐軀報主之秋也
崇禎八年二月初七日奉聖旨楊嗣昌願躬剿賊具見
忠悃但三撫新設[illegible]

皆臣仰有旁職豈能舉任馳驅兵部知道 山松四樓
此皆但一孔非先人多事已益國見大父以劉賊難撰
家慕觸犯賊數忌諱耳時難不允所請而賊攘皆師之
今聖意罔罪罪於此矣

賊患甚深再剖愚忠疏

臣頃接兵部咨該臣前奏驚聞賊犯泰陽等事奉聖旨楊
嗣昌疏請討賊具見忠悃但三鎮新罹烽火警急復關楚
豫綢繆運籌彌縫著臣仍有專職豈能離任馳剿兵部知
道欽此臣愚伏讀再三不勝踧踖太息竊念臣職不能剿
賊臣才不堪剿賊而臣一片血誠不敢苟安運基坐視隨
殺驚慶狗馬臣匹徒欲劍手衛胸與賊俱靡而已皇上不
允臣請臣何敢復言顧惟今日之賊已積中原心腹再拖

漕輓咽喉搖動江吳楚蜀徵兵餉所在生心爲患非小
臣處宣雲肢節之地所望元氣安輸精血榮養水穀貫通
非夫腹心咽喉安然無恙其何能賜一日之生乎而況宣
雲久已殘虐肢節尤屬瘡痍皇上責臣整飭綢繆欲圖更
成彌縫其資腹心咽喉比常萬倍加切乃今賊勢如此臣
恐民運之來衰漕鹽課之出淮陽皆在不可知不敢必之
天而臣坐待餓死於殘虐瘡痍之區其將何以瞑目也用
是不揣駑鈍呼籲當賊前鋒單實鉞斧灑臣滿腔之血明
臣報主之心實非跳脱激昂飾一時之觀聽也臣接部咨
明旨備悉討賊從之細閱廷臣章奏有二三十萬之人盡

矢鋒鐵事理所難銷歸何所之語臣如冷水澆背陡然一
驚自有流賊以來從未聞此數語撫請大家思算畢竟銷
歸討將安出臣恐招撫二字再不敢開縱賊之門牛種貲
糧有則先充養兵之餉押之原籍彼已無家可歸使置地
方防其中還再變殺一兩可是非皇上大發慈仁特下明
詔因民以不貲之息予賊以更生之途使之自招自撫自
資自種因而自散自歸自供自賈則必爾有數十萬人盡
矢鋒鏑之事而違役之禍亦不敢留遺蔓結矣臣竊恐此
至然而未敢發也今生萬不得已乃敢昧死言之皇上試
問此數十萬人果有盔甲刀鎗之器乎抑皆知攻殺擊刺

之方乎非也賊之集烏合之約可數萬分之各為百千此
數十萬殺不盡撫不散者皆窮民也其黨有二賊所未盡
有爭先導奸之窮民其窮有五一窮於加派再窮於搜括
三窮於捐助四窮於貪夫之推剝五窮於豪右之並吞而
此窮民怒目切齒擦事居奉時賊之來惟恐不速發縱指
示內應良兵皆是矣賊所既還有隨從尾口之窮民其窮
有五一窮於擧子女再窮於燒房在三窮於絶農種四窮
於官兵之屠逐而剿殺五窮於地鄰之拾遺而獻功而此
窮民有家難奔有邑難投隨賊衛生苟延日月得搶且輸
得逃且逃皆是矣嗚呼此民即使縱兵襲擊一日能盡阬

之臣猶以為非天地間宜有事也而況萬萬必不能守然則如何而可臣以為天不雨金地則未嘗愛寶也皇上誠下明詔令天下撫按行所屬有司察各州縣地方有金銀銅鐵鉛錫之礦直使開之有司擇其土著身家力量之人編為礦甲而聽甲首自招窮民為之礦夫大約礦之所得官取十三先抵州縣之加派有餘則養州縣之鄉兵尚有餘者不妨並抵條編之正額而其什之七聽礦甲礦夫自為生活計不之問如此而民之窮者大率逃歸深山窮谷之中為礦夫以息鋸鉄延歲月而歲月稍久則又未必不改頭面歸鄉里買田宅業工商為太平更生之良民也即

不然而深山窮谷無用之地金銀銅鐵不精之雖皇上姑開數年為一大養濟院以活數十萬餓不盡撫不散不得已而從賊之窮民不亦可乎乃行此則有二策其一特皇上勿遣中使以鐵騷天下之人心而來朝宣聚訟之口實致此策沮格不行其一則請因皇太子出閣擴舉大赦天下使窮民自拔賊中各歸鄉里有司堅持俾令不許以赦前事相告言而惟負固阻兵當場對敵者殺無赦如此不必下招撫之令開安插之方而數十萬之窮民各見生還而去羽翼一孤真正梟雄之賊不亡命草澤即禍覺刎或而我官兵所與戰者無多餉費省約使戍心咽喉消彌大

慮邊方肢節徐就綱紀且亟乘皇太子出閣斷而行之哉子孫黎民蔵福多矣

崇禎八年二月十九日題

邊情疏

臣於二月二十一日西關大同邊塘已經拜疏報聞二十四日行次殺虎即卜部軍生引哈日帶馬之地臣先接見通將備詢諳部情形及販貿易馬之狀次詣市樓步觀新造樓工屏去騶從與通將立語移時頗諳目哉不之覺不知數日前傳辨到堡至是知臣已至就於口外羅拜臣令開境門傳卜部守口數人面加撫謝竟有撫部插把都兒

軍生劉箄寫禀等十輩飛持酥羊以獻臣為之摩頂與之飲食宣諭天朝威惠念爾先人俺與忠順六十餘年一兒好心今又聞哈喇哈米進馬臣奏知聖上開恩許給茶布米麪救爾生命爾等當如報効云云諸目聞說歡喜其聾寫並手執漢字稟帖內稱職的軍門廻邊小的衆等狗命歡喜不盡如同撥雲見日無爺娘孤兒見了父母一般又如重活兩世人也一般悲乞聞恩致濟傳與守備日日開門我們好存外邊有事緊急好报等情臣諭之云是爾卜哈二家並諸聖我聞門致濟爾等勝候天恩若是別家一個不容與他鐵死魄好諸目叩頭曰是臣賞之布十疋茶

百袋革四隻酒二罈餅千枚而去臣隨歷右衛平虜諸邊至二十八日東回威遠接得守備劉家傳報插妻台戶娘子奥同妻郎恰等説我們不曾生事作歹為何不著入市交易該備答言如貴馬匹方許入市各自説養邊既要等哈日貴馬我們差人先去爛插等情該備斥説一番來人又説我們台戶娘子所差原來求市養濟原無實情欄阻哈馬今扣留二三名在於牆下駐守等情臣料此段説話蓋聞臣言別家一留不容故來作此掩脅臣當寫諭守備劉家傳諭台戶娘子求開馬市養活窮夷論我天朝大體這些窮夷既不作歹就養活他也不妨但須插部奸狡

夷富今日養活他明日又來作歹就是本處不敢作歹列處還安扒邊生事等他箇箇餓死纔好但想求奸狡作歹非是窮夷全是他家各宰生華寫亂之罪也説與台戶娘子如果真心養活窮夷可將這邊西邊作歹的宰生奸狡的華寫亂一箇箇都拿送到最邊來明正其罪方纔准開市口救你窮夷叫他也思前想後還是窮夷多奸狡的宰生少他夷只爽少的不爽多的將這多的窮夷活活的餓死了那時只怨著你台戶娘子看你台戶娘子性命也難保還敢攔阻馬市否等因去後臣東行暫止大同左衛以觀其變因查自開市口前後買過哈馬一千五百三十匹

銀貨各半每匹不過十四五兩分發各營者什九真正有裨實用而一二羸老病瘦者就銷商哏養變賣以示招徠總之在我中國多收一馬免留口外資敵亦佳事也然聞哈馬初來插部使人先齎以兵繼又要之以貨攻將元寶緞帛跨市哈回欲做中國茶布以不如哈目既懼勢凌又為心動於是亦聞有齎與插者近我中國銀貨俱集哈布將歸而插又於去路殺其刺麻一人劫奪茶布哈將不盡之馬強半騎回為翠偏計而哈插之釁於是開矣今聞哈部大衆赴馬脅來尚在山後意在與插為難而插亦懼中國習兵襲之日徒帳房僉近倏遠蹤而不定機个似覺可

虞然臣審己量力實是不如連桃卜哈為援置穩著其若外挑哈釁內激窮夷使其虎鬭狼猜我可坐觀漁獲即不然而插既適走哈市適行我收其歸之華漸次養成羈縻插雖再生有以待之此則平實商量至理而臣非獨穩插也鎮臣王樸先欲圖插乜兵右衛者向時臣發陽和為真以助其勢威而確探插情難下手防兵科草業已不敢鎮臣先撤其兵臣亦遣還陽和過半今祗留四百稍備不虞而馬草盤盡並此四百留亦難久然則輕為舉動萬不敢言臣不敢不爲奏天祿者生於哈之貴馬其人不入市場止是守口卜日請定價值壽來從買初時不妥很而

復違明旨擅定鋼貨各半禁茶依舊唯是哈佳穿着最愛五色斑爛之要先年撫賞緞疋商貨闌風販至雖屬拂禁無用而既有華緞之名恐于違販之禁理合從賈奏聞如蒙聖慈俯允則查寔大撫庫尚有積存緞疋可發買馬濟用金之所不足此市七年未開中國之馬至因今者忽欲驟全真是天心助順之一機臣合暫三方不致不為權衡查兵部咨稟一奉明旨卜日販賣馬匹如果實情臨邊作何易賣再奉明旨近日卜日求市果否實情作何操縱務得馬匹濟邊無墮誘竄技計三奉明旨馬市酌實及邊鎮等事該督撫設法鎮撫多方制敵務要保得敵情動有成

算毋得輕墮狡計四奉明旨據奏卜擂向來順逆不同目前情形亦異羈縻籠點一應事宜聽該督會同撫鎮相機操縱五奉明旨茶布未𢌿原有明禁據稱卜目係素順屬夷市馬急需貨物特准銀貨各半以示招徠撫綏之意六奉明旨哈馬正在職市若因此道回將來豈使招致七奉明旨哈馬曾否已買還設法防範招徠毋致驚阻欽此臣欽遵行文撫鎮道將各盡心此事毋致墮狡謀防奪而招致有方市易無阻要皆諸臣盡心之物臣身在陽和心懸此地應有不聞不見情形而今躬蹈市場得之聞見己真方敢備細陳說仰慰聖懷乃臣猶有懼者明旨邊烽甚狡

戒因戎嚴禁封借卜市陰資接濟尤宜慎防還著該督撫鎮審察情偽馬分瞍備毋得輕信墮奸踏高臺堡故轍欽此臣何敢不慎然念高臺堡之失全是貪種而非買馬所易東囚皮張紫草等物與馬匹實資征戰者實壞懸殊且邊東出產米糧無限貪則奮盜孔多大同原不產種又值苦春騰貴市肆羅糴無幾哈日食肉飲酪欲得茶布之心甚於米穀而今若將撫緞與茶布銀兩兼搭行之米穀竟可無出免於借寇齎糧更使計之再照市口一開風聞遠近猜忖必多一則闌出禁物二則勾引遠烽皆擧情之所深慮他日足為釁端者臣查去歲宣寔未開市口而闌門

肖騎截獲哗緞茶葉水銀硼油等物綑載纍纍是則除卻宣寔另有透漏之處未開市口別藏闌出之奸此明白可據之案一也棠補五年敵在宣違關貢七年直犯宣大山西彼時原未開市誰為勾引之媒則往來熟路頻窺初不待勾引而至此明白可據之案二也臣若不明此理止求掩避嫌疑即當罷市閉關謝絕哈日回去豈非苟且求全一著第恐馬未不買哈去難招不惟有悮騎征抑且全貲敵國為身計未見其得負聖恩則已難言所以買妹擔當求裨實濟臣為國謀不暇為身謀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終

曾[illegible]校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孫兒　山樟　山松　山㮽　同輯

男秀　男曉　男介　男彥　同較

疏

塞陳西閣大同情形第四事疏 前三疏佚亡

從來明烽遠哨為禦邊喫緊關頭而以臣閱大同不惟兵馬之布置無法抑且哨探之作用全非此第四可憂之至也先臣戚繼光定薊門之制分建臺烽臺主支更瞭望晚盡敵情故高高下下因山置布而不避斜回烽主接傳烽火立聚截兵致應且取眼見耳聞一往可知之地而不行斜折亦有臺當孔道邊可傳烽者則以臺兼烽每處為簡須烽傳至山海歷八路沿邊約足二千餘里之遠不二時可到如是者方謂之烽今大同之制不辨臺烽不分近直沿邊墩座箇箇接傳升件平當僅二路數十里間五鼓傳烽敵時始到臣不知是何傳法欲行改定恐相沿久邊墩難更張一不明而改步且失更可憂也至於傳烽號令藏久廢臣臣前關欸邊關登答茫然不一尤為可駭也已而

撫鎮邊臣從新改定須布兵旗一旗竿而無地置一旗布而無錢製一炮鍋而無措號令亦屬虛設警信憑何得知臣不意窮邊之窮一至於此行查各道所屬原有減哨之糧係割之哨軍而貯之無用者批令領出置辦號旗萬萬難以再緩此非臣私用一面題知理行方有濟於急需也又如薊門之制尖哨入敵營為主其撥長探夜不收坐口外則主橫撥短探其食糧獨厚而責成其明每用夾哨引路離牆六七百里夜望烟火曉尋露跡見有蹤則引兵馬斬級奪生如是者方謂之哨今大同之制出口報邊直丁離牆三四十里隨即轉回以為哨如是止矣晉之遠去則一望窮荒無山林隱伏之地恐不能見賊而為賊所見患跑不同貴之久往則數錢月餉口裏猶不聊生而安得齎糧坐食口外是即謂之全無哨探可也臣今商定經制哨軍必加大糧路備各定分數十人為率步七馬三方可遠近馳探而哨糧之加出於何處則西游兵一營往年入衛薊鎮老弱凋殘不堪戰亦不堪守者留之無益便裁以加哨軍而固吾圉亦當一面題知一面更定者也噫嘻觀此二事作用全乖臣等方行釐整幾於創始開荒則夫患手之不容不急就緒之不容不遑有臣不能盡言而聖鑒洞於觀火者矣

嘉靖八年二月初六日題。山松曰此擬有西關大同情形第五事一疏乃言游擊張翀兼協守甚可裁守備又曰民郎成化間參將永國錦處置者

西關大同情形第六事疏

臣聞武制陵夷衰廢莅不啻切矣乃今大同陵夷不獨在武而且在文此第六可憂之至也臣於任之初蘭查從前奏牘竊見司道呈一事無不首鼠咨備批詳亦復游移請祈天語申飭釐正職事各盡當為業奉欽依矣行之司道循尚半懷疑畏未肯擔當臣又屢行申飭為照衝邊百務動屬軍機徵議糧餉全資司道職所當為者當屬風行時刻不容遲滯所不可為者斷山絕壑毫髮不能游移於

以仰佐暫撫循庇軍民方稱厥職況當邊烽殘破之餘長做殺焚掠溺之事前此因循推諉習氣所願痛除再畫依樣葫蘆即是當場傀儡毫無情面據實趣奉等因去後司道方肯吐露胸懷發抒職事言所當言為所當為又道一番氣色矣至於府州縣官邊塞原設無幾所管民少軍多置有陣壘亂萌消弭隱憂之責與腹裏迥乎不同從前暫攝而難展布司道而憚承行而况有司鉤結之氣逆溫之腸幾盡化為卑鄙之局臣竊痛不可言何則邊地民少軍多而同城營軍之官皆土著也甚或鎮守將領皆是土著而府州縣流官不過數人為朝廷與司民社徵辦錢糧驛

治豪強申理冤抑其勢常難餘皆土著之官或作黨結狀同通權占產窩盜藏奸之事其勢甚易設使事著而有司不問其人而有司不獲誰當問之微之未有都司衛所可批問理詞訟而暫操捷通自拘犯人者臣因頒布簡要規條內一款云邊地軍民有犯盜賊人命侵欺錢糧通賊等皆經各院道衙門告發審問者有司徑自行拘武職不得庇護阻撓以致脫逃漏網其別項詞訟事情專達謹依等犯各呈該道移會鎮守協路拘發不得一概徑拘致釀軍伍違者參究如此權衡文武似乎兩得其平可以通行邊守省臣見明旨屢行申飭不得擅拘職官在於邊地為當

有料一牆之外即是敵境假有逆謀反叛出口投降者豈亦必題請而後拘問乎窒礙難行臣不敢不請旨從新改正俾通地有司肆力遵承如決不許有司拘問則地方奸盜詐偽與夫叛逆非常之事必責鎮守將領先具軍令狀於兵部及臣衙門存案事發有司不坐乃可臣愚竊無倫祖每以藺相如之屈廉頗況贈之擇新青為文武將吏邊相告誡而新奉勑諭有司行鎮屬之禮中間亦有本群臣恐天下總兵多兵府州縣官亦多兵新增勑諭或未通領朝廷之禮必不為一二人而設有司之禮亦豈為一二人而行且鎮守多本地之官有司寄百里之命未有以父母

屬子民者如條流官則行禮子弟則不行是又非通禮也古稱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今纔議此禮未免使聞訟端臣愚不敢聽決考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年令凡屬官見上司必序立堂階之上總行一揖上司拱手首領官答揖其公幹節序見正司官皆行兩拜禮上官拱手首領官答禮是兩拜且非常禮而跪地叩頭之事初無有也又洪武十六年令教官生員見上司一遵憲綱行禮如有出郭迎送及妄行跪禮過為稱呼者聽從按御史按察司依律究問若上司故違憲綱者亦行糾察是國初憲綱教官且不許跪而況教官以上者乎臣自蒞任以來不許屬官參謁叩

者西北邊塞國初禮制施行而武職守備以上不許叩頭稱老爺自稱小的等項卑鄙之態則臣在關門率備已久今又適鎮三鎮一體遵依臣愚竊恐聖意留神武制陵夷而未知近日文職陵夷亦已甚也是用邊追祖制振起頹風有司稍有志節者從而議會必不肯作卑污不肖之事若夫無恥無心甘為人下而不辭者其為不肖無所不至皇上又何取於若人而用之哉臣徹行鎮道文告每一舉心下筆即思此一事必可上聞御覽否則不敢煩瀆心命諸筆鎮道諸臣具有遵依見在臣不敢欺也第諸臣所見或偏或暫臣則審思其萬全具疏久者乃敢上請伏候聖鑒施行

萬曆八年三月初七日題

西關大同情形第七事疏

今天下論置極兵養軍必備其本講求雖微而興復率竟為難此第七可憂之至也議者咸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則屯田之制善耳自屯顆失而京運增求其故而不得以為荒隱相沿豪有力者去其籍而不知其不盡然臣考大明會典洪武初年軍屯納糧原無定額三十五年始定每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蓋以一人耕而足兩人之

食本軍者下屯之軍本衛官軍者世職及守城之軍也然而一分之田或百畝或七十五十三二十畝多寡不等肥瘠不同而料則等而同之其焉能堪於是永樂二十年有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艱難辦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石外餘糧免其一半止徵六石之詔矣是四分而去其一猶可言也宣德十年又詔都司衛所正糧十二石給軍士用不必盤量正統二年又令每軍正糧免上倉止徵餘糧六石夫此不盤量不上倉者即不係在官之數而浸假失額之餘也餘二十四石減至六石不四分而去其三乎考大同糧額國初五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去四分之一該

失三十八萬五千四百有奇存一十二萬八千四百有奇而正統五年尚載五十一萬天順元年縮至十萬九千者其中又有折銀本色又復裁減也失糧四分之三僅存四分之一已可慨矣若然國初之制屯軍一十二石止免上倉應無再支倉糧之理將此四分之一給官俸與守城之軍倉糧尚有餘裕乃宣德十年合山西行都司衛所旗軍有家小者月支糧八斗無家小者六斗調來操備者五斗有家小者八斗正統九年令大同宣府軍糧有家小者月支本色八斗折鈔一斗無家小者月支本色六斗折鈔四斗十四年題准大同選操屯軍照依守城軍士有家小者

八斗無家小者六斗則屯軍除免倉外明白又支倉糧矣然猶有八斗六斗之殊至天順元年令各邊軍人不分為步俱支米一石祇令沿為成例而倉糧所入不足以供所出初制廢墜無餘矣所以屯糧輕減於宣德而失額於正統凡百具皆然年例京運創起於正統而遞加於天順以後凡邊鎮皆然非是荒隱相沿豪有力者去籍也但有真屯田種地原不相離以原納二十四石之地減至六石而已矣今臣近聞大同徧問軍民父老則有供軍地免糧餘丁地納糧之異蓋當時免正軍之糧上倉因而劃出正軍之地撥餘糧六石上倉因亦劃出餘丁之地兩不相混

他處實所未聞臣又備詢此地有見在者亦有隱埋者其見在則頃畝多寡不等坐落肥瘠不同軍多不能自種租與客戶閑民常歲收類極多雖種三石遞少至七八斗而止此其顯也至於隱埋之故則因祖軍相承甚少頂名補伍者多如前軍是百畝一傳再傳得七八十畝者有之數傳而後得四五十畝者亦有之矣頂軍止顧目前無復子孫久計見在得少為足無暇據身告爭今欲與之清理本軍已自成迷雖與從旁箕力此興復之一難也荒塞蕭條衣食艱貴有一望無際之地亦一望無人可耕牛具籽種軍既不能自辦官又不能督之雖晝膏腴沃壤拱手相送

亦使付之無可柰何此興復之一難也附近山南一帶土地猶他五穀堪藝近北邊鄙沙磧磽瘠丘參之外諸種不登且種之一年二年又必歇之一年二年方有收獲若遇歲種去可苗不生此興復之三難也每歲三月下種八月收成若春旱不得雨雪則三月尚不能種秋令早降嚴霜則八月已無可收而九月至二月天荒地老半年更無纖毫利賴此興復之四難也夫正軍之地自宣德正統以來免其納糧今歷二百餘年一旦為之料理不起科則官無所利欲起科則軍艱非常此興復之五難也軍地不徵糧餘丁糧為見耕而苛此處臣王鎮夾打官軍勒掯無糧之

地數處數於撒變諸臣不敢上聞若使臣等孟浪仍為此
等舉動於遠方聞聲之後加水深火熱之殃是清屯萬萬
無益而祇見其害此興復之六難也有此六難臣等將何
措手竊計守邊軍士莫要於墩臺查墩軍一名舊有隨墩
地一分而今有無多寡不能盡同當為逐墩清理附近之
地照軍查給使其更番瞭望就使耕墾則墩與地不相離
者軍亦與墩不相離而墩軍皆得其所是藉墩清屯之一
法也全鎮舊設大小武官有有廪給無廪給之殊臣初不
解其故今乃知有廪給者無養廉地也無廪給者有養廉
地也此地或係先年額外之産亦或即是節年隱埋之屯

田以一時根勘另令無養廉者查出有養廉例比而均之
則無者必不肯休有者自不能隱臣等因而裁量定立等
差為之限制使其祿足代耕使省繼制別議廪給而又免
朦朧影射多占軍屯之處其新立各標原無養廉者另議
廪費不在此例是藉官清屯之一法也此外荒蕪尚多當
令所在官司就地列置木榜聽遠近軍民諸色人等量力
耕墾秋成刈穫官不問其姓名亦不查其頃畝亦不管其
明年再種與否惟令多多耕種自然藏富民間如種熟之
後願為己業者赴官告給帖文不許他人爭奪此法精須
聖諭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行之或者期月三年漸有成效

而非今日一蹴能然然不可無蓄艾之算也統祈聖鑒勅
部速覆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西關大同情形第八事疏。

從來用人須適其宜劉安國非而部推舉竟未得此第八
可憂之甚也臣聞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則曰
王猛實治軍旅宜天縱多能不及王猛實識夫固府治燕
事者而不必問耳我皇上留心邊事特重武科為肯全臺
國將格致俊傑而不知者攀附武科之名遂欲驅除一切
行間百戰之士以白丁目之衝所累葉之官又以劉妻排

之贖請明旨通行九邊欲將坐營操守中軍千把總官盡
作新缺俱選武科而餘皆不用嗚呼是何心哉臣敢極陳
其不可夫白丁之當禁也謂山人游客刀筆倡優往時挾
為牘走邊方求謁用營事抑或邊方大吏苟以昇其僕役
私人是真白丁真當禁也若夫行伍健兒艱難百戰歷百
隊之長以漸歷中千萬次都守往往有名將大將出其間
槩而禁之曰白丁其不可一也劉妻之當禁也謂往將用
兵如閫寧等處劉總參游真署營伍數年而不報部甚或
去一人又委一人累易而部不知者是真劉妻真當禁也
若夫營將以下累承之官百隊而上鈐束之長其職事小

而業殯其地位卑而親人其材必諳練諸務其技必嫺蓋
備伍其語言氣習必與衆相通而傳宣調度乃身為之不
憚鎮遁如得其人皆撫富庶心以聽將領能得其人變通
責推敲委之何也巧不過習之門稍進一步使隔一層不
如近者之習熟而禁之曰剗委其不可二也蓋以此官雖
卑所寄甚重如管一軍係一軍性命管一堡關一堡生靈
朝爲缺一人暮必補暮爲缺一人朝必補而今既禁剗委
必俟朝除報部推陞赴任之際不知多少時日能虛位以
待之乎其不可三也將又委一人署之禁剗委而仍委署
與不禁同耳小小地方卑卑營伍能堪署者正者重重剗

剗乎設有邊警不時非戰即守必待朝除而後戰守乎抑
令剗委者代人戰守替人死生乎其不可四也平時則嚴
禁剗委有警則死生以之朝廷將因此而失人心平時則
部選爲之有警則遠地觀望朝廷又因此而不得人用夫
不得人用而使失人心在邊方世職以無處安頓瓦解灰
頹矣行伍健兒沮抑無所見長憤懣無所吐氣將不挺而
走險乎其不可五也臣項見選出宣雲之武科京衛新着
之人居其大半心竊謝之至是閱審視其狀貌以來衆則
不識其語言以傳宣則不達其射御以塗塞故事倖取功
名則蔑蔑數而以之領兵廝殺當陣衝鋒則不免爲邊方

之人掩口而笑如是者皆借武科之名絡繹選出使臣等
以封疆利害軍民死生託之乎其不可六也且臣每見一
官問其家口嘗有十餘人而月糧幾何不過二三兩耳此
二三兩者以之買米麵薪蔬乎僦居傳房舍乎製弓箭鞍
馬乎數者無一焉而皆未嘗缺然則非虛伍冒餉即科斂
剋軍舍此更無處法其不可七也若用衛所世官行伍土
著其家有房可住有地可耕有衛役可使即此部選流官
費用什省六七而一旦有警率其子弟家人鄰里鄉黨守
此一塊墳墓之土比之流官氣力不啻千百過之今不此
之務而盡出缺以予流官累爲地擇人乎抑爲人擇地乎

其不可八也然臣非欲選抑武科也就宣雲兩鎮而論亦
必有武科之人在京候推者請勅兵部通行查出開其名
籍科年在宣者咨選宣撫在雲者咨達雲撫使之聽用標
下詳查身家履歷者試技藝材能與世職行伍相兼用之
委補之一人則咨部存案劾有勞績則咨部推陞如武已經
管事而庸劣不堪考驗身家而曾犯罪過則亦咨部除名
永不敘用如此使武科之實者次第得官而不致苦於株
枉守候之難其不肖者自甘擯斥而不致沿蹟攫冒使之
習是則人地相宜賢愚區別之大道也其京衛新着之人
實非衝邊利器且亦枉受窮苦貽害軍民不唯未遍者請

勿使來即已還者逕當汰去此件關係尤大臣言切直不
該萬祈聖慈垂賜勅部立允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軍中有不忍讀之書疏

竊臣頃在代州陽明堡內偶接臣父差人寄臣手書內云吾兒總督宣雲仰荷聖恩深重惟有致身報主但我自春中剿賊奔勞之極鬱火上攻遂致病目違禁北上觸冒風霜至今兩眼昏瞶形說不能有時咫尺不見一物此乃衰既龍鍾之老態也猶不為異近日復感脾濕之症飲食少進肌膚消瘦延醫調治藥餌多不見效恐有性命之憂矣

安得飛至塞上見吾兒一面耶言之泣下云云臣讀未及終心膽墮裂舉聲大呼幾欲狂走通報官兵原將接戰羣情洶洶臣亟收書入署跨馬登城不敢再視亦不敢與人言吞聲忍痛半月於茲幸值敵遁歸閒差人與增慶言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四鼓時分臣父忽患肚痛大便不出者三日醫用峻利之藥下之裏中有如肉塊頑然未化緣為春初訛傳敵入室震聲勢重大臣父當食放箸亟呼我兒我兒良久不止驚憂成疾臣於是仰天椎心念臣父望七衰年生臣獨子遠離不孝致疾若斯天當安在遂殞臣身亦已晚矣重念臣父觸冒嚴譴成袁州與臣相隔八千餘

皇衷補己巳河南汝州一別至今七年有奇臣書屢有宸聽頻祈代罪未蒙俞允今臣禦敵無能引身屏棄雖不敢言陳情而父子天親昨指心痛臣一息尚存焉能隱忍用是不避萬死仰干聖慈如臣罪在不赦乞恩假臣兩月命走袁南與臣父痛哭辭訣隨即詣闕請死備荷望外天恩稍從末減容臣趨侍臣父就養餘年臣犬馬死不足惜顧使天下萬世為臣子者知我皇上孝治仁育不令草芥賤臣賊恩傷化永為戮民也則所風勵於天下萬世者遠矣

崇禎八年七月初十日具

回奏四鎮禦敵情形疏

大敵烽入有淺深為日有久近我兵有主客得失有重輕在大同王樸之屬出入迎慝平魯井坪朔州應州山陰馬邑威遠八處計自六月十一至十五七月初六至十二前後共十二日平魯搶掠為重其餘所過為輕在山西尤弘勳之屬出入陽方苦森玄岡陽武原平忻州定襄五臺崞縣代州繁峙嵐邀一十一處計自六月十五至七月初五通共二十一日原平忻州定襄搶掠為重其餘所過為輕乃弘勳之在山西自始至終未嘗有堂堂一戰王樸之在大同迎慝十一十二兩夜實有兩戰此兩鎮主將之確案不可誣也惟烽自大同入山西王樸即當與俱入而本官

一至寧武分兵一至代州皆以無糧爲解安而去之迨臣
入代州始嘗其將焦陞領兵六百會同白安原平一戰與
有傷亡姑塞應援之責及烽自山而出大同尤弘勲承臣
檄調止報馬兵三百至寧武再詰之始報馬步五百戰山
陰已而又報十餘過井坪止旦子山不進此又兩鎮互推
之確案不可誣也夫以兩鎮主將自爲地方與互相推諉
其確案不過如此計自六月十一日起至七月初十日止
通未嘗有堂堂一戰斯時即使王承恩祖寬齊到亦難責
以上兵所不能而獨強客兵趨百里難爭之利作餒肉空
投之虎哉臣是以於王承恩剳差一日無可來何於祖寬
務出萬全不令浪擲前奏恩算遺檄一毫不敢飭欵然而
主兵不戰是臣不能督率之於平時客兵不齊是臣不能
調度之於臨事總皆臣罪無容逭也臣所以諄諄切切厚
責主兵祇緣仰對塞嚴無敢絲毫隱飭若論地方殘破之
餘名募烏集之衆堂堂大戰實有萬難即王樸尤弘勲或
亦心無窮而力有限非敢於負恩如此總祈聖明權衡敢
會勅部覈分其臣所言各道之詳斟酌核揩如大同撫臣
葉廷桂實遏朔州一帶之功僨之分守道冠慎前詳未見
腦合山西撫臣吳甡實遏崞代等處之功攄雁平道武獻
哲一詳全涉糢糊所以奉旨查奏事有多端臣今不能等

待先具四鎮大將確書以報誠褒褒於明旨故是二字不
勝惶恐迫切之至也再照前奉應旨俱有督撫按處字様
本宜具稿會題但臣自揣身在事中與撫按處有別仍應
一面具題一面仰請處分其撫按監或別有見聞非臣所
敢期約也

崇禎八年九月初九日題

微臣罪重罰輕疏

伏念去秋烽徽宣雲深入代崞皇上以在事諸臣不能防
禦盡賜處分特命臣等收拾殘從頭整頓臣自知駑劣
不堪任使蒙恩高厚弗敢固辭用是急圖補塞而不意遣
烽旋急再入啓様也以致臣等有心可嘔無力能驅坐視
飽颺何所逃罪臣時思念節制諸臣臣實居首今皆有罪
臣即爲魁抗疏指陳臣罪有十但乞天恩容臣解鈇病父
願甘鈇鉞之誅敢期蓋戴豕仁而假微臣一息螻蟻戴罪
弘開使過之門城堡保全曲賜原情之赦此臣夢想不到
俾同再生者也抑臣前奏平生自願功則歸人過則歸己
今者無功可歸祇慚有過難分敢瀝愚心再干聖鑒竊念
大同撫臣葉廷桂受事未及二旬陝道遣烽豕入此誠智
不及謀勇不及鬭今與臣同降三級猶不拔言撫臣之罰
重道足以彰微臣之罰輕宣大按臣梁雲構山而按臣余

職雖有査飭之責原無調度之權今亦各降二級以二臣
波累之有餘知微臣藕鏈之未盡此臣食影忸怩者懇祈
皇上免三臣之罰並降微臣猶可茍安共事至若山西撫
臣吳甡扶病剿賊致甡忻州一面其勞雖飛而罰反過於
臣臣不敢為之請貰第其吐血是真所當具實入告其兩
鎮處分就中猶有區別容臣補牘上請也

崇禎八年九月三十日題。山松曰按內所云就職指陳臣罪有十與正集要文字而今亡矣惜哉

督屬遠近不同優劣未敢註考疏

竊照臣至不材蒙恩叅督宣大山西三鎮每常顧名思義
循職分之所當為則總督軍務最急料理糧餉次之以故

受事至今條上一百四十四疏屬軍務者什七屬糧餉者
什三而其餘未暇及也勅載軍衛有司官員有犯聽掣閱
者從自掣閱應參奏者指實參奏蓋亦必與軍務糧餉相
關而後臣乃舉行至尋常吏治民生則撫按自有專職即
府州縣官考滿從不會臣具題臣惟董三鎮邊糧究解及
頹者批布政司詳准給繇而已若那移逋負本奉明旨那
文程令關餉撫補則臣再三駁正不准給繇是豈有私惡
於州縣哉不過念官軍困敝之極民運催償不來法當如
是執之已耳至於批准給繇而不註考則又有說山西一
省距臣駐劄陽遠州縣有司臣從不識面目除糧餉外吏

無別項詞詳道府州廳年終季終並無賢否之報撫按豈
院不時糾劾亦無關會之文有司優劣臣原毫不預聞而
獨於考滿時則欲註四六之語不知臣將註其心術乎才
品乎文章乎政事乎每常閣筆躊躇終日不成一字何也
臣不能自欺本心虛加褒異更不敢仰欺聖明曲徇面情
也久欲奏請聖裁使於邊守近見邸報有延勒考語妨賢
論會之疏臣竊笑之夫邊軍待哺之餉民間惟正之供累
為貪者地乎抑將長官之貪而輒餉不徵否也言者自有
所為臣姑不指其名但祈聖明鑒察臣距山西甚遠賢否
原無可憑以後府州縣官給繇臣俱不必註考惟是查其

民運如有未完指實參奏抑或意外會蝕為民大害適勸
掣閱具題庶臣既無虛異狥情之咎亦免妨賢勒考之譏
矣

崇禎八年十月初十日奉聖旨該部看議具覆

臣父棄臣甚慘疏

竊臣頃巡宣府方入鎮城不意罪孽深重不自殞死忽有
家人奔報禍延臣父至於不可為諱也語未絕聞驚號昏
仆中軍等官倉卒無措舁還陽和心神迷迷已離宅舍臣
不復如人間事者將半月矣家人告言邸報奉旨料理候
代有經手錢糧必須奏銷臣旋看旋暈作止顛倒都不自

銖兩一點惺惺不寐之死靡他則臣父蒙恩謫戍未沐宥
除一事非惟臣父目不能瞑即臣世世犬馬死將俱不能
瞑也臣以是忍死須臾强和血淚草奏哀鳴於我皇上高
天厚地之前念臣父鶴自登萬曆甲辰進士歷任陝西
雒南長安兩縣知縣擢受浙江道御史巡按兩浙貴州丁
父憂服闋起陞大理寺丞轉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
少卿巡撫南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未任丁繼母憂尋延
削奪皇上御極初年起田間再管協理院事右僉右副都
御史陝西流賊倡亂又兼固轉兵楊訛傳前任總督服毒
自經以致員缺半年不補廷推之日皇上召對平臺面賜

簡用臣父星馳赴任三歷秋防延綏三路大捷者四擒目
枭我兒賽甘罪等鎮擊斬點渠千兒馬大破銀定歹成踏
部共計首功三千五百餘級蒙恩叙加宮保賜飛魚服廕
臣子山松錦衣衛正千戶世襲此臣父督兵職分似亦無
虧者也後因邊烽告警調將徵兵沿邊五大鎮如兵自勉
楊麒允世祿王承恩楊嘉謨等統兵一萬七千餘衆先後
入援又值延撫張夢鯨物故陝撫劉曆生甘撫梅之煥各
親自領兵出關以致邊腹空虛流賊乘機楊鶴臣父東西
馳騖撫剿衆行言者捏稱出示州縣不許陝祿山殺流賊
者與之牘命等語仰干聖怒逮繫圜扉間擬邊戍終身發

袁州衛著伍嗚呼彼一時也臣父廉承大譴猶重總不敢
辭姑置人言是非都不與較值念父子展兩獨祿秩不盡
如海君恩金吾奕世永延襲不盡如山聖澤而臣顧天情
代生再至三展蒙恩許豈荷天恩再昇今官此出居者臣
念古人九漸驅車戴為忠臣我為孝子必有補於綱常名
教方值本懷臣今拘攣駑鈍願為忠而不能臣父憔悴荷
戈願念孝之一字臣為名教罪人綱常賊子亦已久矣欽
奉聖旨憐臣界能抒猷看頃朝廷自有裁鑒不必屢以私
情附陳臣含淚伏讀勉效馳驅不意陽明堡中接臣父書
忽言脾泄痢疾有性命之虞安得飛至塞上見兒一面嗟

此何時父名無諾之時也而臣適在軍中無敢喘息恐恃
事畢從鎮然後奉錄父書泣辭辭訣節奉聖旨邊警方殷
楊嗣昌正當殫力料理以策援剿何得以私情屢請欽此
臣不特已再奏乞恩客臣解任辭訣奔走前來生殺予奪
惟我皇上之歸臣何漸逃於天地之間伏奉聖旨前者累
能抒猷著靖朝廷自有裁鑒楊嗣昌何無深體但以私情
屢陳豈臣子作忠之誼欽此臣又不得已三奏謝恩言臣
父向無病緣以憂臣故病臣父亦無他憂以臣御負恩命
不揚任值為憂是臣父子患哀皆從仰報聖恩起見即臣
得請而去尋醫問藥之外稍將代父荷戈仍是我皇上驅

徒隸卒非比羣身亂倫者也嗚呼臣言至此是已明知臣父有不可起之病即兵卒然不可諱臣亦必有不能親承永訣之時而臣忍㦖至情勉從王事計自七月二十日拜疏至今有何絲毫裨益離塞補報朝廷而臣父竟不能待臣一面臣問家人臨卒亦竟無一言惟問居臣則默瞑閉待臣則閉目搖首而已嗚呼勸哉皇上謂臣何無深體臣真不能不仰體聖心而第不能俯體臣父之心至於如此之極矣向使臣若得歸病榻之前辭訣一語即不忍言事臣父之日短猶庶幾異日事吾皇之日長今則不然臣不能事父敢言事君惟有一死而已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哉則求亂臣豈非賊子之門哉臣今已為賊子皇上亦何取於亂臣而不立刻誅之以慰臣父於地下免懷有子不歸視含之恨也嗚呼已矣臣自屏荒塞立青天爷摘有餘辜皇上哀念狗馬于役邊疆姑貸十惡不孝之罪則請削臣官並臣子孫錦衣世襲而特恩批准復臣父原任官階俾臣徒跣奔還哭告臣父以皇仁浩蕩聖鑒矜原雖未蒙解網於生前幸已荷滌除於身後臣父得題墓道曰此資政大夫太子少保賜飛魚服一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之墓也將不獨臣父瞑目臣世世子孫死而瞑目可矣抑臣聞之敝帷不棄為埋狗也敝蓋不棄為

埋馬也臣父骨肉未寒臣錦衿戴襄事是望恃恩幸復棄於未葬之前斯稱帷蓋之義此惟皇上興念累朝服勤狗馬帷之蓋之曷易耳若使下之部議爰俟向時臣孤窮慘切奄奄殆死恐一旦隨父地下無繇親被聖恩用是不避瀆聒再瀆天聽懇祈立賜矜允施行

崇禎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念楊嗣昌拮据邊疆楊鶴准復原官不許請卹該部知道○山松曰此疏觀之一片熱血灑為名教綱常處豈惟上格冥君天地而泣鬼神矣可是獨奪情而甘亂倫者否至於天歷歷呈前此尤稱父罪今爲又復父官且不肯部覆可恩奉旨而壁臥不起否○中間所引爲父陳情多疏惜十多此

恭謝天恩疏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臣接邸報為臣父棄臣堪慘身事奉聖旨念楊嗣昌拮据邊疆楊鶴准復原官不許請卹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揭到臣臣不覺匍匐泣下恭設香案望闕叩頭千萬外竊念臣家世寒素讀書僅歷三傳君性惆戇守己惟甘一拙臣父躬逢先帝斯能以廢錮之末參劇明侍臣歷再陞高滿斯能於罪綱之餘家徹解泣昔也風霜困苦臣父先憂後樂豈惟沒齒無言今茲雨露車敷臣父生榮死哀真實降年有永所可恨者臣實無裨吏寡蒙愚俯念拮据千欣萬謝之中又不禁千嘶萬愧者也竊臣從前碌碌已難塞其曠瘝向後奄奄豈堪於奔走

惟是天恩念臣愚之一字使天下之為臣者莫不殫狗馬之勞天恩復臣父之一官使天下之為子者莫不遂烏哺之願是則以不忠不孝之微臣而為作忠作孝之嚆矢乃我皇上之至教也微權也特見感恩圖報蓋天下萬世之為臣為子者無之非是而非臣區區所能稱塞萬一者也臣即今病情苟延一息勉移蔚州候代無非欽承聖恩急欲親違之臣父前而不敢倉卒失墜為者臣言至此有涕可揮無筆能寫謹忍死瀝血謝以聞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微臣移蔚再病疏

竊臣頃在陽和憂病經月日用本地醫官羅貫陽大同醫官金應其介休醫官梁學英之藥勉強支持於本月二十日起行次日抵蔚州暫住一則空閒辟暑以便修葺二則就近來路以使代叅循往例也蔚州隸屬大同該衛隸屬宣府又近山西平刑等關是亦三鎮適中之地臣方欲安心料理候新督臣梁廷棟之至交代而行不謂逆次為風寒所襲越日大病身熱如火頭重如山攣滿鼻淵與嗽吼兼作臣以為細故自服疏散之劑取汗過多忽奄奄氣息弱不可支病殆於牀蓐間矣蔚地無醫詢知州來臨雅精調攝延入診視謂臣心血耗散元氣索然內裏虛危之極

豈宜過汗重損元陽然臣悔無及矣目今用藥謂大補氣血可望生全而上中二焦虛火妄動驟補反益其邪非從容調治不可臣不覺痛哭念狗馬賤軀誠不足惜恐仰辜天恩責成料理候代之明旨今以奄奄病情諸務廢停重增憂懼也躊躇日夕欲有所請熟審休息而不敢言今日復一日坐視堆案文書不能動筆而又不敢不言也竊查往例總督缺員多用巡撫署事遠年臣不敢引我皇上崇禎元年陝西三邊員缺命延撫岳和聲署理二年宣督王象乾病歸命宣撫郭之琮署理則近事之昭然而天恩所不靳者也昨者臣愚缺出宣撫陳新甲以千才望先推而臣駐陽和距大同撫臣葉廷桂鎮城咫尺此二臣皆諳明博大威惠有餘堪以兼攝臣事者如蒙聖慈憫念殘軀務暫難廢閣微臣憂病瀕危更難料理於二臣中欽命一員署事俟新督臣至日復自交代從行庶免狗馬孤臣坐廢殘軀重務難免病過死亦少安愚心倘得苟延一息出境奔侯則又望外恩全非臣今所敢必也

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督臣梁廷棟著馬上速催到任楊嗣昌仍料理候代該部知道

力疾瀝陳三鎮要務疏

竊臣卧病蔚州諸務不能料理至三鎮撫臣日有咨揭稿案之至亦不能一一委鎮憂懼益甚不得已擇其切要為

我皇上陳之其一置府徵軍斷斷乎不可減糧也撫臣陳新甲有鄉力不能回天一疏以去就爲邊軍請命萬非得已其詞群斷真至臣無以復加惟念釐定經制肇端自臣方恨不能時雖暴贏類外加餉以大振宣雲之積敗而乃於類外舊糧一旦減之邊軍萬不堪命必有崇禎二年薊鎮兩兵下臺之故事比時不惟臣等不敢任此責恐戶部亦不能當此怨也宣雲雖屬一體凡事難以律齊即如薊遼一體豈兵餉俱一律乎況乎宣之全鎮咫尺皇陵昔人謂護陵之後如護腦後風寒雖甚費不當惜而柰何其錙錙銖銖與飛軍較也此斷斷乎當如撫臣議即不能加萬

難裁減者也其一大同民運虧負乎不能足額也撫臣葉廷桂有軍餉愈匱民運愈緩一疏備參知府等官亦非得已其詞尋復痛切臣亦無以加惟念臣參六七年分州縣職名一一無更而完欠之數則有不同查撫臣獨山西六年分未完本色糧四千七百五十石其餘除蠲免外止未完三百三十八石也未完折色銀二十九萬四千四百八十二兩零其實除蠲色外止未完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五兩零也又七年分未完本色糧六千八百一十七石九斗除蠲免外亦止二千七百八十五石四斗未完折色銀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四兩零除蠲免外亦止一十

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兩零而八年分見徵起解內有蠲免者不與焉是挽欠之數責在各官而蠲免之數官與民不任其責則必求一抵補之方而後可求抵補者必請命於皇上設處於戶部而後可今日臣等敢言乎戶部能應乎不能抵補而云經制之內扣留新兵鋒餉十餘萬則議兵臣查昔日鋒兵原係以新扣舊故議兵一萬而糜餉料草部發止十萬有奇原非盡取之新餉也今日鋒兵改協邑未審裁則安得而扣鋒兵之餉乎且未定制前部恐臣等有加先請明旨止於額內通融臣等欽遵蓋廉不敢踰類外其時鋒兵新餉實是額內和盤打算之物也而今定

制之後以爲歲餘而扣之議免紙上算數不爲無餘一計及於山西之蠲免而果有餘焉否也此撫臣疏內所欲另疏請命者臣稍稍始末觀其梗槩言之至山西一省剿賊防河用兵尤要則行糧一節尤爲確確乎當處給者撫臣吳甡屢疏上請戶部皆以自行設處應之夫山西何地此時何時冦賊兵荒連年累歲亦既殘敝不堪而復民運正供年年蠲免將以何法緩處責之何地何人乎有司借名設處展轉會取窮民皇上所欲不時糾劾撫按所當執法參拏者也撫臣而自爲設處數鍅升斗捲耳盜鈴可乎既已不可則惟有那移一法不分邊餉王糧民屯本折隨地

用之兵剿賊防河一日不止則借用一日不休任罹兆大而解無可解任行參罰而加無可加以致宗祿斷流賞軍絶餉日甚一日年倍一年有不知所紀極者此其爲害又不止於蹈免之數故補之難而已爲今之計必將山西北欵新餉驛站節裁二項暫留二年於以抵解那移之舊數仍支防剿之見兵庶乎本鎮三關可救大同全鎮可救而今年春夏間代藩歷歷餓死之宗人亦可救否則無一措手之法救命之方矣皇上幸念山雲二鎮代藩宗人雖令生而待斃與夫防河剿賊今日山西吃緊要務難令行糧不辨窮民脫巾又生一患則臣愚伏枕瀝血之言願垂聖鑒立勅允行此臣支離病榻日綴數行強成此奏搞懼昏憒差訛傳令蔚州知州參臨戲臣榻前對讀用印代臣拜發亦臣狗馬報恩之一念不忍以憂病自棄也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五日題

遵旨候代再具實情苦情疏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兵部咨該臣奏爲微臣移蔚再病屏事嗷虞懇乞聖慈親鑒事奉聖旨督臣操遠棟著馬上速催到任楊嗣昌仍料理候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扶病叩謝外竊照微臣聞訃兩月距臣父殁期已逾三月矣古者大夫三月而葬臣當奉襄臣父骨

肉俱歸於土之時而猶羈滯四千里外此心片刻靡寧然仰念君命料理候代無敢擅離所守是雖片刻靡寧而又無可奈何者乃臣更有實情苦情不敢不控聖明之前臣年十四不幸早背臣母今在堂者爲臣繼母誥封夫人丁氏久病痰火藥餌不離臣曹矣疏入告非臣今日始言也近接家書臣母聞臣父訃痛哭屢絶奄奄卧牀藥餌俱不肯進臣妻子相守無可奈何望臣亟歸躬親嘗藥而臣母亦時時聆問以爲臣在中途不日可到用事留連一息尚存此又臣所大不忍言者也古云欺君不忠病母不孝臣雖至愚無敢蹈此或冀聖慈鑒明臣今候新督臣度至嚴終可到臣則面代而行臣之幸也萬一已過歲除程途少隔臣至新年萬參開印視事之理擬於本月封印之日暫貯蔚州官舍委將吏書文參貴安錢州關防暫緘督臣至日行事臣一面奔赴哭臣父望臣之目釋臣母卧牀之憂乃臣實情苦情爲具不得已爲者也臣今若不奏聞轉煩聖斷允且慶賀之期臣不敢以向隅苦語妄瀆天聽用是敬奉成命守候年終預陳下情遍奔故里臣仰事皇上至身附全父母恩性實爲萬不得不然至臣狗馬身病留之無裨料理有誤封藥前奏已悉不敢具言也如蒙皇上鑒憐臣狗馬實情苦情非有一毫矯飾允臣前請撫臣署事

免致守候年終尤屬天高地厚異常恩遇臣雖憂病狼狽不能圖報今生當永矢啣結於異世也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山松曰按先人書去甲戌十一月初九陽和受事至乙亥十月初十日略上一百四十四疏其多如此今所存能幾何嘅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終

曾孫[illegible]閱較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枓　裒者

孫兆山松同輯　撰　同較

裒者

山樵　裒正

疏

驚聞召命非常泣血控辭疏 時為兵部尚書以下同

崇禎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臣嗣昌伏在草土忽接兵部差官李登科等捧到咨文一道內開兵部為欽奉聖旨事准

吏部咨稱崇禎九年十月初七日該臣等遵旨將前後所推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等官陸完學王業浩熊文燦申用懋商周祚賀世壽朱大典朱燮元傅振商李若星等俱堪任中樞疏題通列上請簡用初八日候奉聖旨中樞關係甚重還着廣諮確議如有堪任的不拘在籍守制再推幾員來看不得濫舉塞責欽此欽遵臣等仰奉明綸敢不廣諮確議再行推舉謹即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公推得原任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降三級戴罪楊嗣昌見任巡撫遼東寧錦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管備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加服俸一級方一藻俱堪任前缺再照楊嗣昌本當首推只因讀禮甫及一年難以啟事雖先臣楊博任本兵曾有此例非奉明旨臣部未敢遽及也伏乞聖裁於內簡用一員命下行令欽遵到任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一日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陞等具題十三日奉聖旨楊嗣昌起陞兵部尚書仍帶降三級戴罪封疆多事樞務急需料理且守制起用先朝原有成例著遵旨作速前來供職不得少延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轉咨到臣臣聞命彷徨撫躬踧踖不敢不恭設香案望闕叩頭俯仰之間忽不覺流汗浹背而泣露中念臣勝

衣入仕寒卧青氈執戟為郎病還丹壑自庚辰至丁卯歲蓋十有八年甘雌伏以謝雄飛分江湖之隔廊廟恭逢聖朝臨軒不棄小草欣榮冒職令官深慚始望豈意異鴻之慕客寵司馬之重以臣一身論不堪重任者一也昔臣侍罪闕門初無寸長表豎止因遭塵不動幸而瓦全迨乎宣大之役烽徼迎恩律主折定雖苟免於城壁之失迄不能養寒斬之奇蒙恩錫級戴罪備員輕典夫不能創一方之勝又焉敢冀九塞之衝此以臣歷官論不堪重任者二也伏蒙聖恩引先朝成例起復微臣臣孤孑苦情懇非昔比不敢不仰祈聖鑒昨歲先臣見背今正四日商拳蔚

州既渡延津旋遣冠阻三月二十六日奔到臣父柩前慟
不覲觀面俛號吼欲歿妻挈出父手書四字示臣中間三
字難辨僅一髮字重寫分明臣知臣父之心傷痛尤不可
忍嫁臣母夫人陳氏為臣父結髮之妻歿於萬曆辛丑距
今三十五年臣父心期同穴恐臣不能喻意故重寫之耳
臣於三月一日即啟母墓審知山向必至己卯庚辰方可
合葬踟躕無計於墓墓里許小築蝸廬丰奉臣父柩以栖
臣坐待己庚之歲卜吉歸窆然後臣心少安不期五六月
間流冠屢犯荊南聲勢震鄰鼎澧而臣攜攜私憂設眾有
事屢居難保萬全豈知倜臣如此教臣暫存淺土臣不得

已將欲從之而臣繼母夫人丁氏奄奄臥牀藥餌無效於
九月之十七日又見背矣嗚呼臣才然一身連遭大故心
神惨悴數暫閉門謝客求醫調理而臣郡中虧似大作生
城隍廟神不保其居臣心膽飛越勉強將臣父母雙柩入
山並存淺土臣惻心日夜草木相依不敢輒入城市以為
坐待己庚之歲卒遣臣父遺言終與臣母同穴庶幾贖臣
罪於萬一耳嗚呼豈知十月十三日父淺存之日即天恩
名臣之日哉吏部知臣父制己及暮年不知臣繼母制令
總六十日也臣計終制之期將在己卯之春臣得遵臣父
遺言與臣母同穴彼時臣年不過五十有二倘家天恩許

臣終制而後服官是臭盡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雖前
言之邦政之重臣未敢祗承雖後言之子情之苦臣懇祈
憐察然臣猶恐未肯遽收成命也恭繹明旨封疆多事極
務亟需料理夫所料理者何事得非內平流寇外禦邊烽
之二事乎方今惟此二事仰廑聖主宵旰艱憂衍卒中外
臣民責望前此當事諸臣才識膽智豈有十百過於微臣
者咸不勝任而蹉跌矣臣獨何人能勝任而愉快乎借曰
能此二事君命召不俟駕可也實不能此二事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别有何詞若明知其不能而姑嘗試焉以僥倖
其或濟萬無是理祇見今日拜官明日一著莫展此時推

轂兵將萬口交譏而在微臣尤有甚焉者以多一從臺綫
之權愿鋒車之召也臣言至此不惟自知甚明自裁甚決
即皇上為封疆至計必有函勅吏部慎遵刷推不俟臣詞
之畢者矣臣單土無憂道路修阻原不敢倫例虛縻曠不
能補牘重奏伏惟聖慈即垂矜允施行

崇禎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楊嗣以才望特簡中
樞時事多艱世有幹濟大臣當以君命國事為重者即
宜就道任不必控辭仍著該部馬上差催　山柢日遣
萬字字血誠與一金辭之矜不憐此時催歟異時交織
何復人情一口道破者哉

再奉明綸彌深戰慄疏

項據兵部差官郵遞先鑒臣長男楊從奉并吏部兵部咨

文內閣臣嗣昌奏為驚聞君命非常孫攣臣心萬苦瀝血
控辭以重邦政乞恩終制以全子情事崇禎九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奉聖旨卿以才望特簡中樞昕事多艱亟資幹
濟大臣當以君命國事為重着即星馳受任不必控辭仍
着該部馬上嚴催欽此臣倉皇跪讀伏地悲啼臣何等草
芥焉能有無而孔皇上知之以才望申之以幹濟若是乎
期望之切也且君命國事大義凜如鼓臣私情具當觸重
若止從君命起見躬當煌當徵焉敢有辭惟將於國事程
蚊斯以蚤負山荊期不可臣嘗之熟矣今日微戚之身非
臣所有敢不承命星馳畢竟中樞之寄非臣所堪焉敢輕

言受任臣故遣前路速望闕庭容再申陳力之猶第惡冠
賊中遠本無中阻遠遲時日轉多若蒙聖恩早辭聆濟允
臣辭免則遠方望速圖幹濟亦非特微臣之幸實九邊之
深幸也臣暫遣先臣柩辭封對即便登程先遣部差齎官
馳奏

崇禎十年二月初一日奏

微臣星馳在道疏

竊臣頃閱兵部差催隨具再奉明綸彌深戴懼臣當瀝闕
陳情仍祈聖恩縈允事一奏於二月初一日升發抗臣隨
入山告辭臣父殯土襄洞登程業已跨涉荊襄望入河南

境界矣臣方萬目所遇避疲傷殘比臣去歲歸途先景倍
增凄楚忽被父老遮留問臣此出何以仰佐廟謨削平寇
亂臣悲面頓口噤息不能道一詞轉思闈命以來哉及三
月臣亦忘餐廢寢時訪深惟未有對證良方立可施行奏
牘者書生賤見國故臣敢法宋臣劉琪居喪之日六召而
六不起惟以軍國大事盡忠極言是即仰報君恩一道臣
深愧其言未有以應也然彼其時臣方瀝血控辭猶冀天
恩俯允臣身自是草土中人不敢必聞國事抑又因與臣
父將離未決如絲斷續之間肝腸寸折夢覺煌綿如醉如
癡不覺居諸錯過今則強含孤淚塗塞至情而併心於一

路矣行在坐臥心口自商以何策安邊無有也以何策平
冠無有也即用大兵調遣何處無有也即推大將指數何
人無有也祖宗朝事故臣略如漆桶墨無聞見邊腹地情
形臣見若捉拟莫知背面加以平生孤立數載見絕關人
不多求益無地臣如穴中之鼠井底之蛙一隙微明能通
幾許一旦謬膺邦政如皇上召問將何抵對邊臣有事來
決將何擬議臣前疏云今日拜官明日一籌莫展以今行
闕荊襄父老詞難觀之蓋不待明日而已一籌莫展也嗚
呼今日何日中樞何官臣敢以一籌莫展之人而貿貿焉
受任乎夫皇上任臣而臣不敢受罪當死今日不敢不受

任而明日即以不稱任罪皇上知人之明累皇上畢國之事罪亦當死等死耳臣不敢受任而死咎僅在臣一身若不稱任而死有非一身可以塞責臣死終不瞑目也臣遠以瀨躋無計廓暮中進衰懇聖慈賜之斧鉞臣以身塞咎不敢有辭倘家天恩憐臣而釋還務速罷觀覆心血久已銷亡衰遲更失常度敢臣一死歸守先廬是則高天厚地格外深仁而非臣所敢必也臣至襄陽升疏將發忽值流賊破隨州者從棗陽來還呂堰直欲過鄧州消息至襄樊三十里外路斷行踪越日又聞大彩之賊從東折由麻黃歷山等處復望隨棗而來其勢不再闖襄樊即蟄踞河南一帶廓清特日有難預計臣不得已將改路他道或水或陸或東或西但求無賊之處即兼程而進攜恐賊氣難定行道愈遲臣罪彌重謹遣家人楊贊夜行晝伏昧死上
聞

崇禎十年三月初一日題　山批曰今日何日中擬何官可是奪情者所擬批否石齋先生豈惟豈復四字何書說夢

辭臣已入畿內疏

該臣自蒙召命三疏籲天止陳臣力不能未敢極言經制何也以為天恩召臣原欲責臣任事如臣不堪任事自可見於奪情臣歷不詳諸言豈須瑣瀆聖聰乃今臣疏與三

未蒙俞允不得不詳陳之矣竊惟明旨有云守制起復先朝屢有成例臣愚伏讀傍徨考求例所自起蓋在開國之初二三輔弼臣子如楊榮蹇義王翱等歷事祖宗三四十年出則扈從入則居守平時則從容顧問無一日敢離左右至不得已而奪情或遣還治喪有暮不踰時復至此數臣者誠非常佐命之材當世諸臣所不及舍之則無人可代故天下群然諒之不以為非也其後去開國漸遠諸臣材具無甚懸殊旅進旅退亦無人居任數十年之事偶一奪情即天下群然嘗之不以為是如正統間則編修劉定之成化間則修撰羅倫各有持正之疏傳誦至今迄萬曆初張居正奪情而朝議沸騰為甚由此觀之開國彌遠前例難援天下人心諒與不諒有向然者也不特此也我成祖皇帝奪楊榮蹇義之情者也而給事中丁珏毋喪未葬輙入大祀齋宮預慶成宴則置戍遼東憲宗皇帝奪李賢之情者也而居事柯潛修撰王獻陳鑑力求終制則皆許之世宗皇帝奪楊博之情者也學士廖道南居喪衣緋朝見承天府奪其官可見祖宗之心亦即天下人之心未嘗以奪情為例而緊責之非其人也苟非其人立加竄黜凜然以為世經常昭垂日月為復求臣子之防至深遠也嗚呼今日臣則何敢濫叨我皇上引開國非常之例起而用

之孝臣聞古訓孝為百行之原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不孝之子無其原矣將何所移之於君又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未有士君子之身禮之一維缺而義廉恥三維乃獨存者其人將何以維國皇上如不棄衰悶以為臣不必終制是不孝無禮無義寡廉鮮恥之臣而亦可用也臣不剖心析肝以必求終制為請是將以其不孝無禮無義寡廉鮮恥之身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也臣前一再三疏求雖草土未越鄉關忍違趣命之恭未敢極維斯義今渡江涉河潭去家三千里入我皇上郊圻之内矣咫尺天威有懷不盡是名為控辭而心竊有安焉之意也臣苟

如此罪為容誅是以席藁待罪於保定府不敢再前伏雖聖慈俯念萬世經常罪容曠趣祖宗朝國事例史雖比援賜臣斥遣生還誅守先人淺土幸過已庚之歲父母雙服俱除臣苟未填溝壑仍為犬馬圖報天恩為期亦不甚遠此臣千慮萬慮盡心直言不知忌諱惟願我皇上天高聽卑俯從所請不再計而决者也

崇禎十年三月十一日奉聖旨覽奏卿敭歴邊塵旨建趣受事起復尚論已明不必又行控陳該部知道○山松回天復掖除不稱旨明所守且敬風節竭臣瞻矚邪社事說回天議石齋論公何以此時處無一言也

遵旨趣朝面乞天恩疏

頃臣行次保定府接得邸報該臣前奏徽臣已入畿内望闕叩頭敬陳先朝起復本非成例懇乞聖恩允臣斛職仰維祖宗萬世經常容臣終制再圖犬馬餘生報効事奉聖旨覽奏卿敭近畿著遵屢旨速趣受事起復前諭已明不必又行控陳該部知道欽此抄傳到臣捧讀帶客不知所措萬不得已遵旨速趣朝見容臣面乞天恩不敢再請弟臣自離先臣淺土沿途縗絰隨身未曾少變茲當陛見不葉珈瑚凜思對越之嚴墨誅私制定有所不敢顧惟苫塊之禮朝章公服實有所不安竊者斟酌其間容臣青衣角帶暫時趣走丹陛如遇慶賀大典自不敢入班行此則臣分子情無可奈何之極不敢不預請命者也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日具奏

犬馬十年趣主疏

竊臣本日陛見例宜次日謝恩賜臣犬馬微賤遭逢堯舜聖神自郎中副使歴至今官臣父先臣楊鶴家居蹟戍生全不幸溘先朝露又蒙准復原官臣於元年九月十九日面辭至今復得拜覩天表纖碎首五體號呼觸謝又踽蹐未敢臣下情不勝欣幸方今時勢多難微臣才力短淺中樞任大責重義展觸缺兵單大小將領之人一切戰守無策臣日夜彷徨未知所措惟從草莽來目擊幽隱情狀審思次第工夫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

斯能盪寇此三者似為今日撥治之切根本之圖若夫選
任良將雖屬中樞職掌而年日有限難得真才清面多端
難除積弊磨勵武功祇奉朝廷賞罰而較重夫倫圍禪激
勸遏迷異的更致灰銷與夫武途龐雜之極法宜有以清
其源衙所府地之極法宜有以挽其流此四者我亦今日
下手之方先務之急臣愚受事之日未能悉陳章奏之中
難盡曲折伏乞天恩許臣名見指事陳言面賜裁決裨臣
知所遵守次第奉行乃敢謝恩受任此臣迫切請命之至
也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卿粹殫心猷料
理著即到任受事奉內事宜併條議來行該部知
道了該部知道

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竊臣犬馬駑鈍加以草土幽憂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
起用叠奉明旨星趨首以安邊盪寇勉臣料理似乎安邊
第一盪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內方可攘外何也竊以天
下大勢譬之人身京師元首也宣薊諸邊肩臂也黃河以
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為重邊烽
紅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
誠不可緩圖而深者尤不可忽視也誠使腹心又安臟腑
無恙則內輸精血外運肢骸以仰載元首而護衛風寒於
肩臂之外夫復何憂今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
乾肢骸日有膚革於以載元首而衛肩臂豈不可為懍懍
危懼之哉以故臣言必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
必保民斯能盪寇此實今日撥治之切根本之圖非敢緩
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但選將調兵
雖屬臣部職掌而根本先在足餉綱領全在得人有日前
吏置之饑宜有永定責成之事理非臣一部所能獨任一
人所敢臆裁相應條列上請合候聖裁敕下部院科道等
衙門會集多官同臣據議妥確再請明旨施行必全局無
一點之漏斯成功有可刻之期內地安而外攘思過半矣

計開

一審圖賊之勢議得流賊初起於延綏而其害
中於陝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廣四川江北廬鳳應安之八
境今山西餘孽漸消河北可幸無事四川時有不虞而全
勢大患惟在陝西河南湖廣江北之間其南鄖江西北鄖
山東二省雖賊所未至亦切近當防圖之之法當以陝西
河南湖廣鳳陽為四正面此四巡撫與之計兵計餉責之
分任剿而專任防又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為
六隅面此六巡撫查其見兵見餉責之時分防而時協剿
如是而十面之網張矣部用總督總理二臣為隨賊所向
專任剿殺之官如賊在陝西則陝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

山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理入關與總督會剿賊至河南則河南湖廣鳳陽應天山西山東六撫張六面而總督出關與總理會剿賊在湖廣則湖廣河南陝西四川應天鳳陽江西七撫張七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楚會剿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如是而合剿之局定矣其總督及各撫衙門然舊惟總理前以湖廣今以河南巡撫兼之俱屬不便合將撫治鄖陽都御史陞為撫理衙門加以提督職銜改給敕書從事彼原有川陝河湖四省節制之責但與之兵餉重其事權即朝廷無增官之費而地方有提挈之重其

伏候聖裁〇一籌辦賊之人議得應天鳳陽江西湖廣山東山西陝西延綏四川俱有巡撫其人旋擢辦賊不必論更惟河南巡撫見兼總理今議仍改巡撫專官鄖陽撫治應改撫理衙門所管會剿五省補陳良訓二臣才力甚堪總理某堪巡撫或互相更調或另擇其人此事關係中原治亂非小所當畫破情面並舉其才以責實用者也其總兵副參等將提刀殺賊之官尤必平時所有威望軍令嚴整不肆臨敵陷陣先登斬將事蹟上達斯堪委任或功著則擾為不安並族大事且總兵官秩既崇惟總督職雅堪臣可施節制調度若巡撫與之對頭抗禮寸廉其辭自體

見在剿賊總兵並有不堪其任者至屬罷斥世無虛名其餘分隸督理二臣總其調遣初與巡撫主柄掣肘巡撫所轄兵馬責其自選忠勇善戰都司守備等官領之俾其節鎮功名進取之途甚遠從顧軍法逗遛之罪難逃斯辦賊之要務也伏候聖裁　一計殺賊之兵議得賊每一大夥號稱數萬分之恭楚江北等處各稱數十具合之則不啻百餘萬也彼精勇堪戰之賊各不甚多而擄帶婦女攜挾寡民之數實為不少本朝成化七年荊襄流賊結聚總督項忠入山招撫陰復剿不服外遣歸還鄉者一百四十萬人今時大畧同也欲真正官兵與之敵鬪則聞風而走惟

怯懦者總為賊所嘗者乃羅其狂鋒以此知殺賊兵亦不須數十萬之多也今議鳳泗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各主堅守不動又總督軍門官兵二萬總理軍門官兵三萬專主隨賊大剿其鳳陽陝西二巡撫官兵各一萬人湖廣河南二巡撫官兵各一萬五千人剿為分剿為防之數鳳陽係東一面陝西係西一面河南湖廣處西南北四戰八達之衝也故計兵較鳳陝為多而總之則亦為多不敷也就其見在之兵實實挑選堪戰各有若干少者作何調募兵有馬步不同通以三七為率約該五萬六千之馬本查見在若干少者作何買補並買補騾騾除總

督總理兩外其餘多練步兵上緊殺賊不必盡拘三七之
數以上兵馬二者責令諸臣明白畫一奏請臣部為之酌
處伏候聖裁　一處平賊之餉議得兵馬未到糧草先行
古語志之茲觀孔子與子路論政必先足食而後足兵至
不得已必先去兵而後去食理至明也今議官兵十二萬
每步兵一名日給五分計兵七萬四千名該銀一百三十
三萬二千兩每馬兵一名連草料日給一錢計兵三萬六
千石名該銀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兩以上共銀二百六十二
萬八千兩其將領中千把總應支廩給即扣各兵每年六
箇月小盡給之不須另派然此未分行坐二種之算也若

邊兵原有坐糧調用止給行糧數或少減而兵募兵本無
坐糧不當又分行坐名色數亦不增止此二百六十二萬
八千兩者須查某省某府見有若干某係守城官兵之用
某係總督總理之用某係各該巡撫之用一一不相混淆
源源不致斷絕而後可如其未足作何計處必須具有著
落不致虛懸臨敵又最缺之我兵時建呼庚而後可計處
已定則將用兵剿賊地方各項起運留運錢糧盡徵本色
收貯以待兵馬經過隨地關支而以他方折色撥補起運
可也再照本朝成化九年兩廣寇作亂命總督韓雍討
之憲宗皇帝以征南將士宜費浩穰特命戶部侍郎薛遠

整理兩處軍餉迄奏成功今用兵至十二萬而無一理餉
之官使督理巡撫各自為政互相為爭可乎即不相爭而
如去歲陝西鎮臣洪承疇差官前往雲南催餉其堪應急
濟用否也在戶部遣大臣一員不為甚難而以責治兵剿
賊之用不啻甚便此先朝成例當遵者伏候聖裁　一收
滅賊之功錢得滅賊之著無過審擇用人計兵處餉四者
備矣然欲收其功則莫若賞罰之尤要焉臣者嘉靖年間
有事先臣楊博所以仰佐廟謨削平寇亂者惟是信賞必
罰嚴不沒將為急務如文武將吏每奏奇捷則不堪勸功
先請給銀兩表裏之賞行伍壯夫斬一首首亦不待敘級

立請接鎮撫百戶等官遇有失事果其人可用則督撫大
臣請住俸戴罪責成恢功自贖大帥請降充為事官而猶
任總兵如不可用文臣則請逮繫罷斥武臣則請先行軍
法不少假借一歲陣亡者不待覆勘立請使卹贈廕建立
專祠如此皆本朝明例臣部職掌而因循日久未見舉行
即我皇上前年曾大發銀兩表裏差官解至軍前今亦未
聞何年日月曾賞何人悠悠闒闒數無一毫鼓舞之氣良
可歎也不特此也臣過河南見郡邑守令缺員甚多聞有
稍堪守土之人又為大計處分而去即日銓除亦須聖諭
不許離人規避臣恐得官之後而觀趑趄望仕之初未請

保障猶有不勝覺悉者竊計數年用兵之處不無磨練可用之人合無大破資格行各該撫按碌舉長才果堪綏護吾民即司府首領州縣佐貳教職等官咸可拔之正印倘能治兵討賊則府正佐貳州縣正印更可越遷監司彷彿永樂年間論山東妖賊賓鴻等功擢安丘知縣張櫛爲山東左參政縣丞馬揭爲山東左參議如此功名之途闊豪傑之氣伸合羣策羣力以圖賊不難矣其見在監軍司道某爲勞績最著軍中必不可無則與優加職級某爲勞多功少軍中不關緊要則與備資別遷毋一槩坐待事平致人人化爲暮氣將士以久而戍狎威惠以久而兩窮非徒無益而且有害也伏祈聖裁

崇禎十年四月初二日奉聖旨[illegible]

裁實邊備預整防禦疏

竊照邊烽不測頻年啟疆其在宣大山西則甲戌至代州崞縣乙亥入忻州定襄其在陵京畿輔則己巳至居庸良鄉丙子入安肅雄縣等處蓋一步轉深一步一年較甚一年志已測之在我薊昌真保內地嚴防必須滴水不漏宣大山邊外藩運遠咸實畢固無虞年來先事戒備非不然可觀及至臨期未免著實失措以致我皇上焦勞於九重之上躊躇於三輔之間邊將練兵增設不止一處總監分守將道不道一方於以綢繆牖戶真麗河山亦既無以復加矣獨臣參竊中樞密思今日戎事惟有嚴其實用之一著其與臣部表裏所能嚴切責成自是督撫鎮道之各官詳考嘉靖年間爲因庚戌之變廟堂全副精神用之防守薊鎮調用邊宣山陝邊兵二十四枝每枝三千計兵七萬二千沿邊擺守邊烽一動責令倚牆拒戰循須匹馬不入爲功所有整頓綱舉備見先臣楊博本兵奏議之內臣令募師其意臚列大端行令督治撫鎮自己條答就將本鎮見兵如何訓練戰守設有警急如何調度應援或用何將就領坐定主名限令文到十日以裏速具奏聞不許遲

移咨搪塞舉書搪偷有違期不奏及將移咨搪塞其詞無裨實用者容臣指名參駁請旨輕重處分以破虛設之積習而醒久玩之人心於邊備非小補也謹討閱款件於後伏惟聖裁定奪敕下本部遵奉施行　計開　一薊保二鎮東起山海西止固關延袤二千餘里先臣楊博謂一處失守與無守同無無可守者誠總督鎮道等官畫地分區步兵拒牆擺守以守爲戰騎兵按伏徒處以截爲守務要匹馬不入爲功焉一烽突入境拒牆擺守之兵業已無濟即使邊行綱募分作三路一路隨烽所至截剿一路一拘京城內外有警無警分布擺守一路不拘職嚴有警無警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布防護務要盡心戮力早逆出境真爲全之算前事之師
也今則薊門三協各分信地畧係適海更立新兵合行總
督侍郎張福臻身自當仇維禎延撫兵阿衡為任張其平
總兵張天禮侯拱極王承胤就中選募各具條答要見邊
烽在外我兵盡地分區某處係某人信守用某將督率某
兵倚牆拒戰用某將統領某兵撥伏應援殲取兵數職名
奏報立案不許閃爍游移其或不能固守被烽突入內地
某處撥伏之兵堪以截殺某處抵守之兵堪以調援亦將
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一面將敕總督軍門總催臨期調遣
侍郎張福臻將某某隨烽截剿某某守護陵京亦要見先

期奏明免致臨時推諉盖烽在隨外倚牆拒守鎮協各有
信地難責總督一人若烽在邊內調度應援自是總督責
任號令必出於一賞罰必斷於身斯可肅軍紀而成戰功
所關非小也　一寧錦八城距邊烽窖遠當枕戈待旦規
進取之圖但邊烽近歲每趨寧錦而走宣雲耽耽內犯又
不可不深爲計先臣楊博有言遼東邊患不在邊廣而在
寧前每年七八九月將該鎮總兵官調住寧前地方一遇
冷口喜峯有警不必再候明文星馳會合剿兵截殺又言
遼東城堡堅完爲攻圍不使以戰以守均有可恃嘉靖
三十四年入衛之兵多至二萬有奇在遼東止當責其整

守地方務成保障之功在薊州不可輕撤兵馬以致乘虛
之機彼時全憑巨鎮遮烽東西乃不憂邊而憂薊如此令
時邊烽嚮張有異土蠻之勢所當內顧何如合行是撫方
一藩總兵祖大壽趁宣自行條奏要見該鎮八城守兵若
干係某官統領可以堅守毋動戰兵若干係某將整練可
以星馳入援大約每一副將指統兵三千每一參遊須統
兵二十各用中軍千把總官聽其節制勿如往歲零星湊
泊兵少官多平時既無統馭之法臨事紛多掣肘之患文
到十日以裏該撫鎮官確具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不許閃
爍遊移仍要先期訓練一入關門即聽總督軍門調遣有

功之日照楊博議准舊例比主兵陞賞每加一倍有罪則
與主兵同之其什器衣甲等項先須買備騾頭勿用倂車
以濫還滯此亦整嚴紀律謹備蹂虞之一端也　一宣大
山西三鎮切近陵京截觸但隔一山邊烽耽耽內視已非
一次今茲善畫須保萬全先臣楊博每於薊鎮秋防必先
嚴飭三鎮爲之外護如將宣府總兵調駐永寧大同總兵
調駐懷來山西總兵調駐順聖東城等處而總督軍門常
駐懷來當攝南山一帶次及紫荊馬水諸關其言烽犯延
永邊近南山就近各支兵馬分包薊鎮牆上協力固守但
使匹馬不得入關爲首功蓋爲陵寢計慮不嘗切也日

今時已入夏邊烽竊伺非邊中令尤爲喫緊合行延撫劉永祚兼延桂吳姓總兵楊國柱王樸王忠自行條答要見該鎮除守兵外實練戰兵數枝某將統領若干堪以聽令策應確具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不許朦朧遮掩仍一面報知總督軍門聽候臨期調遣侍郎盧象昇亦將某鎮某將領兵幾枝堪否持戰先期酌派分明如遇烽犯永寧延慶邊近南山某將該駐某處防守某將該主某處截殺仍與薊遼總督張福臻昌鎮侍郎李日宣期會夾剿務保萬萬無誤倘烽越過宣府直犯馬水金水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趨過大同直犯紫荊白石等口某某兵馬該從

何路策應趨護山西直犯龍泉固烽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各要騎瑞安當先期奏明免致臨烽推諉若烽勢不多止在三鎮臨邊出沒抵掠各該撫鎮必須設奇截畫預絕內窺之端總督大臣處聽楊嗣昌所議止當保固陵京防護南山不得輕易西馳致失東備其王忠見在劉獄失利觸病未知果否係另本酌議施行　以上薊遼通昌保定宣大山西等處外禦邊烽內拱陵京論務要嚴切臣竊見頃中嚴其延寧甘固邊兵見調剿賊大率登萊等處當議防海答臣又嘗舉行更有哨探一節先臣楊博曉得烽紀薊鎮必錄偏石邊外三間房白草川等處自西而

東高貢偏石各將道差的當人役多方哨探但有重大賊跡一面飛報本部一面飛報薊鎮如果哨探明白薊鎮係全無應偶石各將願依軍功陞賞夜不收人等陞一級仍賞銀二十兩如失於哨探致悞機宜各將聽本部查參從重治罪夜不收人等宣大總督等至軍門以軍法從事今照邊烽內犯每鑄東而西必於寧錦道外老河沿都令板升甕教林等處經過合行寧錦撫鎮通擇前鋒將官一員爲責哨探邊有重大蹤跡星速報如本部及所犯薊宣等處督撫衙門如果日後有警卽將該將論功陞賞婚夜家丁照前陞一級賞銀二十兩其或疎失宜聽參處擬丁軍

法從事令在必行庶幾耳目精明有備無患之一道也其邊定烽官職名亦要奏報立案統惟聖裁定奪層飭督治撫鎮著實遵行不許少有違玩貽誤封疆自干重典其總監分守內臣臣部不便暫責將祈天語申飭同心共濟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這覆議所處邊偏宜宣督等鎮撫防守設判事宜深切邊情着各該督撫鎮遵一體[illegible]嚴加防範不許疎玩務期[illegible]官哨探中[illegible]肯[illegible]加嚴飭行監守各官遵照同心共謹時刻圖維不得少有疏[illegible]

覆勢東塘報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兼視勢島太監陳應祥題稱准東江鎮

臣沈世魁塘報等因奉聖旨據報麗國被兵情形並敵繳掠船甚多聲攻沿海各島且大隊南屯王京金日觀又有椵子山旅順一帶遠烽寔雖往來之報狡謀殊屬叵測發津關寧濱海等處在在可虞速著該督監撫鎮晝夜料理萬分隄防餉運及登鎮接濟各船尤宜嚴確偵備毋得少有疎懈一面飛檄沈世魁陳洪範恪遵屢旨協力出奇相機截剿務期大挫狂氛不許觀望延緩致誤事機兵部星速分投馳飭並關寧天津各鎮兵船聲援事宜即看議具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敵以船料海船畫為所有則我沿海一帶所在可虞臣欲令關寧天

津各出兵船直抵三岔等處遣作疑兵此誠批搗奇著但各鎮水師為陳洪範抽調出海所存不多非山永撫臣為任方以海岸綿長不能兼顧為憂若盡令揚帆而出各海口誰為防堵且三岔去瀋陽尚遠敵兵未空國入鮮我以寥寥兵船虛張聲勢恐不能牽敵而反為敵乘不如各守信地猶可固門戶而我不虞也明旨協力出奇相機截剿竊恐沈世魁陳洪範力亦未必能辦合無令其斟酌進止分布險要為內地扼守之圖似較穩便若敵衆有鮮船數百號泊在海濱量遣智勇小將潛往縱火焚燒則處出奇一着第須切實圖之未可以大海茫茫空言飾報自取罪戾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關寧津門兵船各守信地扼防自屬實着其覘敵機事宜着登鎮撫監飛檄嚴飭沈世魁陳洪範加實圖剿有智勇將領能成此奇功者即紀自是不斷慮實毋得以空言飾報取咎兵部星速飛飭

覆登撫屬國之報甚危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登萊巡撫楊文岳題為屬國之報甚危等事奉聖旨據報敵人催船攻島及截山防嚴搶丁情形狡謀殊屬叵測一面著沈世魁陳洪範鼓勵島衆聯合水師相機出奇協圖剿禦該撫監一面設法飛催撥濟仍處防敵人假扮官兵詭計毋致墮姦并登津關寧淮揚沿海等處還著該督撫監鎮恪遵屢旨萬分隄備不得刻懈

陳其添調關津船兵事宜該部看議速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糧餉火藥聽戶工兩部議覆外看得登鎮建牙海濱東鎮建牙海外豈直為衛我門庭截夫亦欲規利乘便為批搗之奇著也今敵兵未國屬國屈降陳洪範種種條議畫成畫餅沈世魁官兵如許莫展一籌登撫楊文岳處切剝膚不得不先期打算豈直為屬援之計但論今日時勢正宜會海師以護登不宜空各鎮以填海洪範世魁進取即不足退守宜有餘亟當分布要害扼其入犯之路果有殘海聲息以主待客出奇待之自可得志登撫所請西援四千兵為原議防斷祖陵係新兵募足

方啟撤回臣部昨奉明旨年文鎮留防鳳泗以備援剿依
議楊御蕃所募兵丁訓練若何張倅兵可否即抽選到鳳
著該撫監查明速奏以憑酌議東兵撤留其濟南營兵著
該撫先期整搠以待登鎮有警星速應援兩部即行馳諭
欽此除一面遵行外合無再敕速撫楊嗣昌總兵倪寵同
心共濟預整行營不時自遣偵探如果有警不待登撫咨
調促自發兵策援大約登鎮官兵戰守逆東省鎮官兵戰
守逆西仍將海濱一帶某處極衝某處次衝某處稍緩先
期觀歷相度形勢何處可置留兵若干料理明熟酌期允
致倉皇其或官兵不足即須整練鄉團做當撫臣朱大典
原行事宜申令附近有司無事各就本地團練有警協守
家門海岸果能奮擊抗防無縱一賊登陸將領官共聯司
鄉社一體敘功陞賞否即按信治罪此乃期足設立守上
之官本等實著若舍此不圖別行調募客伍未免仍要作
戰騷擾地方仍要設處轉運糧草竊恐敵來至之間百
姓已不勝其擾困矣有警急支僮使難此不可不深長思
議者也其議速戰船四十隻臣部已允發給鐵爵銀兩無
容再議閩津兵船原額有限已發在島尚當酌量速止若
安嶠海道能全趕東隅淮揚戰艦果有若干臣部未知確
數可面咨行查議雖否調發俟回咨至日酌妥募閩其糧

餉又恐難兼戶工二部職掌該鎮要果需用亦應早為接
濟事關軍機臣部不容置之膜外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三日奉聖旨兩[illegible]東撫整飭策援俟已有旨登撫監鎮一面親履海口斷截布置[illegible]防毋使[illegible]仍責有司[illegible]勇[illegible]力協守[illegible]真有功一體陞賞如有一賊登陸立置軍法[illegible]部具題速[illegible]見在海外[illegible]兵船應否各守信地[illegible]速奏

覆關寧撫監酌議恢復義州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總監關寧兩鎮太監高起潛題稱准
遼東撫臣方一藻會稿題為酌議恢復義州等事奉聖旨
該部科密切看議速奏欽此又該遼東巡撫方一藻題同
前事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各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為照遼鋒狂逞失我金遼垂二十年凡為
臣子覩醫閭之蓋蘊念黃龍之故府無不臨風興歎欲往
從之苟能提兵會剿恢復名城固中外之所禱祀而求也
臣等誼切同仇欽忠所伯顧惟封疆大計動須萬全慕智
相參不揀千慮撫臣方一藻議陳修築大器將領兵丁錫
糧器械種種預計似皆鑿鑿可行況兩新城始復捷步妥
攻據此二路使難輕議何也此地若無關要即我可以不
修既云我所必爭彼又焉肯坐視撫臣以為匠作滌之單
夫磚石取之城內刻期二十日可完然而燒採新取磚運
糧料請討器械移駐官兵大約二十日能辦一有不完戰

守兩無所繫彼衆來我勢將不害孤危此猶以二十日論
也從來中國衆動敵人必早覘知我方嚴衆之初爲能保
其不至所以魯伯會之衆除戎甲戌但征惟衆范仲淹之
城大順一日便已畢工今衆能彷彿否乎不特此也孤鎮
義州去錦僅九十里松杏復與錦聯屬甚便大大疾之
去松錦二三十里耳賊慮不便而复使於九十里乎此不
敢必者一也又鎮兵以八千爲率内撥一千二百駐防義
寨登高中道接應用以八百餘守觀近諸臺爲四面犄角
哨探用是則實守義州之兵僅六千耳彼若從中截斷義
寨豐義州之兵能出戰乎不能出戰勢則孤懸既慮孤懸

雖增久困衆其大帥置外精兵衆捷能命捷應戰守俱捷
在我而不在彼乎此不敢必者二也又錦除精兵馬足守
義州衆不令入城乎錦兵與餉俱不持糧夫合八城之兵
至七萬止矣新城姑復彼必盡攻彼斜合東西諸部動輒
至十餘萬我盡八城以與之敵猶未知若何衆既守新
城而八城仍不示弱乎此不敢必者三也一戰亦新城疾
者堅而近者瑕矣一戰見瑕彼既跪西化其在會決即闕
嗣以内無論而中右中後之間責難矣枕彼邊外東西道
路可馳突者無涯衆一復義州而彼將使歸在東可悉其
西向之心乎此不敢必者四也若去彼方遠疾機不可失

苟不往而搗彼之巢探囊取物來其寂可矣今一往而復
我之城孤懸自守彼一來再不復振我一復再不敢攻乎
此不敢必者五也撫臣既有獨見質之共事諸臣議捷會
同臣等何難阻止但臣嗣昌身親眼見大凌之役關寧薊
鎮元氣至今未復神我至今未揚且也去秋邊疾合諸鎮
之兵之帥相顧而莫肯誰何今僅一鎮之兵之帥遂能制
彼有餘而不妨於進取乎朔期知其不可臣嗣昌是也頃
準總監高起潛奏報回鄉難民口供敵有四月犯邊化之
說夫安知其必不然臣願撫鎮諸臣訓練官兵蓄養精銳
如臣另疏聞警星馳爲手足之捍頭目衆能大損一陣使

之片甲不歸即勝恢捷義州十倍且從此以往雖廣寧可
復不獨義州矣不然而寧錦疏兵衆有一千八百之衆是
關門水陸又有二千餘防之非難何不移與督臣張福臻
爲居中圖練之用備陵京策應之資乎此在邊臣志本恢
疆雅操勝算臣等不以爲非第審居全局切實商量有不
得不然者也伏望聖明裁酌衆即行諭止衆仍令確議臣
等不敢擅專伏候命下遵束施行

崇禎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奉聖旨恢城自應大計畢事責
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覆薊督請留總將疏

看得王世國歷任西協三年有奇人地頗稱練熟臣部前推大將本蒙聖明點用臣竊畏受事以來查其改推宣協之故以既加府銜不便爲總督中軍而西協又無見缺耳薊督張福臻深惜其去具題請以原任管標下左營事務卿宜允從但教練戰車臣愚竊有慮覽古者春秋戰國壤地褊小故師行日三十里不以爲是兩敵相敵猶有不鼓不成列之説戰車於是乎可用耳後世用之漸少取勁尤疏本朝景泰間李賢成化間李賓余子俊嘉靖間譚綸等嵗言造車皆以重滯難行徒費錢糧無裨實用遠者姑不具論譚綸之言曰事緩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步止一百里信如其言是兩晝夜間而騎兵已相離一百里外也今邊烽竄犯鐵騎如風兩晝兩夜不止三百里外截將疾急輓車以從之乎抑守車而不動乎此臣胸懷一事欲細叩督臣以運用之詳仰請聖明裁奪者故因留用將領而附陳之其王世國應否准留恭候命下咨會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初五日奉聖旨王世國不准留用戰車運用機宜前已有旨兵部與總督熟商具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終

曾孫　黼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孫男山松同輯　山梓 襄秀　孫 襄咳　襄介 同較　山櫟 襄彥

疏

覆登萊撫監敵人圖鮮用鮮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監視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為敵人圖鮮用鮮等事奉聖旨奏内班軍依馬戰船及器具弓箭等項

已有旨了所請盔甲腰刀調兵駐防留餉事宜該部看議具覆欽此又該登萊巡撫楊文岳題為屬國被陷奉島孫危等事奉聖旨奏内調兵留餉等項事宜已有旨了該部即與一併議覆欽此欽遵各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酌留班軍依馬業奉俞旨糧料火藥器仗聽户工兩部疏覆外看得敵人屈誘鮮降登島刲膚患切臣部題覆再疏搴具覘模總兵倪寵基耦淮揚吳越所在當防復蒙聖諭嚴飭令監視陳應科巡撫楊文岳同聲疾呼請調水兵九千陸兵四千臣等何敢坐視惟就巡撫疏中商確沈世魁有兵一萬二千五百名陳洪範有兵七千餘名合之已足二萬之數宜惟遼壁固島亦可遙往援鮮令敵不能進擾則亟當籌固守之策若再調水兵毋論遠難呼應即使歷聲援到區區蕞島亦難容此三具之兵且也既毋渡臣非時實難措餉從何接濟此以水兵言之而再難調也又虜蜂聞攻鮮多係西人適叛敵人坐收其功然則彼之狡謀豈以虛張聲勢嚇我東向經營爭競陸走創實是其實着長技即令具係舊軍疲弱尚難振起新募馬舍脚跟當不堅牢惟恐一旦有警蒙馬龍固之間啟憂萬狀此處陸兵又可輕言調用哉臣愚連日展算殺有條例數端茲敢附陳其愚仰候聖明采擇勅下沿海諸鎮著實奉行或亦不

無小補云爾〈計開〉

一分布島兵肅得朝鮮甫報降敵鐵山遂戕我援事已分明總兵陳洪範猶云將應於內我衆於外奉旨非創敵實著殊屬荒誕相應行登萊巡撫急檄洪範與沈世魁同心商確查海中諸島某處高闊平衍可以駐兵據防某處險阻聯絡可以扼要堵截就將世魁部下某將兄駐某處有兵若干申明信地責成戰守如係漱涇荒涼難為守禦之地即同所在居民聯併大島毋遺敵餌其洪範部下官兵或與相參兩守兼顧水陸交衝兩縣兵共二萬戰守有餘但要彼此心心相照聲息刻刻相通有無敵發情形一日一報登萊撫監該撫每三日一大

報知本部以便奏聞而有副總兵金日觀統兵不知實有若干作何責成調度龍兹鎮詳議奏奪　一詳絡水哨看得鮮國與我隔江最近莫如皮島設使托守傳策豈能飛越而南獨恐海汊多岐出没叵測宜永津登四鎮合哨實須舉行大約起八角口至王徐河海豐口丁字沽為南一面起丁字沽至大沽口黑羊河金山嘴芝罘灣覺華島為西一面起覺華島至三岔河蓋州套旅順口為北一面其南起八角出珍珠門北起旅順過鐵山嘴以至於皮島皆為東一面四鎮兵船必須游歷四面總去聚來周而復始仍要每次發哨另編字號四鎮轉傳毋令敵人知覺而

船相遇舉號相同然後放行否即出其不意極力攻打一面令善水之人潜入鑿穿舟底生擒眾敵准作奇功倍加陞賞斬級者次之如敵艨艟入內地定罪不宥、一嚴備海口看得登建內海原與外海不同中多礁石硬沙膠船即碎可以停泊海口亦自有方其在東省則責登萊三府之屬其在北直則順永河三府之屬該管司道不時親自巡行查條斷要處所量宜分布官兵依倣先年防倭事例嚴督烽火為之准備如官兵不足就近團練土著鄉兵相兼協助該衆有警即將本地漁船鹽當豐廚鼓而用之此輩慣狎水塘比之敵人不習利强十倍但平

時能其生理不可稍以為兵有事用之小効信賞斷不虧時即水兵不可勝用矣　一接濟難民看得登萊海面大小凡有二十餘島除總兵沈世魁部下官兵之外別有逃難遼民附居衆可數萬嘗因朝鮮忠順往往有無相通實多藉以糊口令鮮國已降此路使斷島民艱食更覺可虞合行登萊津永四鎮撫臣隨宜設法載運米糧為之接濟一面再行寧錦撫臣差船絡繹往彼曉諭情願就食東方者聽使陸續載回安插八城曠土仍諭沈世魁不得致責藉故留固留難民不許過海致使數萬赤子餓死窮島之中且為萬一為敵資之　一料理策援看得朝鮮海面南

通對馬島登萊海面東轉成山頭即是江北淮揚江南蘇松浙福之境敵衆乘船內觀難憑風汛所之安知不忽然至彼前哉先期不加料理倘忽一船飄岸萬衆驚心事將奚據合行鳳陽應天浙江福建等處撫臣速查先年防倭事例水陸戰守官兵預設備倭銀兩有無見在即刻整頓嚴防一面先屬心計司速將領虛虛實實預作策援聲勢倘有颶到敵船務須擒斬奏捷號我軍聲早報人心要安料敵不敢遠涉外洋自來送死但我毋恃不來恃吾有待即令星夫料理猶恐兵遣所有官兵若干戰艦若干舍用統領何人堪以長駕遠馭文到半月以裏具實奏報免致

臨渴掘井徒貽噬臍之悔　一嚴清奸禁看得登津各海嚴禁透販始於近年其先未禁以前內地商民走海如鶩有久於鮮國竟成居貨者有潛入敵境偷掘奉納者今茲既被殘破兵瀹異域暫且不敢又適少兵警息之間未免潛勾暗引又生枝蔓合檄登萊撫監嚴行各島查有此等未歸之人姑准實其前罪押回原籍敢有容留在島訪出定行為斬主家連坐不貸其登津闗寧及淮揚浙直等處凡有下海之所務須改法譏察不許內地奸人私越外境淮揚一帶魚鹽自販實繁有徒就中雜襍之夫可濟含用留心捄訪入我羈靡是在該撫道加之意不可忽也以上

六款皆年來奇臣等諦審數四當以外敵內寇種種交訌不堪水上之師遠增意外煩費只得如此布置而據清島東中間尤有苦心崇禎五年臣在鹹門當奉部題明旨為之責亂不肯相應卒及於禍今時則又與與敵祈聖明將察臣言如有深長之思乞賜俯允嚴飭通行諸該遵行累一年以來防禦有法海波不揚內地則議調兵增費之擾各鎮文武官員比照邊境秋防事例從重陞賞如或疎虞立罪不宥再祈天語叮嚀尊切俾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初六日奉聖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遵旨確議水兵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覆監視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為屬國之報甚危等事奉聖旨兩帥協圖死戰東撫整飭策援俱已有旨登撫監鎮一面觀度海口衝繞布置設防册使陳琳仍責成沿海有司團練鄉勇殫力協守務保無虞有功一體陞賞如敢一賊登陸必罪坐所該員部再置速馳飭兩鎮見在海外鋼津兵船應否各守信地互准拯戰據還著確議速奏欽此又該本部等部會覆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為遵奉聖諭事奉聖旨登鎮為內地門戶扼防萬不容緩但陳洪範所統兵船責成分布諸島則沈世魁孤懸海外亂為援應倘有疎虞闗係非小還著悉心確議速奏欽此又該本部覆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為敵人圖鮮用鮮等事奉聖旨敵入狡謀必急攻皮島策緩為不容緩陳洪範所統船兵前稱尚未募集登撫又稱近有該鎮壤者豈得盡作實數所請調水兵還著再行確議速奏毋但以扼守得策虛詞支飾其聯絡水哨整飭督援及嚴備海口接濟離民肅清奸禁等項事宜著即飛檄分投馳飭各該督撫監鎮星速料理畫夜圖維務保萬全以膺鎮賞仍

各將文到祗遵佈置情形明白馳奏如玩泄虛佈致有疎誤定支實重典不宥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除應行各款遵依飛檄星馳外惟水兵一節臣綢昌初入衙門於各鎮戰艦多寡有無及前後調發事理未能諳悉且賊性憑陸事呆穩安止忌乃勉洪範速援不足退守有餘未知皮島孤懸敵人息攻更為可慮此非堅算淵微再三籌今羅議臣執逮疏到底乃令羅有請者臣聞皮島遠近朝鮮纔風一帆可至從前島帥居此非是眞為國家遠反之計實乃就近馬市私竊販賣之圖此島之中不生草木朝夕饔飧[illegible]暨[illegible]陽海求之向來半倚商賈貨物互換糴糧草倚中國威鼓張要供餉以故島入難原存站不難今羅折入於敵求糧路斷盤中頭狂將盡厭之津門海遠難危風濤暴作見在兵將饑運棲難而欲遠調多兵如何接濟且不獨運糧難調兵亦難也洪範閱洋未遠使有颶擾之船各鎮數千里來爲能揭保無惡又不獨調兵難無兵可調之難也淮揚有先屆指而狼山議抽一旅即在其中非獨無兵可調之難亦無糧可運之難也津門各買有遼偏淮浙再調多兵更要頭外所以臣前來議欲令洪範世鎮確查某處可以駐兵某處當行歸併並爲久遠之計不止一時命寮嚴諭再三何敢墮執已見仰煩聖心惟諒稽司重

報津門三營水兵共五千一百餘名沙虎船一百零七隻前調去一千八百員名船四十五隻其餘護糧防哨分布已盡再難動移此當洪範初議用海時津撫賀世壽業力言之今若再行抽調則津門誰爲防守此津兵不堪再調也關門水兵止二千二百員名船一百隻前調去一千二百員名船五十隻今止存一千名船五十隻分布昌黎衛汛南眞不足即實豐兩地不能無營昨山永撫臣馮任恭報出汛兵船備陳沿海草弱一疏方奉有互為聲援之旨此關兵不堪再調也關外龍武兩營共一千九百四十八名船六十六隻前調去九百餘名船二十五隻止存兵一千名船四十一隻僅可用以防哨此遼兵不堪再調也若淮揚二府水兵四千二百名分防二千七百里之遠其船不如確數崇禎六年初調一千再調一千淮撫恐淮海單虛即議調江南兵補之然亦止在膠州即墨等處會哨耳未嘗出洋赴島也今江北多故方以登兵戍鳳而復調淮兵赴島如其力不贍且揚御暮議抽狼山之兵即在其中此淮揚不堪再調也不獨此也各鎮兵船即盡數赴島島中新米俱難輸爲久駐萬一敵來以一枝孤島而揚帆眞逵計洪範世鎮必誤皮島爲信地堅守不移又將何處兵船補截內地誠恐內地之防禦不書重於海外之策救

今日添調之空虛更無以備將來之接應臣部十萬屬臘列兵船盡見於此伏候聖鑒詳察應否免調或仍量調若干又或責令天津關寧之鎮將前調兵船量僅盡到彼處如遇颶風損壞一船仍補一船務令洪灝七千之兵常有實數斯或庶幾一添調間而戶部運糧接濟之法不可不亟講臣無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非此不足以安兵心而安調發海外之兵之心尤不可不汲汲圖之者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九日奉聖旨覽奏洪灝關運各鎮船兵已少俾運島糧奉主島中新募鄉兵知道了而該撫督作何挑選酌調應戶部從長酌確作速具奏其三鎮協濟島泉調兵船一抄部議務令七千俱足實數依議著即馳飭行

直糾劉賊大將疏

臣頃覆湖廣撫臣余應桂鎮臣左楚一疏因憶劉賊總兵從前功罪多端意欲舉行殺剮正若未暇適見兵科都給事中凌義渠糾總兵左良玉大帥縱兵肆虐一疏不勝痛憤良玉剿賊行間為日久矣始於河北山西漸歷河南江北非無暴露之勞且有擒斬之績然而紀律不嚴淫掠有狀縱賊驕倨時見戰彈臣前所謂先功後罪先罪後功蓋即良玉之一身而備料臣列其縱兵殃民之罪仍不沒其五戰三捷之功夫亦平衡之意猶將拭拭用之見奉明旨嚴責臣愚始不備論第以為國之九久干公議不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者則原任寧府總兵遼戎劉賊當陣被擒俯生苟免猶至今存之張全昌是也全昌年僅三十堂堂虎豹之姿父死遼陽祖著名門之捷臣叨纏督宣大全昌遼戎立功與同書文詔本調剿賊臣猶勉勵其行豈知一到南方當場出醜被賊活擒將去不能像慨捐身手書到處乞降有類沿門持鉢當此之時臣不知全昌與賊如何見禮如何坐卧如何飲食俛來如何脫出至今如何尚存恬如埋頭心安曾無一點愧汗嗚呼若全昌者始其心死已久僅存肉生屍行使其祖父有知未免貽羞飲撼而我皇上威福予奪更是如何乃容如此之輩一日逋誅徐為

漏網之計乎臣為此懼斂請聖裁將此叛將張全昌並在等解來京立刻加之斧鉞所謂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從此總兵等官敢有因循玩悞不肯戮力拼死盡滅成功者臣不信之

崇禎十年四月初九日奉旨

遴將首關邦政疏

竊臣硐昌受事踰旬未敢特推一將何也以平時眼見耳聞在胸中久積疑懼疑則疑不公之罪雖天威亦創懲而未能盡除懼則懼不明之弊雖臣等事矣庶乎而難防巧中所以從前部署且今猶或銀鑄宣上各官每元不時

引咎臣竊痛之考求弊藪惟是內而推補外而咨題兩端若能剗盡根株打翻窠臼使內外有賛清之實庶爲封疆得人即臣工歸寡過之門各保身家無患夫何擇而不爲乎臣思清外一節當任尚書親明邊有廢題不覆咨之職爲法嚴良蓋選用良將亦係邊臣本等職掌果真見其人可用何難明白張膽精旨施行惟不題而咨則其人必在可用可不用之間而其咨亦有得已不得已之故難言之矣邊臣不自精命使爲了事之套反欲臣部覆題代執非人之咎是何理乎所以臣前擬議調補衛邊路將亞內祈勑沿邊督撫鎮監等官既以身任封疆務選真才實幷衆

瑪碑盡職守者具職名履歷單本發來臣等節與題覆若虛銜冒藉功次不明及以咨文手本達部者一概不准等因節奉聖旨以後曾撫監鎮保舉將材俱着開具職名履歷單本奏奪不得徑以咨文達部欽遵書俾欽此臣惟守此一法堅確不移於清外思過半矣乃若清內一節更是難言大凡邊臣有直見任武官其身不得空閒趨部則有轉央囑托遺力鑽營之弊其武奔身在京與夫在外廢閒得以赴京聽用者則鑽營囑托皆其身自爲之而無不以書遞吏書爲主彼其蹊徑鹿雜首序混淆文案瑣細官多不能自查而付吏書查之試舉一人而論京武條爲分明

墻以推補推遍查此一流之人則先後升沉之間有不稱其大謬者矣細想從前決無通查之法以故吏書作弊往往高下其手官有知而故聽不知而誤信之兩般事發之後則難分故誤總之無所逃罪斯爲可歎臣雖受事旬日與職方司郎中王陛商酌同心今於本月十一日劄付該司爲查表候推候補二項職名履歷及其先後之序立成案以使稽考事厭得推用將領一事原係方司職掌而其題則三堂皆與爲年來弊竇多端覆轍屢見本部初任一切並無理須考定於平時庶免差池於臨事今查候推之官一爲武進士一爲世職有新舊三次以上者一爲考中

後勇者候補之官則爲奉旨別用起用降用及軟功酌用武職缺回部題補者種類名色甚已紛然參伍後先弊無確據一缺出而躁競當前一官除而疑謗隨後以致職方之着數成市門司馬之堂亦爲諂府政體全無名節掃地改該吏張來有急於此時者也爲此劄付該司照劄事理即將前項候推候補之官備開各色見在人數後有若干仍於每人名下細開籍貫履歷如武進士考中技勇則序科年名次世職新舊則序襲替年月其候補者先序失官官同則序奉旨年月務將別用起用降用戴缺聽用四項合爲一款軟功酌用係加陞者另爲一款如原係廢官而

以敘功起用者止入起用之中不在敘功項下如此逆一
清楚造成草冊三本呈送三堂畫押再造清冊存案以備
選缺推用但商人地之宜先致高下其手其造冊以後續
添入員亦隨奉旨日月登時填註各款之後凡非奉旨之
官不得攙推補之數斯則登明選公覆奸剔弊之至要也
等因去後竊思若不先題請旨誠恐因循故套難於當膺
風行所以備録剔蠹仰祈聖鑒如武進士之論科技勇之
論年各有名次不可得而移易易知也世職新爲必論襲
替年月則以年力衰老非此莫稽止爲新爲未必無綯攙
之弊若大剔用降用載缺議用四項大都皆屬廣官逢盈
不齊而齊之以奉旨年月先後則無不截然也敘功酌用
一項內有見任職官及行伍新銳之士自爲一途其奉旨
年月先後亦無不可截然若庫儲廳官而以敘功起用者
總歸前項起用之內蓋非功則無可起不敢冒恭見任新
銳之中也此法若行清內亦愚過半此冊若定豈惟臣部
三堂各得憑據難仰呈御覽移送兵科與天下人共知共
見亦無不宜既行此法憤托躦營之徒無所施其手曰亦
日對屏息不敢嘗試矣臣草土餘生冰淵在念日夜籌慮
職事凡有補救消弊不敢不盡心極言但非言之難而行
之難非臣一人行之難而內外共事人人心肯力行之難

也伏乞聖明裁擇如果臣言有裨懇賜天語嚴飭務在必
行敢有特違容臣指實參奏請旨從重處分臣一身府怨
所不敢辭惟恐積弊難除國威不振封疆大事不堪再壞
耳

崇禎十年四月十一日奉聖旨這所奏內外操班題覆清內依序推用[illegible]明澤於[illegible]有[illegible]印[illegible]畫遵新存部選科[illegible]以流風弊如有[illegible]營嘱托狹私營[illegible]的[illegible]印[illegible]法指參從重究治司官[illegible]一體嚴飭不得[illegible]

陳愚見請聖裁疏

竊念朝鮮貢使將次起程彼國降敵至今已踰一月當問
寂然未知竟作何狀使臣之去正好乘便偵詢臣每敬請
天恩比常倍加賞賚特賜勅使伴送其行孤臣前經海島
將吏兵民不知天朝字小之義雖繫屬國之心益積鐵山
既戕我撫我今亦當拯之又或利其所有明欺精富使指
使船為敵墻撤搥功乃令使臣氣不得伸從此甘心永絶
夫蓋不小臣謹將陳愚見可否如臣所請伏候聖裁轟發
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屬國世執忠義力屈事敵情殊可憫嚴加查伴送用昭朝廷字小之仁共見所[illegible]好選廉能官一員專理此差一面移會所在官司如有使臣[illegible]的印使民[illegible]究治仍指實參奏[illegible]該部知道

覆順撫遵旨查議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順天巡撫吳阿衡題為遵旨查議等事
本聖旨該部覆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看得中協哨丁往往出口被殺實緣西協邊外有屬夷
駐牧幾類繁多我兵出哨稍違將與之遇即被殺彼夷
止認西協是其與賞口子暫係無事而其餘俱不肯認來
一步即戕中協哨丁而一步即戕宣鎮哨丁其仇讐之若
中協宣鎮哨丁視與之敵彼使以為故殺屬夷反來擾潰
在我當審知其情而駕馭之容臣另請中協至於此番被
戕細詳我丁十撥聯絡往北被從西來橫衝乾坡谷第七
撥以至八九十撥隔斷在外僅僅王加新一丁騎山歸報

寬河乃寬河接烽揚樹灣又從不放以致誤事事理的然
索何該撫鎮道會議全大的量將被戕哨丁僅照給銀五
兩顧哨塘之官俱已並行斥革若使嗣見依其所擬則
哨丁之卸殺雖有含命遠出顧哨之罪先及何不遇事
偷安此失非同小可臣當明白敕正查得邦政條例內一
款成化十四年議准哨探被賊殺死夜不收並軍人等俱
陞一級如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又一款嘉靖三十一年
題准夜不收輸皆拚命踔視自斬首多不願陞止求給賞
著爲男寡妻得數十金爲餬口聊生之需合將出境哨探
被賊殺死夜不收有子孫不願陞者即將實銀三十兩令

照殺傷哨丁劉自奇等一十一名原查係祖軍已死將本
生兒男陞授一級世襲小旗不願陞者給賞銀三十兩如
係募兵查有的親兒男照例給銀不與世襲其偏身無著
落者果有的親父母妻男亦量給銀十兩以爲養贍之費
王加新騎山歸報內境方知賊情應特賞銀二十兩以示
激勵之義當登料王進朝領哨深入本無大罪因何斥革
合查才力可用仍與相應量缺作速挨補至於傳烽一事
原來西接西來東接止於挨撥序傳原無通偵隔撥之事
拘泥之說於理難通該備禦應舉斥革不足蔽辜仍行軍
法綑打黃應提調梅林忘其本等職守口口支調客兵尤

爲可恨雖經別案降級不蔽其辜應行斥革以爲推諉之
戒若夫棟豐哨撥臣部中偕有年令益失事之餘僅覷望
撥並無鎮靖以致賊從旁衝全不知覺此乃營路主靖鎮
協各官皆無發蹤指示之方大當責之小弁從來大舉邊
烽入口不如病正坐此若不分別罰治何能警醒因循除
鎮兵楊嘉謨已經發遣路偏暴雖動彰有功何難揭已經
革任事軍另案提問外臣謹備職略擬上請恭候命下斷
喜峯路中軍守備崔應舉黃崖口提調梅林一同斥革畢
應舉仍行軍騎綑打李家峪守備蔚忠降職一級中協副
總兵吳國俊三屯營游擊喜桂鳳團練營游擊劉文耀各

罰俘李年其被殺哨丁劉自奇孫得功陳忠剛袁金山陳自烈孫祿何惟玉尹達忠張猷貴白友朋其夏十一名查無下落劉洪恩孫懷孝廣大喬大潘趙汝學五名及勝山歸號王加新各照前擬分別陞卹賞齎應陞者先給執照隨與保勘起文應卹齎者動支庫貯賞功銀登時給領不得少有延閣

崇禎十年四月十三日奉俞旨

敬陳安内第一要務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尚書楊嗣昌題為敬陳安内第一要務懇祈聖鑒賞圖全局早責成功事奉聖旨叅内番勢用人及兵餉賞罰事宜兵部速會同吏戶工部及該科確議速奏欽此該臣等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田惟嘉等看得流賊之禍起於萬曆己未遼東四路進兵三路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時河南撫臣張我續遣臣王景邀擊之於孟津斬首二十餘級衆旋上聞於是不入潼關而走山西以盜於綏延不敢歸伍而落草窮荒之上初因遼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斯羣陝西一隅不足深慮不期調援不止進潰轉多藉饟為譁嘗從獨衆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合之殷殷不啻百餘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達廬鳳

西盡漢延幅員數千里之間一任往來飄忽生靈百億萬之命盡遭屠戮揭竿直惟中原臟腑潰決堪虞抑若面北咽喉依稀欲斷蓋非審定全局大舉而盡平之萬萬不可也目今遼烽驚伏方張朝廷又有動搖之患沿邊沿海時切戒嚴轉餉治兵兩煩規畫或者不知賊勢意將稍付緩圖臣等伏思敵國外患古來無代無之直阻中原則是根株在内反早芟除猶為其憂即今防邊防海所費内地之物力疲揚閫外之威靈若非蒼喬又安肯鑒無棲何能挽此骨血注彼肢體走賊一日不除邊海無可恃此内外本末相因之理勢不待智者而知也第今用兵剿賊之會原非京邊起存額内本有之餉需而今用兵剿賊之方雖解京邊起存額外本無之額費是則鬩牆禦侮猶資同室纓冠天下一家孰敢鄉鄰閉戶有說於此譬如民居一家失火而鄰毀廬壞椽原免延燒之患若云彼自失火於我何干俄頃風焰猛烈自兩鄰以至十鄰百鄰同歸煨燼而不可救矣見今大夥賊勢全在湖廣河南蓋因陝西地方已無可掠之處中原江北將為蠶食之鄉誠恐轉盼之間河南掠盡必過河北江北掠盡必過江南至進河北而外達邊徼過江南而内搖豐沛其為禍當事可言說所以早須預議為宜臣等會議審勢用人分別賞罰殊無異詞惟

計兵餉難而處餉更難不得不於其難權宜酌量以期濟
事事平之後成功晏然閭閻安享清静遠海併力防維此
亦内外本末相因之理勢雖臣等知之言之然非我皇上
深惠遠覽乾斷天行則未有能為中原除腹心之疾而北
保咽喉之路遠遏海岩扼注之源者也所有原議各欵臣等
仍列前件應如議者不煩多瀆處猶處者不憚詳陳恭候
聖裁定奪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審國賊之勢
　前件該臣等議得賊勢縱横流而不止各該巡撫張十
面之綱總督總理專剿救之事應如何臣嗣昌所言陝西
河西湖廣鳳陽四撫為四正面見兵見餉不足應與計處
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隅六撫為六隅面時任協剿
分防說府管内見兵見餉自行調度不屬別議若賊犯關
歸大名長垣等處亦應防守保定巡撫亦有見兵見餉任
一隅面之責原議未及相應補行其總理之官以湖廣河
南巡撫兼攝查屬不便令陞鄖陽撫治為總理衙門加銜
樞部改給勅書從事在地方無增官之費而用心有提挈
之權斯為得宜其撫治之處在陝西有商華鎮南道河南
有南陽道湖廣有鄖襄守巡兩道各任專責而陝西河南
湖廣三撫自是本等撫屬地方合行撫舊顧管鄖總理提
兵進出仲樞自無不致局於一隅方盡其用伏候聖裁

一審辦賊之人　前件該臣等議得辦賊一事督理巡撫
等官必須皆得其人然後委任而責成功今河南巡撫王
家楨見兼總理未便僉議另推總理一員仍以家楨專任
巡撫鄖陽撫治衙門改陞總理應將陳良訓另補別省員
缺但目今寇患方殷應各責成料理俟衙推總理到日方
與交代行事其見在剿賊總兵官慮罷斥無如湖廣秦翼
明臣已單本詳參該省另推總兵比照楊御蕃例專援皇
陵不必隨賊向往此係文武大吏恭候命下吏部臣部會
推其剿奔蔣都等將即咨該督理撫著實簡拔其尤不堪
者汰斥伏候聖裁　一計殺賊之兵　前件該臣等議得
鳳泗承天各設守兵五千以一總兵統領專護祖陵不許
調動誠為確論其總督三萬見有左光先曹變蛟祖大弼
孫顯祖等兵不足者能自議調遣總理三萬見有左良玉
龍在田等兵如不足者聽續議調募其陝西鳳陽各一萬
河南湖廣各一萬五千在該撫速查見其有兵若干作何
調募若干務足防剿之用竊見河南理撫王家楨近報發
剿鄖州之賊内有土兵一議亦在行間湖廣巡撫余應桂
近報自捐贈餘任調貴州楊明楷之兵陝西巡撫孫傳庭
則以延兵川兵皆不可用似非通論方今東北邊兵萬難
輕撤而南無事尚有通融臣嗣昌議必得雲貴川湖之人

以用雲貴川湖之兵方能還其所短以置所長而流賊之害既深即土賊之風繼起與其使民化爲賊終不可當爲若先練民作兵還為教用此則各處兵有不足不必全恃遠募善選土著強遠之人即同官兵一體給餉用之且防且剿與賊家恐人譽未有不能殄滅者也伏候聖裁

一處平賊之餉　前件該臣嗣昌前題計兵一十二萬計餉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止是餉一十一萬之兵尚遠兵一萬餉十八萬未算蓋臣初入衙門屢奉以為鳳泗祖陵必不止於五千承天祖陵見兵四千五百所少不多各俱有餉但欲戶部查明分別項款耳今益會議始知楊御史新募兵僅二千餘餉祖陵之兵尚未動手而見在為大捷之兵仍欲還歸山東牟文綬之兵亦見各處催討則鳳泗兵餉今方走端又承天之兵止有三千楊臣余應桂複括多方自養一千五百是亦少非常繼之物合當更始編計當餉二百八十萬八千兩臣國祥等議得募兵至十二萬籌餉至二百八十萬八千兩事體雖大允當計出萬全惟是本部入不敷出之數數至二百八十萬兩有奇遠議措處多金就不能索之空虛之帑又何忍派之憔悴之民與已則有清查各省存留與溢地兩端而已何謂存留地方者兵之餉不解於京即原有殺賊之兵宜練於伍其伍若失

其餉當存得其人可見募頭得其餉可省募費審做一番左留徵食明忠義他如地方未經冠者如不調其兵即當徵其餉議臣不記萬曆十九年雲南用兵臣部題取四川兵餉四十萬解用軍前又不記萬曆二十二年朝鮮用兵臣部題取廣東兵餉十五萬解用軍前今日之事爲留撥計多者解四萬少者亦解二三萬同仇之義固應爾也至溢地一業各布政司冊開報有一百九十餘萬兩之多業奉明旨立限清查除廣東省奏解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八兩零浙江省奏解一千二百兩零徽州府報解一十六兩零池州府報解六兩九錢零餘若江西山東寧太二府見在嚴查其餘有分而未奏報難以確算募兵之用臣計良窘爲之躊躇久之猶有因糧輸餉一議楚撫已將輸數改派米三十萬全充本省兵餉督撫置臣湖廣派米事例的議具奏定奪此則餉有要歸仰祈聖明獨斷施行者也等因該臣等覆的賊氛日久民力愈難要蓋爲平賊屬中外全顧而今其議方始農手而雖將待人將兵將餉著斯可責其成布四體盡歸餘氛之勁即今溢地因糧之議雖當亟須大臣一員督理加以尊勑崇銜節制有直督餉方可歸力責成其駐居適中之地臣撤湖廣貴州南直安慶河南汝寧三府聽憑督餉大臣白的長使應用史書

承差門皂等役就於三省撫院見役人員之內撥給不必另請工食一應催餉事宜除通行各該督撫外仍專責省直守道單主承行勿得推諉各布政司以致因循玩誤如該守道因循玩惕者許令不時參劾併議罪嚴限解完方與開復事竣之後該督餉官將省直用過錢糧明白奏繳勘勞覈官程別舉刺以候聖裁　一收滅賊之功　前件該臣竊得賞功罰罪從古帝王礪世磨鈍之大權况在行軍關係尤重先臣楊溥仰佐世宗皇帝北禦土蠻俺答吉囊南平流賊陸與山寇無非奉行二者莫不逾時成案具在今天下之鈍極矣賞之不勸罰之不威夫豈人情固然實録所司奉行之慢無稗激勸耳今臣嗣昌舉以為言會議頒稿允當但恩威出自朝廷必奉皇上成命許臣如此從事乃敢遵守施行其前時須發銀兩表裏容臣見在若干以後如有大小功捷請就軍前給賞倘不足用已蒙便宜據實奏知再為處給至於用人廣臣吏部那縣可令缺官見令通行查補年深監紀道府職當最貴極勞近如南陽府通判萬年策加陞同知管舞陽縣事即是撫按確舉兵人吏部隨與題覆之一例仍當通行用兵處所撫臣嗣昌前議大破資格鼓豪傑趨往之心熟列年勞豐監司網羅之氣此非今日剿賊封疆切用之方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四月十六日奉聖旨這本所陳事宜留覽島伍料設各撫分防略等五屬陸兵糧及功罪五行賞罰部議得見任拊兵十二島餉銀二百八十萬何從州即因陸過地二項及諭遣暫餉大臣還著從長酌奏速覈部治改為總理併陳良輔也着覆議奏奪如良輔要海不嗔即宜更易不得拿問致誤地方

覆關監鮮藩力屈外降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關寧太監高起潛題為鮮藩力屈外降等事内稱皮島逖懸海外與鮮為脣齒之依全賴鮮之助糧接濟令一旦鮮國告潰皈就震鄰皮島綿亘八十里無城可恃人鮮國志重之以尚叛在彼與沈鎮素有不共之仇殺戮敵人猜疑衆叛不令航海無遠大之圖則已長叛已得麗邦志滿意足並藉其膏腴之地可以駐牧則亦已矣即陳沈二帥能竭忠爲國力能增禦兵患封疆大事萬一元鉞臣測勢有不支敵挾鮮人及島衆復萬水庫富強之資乘破竹之勢旦夕飛登而登之一路實係全齊之命喉即關天下之安危是有不容不慄慄綢繆者爲今急著尤宜遣撤島兵安置長山一帶蓋長山爲登之門戶即爲天津保障險而可據如廟島黑山大小竹山之懸列於左右前有皇城鼉磯等島爲之前矛後有登門爲之策應惟於此地壁壘增置多發游哨兵船速備廣鹿石城等島敵來則出洋擁剿不來則控扼以待之敵即欲虎視眈眈其如不能飛渡何也是此島之聲援一壯且化散爲無用

之島衆將爲有用而登門豈不益委務廢毀猶遠竣一刻
恐皮島失守登鎮單虛而東事不知杭駕矣奉聖旨該部
即口議覆欽此欽遵遠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群盜力屈
降敵皮島孤懸海外仰煩我皇上聖慮惓惓勅臣等再三
籌畫不啻切矣臣等亦知島上荒涼樵採路絕風濤轉運
艱來爲艱而撤之一字未敢輕言誠恐官兵聞撤益增疑
駭止於分布島兵致內外要陳洪範與沈世魁同心商確
查某島可以駐兵瞭防某島可以屯種截載如條狀區荒
涼難爲守禦即向所在居民歸併大島毋遺賊餌蓋爲臣
等遙揣情形不如兩帥親見之確虛懸調度不如兩帥自
計之周而官兵撫島事理不得不然附居難民何爲固苦
絕地所以又有接濟一着啟奏登東津永隨宜設法裁濟
來種爭歸撫臣差船絡繹挽輸陸續載回安插入城與土
其當與總監高起潛意則一也是後又爲戶部題外多運
津糧猶恐不足再聽東省留銀買備無非節節議留官兵
預圖端心固守之計未何言撤第所慮者難民載還不遠
來免分食官兵之糧是則今日急務惟有先發難民早回
八城爲第一義而官兵萬萬不敢言撤以搖其心如果兩
賊仇深必難與之兩立根株遺斷久居勢有未安須令洪
範世魁自己密拜奏請聖裁臣等從爲酌議可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陳洪範上緊宣諭撤監三鎮從長商確務期防禦得宜兵民兼濟並飭登撫山松回此疏上後見人又附陳云島監所奏極中關宜但行之須有次第收且了不當撤以安島人之心言撥難民以歡島人之歡

覆理撫直陳有功監紀疏

爲照爲事官湯開遠補官一節應屬吏部主裁剿寇之功
係于臣部職掌所以兵科轉發史科外抄到部覆題不爲
無據乃臣竊有孜孜爲者前奉明旨司官缺員聊同吏部
悉心諮取務得真才實踏幹濟欽此臣諮訪旬日正苦真
才實濟之難適聞此抄不勝踴躍臣於開遠從無一面之
知但去歲今春往來經過業錄南陽正是土賊楊四猖獗
之地行道之人口口稱述開遠身親戰陣力破賊巢功不
在武將下即南陽府推官程正家與之共事而未採服其
決機指縱之能此臣虛懷訪問正家舉以告臣者竊謂如
此單旅真才拔之臣部方於明旨實缺幹濟有當焉至遠
方有警臣部欲遣司屬耳目行間如往歲周夢尹丘禾嘉
非如開遠其人數輩不可而今未免憂難得也是以借遠
前日即欲移文吏部酌議又以本官仰荷聖恩異常浩蕩
今該理撫王家禎止議復補推官臣遂不敢採議謹明白
具奏恭候聖裁可否如臣所請祈勅吏部覆酌臣始敢不
敢擅專之

兵餉遵旨熟商疏

頃該臣等會題為敬陳要內第一要務等事奉聖旨這平
亂事宜暫理專任劉般各撫分防協擊並護陵兵將及功
罪立行賞罰都說得是但計兵十二萬需餉至二百八十
萬作何措辦即因糧溢地二項夠數幾何及將遣督餉大
臣還著從長熟商速奏郎治改為總理並陳良訓也著嚴
議定奪如良訓果係不堪即宜更易不得含徇致誤地方
欽此臣以事誠是戶二部當部務沓會商次日仍詣朝房
面請兩部尚書田惟嘉程國祥侍郎鍾炌吳國仕從長酌
議大抵特遣督餉更易總理諸臣所見略同不難奉請
旨因糧溢地二項夠數稍費躊躇仍未了了而回思歷來
勝寇切數不得已盡陳其愚竊念今日之賊平寇非添兵
黷武於四裔好大喜功於域外也眼見江北河南未盡為
楚而盡秦蜀天下大半赤子痛遭水溺火焚拯救已難生
視而我祖宗發祥陵寢在此邦域之中定鼎神京廢旋
心之上設使賊氣一日不止非特震動長陵中遭特斷腸
地是乃普天率土臣子同憂豈獨兵部衙門之責從前非
不徹兵措餉要之無奈賊何只因零星湊泊原未打算通
盤熟思遠足不肯徹思終局一誤再誤何止千百其誤以
至於今萬無明知故陷仍復零湊悠延之理所以計兵十
二萬需餉二百八十萬苟非萬不得已何敢輕發此言臣
愚既發此言亦曾審思事理作何措辦不敢托之空談而
已則如因糧一項臣從草茅采擇詢有直與論原行五兩
以上加銀若干雖若取之貴宦富家以為易辦不知豪宦
花分詭寄久已難查每一大省算來不過四五萬兩能濟
幾何今惟不分五兩上下一例通因量輸則富貴豈無隱
漏而窮民本之立錐從何派及此與人丁加派酌量其數
者不同約然可行者一也溢地一項臣任戶曹日頗諳田
賦隱情大抵部派遵徇萬曆六年看直田土加編過司
地畝數萬曆九年通行清丈履畝有地多於派者地乃清
丈有溢派因舊額有遺也臣於天啟元年七月十七日欽
覆應天巡按胡應台田生金等州糧准折有據一疏查據
七府賦役全書內太平府屬田土多出一千八百五十三
頃九十五畝零續加派銀一千六百六十八兩零徽州府
屬田上多出二千二十七頃續加派銀一千八百二十一
兩零以補廣德州不敷之數當時覆准二府至今無異此
即溢地明徵天下可以類推近廣東賊解七萬四千有奇
其餘省直安得盡無數解此約然可行者二也臣計行此
工項啟得約數不難戶部刻有地畝冊一書按本查算立

可其奏但老成長慮假憂未然貽害下筆而又躊躇者久之臣思今日以天下之半救天下之半勢局無可奈何尤已然之憂後來然之憂理乃一舉兼得若置彼天下之半將此天下之半望救何門專防未然之憂將此已然之憂擯棄何處此臣所以汲汲請命者也乃若用人一節臣思總理一官與總督專任剿殺須得饒有膽智賭識慮變之才非見任兩廣總督熊文燦不可督餉一官含者直分任轉輸須得富有精力經緯細密之才非原任戶部侍郎傅淑訓不可臣既真知灼見在朝房既以告吏部二日預會推即當注把筆舉主又何敢不直筆姓名以仰告皇上祈

力斷而行之乎所以必用督餉者何也自直指庚餉銀去單前近者責其倦解違者須令轉輸假如雲南廣東解至督餉衙門咨會總督總理差官領運隨營帶兵護防不如是則不能達須督餉為之收發一也餞糧既非舊額各處完解不齊除江北湖廣河南陝西本省坐定之外其餘須要通融使督理各撫均調接濟無偏缺偶斷之虞須督餉為之酌量二也用兵處所有急則留解部之銀不聞作何撥抵以致九邊之新舊二餉遂悞不前今要各分款項不許含混軌留既濟剿賊之兵不誤九邊之餉須督餉為之斟分三也各處本且自守二百三百之兵原應本地設處供給為一府州縣往使那用都題剿餉一概騰挪不報缺之正項軍需須督餉為之釐覈四也因糧溢地二項編輸應仍未充議開寄學監生事例凡民間俊秀子弟及廩增附生員願入國子監肄業因賊梗不敢攜金自前者許各於本處起文赴督餉衙門上納給與照身文引通行提學院道許以監生服色暫寄學宮有志進取者一體考試不願者聽俟賊平之後仍諸國學肄業如此則富宦子弟聞風而來可以濟編輸之所不及須督餉為之招納五也凡此大端已見不得不設之故若將來受事地方尚有當區節裔末者一時難以預計嗟嗟以臣質本庸駑不堪重荷身

貴革土慮引忌嫌而臣昌昧指陳不忍姑待者職臣等出入風議之一日即是死賊屠戮焚掠之一日官兵鐵騎觀望之一日進而言之又是我祖宗陵寢震虞未安之一日皇上九五宵旰不寧之一日也臣若姑待罪為客遜因款懇請聖斷立行吏部即日會推戶部即日派款不必再行會議可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奉聖旨這回籍撤餉不論五而上下一例遵辦並飭分款[illegible]遵會同該部科酌議限二日內奏寄學監生事例依議暫行職平部上其溢比見状各撫按清查來報舊作速查覈限具奏以[illegible]戶部仍將地畝[illegible]算來看所請總理督餉大臣吏部即會推來用

覆奏督官兵深入血戰疏

該臣嗣昌逐細看詳此一案失事在盡軍兩邊與一衙張兆曾則謂寡日深入絕死地不爭之咎在總督洪承疇則謂侍勇貪功輕率寡謀以致空壘前勝損傷官兵臣竊以爲不然試觀各將塘報內稱賀人龍趙光遠方分兵對敵聞曹變蛟見賊已下山意欲直衝賊老營可以盡殺賊黨追賊益深兩邊看語川兵未識秦中地利當戰勝時卽欲直據山頂以奪賊老營總督查語各兵一見賊之老營輒欲追及衝殺共成大功因而疾趨爭先冒險深入四川頭敵官兵更盡力賈勇計不反顧云云此一段情節了然明白蓋非有踈頭敵深入寡謀之罪而二敵後動官兵不鼓

勇繼進之罪也夫狡賊故智從來不以老營示人令妥置山頭明明眼見則相去亘遠其賊下山衝殺山頭必不准備一鼓先登奪其老營則家當破壞心膽震裂立可殲盡無疑兵家何頭敵川兵奮不顧身而後繼之杳然也此非賀人龍心懷猜忌不欲川將成功則逗遛與賊通不肯盡力以致垂成反敗喋血傷心殊可痛恨流賊遺殊弊正坐此該督分布軍令所云川兵有急秦兵卽爲應援秦兵有急川兵卽爲應援而又秦兵川兵各自相爲應援者何居乎而不以逗遛失師之罪罪賀人龍等乃反咎死戰先鋒目爲貪功輕率使其游魂泣血猶含不白之冤也再查總

督看語內稱副將賀人龍獨領前鋒爲諸將領袖逗止賊宜毫釐不容參差何以縱兵深入致有損傷罪宜首及臣因知此一案當首罪人龍但不當以賊兵深入爲罪而以不急應援逗制喪師爲罪觀兩邊看語秦兵獲功在先而力稍倦於後蜀川兵力識極銳而恃勝輕棄其前功語意抑揚尤爲可見戴罪降級不足蔽人龍之辜相應卽行革問立正軍法如果該督以爲可用還要使過立功亦應革去職級充爲事官責取死罪軍令狀送臣部及該地按御史衙門存案以俟果殺大股之賊獨建奇功方准將其前罪如再失事並罪不原其曹邑宰張國仲偵勤不力爲賊

所乘罪亦不在賀人龍下但念軍中既有領袖賞罰應分差等姑各降職三級戴罪剿賊立功其趙光遠和應薦畢尚文均從免援降亡各官內游擊曹榮權灑血力戰被四賊而死應錄三等廕一子外衛總旗世襲其餘功加守備陳奇謀加衛守備袁明牛翰周藍君禮張有邦王可用千總馮大亮白元劉友亮劉進祿以上各員俱應錄二等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恭候命下將賀人龍革去職級充爲事官取死罪軍令狀責候建有奇功准贖失事並罪不原曹邑宰張國仲各降職三級戴罪剿賊立功趙光遠和應薦孫守法畢尚文均援免議功加游擊曹榮權獲王等贈

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一子外衛總旗世襲功加守備陳奇猷襃二等贈游擊將軍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加衛官袁明牛翰周藍君禮張有邦王可用馬大亮白元劉友亮劉進祿各襃二等各贈都司僉書各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俞旨

微臣受事難淺疏

竊臣嗣昌猥以庸駑濫叨恩眷起之草土卑以中樞謬揣滄溟捐軀少報天高地厚直期外遼內寇殲蔑方為目前屬國朝鮮紫孽横生意外祇今島中失事以四月八日逆

敗㩁臣受事在三月臨長為期未匝一旬敢闢似乎不及然而仰承天語示以敵板狡謀急攻皮島奧宮知數若神內有臣慇止知水陸無兵薪米難運遼東手無策蓋臣聞命之日拜疏籲天自言要展一籌早知必爾不虞五寵五技如此之速也有臣如此國寇安容臣理席藁待罪伏惟聖慈立加斥離免誤中樞臣不勝惶悚迫切之至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卿家謀遣各[illegible]畫精科島事情失機雖防禦兼屬非關兵食缺誤着立限力料理不必引咎致御[illegible]道　山[illegible]曰此一事[illegible]受事之前本自無過不必引咎者臧且引[illegible]然[illegible]安之氣乃嚴肅界[illegible]八月八日[illegible][illegible]職之事遣歸召父成以過推他人病狂[illegible]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終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裒者
孤兒山松同輯　孫　同較
裒者
山標　裒正

疏

覆昌宣大監密卷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西哈將馬求市其中狡偽難防臣部昨來凝議一面嚴兵綏撫原未遽許之間一面速偵確情亦

未遽與之絕所以然者非獨哈馬為中國之資殺虎有見行之例難以一言拒謝也連年邊警蝎張盡收東西諸部為其羽翼胡沙萬里之遠無一控弦之長與之抗衡此乃中國之患表餌莫施當時憂世之臣拊膺增歎者哈畏貪漢財物但因求市而來則當繫其一綫眷戀中國之心抑且空其羣馬見在不貲敵用未始非制敵之一策也但監臣鄭良輔之議以陵汛當防狡詐之情恐始終難測洵屬思患預防臣部豈容遽稿合行宣大總督盧象昇合同總監分守撫鎮諸臣執國體等從長商酌妥確或另開市口或任自阻回取其畫一之論星速奏聞以憑聖裁定奪一

而遠探真情嚴兵戒備凛凛常如對敵毋貳怠玩疎虞致滋後悔可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

驚聞皮島潰失疏

竊臣頃接登萊巡撫楊文岳揭報皮島官兵於四月初八日被敵人夜襲麗兵助攻殺丁內潰大事去矣除臣席藁待罪另請嚴譴外所有沿海水陸處處堪憂合行申飭戰守謹擬後開款件上請聖明裁飭施行　計開　一登萊水兵據報提督陳洪範業已退據石城等島收拾潰散安插難民合依關寧總監高起潛及遊擊戚司宗所議就於

皇城長山二島安置壁壘扼守津登門戶其關寧哥頗前調水兵務要環集於此互相聯絡有警陵置萊應每船多帶火藥乘海風烈日縱燒賊船果能善巧成功有者不靳懸賞其武官船不足遣前部議募用漁船出奇制勝臣部一面差官解發太僕寺銀六萬兩專備該鎮賂募賞功之用如果一人應募奏功發時給賞以鼓羣心毋得沉閣　一登萊陸兵已經奉旨暫調遏大棣田鎮再有不足東撫頗難祖已題李婧領兵赴登設防其黃肯歷之兵臣部議擬不必南去合催總理作速發回一並貼登戰守　一登萊班軍原係京邊修工之用難議通留但今該鎮緊急海

口傳烽堠望各各需入合依監臣陳應祥所請比照碼大
棟官兵一例暫留該鎮貼防如果獻警漸息海波不揚仍
舊赴工應役不得執以為例　一保定撫臣原有河間一
帶信地與東省緊鄰吾臣合查新舊各兵某堪以調度一
面整備行單官具生定職官兵數報聞就便移駐境上相
機進發該撫亦須親歷彈壓調度勿糧毋容延誤　一天
津糧運孔道比之殘破登鎮尤為賊所垂涎其水兵除前
調外尚有三千餘名船尚有六千餘隻儘可自成一旅前
特留之以保護糧運家當今須視賊來路有何島嶼可以
灣泊相機出奇毋容讓入門戶之內其陸兵若干聽總兵

劉復戎分布要衝嚴密防守如津門無警仍候某應東方
該督餉侍郎賀世壽難家予告一日未代仍須力疾督飭
勉收保障之績　一薊鎮密邇各有海濱信地一面自擔
陸兵瞭望防守如果信內有警應將何枝兵馬星馳截擊
俱要料理整嚴先具職名兵數報聞免致臨期失措　一
關門水兵前次調撥據報三月十五日開洋未知見在何
處其餘未調兵一千名船五十隻比津門較少亦要聯絡
哨探扼要爭奇該鎮陸兵頗多量調車營四十前往天津
爭處聽候緩急馳赴東登應援先具將領兵丁名數報聞
一面即行進發　一寧錦水兵不多陸兵亦難遠調急切

整頓專備關門以內有警應援惟島中兵民消回務須安
插得所如有大小船隻收泊覺華島中就將兵民挑選一
職勁旅准備游哨之用原係領兵將官中軍千把總奇一
切仍其舊職以安初附之心　一淮揚水兵前議抽選之
外所存若干戰艦未據報知今茲事急合應另委能將統
領兵二千名赴膠州即墨等處會哨協援果能直登無虞
非即所以自護其蘇松浙福大洋謹備非常務嚴飭行料
理聚撥款件未報不得疎漏取責　一朝廷設立府州縣
碁布星羅俱係守土之官應有保民方畧本部前議嚴備
海口責成青登萊順永河各道親自巡查州縣有司固陳

土者就近協防如果措置有方亦自堪當一面此是各官
身家性命豈惟發布功名合行嚴飭各盡乃心共圖實効
朝廷止懸大賞大罰以隨其後決不爾欺毋戒因揣自貽
伊戚　一敵人從來狡詐聲東擊西今雖陷我皮島必是
尚孔諸逆逞憤復讐豪肆牽掣虓訐尤恐大舉精騎仍從
薊遼窵大而東西水陸同時並犯我則何兵可調何將
可移必須督撫鎮道各各殫力同心自為戰守如或督撫
調度失宜鎮道抗違節制朝廷法紀森嚴臣部備戰舉正
毋敢容隱各宜努力以上十款臣聞警倉皇滿盤打算僅
僅擬議如此深恐無裨防禦伏惟聖裁定奪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俞旨

直陳薊鎮事有可憂疏

竊臣受事一日具題爲實邊備預整防援立限十日奏報令踰期未到稍候到齊彙擬上聞外乃有業關重大含吐依違至今未決者無如薊鎮李峙華削髮一事臣竊以爲非僅不決之難蓋亦可憂之至也朝廷設立鎮將紀綱名分相維原自不輕臣子砥礪官常清濁貪廉表率尤爲不細今李時華以路將而削髮也曰總兵官張天禮需索致然此事非同小可旁人直無見聞如果有之則何難立暴總兵之罪萬一無之又何難直發路將之奸而今隱忍延

閣不聞正正堂堂有何建白是直薊鎮地方僅有一路將一總兵互相乖戾而我皇上別無耳目腹心之寄執處臣之言至此竊有低回而不敢盡者矣方今邊烽未動警伏即見鴟張我兵防睞爭持首鼠仍間然雀位莫大於專閫而不免爲路將詆欺事異始於要錢而不肯爲朝廷明白總鎮紀綱他盡節制蕩然無事如此因循有警其何足恃臣忝職掌所繫情面難徇懇祈聖明立飭督撫等官即日從公具奏果總兵官有罪應與天下共棄亦何所私倘路將懷奸難容一夫干紀置之不問是非不容兩立實伐体國異同文到五日不回臣請執簡而隨其後毋謂今日不言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俞旨

覆陳孝廉封疆殘傷已極疏

該臣看得流賊初起一切剿撫事宜責之陝西督撫自辦久而無功因有建調客兵趕盡殺絕之舉行之數年兵豈全無寡斬賊乃彌見滋蔓良繇賊過州縣民間焚劫無遺兵從後來有司供頓不及於是罷勞飢渴之衆不得不有求叚索饋之情紀律因以難嚴梳篦之謗繼起前遂致與賊交鋒力疲不勝或中賊鉤餌潛往投之將吏縱之遠急役之不情飾之無實則又從而鼓譟叛逃爲賊助虐甚矣

客兵之功不敵過調援之得不償失而在東北西北邊兵爲尤甚以其有無如貪餌之鋒與觀敵幻遁之賊衆耳此蓋人人知之而苦無法處此未有明知覆轍仍舊蹈行不思變易之理且今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因有客兵可調人人思題調之假使春秋戰國小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邦大則貳五百里千有餘里之地爲之臣子豈因無可調兵不言戰守言及於此臣愚方今急務決當舍建調而言近募援求人而先自強矣況我實有兵而不能用以自強乃令遠從流賊近爲土賊其強橫不可當而又別需調兵征剿得失利害豈不較然明白乎賊撫孫傳庭頃以延兵

難用川兵康仙根前無以可用為憂舉人陳耀秦奏言曾
結鄉黨與賊交鋒殺擄斬獲投功足以奉旨下部見臣與
之操捷良久所言多中機宜退而再投一揭極言捷練土
著之捷且概然以募練三千就在陝西剿賊為己任臣喜
壯之思惟燕昭致千里馬之最濱祖毅趙子弟之心若不
仰請聖斷破格用人曷能風動四方共平賊亂因並不揣
愚妄擬將舉人陳耀秦量投都察院司務衙就充陝西巡
撫標下督查行令募練上者自為一營聽巡撫酌給廩糧
調度征剿本官授以此銜巡撫都察院堂屬相待體統既
優事權歸一不授兵部銜者免於各營將領別有爭禮章

掣之虞也授官之後臣部量給腳力遣行如果募練有方
征剿得用該撫仍請朝廷大加陞賞其或空言無當聽憑
嚴實具聞此舉非為一人將以招致豪傑鼓勵鄉國使為
我用不為賊用兼有遠調客兵小民更遭殘毒之慘先朝
累殺楊得每身責成府州縣教習鄉兵有云家自為戰可
以消其從賊之心人自為守可以為截散據之風又云識
者動以鄉兵怯懦緩急難恃不知近日地方之費多係土
人何其勇於私鬪怯於公戰哉是在處置之得宜耳臣識
至愚願以前事為法伏祈聖鑒裁奪勅下吏部臣部遵奉
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俞旨

恭謝天恩疏

該臣頃因東島潰兵席藁具奏為撤臣受事雖淺負恩溺
職已深請賜斥緩以昭國憲事奉聖旨御案歎遠畧謀畫
精詳島衆潰失總繇防禦疏虞非關兵食缺誤著益殫力
料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除即日報名廷謝外臣伏
讀天言一字一汗沐浹背一字一涕下竊襟念臣視肉撮
囊本乏平生之抱畧讓西墨終竟華上之憂仰窺畢裘之
褒已非其分濮承斧鉞之賜更及於寬豈惟內省影衾彌
重負恩之懼抑恐傳聞遠近將來竊位之識方今邊腹未

寧無奈重增海警鱗驚已匱備禦未解兵爭雖料理還不
敢辭而缺誤憂艱難塞天恩寬臣於此日豈能再寬於後
來臣計負恩於後來不如乞恩於此日或從臣前請速斥
無待害時或補臣同官添註仍須備設使臣早晚收集恩
之並設遇緩急多接手之人斯則聖明自為封疆之至計
也至臣別有下情處草已久遂延未敢上聞茲謹另本具
奏伏祈聖慈鑒憐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微臣趨走彌月疏

竊臣桐邑自前月二十五日入城至今辦事衙門趨走都

市恩忍已及一月於心有戚戚焉不違寧久者臣前奏
青衣角帶出入丹陛已蒙聖慈矜允而未及於辦事私居
用何服色以故初宿朝房之夜服烏紗帽墨縗角
帶白布襪鞋時有來顧臣者多詰問臣此何考據臣對實
無可考第聞往例文臣聞訃辭朝服色稍然復有詰臣彼
乃一時權宜今終日在官還當着靴為是臣以為然遂改
用青布靴每日進署陞堂出署見客則皆以之若署中退
居火房私居不遇客至冠履衣裳皆白以盡微臣子情臣
在私居時少火房時多司屬時時見臣白衣相對非敢飾
說然此心實皇皇然未忍即以為安也一日進士楊惠芳

以其祖喪報稱博年請見貽臣細查其中有初聞奪情特
召即日衣麻趨命及兵部遣官捧敕至易服郊迎望闕謝
仍返服孤衰終喪等以大同告急中止等語而在官服色
亦未有言因思萬曆初文忠張居正或有遺事求其文集
讀之果有孤稱客令在官守制應支俸薪准令盡數辭免
一應祭祀吉禮俱不敢與入侍講讀及在閣辦事俱容青
衣角帶出歸私第仍以縗服居喪凡章奏應具銜者仍容
加守制二字庶執事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云云
始語微臣前奏姑有一二偶同竊於私居縗服未敢上聞
在留俸薪未呈辭免耳竊臣受事月日無多受逮荒譯無

所扭長居然已見俸薪即無前例尸素自當控辭至於私
寓服縗雖可盡臣寸念然部務殷繁每日寅入酉出猶且
不辦退而在寓能幾何時酬擬斟酌其間如入署在前堂
公座出署或會議朝房則冠帶墨縗布靴以成禮若退食
火房出居私寓毋論獨居見客則縗絰冠履皆白以展情
其角與傘扇儀衛門等威似難別易此雖臣一身之事若
不先具奏聞恐長安道上詫為不祥異物而臣衙門職掌
動關邊防情形須與臣密諮議博採見聞不容開生一室
塗塞耳目非臣有暇用放無端微遜也至於俸薪一節雖
當朝廷須餉之常以臣祿不逮養事不先食均有難於冒

叨尤不敢為矯偽懇祈聖慈特容辭免少申孤臣孽子之
心臣不勝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奏

覆遼撫遵旨確議疏

為照天下凡事皆言之易而行之難至於兵事則言之亦
不易矣撫臣方一藻在遼中首尾六年其規遼事豈不深
其用遼人豈不熟其據撫而言恢復義州之事籌算俱有
次第刻期二旬可究大豈無見而易言然以臣對觀獨撫
臣職撫言之耳彼中鎮道未見有往復商畧之半詞總監
會題亦未見有再加參看之一語臣愚心竊疑之據撫臣

云與諸臣反覆詳商未有不躍然者臣等不須遍擧第祈
皇上立勅撫臣以諸臣詳商之文案踴躍之担當一一從
實奏聞仰請聖裁定奪如果監鎮道臣入入灼見其可兩
句於事一一確係無虞必不至如臣等前奏種種不敢必
之虞斯則奉以從事之不暇又何禦乎沮止之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五日題

覆監科東事決裂已甚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皮島之潰國蘇撤運家眷之搖惑人心
亦因平日島中特多閒漢無事爭趨覓利如蟻附羶有警
設處逃身如魚在釜彼不聞官兵之戰與不戰但計算敵

入之數與不敵以數萬赤手空拳之衆爲一賓剃頭剪髮
之謀蓋必至之情形亦勢爲之行徑也臣等心知如此甚
已憂之然不敢言撤島兵以犯忌之深惟破先款難民
以密移之漸不虞事未及行禍已先作也科臣成義梁傳
首鼠之多端策識防之急著謂石城長山之可駐乃目前
招集之要區二島去北岸頗近南岸甚遠洪範歷初泊於
並再泊易地兵聞見在島持有沈志祥王世泰潘尚學李
達春高進功五員臣查島上差來塘報之官亦有許天貴
在一面行牌與志祥世泰令多方招集所部官兵暫駐陳
洪範調度安插皇城長山二島為津登犄守門戶其餘難

民俱令西渡寧錦地方聽該撫集隨宜安插去後今科臣
謂招撫難民二島果否堪駐無虞此則石城長山官兵且
不可久難民更難暫存必須西詣寧錦就糧為便但恐倉
卒之際奔到津登地方該撫必須計口授餐俾其稍足資
糧達赴寧錦此是第一件處法不可一概謝絕致令轍饑
而去轉生嗟怨者也陳洪範所統官兵遠則駐皇城島近
則駐長山島以為扼防之地其皇城以北差船直至旅順
横至石城不時游哨以備戰來寇伺預先報知皇城以南
欽島鼉磯珠門廟島每處各安撥船亦如達關擺撥之例
遇警一島飛報一島以便水兵接續應援陸路先期戒備

此是第二件處法中間不可間關隔撥不許攙越以致前
船甚去後船不接處至誤事也官兵近駐長山遠駐皇城
津門糧運亦易接濟賊船不能飛越諸島致生截奪之虞
設或意外截防就令運船撥船同發程程護送尤便此是
第三件處法然此官兵遠駐度以暮秋二仲為期備至風
高海硬舟楫難行以當畝回守凍一面預辦釘灰早行修
艌一遇春晴凍鋪就便出洋不可度延玩揭者也官兵既
有信地難民則有依歸自可免生他虞如撤兵民俱願西
渡一時盡祿難稽則莫若覺華島中安插為便此島百里
之大寧遠咫尺之間春糧運用不難水陸又增犄角此是

第四件處法使其官仍為官兵仍作兵無事時勤訓練有警仍遣出洋不可一毫移易以消磨其壯氣者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這島上官兵難民糧商等項處法依議著陳洪範殫力調度加意措附登津軍餉各該撫監通著協遵務期撫綏防範各中機宜以保島全圖部分投馳檄

直糾援剿大帥疏

竊照山西總兵官王忠奉命統領該鎮健兵前往河南剿賊渡河之日迎戰挫鋒頗稱奇捷不知何故繞到陝州便稱抱病堅臥杜門總理檄之而不應明旨責之而不聞以致宜陽等處一戰再戰潰敗不支白沙洲一驛再驛收拾不得竟從孟津奪船逃回四百而其餘亦相率解體去兵

雖去專武之兵素慣肆逞不止一將為然然往將山西餉例原薄給之多不以冊遠戍貧難藉武備之口實今健兵之餉四倍常伍之多援剿之師另有行糧之給使王忠身先士卒立於桴鼓矢石之間推鼓邊退卻即不然而力兵勞師與同風雨饑疲之苦猶堪豢附調和乃初則以一中軍督之遙離帳下繼則赴一營將任其孫注行間而已乃高枕於四五百里之遠若不司彼二三千人之命者是真頑之素師何所辭於養亂臣知之矣忠以行伍一丁官至總戎都督既志意之盈滿而不肯向前亦身家之念重而惟恩謝事覬是思寵若何而敢甘心仰負裁若曰忠病則臣叨宣大總督之日王忠管節制左營之兵迄再年力尚強機畧可用非果奄奄老病之夷豈臣去僅踰年而忠腹中遠有鬼也臣前聞報之日即欲具疏拿問猶意勉率餘兵護歸原信前三庶免他虞後人不難於代而今兵已歸兵忠乃偃臥陝州者將自胃其支離適乃彌彰其狙詐此羣情之所觀望國法之所難容斷不可姑息從事者謹因會推新帥特請明旨行河南撫按拏解來京究問委卸之因明正逗撓之罪斯從令以後凜知國法森嚴軍紀明肅不敢有効王忠之所為者於治兵盪寇大有裨益矣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奉俞旨

覆宣督撫監案報邊情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天下事有本疑而難決者雖發言盈庭議成築舍有本斷而不疑者即三占從二可稱僉同如西哈市為一節在宣鎮初報即有許而不拒之心報至再三已有不擬可疑之理臣部亦無異說矣換因監臣鄭良輔有陵後地方不妨慎重之請臣等遂擬督撫監鎮會商畫一再奏定奪乃咨檄甫行而總督盧象昇總監鎮國撤先後奏至在督臣謂邊嚴不決便推尾臨邊者反作門庭之寇非計之得在監臣謂講市果真不妨納其款機固亦絕其他驚備任其飄忽再往投敵是以武之利資敵此亦明

白透撤之極應許而不應拒兵至於殺羊宰駝以過日子若沒明示定要回巢其情近真事機難錯應行宣鎮許其市馬但嚴兵戒備如臨大敵不許將刺踩虜仍禁內地奸人欺凌詐害及通同透露別項情形敢有犯者該督監審明梟示法不少貸其數目一節仍候督撫監鎮密行奏聞

再為覈議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俞旨

恭承召問疏

竊臣嗣昌受事一日即具覈實邊備預整防援請旨責成立等回奏之疏通限文到之日具奏前來今踰期一月尚

有一二未齊趲辦邊臣十分詳慎未肯草草塞責臣不敢不展期等待惟是前月二十七日蒙恩召問仰知聖懷切注邊防臣仍舉前疏中語意謂今日沿邊兵餉勢難再添惟有覈其實用之一着若使件件皆得實用自然堪戰堪守伏蒙聖諭臣衙門該差官稽查臣對先朝曩設稽覈每事輒遣司官沿邊查閱今因司屬乏員無可差遣別差小官前去誠恐需索騷擾反為邊害伏蒙聖諭司官亦難盡憑臣對如今在外有督撫鎮道等官在內有特遣總監分監若還不能仰體聖懷着實用心戰守有執皇上之國法在此臣一時懷恐戰慄之言退而思惟邊臣辛苦危難日夕憂勞恐懼有難盡說臣愚祇對皇上宜該先陳有功請加不次陞賞鼓舞其心後陳有過請加不時顯罰振作其氣令言罰而不言賞殊失之偏仍宜補牘奏聞請祈天語中飭沿邊文武大小諸臣惟願日日有功來領皇上陞賞不願一時有過致干皇上顯罰此又臣所覼縷傳示諸臣毋或自貽伊戚者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朝廷軫念封疆日不次陞賞以待有功其或罪狀顯著不得已乃罰隨其該部補牘說得是依着申飭邊臣務實用心戰守各奏膚功毋虛懸賞不得悠忽欺蒙自取辜咎

謹因會推之始疏

為照薊鎮三協原止設一總兵近因邊左有事關門添設

一員掛平遼將軍印而薊鎮關防明載鎮守中西二路字樣乃奉勅行事猶有鎮守永平之稱臣任巡撫時曾具請正名實以便責成之奏吏部覆奉欽依將各鎮推官俱去永平字樣臣部則未之覆也今西協又增總兵鎮守石古曹牆四路兵制勅關防固當從新請給而中協總兵止鎮馬松喜太四路亦須一體更端此應明白奏聞非一移文翰林院便數專決增換者也臣愚更有進焉國初先設總兵類多關國元勳材能迥出儕伍一切調度戰守朝廷倚賴甚深以故事權特重威令獨行不須有人參贊更不須有人節制也其後邊事日非將材遠古一總兵主其事後

急寄忤為難於是有廵撫之設以督理軍務為名與總兵如左右手相資並用未見低昂又其後邊事倉總才畧愈卑同舟則肘掣紛爭袪壞而吟分朕外於是又有總督之設以節制聯其指臂化其異同使平居咸令素行斯臨營調度無忤祇欲濟封疆之事非故抑鎮守之尊遠者臣不具論世宗皇帝煌煌明旨赫赫與謨具在也臣前叨總督宣大敕書有各協鎮巡以下官員悉總節制之文及查宣大總兵敕書却無聽總督軍門節制字樣號之臣撫山永敕書內屬㸃總督節制亦復不同臣甚疑之夫有節制之者則必有聽節制者敕書兩載俱明斯乃祇遵各得否則一致行其節制一以原無聽受為辭甚陽令陰違或悍然不顧於各總兵自擇其便得矣如封疆之事何氣令薊門三協各設總兵其所管四路猶之手一協之事合之三總兵管十二路猶之手一鎮之事一家之事一人之事若各分吟域無同舟共濟之心妄自尊大無軍門節制之令則多一官反多一累而薊門以內東壞不我不捍之憂臣職掌所在不敢不明白奏請乞我皇上命薊門內地總督提於世宗皇帝之時一切節制之權調度之令賞罰之典稽考世宗皇帝時舊章俾內外臣子奉以從事則封疆幸甚臨淬疑之矣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四日奉聖旨薊鎮中西二協總兵制如關防請給改正俱依議總督節制事宜敕書府載甚明不必又行申諭

訛言易煽疏

自逢冠交訌羣吠屢驚彙以好亂之人訛言煽動自近及遠益覺皇皇今春畿南偶有土寇搶掠村莊遂喧傳㦲騎再至男婦奔入都城勢不可遏雖通行曉諭終不相信應因皮島潰失遺路之口吏復紛紜臣以為調度軍機不應洩漏者自當加謹秘密若邊腹塘報仍不妨抄傳與衆共知使遠近無事於揣摩而奸徒具容其鼓煽未必非安定人心之一策也至徼臣受事以來凡關職掌以內不敢不明白入告仰請聖裁其非臣職掌或自有司存未敢分毫侵越乃亦有等奸徒妄捏欵件以為出臣條陳長安之中以耳語耳執於亂真尋究根株則又不知所自當此無事之日不妨度外置之萬一適當有事捏造無影之言煽惑人心淆亂機務所關誣屬細故此應預請皇上勑廠衛五城緝捕衙門先期禁止致有無端捏造飛語之人即便嚴拿正法立懲一二以警其餘宋臣張詠所謂止訛貴斷取衆中大言之人梟首示衆訛言立止速其効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六日奉聖旨撫按不關機密的准照常抄發有無端捏造飛語的着廠衛城捕衙門嚴拏正法毋得溷濫著部仍行申飭

仰稽祖制釐正官階疏

竊惟武功之不振至今日極矣臣在閣門嘗感慨於中具有數陳用將求議之奏奉旨該部看議具奏部司格而不行臣亦未敢再贅今辦事衙門考求事故欲有興釐踰月以來始知梗概前所謂武階大復以四品為常乃邇年冒濫成風實非祖宗典制也我祖宗創制立法不如數銓參酌數度裁成載在諸司職掌大明會典之中至萬曆三十八年尚書李化龍條輯為書名曰邦政條例邇呈御覽刊布通行何曾有援陞之階以四品為常之事是年臣嗣昌已成進士又數年竊祿寒氈亦未聞四方用兵有驟更祖制之事也迨至四十八年臣待罪户曹專理新餉始見各處調援有加衛守備都司浸假加游擊參將又浸假加副總兵冒濫極矣在外加銜既多內部僅準實授加者亂不能革實授祇見為固而不知祖宗典制從此一加一授之中漸越殆盡乃封疆將帥之任鮮茲積濫因而積輕鮮茲積輕因而積兜亦幾不復可救矣臣思祖宗二百年之制遽事起而壞之何等可惜遽事二十年之壞皇上取而振之夫亦何難但人情沿襲既久不以冒濫為可傷反以不濫為有斬斬之於承平之日使其俯首而就繩削易斷之於多事之秋授其昂首而恢志意難則或者以為釐革之不若姑因之而臣又熟籌其不然也譬之射然懸的者的中的乃奇爭的乃力而習的不可勝數矣斯乃所以廣栽射也臣請陳祖制於前而稽酌奉行之宜於後候聖明采擇行之然此所謂資格也尋常功次不越資格之中即宜照此澄敘若乃遇鋒大摧擒斬十級以上流賊擁衆長驅一鼓盡殲非常首功又當破格陞賞與夫臨陣先登死於鋒鏑異等殊嘉亦應迥出前例臣茲備開款式進祈聖裁定奪可否遵行

計開

一祖制軍民舍餘家丁人等獲功一級陞小旗小旗陞總旗總旗陞試百户所鎮撫

前件查係會典開載成化十四年定例今照軍之後雖以民舍餘之後繼以家丁是一切行伍白身之人有功俱從小功陞起陞二級者得總旗三級者得試百户所鎮撫六品武職不為薄矣嘉靖三十四年本部尚書楊博題宣府壯夫顧鐸捐貲率衆力抗強胡保全天照一堡即授蔚州衛所冠帶總旗家丁董一奎斬獲虜首功委異常授以百户職銜填註附近衛所顧係遵照前例起擢奇功如此若尋常斬首一級小旗二級總旗定難踰越奈何近年行伍白丁冒濫敘功一級守備二級都司三級游擊僭越無等一至於此今獲似宜還照前例行伍軍會家丁總用材官外劄加銜守備等項原無名器者斬功一級小旗二級鎮

旗以次遞陞其實係領兵百總管兵一百名以上者比照總旗遞陞實係領兵把總管兵三五百名者比照試百戶所鎮撫遞陞俱以血斬功次為準但係祖籍軍旗准陞實授行伍白身准陞署銜於附近衛所帶俸以示區別署為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試百戶所鎮撫獲功一級俱陞實授百戶實授百戶陞副千戶衛鎮撫副千戶衛鎮撫俱陞正千戶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其景泰中又有署職半級不加俸之官如署實授百戶署副千戶之類失之太繁今照半級功次止當擬賞不必署陞其試百戶所鎮撫等獲有功級如係世職照例遞陞實授係行伍

署銜者照例遞陞署銜又行伍中有見管千總領兵一千名以上者比照實授百戶遞陞見管中軍領一營傳宣之事比照副千戶遞陞俱以血斬功次為準係世職准陞實授行伍准陞署銜於附近衛所帶俸同前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正千戶獲功一級陞指揮僉事指揮僉事陞指揮同知指揮同知陞指揮使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載南北軍民旗舍人等獲功只許累陞至指揮僉事而止千百戶累陞至指揮使而止指揮僉事累陞至都指揮使而止餘功扣算加賞不得陞授今照陞授雖於獲功獲功雖於殺敵陞授有限殺敵豈可有限

乎比例似難膠柱仍應通准遞陞但係世職止許本身實授身後子孫承襲仍依祖職原官果能建有奇功屢加延世之賞自當另議其行伍出身往往有名將大將之材更難預為限量又有領兵官員統兵十數百計自為一營者如係署銜都守比照正千戶遞陞欽依守備比照指揮僉事遞陞實授都司比照指揮同知遞陞俱以血斬功次為準亦分世職流官實授署銜帶俸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指揮使獲功一級陞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陞都指揮使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開各處將官有缺若都指揮堪

任主將擬陞五府堂上官署職若指揮堪任偏將擬陞都司堂上官署職以便行事使有戰功該陞仍從祖職加陞其有遞例俱不在實授之例可見衙門體統行事與本身職級原自不同邇年濫劄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皆謬以為本身之官而不知其非也試觀諸司職掌所載武官資格自正一品至從六品何嘗有副參游擊之名乎今照領兵官員果係馬步一營主將見官游擊將軍比照指揮使遞陞見官參將比照都指揮僉事遞陞見官副總兵比照都指揮同知遞陞其衙門體統行事亦即照此更正如欽依守備則以署指揮僉事管事都司非坐省者則以

署指揮同知管事游擊則以署指揮使管事參將則以署都指揮僉事管事副總兵則以署都指揮同知管事如已實授府衙者方許稱以某府衙管某營事未注府者不得妄稱其見行守備混稱都指揮體統游擊參將副總兵職銜署都指揮僉事者一體釐正各衛見官指揮使者照本等遞陞身後子孫仍襲祖職著為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都指揮使獲功一級陞都督僉事都督僉事陞都督同知都督同知陞右都督右都督陞左都督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載都督等官必是都指揮積累軍功數業顯著才望超卓者方許擬陞其餘尋常

都指揮使非奉特恩不得擬陞都督僉事若獲軍功止擬給賞蓋武途至此榮貴已極須留有餘不盡以待積累軍功為朝廷竭力報效非故靳之也邇年外劄冒濫雖參數知都督之銜而自小旗至督僉祖制原是一十三級乃行伍白丁濫躐無等一守備二都司三游擊四參將五副總兵僅六級而遂之衛所世職安復轄相徹徼部司不知退本清源止爭加銜署級以為裁抑之方抑末矣臣今通查明白其以前濫授者業不可追在見今候題及以後續敘者必須遵守此乃武官資格祖宗相傳二百餘年未之改易者也今雖多事之秋以待尋常功次實不為薄如有非常奇捷另行破格陞敘備開於後伏候聖裁　一祖制前鎮與大衆邊烽血戰臨陣擒斬真級一顆者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所獲馬牛貨物盡給本人各邊不得援以為例　前件查係會典隆慶元年定例又一款萬曆十二年題准以後斬獲邊烽巡按御史核覈真正開名

頭目方准照例陞賞如原非頭目官軍賂買通事妄報者查究問罪首級止照常陞賞其例前襲過有不係首功者子孫襲替日查革今照邊烽大舉進邊官軍奮勇血戰如斬真正壯級一顆應倣前例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銀一百兩查係有名頭目仍與子孫襲陞係世職者於祖

職上加襲二級係行伍者子孫錄總小旗遞陞二級俱以血斬功次為準其非邊烽真正大舉途遇與真正血戰陣斬者不用此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內地反賊一人擒六名顆陞一級至十八名顆陞三級十九名以上並不及數者俱給賞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又一款開正德七年題准一人為首一人為從就陣擒斬有名劇賊一名顆為首者陞實授一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為從者給賞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顆為首者陞署一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十兩為職者量賞就陣擒斬從賊三名顆為首者陞實授一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十五兩

為從者賞給緝獲者不在此例臨陣擒斬從賊一名顆為首者賞銀五兩二名顆為首者賞銀十兩為從者量賞緝獲者不在此例令照賊有聚星大夥不同擒斬功次浸方并異如賊以數千百計或以萬計我兵剿殺不多仍復流移他處所得功次止照前款一人擒斬六名顆陞一級十八名顆陞三級有餘不足俱扣算每名顆給賞銀五兩贓有真正賊首在內每名顆止陞實授一級不准世襲其或數千滿萬之數一鼓蕩平不復流移他處為患方照後款優議擒斬真正全營第一大頭目者陞實授二級世襲第二第三頭目各陞實授一級世襲其餘小頭目每三名顆

陞實授一級世襲從賊不係頭目每六名顆陞一級同前不准世襲不願陞者每名顆給賞銀五兩俱以血斬功次為准緝獲者不在此例老幼婦女止許俘獲交付州縣取收管姓名執結每五十名口准陞實授一級至一百五十名口陞三級不係一鼓蕩平全夥解散及交州縣無姓名者俱不用此俘獲之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把總領官軍五百人部下擒斬達烽五名顆陞一級每五名顆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十名顆陞一級每十名顆加一級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又一款開嘉靖十五年題准千總領官軍五百人部下斬獲達烽十名顆陞一級每十名顆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二十名顆陞一級每二十名顆加一級別種寇賊推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並不及數者止給賞不陞今照部斬功次亦宜分　賊之多寡為陞賞之等差如尋常邊烽零竊外除血斬每一名顆擬陞一級外其部功當照嘉靖年例領軍五百人者以十名顆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二十名顆遞加一級仍照本等資格加陞如係邊烽大舉進口真正奮勇血戰除血功照前超陞二級外其部功當照成化年例領軍五百人者以五名顆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十名顆遞加一級仍許暫循近例守備一級都司二級如遊擊三級加參

將四級加副總兵其餘以此類推用昭破格陞賞有能擒斬達烽賊王子者仍加世襲都指揮使賞銀三千兩擒斬領兵大頭目者世襲指揮僉事賞銀一千兩擒斬小頭目者世襲千戶賞銀五百兩擒斬兩總紅總之類世襲百戶賞銀三百兩一遵崇禎九年七月內欽頒榜諭施行其內地反賊血功除前款開列外部下尋常有功領軍五百人者以五十名顆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一百名顆遞加一級仍照本等資格加陞如果大夥之賊一鼓蕩平從優論功陞賞照前領軍五百一千人數及擒斬名顆之數許循舊例遞陞守備都司遊擊參將副總兵等官內查果

第一第二等題目在內者除本身陞級外仍各加世襲一級其餘不係題目亦照名題之數陞本身守備都司等官加賞銀三十兩欵內開載不盡者臨時奏請定奪伏候聖裁　一祖制官軍陣前當先殺賊斬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立有奇功後又陣亡者子孫襲陞三級仍立祠加祭廕子若止是衝鋒陣亡生前不曾立有奇功襲陞二級如不係衝鋒止照陣亡例襲陞一級　前件查得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又諸司職掌一欵開凡武官沒於王事照依生前職事加贈二等死於鋒鏑者照依生前職事陞三等令照贈陞二例見在遵行但不明品級將指揮千百戶題贈

遊擊將軍以為三等殊屬錯謬應按諸司職掌欽定資格從其優者覈之如所鎮撫贈副千戶武毅將軍為二等正千戶武節將軍為三等百戶贈正千戶武節將軍為二等指揮僉事信武將軍為三等副千戶贈指揮僉事信武將軍為二等指揮同知廣威將軍為三等以上遞推至於都督同知左右都督特進光祿榮祿大夫皆然若遊擊參將原無等級名似美而非副兵至於襲陞三級者至指揮同知襲陞二級者至指揮使皆格於世職流官之例礙難遵行查會典以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凡九等為世官都督同知僉事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三等正副留守二等為

流官萬曆四年題准指揮使陣亡者除給卹典襲祖職外仍取次男或次孫一人與做冠帶總旗查係生前有功死難猶優者與做世百戶俱世襲所以通世職之窮國恩優渥無所不至也今此例揭行而其餘陣亡各官襲陞概擬小旗為始似無分別合應裁定生前歷官原有祖職者襲陞職級於祖職上遞加至指揮使照前另陞次男次孫已有成例其起行伍原無祖職者自正四品指揮僉事以下一級俱從小旗陞起自從三品指揮同知以上一級俱從總旗陞起使行伍出身者生前既戴冒鋒鏑於祖制資格之中身後得蒙殊恩比於世官襲卹之例於以昭示九邊

激勸忠義裨補非渺小矣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據奏祖宗朝武功追陞封欽典制昭然[illegible]職尋常功次[illegible]非常所最異等殊嘉並陣亡優卹事宜理於振武有裨俱依議行仍永著為令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曾孫　緒校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裒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裒峻　同校
裒介
山檝　裒彥

疏

覆黔按楚撫兵科黔楚苗賊蠢動疏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該貴州巡按御史馮晉卿題為
酉目復叛等事奉聖旨永西善後屢旨嚴申如何復至延

逞據奏糾衆聚拒勢甚狂鴟著該督便宜撥調追集大兵
會同蜀撫協圖剿除相機殄靖毋得玩延貽患其逼目復
叛緣繇並大方擊殺情形還著該按查明速奏該部知道
欽此同日又該湖廣巡撫余應桂題為賊情事奉聖旨據
奏湖南土猺等賊劫掠地方戕殺尉捕并旗披狂悖甚著
該撫嚴督永衡二道統率將備厲兵設奇作速擒剿毋令
竄逸復肆徙報零級輒以遁去越境為詞並著粵黔督撫
諸臣協力堵截務絕往還零陵等處失事情形該按確查
奏奪傷亡官兵仍即查明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
都給事中凌義渠題為黔楚警報並至等事奉聖旨奏內

事情俱有旨了據稱湖南各郡縣吏治日偷備禦全廢該
撫按何無查飭還著嚴行督參不堪的即指參重治不得
徇縱貽患該部知道臣即日飛檄通行馳飭外微臣看得
奏內仍有未盡機宜合陳一得之愚請旨先行處置擬各
開立款件仰候聖裁其間機關吏戶二部非臣越俎妄干
事在燃眉須求應手急著有不得不然者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水西獻土各目中間明白道義誠心忠順固多
一二篤驁性情未能全改亦自不少在我見形察影處置
得宜斯能久安長治今查御史馮晉卿奏內各目攻圍荀
偈數命似猶影響之詞剿將方國安何以兵不血刃只云

關門接戰當將安良輔等大小二十餘目並苗兵千人斬
馘此此其中始有出其不意誘而殺之之狀恐老烏等杞基
谷里阻隔大方不無借之詞兵事已至此還當明白實說
以便朝廷處分不可稍有含糊反誤機事蓋在各目先已
效順此時雖有反側心力自是不齊今日第一急著切須
分別順逆明諭朝廷德意順者一切勿動逆者自取誅夷
如能以順攻逆滅亡之後寸土尺地朝廷不利其有軌使
給與助順之人永為世業仍加破格陞賞倘助逆者老烏
滅亡之後移兵伐之該使老烏後能悔過如其子安祚昌
仍前效順朝廷不難赦過嘉與維新見在郡門有加銜剳

總劉先祚查偉敦順人員前任御史胡平運稱其最有才
識具心可任堪以遣齎文檄馳往宣諭朝廷威恩倘諭之
不改緩兵剿殺乃彼自取其罪恐尤伏候聖裁　一各目
阻兵谷里大方道路難通查御史奏內總兵范邦雄該道
鄭朝棟等會兵陸廣仍屬水外地方未見從入之路其鎮
四川羅某周雲南何天衢之兵相距道里遠近果否剋期
進發俱未可知大率遵義地方直抵大方之背川兵疾入
可以成功但該迷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向在川北保寧
相距川南甚遠今雷飛檄侯良柱先赴川南或分遣能將
數道長驅或親督標兵相機策應一聽總督朱燮元調度

有功從優論敘有罪從重處分毋得玩遇取罪其巡撫王
維章再相川北漢中賊情緩急方行移駐但川屬土司嚴
為禁遏不許同逆助兵是乃該撫為貴雲南巡撫王世德
鎮守沐天波修我戈矛同讐赴義事當早為申飭伏候聖
裁　一貴州用兵其勢不能無餉湖廣之湖北湖南四川
之川東從來協濟舊額撤解為不容遏應行兩省遍府速
催接濟倘額外別有所需則湖廣原派黔餉不容不就近
留用乞行戶部預行剖分若待該省顧呼便已援不及事
其湖北地方業接鎮仁鎮遠先年有事特設偏沅巡撫彈
壓應援今巡撫遼難議設所有守巡兵備三道業關緩急

攸資新推未任之間見在缺於全缺乞勅吏部酌議特准
就近催留如推陞巡道黃公輔清真定品頻年通福地方
應以新御久任泰州知府王觀化敏練通才就近擢補兵
道尤為熟路輕車此在黔苗蠢動湖北警切震鄰兼之調
兵運糧湖北首先接濟新推生手不若仍舊熟嫻之便也
設或事體重大倘撫終不可無姑俟相機另議伏候聖裁
一湖南賊情出沒寧陵東安地方殺傷典史周志擢捕
役饒奎者乃衡州府屬臨武藍山二縣慣賊從來肆虐湖
湘及江廣所在趨城登屋鋑劫無虛該撫設有捕處通判
一員專以駐劄賊巢左近稽查保甲禁伏游閒緝捕有名

寓窟以為常職近日果否得人所不敢知但其徒黨甚多
養成裁久青衿車皆羽翼衙役無不通同包蓋漸見離行
官兵不能擒剿此未可以尋常盜賊視之者在該撫按責
成遠府端本澄源稽采化導之術良有司發奸擿伏別有
鈎致之方斯或消弭萬一科臣戎最楽奏內史治日偷積
習難破巷魁冗關所在多然湖南尤甚俗傳官其土者有
暴殭之稱此之不可不痛革也伏候聖裁　一湖廣附近
兩廣江西山樵巢穴所在時出郴州宜章又自一種地虞
湖廣西南極爲苗論撫按素不經行兼恐遍府亦所罕至
雖有哨防營堡官軍大抵虛無一旦警報蒼黃遂至頻年

失事此在廣西南贛巡撫園當協力擒剿然若遽動大兵
未免又生一患宜行四省撫按各責該管司道親自定查
要見山猺出沒果在何方有無保障官軍是否足資防禦
大較山猺苦無勾引必難遠出橫行先窮内地奸徒務絶
根株耳目次嚴官軍哨守無容隱占逃亡賊既無隙可乘
我亦有備無患倘果先日承平制度疎闊兵力單少難備
驟險則如湖廣絶道屯租稍稍留用本地募兵補伍先事
銷萌又今日之急務也此事須勅撫按專責本道早夜圖
之務底成績特行奏報以憑考驗虛實該道如果勝任從
優陞敍不勝任者據實糾參毋容姑息延涸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這楚黃賊處置兵宜水西分剿順逆宣諭悉威酌調兵將籌運餉寫與洲撤撫臣道臣責成綏輯清奸究留屯租等項厚於安攝有詳著各道督撫揆輯擇力圖弭相機調度務期恪職得宜剿防兼顧早底成績以膺遴當有不勝任的參來責成吏戶兩部一並速議具行

恭承召問疏

竊臣嗣昌頃蒙召問有直存留錢糧借一年充剿賊兵
餉之用臣愚祇對再三未能仰契聖意隨蒙發下真定等
府州縣赤曆等書勅臣同戶部尚書程國祥等細心查閱
臣退思惟臣於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内官戶曹該本部具
題專理新餉臣隨考求内外見額錢糧堪以括借充用具
條議一十餘款呈堂請旨斟酌損益行之其間一議存留
稅糧一議里甲公費一議均徭銀力一議水馬驛遞一議
民兵工食一議督撫軍餉蓋皆存留之屬也臣昨祇對宗
祿一項即在稅糧之中防江防海防倭防礦等項即在軍
餉之中抽扣搜括捐助等項則稅糧里甲均徭民兵中俱
有之蓋自有遼事來整整二十年戶部節題數項抽而又
抽括而又括捐而又捐業已不勝重疊而驛遞一項臣部
又行節裁臣恐今日存留再難議借或者即有些須亦無
濟於大事爲此故也但臣自離戶曹經今一十六載某項
見行搜扣某項業已罷停不能盡知欲將發下赤曆條鞭
細加磨對臣衙門軍務浩繁鮮息難攖實是不能稽考且

省直曆編名色互異頭緒紛然又非碁舉一處便可該其
餘者臣謹將臣原議備錄於後進呈御覽恭祈聖明敕下
戶部覆查某項應否可行某項見行免贅據實開列仰請
聖裁則存留纍無遺情而臣愚於本等軍務亦免妨誤矣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知道了還着遵照會同戶部將發下赤曆等冊逐款細查條列具奏附奏議一款兩京庫藏萬曆九年會計錄戶部處入錢糧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除係漕月糧料草商價遭餉等項外入內府者本折六百餘萬折色則金花折糧三宮子粒入內承運庫者是之本色則衆常各職顏料之類入承運從甲字丙字丁字庫者是也乙字則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則屬工部是覆十庫南京則止九庫邊事起言者金花者十之四折十庫者十之六皆其龍得之惟南庫議折而未見其籌錢何暨積先帝恩賜中有遺亦視官查十庫錢糧之數今上恩詔首稱皇考遠是皇宸恩故事之罪乃本部一請遺官覺就中稽逐

楊文敏先生集卷之十二　七

楊文敏先生集卷之十二　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裒習
孫兒山松同輯——孫　　同較
裒訂
山櫟　　裒正

疏

特請破格優卹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查得延綏總兵俞冲霄陣亡該撫疏稱本官在陣殺賊始末俱未詳晰兩奉明旨通著延按確查

馳奏經今日久尚未奏報相應咨催速結等因案呈到部該臣僉日救行間竊念冲霄死事已經一年奉旨確查固何未報以臣卑愚之性臨事感懷不勝勃然憤激以為國家方用武臣廓清中外其第一等應請皇恩特加優異者無如臨敵衝鋒舍生取義之人而況關閫建牙一大帥烈烈轟轟而死乃竟悠忽置之使其魂銷野火血冷黃沙而曾不得當朝廷一命之及夫何以勸天下也臣愚鬱鬱無聊再令該司詳閱案牘乃知延撫高斗光已曾奏到弟於明旨原查損失士馬若干及總鎮印信儀仗交送不曾剖斷所以必須再查而臣於是瞭然以為查者自查卹者自

卹原不必相等待也業查崇禎九年七月十八日該延綏延撫高斗光題為查明兩將戰沒事內稱查得俞總鎮於崇禎九年五月十三日追賊至安定土墊子地方與賊首滿天星等戰死賊約有萬餘賊衆我寡以致失利本鎮捨身奮戰殁後尋屍於懷泥川加家寨覆之同鄉民地方人等驗得本鎮腹中一鎗膝中三刀口中一刀額頸二斷副將李成先一同戰殁獲屍於土墊子青草坡下石崖內同鄉民人等查驗得本將頭身兩斷其頭削去左耳下肥身上膝中箭鎗三處刀傷二處右腿寨落等因奉聖旨該部覆議具奏欽此臣愚伏讀數過不禁酸鼻傷心以為烈矣

哉俞冲霄李成先之二臣也尋又嘆曰忠矣哉勇矣哉之二臣也細詳冲霄腹中一鎗膝中三刀口中一刀足以死矣賊不敢殺胡為頭頸又二斷也成先膝中箭鎗三處刀傷二處足以死矣胡為頭身亦兩斷右腿且寨落也苟非殺賊過多為賊痛恨從而斷之則必戰酣日黃單財鼓死之際不肯辱於賊手猶且一刀兩斷自揮而自絕之嗚呼其忠其勇其烈豈不足以貫天地而泣鬼神哉使非尋獲其屍已歸鎮城則道路之口且有謂其不死者謂其被擒者謂其一死一存者又何怪乎偉過畢書之夫初報尋報識其不量衆寡不知彼己輕進喪師死不足惜哉嗚呼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臣是以悲傷感激為地底忠魂深抱不
平而欲急請命於皇上也竊見從來死事之臣官若不為
議卹其家亦必自陳乃今若此非但官司不即奉行多緣
子息貧寒無能控訴若非臣等經心特為奏請將恐歲時
久遠於致沈淪臣之愚意以謂二臣屍首既歸榆林鎮城
過體倫痕業為萬目睹記失事之案似亦不煩再查捐軀
之忠安可不為早卹覩其暴骸原野而狐鼠不敢傷殘畢
命炎蒸而肝腦曾無變動天之所以全之蓋有待矣查俞
沖霄原以署都督僉事充延綏鎮掛印總兵官今死於鋒
鏑應褒三等贈特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左都督生前

不曾立有奇功子孫襲陞二級如係行伍出身邊脈題准
新例指揮同知以上一級從總旗歷起二級鼓試百戶官
係世職於祖職上加陞二級世襲李成先原以署都指揮
僉事管協守延綏中路副總兵事今死於鋒鏑應褒三等
邊脈題准新例副總兵技者都指揮同知褒三等應贈榮
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生前不曾立有奇功子孫
襲陞二級如係行伍指揮同知以上一級從總旗歷起二
級鼓試百戶官係世職者於祖職上加陞二級世襲如蒙
聖慈俯允再破常格於死所立廟為身後易名以示一時
未有之殊恩以勸九邊作忠之大報臣等通頒海內宣布

皇仁再行原籍地方查取沖霄成先應繼兒男定限文到
三月以裏保送到部即與單本題授世官庶國典不致久
虛臣職亦為少盡矣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一日奉俞旨

覆黃孝廉書生徽念時艱疏

該臣嗣昌伏念我皇上近年以來嚴壘蔽之防廣輓輸之
路天下之以言事至者多矣於時政不無指切而衷之以
雖然中傷於民隱不無披陳而尚之以刑名雜霸有能明
治亂之體究經術之源而慷慨者時從容中理總之惟恐
其言之盡思之慽不立見之行者幾何人哉舉人黃景吉

所言邊烽不足為中國大患而其動也恒必乘內之虛且
言今時弭寇為防邊之要著安民為防寇之要著理財為
安民之要著旨哉所謂學有本源識參時務我皇上求言
以來不多得之言也其治邊三策弭寇三策革貧扑發臣
部卽擇酌議請裁閱事非一端行有次第臣姑舉其切於
治邊者曰制禦之謀守為上策曰罷邊之夫備多力寡曰
論功當重全勝輕寡斬曰十把大把一以提兵出塞為主
曰督撫將帥必尊一鎮專之毋令為傳舍曰閱視無益邊
事曰今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邊
臣之於廷臣人各自為心而何以責其效力也蓋臣嗣昌

當厰概咨嗟與部科諸臣言閱視留罷而未敢遽陳若人各為心則薊事可爲之緒業直陳於皇上之前而不負衆吉一書生能發其覆也至弭盜之策一曰練鄉社二曰收豪健三曰絶黨羽皆鑿鑿可行今日救時第一急著臣嗣習廉疏指陳其概恭承召問敢舉大要以對連日欲具條奏請旨畫一施行苦下手尚難脫藁不易而又不負衆吉言之也遠如有成畫於胸中立可舉而措之也臣聞唐虞之世所以用人者無他不過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如是而已今衆吉敷奏之言了了如是所未見者明試之功竊念臣部司屬之員歧奉明命臣同吏部悉心揀擇務得真材實備幹濟今為日既久雖咨選數人而居連來衆見在四司主事僅僅職公辦其兼攝任中屬三員奔走無暇實缺八員尚未知何日精究也以若衆吉之材在今日諸核似為難得在異日幹濟實有可備臣愚欲乞聖裁勅下吏部再加考試如果所言不謬量除臣部主事一官俾臣條委之間少資贊畫之用碑益不淺在衆吉嘗經考注又諳地方保舉本省原自有官非以空言嘗試羅籍湖廣長沙道屬湖南臣籍武陵道屬湖北從無瓜葛之嫌思過借才之時臣奉旨酌議其職目請試而用之不敢嫌是有隱不以上聞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黄衆吉應州保舉據奏條陳鑿鑿可行著吏部再加考試量議職銜具奏

酌議遼左世官疏

武選清吏司案呈原任平川等營備禦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裴承勳呈爲懇恩俯准安插事等情案呈到部該臣覆看得遼左淪喪世官流落往時寄插未省近日寄者日多支者難繼以致各官竟乏一擔之入相攜孥累難再三匯之旗臣前在闕門亦嘗備其艱苦爲之咨請安插而不得以為憾然乃今忝竊中樞咨呈疊至臣躊躇久之我國家疆土暫爾淪失終須恢復此指揮千百户輩其祖父皆曾有功於國家不幸而遭此變故非其罪應革襲奉俸已且河東河西軍民人等陷沒何止百萬獨此世官子弟終依依於我國家是可聽其失所而不為之矜念乎第安插内地既苦守支之難將異日者襲替他鄉不免濫冒之弊則如遼左八城見有都司衛所比照山永事例各官應得俸給俱於餉司關支既可矜恤貧難更易稽查冒濫此明白正大之事何宜行而久不行也若曰俸給出自色糧入城無此款解則臣知户部本折歲減水陸得輸有降夷家口一項必不容缺久矣豈可以額外設法收養降人而獨不養我之世官乎此事雖若可緩維繫人心甚大恭我聖慈

必不忍斬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俞旨

緊要軍機疏

竊臣自奉召命即以外邊內地為憂今寇事條奏雖有規
模而兵餉急未得濟總理使不能到臣憂未敢釋然若邊
烽舉動萌芽只在五六月間馳騁只在七八月間時日轉
眼易過諸務措手難期臣昨籌畫邊備打算通盤如在邊
外各鎮自為戰守難保其不闌而入倘在內地各鎮通力
馳援數者猶可驅而出之但臣約算邊兵二萬關兵三萬
遵化二萬四千密雲二萬宣大山西全調可三萬如宣府

不動只可二萬有奇大約兵至十一二萬不為少兵又皆
在近鎮千百里內不為甚遠各有正餉止給行糧不為甚
費比之往歲有警達調浙直川湖等處奔走無及虛費錢
糧似覺稍長然而各鎮之兵果否堪用行糧二項果否能
備火藥器具果否足支俱不敢必也最可憂者薊遼督撫
明見不和其餘諸臣隱然不和臨期調度以誰為主將領
兵丁於誰聽命臣技憂日夜莫敢告人以致鬱鬱成病深
懼胥是不能了皇上事然須之間即欲效張鳳翼之一死
而不能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臣敢撮其緊要特請聖裁伏
惟聖慈留意采擇仍垂察臣狗馬技實止此還須多選才
幹能臣另備緩急臣部左右添註之缺不宜遽裁臣為此
具奏伏候勅旨　計開　一各鎮戰兵已開大數在臣部
止可責成督撫鎮守異時得按功罪賞罰行之其該地方
各有總監分監事體件件相關臣部不能賞罰不便責成
若要戰兵著實堪戰有警星速應援必須監臣用心鼓舞
磨勵務使文武協和人人樂於趨赴乃可伏乞特頒聖諭
行令遵依回奏之日臣部亦得預聞為便　一平時練兵
督撫監鎮俱要同心協力於有警赴援乃總兵專責行間
號令必總督專行若稍二三誤事不小臣之愚見薊門
三協之兵以薊督張福臻為專主宣大山西之兵以宣督

盧象昇為專主惟遼東之兵用總監高起潛為專主其通
昌督治及薊遼宣大巡撫各守本等信地糧監分監亦於
彼處協防倘賊勢十分重大該撫監於令次擬調戰兵之
外仍另挑選未盡之兵並斟應用之器以備不虞再聽朝
廷調援未知當否伏乞聖裁定奪仍行各鎮知會明白
一戰兵約十二萬每人日支行糧一升五合鹽菜五分以
一月為率該用行糧米五萬四千石鹽菜銀十萬八千兩
十二萬兵約計五萬馬每馬日支草一束料豆四升以一
月為率該草一百五十萬束該豆六萬石二月三月准此
遞加其地則北至昌平南至通州天津一帶西至涿州保

定之閒東乃薊密關門等處皆須早為轉運儲備單備而
不用可也伏乞聖裁批行戶部遵依回奏仍咨臣部知會
明白
　一火藥丸彈軍中必資各鎮請討屢旨責成自辦
臣豈不知工部匱之難於回應但在各鎮戰守以此責之
猶可若截有事陵京左右官兵自遠而來不能多帶抑或
相持日久與賊鏖戰無時必要就近關支豈可毫無准備
即如勇衛京營近日抽隊操演亦應量有蓄存似當酌議
另貯彼時無分京外總以火攻敵賊為期則每日應缺十
分中不妨存七八分以待臨警實用是亦權宜之一策也
伏乞聖裁批行工部酌議遵行仍咨臣部知會明白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東內四款俱為緊要機宜西宜酌計畫直各鎮總分內臣受任效績功罪一體通著同心晝夜圖維務使文武協和將士用命戰兵實堪殺賊關營壘亦應查催毋得少有疎卸自干罪典乃各將遵依事宜明白回奏該部以擬本處一體責成不止該鎮遵奉督撫鎮尤宜協力同心賞罰劃一審有偏抗現操的定重治不宥其處堆畀並調度剿督商處權兵其別議基用並各鎮墩分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速奏餘俱依擬行行督料單併運餉料及火藥丸彈省存備貯事宜著戶工二部一面上緊料理一面明白回奏不許延泄添註侍郎准擬用

覆工部查議城工疏

該臣覆看得有國家者之寶其民也當承平之日雖穴居
野處祇應聽其自如值多警之時非高城深池不能保其
無恙臣昨歲在田野間恭聞聖諭通行省直州縣一體修
築城垣高厚安若干丈尺臣不勝手額以為我皇上之嘉
惠小民如此也既聞言者以為州縣有司奉行不善勞民
傷財隨奉明旨禁止不勝惜之夫修築城垣必求高堅可
恃是即非常之原官錢有限必須民財是費難免勞怨之
口然孔子不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孟子亦曰鑿斯
池也築斯城也効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為也以一時之勞
逸論數錢動衆誠不若安靜之為宜以萬世之利害論庸
身破家曷若保障之為得言者苟計一時之便不惟萬世
之安將我皇上頒行聖諭倏報停止其為失已不小適使
海內不堪城守盡付因循其為患豈不深臣每駐力請皇

上仍舊舉行而以諸務倥傯不能更端條奏亟得鄉紳趙
養蔚修築關平衛城一事奉旨著臣部覈議具奏不覺為
之起舞臣請因關平以例省直因養蔚以勸餘人也夫關
平一城修繕歷崇禎四五六七數年之久費銀至五千二
百六十餘金之多在養蔚首倡捐輸固無說矣最爾一衛
官紳士民亦捐二千四百餘金夫豈全不傷財累壯之時
養蔚自出工力固無說矣其餘募化流寓等夫焚禍外城
址址大豈全不勞民重也關平未設有司止是衛所各官
能聽鄉紳倡義相安無說耳設使有司為此肩弁寧多金
之助數年餘未了之工與議必具希勝道府旋來掏色為

撫按者亦止博一時之風力誰肯計百世之安危城未成而官已受其參勍官既罷而身仍坐以贓私者有之矣夫然而省直守令安得不容頭過身朝廷地方誰救爲捍衛保障哉此臣所謂因開爭以例省直請皇上仍申前諭通行省直堅築城垣爲小民萬世求賴即一時勞怨不辭有司果能任勞任怨立奏成功撫按題請優賚優陞毋執偏見必如此而後洮氣厳恵可恃無虞性命資財始爲民有此我皇上萬世之功不容中輟者也至臣叨任永平歳久竊知趙養蔚其人慷慨慕義志原不在一官觀其初試中書屢求回籍今晉臣部原未到司其意居然可知蒙恩量

加二級必俟陞轉之時則亦何日之有臣謂有臣如此即當破格優卹主事加陞二級應得尚寶光祿卿少之銜請勅吏部徑題加授其指揮胡朝佐石守爵千戸王家玉徐養重聶宗政百戸馮官禓朝桂康有才等各於本身世職上通加實授一級僉官張其茂武舉童應新各援例所願撫職銜仍請通賜勅書將趙養蔚以下各官俱與列名奬勵於以風示海内官紳士民將見聞風興起必不止於一時一地臣所謂因養蔚以勵餘人誠以人之好名有時甚於好利令爲本地修築城堡保護身家朝廷又賜勅書陞銜名利可謂兼之未有不傾心樂赴者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脩備職銜虞諭甚明虞未禁止撫按遣府各官説況可恨這趙養蔚加尚寶司少卿職銜丞胡朝佐等各加授職銜仍賜勅奬勵俱準援兵部使遣行省直撫按遣照諭內四級晉成有司脩舉務令寶養保障不許少延並設其勤蓋功罪以定賞罰毋得蒙混其好義急公者不分官紳士民一體照前例示勸

遵旨查明據實具奏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年來庸帥懦兵往往殺良冒功掩其罪不勝誅揣其情各有爲有虛各冒倫久次無功而戚良以塞責者有與戰不利挫敗羞歸而殺良以飾罪者有追賊不及路遇逃回而殺良以就使者有孤村隱僻利其所有而殺良以充賞者臣愚初忝邦政恨不得其主各指其實

疏而糾之請我皇上勅令軍中立斬以徇無容姑待請劾使庸帥懦兵庶知朝廷有法庶可保全赤子免罹無妄之災若乃歸德殺良一案監軍王繼謨與違將祖大樂等加自殺熱集大勝而歸則有不可解者將以塞責則殺無之捷儘可塞兵將以飾罪則戰勝而歸原無罪也將謂就使則城下無賊非遇逃回將謂充賞則據稱流移無所可利而流賊前級又非每顆五十金重賞之懸胡爲白晝通都發此無端大難取七十良民而殺之罪惟耳無可掩似已非盗鈴之將毋論足不必添實已轉蟲蛇之地求其故而不得豬非病狂喪心不至於此乃奉旨查奏再三據府縣

官監稱王世祿謝大儒之外已無面貌難捏姓名抑不如王謝二屍是否其首獨在果因面貌而辨姓名抑別有證據而府縣官不知及之此事在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風聞入告產實不妨兩存在地撫有分土分民之責各為地方容主罪於倒置惟臣部職掌不同仰奉皇上之法三尺無私倚提將吏之術九邊注目如果縱舍有罪將來威令不行倘或懸坐無辜難免輿情不服夫不服臣等摘之可耳本以臣等依違姑待兩可之說致疑廟堂處置不服九邊之情從此何以用兵何以用將且何以用監兵督將之人也臣愚所見如此蓋罰殺默某之殺戮畢竟是一奇功

歸德府之殺良畢竟是一疑案古帝王決疑之法功惟重而罪惟輕卽師中制勝之機賞在小而罰在大以此二者權之而王繼謨不敢居之功與其不敢辭之罪叔皇上明察秋毫不俟臣之畢矣但經奉旨帶降未足示懲罹嚴實降一階仰候優容使過此非臣等私言也據單院道張鵬翀按臺使葉有聲前按臣金光辰今按臣楊繩武之言備細看詳斟酌當如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五日奉聖旨歸德殺良僞賊案王繼謨姑著實降二級

覆兵科汝兗盜寇應平疏

該臣嗣昌看得盜賊與邊烽不同而中原之盜賊又與邊方之盜賊不同其原起於吏治之汚風化之失而已古人所謂選用良吏以時平定安集之乃千古治盜之標本茲科收義渠所奏汝兗盜寇應平慮害氣散而真氣未還條議四款深得本標兼舉之義然以臣所聞汝兗之間不惟真氣未還害氣猶未散也臣愚連日思惟遥隸鄉圍招集竟撫正若無下手著得此四款頗若疊家謹臚列款件逐一條畫以使責成伏候聖鑒定奪勅下臣部轉行各該撫按道府有司悉心修舉務臻平定安集實效無以虛文回報塞責謹題請旨

計開

一在課恒業以固根本　前件臣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令之賊寇乃有生

首失身在內士既如此民又何尤臣所謂風化之失其來久矣為民父母當以舉行鄉約化民成俗為先不分州縣大小城市鄉村必舉真正年高有德為一方所敬信者為之約正副暨木鐸等員每月朔望或無事之時有司隨到一處大集鄉紳士民講解高皇帝聖諭六條又大明律例各隨地方親切事件通俗曉說教民父兄率先子弟士農工商各居一業庶者乃成無游手好閒無故鬬狠修購解之時必須整肅嚴肅惻怛至誠務使觀者動色聞者動心實實有裨化導如致游閑放鮮不率教者衆中公舉量加朴責小懲大誡是則小人之福也至於有刑閒訟革夏詬

之風比屋安居破磬萃之國尤爲厲俗銷萌杜本其威立
有壞壘遠爆流寇建有村樓碁邏警鼓者不在禁例伏候
聖裁　一在愼舉動以靜衆心　前件臣聞君子安其身
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今之地方輕舉妄動無事激
成有事小事激成大事爲害無涯爲民父母當以建行阡
陌閒民疾苦爲先如當無事之時簡省騶從勸課農桑因
而編歷深山窮谷訪問民情父老子弟欣欣相告亦是有
司樂事其或遠鄉爭訟片言慰遣免其鬬鬩入城碩民負
固乘釁挺刑亦可回心嚮道至乃妄右恣行吞併誣指窮
民嘯聚爲奸衙役需索不遂誣揑山寇相捕作亂此皆激

成有事之餘致係躬覓阡陌者必無此患若夫殘破地方
仍有身處脂膏府工漁獵之輩毋侍小民憑藉搜掠亟行
參挈斯則去其害馬之道也伏候聖裁　一在決讞剸以
絶根芽　前件臣聞蘇綠不絶將用斧柯又聞名其爲賊
敵乃可服今之流賊既已蔓延土賊尋復充斥其原起於
隱匿不報養虺成蛇誠如科臣所言性不可赦衆固可進
也爲民父母當以實行保甲弭盜安民爲先行之之法不
要委官下鄉查點不要窮民上城打卯不要衙役經過上
司送往迎來種種煩擾不便只要十家牌內查數開寫各
家男子作何生業不許遺漏一名仍要十牌五牌擇選身

家士民與同保長甲長不時查覈遇有本家男子出外嚴
查去向所作何事眾於何日回還設有外來男子借宿嚴
查來歷所作何事的於何日回去倘有形跡可疑就使擒
拏出首官司立刻究處如此則奸徒無地可容小賊無自
而起矣設或夫於覺察羽翼已成公然嘯聚官兵必須勦
兵捕剿尤要查確倡首主名明白揭榜曉示官司只擒首
惡不問餘人如係趙甲爲首錢乙擒斬送官還照朝廷新
頒條例就加陞賞其餘諸人有能合謀擒獻首惡者爲首
一人陞官餘人通給重賞如此主名既得首惡必擒其脅
自寒餘人不問還與陞賞其心自散却省官兵擒剿爲力

亦自易矣致有隱匿不報姑息養奸除州縣有司重處外
其道府有監臨守土之責推官係一方耳目之司一體並
論不得寬宥伏候聖裁　一在寵材傑以懲愚頑　前件
臣聞御得其道則狙詐皆作使又聞民猶水也善治水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如科臣言楊四鄭三海等必有道人之
才爲羣盜攜服若先期收用足責一臂臣意正猶是也爲
民父母當以團練鄉勇知人善任爲先不拘士農工賈畫
其才氣出衆謀勇兼人上等者申道撫按考驗不虛即以
將才薦舉備臣部錄飛之用其次就於本鄉團練推爲義
勇之長統領鄉兵或千或百或戰或守務隨其材鼓勵用

也如果有功就聞姓名籍貫出身本色具題陞賞如此收拾人心振作士氣不惟見在無賊虎之怨抑令邪人生反正之思平賊期不遠矣此等事專責有司未必人人能辦該撫按道府查其境内果有清正鄉紳素為民所敬服者就富庶擄訪問以牢籠鼓舞之事託之彼一鄉之中說深識流品又素顧身家未有不盡心力而為之者耳目既廣蒐羅必多是乃濟有司之所不及若平素豪横斂怨鄉曲者萬萬不可以此屬之反滋多事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土寇既平亟宜懲前毖後這疏内四款除摘着鄉紳不得推諉此款餘着撫按嚴飭道府州縣等官恪遵行以清盜源

剿寇二事關切軍機疏

臣於本月十二日接劉遠總督張福臻回奏副鎮事有可是之摘識奉上傳查問此事臣擬候旨下部覆議請裁今臥病靜攝未奉明旨不勝徬徨竊見總兵張天禮果有喜峰路缺之言兼有刑拷書役之事所稱舍回歇之其難似各着也難與婪索之贓實難覷顏展布其地相應解任作缺另推本官姑令提原帶家丁六百餘名赴總理標下殺賊自效果能大奏擒斬功績先與蕩洗恐聲復仍另加敘用其孚時華心苟無瑕何畏上官搜索髮今已削難容再玷冠裳所當查照原參案件盡法究懸毋容一夫就繳舍

混參奸黨令朝廷紀綱倒持營壘者也此臣謬擬大畧先請聖裁可否仍候旨下關切劉門軍機莫此為甚又有一事乃宣府總兵楊國柱前請内丁營將用遼人張世勳係故前屯副將張洪謨之子洪謨身陷大凌向雖傳聞已死臣恐未確所以不欲用之前亂未奏明白止丢臣識其人未便大用應行國柱另選具題題則必詳家世履歷未可但以遼官二字一槩濫用蓋為此也今國柱另題何鳴陛乃何可綱之子可綱大凌盡節人人洞知今兹楊國柱議用其子是乃家世履歷忠義迥然不同臣憑前在關門曾收標下聽用若不預請聖裁為政體識具覆臣言至此又不得不詳陳者可綱先任袁崇煥中軍臣時尚在河南不知就裏深細比至關門則督師者孫承宗而可綱為中軍駐居寧遠臣於寧遠獨見撫臣丘禾嘉園睦可綱一面其關關撫意見久已参差可綱身在其間委曾受賊之役臣以書問何如可綱答云事必無成有死而已臣初不以為然後乃聞其果死軍刀磔劉勢目魅指罵不絕口傷賊傷哉可綱在時遼東文武頗有異同之口既而死傷家無立錐如與不如無不讚歎悲仰長子應生名業有文學而跛一足其視不揚次子鳴陛偉然丈夫青年大有氣概以家貧故依署總兵黄惟正附居永平惟正故後無依臣乃收

之標下卿給廩糧餉口此前後實情臣不敢欺飾有隱也竊念管仲不死於子糾事齊桓爲名佐豫讓不死於中行報智伯馳烈聲可稱前事崇煥識有不盡之譽後死重城實有難泯之節丈夫蓋棺論定志士殺身成仁如此最烈之臣海上允稱難得而在遼東頗發之久尤爲難得中之難得也臣敢因事附奏亦瀝臣愚血心如蒙聖慈俯允將前三事密批內閣兵科示臣另本具奏臣不敢宣露此章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張大猷已有旨了姑令殺賊自效李時華着撫按何鳴雌酌議用俱着令本具奏行

覆衛御史均糧廩非聖主之心疏

該臣看得流賊蔓延腹心荼毒爲日已久爲患已深有能一兵不募一餉不增而於一日之間蕩平淨盡此普天率土之至願卽微臣之至願也至不得已而募兵增餉且未敢決定蕩平之期此普天率土之不願亦微臣之不願也御史衛景瑗仰體皇仁俯憂民瘼以均糧爲不得已卽姑允亦難久行此誠與臣異口同心臣之愚意稍待環臣至軍條上方略臣愚亦有一番擬議上請聖裁惟在今日預立限期如五年蕆敵六月平賊之故事則斷斷乎不可何也用兵之事與尋常賦斂詞訟追徵錢糧原主於限者不

同顧其賊之情勢人之材力何如耳賊勢寡弱則易衆強則難衆強而聚之一處猶易衆強而散之各處斯難乃人之材力則固有用之得當難中見易用之不當易中見難者亦有破竹之初先難後易強弩之末先易後難者我祖宗立國垂三百年用兵非但一事亦曾有先立限期以預縛人之手足不處蕆糧以畢施兵之咽喉者乎竊恐無是理也昔趙充國漢之名將討叛羌一隅小醜猶以兵難隃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爲言其後宣帝責問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其子其客俱懼禍之將及充國不爲之動從容對以明主可爲忠言卒定羌人之亂蘊文

侯小國之主能任樂羊中山之伐三年死之而歸示以謗書益服我皇上御宇十年外邊內寇用兵之勤無逃聖鑒累剿賊之役不須增兵而臣議兵不須增餉而臣增餉卽在闖口之日使當置臣死地何待異日爲也臣前輔事衙門有光祿寺監事鄧鍾濟投揭於臣其言慷慨淋漓謂臣議兵議餉不免迂鈍臣令司務來國華婉詞謝之以爲局外之人未能深諳局中之事也今御史奏內所重見在之兵餉畢力辦賊剿盡一股再剿一股自是實著臣愚深切服膺但舉其顯然者如果見在有兵陝撫孫傳庭何以請調延綏寧夏甘肅各撫總自統兵合國又調山西虎大威

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外攻內訌納兵討餉萬不得已惟諭旨甚明內外遵奉直斷就中肯綮中樞責任所其益揮忠猷畫圖裁定以副朝廷安攘至意內外一體當識己有旨了

覆宣督再陳卜哈情形疏

該臣詞看得胡馬為中國之利馬衆則兵強茶布為番人之資得生而失死以所有易所無招之來勿使去此雖似兩利之道而畢竟中國之利為多何者茶布中國之出產轉販可源源不窮而馬則中國之出產有限轉販不來也臣愚前在宣大有見於此所以歎請明旨行之不疑今督臣盧象昇擯西哈所望於中國者茶布銀錢之外了

無他志貴馬一匹得銀數十兩半易茶布以歸於我中國實有利無害夫如是使之來而貴貴而歸歸而茶布有畫又來又貴又歸循環不已是則真有利而無害而我所以收哈之利謷哈之心亦不過於買馬之銀錢轉換之茶布而已此外國不必有額外之費以耗於我亦不可有他端之說剔搭其心何者一搭其心則彼將無厭以我為有求於彼而我之換手適冒彼之榜什等寫數數嗔要挾日引日長反以茶布為尋常易得之物而不見值錢亦以貴馬為寄星挾索之資而不肯大至彼時靡之無益絕之不能則局又將變而邊惡多事矣然則臣前議擬監臣鄭良輔

等領兵過河剿殺如果見在有餉陝督洪承疇何以前報新舊官兵餉銀中斷差人接踵封發苦無以應應恐譟思不測未敢赴西督剿暫駐與平鳳翔之間近報新題餉銀止可支至四月又將中斷如果見兵見餉劉畫一般再剿一般使是實著陝西廵撫謝東謙何以奉報五帥犀聚一隅漢南疾呼半載仍無一旅赴援仰厪明旨切責撫督調度何在以此觀之御史秦人也其於秦之兵餉賊情猶有未悉何況其在鳳皖楚豫者果能盡悉之乎而臣亦何敢盡述所在情形以疑衆人觀聽為也至於最實遣備臣部不責內臣正以專責督撫鎮將使無推卸以臣之愚雖無

方畧可以指授備臣之職願將功罪次第申明臣受事五十餘日諸皆預責防援諸臣奏報方來臣曉擬覆將去中閒應行事理臣愚不援依違然而諉卸之端亦猶未見臣敢預以不肖之心待諸督撫大吏乎若夫內臣監守乃我皇上時撥特遣之權在臣衙門從未見有相沿督責之例即舉臣之一身而論前在關門皇上初遣內臣出京後在宣大皇上旋撤內臣回京矣是豈從來職掌一定成規而臣憚於責成自甘委靡乎然韋御史稽明此論臣與通臣總之不得藉口內臣自悮職掌旁分罪責也矣云皇上特起徽臣倚為滅賊之用臣慚愧欲死容具另本請裁

寇忝之跡有云邇年敵人媾張盡收東西諸部為其羽翼胡沙萬里之遠無一控弦之長與之抗衡此乃中國之患表餌其苑畜時受世之臣樹膺增歡者哈果貪漢財物而來則當繫其一线未忘中國之心抑且空其牽馬兄在不資敵用未必非禦邊之一策也與今督臣用哈制敵之說又何别乎此其中蓋有辯微臣之說以買馬一節收哈之利繫哈之心即以分其合敵之勢絕其資敵之用耳督臣之說亦以買馬一節收哈之利而且稍餌之以利繫哈之心而且密結之以心不惟使之不合敵而且抗敵不惟使之不資敵而且制敵此其作用更大織局更深但哈之衆寡強弱臣固有所不知我之度帑金增似亦有所未及不敢遠臣所明漫言一可是在督臣再加審擇再請聖裁如此機宜關係不小固非督臣一言遂可決行亦非微臣一言遂可決止者也至於買馬一節察果誠一無他哈來買哈卜來買卜如其六葉前至東市東關西市西關在我應之速則彼之往返更速而不致以刁勤懷猜在彼聽其分則我之貿易亦分而不致以爭持長價且使其來而即賣賣而即歸即近卜且不得生奸而遠烽更無繼伺隙計其使於此者若卜尋雖數萬無驅往投敵之理窮人行徑總其因緣哈馬之間少資生活亦屬無妨督臣所以策之至矣盡矣

萬曆十年閏四月十八日奉聖旨市具不給哈卜東營即買及東西分閥寓防達應等事宜總兵督撫道鎮撫機約行至邊關長計全在自慎選著諸臣同心協力實買買難得須綱呼輩因撫鎮在我不得特哈示弱損威名伍雨不得騎外我費凡生事端圖部即宜行耿飭

酌採水西善後疏

議臣嗣昌覆看得水西蠢動一節臣前具奏處置機宜僅能得其大槩而不知其細微也今據郎中王陞條列劉光祚所言一一詳審精盡臣不須增損一字矣但查劉光祚駐京已久恐此時情形稍有不同又在總督朱燮元斟酌諸款隨機應變星速舉行則西南之事或者不難底定矣欽祈聖裁定奪施行 計開 一首惡不可不誅者安隴璧安世伯沙周世儒左輔等是也准令各順苗立功報効如能擒斬一目者即以一目土地酬之如有被脅小目人等亦令立功自贖許以自新如此賊黨自歸賊勢自弱矣

有件看得水西頭目惟化沙卧達稱雄初時互相覬中國之利乃安良輔安隴璧忽然合謀稱兵復逞苗情叵測真不可以恒理論但隴璧之歸順也原因情勢既窮其子小烏疑動之不無勉強伯沙周世儒等挑之或安心爲逆若安世實主分宮世守之規似非好亂之人一概以首惡責之有玉石不分之嫌本部疏中首畫分别順逆即老

鳥鋌若肯悔心仍前歸順則有原題之賞格在且不獨老
鳥也即安良輔之子安正尚在界能翻然悔悟亦當待以
不死善爲安置勿使失所而况其餘順苗有能立功自効
者決不吝分土之賞格相應如蒙伏候聖裁　一陵廣以
西有則窩以着二宅吉之地係大方出省咽喉要隘不容
不先清理以開糧道以使往來此處一清谷里二城方爲
永安矣　前件看得則窩宅吉東聯水西驛南抵六歸河
西至西谿驛北至渭河以着宅吉東至羅河南抵虎革北
抵馬邑河其西正則與窩相聯實係大方咽喉今根苗兵
既阻大方不知二宅吉有無窮據應責總兵范邦雄副將

方國安等作急清理以通往來者也伏候聖裁　一雄所
一宅吉宜令遵義道將發兵清楚此處一清安隴璧之腹
心自潰手足自斷大方亦無肘腋之擾矣　前件看得雄
所宅吉特渭河內一小地名耳安祚遠以爲播地而歸之
蜀貴總國熊朝窩王聘士阿右鉏等以爲水西地而獻
歸之黔相持不決今安隴璧蠢動而諸奸又復唆之雄所
其所必爭也蜀中見在管轄自應聽遵義道清理以杜大
方安害伏候聖裁　一的都朶俗二宅吉乃隴璧巢穴不
容不剿庭者也此處須懸賞格以收公地人心化頭目隴
革阿阻等以作內應　前件看得的都朶俗二宅吉雖爲

隴璧巢穴而其苗目安雲鵬保元安隴革及安朝祚安朝
佐等未必盡是從逆之人亟懸賞格購之若能縛隴璧出
獻者照總督原題職級當更從優仍以其地分與世守則
穴中必有內應者矣伏候聖裁　一木胯化角二宅吉居
大方城址左右各目既誅苗民必散必有來歸之革亦須
寬宥撫安　前件看得木胯化角二宅吉切近大方苗目
甚多安良輔既死衆苗魚驚鳥散人懷叵測不可不及時
安戢應擇其中素懷忠順獻印有功者如安世知安時祿
承天安榮等論以禍福俾令傳諭諸目各安其舊毋得生
心此先消肘腋之患也伏候聖裁　一大軍一宅吉有順

目安良知等素與安鳳雲安良輔等不睦定不黨逆可以
責成諸暫行安撫相機布置仍乞賞以世職劄文並旗銜
職役權收我用　前件看得大軍宅吉苗目有安良相獻
印獻圖積有功安良知爲渠著仲城有功安正業以忠義
著賞以世職責成安撫衆苗亦是一策但苗性多變未知
近日情形若何應給與空劄聽總督查明順逆先行劄授
另與題請可也伏候聖裁　一鎮雄知府隴懷玉請加銜
事職銜喚其爲官料全仁而諭不許助逆鎮雄一安賊不
足慮　前件看得隴懷玉係安國亨之孫初時亦要挾權
立以衆心不附致罷其謀其獲送安良輔獻印買得其力

總督原請加銜令應頒一加級劄付聽總督酌授庶為妥當伏候聖裁　一大目歸集比怯得素等居處險遠進取為難乞照原請世職劄文編行安撫局面方成　前件看得歸集苗目為祿永恩比怯為祿承寵此屬於安邦定吉者也原題請授土指揮得素苗目為沙國忠此屬於邦勤宅吉者也原題請授正長官相應各准給劄聽總督酌授伏候聖裁　一加銜參將楊啓鑾游擊李時芳等都司楊啓祥等守備杜應林等共三十五名員前卑職條陳已具列花名此輩皆負耿耿忠貞應頒給實授劄付　前件看得効順漢把忠義可推者原題劉先祚為首擬應指揮使

次即楊啓鑾原擬應指揮僉事如陳國是李時芳陳國基楊啓祚周廷鑑李奇芳等皆有功於獻印招撫者原擬各應土百戶應各如其所議即給劄示勸其餘如楊啓選劉顯祚楊啓鳳胡廷陳高選陳國本黃朝鳳周士順吳選瑞吳道弘楊淮黃德李先春陳國榮黃恩楊德顧龍負吳楚漢孫應奇杜應林曹一龍高中立高明盛高明昭丁志明趙廷宣高仲文羅士夔萬鎮祿等二十九名各効心力原擬紀錄者本部即與紀錄候別敘另敘可也伏候聖裁　一請嚴旨申諭大方鎮官事從創始宜寬不宜刻　前件看得譽方初定苗性未馴其間雖頒示漢法仍須隨俗

易不驚不擾而然後可相安無事若屑屑繩以文網有難而走耳況或有不才官弁需索科派其間即漢人猶且不堪況苗蠻之新附者乎所謂宜寬不宜刻乃馭苗彝變之上策也伏候聖裁　一請空劄給卑職齎赴部院轉同道鎮軍前填給有功將士　前件看得軍前鼓舞有一紙勝於單鐵者告身是也天末遼遠請給不易合無以空劄一百張齎送總督衙門聽其隨時填給查果有功仍用該督關防給蓋姓名填給無關防者即以詐偽律論伏候聖裁　一請頒明文一道令卑職齎發傳諭宣慰公地人民亿角內莊雇草志革眾勇桂累因吳等處聽令安插不許助

逆即前有微罪小過悉行赦免此輩即為我用但官不得擅立土鎮有所營求在卑職與各民手器相習取信無疑可以收拾撫循者也　前件看得遐荒其眾未沾聖化易動難靜自其恒態而又有漢奸播之則鹿駭豕突使為難端應頒以聖諭曉然示以勿私其土勿吝世官而又赦小過寬徭役昭示大信使深菁窟穴之中洞見日月自帖息而不動矣伏候聖裁　一加銜都司胡珽劉顯祚守備尚三德三役先日撫諭多勞近日同職住京日久乞恩實劄實授都劄各回轅門效用　前件看得胡廷劉顯祚已擬紀錄尚三德則原疏所未載者也既涉遠來勤勞可念另

興劄付聽其軍前效用似亦可從伏候聖裁　一部最中
化苗須先學政請定舉貢之類　前件看得用夏變夷無
如作興學校都勻已將宣慰司署改爲先師木主其中擬
集土客子弟聚一堂而教誨之已將彝目演把蠡通文理
者六十人予以衣冠教之習禮居然有儒雅之風若補廩
舉貢之類係明科考試方可酌定名數重煩贊書也伏候
聖裁　一各目最多除安良輔安世安龍璧等之外其中
附逆者固多懷順者不少須備照部院原題分守世官然
給劄付咨移部院便宜甄別轉給　前件看得各目附而
復叛今日又是一番情形酌量分別順逆本部已尊切言

之奉有明旨矣原題分守世官朝廷豈有靳焉前款給總
督空劄一百張恩賚其酌量先授流銜以示激勸其應授
世職時陞時授總以今日之情形爲定當俟其查覈明確
另疏題授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九日奉俞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袁秀

孫兕山松同輯 孫袁嗅 同較

山礫　袁介

袁秀

疏

酌議世職武科疏

臣竊聞祖宗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考求其故兵即衛所之軍種即衛所之屯也略舉一二如洪武十五年延

安侯唐勝宗奏陝西訓練官軍二十二衛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人習馬二萬二千五百匹十七年魏國公徐達奏北平訓練官軍一十七衛將士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人十九年長興侯耿炳文奏陝西訓練都司衛所三十四馬步官軍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八人其後累朝有事出征山東調若千萬湖廣吊若千萬各省無不皆然用之若取諸寄今之衛所軍士非逃亡則老弱屯田非隱占則荒蕪而求一軍之壯健一糜之充盈不可得何則世職之不成材不堪用以致然也又聞開國之初原無武科正德三年始議創[illegible]

之法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行南北二京並十三省轉行軍民大小衙門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較或屬於戎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遞籍貫腳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都御史並巡按御史考試如果謀畧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再加考試用之是則武舉之中原有山林之士精通武藝即諸技勇京長總歸科目一途亦免龐雜之病今則武科之外別沿御覽之名三年而外又加每年春試使游閑奔競之輩羣集京輦而倖

獲一時試之衛邊戰守之官則堪者什三而不堪者什七甚或畏難而告病被斥而託辭何則武科之不盡材不善用以致然也臣愚以為世職原自有材苦於遴選之無法故童叟咸安然衿而目不識丁歲月日事荒淫而身不擐甲請聖裁著令自今遴襲世職俱要考中武舉一科方食全俸二科方許管事三科擢而用之能中武進士者先加本身職一級敘用其不能中舉者俱止半俸差操不許管事如此而世職將爭奮矣武科更自有材苦於遴收之不廣故進士不廣則不能收武舉之材武舉不廣則不能收各色之材而武舉之外雜出他途三年之外別加春試皆

此故也臣請聖裁着令自今武進士每科以三百名為額武舉每科多者百名其次八十名又次六十名又次四十名為額以各該直省地方之廣狹人材之多寡為差其衛邊督撫於附近所在同時酌另開科毋令邊進之人難赴腹地而邊不得與選舉之列自此之外再不許開別收別考之端如此而武科又專奮表用之之法何如臣以為邊地腹地各有世職武科即皆各有衛所其衛所中掌印管屯二事關係軍之逃故老弱清勾汰補屯之荒蕪隱占開墾諸查頭緒正自多端幹理殊不易辦一向皆以本衛本所之官因循管理貓鼠同眠彼此朦朧狐兔傷類以致絶

軍之產逃額之糧雖在勢紳豪右之家無不可挨籍而問而惟是衛官所官之户下則從無有一人發覺究底查明者此祖制所致盡廢積弊所以難清而今欲起膏肓則必有道以處之請聖裁着令武進士得除署職於附近衛分掌印管屯世職武進士及二科指得三科千户皆得調用於本省衛分掌印管屯三科武舉亦除著職於附近衛分管千户所印屯二科千户三科百户亦得調用於鄰近別衛管千户印屯惟二科百户以下許於本衛調所管事如此而以隔別之官清隔别之軍與屯軍屯之實漸可最衛所之弊漸可起祖宗之舊制亦隸此而者可復矣然後以

其任内之事業立為三年之課程於軍屯清數有效者為稱職無效者為平常其有他端過犯為不稱職以定其陞黜之等為果有大效破格超陞其次亦量陞職級平常者罷之不稱職者處之如此行之數科數年當另自一番景色即邊疆未遽收敢死之烈而衛所實先為正本之圖是或因時補救之一道也夫世職調衛管事舊例往往有之武科管衛所事則未之聞且見然武科與文科固文科授官必始於州縣民社武科何獨不然衛所者亦武官之民社也並仕宜始於此不再計而决矣但事關更始應否舉行伏候聖明裁酌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日奉聖旨這世職全体管事技用並得以考中為甚等武科近准臨傳已與三科名色並武科處題大議且管衛廢非典制通著増様具奏

大馬衙主恩深疏

竊臣頃奏陳緊要軍機内將薊門三協專責督臣張福臻調度忽奉明旨薊督近屢稱病或別議要用臣不勝悚然隨諸冢臣田唯嘉會商除聽冢臣具奏外臣思薊遼總督駐節密雲在平時為重地在此日為危疆臣親見張鳳翼傳宗龍丁魁楚咸不免罪咎魁楚猶在犴狴間其危險可知也今督臣張福臻臣雖不識其面觀其條奏規模似乎點强諸當一時無出其右者第以任事熱腸發為要時激

諭每情切而稱病蒙聖裁別議委用一時朝野皆材宜不如林然或未思邊疆遼難推外凡在衙泌未便登程危疆重想不容久曠以臣仰戴主恩高厚竊不自揣駑駘願充總督之任貺有緊急臣得少效環草之報於順舉矣伏見世宗皇帝召先臣楊博起復為本部尚書未及受事而以宣大有警遂代江東為總督雖真定出倒馬關臣雖遠媿前哲蒙恩起復無異若不效死危疆犬馬寸心至死猶有遺恨伏惟聖慈遠覽先朝成例俯憐報主私衷即賜俞允臣衙門尚書之職在內有侍郎王業浩在外有督撫洪承疇盧象昇方一藻等才望允孚惟在聖明一點用聞耳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奉旨覽奏具見忠勇卿制務中樞正切倚毗何必身當一面着安心料理該部知道

覆孔羽時事帖危疏

該臣嗣昌看得兵乃專門之學時值多事之秋苟于邑之不獲而于野之偶得其人即萬言之無當而一言之可幾於道夫固當尊禮而試用之第無柔其不負邊何也即如孔羽之奏初讀之詞氣縱橫似乎真有韜畧堪以試之於用者既而反覆詳味如所云自捐白級及募羽林血戰秦晉二年斬首三千餘級使果有此則亦天地間絕奇男子矣羽何以韜晦至今不自有其功耶又云將領相軋含沙為鬼致伊進無以報國退無以為家使果有此則亦天地間大不平事矣羽何以含忍至今不一指其名耶乃既云無以為家咄咄書空矣又云數千金之家貲空飽貂鼯之腸矣輒敢大言變產先捐銀一萬兩腳作軍前一勺之助此誼欺欺天乎臣反覆讀此而知孔羽蓋非但狂妄俎詐人也其立言之意一則曰欲專其任而責其成再則曰特賜聖諭一遍與伊獨當一面臣竊窺羽乃流賊之奸人而來上書闕下嘗試國家者耳何以明之臣前甲戌仲冬初至陽和即有大同新募健丁叛入山西之事臣詢總兵曹文詔王樸各吐實情言有孔應麟者到處帶領家丁投充

入伍其人家在陝西曾逃入賊夥又在山西曾守平定州城授鎮誤收應募因致此變其黨叛入山西二百餘人除擒斬外餘為張全昌所收全昌敗後依然投入賊夥而孔應麟臣經會同軍法重杖未幾而死其事曾有成案奏聞御前今之孔羽自言寄居關中必是應麟一派而云將領相軋吞併健兒情形又復似之其執言變產捐銀欲請勅書獨當一面雖知聖明必不聽許顧其意欲何為臣愚以為宜暫行收禁密問原籍家貲責令供吐然後行文撫按勒限查田果其身家有着語言不欺然後姑從釋放倘或家產毫無影響情形別有破端即行盡法根究明正刑辜

以嚴奸細之誅而寒流賊之膽在此一舉臣自受事以來每清晨入署撒有踵門獻議之人中間甚是龐雜苦於公冗無暇未能一一而物色之若勘破一人嚴究正法則其餘奸黨不驅而自遁矣此事所關非細伏祈聖斷施行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奉俞旨

覆總河賢能將領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自臣受事以來各邊需用將領隨該督撫保任臣不挾情去留間有自部推者或偶如其賢能推而用之衝地如登營之用陳三捷亦以其賢臣所知也總河侍郎周鼎累為地方擇人保留亦其恒職但以濟登相

較衝緩自是不同忍為登濟得人難易亦應有辨況題留者雖屬總河而保留者把哨親丁官役及生員也近日衿弁保留軍丁鼓譟相習成風雖為德為怨少殊而其要較把持欲擅朝廷用將之柄則一乃紀綱倒持之漸殊不可長且此一官者既為衿弁之所留而以人見德將從此以後亦惟衿弁之是聽而其散或遺矣河臣又焉得而用之哉臣等以為登營既有成命海警急須辣防陳三捷不必議留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九日奉俞旨

覆關監查確譁兵情緣疏

該臣覆看得冷口兵譁一事該撫監初次報到奉旨丁應科有無別情即酌議奏奪關臣杜廷璉隨有將弁肆虐之參督臣張福臻再參即以剝削議處而今監臣高起潛准撫臣馮任會稿止以酌調具題臣愚細加詳審按之督關糾參似有不盡之罪就查監撫所奏仍多不盡之情何也據譁兵哭訴之詞稱丁副將初九日任事即星夜蓋衙門夜則運土搬石日則分派採薪時無寧刻此即無武鎮邪編錢之事應科已不免於私役之條然永平道何以有為公非為私之說該撫何以又有受事三日即有班軍頭之語似乎皆有未盡不若總監前報據派有欽工該將令兵

挑運因而隨帶木植修葺公衙督責不無太過者乃是實情在應科固非全出於私然不免因公及私其過猶小在譁兵分明不肯赴公因而以私械公其罪甚大至於把總武鎮邪據譁兵之言要一兩一月方准免差識有狐假騙錢之情亦屬偏聽生奸所致乃該將受事纔十七日把總督工能幾何時果有入手之贓與否亦難不問而懸坐也此事在地方一時處置解散羣譟調將官而責把總長首惡而貸其餘自是權宜善著若在臣部仰體朝廷紀綱環飭邊疆法守苟不參詳原衷審酌平衡徒以一兵之譁便斥一將將來邊疆何以出令朝廷何以使人不可不為深

長思也況茲冷口要衝不比尋常緩地南北相參兵士中
多豐萊大幢臣昔填撫之年方更經制未久適值鎮守許
成名將去新推協將王承胤未來於時白石營將張洪烈
河稌營將蔡裕等生端挑激謀阻王承胤而自管其兵以
保留許鎮為名鼓閧譁逞臣心知其詐檄下張洪烈蔡裕
此兵若譁先將二官重罪承胤卒來受事各兵二載帖然
今日之事殆復類此此該道所謂有人挑激定非無因但
在朝廷之上處置得宜破其覬覦奸心自無敢萌鼓煽耳
臣於關永諸將備諳其材建冷衝邊協將不宜久曠擬將
永鎮王良臣與丁慮科互相更調在良臣以見官副總兵

管建冷中協營事移緩就衝以展其才在慮科以原官副
總兵降一級管永鎮中協營事移衝就緩以老其氣其調
之以撫監二臣所見俱不可長兵之驕其降之以督關二
臣之所聞亦不可文將之過是仰遵酌議邊奏之旨不
敢不俯盡臣愚者也應否如臣所擬並把總兵丁已經細
打梟斬應否免其再究通候聖裁定奪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丁慮科降一級與
王良臣更調管事餘免再究

會題卹賞可據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楚繼功楚繼雄兄弟皆遼東鐵嶺衛人
故署總兵黃惟正之部將也惟正平生樹立功名所恃部
下有敢戰四人曰黃得功馬友功皆行伍而繼功繼雄皆
世官惟正署招練鎮用得功友功繼功為營將而繼雄無
缺以功陞游擊戰衍在臣山永撫標聽用其族部推大同
鋒兵營游擊紅河之役遶烽殺繼雄馬徒步殺出重圍繼
雄以此落官而大同人處稱其勇迴撫留之標下聽用家
口嗷嗷如也臣適叨總督至陽和每見則憐之或予之數
金少示解衣推食之意敵入迎恩越陽方山西告急臣提
兵過大同至西安堡繼雄將數騎追及請行臣壯而許之
臣入岢越至代州繼雄請前探臣願中軍王承胤遣銳士
五十人與俱繼雄夜馳度嶺口趕總兵尤弘勳發兵弘勳

不應留繼雄繼雄亦不應策馬衝敵隊遇平原距崞縣南
五里遇敵數百騎圍之大戰被創死未死前遣一家人落
草歸報臣曰我以死報軍門矣臣聞而慟哭使一人收其
骨崞縣與其妻子自大同郡城徙之陽和買宅而居之給
二子國輔國威以標下糧月共十金以餬其口今國輔
聞臣至薊窗來告製而臣鎮登萊塘報楚繼功適隨金日
觀戰死東島嗟乎何其兄若弟皆為國捐軀若是是可衣
也臣初不知繼雄世職黃適了然以為必行都司衛所保
勘為是故據國輔再告批道司覆查而祖功父職歷歷填
憑取方司題叢而死事新夜煌煌奉旨則繼雄長子國輔

懇准襲祖職指揮同知仍在遼東鎮司支俸次子國威總
襲冠帶總旗世襲先與犹秉紀錄全糧俟長成免併繳補
使此二子者一則相傳之世襲一則題准之新官臣非有
加於本分之外第念繼雄原衘鐵嶺已陷轉徙青州亦無
根蒂今遺寡婦弱子流寓窮邊焉能達冤文書虛央保勘
使非邊臣題請誠恐終身流落無復告襲之時而臣昔叨
邊督繼雄能以死報臣今忝中樞乃不能以生報繼雄之
子毋論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謂何而抑何以勸天下之
為知己死者也然繼雄雖為臣死而畢命沙場實乃國之
忠臣臣雖欲報繼雄不過銓除世職優䘏陣亡俱係國之

常典特以情貧恤若為之稽首瀝言因而鼓舞天下之士
此又職掌宜然伏乞聖明垂察

崇禎十年五月初一日奉俞旨

遴將首關邦政疏

崇照本年四月十一日該臣剛呂題為遴將首關邦政必
須內外雙清謹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遵以釐積弊以
根國威事奉聖旨這所奏清外據疏題覆清內依序推用
條列詳明深於邦政有裨即著確查邊册存部選科稽期
根底清釐以洗風弊如有鑽謀囑托挾私營倖的聊即拏
法指參從重究治司屬胥役一體嚴飭不得玩視欽此欽

遵在案臣以為外而督撫鎮上為朝廷封疆下為身家
性命必皆一一遴選真堪戰守之人而後入告聖明勅下
臣部擬用臣部所籍同舟共濟之心免於戲胥及溺之患
亦既多矣孰知邊月以來在外具題固有實歷行伍堪膂
戰守之人亦多衙門效勞奔走唯諾之輩彼雖列名總用
亦或部劄加衘然未實歷管兵祇是冒功濫弁其者中軍
旗鼓人人選擇善地捷足先登臣部以虛心待人來則為
之覆准誠恐積漸之久巧者競前拙者退聽將吏之心將
不能平而此輩倚靠牆壁題准一官剝下媚上無人敢問
軍士之心更不能平則為封疆患害滋大而臣部一東虛

心卻乃無辭於溺職之咎此臣欲清外而外不得清其弊
一也至於在內候補之官臣據方司造完清册面詢某人
果否可用郎中王陞對言各官雖有奉旨年月而其人老
壯與見在存沒俱不可知每遇推官將册頭查至册尾如
是數番未見一人灼然可用就以臣在東西塞上晷有知
見求之册上姓名合者甚稀內如世職新廕一項司册所
錄乃撫按科道所開掌印屯捕等官其在兩京後裏者原
無當於邊疆之用即於衛邊衛所堪用世官强半選入營
伍中千把總之內而此掌印屯捕者是乃平常僅可之人
雖有新廕十次亦未必堪戰守之用者也又如推用將材

一項司册所錄乃武進士及每年春試技勇之屬而各邊督撫按關每年終甄別營伍中千把總及新舉將材二項不與其中在邊臣甄別舉薦固未必盡是真材而猶有一半見係守邊治軍之人於邊防稍多諳練軍務猶習聞知若京中考試五方襍收新進年少居其大半而邊防營務有不惟未見抑且未聞者故乃錄此而不錄彼徒循歷來之舊規未問當今之實用此是冊進有名用之課效不啻相反而其進冊無名者終日跪門進呈無論數十百輩臣取而閱之似各言之有據批與查覆半多了不相蒙欲一切拒之而又恐其中未必無真實堪用之人第以賞窮沉據者躊躇四顧幾無處法此臣欲清内而内不得清其弊二也臣晝夜思維未盡事宜在責督撫鎮道不待遲缺方題先要平時考覈在内責臣部司官𥖄究相沿往例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總之處公二字臣願持以待天下之材而邊臣之所以慰臣者既望其虛尤願其實司屬之所以佐臣者既欲其公又欲其明假使虛而不實無裨戰守之資公而不明無當緩急之用雖終日覆題終日推補而以視邊疆之上茫無一可恃之人臣部又將何恃而不恐也竊見去秋邊警臺臣建議儲材兩奉明旨著京外各官博訪真知依限彙報今報考雖多以為即皆可用

無論臣部不敢信即報者亦不自信也臣謂與其泛而索之於素不相習之人何如專而責之以職分當為之事彼督撫鎮道朝朝閱將月月薦材豈不較京官為切近而臣部堂司一旦有急四顧無人寧得倩外官為籌求此臣不得不皇皇請命者也所有應行事款開列於後懇祈聖鑒定奪施行

計開

一覈年人生三十曰壯四十曰強所謂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強壯之年是也未及謂之弱雖有朝氣不無童心已過謂之衰即有耆謀必無壯事故選將必覆實年若干歲為首註之凡五等曰未壯曰正壯曰正強曰已過曰已老

一辨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田光言血勇面赤脉勇面青骨勇面白又如白起頭小而銳瞳子黑白分明班超燕頷虎頭飛而食肉又稱智將不如福將皆以貌取人之謂也故選將覈年之後辨貌次之註之凡六等曰端方重厚曰魁偉奇特曰精悍果毅曰古拙椎魯曰儒雅清俊曰庸懦不堪

三程材材者難得亦難知也孔子有言有所譽必有所試秦誓曰惟截截善諞言我皇多有之口材最偽不試而譽則口材售矣按之以事而程其材註之凡五等曰深沉有　臨機有變為智將曰驍勇絕倫鼓戰推鋒為勇將曰寬仁有恩長於取士為嚴將曰火攻步伍止代嚴明為能將曰四事兼長優於調度為上

將上將以下又註之凡三等曰智勇兼爲戰將威處能兼爲守將或取一節不能兼爲因人戰守之將則又註之凡二等曰能將千人上下能將五百人上下如此二註各皆以其事實之　四課歷武途出身與文職不同資格誠可不拘資歷不可不課也今在京厰衛在外聽用各官非不諳兵說劍舌如電光然不曾上馬殺賊安得嘵口談兵不曾入營管兵又從何處殺賊以此如從前冒濫外劄部劄敘功加銜只問其何年月日曾管某營某鎮兵有若干而虛實不曾了然也今首課其出身之歷註之凡四等曰世職查係某衛某所指揮千百戶總小旗果否已襲未襲須

有號紙號票爲據無者不准曰武科查係某年某按院者中武舉某年某部堂考中會舉武進士須有試錄題名爲據無者不准曰行伍查係軍民舍餘家丁人等俱入此中明開自某年月日某處從戎爲始以便稽查曰奏帶此項即各衙門聽用效勞及家人子弟項名冒功之流也查果係某年月日內外某衙門某官某姓名奏准隨帶出征者明開係何項人員某行　章奏爲據原未奏明以家人子弟主文幕賓廝　充者不准次課其管事之歷註之凡四等曰劄委查係某年月日某衙門委管某事曾加某銜須有劄付爲據無者不准曰部推查據某年

月日推陞某地某官曾否到任管事因何去官須有奉旨月日爲據曰保薦查見任官於新任內有何官保薦閒任官於閒任內有何官保薦行伍卑官未經推用者查五年以裏有何官保薦須各開薦語爲據無者及遠年者見任閒任俱無開前任者不准曰參革查見任官以前歷官有無參革閒任官見今閒任因何參革如果事涉詿誤止於革任革職未經問擬者姑免苛求其曾經問擬或係失誤軍機守備不設監守自盜恐嚇取財大貪大詐使倖漏網脫復鑽營者見任官仍行參革閒任官不許容留違者本部訪知並原脫留用之官一體奏處　以上四事臣請聖

明裁鑒如果可行臣將此奏進行刊布仍另頒簡明冊式責成各衙門[illegible]覈實填報開列於後

一總督官將督屬總兵以下[illegible]見任及閒任官限文到十日內填報一次陽逌閱見[illegible]者不必填守把以下非親臨確見者不必填以後年終覈別將領及特舉將材俱照此冊填報

一巡撫官將撫屬大小欽依見任各官填報一次非欽依而見管營任合式堪用者非見任而在該撫監鎮標下聽用者限文到十五日內一體覈實填報以後年終覈別將領及特舉將材俱照此冊填報

一總兵官將鎮屬大小欽依見任各官及非欽依而見管營伍合式堪用非見任

而在該鎮標下聽用者限文到十五日覈實塡報一次以後每上下半年塡報一次歲以爲常　一兵備官將該道所轄地方見任欽依各官非欽依而見管營任事官之曾經保薦者非見任而管撫監鎮各標聽用之在該道同城習知者限文到十日內覈實塡報一次以後每上下半年塡報一次歲以爲常　一臣部司官將在京營衛將領世職武科資薦及括候推之官在外裁缺回部及終日跪門告討入冊查冊候補之官出示曉諭定擬日期赴司堂投遞履歷該司掌印郎中及協管冊庫員外郎中同考驗塡註冊欵每五日一次呈堂臣等復加考驗果有合式堪用

者月終具本題知以憑遇缺相兼推用其道方避規廢無資歷資格及雖係實歷廢閒者弱不堪與曾犯大貪大詐不可再用者亦當明籍貫具本題知斥逐回籍永不許在臣部門濆擾庶乎清內清外之法畧有持循其京官外官保舉之行有者聽其自來無亦不必相強可矣　以上督撫鎮道及臣部堂司考覈將材俱係本等職掌責成歲月塡報不止一次合當加意舉行其總監分監內臣迎撫巡關御史當於年終甄別及復命舉行之日各止塡報一次各須有冊投部庶便稽考伏候聖裁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初一日奉俞旨

覆登監塘報接渡難兵疏

爲照臣嗣昌初入國門尚不及閱屬國外降的耗又焉知島帥內潰情形然於遵旨確議水兵疏內具稱皮島通近朝鮮飽風一帆可到從前島帥居此非是眞爲國家遏敵之計實乃就近馬市私竊販賣之圖此島之中不生草木朝夕饔飧樵採皆須隔海求之向來半將商賈貨物互換鮮糧半倚中國威毅强要供給以故島人雖衆存站不難等情監於聖主之前預發島人之隱不敢稍有回護也豈知此疏四月初九日方得上聞而沈世魁等業於四月初八日已經潰失近據登萊監撫陳應祥楊文岳叅遣將不

宜遏絕一事內具兵商稟稱東江買賣委官都司李國棟乃倚沈鎮之勢專買違禁貨物逕麗通番換買參貂欺嚇麗人買外國之貨物積貲巨萬自聞警報欲謀內徙即將嚇沈鎮背卻官丁令各水手運送金銀上船先走之心預亦安排等因是則臣言從前島帥販賣禁物心腸威凌麗人情景殆若符合敢謂臣言倖中祇明臣心不欺祈我皇上少垂聖鑒海上之事少採臣言收拾潰殘安插流徙兵分皇覺二島民歸寧錦八城漸乃近裏切已工夫即是除叛黎違貲者何也古稱大國難測懼有伏焉戒若收兵近島自彼遠望不見其形一則長路不測之海二則懼我不

測之兵以兩不測成一難犯臣知烽叛雖奸有望洋向若而歎耳乃陳洪範不悟昨非改圖今是而又占奪石城長山孤島之間今日疾呼關寧明日遠想閩浙此其意欲何為乎欲圖敵敵不可來欲援鮮鮮已絕望將此寥寥一旅居彼岸七八十里之間遷延日久形事畢見北風不用半帆而沈世魁之覆轍蹤至矣嗚呼島衆歎非朝廷赤子誰不思享太平而自毛文龍劉興治陳繼盛黃龍及孔耿尚三叛以來遭多少殺戮多少潰降而乃今猶不之悟又戀戀於孤島之間乎噫為洪範者非智不及此計不出此也特以受我皇上知遇殊常一番恩遇未能少圖報稱不敢言歸耳臣請明白一言島帥有素蓄之兵一萬二千五百不能用以援鮮洪範提烏合之衆始終未滿七千安能進而援島假如七千具足進而援島亦不過與金日觀等同墮渺茫耳何益於朝廷何損於敵國而必合登津關寧四鎮之生命之物力一擲之不足再欲擲之乎況明知四鎮雖再擲亦無益也而後建閩浙調兵之議臣姑毋論閩浙之不可調也即使調之遠海大洋以何時發以何時至果屬洪範旦夕間之疾呼與抑呼之不至而安心坐待名為待閩浙之兵而實以其形勢畢見者待敵人之一葉風也臣言至此竟為洪範必悚然懼穆然思豁然大悟而速為

進步扼守皇城覺華之計矣臣不揣冒昧祈我皇上乾斷責成登萊監撫熟籌利害畫一奏聞勿今日因臣等言皇城覺華當守則亦曰當守明日因洪範言關寧閩浙兵當調則又曰當調天下事一誤豈堪再誤況世魁之誤從來久矣非監撫臣之責惟陳洪範則萬萬不堪再誤即洪範自誤而監撫臣亦萬萬不宜聽之者也其浙兵不堪遠調已於另本奏有明旨閩兵更遠臣愚不敢再贅伏惟聖裁決斷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初一日奉聖旨據奏閩浙水兵不宜遠調依擬島民移駐八歲雖奉有明旨還著陳洪範詳察民情加意撫輯或撫選為兵或酌宜安插務令得所毋用但勿使上登萊仍同該監撫將處置機宜馳奏至敵

覆山永巡撫海島情形疏

謀其使臣鎮正宜實圖堵剿勉策後效毋一退守近島便成難紀該部速從長熟籌以便責成餘已有旨了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山永巡撫馮任題為塘報海島情形事奉旨據奏海島情形敵叛狡謀叵測灤昌沿海一帶俱著在在防務保萬全其亟稽島餉增募水兵事宜該部看議速覆欽此欽遵案呈到部據臣嗣昌覆看得鮮降島潰沿海信防諸處誠為可虞增兵造船欲待形勢小定再為更始此不得不然之理也及准戶部咨回島兵之餉實亦無多而今津門重地業已抽撥三千提督陳洪範招收潰殘官兵業有五千餘衆陸續來尚不止然則島餉能餘

幾何而關門一帶遂可輕言增募乎且以臣細思之前此因有皮島洪範尚欲進屯義州今日之事不惟義州不必言即皮島亦甌脫矣其將其兵必須撤回皇城覺華二島以東顧登萊西顧寧錦當此南北兩汛之衝如處津關尚在中央二島遠不相及則將兵分一股中駐月坨即可為之外蔽而關門調去兵船撤回亦足自守津門舊兵之外增置三千又可聯絡聲援是今日之急務惟在收拾潰殘安插得所從近裏切已處做工夫自是海防實著不必紛紛各處增兵也奉聖旨島餉無多關門不必增募其分兵中駐月坨及津門水師聯絡聲援著該撫監鎮相幾調度嚴加飭備務保無虞關門兵船應否遽撤進著酌議速奏餘已有旨了欽此欽遵速司案呈到部該臣詞昌覆看得海上之事臣愚知識短淺每擬兵歸皇覺二島民歸寧錦八城似為穩著如恐關津外戶不密則又議陳洪範再分一股中駐月坨使於東西聯絡而關津之兵各漸撤回自守堂奧似不待言頃奉明旨款謀甚救該鎮正宜實圖堵剿勉策後効豈一退守近島便戢難犯爾部還從長熟思以便責成欽此聖業淵微非臣愚所能及顧惟堵之一義堵於近不若堵於遠剿之一義剿於水實不若剿於陸且汪洋海面南北往來止有三月末至九月前半載可通若

九月乘至三月前半載風高海凍竟不可通矣久駐官兵糧餉如何接濟倘有警息聲息如何哨傳傳報且難接應如何得到接應不得孤注如何自存黃龍之於旅順沈世魁之於皮島皇容再見日後而不豫為之所乎是以臣之愚計欲以月坨為中汛而西汛生於覺華東汛主於皇城此三處鼎足而居合島衆分汛而守常以一枝遊哨自覺華而歷蓋套哨旅順以會於皇城又以一枝遊哨自皇城而望旅順哨長山以進歸本汛如是循環轉哨可為扼堵先資即遇海凍風高一旅聚糧為易耳如以北岸遙遠必須量駐官兵常川守望則長山石城未免孤懸似不若旅順稍近接濟猶或無虞進忠鐵將須一員立前鋒勁兵五百與乘坐三板遼船不時往來西則南汛北汛等口東則廣鹿石城之間亦似浮家泛宅可以哨敵而不盡為敵所乘斯亦蠡測之見後可令登乘撫監鎮臣再加商酌可則如議行之不可則須各出所見早早奏請聖裁勅下臣部遵奉可也其關門兵船原非此時遽撤但近秋深風水不便則須早為撤回彼時海上局勢亦應小定再為通盤布算不難耳

[illegible]奉硃批十年五月初四日奉聖旨海島兵馬處置機宜已有旨了這奏內皇覺月坨分汛撫守哨探往來及緩順守望等處事宜通著該撫監鎮一併商酌確妥具奏欽此山松日此兩路合為一路者

覆遼撫祇遵明旨會商情形疏

該臣嗣呂覆看得遼東版土淪陷多年封疆之臣志圖恢復原屬正理臣之愚慮恐一往之來易而萬全之更難所以有種種可虞之說乃撫臣方一藻堅稱事有次第計工二旬可完不得不襄贊同之專議爲舉事之明徵此非臣之逆料也視見崇禎四年大凌之役始而諸臣建議稍有參差繼而春歸雲興並無阻止終而大敗極壞則咸思諉卸竟使朝廷之論幾無執咎之人仰屋廟堂處分稱重事前一道此前事之失也夫以各撫鎮道多官文移往復如許及至舉事不當稱患諉而卸之況止空言面商踴躍稱

嘆逐爲鑿鑿可據之成業乎誠知實心任事忠憤激無如撫臣第恐關舟遇風致保萬全無患之難也今撫臣言牌巴固巢時方涉夏業非鎮甚乘勢之時應照部科之議暫行停止臣何必再申其說良以封疆事大行之固難止之非易今日旁觀異時當局之人恐不深明此理以爲臣實愚駑不能任事坐誤遼左進取之圖御臣犬馬殊死將不足以塞責耳用是不揆狂瞽始終盡言仰祈聖明垂鑒勅下臣部兵科立一明白之案俾臣等於凡大事勉盡愚心不敢以畏首畏尾而依違兩可貽誤封疆斯國誠臣報恩之本懷抑亦邊臣舉事之明鑒也

崇禎十年五月初五日奉聖旨覽奏舉事自應熟思萬全著依議該部遵大臣實心肩任之准這所奏知道了

立業不必行　山松回此事爲使三疏備將甚詳其爲應行應止覽者自有定據小史國植有上出復河套議且言不可復者俱入選成曰楊某嵩康遼東之觀壹書日並無此語或即指此事而言具眼者辨之

附陳未盡軍機疏

竊臣前覆隨州城陷一事今覆塘報獲使一事於楊世恩許名臣龍在田等俱稍從寬奏中未敢明顯其情理合附陳以祈聖鑒緣楊世恩所統半係鄧圯舊兵敢戰而多不法世恩駕馭稍宜前鎮撫余應桂一日盡汰五百數有未山之擁世恩藏領前去方奏鹿山德安二捷此將未可輕易又龍在田等統領滇兵本係土司素無紀律經過貴州

湖廣實乏接濟行糧以致沿途不無刁搶食物等弊若與以錢糧得飽飯自可鈐束用之無田先有部將李源係其親弟冒他姓名頗稱梟勇領兵駐劄麻城不幸物故今止許名臣龍在田二人分領七八千衆猶爲不足若去名臣更無可易之將此臣前過襄陽身親見之又有土舍普賽年止八歲亦領數百之兵臣問如此年紀爲何遠來賽不能對目視旁代對以遠番名聲陷害要立功報效求襲官職其意如此夫土司各官與中土將領不同故兵出門而家中原無坐糧有功之日名色賞賚而外仍各歸巢無推總兵副將留任地方之事倘以其異也而異之迫寄

用命致死不為區處錢糧離巢轉戰踰年不蒙絲毫犒賞
而今日繩之以法明日責之以罪是本以報効而來卻乃
枉遭推挫有不含怨激變者幾希此甚非體兵之情用兵
之法也夫不體其情而尊其用致有決裂外叛地方之禍
內乃臣部之憂臣之愚意欲使饑疲勞苦之兵廟堂當示
以恩飽食驕恣之兵廟堂時示以法所謂處置得宜則人
心服者乃今日環中肆應之微權而非臣敢市恩竊權也
以此屬臣職掌義明白具奏或密切指陳仰候聖裁定奪
耳如蒙聖鑒臣言不至甚謬乞將塘報獲捷本內御批龍
在田少加恩賞以維繫其心而鼓勵其氣臣此奏乃機密

不容宣洩者然所言公公言之仍祈批發兵科存案以明
臣不敢有私乎也

崇禎十年五月初六日奉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

微臣叨預會推疏

竊臣衙門職掌與衛邊督撫相關添注左右侍郎備緩急
需人之用我皇上留心簡在勅廷臣保舉邊材至中樞一
旦缺員以臣草土孱駑謬膺特召則臣部侍郎之設不止
於添註以備邊亦仍宜預儲以待部者所以臣愚受事於
推補侍郎一節言之至再至三一奉明旨擋發奉旨已久
著速推堪任的來用再奉明旨侍郎添註不必行三奉明
旨添註侍郎准推用欽此蓋已蒙聖鑒多事之秋一手一
足萬萬不能濟用非廣設而夙儲之不可也乃每一會推
冢臣田唯嘉輒虛懷下問臣於本部侍郎初舉吳甡次舉
崔爾進天津巡撫初舉李若星薊遼總督初舉方一藻冢
臣皆列其名卒皆未蒙點用則臣之所舉未會似難再預
會推而臣之職掌相關未免仍書舉主臣於此有時辭四
顧其知過從者竊觀諸臣保舉邊材非不如林以臣謀面
不多未敢臨期閣筆乃臣亦有其事之久真知其材而諸
臣偶未之及如原任薊遼總督傅宗龍重府巡撫陳新甲
之二臣者久於軍旅之中真堪捍圍之寄臣入國門之日

即欲首舉為書而以宗龍廢閒新甲苫塊適巡未敢祇令
頻推皆擯廢貴推敲則又似不敢不言即新甲起家有待
而宗龍雅主宜先我皇上與念其才可惜其用未殫或亦
不終棄之林藪也著夫諸臣所舉臣雖未能盡知然如曾
歷衛邊之張伯鯨李棲鳳曾知軍旅之李邦華劉澤深曾
任職方之李繼貞方孔炤輕車熟路自當不同無拘部寺
衙門補以相應員缺羅而致之輦下一旦有急邊擇而使
見於臨渴呼衆似為長便而臣如識有限何敢嘵口妄言
韙以推舉臨辭每至窘迫無措不得不預行顧請少祈聖
鑒也抑臣更有請焉前列諸臣即蒙允登啟事未知受任

何時見在臣部止有侍郎王業浩一員署事日久凡百周
如與臣早晚商確實資其濟今以薊遼總督奉推靜候欽
點在業浩誼不敢辭而臣則子身在署無可商求矣萬一
有急如去秋之役臣當效張鳳翼竭力戎行居中調度孰
有如業浩之熟嫻者其若倘從臣請躬督薊遼仍留業浩
在部與臣相應至期不煩再遣督師是一舉而兩得也臣
狗馬下情無敢一毫虛飾惟乞天恩俯准臣得少效涓埃
雖死瞑目萬一不然則有前推督撫懇乞聖裁於內點用
一員臣與業浩俱留至有警之期一居中而一出外更便
計也

崇禎十年五月初七日奉聖旨奏內所舉傳宗龍等既係陛考吏部確核酌用奏書楊民劉遵國佳善曾還著作速再推無員速前通判來看鄭劃將中楊前已有旨了不少再請

覆鳳鎮敢陳效死守萊疏

該臣嗣昌看得楊御蕃當叛逆圍萊之日與撫臣徐從治
等合力固守卒致全城無恙厥功良不可泯已陞登萊總
兵官本部題敘復加都督同知所以酬之者亦不薄矣事
隔五年乃復怏怏有補廕之請據其所謂被仇獨抑者以
前尚書臣張鳳翼為總督時曾參其父楊肇基不受節制
故也夫肇基為三屯主帥既定伙復之約乃舍遵趨永竟
以總督為孤注此時隱忍不言成何軍紀及肇基回人成
功總督仍與查敘加陞加廕則當時已不沒其父之功而
既日後乃抑其子之功是固情理之當叙否也臣等細查
敘功舊例世廕之典從不濫及或當陣而擒斬渠魁或斬
危而恢復疆土或臨難而捐軀報國殺身成仁諸如此類
乃得邀此曠典未聞斤斤墨守者輒效妄覬也若守萊一
案未聞血戰徐從治謝璉之錫廕為死難非為城守也若
使兩人而在亦不過加級而止耳試問此外尚有見在何
人以守萊錫廕者乎御蕃既到大帥又加崇銜而猶調調
依獨抑豈中樞為修怨之地而加級乃排抑之方乎去歲
烽薄近郊克效死守者亦多矣若槩以世廕酬之將何以

待血戰之功也御蕃身為大帥僅可以功名顯延世之賞
朝廷未嘗不慨以時之而特不可為格外之請耳抑臣尤
有敢焉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無有作福作威夫生殺
予奪我皇上威福之柄也而一切武臣擬議上請則屬臣
衙門奉行我皇上臨御以來提衛文武凡百有司惟恐奉
行之不速敢有纖毫恩怨楊抑其間而能逃於聖鑒逭於
罪戾者難也前尚書臣張鳳翼歷宦中外雅著公忠於凡
舉措之間尤有兼容之量徒以事權專擊威令不行憂憤
歸中盡瘁而死天恩或猶有時與䘏方切翹瞻而總兵楊
御蕃乃以挾私怨粗橫口詆誣至調武臣與臣細在樞臣

掌握抑何不倫夫武臣者朝廷之武臣兵部者朝廷之兵部任兵部者苟非其人挾私行事朝廷自當懲之罪之武臣而不繇兵部議擬請自上裁將於何處銜門邪徑而捷足也臣頃仰稽祖制詳考武官資格請旨頒行自小旗以上歷階而升原不宜斬惟都督之階不容輕躐而都督同知即得服玉可謂貴極人臣矣乃猶然躁妄求益不止比比而是設使諸臣一日而建非常之功朝廷又將何以賞之哉竊謂官至都僉以上毋論臣部不敢輕擬加銜即我皇上亦望少留餘地以待有功仍懇請旨通飭邊臣其為遵守非有大功不得妄覬臣無所私抑且不獨為御營言如御營之此者聞臣之言亦可少息其覬心可矣

崇禎十年五月初九日奉聖旨奉内事權虜警及邦從使兵等語以後遷陞著御營桑功已經湮叙何得又行濫請且都督崇階豈容輕躐以後非有大功不得妄覬著通行申飭共為遵守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明　武陵楊昌文弱著

山梓　農者

孫兄山松同輯　孫　農者　同較

山棌　農正

疏一

緊要軍機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為緊急軍機事奉聖旨奏内四款皆屬緊要機宜亟應摘計會成各鎮總分內臣受任

封疆功罪一體通著用心晝夜圖維務使文武協和將士用命戰兵實堪殺賊聞警星馳應援毋得少有推諉部自予塞典仍各將遵依事宜明白回奏該部以後亦應一體責成不必接避至督鎮各撫尤宜協力同心實圖剿禦有偏執玩誤的定重治不宥其赴援專主調度薊督近屢稱病或別議委用並各鎮總分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速奏餘俱依議行鹽科草轉運儲備及火藥鉛彈省存貯備事宜著戶工二部一面上緊料理一面明白回奏不許延泄添註侍郎准推用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責成內臣各鎮錢糧火藥咨戶工二部科理添註侍郎聽吏部

會推外其專責調度一款奉旨商確定擬相應議奏案呈到部該臣覆有得軍中之要務以專主調度為先有一鎮之調度撫鎮事也合數鎮而調度之總督事也總諸督撫鎮而調度之臣部事也然督撫鎮之調度在臨敵决機底多而臣部之調度在居中制勝須早所以臣固各鎮兵馬派有分數即以行間調度預請聖裁今奉聖旨商確擬定欵商之各鎮慣所見必不能齊欲定之一已恐仍前有非聖算則請以往事為證如崇禎七年宣大有警調寧兵馬應援於時以寧錦監視高起潛督兵而關永監視張國元拜疏請行已至通州復蒙聖諭同關協臣防守此則各鎮

總分應否止於協防乃聖諭已行之事臣非敢饒舌之也至臣今所議各鎮防援兵馬數多即總兵監臣亦遠近不等既奉明旨著臣部一體責成又著商確擬定臣敢有一毫諉避不明白奏請聖裁謹開前議一欵仍備擬總分責任登答於後伏惟聖慈垂鑒俯從採擇施行

計開

一平時練兵督撫監鎮俱要同心協力至於有警赴援乃總兵專責行間號令必總督專行若稍雜二三便誤軍事不小臣之愚見薊門三協之兵以薊督張福臻為專主宣大山西之兵以宣督盧象昇為專主惟遼東之去用總監高起潛為專主其遼昌督治及薊遼宣大巡撫各守本等況

地總監分監亦於彼處協防備賊勢十分重大該撫監於今次擬調戰兵之外仍另挑選未盡之兵整備應用之需以備不虞再聽朝廷調度未知有當機宜否伏乞聖裁定奪批示欽臣遵依仍行各鎮知會明白等因節奉聖旨其赴援專主調度薊督近屢稱病或別議委用並各鎮監分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速奏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薊門三協兵馬赴援有三總兵統領以薊遼總督專主調度事權歸一節制可行近張福臻已准回部另推一員交代仍是本等專責若總分各監在中西二協者則不能調度關門之兵在關門者又不能調度中西二協之兵而

關門總監高起潛已擬監督遼兵專主調度責任業已不輕再加關兵該管實有難到是此三協之兵非薊督專主萬萬不可者也但臣前奏止大略言總監分監於援協防之意未閒遠近地方各有分信之詳今奉旨內外一體責成則各總監分監本等職業俱宜一一臚列於後仰請聖鑒詳裁行止之間似亦有灼然不可易者如臣擬議未妥即祈別賜裁定以便臣部轉行申飭早為遵守施行　一昌宣總監魏國徵職專天壽守備所管昌平兵馬專主護守皇陵毋論在內在外有警無專兵馬不敢調動臚監羅以暫移分監王夢弼鄭良輔則在宣鎮地方協同撫鎮駐

將保護皇陵後背一在遵東一在遵西各分信地如遇有警更難時刻暫離即總兵楊國柱聽調入援二監亦與延撫協路等官同守陵後不須移動惟總監魏國徵視果賊入內地即將昌鎮兵馬與同各鎮調到之兵扼守陵前護備捍禦各鎮官兵到此暫聽該監節制無容二三者也

一中西總監鄧希詔駐防密雲邊外見有咈賞屬彝陰陽向背其情叵測如或有警總督總兵俱已率兵入援該監督同路協防守信地豈容暫離咫尺致開釁隙近據同專西協戰兵堪備調遣僅有一萬七千六百餘名仍議留二千有奇於彼防守則僅一萬五千總督總兵分用尚且不

足總監勢在難分一意駐防可也其分監杜勳駐防中協總兵入援之後暫移三屯衛信與巡撫協防為宜但該協之兵議調二萬四千其中應分步伍撥守皇陵俟定擬營伍將官之後如有聲息就令該監分統前來隨昌宣臚監分撥一面扼守以步兵火器為先而不在於馳擊者也

一山大總監陳貴駐防大同邊外亦有卜哈等彝往來市馬之役如果大敵內寇總兵率兵入衛則小醜乘機竊發處處可虞該監宜與巡撫協防信地為是且大同兵馬止有萬餘總兵王樸專統稍或氣勢若總監同行又須分兵相衛力轉薄兵其分監牛文炳駐防山西兵力尤為單薄

總兵一人統領猶惟不堪該監更難分領若在山大地方
自為戰守總分責任難辭大舉入援兩總兵聽一總督節
制此從來舊典無容二三者也　一真保總監梁弘泰分
監武俊閻思印與各達總分監不同如賊犯宣大則真保
俱係切鄰賊臣前疏巡撫駐倒馬總兵駐紫荊華固會駐
龍固衛輔營駐齊堂該總監居中查飭催運糧草兩分監
各分信地督兵嚴防如賊在内地則照臣前疏所謂易算
畫局務要西北阻山東南截海中間聯絡不斷遏賊深入
之衝者此非真保兵力所能全辦當以天津宣天等處游
之而其聯絡地面如涿霸等州房良新定等縣某當聯絡

某堪駐兵則該撫鎮速須奏明以便臣部知會此係堵賊
南入之衝真保兵馬自戰其地總分監宜在行間責無所
辭如賊不南總調總兵及草衛兩營別有追逐則聽分監
止於本信不必同行以分兵力與各邊鎮無容異同者也
　一津通總監盧維寧分監孫茂霖臣前疏未議及以津
門重地海警紛傳巡撫方將代謝不惟該鎮兵不議調而
且急發關門車兵四千佐之防守今巡撫新任料理伊始
海警未息征調難言惟是本等信地津與通如何聯絡鄰
近信地津通與真保如何聯絡設遏内地有警通州除自
守外已議兵四千六百應援津門除自守外當議兵若干

應援若水陸並犯如何分防前款真保境内西北阻山東
南截海係津通相屬一氣彼此兵馬如何分佈方得聯絡
不斷關門調到車兵步伍大改扼守自是得力馳擊非其
所長置之何處重地如何照管糧草使之得所娛為効用
此係總監盧維寧應該料理與同津門撫鎮商同奏報如
津通兵馬自守信地總分監各須督率責不得辭倘應援
之兵調離津通一步即非該監責任與各達鎮止於協防
者不容異同前據總其劉澤清於鎮兵萬五千之外添討
内丁臣部已為駁止昨據分監孫茂霖又行奏討此時果
有餉糧可以應分監前日何為駁止不以應總兵似當但

照分信責成多兵其難再鼓者也　以上參總分監如本等
信地自為戰守功罪應有專屬總監與聽督同分監與巡
撫同如兵馬調離信地而總分監身又不在行間者有功
則嘉其平日訓練之功一體論敘有罪則非其臨事調度
之罪宜免苛求倘兵前出門而譁於伍將係所舉而不堪
戰則平日鼓舞磨勵之効安在亦有不得辭其責者臣請
聖明預加申飭以便遏賊績裁抑考之先朝嘉靖四十一
年正月初九日尚書楊博奏稱各邊總督鎮巡等官各照
原議戰守分任責成督撫官督率兵備等官專任兵糧之
責總兵官督率參遊等官專任戰鬪之責今彼遏有軍功

巡撫御史備查總兵以下果係親臨戰陣方論首功督撫
文臣不曾經陣者俱止議賞四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又該
楊博奏稱今後各邊遇有斬獲之功則以親臨戰陣爲主
首級總兵之功督撫止於加賞如偏裨有功總兵不在戰
陣亦止議賞本兵與巡按御史通不許論功失事有罪亦
以將領爲首其部下之人但有功級俱當從重論敍不宜
輕遣微賤以失士心等因俱奉世宗皇帝欽依在卷臣竊
覩年來功罪賞罰敍有不同如崇禎七年烽犯宣大一案
總督巡撫監視總兵俱擬遣戍而輿異同乃至巡按亦擬
革職崇禎九年烽入畿輔一案則總兵得以戍去總督猶

在囹圄刑賞國家大典威福主上重權若非聖裁晝一臣
子何所遵循往事不敢深言祇恐邊烽蠢動只在瞬息之
間而臣濮奉功罪一體之旨將何所據以責成也用是不
避煩瀆敢罪重請聖明乾斷俯示晝一行與內外文武諸
臣使知當任者勿敢避不當任者勿敢挽庶幾臨陣之際
號令分明進止齊一少有裨於制敵之用以洩神人之憤
而伸中國之威亦即轉瞬間事非遠而有待者也臣憂虞
迫切不禁多言伏惟聖慈垂宥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初九日奉聖旨[illegible]
[illegible]如賊在邊外內外文武各[illegible]
內地監分守[illegible]
[illegible]事俱應督守與巡撫等官[illegible]

如閣臣印武俊孫茂霖與各督鎮同行監紀功罪督催
糧草視賊所向其圍殲剿應無分兵自衛之事
部確議速奏

覆鳳監欽求蕩平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剿賊一事臣前條奏再三閫審勢用人
計兵處餉收功五款而不及監軍者何在收功一款賞罰
允與之中業已有其事特未舉其官耳何謂其事賞功罰
罪是軍中之第一事何謂其官總經紛糾須朝廷之第一
官向者總督洪承疇嘗請特遣科臣監軍僉論不宜而止
近者巡撫孫傳庭請勅巡按御史謝象謙監軍臣部尚未
議覆今監臣王裕民又以爲言似乎監軍之必不容已而

特不可另設也原有各省直之巡按御史在臣請畧舉光
朝成例彷彿開列七款仰候我皇上聖裁如以爲可乞勅
臣部遵奉舉行倘有未宜亦乞鑒慈俯加指示若除巡按
御史外另設監軍大臣則有不便者七一身不能遍歷省
直而監總督總理及各巡撫之軍一不便也一總督一總
理之軍且未必聚之一處而況合督理各撫之軍欲聚之
一處而監之二不便也既不能聚之一處則軍分而監軍
亦與之俱分將設十監軍猶不足三不便也假令多設監
軍而地隔諸方人持一說將議論不勝混淆耳目愈無憑
據四不便也合剿之兵以十二萬計苦不足剿兵之餉以

二百八十萬八千計若不數而又多設監軍者不知又得若干之兵之餉以獲之兵從何來餉從何出五不便也且不惟兵餉難而差使奏報不勝其煩驛遞奔馳不勝其擾用兵之地萬難堪此六不便也設官愈多則事權愈分孰令不一將領之機智不用之殺賊而巧於蒐賊違逆督撫之精神不敢以圖功而先事周章顧慮無益有害莫甚焉七不便也乃若巡按御史係地方原有之官查覈功罪係本官見行之職臣愚擬請勅書責成七款為遵先朝事例非敢率意妄言伏惟聖慈定奪或可或否臣祇遵聖斷而行不敢膠執已見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查嘉靖四十年閏尚書楊博題准閩廣賊入江西境內欽早驛除本部一面馬上差人齎文交與兩廣福建江西南贛督撫侍郎都御史調集動兵併力夾攻一面轉行福建江西廣東巡按御史李廷龍段顧言等各請勅一道隨軍紀功不許轉委別官等因在卷今照南直廬鳳淮揚應天安慶府屬及湖廣河南陜西三省各該總督總理巡撫用兵剿賊巡按御史合無比照前例請給敕書各一道不妨本等職業帶管監軍凡該督撫將領有功有罪一一明確奏聞聽憑朝廷區處不得驕徇欺飾其各省直應解錢糧因循玩誤以致官軍臨敵缺乏者協同督餉侍郎嚴行催解各處並

入勅書責成其賊流奔省直來去不常御史處各求時巡歷星速往回少依人齎兵齊餉齊大衆合圍攻剿各就移駐軍前附近所在監督記功一切進止機宜仍聽督撫為政御史止記功罪明白毋令得以旁撓藉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閏尚書楊博題准江西賊勢燎原來見平寧之奏乞要馬上差人齎文交與胡宗憲張臬劉燾胡松陸穩各照本部題准事理督率兵將矢心協力剿蕩平仍照邊方事例每半月將已獲未獲流賊若干平寧地方幾處各另從實具奏通候事寧覆請定奪如敢仍前玩愒從重究治等因在卷今照流賊蔓延七省十有餘年人盡望為平監軍御史既奉勅書行事合無比照前例各將所監之軍每一月奏報一次要見此一月內賊督見在何處總理見在何處或該巡撫總兵大小將領統兵若干各在何處有無獲功失事生擒斬級若干損傷士馬若干逐一從實奏報其有非常奇捷及失事重大情形不時馳報不在此例倘或一月之內無功無罪便要確查事謀或因賊苦功高休養士馬銳數或因錢糧缺乏不能接濟馳驅或者推奸避事無故養寇偷安即指實據奏以憑朝廷覆覈罪坐所誅各該御史毋自怠期不報至干咎責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二年閏尚書楊博題准勸賴功次

功若詐冒則當直數其惡明正其罪功若真正則當勘不
遷則賞不踰時若使延久不報本部何從覈擬有灰壯勇
之心大傷國家之體合咨都察院通行各處巡按御史今
後倘遇大兵各要隨軍紀功其餘相去出巡地方隔遠者
亦要嚴行各道文書到日大功限兩月以裡勘報小功限
一月以裡勘報否則御史從都察院考覈勤惰司道府縣
聽該御史指名查參等因在卷今照省直流賊之功通計
不止百十餘案未經勘報文武將吏有功陞敘者少有罪
降罰者多未見壯心有灰合無比照前例大舉合劄御史
就近紀功如有戰勝情形先具大畧與同塘報齎發以憑

廟堂先行賞賚鼓舞人心隨後就將血戰功次勘明不待
部文徑行具奏其最寡後小功出巡距遠行該道府勘明
報部通不許踰兩月之期違者指參考覈伏候聖裁　一
查嘉靖三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吳淞倭寇先經三戰
三捷雖如賊膽已寒若使度勢審機不輕舉動自當生收
全功頓乃止知趁建之城全無臨事之權致後用兵全敗
幾喪前勞今依御史周如斗所議將侍郎楊宜都御史曹
邦輔嚴加戒飭令其益奮忠勇廣收羣策量敵而進毋輕
試賊鋒相機而動毋輕望賊討督期一鼓則賊以成萬全
之功原任遊擊曹克新既稱勇將姑免究治仍留軍門委

用以贖前罪等因在卷今照賊氛既久侍因長智非止一
年在我用兵必有萬全成算所謂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
為首吾寧鬪智不鬪力鬪必以智為先監軍御史察果督
撫大吏才疏智短輕率寡謀不堪倚辦大事須當密切奏
聞仰候聖裁定奪倘或深沉有度持重當機切不可以欲
速之心易其臨事之權就令小有勝負亦是兵家之常勿
因一勝遂眾於長驅一負遽恭其再舉此軍中第一機要
也伏候聖裁　一查隆慶六年間兵科給事中劉伯燮題
稱論將功過當虛心計議以功過罪三者分為等則等因
尚蒙楊博覆准人材難得將材尤為難得西北之將難得

東南之將尤為難得以後遇有勘官務自得虛心評隲酌
量功罪過三等如果應留即便請旨策勵不或依違以塗
納垢之嫌如果應黜即便請旨究治不致寬縱以違長惡
之非一面通行總督撫按官舉劾將領亦要查照功罪通
融則從公會擬不得此可彼否致本部難以決定等因在
卷今照行間剿賊將領之功固少然暴露之久未免亦有
微功將領之罪固多然退失之外未免是其餘遽應軍御
史今後軍前舉參當以功勞罪過酌分四等權衡第一以
銜鋒陷陣為功而勞則次之以遽縮失機為罪而過亦次
之罪如功多且大為臨陣必不可少之人罪重且頻為圖

法必不可容之革御史慎材肅紀應有同心默成持功而
驕恣不法則功轉為罪畏罪而奮勇當先則罪轉為功是
又做患存乎其人賞罰臨期頃易不可以預設拘攣者也
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事不同
心則功用弗奏況軍旅之事尤其大者總兵巡撫受總督
節制勅諭甚明先年撫臣一抗軍門即家拿問紀綱不容
毫髮僭差合如李文進所議通行九邊以後敢有互有組
驕者聽各該總督官指名參奏等因在卷今賊大寨剿賊
十面合圍在督理隨賊所向而各巡撫分任剿防固難越
境然其大機大用實以分防之局為漸變之圖使賊隨其

所在緊於中央而督理兩顧夾剿斯時參而巡撫不容少
有鬆滿致賊復成奔逸之形其責歸之督理雖有半全實
難輕卸倘或守壁鄰之故智縱出境外即事與庶而付之
不管毋論督理不能竟功即該巡撫地方亦必被殘潰裂
之患監軍御史分之雖各有地方之責合之則期以成滅
賊之功合無比照前例查有巡撫總兵於督理二臣抗違
節制組踏軍機者即使會同參劾情者輕則降罰載罪重
則拿問處分庶御使令之私勉衷同心之効其寨賊勢漸
變形成整來督理計將一鼓蕩平而馬步兵不足用者各
該巡撫所統之兵隨宜聽調不許執爭悞事監軍御史尤

要一體相成不然巡撫有監軍督理反無監軍少存一毫
偏袒之見即亦無益而有害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
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各邊斬獲之功以親臨賊陣為
主巡按御史有查覈之責不得敘功四十年又該楊博題
准巡按江西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陲素嫻韜畧選參疏議
洞悉賊情既受監軍之責事干兵機者重與督撫等官公
同計議不分彼此功成之日不拘巡按常例一體敘錄四
十一年又題御史段顧言計料賊情如指諸掌巡按事務
已滿御史陳志按管無容別議合無仍留本官在彼專一
紀功一切軍機悉與胡宗憲張臬等計議而行江西善後

事宜與胡松計議以次會奏如有推奸避事養寇貽民者
總從實糾參賊平之日道賊敘依與督撫官一體陞賞各
等因在卷今賊省監御史請勅監軍在尋常審捷之功御
史職專查覈不必議敘若果全寇蕩平無復遺孽事事通
行查校與督撫等官一體陞賞是又皇上俯體羣臣所不
忍靳者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五月初十日奉諭旨

覆宣撫遵例補贖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年終甄別將領事關激勸人心固莫容
廢臣查往例酌分三等如崇禎八年分宣鎮信防不同有

幸而無事僅為中等者東西二協未經賊犯諸路是也有
賊來不能拒去不能追應為下等者鎮寧馬營赤城青泉
洗馬林等處是也各該將備等官以此數別功罪優陞劣
處其誰曰不然乃該巡撫劉永祚錄今十年補叙八年就
中協路將備職專戰守者數與多卸於鎮城各營閒職之
地與各衙門中軍旗鼓奔走之官多行叙薦此則因備叙
而曲徇人情於激勸有何裨益有其舉之又不如廢也況
所擬加陞乃一託病不赴懷仁之董繼永崇禎八年臣始
終未離宣大繼永曾出何處之塞是何處之城灼然有大
功於宣鎮而獨缺一陞級乎似此一番叙則相應駁回該

撫通將各官戰守勞績開具的確事件限十日內回奏以
憑臣部覆請聖裁其西城逃繫參名武劫賊一案擒渠散
黨既有確憑應請覆其原降一級延慶守備曹國輔貪污
不法事跡彰聞單任不足蔽辜應勅巡按御史提問追擬
標下坐營張源查係何項出身應照欽依貴格題明重加
陞授不得仍前濫職都司統候命下臣部轉行該撫衙門
依期回奏遵守

崇禎十年五月十三日奉旨

覆應援官兵衆寡不敵疏

該臣綱昌覆看得賊入江北太湖乃無城之縣守猶懼其
不足戰何能為有餘天堂則可居之山我方以為拙業賊
亦將尋叙扈守備趙蔭僅僅一加銜之官領新標兵三百
名去太湖縣九十里戰於鷂飛灘力竭被執罵賊而亡居
然丈夫之槩巡簡吳暢春卑卑一末流之職練鄉勇當賊
者兩年者奇功挫賊者七次死於梅家寨報國勤王征褒
遺墨凜然烈士之風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僅此
兩人者多矣查得嘉靖三十四年間尚書楊博題稱金山
之蚴總督撫按開報頭目鍾富輕出陣亡地方官止知畏
罪擅匿不知各該官軍敵愾之忠係干激勸難以輕泯合
將鍾富聽總督官先給棺斂銀二十兩應得卹典作速議

奏又查得正德年間東强縣知縣段多與大勢流賊劉七
等對敵被賊殺死嘉靖年間崇明縣知縣唐一岑常熟縣
知縣王鈇俱與倭賊對敵陣亡雖係文職俱該本部不待
再勸當具題請贈官世廕一面立祠死所歲時並祭仍各
附入鄉賢名宦祠內以示優異等因節奉武宗皇帝世宗
皇帝聖旨欽依在案今守備趙蔭巡簡吳暢春死事既該
巡按御史查報前來相應即為覆請恭候命下將巡簡吳
暢春照生前立有奇功陣亡事例褒本身三等贈建功郎
安慶府經歷廕一子與做外衛所鎮撫世襲加銜守備趙
蔭止照衛鋒陣亡事例褒本身二等比照正千戶贈懷遠

將軍指揮同知廕一子與做外衛冠帶總旗世襲仍附入
滑山太湖一縣名宦祠內歲時並祭以慰忠魂再行該撫
按御史速查二官原籍衛所取具應繼兒男剋期保勘到
部覆按前職以爲天下忠臣義士之勸事干剿賊陣亡激
勸人心大典不敢不詳列上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愚不
敢擅專伏候聖裁定奪應否如臣所擬勅下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十三日奉諭旨

覆楚撫楚冦益狂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承天爲祖陵重地年來當流冦之衝臣
子分猷是同居守事言彼此第以兵馬錢糧巡撫責司調

度激揚彈治巡按責在巡行撫臣余應桂言其今日守陵
爲專責前局可暫不可常理固然也然論撫臣之守陵當
秣馬厲兵遠襲於陵之外不當掩旗臥鼓近待於陵之內
是西而襄荊北而隨棗東而德黃賊之所在皆撫臣剿賊
之所在而一人之身分應既苦於無術回顧又恐其太遠
則選擇監軍道府委任而責成功自屬撫臣之事但其人
非真正閑應邊方曾治軍旅者爲難浮揭而嘗試也此總
就撫臣而論剿賊守陵原非二事必剿賊而後能守陵本
有但以秣守爲守者至祖陵之重臣部比照鳳陽專設一
總兵防守共須五千人業奉有成命似可特與廣然而巡

按御史應否如前居守一向未敢擅議今撫臣奏言賊勢
甚猖三倍前日必冦平而始巡恐是待河之清此真身在
地方又兼思巡按巡撫之事不知幾經擬賊始其此奏是
蓋可信可行者臣愚竊有說焉撫臣職應守陵者也不以
秣守爲守而以出剿爲守按臣不專守陵者也亦不以秣
守爲守而以回顧爲守如往例按臣入境必赴省到任自
日之後必隨即謁陵有事出巡又時或回省皆以省署爲
常他處爲暫也自今伊始宜以承天爲常省署爲暫四境
到任宜不之省而之承天巡行暫回宜不回省而回承天
楚地遼濶一歲不能遍巡當展其期瓜期既展一巡不必

長往數返其署是其往也諸路常稟持斧之威嚴而其返
也陵園時借繡衣之彈壓至於人齊兵齊餉齊大衆合圍
剿賊臣部另疏請勅就近監軍尚候明旨施行蓋用兵所
在切望按臣時時回顧者不獨湖省爲然矣

崇禎十年五月十七日奉聖旨這疏依議撫臣以剿爲守五宜剿與援外撫臣以巡爲守須當面備承天並選擇監軍監紀及巡方張事宜供依擬仍著該撫鎮擇心協力相機防剿務保萬全以單根本重地圖報部知行祀論山松曰此疏出自公而先人後之如此當日事勢不得不然之算其設處全至千令鎮兵守陵明人有感於鳳陽之失題貴以善耳嚴復方撫孔賊以鎮成其進而撫處其勢爲害數欲方調此兼兩耳會者且缺夫人於撫鎮有偏裨之見兵究哉

覆延鎮邊情塘報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崇禎八年敵有事於河西為收插罕妻子計既得之矣復勾套部意欲何為若延綏一帶內外窮荒嚴定無有垂涎之理此戒臣部調兵剿賊該鎮設為此詞以冀啓緩其事耳不然何前此寂寂而一聞調邊詣兒告警紛然並至哉事關軍機臣頗窺見其隱不容不為道破者也除一面申嚴戰守外理合具本題知

崇禎十年五月十九日奉聖旨邊烽謀北臣剿兵將時士自當時刻戒嚴毋容少懈王盛會剿長不容辭不得以告警弛卸

秋防屆期疏

該臣等看得今日之勢邊腹並急不獨防邊也今日之邊

時刻並急不獨防秋也去歲六月興師原不待秋高風勁之候今者傳調喂馬已報有水陸分犯之情夤覆轍之在前凜驚鹿之猶悸況卜哈之情形叵測套部之犯搶時聞西人突近於河東海目要挾於甘鎮總固兵馬之徵調四出以致邊烽之狂焰彌張必內地有廓清之期庶邊鎮有專注之力而三秦之蹂躪如昨也豫楚江北之盤踞如昨也腹心內潰而邊鎮愈不得安邊烽隶虛而奸民益眷眷思亂譬如人之一身內證外證兼而有之此正標本兼治之時皇上概增各鎮之兵責令各自為守不用幫調而猶恐沿習故套不肯着實奉行仍復分遣中使迴查不時申

飭聖主之憂勤如此諸臣之玩愒何心本部先有敬陳安內一疏稍均一年之兵餉分布十面之網羅深如不一勞則不能永逸不大費則不能大省所以策勳者幾無遺慮矣迨海上開釁本部覆有敵人圖解用餌一疏備陳投要六款未及遵行而島事已壞又有驚聞皮島潰失一疏再陳救急十款所以策島者亦無遺慮矣至於宣大山西薊遼昌保通津良涿切近陵京又為邊烽熟路之地備禦尤嚴本部有嚴賞遣備緊要軍機二疏酌防援之賞着嚴調度之專司指其大端言之而各鎮之事情不同戰守之局面互異與之反覆商確務求處處兼密着着周通於畫信

賞罰之中不失聯絡呼應之法所以策各鎮者亦無遺慮矣本部職專調度除各款指畫而外不能代臣石之斧斤諸臣身任封疆除實事經營而外亦別無制勝之方暴緊敵者但念前車不遠勿以嚮射藉口稍弛枕戈待旦之精神封賊者更念通限太寬勿得玩寇貽殃反失居重馭輕之大勢特恐又沿之聲積而藉天語之叮嚀惟願諸臣以保身家之念保封疆則百務自當振舉以寧功令之心褒寇敵則諸弊無不精詳如虛飾文具玩誤軍機國憲俱存誅不能為諸臣貸毫髮矣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覽奏具見籌方略遵飭今值秋期將屆嚴邊當防在內外文武各官務要殫力

圖難同心並協黎奠必除先伐致遠海無寇平冠必剿 丞兵民中原底定要奉盧功抄屠龍實如或孤治績風
致誤軍機圖罩否存定與總會同部通行飭飭

覆登撫仰仗天威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海上之事臣部條奏十餘大意不甚相遠無非矜恤兵民欲使安插得所聯絡近地欲使接濟無難而已今五月將盡已交小暑不過二旬便涉新秋官軍當早為分佈定三分控扼之形難民當各自旋歸就八城衣食之便此乃一勞永逸長享安寧之計若戀棲窮島懸望轉輸不過津登本折而已查津門前派接濟即奏撥積貯無多並運船亦為登州留用而豈能為額外之供若發

青萊三府方欲扣存島餉度處增兵而又豈能儲海上之用此則天時人事俱有不得不暫撤船之役為轉徙之圖者查提督陳洪範塘報之末有云假屬國回書知會催發兵船道復皮島廓清餘賊另行馳報等因臣知麗人此時不忍遠忘天朝者是其本心不能不為敵用者是其實事我遣一力通書示天朝不忍絕之之意則亦足以感其心而欲他有聯絡與之圖敵不惟其力不能抑恐其心不敢敵既以力屈而降之亦必使人監而守之抑或察其動靜知有營為廼脇麗人賺我兵將陽為與我圖敵陰實與敵圖我我將何以待之乎竊恐一不成而萬有餘畏又必不

先臣謂麗書可通也回書不必可信也餘賊可清也皮島不必可進也監臣陳應科謂洪範自酌進止機宜必有以仰副明綸是不敢必洪範之進而洪範受命封疆身在海外又何未自言不進為之熟察情形決機進止臣衙門實與有責不敢不陳於皇上之前耳臣蒙恩深重一片血心不敢知而不言伏惟聖慈垂察即賜鑒裁勅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島中兵民接濟安插 前已有旨了據奏權移就無多轉輸難繼並聯絡廓清事
宜遵著陳洪範熟察情形決機進止務期萬全以副 昌撫賊以屬想實圖部即行飭諭 山松曰據此後先
人疑附陳云過報洪範果云皮島昔日虜倡麗人今圖 人皆去麗人不樂我兵催驅又一稟云新到故廚皂望

而媒不顧皮島兵疑前撤故撤撤如此非賊無據而阻 洪範之行也

覆趙職方安內須圖全局疏

該臣嗣昌竊合臣言圖賊而先之以審勢者何勢則有時而屢變審則無時而不因也譬之奕然分道布子則為一勢而敵交鋒時有趨全又為一勢至於趨舍之間殺活縱奪不可以窮圖不必於原勢之盡合而要不必出其範圍也若使布子之初滿盤密匝聯絡無遺則又安用奕為矣臣屢撫陳安內一疏謂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其說猶有未暢又於江北三推冠患疏內發之謂賊在河南則

鳳陽一面堵頴亳南宛之路湖廣一面塞断黄東下之衝而總督總理與河南巡撫會剿於開陳汝蔡之間是將架之未入安慶之先即應天廵撫本等信地僅與江西巡撫擬一隅面犄角之勢事理亦明白矣但臣因此之故未與應天巡撫分餉分兵該撫駐節蘇松頗不能顧安慶目前賊勢又在安桐潛太之間警息頻至以故外議紛紛謂臣此面為瑕臣思補湊無術必待人齊兵齊餉齊動手之間趙含方有定勢心力方有專圖此時此際臣實不能增餉增兵因不敢用道重臣駐安慶之説而主事臣趙光抃與臣朝夕討議指畫要危因而慷慨拜疏以剿撫實著全局

緊關自請獨當一面誠發臣之所未發補臣之所未備就中如言剿不盡恃吾兵力能令彼自相屠戮以助吾剿言撫不須煩吾安插力能令彼自執酋首以就吾撫其人之傑而智者皆吾將强而壯者皆吾兵積年之烟散山谷之蓄聚皆吾餉賊如是然後可稱用兵之機暴然後可望平賊之規模臣近擬請御史監軍疏有云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為首闘智不闘力闘亦以智為先凡光抃之言皆智者之事用兵四十年如混沌之竅至今日而始開非獨臣之幸實海内之深幸也但計兵之數云鳳撫二萬楚撫二萬豫撫二萬臣原派三撫數止五萬除蘋凌不動外實止

四萬與此六萬之多三撫信地甚廣派兵四萬不多於中割取九千勢必不能戰守而又捷其信地責成他人殊為不便此三撫兵難動也見今總督洪承疇於川步兵一萬之外奏討馬兵三萬剿戰若總理三萬又割三千益存見少此總理兵難動也惟應天巡撫本等信地劃兵一千五百似乎不得不然然計前此募兵一千二百近又議增二千二百較所剿之數為浮而該撫之力已盡至操江都御史部下水兵合而計之僅僅二千八百有奇而欲割取一千五百從何得來以此剿之兵之一節若無着落縱有神智恐難一無所挾而行此臣所為躊躇四顧有難輕議者

也至奏内云西北之地異常奇荒斗米千錢囊骨易子賊之大勢必盡東下就食南直楚豫邊界稍稱富足賊必賊而潴此以為大壑數臣切慮亦是此著所謂機含有定心力自專永有督理各撫大張網羅合圍夾剿却又全然放過此賊任其取馬取糧席捲渡江者但在臣部雖有分布網維省直諸臣未見呼應實濟祇緣總理未到江一切尚覺茫然狡賊潛伏深山我兵决難彼剿誠恐密遣奸細暗渡江洋一呼發難之間能令南北震動為害不小又如亂在田許名臣等所領滇兵倏可倏否乍南乍北全無收拾駕馭之人並楊世恩遺下之兵未知見統何將秦翼明飛馳

之兵曾否就道入川皆須處置得宜為是竊見光祚孤忠自許慷慨多奇本部職方司郎中王陞資久勞深例應得代臣等原欲以光祚代陞今光祚既願討賊欲留之而不可且係本部咨送聽候考選之官改投亦其應得合無仰乞聖恩勅下吏部都察院改授御史職銜帶同金三萬兩前往河南湖廣安慶等處閱視先查總理之兵原派三萬見有若干尚缺若干一面先行選募以待總理到任其滇蜀等兵有不堪者將所帶銀量給資糧遣之回籍其堪戰願留者即運委將領聽其偏取訓度出奇果能破賊成功自當不次陞賞如總理已到適值機會可來仍聽酌量行

事俟四省直監軍御史先有報滿者即以本官代之此則封疆大事羣策當收臣不能以一己之愚偏執阻格考其各寇情形臣不能如惟據陝西撫按奏報已擒張妙手的名張文耀蝎子塊的名拓養坤似覺小異贊畫李王白曾具條陳於臣臣不能用固亦未見其人應否棋與俱行仍聽本官審酌可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劉既總理專責著速催到任調度職方遣募速赴直止一偏題光祚督協供其職不必改授

覆延撫剿賊部咨方到疏

題臣嗣昌看得延鎮多年調敵兵馬堪戰無多延撫周

既受事未久整飭方新而所與共事者王戚八十老將坐鎮自是有餘調撥戰難輕議臣等亦不敢以不情之調求多於該鎮之兵也但念流賊初起於延而今為禍之烈幾半天下若不以時收拾竊恐半天下之禍蔓延未已所以敬陳安內一疏以延綏為一隅而責該撫協剿分防而陝撫孫傳庭剿賊當急圖了期一疏與臣計畫合故不疑而調四鎮之兵今細審戰勢有一大股在江北安桐潛太之間又一大股在湖廣河南德黃商汝之間皆伏山谷過夏即有出沒決不至於大逞而大逞之期必在秋八九月之間日今湖廣河南江北之兵通計不滿四萬馬少步多歲

寥星不成氣勢戚缺偏正思潰歸即使新理臣卒剿尚苦無兵可用臣擬送八九月邊等少定徐抽一二枝勁兵以應理臣之用尚未知其時勢何如而見在有兵堪以剿賊者惟總督洪承疇部下總兵四五員馬一萬四千餘匹且其賊在陝單漢沔之間者兵至則匿山谷兵去則攻城堡而官兵果與賊遇盡力剿殺則未嘗不奏功故臣愚計以為調四鎮之將之兵再助總督洪承疇之力責其於六七月間盡為秦賊殺後發還邊鎮之應回者若干特選投其精銳敢戰者若干出關而東與總理諸撫合圖河南湖廣江北之賊務要堵之十面聚之中央盡心盡力成一番大

剿之勢必也渠魁既得瓦解形成玉石攸分脅從罔治斯乃上爲仕稷除心腹顯憂下爲蒼生除瘡痍大患若如延撫之說一鎮兵不可動諸鎮兵盡然將見一省賊不能剿諸省賊亦猶是矣天下事其將責望之誰哉臣擬覆此疏正屬草間伏見陝西巡按謝秉謙一本爲恭報平鳳漢興賊情事奉聖旨據奏平鳳漢興狡賊紛馳寧謐何期著該督嚴飭諸將奮銳殲掃務清窟穴勿得但圖零捷仍釀劇禍若各將憚於征剿畫地玩延該按即據實參來從重論治不宥該部知道欽此然則秦賊此時當痛剿當合剿又當急剿不待臣言聖旨已深切著明矣延綏撫鎮合當整

飭士馬偵探邊情果邊急賊緩則當專力以待邊若邊緩賊急又當並力以圖賊漫云盡止不調臣部不敢依從但令督臣酌量以延綏兵將堵延綏就近地面使其面顧則剿陝西之賊東顧則損山西之擾而西北顧累有邊警亦可還而自衛是則軍前之妙用而非臣部所能懸擬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

臣心日苦疏

竊臣犬馬蒙恩奔走三月亦思竭圖尺寸仰報高深何期材不稱心望不符位徒有熱腸可嘔曾無毫髮堪裨以邊備則中飭徒勞而困如實濟以寇亂則謀謨雖具而尚屬空文欲征調則猱觀九塞誰是可動之兵祗招練雖鼓勵多方未見凑手之著瑞嚴僅解於西北荊楚不保於東南鄖淅未補其亡羊滁太滋深其伏莽治兵之人在遠猶無受事之期養兵之餉尚懸日有句莫之懼近如皮島潰失合城長山臣敢憂敵救急來路於順黃龍之轍而不如焉賊內犯成先年劉五之形豕突固已可虞鷹跳彌增一患傷心頓足補救何方凡皆溺職之愆敢蒙倖逃之想伏乞大恩早加譴斥以謝封疆別簡賢材以辦樞務臣吞槃視事未敢杜門然日復一日罪戾彌深終無補也敢席藁以請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

覆秦撫馳報流寇情形疏

該臣嗣昌看得陝西剿賊近來習成套數大都強將多兵隱蔽西北闊遠之地一任藩封郡邑攻圍用治呼之不應賊之不聞必恩數月之久然後一發見奇稱殺賊若干首級飛報解圍大抵云夫其或殺或解因亦挂賊之濟然其不應不聞實多養賊之患相提而論挂賊不過什之一二養賊實居什之八九其挂賊也廟堂不忍沒其功其養賊也從來不曾議其罪此秦賊之所以不多不少不滅不生而長川自在非獨諸將之罪實總督洪承疇之責也承疇

蒙聖眷優渥迥異尋常有請未嘗不立應展限未嘗不屢
寬雖賊屠城陷邑歷年以來止有世賞而無降罰此各省
直督撫所未有也臣知承疇之材足以辦賊其畧足以馭
將其真誠劳苦足以責徹於乏餉之兵而撫納撤權足以
寵駕孚降附之衆亦一時督撫所未有且前此案星給餉
如渴思槳救焚渴賓不足以應承疇之手而責成取効
令副兵餉畧有其緒賞罰立請旨行臣等實思勉度承疇
之手而時不可失寇不可玩強將多兵不可隱撤不應不
聞之地而偷安縱賊被邑屠城有世賞而無降罰臣衙門
不敢不舉其職不敢不恐其非且不狀不先為承疇忠告

而善道之臣前覆廷撫周汝弼剿賊部咨甫到一疏內稱
調四鎮之將之兵再助總督洪承疇之力責其於六七月
間盡蕩秦賊然後出關而東與總理諸撫合圖河南湖廣
江北之賊扼要堵之十面聚之中央盡力成一番大剿之
勢益今時已迫矣春秋責備賢者臣於承疇亦云若某賊
奔某處用某將某兵剿之當聽承疇自為調度臣部不容
遙制懇祈聖鑒臣言前後情節特賜天語嚴加申飭責成
取効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一日奉聖旨奏覽剿蕩機宜何以拔陷賊閫將須是協衆功地方不得養寇貽患畏賊等衛由不足深慮違玩洪承疇職專剿賊是當遵旨督勵言兵視賊情向背因撫鎮提剿歷提督期依限剿清毋致疏延

賊咎行關功罪關係照存國郡天嚴行馳飭山松田天下之賊起於陝西秦賊不減則天下之剿賊者相與觀望先人公備忠私以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責望洪公自是且道及先朝宮保再剿尚書廟堂撤示處分還要洪公之從曰我若不效楊某則我必戢我國遣使頻頻宣諭當路私勉先人所以當時皆先攻先人者皆聞人人也此順治甲午有賞武為剿將者孫公善果所言直為洪公多年門下其道使入都集會為輔行身親眼見非誣語也

覆登監兵道將激變島衆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島上諸兵其初皆我河東之民也敵陷
河東不甘降附於敵而後陸續奔逃寄寓島上以為南歸
之路是本皆我忠義之民惟自江東毀鎮窮將為兵始羈
留而不得歸矣計兵給餉人米五斗銀七錢各有家口之

累此亦何能養贍惟是名雖為兵實則非兵毋論强壯老
弱有一人即食一糧始安處而不思歸矣兵餉之數有限
生齒歸附無窮則又何以給之惟是廣招商賈逃販禁物
假途高麗皆換金銀至於隔海例參每兵負米一斗限定
食盡而歸除納官參半斤外聽其自貴獲利無窮始總擅
而不肯歸矣為之將者雖假朝廷名號實非綠部體除不
過彼中自為署直金貂多者倚為心腹奸黠甚者占作爪
牙寧知紀綱法度為何物於是毛文龍劉興治陳繼盛食
龍等𢿱亂相尋始膠固而不可歸矣況世魁者本一買頭
牙行有女絶色毛文龍納之為妾寵冠一時文龍死劉興

治納之與治死陳繼盛納之繼盛死黃龍又納之至黃龍死前此婦乃死而思毛劉陳黃四姓皆尊世魁為沈太爺蘇杭商賈之走江東販麗貨者歲時寓書沈太爺不絶臣在關門㨿獲違禁海船得其書與其弟因孔叛初逮黃龍經治朝廷方用世魁署總兵臣恐發覺株連藉口生釁因盡付火焚之止將船人蔣士望等請旨正罪而此段情節臣眼見身知非僅得於傳聞者比也錄今觀之思年島帥不過四五人為將之徒不過數十輩設為牽制之說羈留逃難之民十五六年之間死於敵死於叛者不啻十數萬衆而至於今所存不過僅僅五千有奇蓋錄思年占戀孤

島因而貽害致此本以逃難至海却受海中大難而不知本以忠義來歸漸生逆感大逆而不覺嗟乎此孰非朝廷赤子而忍令其逆感至走豈我聖主之心哉今既自知罪恐已就安撫請求寬政殺賊圖功在撫鎮從之以推臣部當守之以經在兵科救之以奇臣部當導之以正前奉有多方安撫明旨臣意遣為文告馳使諭之就令登萊撫臣差往來慣熟人員齎去朝廷不必遣將致使驚疑其兵科所奏止將安慰登來民心一段徑行撫鎮遵依其餘與臣等覆奏情形通不必行文彼處俾其遵感可也所有告諭之文臣另擬進呈御覽王世奉中覆原文臣封進內閣備

照統候聖裁定奪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二日奉聖旨已有旨了山松回沈
鎮世魁死敗姓志祥毀艦島帥會黃遣推弐順印朝廷
白帥登廟脇洩島冢於是祥逆作亂於沈鎮座拉誅黃
公并白帥且人挑鯏衆口積有一大處分而同舟共越
聖意將移值從一手刃黃公之事達春李穎芳父子
而已徹島之事雖成而尾閭之浅九塞久臣亦無及矣
兄之明事之敗非島從淄之屬我先人先見之明於茲
可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終

曾孫[illegible]鮮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仲　　　　袁暾

孤兄山松同輯　孫　袁介　同校

山雌　　　　袁序

疏

遵旨確議武科疏

項該臣嗣昌具題為酌議世職武科遴材互用以老練其材系成其用而因以嚴軍政之實起衛所之疲薾復祖宗

舊制事奉聖旨這世職仝倖管事拔用豈得以考中為差等武科近准臚傳已無三科名色併武科廣額太濫且管衛所原非典制通着確議具奏欽此欽遵兵科抄傳到臣除世職管事拔用不拘考中差等容臣另行具奏外所有武科應否廣額合於今秋舉行相應預請定奪查得武科近准臚傳已無三科名色仰奉明旨誠然然在臣部相沿而有以三科二科推用者即不顯三科二科名色而春試拔勇一途一科亦收二科亦收收則隨入本年推用款項夫以一科而售春試是無二科之名而實則二科也以二科而售春試是無三科之名而實則三科也聖慮廣額太

濫臣查武進士三年一次共額一百二十名春試每年一次每次八十名三年共額二百四十名是其額比武進士多却一倍矣武進士三年之內推用未完如甲戌科至今尚有守候者春試每年用完是其途比武進士捷加一倍矣武進士錄武舉而來較為清楚春試所收頗雜有去冬參革而今春考中者創懲未久轉眼為遷化之階武進士合者直大舉稍廣免羅春試所收頗濫京衛浙直而外即遠方亦不多得者冒籍倖假入教半游閒之輩以故臣之愚議欲罷春試而盡歸於進士之一途廣一百二十而為三百試如聖慮嫌其太濫併三百六十而為三百則臣之

愚議有減無增似濫而實未嘗濫也且每三年一大舉而四海九州之人皆得與則不害至公一舉之後各歸原籍聽臣部循序推用而無事年年奔走為巧營捷取之謀則不害至清惟公惟清可以服人心而作士氣臣部清此一途與世職之併為合式者相表推用即諸武人進身之始無有不清而邊方行伍戰守著勞堪以拔擢者聽督撫等官虛公選擇臣部據以覆題即從奉鑽刺之徒亦可省其圖度之念而臣等安心辦事不致風波震撼凜凜憂虞是臣待罪邦政所當為之職分也但奉旨確議臣祗竭愚心未敢必其有當可否如臣前請抑或再加裁併武進士一

定每三年一次以二百四十名為額其每年春試悉行停
止伏候聖明鑒裁可否如擬勅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六日奉聖旨武科原有定額豈以為
行行伍中每多戰將況年內豈盡無才傑上來試而迹
供府督撫選擇甚溫將營武件年精選以杜各雜之弊
這著多議具奏

覆兵科叛兵聽撫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皮島兵將漬存五六千人的懷反側之
心決無先期毫不漏泄之理陳洪範黃孫茂等身在險中
何至暮無耳目之寄一旦猖起束手聽命如孤豚腐鼠可
謂昏愚之極矣殺孫茂而留洪範陽為借以招安陰實挾
之投敵章奏出門旋往東從石城旣不收島前行[illegible]及
之定是投敵一着茫茫陽海任其作此舉動而無奈之何
斷續何極第閱鞏報到而登萊寂然亮該撫監從權遣往
招安之人亦不至無回話也至於關門將領朱化龍樓應
祥等遣將領衛之屏藩凡韶等或與叛黨相角或從虎穴
脫歸備歷險阻勞苦可念而島官池鳳高乙至石城卓然
自拔寧做忠鬼不與同叛何其肝膽識見迥出儕伍萬萬
哉竊謂如此一官應特加陞賞與其中軍池鳳鳴康維都
手有功等行該撫查明有無實職池鳳高加陞二級仍賞
銀三十兩池鳳鳴康維都手有功各加陞一級仍各賞銀
十兩百總兵丁查係壯男各賞銀一兩婦女各賞銀一兩

小口各賞銀五錢就於臣部題發安撫銀三萬兩內查有
餘騰先行撥給如解銀未到一面不拘何項那借給之不
可少遲須剳其官丁內有能仍來哨船前去東島宣傳欽
賞密行招誘忠義之人來歸者朝廷破格陞用即與實缺
將官該撫明白宣諭鼓舞成功可也至兵科之議責中當
時撫院機宜所料拘禁洪範翹為代草情形不啻如見日
前登萊撫監業已權宜遣官所計布錦家眷等項定亦斟
酌進止不至輕發而沈志祥聞係沈世魁姪即為世魁中
軍掌握一切兵權滿望世魁死後即代島鎮所以痛憾黃
孫茂立心死之者以其急徼征當前將軍印故耳即今暫
留洪範揚帆往東或者再負險違勅令洪範為之請鎮亦
未可知該科才將居立主帥欲做藩鎮留後之說不
日之內登萊報到當見指實臣請先將島官池鳳高等請
旨將加陞賞昭示朝廷德意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七日奉聖旨島中機宜着該撫監酌
行池鳳高等忠義可嘉准照部議即分別陞賞以示鼓
勵官丁人等有能宣傳欽賞招來歸者即與破格陞
用其從中情形仍着確偵不時馳奏

覆蜀按塘報黔中苗情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黔變初起據按臣馮晉卿督臣朱燮元
先後奏報圍攻大方情形俱有未盡臣竊料其中有出其
不意擒而投之之狀因陳處置機宜第一分別順逆明諭

朝廷德意順者一切勿動逆者自取誅夷如能以順攻逆寸土尺地朝廷不利其有訛給助順之人永為世業即老烏使能悔過不難嘉與維新次則飛檄傒良柱馳赴川南發兵抵大方之背疾入成功一聽總督朱燮元調度功賞罪罰朝廷不爽絲毫又次川屬土司嚴為禁遏不許同逆助兵雲南鎮守沐天波修我戈矛早申赴義之舉又次湖廣四川協濟舊餉速催徵解貴州尤恐額外有需湖廣原派黔餉必須留用又次湖北調兵運糧就近撥留兵巡兩道仍設偏沅巡撫等因題奉欽依咨行去後距今已踰兩月未見彼中奏聞臣極道路傳言似不出前所料在我版

籍大方致滋忍斷彼苗聲張欲鬼也藏禍心方國安有叛逆不保之虞楊啟鎣致先發制人之計誘而致之出不意而殲之為除一二小醜計則得矣不知非朝廷大信至地方撫處之宜也今大方已陷方楊彼執見於逆叛道之根如此而老烏特控於蜀猶有文星三說指日是官撫綏之言固其一面根復一面發兵之計但在我所以待之要不出前分別順逆舍舊維新之請倘或負固阻兵自取夷滅御史陳廷謨所請遠不過為楊應龍近不過為安邦彥眼下亦不過與化佐等同歸於盡之路真為破的要言各夷保命良藥不知能信從否也至督臣朱燮元前調川將羅

京周近據巡撫王維章已板就逮又調雲南何天衢未知該撫王世德曾否發行計此兩枝兵將數亦無多臣部前檄傒良柱馳赴川南直搗大方之背斯乃第一要著即使蠢動諸夷去逆效順亦必臨以大兵制其死命而後可議叛罰服舍之宜如或詭詞面謾怙惡不悛惟有長驅天討之一法前此水西之役滋蔓多年非關小醜入逆天誅實我黔蜀口舌多端心力不一所致此方剿彼則張撫其背亦未嘗撫彼方撫此則張剿其背亦未嘗剿不過各懷秦越視為矛盾以停賊而長奸戕賊而幸賊蓋獨諸臣之咎中樞實溺職耳今日之事萬萬難蹈前轍若乎御史之

言也諸臣職掌或分吟域皇上視之總一家封疆所限或存異同皇上視之總一家之人而臣今司邦政職業攸關請以一家人違做一家事務要心心相貫息息相通建一議毋甲可乙否笑威事機行一令毋陽奉陰違斷十節制順可撫毋明挑暗激以妙功害成逆可剿毋彼推此卸以緩實長冠有一於此臣敢備職業正請祈聖斷從重處分誠為封疆重計有不容諉狗者也

崇禎十年六月初九日奉聖旨據奏叛夷陷大方逆宣職神朔赴命其向未知順不悉置之滅亡道者攢督撫官帶息嚴敕順逆即先烏悔罪者嘉與維新仍一面嚴督兵將直抵大方順者生全逆者嘗滅其黨蜀督總撫道諸臣務期同舟共濟剿撫協心大張神武以奠遐方如有呼成畫分陰陽推卸致誤封疆的問部即據

實參大國憲具存決不姑貸

遵旨參明酌議世職疏

該臣酌昌於本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具題為酌議世職武
科適材互用以充練其材喜成其用而因以振軍屯之實
起衛所之疲漸復祖宗舊制事奉聖旨這世職全條管事
拔用並得以考中為差等武科近准臨傳已無三科名色
並武科廣額太監且管衛所原非典制通著確議具奏欽
此除武科廣額事宜臣已另本具奏外所有衛所世職臣
念祖宗朝養養至今子孫相繼垂三百年之久而未能大
收其用祇因遴選無法牛驥有同皁之悲閑押益輸猶紙

濺其眠之態而軍伍之虛乏屯政盡壞隨之若非改拾以
法居殆其材使之漸改積習而為我用從此如江河之趨
下將徧不可挽已夫推限應武科則讀書識字盤馬彎弓
之事不得不畫而習之以至年盛長成纏練事務或有謀
勇略算出於其間而材將不可勝用是故以武科為羅致而
入之以全條半條管事差等為格進而退之三年大比不
啻不跌合格者雖貧寠得以自見違式者雖豪富不得躐
躋誠屬武大之本業而亦推舉之平衡也伏蒙聖旨令臣
確議具奏竊者以全條管事為衛所之常考中差等近奇
剝之政此實天恩優渥曲示矜全非臣愚所敢再執然臣

切有感於成祖皇帝諭職之諄諄也伏睹永樂六年三月
二十日該本部尚書兼詹事府金忠等同左軍等都督府
掌府事定國公徐景昌等於西角門欽奉聖旨天下衛所
軍官比先身親戰陣衝冒矢石臥雪眠霜出百死博一生
積累功勞致有爵祿子孫世襲這等老頭目每心裏常想
著舊日勤勞好生感恩知報好生小心保守爵祿十分遵
守法度諸事勤謹一些不肯怠慢了十分愛卹軍士這等
的鬼神護祐長享福祿他那有禍患如今他的子孫多有
不知他父祖從軍立功艱難又不聽父母教訓每日惟務
安樂驕奢互相勾引吹簫彈琵琶唱曲兒賭博財物有勾

欄說千話去那歌樓酒館狎妓買笑恣肆顛狂鼓弄唇舌
但捉一隊長挾的詞曲胡道一句無理的言語便如破一
陣得一城的快活爭誇道是好漢或中間有一言半語干
犯法度連身家都喪了似這般撒潑不才壞家門無理的
事使歡喜去做全不想著久遠享富貴的根基本等弓馬
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習學又不肯
讀書學道理看古時名將所為垂名萬世不磨的功績又
不要撫綏軍士的好勾當及至赴京來告襲替比試時弓
也不曾射鎗也不會拏馬也不會騎只拚着錢物買求監
比官取中一做了官便百般苦害軍士遇有征調惟務假

祖事故使錢買免使有綢刻軍前的百般畏避退縮只是
藏躲在人後得先時使先走了似這等多有無數的不獨
是丢了他本身將朝廷大事多悞了又廢他祖宗辛苦積
下的功勞自家併送得性命不死時朝廷必然依法處斷
他不說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父功勞廢了卻怨謗
朝廷無恩不念他祖父的功勞有等廢疾不才本不會自
家立功見他人立了功多端詭詐出來頼做自己的功似
這等好生無理鬼神不容恁兵部便行文書並出榜去與
內外衛所知道今後軍官予弟務要如法操練弓馬慣熟
不許怠惰發他日後如有赴京比試不中的發充軍三年

著他如道祖父已先從軍立功艱難三年還再著他來比
試若再不中時發他煙瘴地面永充軍役別選戶下有才
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襲替又不悞了朝廷大
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違他祖父爵祿也常常的保
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好意思欽此夫永樂
六年去洪武開創未遠而世職子孫已不知祖父勤勞
辜負朝廷恩澤如此矣至於今日歷世愈遠積習愈偷安
樂驕淫蠢狂恣肆犯法甘喪身家如我聖祖所言不可勝
數而朝廷大事付託不壞者有幾臣以為聖祖貽謀別選
戶下有才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襲替又不悞

了朝廷大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違他祖父的爵祿
也常常保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意思乃今
日鍼衛所膏肓起衛所廢疾之第一策宜請我皇上第一
舉行而竊恐今日宗法不明凋陵已甚小有權變易開謗
聲之端遽難輕議惟有武科一途借以收拾則我聖祖所
言本等弓馬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
習學者限之以武科技勇將不得不去操練習學也我聖
祖所言又不肯讀書學道理看古時名將所為要名萬世
不磨的功績者限之以武科策論將不得不去誦讀觀看
也合格者全倅管事超拔在前違式者半倅差操況淪在

後大雖厭趨拔而甘沉淪者三年一次六年再行九年五
舉不過十年之間而衛所改觀人人讀書知道理諳弓馬
精武藝而前之半倅差操者未嘗不進於全倅管事之列
是以遵之之術達之之非終錮之廢閑也若十年三舉而猶
不能全及焉則誠聖祖所謂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
父功勞廢了者抑何足惜哉此臣所議世職之苦思今奉
聖諭令臣確議不敢不備述其雖然者也若欲清軍清屯
非綱衛營事不可愚否易奏請裁抑或姑偏其舊統祈聖
鑒定奪批示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十一日奉聖旨世職襲替比試以馬步
文理分等明載會典今依擬嚴加申明不許狃以違式清

七事宜通行酌議奉旨

欽奉勅諭查注邊稜疏

竊臣嗣昌頃從戶工二部之後恭接勅諭一道內中開載事宜首開臣部職掌者曰虜報敵騎西行必在邊外蟄伏伺隙突犯沿邊各督撫監鎮道處處申飭整備有無俱應赴邊相機駐巡設法遠偵無論衛所要隘都著晝夜一體嚴防其想就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該部遣選差的當員役作速分投查驗但有躲玩虛飾即從實具奏毋致有受賄狗隱必立斬不饒並京營勇衛挑練已久果否精健可用當上官也去親驗來說邊腹城邑修備儲餘果否

可恃著該撫監按道再加嚴查全備如法者即與獎勵奏欽遵式不全者即行戒飭令究仍即隨添設不許擾民欽此臣思既請未盡不勝感悚又加念臣數月以來勉將戰實邊備預整防禦一著請旨申飭再三敢辭狗馬悉心庶幾有裨萬一實賴督撫鎮道仰體宸衷各營本等職業而又加以總監分監之協運推籌巡撫巡關之綜覈行部宜其整飭精練無少懈弛防禦綢繆無少疎漏而臣前蒙召問各邊事體臣部也該差官去查臣對先年尚書楊博有事曾遣司官查核見在司官之員無可差遣若差小官去恐需索騙錢為害隨蒙聖諭不但小官騙錢司官也不可

盡憑臣切切在心未敢忘也今念敵騎西行日久沿邊防禦倍嚴所有認定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道須選差員役分投查驗臣思差役前去或止可查數目未必能語機宜擬略分四路選差司官四員星速往回報命爲是謹擬職方司員外郎趙光抃差遵化關寧武庫司員外郎魏公韓差陽和宣大武庫司主事原毓宗差密昌通涿車駕司主事吳鼎差真保山西欽遵勅諭查驗戰守機宜兵馬數目但有躲玩虛飾回日從實奏聞如敢受賄狗隱聖諭斧鉞凜如諸臣勉旃自愛毋或自貽伊戚是臣之所倦倦致屬者也其京營勇衛兵馬臣已移文知會訂期親驗

各該督撫監按鎮道昨即皆剳馳傳並未盡事宜容臣審思恪飭外所有差官四員合將職名先奏但各鎮邊隘甚長若必處處親到往返數千百里恐報命稽遲即非作速分查本意臣擬遵勅諭內戰守機宜隨處體驗一二兵馬數目名查預備馳援如遵化之二萬四千關門除在天津四千外之二萬六千寧錦之二萬其最要者他處俱准此例行之惟昌宣二鎮陵後守兵必須親到查驗此外實有不能偏及者臣不敢不先奏明白也

崇禎十年六月十二日奉俞旨

奏明職掌疏

寫照臣部職司軍紀失律即宜入刑從來在外督撫按等衙門但有參劾武職奉旨必下臣部議擬降革任革職外有應提問追贓者仍行各該衙門勘問明白覆奏前來臣部移咨刑部查問律例果否相當回日主稿會同刑部具題此見行之通例也其在內經臣部糾參請勅法司勘問者似應法司具奏完日移咨臣部備照臣部不必會題臣前在朝班公會刑部尚書鄭三俊言及張全昌王忠二案今臣主稿臣以前語應對三俊亦以為然乃今又有參報撤回兵數一事奉旨該部確覈議擬具奏兵科抄送臣部臣查此案乃遣戍原任總兵尤世威事也雖非臣部所參臣有嫌當避不敢不明白奏聞者先是崇禎七年十月內臣已離關門赴宣大之任該關調鐵騎營兵五千剿賊以尤世威張外加統之臣心念此兵收拾數年亦非容易必須急用善用乃可成功既聞派防盧氏深山窮谷之中又臣舊任河南所屬知其非計於八年五月初三日臣有探得邊烽確情一奏內稱大同主兵力薄邊兵恐不能分分則又費措處臣思關門鐵騎五千剿賊南方已久呻值者而畢涅其人技無所施不若調之北來就防倒馬偵探大同有急星馳出關應援似是穩便一着等因奉旨下部有議問科臣曾自裕出疏駁臣內云此言為尤世威耶誤尤

世威耶為邊鎮耶誤邊鎮耶大今日剿賊贖罪之世威即昔年援宣退避之世威也昔曾駐居西城坐視大同之危殆而恇怯不前今使之回守倒馬偵探大同之有急而肯竭蹶應援豈僅隔一歲而勇怯頓成兩截耶且世威任賊幾四月尚未樹尺寸之功而遽調之北回將何所為贖戍之地不幾置世威於兩就耶況賊已入秦勢亟堵剿在洪承疇方苦兵少尚欲乞調於宣大而反撤回鐵騎是使承疇忽去其一臂之助而楊嗣昌亦難免於急成之嫌矣雖邊防之警報頻傳而邊烽之舉把未確肩甘圍尚無急也等因臣念自裕既不知兵更不知臣不復與辯而六月之十一日賊入大同十五日復入山西臣勉強撐持絕不言調兵一字即邊兵調剿亦審思萬全而不用之乃世威等果以露宿深山疫癘盛作病兵挑選止三百人當十餘萬強寇驟至敗兵距今二年事猶未結科抄到臣臣思本事之前先算其敗人言且以為疑既事之後結正其罪臣心何歉自白手查律聽訟迴避一條官吏於訴訟人內舊有讎嫌並聽移文迴避臣在關門與世威共事日久嫌之一字所不能免遵律迴避理宜然也故敢明白奏聞請祈聖鑒勅下刑部將尤世威與前張全昌王忠三案俱自問擬具奏完日咨會臣部備照臣得免於猜忖之私庶幾循職

者紀蕩得少盡狗馬之心矣

崇禎十年六月十五日奉俞旨

覆東撫驛遞倒逃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驛遞之苦天下皆然山東近日因逃流賊而取遞者多故其苦爲甚而臨滕郯嶧等處人人知其苦而言之長臣部為之議覆亦不止前一疏矣除節裁一事屬之臣部者已議覆其半仍以還之驛遞而解部一半亦時分撥該省賞歸兩守者無多無庸再議外其給發愆期差使需索僉報不公包攬浸沒種種之弊則在地方得一清正有司使可力任其事如有司不能任事則道省設

一驛傳道使當單騎巡查爲之整飭毋徒高坐看會署印批詞忘卻本等職事是在撫按申飭力行非難事也其官養馬一節雖是其意實非良法臣每見州縣之官行之而善者僅能及其一身保無大病而止迨其身一去署官依官必不能踵行馬騾倒斃僉報重起地方另創一層皮肉兵若行之而不善則且不能終其身而馬倒差停逃故僉見者化爲諸私罰草貼無所不至爲民害乃無窮此斷不可狗一人之見博一時之名而强州縣以不能行不必行者也乃該監疏中有四季循環各處使費一節撫疏未言臣則知之凡撫按驛傳守巡各道衙門責令驛遞倒換循環各官何曾寓目惟吏書需索常例倒換一次有費一二十兩者少或愆期則出一票曰查究遲玩事行府廳官吏問一罪名臣分巡河南痛恨此弊改循環爲長單用臣巡道印發填報應付一單填盡隨即繳來有差使需索等弊細註其下臣隨覺察剗懲而不換簿不究罪歲省各驛使費無窮此吏書所不樂而臣時為司道欲詳撫按還行亦有所不敢今則願請明旨申飭省直撫按司道等衙門懲倒換循環之弊應報錢糧責就近府廳查覈轉報可也其州縣有司嚴禁給發愆期僉報不公包攬浸沒等弊而差使有需索者密報撫按據實糾參有司有聞耳者該道巡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

行覘爲整飭又何驛遞之不治哉

崇禎十年六月十六日奉聖旨驛遞給發愆期差使横索及僉報包攬等弊著撫按嚴飭該道有司痛加革其官養馬已經行倒換循環濫費印責成就近府廳查覈開報務令驛困永紓違者道行參處

連接諸臣奏揭疏

竊臣前擬剿賊首重護陵有敢陳安內第一要務一疏兵餉速旨熟商一疏初從草茅中來發抒胸臆之見未敢謂中機宜也幸蒙聖鑒允行已踰三月有直當事諸臣方續料理未有端緒賊情倏又緊難抵當於是紛紛疾呼環至疊見臣欲一疏一覆逐寫全文不惟時刻無暇亦且語言重複事宜散亂甚無當於綱度也敢祈聖慈容將諸臣奏

揭不拘己私來旨開列於前而臣張其大意登答匡畫於
復庶使聖明覽觀裁斷臣等遵奉施行蓋諸臣大議不過
有三一護鳳泗祖陵一護承天祖陵一備安桐一路而已
其臣度事宜議中猶然未備臣不容不殫竭愚心審圖實
着事關重大跡涉更張臣不敢避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鳳泗祖陵未盡事宜該督工太監楊承憲題為鳳泗寇
警震鄰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又該守監太監
王裕民題為地方情形可虞等事奉聖旨流賊西逼光固
南通舒霍鳳泗二陵倍宜萬分周防楊御蕃抽練狼徐等
兵久奉明旨朱大典如何執稱不可抽調顯是違玩着議

處仍一面殫力調度急圖撲剿以奠重地楊御蕃既已練
成標兵遵探圍守不得少疎牟文綬相機守禦已有旨了
該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楊御蕃題為補陳東西未盡事
理事奉聖旨狼徐抽調屢奉明旨何得至今尚事吁顧除
奮玩悞著該部確議速奏欽此又該鳳撫朱大典題為塘
報緊急賊情事奉聖旨據奏東西兩賊俱突江北陵寢重
地倍宜萬分嚴毖該撫鎮殫力協剿並會同鹿撫相機策
應其撲楚援皖之兵賊果離皖即著視賊所向星馳協擊
速圖殲掃不得少有玩誤致令狂逞該部速行馳飭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鳳陽祖陵原有馮大球東兵二千楊御

蕃募兵二千防守泗州祖陵原有狼營兵一千浙營兵三
千防守而楊御蕃大議抽狼徐兵二千奉旨在臣亦到之
先此臣至而登島告急欲徹大球之兵則議以牟文綬代
守是去一兵即補一兵臣部不敢有疎漏也近因馮大球
暫留奉旨方許牟文綬暫止防桐而且以相機回顧為言
豈知文綬從未到鳳大球業已回登矣該地方官有護陵
之責者既留兵而又聽其去既去矣而又不奏聞並不文
綬先奉到鳳又南援皖北臣今日聞知猶為心寒膽顫不
知諸臣何以晏然寂然也至臣議五千之兵計馮牟之兵
隨留一枝楊御蕃所募二千共四千矣止少一千抽之狼

徐數可充用而浙兵三千之防泗洲者在外合之則有八
千之兵宜亦可題三陵而實非五千之數通取之抽狼徐
也該督撫鎮撫此往復如許日月似於鄰文不費詳閱然
者是誠何心今劉良佐張士儀楊振宗等剿賊之兵約有
六千如果皆屬狼徐之兵則信乎其不可再抽而此兵見
在行間可以不分剿餉矣臣部會同戶部議派該撫之餉
共銀二十九萬八千九百餘兩急急募兵綽綽有餘裕矣
夫募兵誠難而因人因地分任責成則易如該撫之屬馬
頭遼將也因之以募遼兵買戰馬杜兵本枝南將也因之以
募南兵習大戰取之前餉上緊分圖不過三月便得其番

比之終日遣晒客兵有急又遣撤去者孰為有實用乎且該撫近題欲調張鵬募遣兵不若就近責成馬曠之為得也至楊御蕃前奏告病奉旨行查今皆工太監趙承憲直言其尩羸憔悴之狀祖陵重地是否可托卧理臣不敢知望行查者疾入告此臣之為鳳泗陵寢計急宜選將募兵不可今日望明日此客望彼客也其應議處官員容另本具奏伏候聖裁

一承天祖陵未盡事宜該守備太監忠進早題為守陵必賴撫按之威靈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覆

前件該臣看得承天祖陵比照鳳陽專設總兵鎮守雖該臣部議覆亦採該撫余應桂之言見於欲圖危疆

必用備禦一疏尤惹臣部覆稱湖廣新雅總兵以專護皇陵為職不順剿賊行間凡關剿賊調度一切兵制廉糧盡經該撫一手凡為長便此該撫之自任者然也其按臣居守一節臣部原未議及該撫近奏焚冠益猖皇陵甚重一疏該臣覆議奉有俞旨撫臣以剿為守急宜辦賊境外按臣以巡為守頻當回顧承天臣部遣行去後該有必尚未知但該監所言鎮守止能治兵而催處糧餉非撫按二臣遠至居守不可臣部豈不相從查按臣俞之垣已到承天為該監挽留切至業已唯唯無異矣今番居守較之前度不同以新設總兵其權足以馭兵而所馭之兵亦其措備

歲久防禦夙嫻者臣部會同戶部派有剿餉以助贊剿之不敷不煩按臣自措第或時窘糧當按臣料能辦此耳至於撫臣專任剿賊似難再守承天如云賊急更代彼倏來倏去之賊安知不方見賊騎若急也此則撫臣辦賊境外剿即為守仍請遵前旨行按臣既專居守出巡殊非有期該省十五府二州在江北者僅七府耳在江南者八府二州內武昌府為省會岳州府逼洞庭常德辰州二府及靖州為湖北遼地與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土司相連且西接貴州銅仁鎮遠二界而荊府華陽居之長沙寶慶衡州永州四府及郴州為湖南道地與廣西廣東江西南贛相連

為吉岷桂三府居之近日廣西峒賊出沒湖廣湖廣臨藍之賊出沒江西等處而前此入瀏陽湘鄉以至岳州漸成流賊之勢該守備捕官捕役等革竟莫敢攖其鋒此湖南之憂也水西奢目復判大方陷後奏報與聞偏沅一帶窶動境內土司如彭弘澍則有逆酋拼苗作叛大肆焚殺之舉與彭象乾構兵娶殺矣施州衛大田所指揮冉玉龍則有逆酋謀叛衆機起窘之奏請兵剿殺散毛東流二司兵此湖北之憂接連川貴二省動則俱動而武昌岳州江湖大監切餉殺人猶其小者也今撫臣剿賊按臣守陵巡歷勢有未便如何而可乎臣思貴州有事暫設偏沅巡撫治

兵調餉近歲有例可循今日之計不得不出於此簡有文武材畧者一人為偏沅巡撫請專制湖南湖北府州而荆岳二府所屬州縣之在江南者亦聽節制焉使其西可援應貴州偏大方之變北可扼守江界防窺渡之虞東南可顧衡永彌流劉之患而境內土司如永順保靖等屬控制戢寧無閒兵餉凡其最重最要之責任也有此一官以撫兼巡彈劾吏治拊循民生庶可助撫按之所不逮而撫臣得專意剿賊按臣得專意護陵果賊氛迫近境內要然按臣一出巡行仍速回領遵奉前旨展限事宜斯可萬全無患此臣之為承天祖陵計暫設偏撫一員以代撫按二臣

之事而後二臣之責任可專前此科臣史可鏡曾有添設按臣之請臣謂添按臣不若設撫臣為有益俟賊平仍舊議裁舍此則無策也伏候聖裁　一安襯一路未盡事宜應天巡撫張國維揭為賊屬用兵三載狡冠盤據正繁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又該戶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程國祥等奏為上游關係甚重狡冦盤結愈危等事奉聖旨奏內事宜該部看議速覆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安慶一路臣前算作隔兩未與應天巡撫計兵計餉外議紛紛謂臣此兩為戢臣愚前覆員外趙光抃疏畧言之矣但今賊勢正在安慶大山之間而所眈眈思逞東則儀揚南則池太皆其必趨之勢甚則金陵京口其非可對之方臣所計應鳳陽堵禦湖廣塞蘄黃河南敗汝蔡者兵力未辦餉務未齊人謀未應而賊早已越軼此關則以安慶視之鳳陽湖廣河南三府反若暫處其隔而應天全受其正此該撫張國維以計兵計餉應與鳳泰張駐一體並觀為請尚書程國祥等又以暫設巡撫一員節制安慶廬州池州九江黃州五郡募兵一萬人為請審時度勢理有不得不從者但計兵一萬比陝撫孫傳庭一面全派須餉銀二十三萬四千兩量懸不敷亦須十八九萬而雖應天撫屬因糧淺地為數頗多然已將松江一府派與總督徽寧池

太四府派與總理應天常鎮三府派與揚滁徐州一府派與湖廣而總督總理向覺不敷三萬有奇鳳陽湖廣尚各不敷四五萬有奇今若割彼與此則彼覆又將何補此在應撫所屬取之自顧地方其理甚正其事正使臣部無以奪之但戶部計餉原有二十七萬不敷之額今應作何湊撥並求圓滿斯則一丁百當耳查安慶廬撫疏取兵新舊約共五千連腹無兵可調勢須召募即今諸臣欲召一萬其前之五千在內在外總以戶部處餉多寡為召募盈虛有餉則多多益善無餉則量減若干戶部既職掌相關又難兼應切未有不為處分者若盡割督理諸撫之額而歸之

一面臣則未敢任也總之剿賊一事迷誤多年待臣至而議兵議餉其晚久矣乃今而尚有無著之餉待召之兵不更晚之晚乎臣思總理熊文燦其來自兩廣必取道九江與安慶對面如帶有兵將即宜以安慶為入境之始暫駐旬月講求下手著數使人心有恃無虞督餉傳檄剿亦宜定駐安慶經始催科俾理臣招集兵將斟酌機宜隨手做事庶我數眼前之患防東潰之虞而南渡自可無虞矣然理臣視賊所向畢竟非久駐安慶之官應撫彈壓蘇松有漕白京邊之重儲江湖海沙之劇寇與奸民壘變種種難言之野心亦斷無遠移安慶之理則一面直撫一面措餉

一面召兵須從已晚之後急雖其晚毋狃未然之事坐待其然此臣之為安桐一路計總理暫從入境以紓目前迫撫暫設召兵以周戰面而兵之多寡聽戶部處餉之若何圍不可籌四面而漏一面亦不可因一面而漏四面也伏候聖裁　以上三款集諸臣之議有如許更端議煩聖慮誠費聖心然議餉未嘗出於前請二百八十萬八千之外也伏惟聖慈留神速覽俯賜裁決

崇禎十年六月十六日奉聖旨鳳泗承天祖陵重地安慶陵京上游事關軍務作速宜并籌就經撫部一一奏的屬撫道將募兵不得仍前觀望徒著暫設沈撫馬貴撫誠剿守悅調置撫召兵籌餉併理餉二臣督駐調度事宜供係議者作速具奏行務期殄陵剿賊制勝萬全該衙門知道

覆登監鄉勇有實練之法疏

該臣覆看得敵人圖鮮疏內臣部嚴備海口一欵聞稱官兵不足責成州縣有司就近團練土著鄉兵相兼協助等聞皮島潰失及皮島已報警陷等疏又特申飭再三誠欲去虛名而臻實效如監視陳應祥之所奏非有二也今查登內各州縣所報多者百二十名少則七八十名殊無當於緩急之數必如知縣任中麟所議取兵於里甲派餉於丁糧給與衣甲馬匹擊項者實操演庶幾近之但臣昔在戶曹考山東民兵工食則例內分聽征有馬民兵一名三十六兩有馬快手一名二十七兩聽征步隊民兵一名

二十兩步隊團練民壯一名十二兩守城民壯一名八兩其制不為不詳徵銀不為不厚矣承平日久率供衙門差遣之費業已失其初意遣事告急取充戶部抽扣之類強半不在地方而民間丁糧則已派徵此項不曾蠲也登萊殘破之餘元氣至今未復可否復照里甲攤派丁糧民不重困乎臣以為實練鄉勇當有二法有官為訓練之勇勢如大攻技擊之類是也州縣酌分大小定派若干名於丁糧中量議資其生活製辦之費精選教師設立頭目使其專川統練於城郭之間如遇有警戒防守本城可免客兵之是騷載調集海口可補官兵之不數是則監臣所

奏求實數而去虛名不得不出於此有自為團練之鄉兵則山村市鎮之民是也州縣有司設誠曉諭父老虛公選擇其豪傑使其每一村鎮自備子弟之兵每一壯男自備擊刺之器每月初二十六先講鄉約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次習操演以練膽勇而戢奸謀如遇州縣有警父老率其子弟豪傑將其徒侶一呼畢集數千百萬之人扶理而來親上死長之誼是乃多助之至何堅不折何敵不摧直須朝朝訓練以防其生理箇箇食糧以增其耗蠢哉此臣關知縣任中躬行之議初則讙如既而回每月朔各州縣鄉兵千總把總領各兵齊此本府總領該管將官操演不費搖者

閒日奉可未可夫山谷之民使其無故裹糧每月一進城郭州縣亦已難矣況越州縣而至府往返數百里就延旬日拊其執能堪之哉此臣蹐躕數日畢竟不敢深信此法可行於登萊而況敢通行於天下也此事惟在地方有司賢而有材者奉行之善民皆鼓舞而不知賢而無材者不善奉行終日馳驚而不足若不賢不材派里甲則擾里甲派丁糧則害丁糧階之為厲不可言矣臣實不敢不盡其愚伏乞聖裁敕勒下臣部轉行該撫監按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這實練鄉勇團郵既計為盼議著該撫按行道府照州縣大小酌派鄉勇名數不必拘里分甲以滋紛擾於丁糧量議貲給製辦之費請進數妹奉請本地防守不得遠調操演其鄉約保甲各該有司倍實舉行力圖防禦有務登報及多派累民者不時查參重處

立請決機疏

本月二十一日兵科抄出為塘報事該臣部覆登島監視陳應祥等題為立請決機等事奉聖旨速登鎮增覆營兵等項俱屬飭防要務據近報島衆情形衆心不肯從亂就中操縱機宜該部另從長酌議具奏欽此臣於本日未奉旨前業將監臣陳應祥島衆機詐可駭一疏擬上聞就中操縱機宜未敢自謂有合然而正告目兵無設鎮之理則貴先無遏稽之權可使小羣立渙陰牖目兵有食糧之處則難人知反正之路源源不召自來彼孫脈盾亂何能

為哉以投敵則衆不無將再變而實已攜暮施反間藉衆兵之手以除逆子衆兵之名以來歸果其人數尚多願居一島則以前協義武諸營屬單錦據鎮提調而一切運糧接濟哨報往來俱如高麗貢道北備鐵山旅順並全覺華以達於寧錦又達於津門而總不隸登州一路似較為妥何也逆人登人兩不相容從其籍口激變執此為詞水火陰陽昭著大矣技調改歸關外衆心或亦相安登州水陸設兵嚴防近島備他盜出入可耳臣靜候旨間忽聞陳洪範已入登州衆機不宜遲滯乞將臣今此疏及前塘報併島衆機詐二疏俱行該撫楊文岳衆視陳應祥總兵倪寵

陳洪範等密相面訂可別如議施行否或另具條奏仰請
聖裁惟是區區島衆不過五六千人其間懷忠抱義不肯
從亂者什居六七不及此時而導覺開迷棄邪歸正更待
何時若如洪範之說復還帥印開鎮島中是堂堂天朝可
行以防弁後之事而海外有截之裔與潢池弄兵之流寄
其又何用征剿為也臣聞洪範脫身以謝之亢為質且行
劄付委牌令沈志祥署鎮事矣暫駐皇城志祥不無覬望
今入登州竊恐志祥鼓其背盟別謀要挾狂逞登州警告
將在目前若不急行臣議解散衆心後將悔之無及矣以
補牘再請伏惟聖裁立行古云衆不可蓋臣不能有蓋衆

之謀但行臣議使登萊諸臣一面詳訂覆奏一面相機施
行早一日或可早清一日之患也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奏內事宜著該撫監鎮星速會商確議覆奏仍一面相機酌行

覆登監島機詐疏

該臣嗣昌看得島上之變臣前奏請明旨頒發榜諭遠在
材官吳國璽齎赴登萊時猶未知陳洪範之回皇城島也
然臣竊計沈志祥為世魁姪子人為世魁中軍掌握兵權
要挾鎮印以矣甘心黃孫茂先請救之又請暫留洪範揚
帆往東藏者再貴給遠勒令洪範為之請鎮亦未可知兵
科才將啟立主帥欲做藩鎮留後之說不過數日之內登

萊報到當見情實今則一一驗矣該撫監照髙發餉暫與
羈縻固是眼前不得不然之著但彼已更替伍明具疏報
若無正言折之則其欲將日長更無覺路引之則其衆將
復聯既長既聯而後圖之抑又晚矣為今之計宜先正告
目兵朝廷原設島鎮專為聯絡屬藩高麗既降於敵載兵
勢難孤立今後斷不設鎮恐有疏虞徒害爾等性命無益
封疆此朝廷憂爾美意非徒惜一鎮印也然雖不設總鎮
原給前協副總兵義武中左右前後五營印信六顆俱在
彼處但經鼓譟一番賊殺通將朝廷難辨奸良爾等衆中
有忠肝義膽不與亂賊同謀者協力首惡綁獻登萊朝廷

明正其罪依然立爾一協五營將領分防島上候後有功
再加陞賞決不爾斬若首惡不誅是一人連累衆人皂白
總不分明賞罰何辭區別爾等自己思量自相埋怨可耳
要非朝廷之過也至其挑激衆兵不過索加重餉則又陰
覺之曰爾等島餉每月米五斗銀柒錢定之久矣安得加
增若欲大餉惟有掌錄八城額兵見缺數千萊人須補爾
等強壯好漢就彼食糧有一月一兩八錢者甚有二兩六
錢二兩八錢至三兩者爾等各自有腳各自顧命何苦隨
彼奸賊困守窮島終身無一出頭處耶臣思此語使沈志
祥聞之必不樂傳布須用小紙細書數千百道一日散布

營中而所選去之人亦必選有膽勇智謀質其父母妻子厚給非常之賞仍懸不次之官以使其必達其意於東人之心而成吾行間之計則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在該撫監星速為之若陳洪範清兵已撫而復驚之疏中說三計以請選帥印開鎮島外為言乃其首先賊力脫回直城之本謀臣願姑置勿覆該撫監行臣此疏亦不必經錄洪範可也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島叛情形有順有逆奏內機宜著該撫監鎮相機酌行

選將首飭邦政疏

案照本年閏四月二十日該臣題為選將首飭邦政必須

內外雙清推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遵以陸精鋒以振國威事奉聖旨選叙年例銓程材課歷四款深於選將有裨著通行刊布仍另頒簡明冊式責成各該衙門叙實填報以憑酌用有徇情濫舉者該部即行參處欽此該臣等欽遵督同職方司郎中王陛員外郎趙光抃等著實舉行每五日一次據投到履歷人員歷對冊籍先選司堂後過大堂臣共公共慎於其年力材品有無功次保薦糾參親筆草書數字以記其人堪與不堪之大槩迄至月終理宜具本題知條人數參雜部務倥偬遽難清出頭緒於今始有定規分款各開於後其一曰原官應補用凡十四員在任無過載抉別推者也其二曰原官應降用凡三員在任有過題准降調者也其三曰敘功堪拔用凡三十員其四曰敘功堪備用凡三十六員同一敘功而其績或茂者其人或勇悍其事或勞苦者拔之其稍居次等則備之也五曰科目應拔用凡二十六員其六曰科目應序用凡四十三員其七曰科目應緩用凡十員科目者武進士會舉拔勇也其人雖同而壯偉精悍者先拔之平等者備其序年力小弱則緩之其八曰世職堪推用凡十員其九曰雜職堪選用凡二員其十曰將材堪酌用凡二員世職來論薦舊例不分京外邊腹通以三薦為準臣以為非宜蓋而京

薦出多門邊衛則薦多腹衛則史少書小加變邊遠腹二薦以上為準京衛四薦以上為准雜職則稍特予更裝今我行眾曾經戰陣搴勇過人者特拔其二以收異材特材則武舉是也一二科之屬不勝收收其四薦者二人以備一格然吳京薦非邊腹薦也其十一曰歷閱堪拔起凡六員其十二曰歷閱堪備降凡二十四員大戚職歷閱雖起必以降例也然有其歷不以罪其人尚堪用者亦何例新錮之故首拔其尤而餘以備降降而曰備明不棄材云爾要之難必盡材也其十二曰各色應罷回凡六十員年踰四望五曰已過過此則老矣有老不堪者有老且庸不堪

若有庸而約者有庸而怠者有非庸非老而參革提問追
贓發落或新參未及剔艾未深者當通今罷回如不甘朽
腐則有來年之春試在自呈技勇其何所辭臣前既條奏
奉有欽依今者貫舉行抑歷御覽俯搞通衢實明白正大
從前未有之事誠恐無知弁流不安義命有壇門鑽擾揑
造訛言希圖阻撓邦政者容臣拏獲其人請旨重加究治
以革刁風庶清內一節確乎可行久當責收其效矣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題本命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曾孫　熷校梓

無請已聖裁勅下臣部將狂龍贈驃騎將軍後軍都督府
都督僉事滿可大贈鎮國將軍都指揮使各廕一子冠帶
總旗世襲該巡按御史查原籍應繼兒男送與保勘到部
承襲其餘陣亡將士速細備查確開職名履歷另疏具題
以滿績請優卹龔忠吳宜酌責令戴罪圖功自贖再有延
玩另行參奏提問施行

崇禎十七年七月初二日奉[illegible]旨

覆登監會報撫綏島衆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敵人於難要二十年其得志於廣倫陷
上地人民皆未有孔耿諸叛已前之事其長驅蹂宜寬何

陵京畿輔皆既有毛黃諸帥齊劉以後之事以此觀之則
海島之無裨鎮急叛人之無足重輕不害彰彰較著矣陳
洪範奉命以出不能擒解祿島非力所及無可奈何人即
深責洪範而洪範猶或有詞以自解惟至皮島清回長山
再變前有護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人即不責洪範而洪
範亦將無地以自容矣此時而猶曰出海曰進剿曰拿獻
是以虎頭定遠之事望之垂首喪氣之人豈不愁哉據監
臣代控洪範之自悔訛言曰被執曰投敵曰不救田登曰
恐役盡散已耳嗟嗟道將死而洪範存將畏洪範不救執
耶愛洪範不急執耶抑以洪範為不足有無而姑留之以

為要挾奏請之地也洪範前具清兵已撫而復驚一項其
語言不倫臣姑寢不覆已抑告聖明今再欲出海臣期期
知其不可登島之事有監視巡撫責之總兵倪寵儘足辦
之不必再添疣贅沿海各鎮此時秋防最急調回船兵自
衛臣部實難止之何有一時畢集可為拿剿者監臣前疏
島衆悔罪歸逆尚可容其自新願歸寧遠之使請祈聖明
再申官仍為官兵仍為兵之義斯則總責可從洪範計無
復之惟有暫撤回府徐當議其所用此時出海斷斷不可
遣將已誤毋令洪範再誤也

崇禎十年七月初九日奉聖旨海上情形已有屢旨責成洪範宜周悉偷渡力行不必議撤各鎮船兵仍著洪

範統率所屬併原領出海兵丁並見存若干並明具奏其一切防當閑諭機宜提撫監相機調行該部再確議速奏

邊情實奏疏

本月初九日兵科抄出該臣具題為邊情叵測日急戰守
萬倍宜嚴事奉聖旨督撫方殷邊臣屢經嚴飭並當枕戈
擐甲晝夜加緊偵防以圖預挫敵氛遠奏要款盤桓殊可
痛恨著即指名據實參處封疆關係匪輕卿宜力破瞻徇
用肅軍紀欽此欽遵抄出到臣臣不勝祇懼伏念封疆利
害臣與邊臣共之少或殊虜誤國衆之自誤有聞入告弗
敢瞻徇臣之職也但好欲食婪樂人之恒情邊臣積習相

沿未能盡革臣愚闇如者少不知過多所以不指其名仰
藉天語申飭儆伏諸臣與所不謹耳今奉明旨指參且何
敢隱藏見關遼總督與河衛才情品履誠為大災之資施
事一月以來止於路將搶報轉報數次而外別無絛上方
畧整飭新歃為臣部所待聞見即如西協屬與紛紛東去
其虛其實其速其遲其果俱果否往抑或尚存守門我應
作何龍馭使之保護誠協必無窺遼而後薊遼為保遼全
副之精神作應期之調度是乃搜督身責今皆一無所聞
日恐長安城併姐妾過多飲醉近婦然所不免共以有聞
閫之娛長夜之飲忘其所事之奏此臣之指身在行日非
有他也又如吾奉口外看下寬大疲所乜兵及畏犯寸協
不知何口之報頻見偵傳撫臣陳祖苞鎮臣陳國威兩供
新任且以為宜食不下未臥不貼席國之禍患兵既探報
敵場然兵前空設席戲酒飲至三更方撤此或宜力之餘
倫和文武別有心思而臣習見此等乃相沿為舍撫鎮和
致不能備險後來將何底止是以有遼十桌席戲酒五更
之奏蓋指中協諸臣而沿邊此風未能盡革者實不止於
一人一處為然也臣職正本明旨適撫撫臣陳祖苞繳臣
溫屑重任之捐己於和六日馳往馬松喜太四路奧金此
一時之事與他職殆不同積蓄墜驗即同歸於塞過伏乞

天恩俯垂矜宥刻誡諸臣以紀勵
邊防其功其過統俟秋防完日分別上請聖裁賞罰處分
庶既嚴懈惰之萌亦免褻任事之氣矣臣與諸臣和衷共
濟毫無爾我之私遇事相規宜如他山之義仰賴力保秋
防萬全無事仰為朝廷社稷封疆有益俯為諸臣身家性
命無虞多言妄言始終甘罪不敢辭也

奉旨十年七月初十日奉聖旨前宮書知遼薊鎮閱折將領身任底績一切倚仿休戚屬風宵警惕豈可減取泰唐兵阿衡陳祖苞陳國威俱有史事尤宜矯厲振就覺廉新歡以為精史十年保宜恃螯杜姜樂恬不知悛遂所奏姑着通行嚴飭有效條狀究日分別奏聞如有各官將沿究不輕貸

滇兵萬里應訓疏

看得朝廷有必行之法俟弘文之來自革究其為議自取
之罪無敢為飾詞者也罪中有閃行之猾臣之議往文抑
兵其騎騾四顧之心有不容傾盡者也夫弘文之罪豈至
今日而始當革究哉兵和入黔黔督臣朱燮元揆臣胡平
表參之矣兵既入楚楚治臣為昨土撫臣余應桂參之矣
而臣前職姓撻之故猶弘文之責又直指弘文者甚但妹
楚撫近日之奏稍弘文不知所在一似與滇兵相離細閱
觀本田之奏語語回護弘文肯則與滇兵相合其離者願
匿其身仗滇兵有犯已俾以卸其責其合者陰行其衛凡
滇兵所為彼無不與其謀故臣之料弘文以抑兵則不足

批激蒙獻之口昔年條事病根今日畢宜斬斷臣前已言
之矣除却此病痕總同心似無難了之事但觀疏中陰的
情形通止着數臣為愀撒揣破不能不言如方國安先在
大方鼓叛根雖從未以寒明白今蒙聖旨詰查按臣自當
確奏至其脫出大方據該道稟報有只得設計殺楊啟鑾
全家方國安始率衆衝圍而出等語若然則楊啟鑾之死
當出國安說諜詐而職兒生疑用啟鑾以殺諸目者國安
也既而圍城事急殺啟鑾以謝諸目者亦國安也國安之
罪似乎不可勝誅難以稍從鐫議但已經本自殺賊自贖
仍應盡削職級責充為事官領兵衝鋒倘無功有罪即令

督臣軍法從事此陰的情形當勘破者一也諸目稱口報
譽奇指大方而言先斬谷里安宮我兵既集二萬背後吞
里趨救大方斯為正理今查報內攻打畫眉阿國寨來衝
救商賊營是否真正殺實銳據要衝為我不可不爭之地
若遠通林檯來攬後奪利其所有必無順道之分敵動諸
苗轉增盜起之勢是則把新救大殺破偏狼謀遣將不能
辭責巡按御史宜確訪明確有功者平故將畫蕭頭畿者
從前糾參應等問者該總督竟自等問不容縱弛滋害此
陰的情形當勘破者二也至總兵范邦雄據督臣奏內稱
其逗遛不前諸將泣請全不為動以數方國安等執不能

忍棄城突圍按臣奏內稱督臣嚴檄頻催竟違節度不能
直往使七十日死守孤城糧盡內變領兵官已承調遣不
依期進兵某應兩失誤軍機者斬律宜容逃今亦旬狀支
誠庶仍同方國安教賊自贖姑令降三級仕伴戴罪殺賊
有功准贖無功一併擬議其冊良柱臣部擬調地處川南
久奏明督本撫報閣仍令四川撫按查起程到任日期具
奏定奪楊啟鑾先是動忠全家死難一般為肖把之雄而
盡節王事如此凜凜生氣自足千秋原擬應授指揮僉事
今照死於鋒鏑生前亦有奇功者本身襲三等贈昭勇將
軍都指揮僉事子孫襲陞二級指揮使世官仍候事平之

祠兒所家口附馬貴母歲時致祭無忘忠烈可也其安酌
壁等既已縣兵陷城則於前撫我案坐守本土本越境生
事之害亦不足任但在獻督亦有各自求撫之奏事非無
因閒外撫宜原不中制剿此止問總靖軍民保安植土酋
人漢人莫非赤子或先撫後剿或先剿後撫一惟該督審
酌行之然西川鎮疾北土以大兵制其死命而後撫討服
審之機可決事可成撫可善未有空言撫之說貳或審者
也既經各題前因相應酌擬度請恭候命下將楊啟鑾贈
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應一子指揮使世襲仍建祠死所
家口附祭總兵范邦雄降三級仕伴戴罪剿賊方國安削

賊先為事當俱報賊有賊四川總兵侯良柱盡赴截剿信
日期該撫按具奏定奪其大方侵犯根縣及近邊林擾侵
着嚴行查參奏務併一應剿撫機宜該督撫按同心共濟
不時報聞以慰朝廷西顧毋得少有疎懈致貽滋蔓欽此
天語嚴飭施行
崇禎十年七月十二日奉俞旨
御前發下紅本疏
本月初九日臣料事衙門接得登萊監視陳應祥揭帖二
件正撫議間是晚即奉御批紅本密封到臣臣跪讀畢日
撤夜未有定見長策收拾陳具個仰請聖裁竊臣嗣昌家

愚受事未及半月皮島潰殘再閱月餘長山雙藏凡皆臣
罪不職臣身不祥召此釁孽宜中旨詰何家聖慈高厚未
即處分非臣之幸實深乃臣之罪彌積也抑今地勢海外
人在水中便短無術以為廣撫長史憂於駕馭所望撫監
諸臣於遠人安插之中能有作用可以不煩兵力支取山
東即墨臣陳應祥從前議論甚正識力甚高而今島變已
得確個乞定島將職銜二揭前後忽若兩截臣愚未辨請
之祇覺將錯就錯無可奈何之意多而其他不復可望矣
欽奉御批供着臣部看議速奏臣愚具奏何難但慮監臣
備意少加剿坐亦復將錯就錯曰遣陳洪範出海則亦曰

出海突洗應祥職銜則亦曰定銜臣恐聖怒責臣臣死不
足惜責何也此事關臣部者小關聖明者大關島人者少
關天下者多也昔孔子稱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又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臣衙門典在軍旅本有道
聖明出征伐之事者也夫必所出之事協於庶人不議之
心而後可稱有道之盛事衆聞之未洽衙之邦何疑與古
治者予言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至禮樂刑罰無一不繇於此亹亹天朝雖有潢池小
醜何傷一統全盛而臣故以將錯就錯不正之名奉我首
出聖明聞天下庶人之口乎此臣所謂關臣部者小關聖

明者大也且使今時中國四譯晏然無聲偶溢上片犒犢
島中剿亦不足為有無朝廷置之度外不肩與較剿亦無
關於得失乃今不幸而潢池之弄未靖於域中青海之烽
頻警於意外行間將士有禦邊而外降如孫丞昌劉賊而
投賊如張全昌者其餘叛誅之輸卒反側之士可見形匿
影不可數計其會萬億其耳聽朝廷之號令萬億其目以
覘朝廷之程表而今況志祥者章章然賊報通將則括冒
之章章然撫討總兵則又與之矣實叛也是教逆也無論
不可使聞於外國抑何以示來禁奸其本天下之賊本天
下之將本天下之兵而戢其志使毋為叛首討其罪後不

敵兵啓手此日所謂關島人者少關天下者多也一極人龍斛之說我聖神明見萬里洞燭九淵皇特且詔之舉乃前奉明旨陳洪範宜圖善術降力料理不必張撤狀此或以從權濟變外是則島人之收拾無策而沿海之衝要可虞也如此則有四策請責成洪範以終始其事而明白宣諭以先正其名其一僅歸過將以昭示海內大島變之初起也明明以監軍道黃孫茂取征虜前將軍印於劉中欽之手而急送登州繳還禮部是以深制島人之心不能逞其覬覦島鎮之意故甘心焉白登庸然違其兵分投二等正欲清楚稽覈稍稍收而用之其不堪者汰除之是以亦制島人之心不能逞其仍前虞冒之意又甘心焉乃無端被害身首異處肝腦狼藉而且家以為滅挂挂站宿祇今思之有何影響若不至為昭雪將賜優卹則是島已陷而紳印不當纏回紳已死而兵眾不當然還將來絕徼絕域之中誰敢為國家肩任大事而以身試虎狼之口者欲責洪範出海首先致祭黃孫茂白登庸訪求遺骨並召死既而我聖明特下褒忠之恤陰以贈祭蔭其子孫昭示文武將吏眾有東志盡節死於非命者朝廷必加申理優異不以遲暮廢徵令九泉之目不瞑此正名之第一策也其二曰罪首惡以昭示海內夫島變之初起也胡係坑之科

一人以世魁姪子久為世魁中軍春況鎮帥在其掌握而不奪印既纏回局亦旋變是以布散流言駭惑士眾取道析而甘心焉知孫商寄撒運糧料為一往外投之計士眾覺其狡詐不肯外投不得已而還泊石城耕佃觀望群心不附閒傳可東自陳洪範劉牧副總兵黃江東總兵事洮島料雖此總統兵權史書管伍屈除異己舊將逃散所部私人兵士逆不敢動聞陳且無可東扛紮孟有歷等解登塞責請加職銜之奏亦似明扶朝廷不得不與何物么麼與天無日敢於如是是誠不可一日容於光天之世者欲責洪範出海明白宣諭官兵朝廷已有明旨止誅首惡一人其餘一切不問而我聖明特下撫恩散脇之詔明赦首叛一人罪在不赦其餘盡聽安插不拘官兵商民人等有能生擒首料及殺其首級來獻者即以其官官之仍應一子與世襲指揮僉事世襲並安財物盡給本人充賞其有助為惡者許諸人論斬獻功每顆賞銀五十兩與邊功同例昭示海內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雖有百千萬人同被污染盡歸解散一切不問此正名之第二策也其三曰責洪範以昭示海內夫洪範之出海也兵船未集不能撫剿姑勿論剿敵合攻不能保島姑勿論第論島變之後洪範亦有耳目何以聳慣不聞亦有官兵何以束手無策一

奏將十年七月十五日奉聖旨將春四救正本兵忠料
首級勝從見草畫策心旅洪範既歇具法以數數變羞
旗皮池叛島依叛理實仍令同洪單由海先一紀石城以此要路然後大張榜諭宣布朝廷止誅首惡一人其餘
一切不問赦姚安撫各鎮兵船還本調與登監撫鎮協心客團耕時熟應君其情形改變又宜相機設法措置
萬全其使鄉道村一救從前騷然再穢鮮卻易木來行應書兵餉會同戶部確議俱卿日具奏

島衆原有忠心疏

竊自皮島潰叛長山再變賊殺道將搶擄商民艘帆來去
臣等莫知首惡爲誰未能明正其罪請旨處分既聞衆心
不附還泊石城衆求安撫臣等欣然勸念凡該島人皆我
朝廷赤子苟能一朝反正有何舊惡不可滌除以故廣張
上聞日望監撫鎮招徠有術靜聽無譁可以不煩朝廷剿

下人一之指也乃今遷延日久忽逞猾深怪誑監撫奏沈
惡料必文行猶劉殿兵署東江總兵事遂於石城更定營
伍啟寶舊將擅用私人移行放截劫制官民毫不敢動其
有差出劉島採草伐木取檣雜兵東聞脫歸穿帥成言人
人俱願奔回惟苦無路勸遣殺元各舊將官羅拘不從亦
謀殺元等情如此明明首禍止應料一人枉恐另出神人
共憤不可一日容於光天之世兵寧忍忘料亦應何能如
是何敢如是貪陳洪範償給劉付使之總統兵權惟所欲
爲無不如志以至於是洪範此舉欲孫升木假虎傅翼挾
衆一時脫身之易不顧後來收拾之難亦甚悖矣况其既

已脫身至皇城島復至登州城驕不伏貴奏聞自請身擅
朝廷之大權處置總兵之大罪仍然掩耳盜鈴脅獻還印
中來此其罪可勝言哉始念地絕海外變生不虞範既受
其要挾且能脫出於穀中或有機謀尚能收擒於日下仰
請聖裁量加貶削革去提督府銜止以總兵官圖功自效
責令帶領殺丁備該生營萬九部船兵前去石城左近扼
其要路然後大張榜諭宣布朝廷威令止誅首惡一人罪
在不赦不拘官兵商民人等有能生擒首惡親其首級來
獻即以其官官之仍廕一子與做指揮僉事世襲所有財
物盡給本人充賞其各官兵已前被首惡脅制所爲天法

盡歸首惡餘人悉與赦除一切不問駐居所在聽便無拘
亦不強責撤移前帥穿遣島官池鳳高已撤加級二級賞
銀三十兩行令遼撫方一藻盡其戒厲據社齎銜諭於誠
撫標下添設招練中軍一員以鳳高爲之仍給哨船出海
與其中軍池鳳鳴等設法招徠情願投奔穿鍼之人不拘
多少隨與接濟鳳高具文呈報遼撫衙門過堂點驗精壯
者俾給大糧次等者分撥城守老弱者撥與曠土隨處耕
種先其起行仍每男子給銀一兩婦女幼小每名日給五
錢以爲聲時餬口之計鳳高等招徠男婦至五百名口加
陞一級每五百名口再加一級陳洪範能擒首惡一人某

楊文弱先生集五十七卷（一）

〔明〕楊嗣昌撰

舊鈔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楊文弱先生遺像

楊文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疏

卷之二　疏

卷之三　疏

卷之四　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乙

軍情疏
軍務疏
軍務疏
審查賊情酌定兵計疏
交代兵馬疏
交代錢糧疏
大帥才能可用疏
軍前少資籌策疏
確探賊情實陳天聽疏

卷之三十六 疏

急飭鳳安軍務疏
天心示儆臣當辜疏
乞辭恩賚俯察愚心疏
恭報調到兵馬犒賚日期仰祈聖鑒疏
申明交代錢糧直陳短少玩誤之實疏
賊勢南趨斷宜急疏
凜承上策央剖明旨直陳迂緩悞事實情疏
慶賀疏
新撫勢不附逆疏
軍中用間多方疏

卷之三十七 疏

剖明臣愚原未因疏仰祈聖鑒疏
確探賊情再陳天聽疏
申明督駐襄陽之說疏
欽遵敕諭殲渠赦脅疏
飛報獻賊西奔疏
慶賀疏
慶賀疏
再報獻賊西奔情形疏
備述獻賊孤窮亟宜懸賞購縛疏

急飭鳳安軍務疏
天心示儆臣當辜疏
乞辭恩賚俯察愚心疏
恭報調到兵馬犒賚日期仰祈聖鑒疏
申明交代錢糧直陳短少玩誤之實疏
賊勢南趨斷宜急疏
凜承上策央剖明旨直陳迂緩悞事實情疏
慶賀疏
新撫勢不附逆疏
軍中用間多方疏

以下原缺

卷之四十八

書

卷之四十九

書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又
又
又
與陳大司馬新甲
與督理劉監元斌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王鄖撫鰲永
諭宋鎮紀
與平賊左鎮良玉

又
與陳司馬新甲
又
與洪銅督承疇
與澧州白副使鼎

卷之五十

書

與邵蜀撫捷春
與監軍孔僉事貞會
與張監軍元儉

與鄖陽袁大參繼咸
與平賊左鎮良玉
又
與邵蜀撫捷春
與許監紀明佐
與荊州守道王副使永祚
與邵蜀撫捷春萬評事元吉
與許監紀明佐萬監紀年策
與邵蜀撫捷春萬評事元吉
與許監紀明佐

與萬評事元吉
與邵蜀撫捷春萬評事元吉
與鄭秦督崇儉
與許監紀明佐
與陳司馬新甲孫職方嘉績
與督理盧監九德
諭提塘陳萬鼎
與鄭秦督崇儉
與平賊左鎮良玉
與中堂兵部兵科職方

卷之五十一

書

卷之五十二

書

家書

卷之五十三

書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袁者

孫　兜山松同輯　孫　袁畜　同較

山標　袁正

駁承天備監參提佃戶稿（時為戶部福建司主事代部堂具稿）

看得承天為我國家陵寢重地而六莊兩湖以內官一員領其課者古天子所謂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洗沐之具耳蓋懷思軫卹而輕減其歲入之課不欲有司以齊民待之非謂其貲耶可以多取怙悍不可以馴伏而有司治之不如中官之能也今據張文元所參盧洑湖近在潛江景陵益利之界乃妄以為聲教不通鄧經國等攻辱官校搶奪甲佃鎖禁熔毆是謂青天白日之下而有魑魅魍魎之形又云薙任未久正當立法之初若不題請重加懲治日後奸雄得志相效成風是謂雄桀興梓之民而必刀鋸鼎鑊之用臣誠不得其解乃皇上即賜俞旨嚴著守備衙門提問若謂尋常細故即許之亦無妨者不知皇上予以提問之二字而凡有身家皆可為株連捕繫之人矣于以嚴究之二字而凡有性命皆可供立劃叠秤之具矣彼豈真為佃課之不完風力莫能制哉特假此名目以徼皇上赦旨之下然後為所欲為略無顧忌耳夫堂堂天朝富有四海山陬水澨皆祖宗付與皇上萬年不拔之基而文元乃謂六莊兩湖是祖宗之邱業邑區祖課未完謂之邱業逋播蓋其奏瀆聖聰狀小漢削僉惡豚妄不知天體如此宜皇上加之詰責究其擅置生事之人下所奏之章於彼處撫按質問明白覆奏斯於事體恆當不致小臣盜作威福驚擾細民今乃先其所請朝上夕報臣恐無辜淹繫非刑考掠生死冤號室家驚散承天何地而令有此愁慘非所以安神靈而固根本矣又無徵收一節理宜屬之有司國家數百萬錢糧惟是撫按行之監司監司責之郡縣無有不辦佃租幾許何獨不可並紙而令數莊之民偏罹荼毒三尺之法淚假刑餘尤屬非據既經藍監具題相應具疏駁正伏乞敕下臣部院行湖廣撫按衙門查佃租果否逋欠鄧經國等有無侵欺搶奪一並勘問具奏回覆仍諭該嚴靜聽有司督徵解納勿擅生事貽害地方庶法守一而人情安與都列郡數十萬生靈欽詠聖德於世世矣

萬曆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具題上亂留中○山松曰
先人于掘擅掌威獄性于楊漣魏前已有然者此看
弼之以示天下後世以見嚴首昇所臆之跡也

覆留金花等銀充邊餉疏 同前

看得我國家稅糧起運折色入銀庫者歲額三百六十萬兩零本色入京倉者歲額二百六十三萬石零耳沿邊一十三鎮年例取之折色量入為出尚少二十萬兩之多在京五十二衛月糧取之本色計口授餐非有三年五年之蓄總之所謂惟正之供不足以待非常之變者也今邊鎮愈熾邊勢愈危臣部加派折色不過二百萬而該庫前後運發已踰四百萬餉臣請截本色不過十餘萬而該鎮一歲所需又踰六十萬人數睽然懸絕如此搜括罄處萬萬難支必不得已惟有官府通融權宜改折之請餉臣嘔心

極兵舉朝大小諸臣亦概曾又兵臣等詳查大明會典內府金花原係國初折糧銀四供解南京供武臣俸祿各邊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嘉靖二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並催解太倉銀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可見祖宗朝金花一項原非內府之物即改解之後亦嘗不專貯濟邊顧來相沿折放武俸之外皆以御用為名無可究詰夫一歲金花額該一百一萬二十七百二十九兩零折放武俸歲約不過十四萬兩若准留備一年可備邊餉十分之二皇上仰體祖宗之意俯念危邊

萬分緊急則餉臣之議金花當充者一也又查會典浙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解到本色黃白蠟俱送供用庫收折色黃白蠟解太倉銀庫濟邊嘉靖十年題准令按各處起解京庫物料果係本地無産者許於批文內明開某物折銀價銀到京召商上納如有餘銀送太倉庫交收以備支用隆慶元年令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查照弘治嘉靖初年舊額酌量派徵其以後年分加添者盡行革除如各衙門假以缺少為辭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科道即時參奏治以重罪可見祖宗朝內府供應諸項稍有贏餘即發太倉濟邊先皇初政且將盈數革除嚴治加派阿

承之罪邇來庫貯多年充溢無用一旦外解皮骨銷磨如湖廣等處絲絹福建浙江等處蠟茶物非土宜並官易買展轉侵漁上納既多不堪比較何時是了傾產喪命無益公家不若折價解京官民兩利見今准折一年催解太倉以備新餉以後分別本折仍赴內庫交納皇上仰體祖宗之意濟念危邊為分緊急則餉臣之錢絲綿絹疋蠟茶顏料當充者二也又查會典洪武二十三年罷天下歲織緞疋凡百賞賚皆給絹帛如前於是在京設建嘉靖七年題准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地方不善織造令各折價弘治十七年革回蘇杭等府織造內官令鎮巡等官管理隆慶元

年詔罷蘇杭南京織造原差內官取回一切不經織造盡行停止可見祖宗朝織造一項旨罷免有折價有革回停立原非歲不可缺之經必不得已之役近來傳造紛紜蘇松兩府借支臣部五十餘萬兩浙江借支三十餘萬兩陝西羊絨每年借支二萬二千五百兩遺解已不可數虞永斷不能收令陝西業經停止江西湖廣山東河南四省一向折徵合無比例將浙江福建山西四川等布政司直隸蘇松常鎮嚴寧池太揚等府廣德等州查照見徵事例有無某項若干盡與折價催解太倉以備新餉稍俟一二年復還舊額皇上仰體祖宗之意俯念危邊萬分緊急則餉

臣之議織造當允者三也以至弓箭弦條等項查據會典洪武二十三年以天下歲造弓箭撥民令工匠輪班赴京成造成化十六年以在庫弓箭弦足用准折徵一年正德十年免本年造解軍器料銀照依中工價徵收嘉靖元年奏准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布政司並南直隸蘇州等府歲辦民弓箭弦徵價解部於軍器局雇匠團造二十年題准弓箭弦定價外不許濫徵工匠起居及解扛腳價三十年奏准南方民弓箭弦通行折價解京分發附近各省府委官如式成造其有不堪追賠究治可免此項軍器折徵解價祖宗朝疊見施行緣南北風土異宜外造多不如式

近日調募搜括一切兵仗內庫闕給多不堪用兵部之疏欲將盔甲三副改造一副其明證也竊謂外解成器須盾改作一物兩造所費愈多不如餉臣所言盡改折色徵解到京即令雇匠團造誠可壯神器而裨實用此雖工部職掌不屬臣部充餉之需然在今日斷斷當允行者以上款款餉臣別歷中外目擊心慕利病輒然指陳洞悉除弓箭弦條一款應屬工部折價仍造軍器軍裝外金花絲綿絹疋蠟茶顏料織造等留借折徵則皆臣部借餉那借搜括之大者當此呼吸危亡數萬金錢到手輒盡不得不迫切呼天仰祈立允以預圖捍禦並乾補救邊事萬一靜聽數

日未見報可憂心如焚臣等只得據揭題請萬懇皇上賦當之斷即飭臣部咨行省直而假旬時方得實用誠哉天鑒彌高轉圜無日臣等豈敢束手無為坐待邊烽之至必不得已事試倉卒苟利社稷何愛髮膚臣當一面待罪一面題知不能引領空望於九關外矣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具稿上批有旨不允

催罷撫按稿 同前

臣惟本部錢糧在省直者無事不資撫按而新餉為急即加派搜括屬新餉者無項不資撫按而查覈循環為尤急臣前疏於循環一節尤切望撫臣蓋撫臣所至遲歷規劃

郡縣歲有查盤委官清理風行當慶錢急可得實濟即如滑縣屯積銀兩臣部久擬入疏及疏上時該縣派納已完則按臣當面查冊嚴催起解之明驗也今事急矣不將催解責望按臣凡省直有司一切曆餉匿處事宜指名需索等弊嚴訪彈治必須按臣邊鎮文武將吏一切用餉虛占兵馬影射糧草等弊閱視糾舉必須按臣乃按籍計之真順廣大廬鳳淮揚蘇松常鎮浙江湖廣福建山西陝西宣府大同巡按無人以至順永保河四府江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五省直隸京通等倉印馬屯田陝西四川茶馬等差又皆報滿候代已久內如江西巡按張銓近復改差遼

東噫危甚矣天下之大半無巡按祖宗根本之地神京襟帶之邦西北長邊兵馬屯聚遼薊踈礦之所東西近海財賦所生盜賊出沒之處皆無巡按焉以彈壓之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忍有遼左非常之役募兵四出曆餉多端臣恐草澤姦人乘釁而起揭竿斬木魚爛土崩門庭之寇外邊腹心之疾內消倉卒急變皇上還何人折衝有何方解散彼時即點按臣從何處下手收拾遠事去矣不可救矣皇上今日盡下省直按差臣恐朝不及夕矣況可遷延曠削乎至於應天雲南貴州南贛等處巡撫或缺員或候代屢催不下不思此等重地豈可一日無巡撫陞遷予告俱

經奉旨何以不點新推臣誠不得其解竊念土地人民皆臣職掌少有反側動費精持為此將疏懇請伏望皇上即刻沛然簽發吏部會推都察院題差本章勿少遲留挂漏仍敕諸臣受命星馳受任不必寬限邊家天下事十猶可救四五不然臣不知所終矣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具題奉旨留中

算餉募遠兵請借花大金花稿　同前

臣於本月初八日具疏仰懇聖明自為社稷封疆大計內言遼餉歲費五百萬金蓋以前此一年遼過三百五十萬較之近日撫臣議加舊餉退加新餉約非五百萬不為支

鎮兩未細計調募新兵之數也連日邸報中見兵部有募兵近畿一疏內務該部先致具題於五省各州縣及各邊鎮撥合之則六萬矣疏內又云做宋臣張浚之法嚴招百人以上至五百人以上者錢官有差做嘉靖甘涼之例嚴招百人至二百五十人者陞級各有差是六萬外有不可算之募兵也又有水陸精兵一疏內稱浙廣永順保靖四川酉陽石砫諸土司貴州水西浙江南直水兵合之則四萬五千矣別疏又云已報起程寧夏固原入衛之兵甘肅薊鎮山東河南續遣之兵祁晉二家並起陞將官麻承宣接遠之兵是四萬五千外又有不可算之調兵也見在

遼東主客兵三月失事以來爭如栢一路暨皆劃川兵湖
廣土兵撫臣呂慕贊畫疏中遼陽海蓋等道召募閩廣通
揭召募合之則八萬二千兵而兩路迭回與馬林先後所
餘兵部陸續調出及舊兵八萬五千見在若干臣部無數
可考是八萬二千外有不可算之主客兵也遼計以上調
募及見在兵子然可算者一十八萬七千而不可算者不
與焉大約不減二十萬臣算至此叩心天地五體俱寒不
知遼東他日本色料草須幾十萬折色銀兩須幾十萬若
使天但雨金而不雨粟持金無處買粟天即雨粟而不雨
草有粟無處得草何況止滯入涸之太倉而持多廣之海

運兩令遼軍二十萬待此舉火採幾不堪大變將起何言
滅賊哉若曰今日募者不應調者未行紙上空名未是實
數不知紙上之名兵部但一責實即實數也臣部今日紙
上亦無可寫他日將何所責先臣趙世卿有曰樞臣本旨
之日即是臣部派餉之日今兵部諸事家先題知該部題
知之日即是臣部派餉之日艱難迫切有不容不即請益
處者省直解到金花銀兩皇上堅不肯借亳不可請臣前
疏已拜妝不再贅茲擇一十三日接出諭札有云前部累
年所進金花銀兩花欠至一百餘萬臣歸恩之此項銀兩
盖緣省直窮民偏遭水旱輸納不前節經臣部行移撫按

催督有司徵比完解竟無到者此在皇上於念窮民合當
寬假但今遼餉迫切別無處法募餉駒望請發仍是金花
合無將此花欠未進銀兩渙發德音俯賜臣部轉行撫按
催解太倉以濟遼餉萬分之一則舉朝臣子歡欣鼓舞知
前日留天威而罪臣部者此金花也今日沛德音而賜臣
部者亦金花也大聖人之無我薄海內外瞻仰同情臣歡
宣布皇仁風示百姓苟能節縮衣食輸納消埃共助遼東
餉軍討賊上報如天之聖主下為終事之義民則此花欠
畢年未經解到銀兩或得一二接濟未可知也臣千恩萬
感到此部窮皇上少加垂察於花欠未進者概然允賜臣

部則零星解到者臣姑候議請留不濟遼東二十萬軍餉
募奔報各疏俱在御前皇上試一省覽屈算使知臣部餉
盡呼吸萬難接濟臣愚不敢欺罔迫切顰難籲天請命無
任懇禱之至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具稿上批留中

陳言兵餉疏　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郎陳

臣庸儒書生備員戶部竊見遼東覆軍殺將已事堪痛感
歎於中久矣近接邸報新經略臣熊廷弼業已更代行事
臣伏思之此元弼登壇旗幟精采皆為一變之時也軍機
進止臣雖未敢與聞然而有一兵必有一餉兵一日不止

餉一日不停臣餉部之層累願一言備致悉心臣聞居客
者卜日肆筵設席必問中廚飧飯之資稍大者滿座爛頭
焦額必計主人牛酒之費若中廚毫未有辦客到何以應
之牛酒費至傾家則主人之大救與不救等耳而者田里
細民不為況社稷封疆之大付之公忠才識之臣顧肯為
之乎然而今日之兵徵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餉數何出
未嘗過而問焉豈諸臣漫為之哉蓋皆有所不得已耳夫
遼東者皇上之遼東非經撫二臣之遼東也遼烽發難按
為啓疆非今經撫二臣在事之日也皇上以摧殘狼狽一
壞再壞之遼東挈而畀之二臣試觀今日身在事中獨肩

重擔萬若干難無二臣若也而二臣之請兵為皇上保此
遼東寧得已乎二臣請兵舉朝大小臣工皆言請兵且勞
心借箸某兵當調某兵當募不謀同詞皆為皇上保此遼
東非得已也而皆責望於兵部亦無非為皇上保此遼東
又得已乎凡此不得已者戶部雖殊苦之實心亮之然至
兵已調募矣戶部之苦乃有呼天搶地之聲所不能告訴
擘水移山之力所不能撑持者雖使經臣撫臣舉朝大小
諸臣盡亮戶部苦衷然見戶部心膽亦何益於勝負之數
就使皇上長念戶部之官疊紛戶部之罾亦何補於社稷
封疆之大計哉臣愚若不妄言從忠國之無及然非以臣

之憊致望諸臣為一也願與諸臣平心和氣付細斟量斯
事關重大轉眼安危臣若言之遼撫科想諸臣亦不參商
臣所欲言者何也經臣中府會議開口說兵必須一十二
萬及上河東諸城潰陷一疏內止議增新兵七萬先調一
萬隨之入遼比其到關調兵至者不過數千與俱度遼只
八百耳是豈經臣不欲足數而撥部掣之肘乎徵發斟酌
事勢良難難獄如取如攜而不得也今已出關度遼交代
受事觀其奏報疏中除李賀二帥所統外城中見兵及川
兵止有赤身徒步二三萬人勢固不容不調且募而調且
募亦應以經臣之言度之乃前則求一萬而不足今則至

二十萬而有餘臣濫處馬夫經臣於遼事先危有年使其
必須二三十萬諸臣會議之時何憚不說而顧損益於十
二萬與七萬間必有故矣臣愚其故有衆二三十萬不惟
戶部無如許新餉遼東亦難容如許客兵且眉餉都是金
錢養士必須米穀遼東城堡夫臨既多則有團聚附着之
人有荒蕪不畊之地使盡力所生歲雖自給而況藏兵四
集數倍居民本色上恃海運海運止恃登萊哥命風濤之
中出入蛟澁之窟危事也絶地也至於糴買徵收又值東
方大旱則出入事甚艱之外皆餉大臣惟心畫策請帑截
漕疏報咨行動經歲月臣恐遼東地日蹙寇在外餞軍在

內居民苦其騷擾客子憤其踐藉患有不可測者此猶以兵到遼東言也若夫募兵就道拚命辭鄉所過之處民間豫恣搶掠罷肆閉門此輩市貴無從翻成搶掠小民泣訴令長只得隱忍容之一處兵來如是別處又然今日兵過如是明日又然臣恐所在農商不得安聚作業輸納租稅然猶州縣民兵結隊不滿千百為害有限至於土兵四萬取足六司計程凡數月之道安家無一錢之例此則數千為隊到處山積向無紀律民間言語不通雖有與之交易即不他有搶掠但求遂其饑食渴飲之常而禍不可勝言然之州縣民兵何嘗什伍為者使此兵雖有搶掠盡數到

邊猶然得其一臂之用當思小痛以來之若承順前調三千到關止有八百逃回斷有足者又止一十四人其續補二千則抵逃兵之數而此逃兵二千餘人進既不能到邊退復不能歸穴將安之乎惟有化為盜賊出沒於奧漢兩界之間而兩處俱不得問耳今之四萬保無前日之事為地方憂者乎猶曰害止逃兵而已土司忠順固多桀驁亦復不少富饒固多貪婪亦自不少今遠調沙場非其本願設有抗令趦趄請糧需發者朝廷還糧以給之乎抑舉兵而加誅也兩者不可不算猶曰罪在承調者耳川湖貴三省除土司外別有無主苗民如所稱紅苗犵狫仲家者

類出圍城殺寨近歲驟除官兵數少大半調用土兵今各處土兵俱調赴邊此苗仲得意之秋橫出攻圍之日必報怨貴州以被寨雲南兩南挾此多事設有疏虞邊印如何克者朝廷恐而不問乎是又生一遼東也猶曰遼在千里外也土司仇殺自古及今日以為常數之擒虜真動動之安望其數萬蹴穴中毋論己今之調發俱往遼東合之川兵幾五六萬雖為大將諸苗素所懾服者而統之可使兵知將意將識士情有事奮勇稱驅無事調和撫附者乎將難其人狼心烏合有萬不可知者且如播之役安彭二氏互殺寬莫解也今以安之一萬彭之前後一萬八千同調

可乎水藺之役黔蜀二省相爭訟未平也今以水之一萬藺之五千同調可乎以冀解之究興不平之訟使之居同地出同塗勝同功敗同罪臣雖至愚知其不可夫使土司無故而窺左足於我內地必且猜而拒之共而討之今以邊烽之故盡引而入中國之中熟我山川道里窺我巖險入民過我五雲雙闕之下此何等大事豈可嘗試為之故古人之用此輩者皆在中國之外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一切皆同而又有利可爭有交可攜有讐可結我則行誅我驟挑釁激怒使之進奔流血小覺大傷乃卞莊刺虎之喻耳今土司之與邊烽何利可爭何交可攜何讐可結而能

激其怒心執其因闕我所以用之者不過朝廷之名分足以維持中國之威力足以驅遣耳嗟呼名分何物土司何人可真恃以維持若我之威力業已無遺痒何而用彼兵彼亦何所復憚而招之必來驅之必死為我戮力同心必如子弟手足之捍衛乎今瓊林大盈之積願有羅名引萬里非顧之兵一一經過重輿毋論訛今言朱泚之變哭起當防即令班爛胡跪厥角稽首生索一金犒賞金錢不知當用何項錢糧臨時作何懸遣此須有備而無患不可有患而無備也臣自聞調兵朝思暮算從大至細從細至大利害亦各分明心肝亦幾嘔出然不敢斷斷曰一切不當

調兵也但恐兵部調兵除州縣二萬安插通津昌平等處守衛陵京外其餘必皆遼募應用者耳遼來應用之兵必先問之遼東用兵之人攻守劃乎應出何募截月日時須得幾年兵數若干見有若干應增若干某處應調若干某處應募若干用餉若干本色若干折色若干衣甲器械若干馬騾駝牛若干一年之費若干三年五年之費若干以至軍中一切事宜經撫二臣與其文武將吏虛心咨度定局如何變局如何急著如何緩著如何奇著穩著如著如何末後之著如何以至咨臧劃中所不能了所不可泄所不得遍者戶兵兩部速遣司官絡繹往來虛心面議求妥

來確求為可繼之道關於血脉貫通指臂靈應外行一事內者洞見肺臟內行一事外者快著肅豫而後遠烽收備可算遼東經撫可為戶兵緩急可應在兵部則如某兵果屬有用果不可緩而已調募者急催之某兵未必有用而屬可已而方調募者亟止之在戶部則知本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運之折色一年應用多少數年應備多少而不足者設法措之如此決不須兵二三十萬之多決不須餉五百餘萬之外所省海內徵調騷擾加派催科亦決不至如此之忙亂而為社稷消隱憂為封疆弭異患係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在此一著在此

一時著萬不可差也時萬不可失也臣之愚慮以為遼東一年之內患在兵少一年之外患在兵多今日兵部當調有用之兵不當調無用之兵當調眾募之兵不當調為募之兵當於近兵增調以求速當於遠兵減調以求精當以各處召募漸補增調之缺不當以各處妥插永堅不動之根此臣日夜私憂終難隱忍者敢昧死為皇上忠言伏望少垂省覺采擇狂愚以圖滅賊之大計以嚴用兵之大防至於是非可否事理雖無兩得議論不妨並存如臣罪臣一切聽之矣

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題留中

請立兵餉清查遼餉確數疏 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代部堂具稿以下同

竊惟遼東一年之間費餉三百餘萬無損遼陽秋毫而加派搜括遍於海內臣部疾首痛心極兵除前請旨行查外臣朝夕考求其冒破之故亦有灼然大數尚容易發明以資經略閱視諸臣覆覈然亦不過遵群之僅存隨觚之徒餉未必使散盡之金復還故吾也惟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則於經略交代之始臣不能無厚望焉所望於經臣者何也前日遼東之兵臨敵則不勝其少與餉則不勝其多前日遼東之餉一索則急如星火而使人不敢追一發則罔如泥沙而使人不敢問此無他兵分於各道而所取

者餉司之銀各道不問其有無餉總於餉司而所養者各道之兵餉司不知其虛實譬如兵共一城餉分兩項新餉給新兵何以知非舊兵之易名而冒也舊餉給舊兵何以知非新兵之即名而兼也又如新兵原食一兩二錢今遼加至一兩八錢則以舊而溷新者有之舊兵原食四錢今遼加至一兩二錢則以舊而溷舊者有之又如新兵遼加往開原者一兩八錢鐵嶺者一兩六錢而此兵以何日到開原何日到鐵嶺未嘗問也舊兵遼加其上等者一兩二錢中等者八錢而此兵之原食雙糧原食單糧未嘗問也以致年終之奏報季冊之循環對卷茫然了不可問而不

問已耳即大地盡作金錢難填此無底淵海必欲問之不惟掣肘之嫌予人口實抑且脫巾之禍立取月餘此其道將安出哉臣以為有問之之人有問之之法有問之之時人者何餉司各道皆有錢糧之責初無互覈之權其惟經略乎蓋餉司所據於各道者紙上花名耳而各道宜即據花名乎畫地駐防者以紙上防相機策應者以紙上應乎彼多索餉則不得少載兵彼多載兵則不敢頻失事此可以功罪按者也彼須調募則不敢捏逃亡彼見逃亡則不能昧存者此可以情形稽者也以此問各道能不吐實乎即不吐實於他人能不吐實於經略乎而前此所患經略

先不責實耳覆車伊邇換局方新有實心做事之人則自有開口告人之事臣謂今日問餉之人不得不屬經略一也法者何遼兵雖眾惟有新舊兩端遼地雖寬惟有河東河西兩界河東分遼陽海蓋開原三道河西分廣寧寧前兩道而道盡矣某道之屬分城堡若干而地盡矣某城某堡之內分舊兵新兵若干而兵盡矣某兵之內分食幾錢餉銀者若干幾兩餉銀者若干而餉盡矣如是種種之數斷自經略交代一日為止責令各道盡將所屬城堡見在之兵見食之餉編造總數細數冊報經略其冊務要直截簡明先開一道所屬幾城幾堡幾兵幾餉合為一道之總

則總數也外分城堡某城幾兵幾餉為一城之總某堡幾兵幾餉為一堡之總即撒數也其城堡內不許又開某椿下某門下某將官下某南京某浙江某四川等營以致紛紛名色攙如鼠充補風浸難稽考所當痛革此册造既備中經略數實掛號印發餉司餉司照填底册一本存案仍將邊册轉申到部即將册內各道分管城堡兵餉總數另具一摺發抄其交代後兵馬或有更置錢糧或有增損定為各邊每月二次册移餉司餉司每月二次册摺報部發抄之制一如前式使朝野內外曉然皆知遼東幾道幾城幾堡幾兵幾餉一一燭照數計如在目前而後呼吸可以相聞緩急可以相赴從前關隔不通之病至此都除若道册不經經略仍是前此花名轉抄不過長安又與舊冬摘環無異臣謂今日開餉之法不得不關經略二也時者何見在邊兵前法已備新舊月糧可算無遺矣援軍在邊又有行糧比其到邊必須著伍因而問之於山海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出關問之於三岔河關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過河問之於遼陽餉司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若干到遼分撥某道屬下某城某堡營內應食某項餉銀問之於各道曰某月某日某處援兵分撥若干已到某城某堡營內開食某項餉銀除餉司各道收造入册一

月二次彙報外其山海三岔二處守將隨到零星具揭驛報抄傳不過出片紙附使郵而行糧可算者伍有期亦不至如前此汶汶夫出關過河到邊著伍皆有時不及經臣受事之初創立此法日復一日恐又因循臣謂今日關餉之時不得不秉經略三也行此三者朝廷不煩動色審事不嫌掣肘將卒不勞脫巾而餉自可節兵自可清但責經略而已辨臣所望於經略者不泰厚乎然臣非漫言之也經臣昔接遼時正有召兵添餉之事請其奏撤新餉疏內有云營不成營與無將同將不成將與無兵同其何敢於寡弱而新餉又不專為新兵支用是使新兵有增之名無增之實新餉有為新兵而增之名無為新兵而食之實恐虛摩此餉者不在老弱之充數逃兵之影冒而在營散之不成分散之不合也嗟乎此十年前因病下藥之言不意今日膏肓之病恰復遇之又請其屯田修邊一疏有之內地千零萬落北盡南空詢詢皇皇只欠一反漢以出塞十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宋以西北用兵括盡民財而社稷屋古今敗亡之禍未有不始於邊餉而終於援裹者嗟乎此十年前剜肉醫瘡之喻豈料他日板蕩之變究竟不能外是哉夫經臣於十年前籌邊要圖要見及此今日之事兵須實兵餉須實餉一切剔

處覆姦宄俟臣詞之畢而臣所長嘆者今日之内地又非十年以前之内地今日之新餉新兵又非十年以前之新餉新兵矣臣前日言之則妄今日圖之則著矣宋儒有言必用體國之人而後可以議治兵之效臣望經臣今日治兵之中不忘前日體國之慮此社稷生靈之福豈臣一人之私幸哉臣言至此惟有欽遵除臣一面劄行餉司外事關經畧者伏乞天語叮嚀同心共濟依臣此法毅然行之遼事尚猶可為臣部尚猶可慮不然臣力竭矣臣罪亦甘之矣其如國家何其如遼事何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二日具稿上疏得旨允行

處置南京鑄錢疏 四月

照得科臣官應震留都鑄錢條議覆奉欽依相應摘出的議施行等因業蒙劄部看得國家錢幣利源所在弊孔叢生始慮不精後欽難必臣等周諮博訪參伍折衷適於科臣之疏其言可行者但行其言未詳與未妥者酌議詳妥之意而條其概概有六議爲一曰遣官之議科臣疏稱永樂几年事例揖宜遣差部臣另給關防是矣查得陪京重地鼓鑄多門差一郎司冗褻無濟事當謀始地方或相沮格錢糧或不接濟奸偽或多竄穴匿畫或不精詳有一於此便敗公事考祖宗朝有事往往特遣科員亦有兼遣部

科者今議南京鑄錢開局伊始非特遣才望科臣一員前往創置不可蓋其於地方可以消沮格而得同舟之助於錢糧可以催接濟而無仰屋之嗟於奸偽可以清窟穴而不爰於借貸於匠畫可以盡精詳而不患於膠柱此部臣之所難科臣之所易也至於南京開局買銅原在蕪湖蕪湖之銅又當買之荊州等處則須本部司官一員與科臣相輔而行事體方免有濟今應請給勑書二道鑄造督理錢法關防一顆一應買銅召工鑄錢委官搭船裝運等項並就近地方府州縣官供應提調以便行事如有便宜仍聽科臣劄伏奏請施行俟一年內外規制已定綜理有方錢通無滯然後責令部臣爲董其事遣去科臣酌令復命其駐劄公署在京則上江兩縣在外則蕪湖縣議建何所或有見設空閑衙門務與鑄錢處所相近其衙門早壯等役就於該縣撥給仍應恭書具以主文移承差以備奏請差遣所有官吏俸廩各役工食咨南戶部及該地方看處至於部臣關往荊州所過湖廣江西處付廩糧衙役一照先年監兌事例施行此遣官之大畧也一曰開局之議科臣疏頒京師錢式俾赴留都特立寶源局且與南之寶源局各不相蒙是矣查得南京見開四局並行不悖相沿有年今議遣官開局應度寬闊地面可容爐座數百工匠數

千之處建立房舍以蔽風雨高峻牆垣以防奸弊內設兩官外設巡軍以嚴稽察而又必與督理衙門相近以便朝夕糾度考之會典嘉靖四十五年題准南京府軍衛倉府軍右衛東倉府軍後衛倉金吾後衛東西南三倉神策龍驤二衛等倉若有空閑廒分於內選一二大倉鼓鑄可省開局之費又考會典景泰三年令南京各倉築立高厚牆垣牆外仍立冷鋪僉撥軍夫巡守成化十二年奏准府軍左衛東倉牆外官地量起公館令監收等官住宿安歇若令就倉鼓鑄則牆垣巡守俱有成事可因牆外官地蓋有公館可以修理亦充為督理官駐之所最便計也備諸倉

已非空閒數年久傾頹然後别議設局可耳說者多言蕪湖銅商輻輳多不願往南京雜料柴木之價又數倍令應即地買銅即銅鑄錢官商覿面易買銀出銅入料辦錢成更不轉落局匠商頭之手尤省剋弊則在一時建署開局本免勞煩而積久成錢利息自倍是在遣去料臣熟計長便此開局之大略也一曰銅料之議料臣既稱京師銅少而四火黃銅更少南京銅買自蕪湖等處價值甚賤是矣查得南京鑄錢所用者紅銅也每斤約價八分京師則用四火黃銅每斤價過一錢邇來商銅甚低每鑑銅百斤使有一十三斤三兩正耗是價銀十兩內已折一兩三錢

三分也若止用紅銅錢質既高後合易見且折耗較少約每錢萬文用銅九十斤省正價一兩八錢又省正耗十斤上下為利頗多但恐鑄成實色與京師見錢微有參差致礙行使則又有可商者真正紅銅於每九十斤用錫五斤十一兩之數酌量少增或入爐甘石少許熏化銅色與京師見錢合式不尤愈於純用倭鉛攙和低假之黃銅乎至於水錫炸塊木炭松香砂罐此皆北貴而南賤者令應有議工本料臣前疏請著為令於南直郡邑洎福浙江湖四省應解京邊銀兩各以半解太倉半解南京戶部轉發差官鑄造者誠可次第施行令四省應解京邊再為清查如

南京附近五鈔關折色一年約近十萬兩一十三府三州草折一年約過十萬兩權借一年用作工本合此二十萬兩之數可且開爐一百座鑄一年又恐初到地方部借催鑄等待須時遽難應手合無先借漕折銀五萬兩給部料二臣循出一面召商買銅一面徹催前銀補解如是則銅料大略已具若鑄解一二季錢數果通行不妨廣開爐坐二百三百所議四省應解太倉銀兩分半南解後當漸次行之其省直京邊買銅折銀各處鈔關收銅折税折料及遣寺官刷州買銅等議查臣部鈔關獨九江稍據上游為銅船必經之地但折船料所得無多過此以往皆在蕪湖

之下銅價轉增折收似無大利至於荆州買銅候科臣到
南京後度義湖有無缺乏差去部臣間一職往不必專官
久駐此銅料之大畧也一曰工作之議科臣疏稱即鑄南
錢須照北式又云工價未價亦北貴而南賤是矣查得南
錢款式既異工作亦且不同加用南工未必盡合北式當
令工部選差寶源局官一員帶領錢匠作二十名赴該
省聽用轉相傳最其匠作則臣部移咨工部揀選同局官
前去可也又查南京工部寶源局見開一百二十五爐戶
部府軍倉見開二百五十爐後為一部支放俸糧等項錢
耳今鑄解京師用錢路廣理宜開三百爐但事當創始工

本未多且以開一百爐為制而細算之京師每一爐合用
匠役有紅爐磨洗鋸漆等項名色而人數無定爐頭有力
者人多無力者人少其工食則以鑄錢為准每萬文給銀
三兩二錢五分零計諸役各備則一爐一日可鑄萬文是
一爐一日使給銀三兩二錢五分零也南京每一爐合用
匠役有翻沙滴風省眼鋸磨等項名色而數止七人其工
食則以人數為准一爐一日止給銀三錢八分二釐也除
伏臘二月不鑄依京師工價開一百爐鑄十箇月該給工
食銀九萬七千五百六十兩依南京工價開一百爐鑄十
箇月該工食銀一萬一千五百兩此其貴賤懸絕何啻倍

從今量帶北匠廣召南工萬萬無用北價之理而法有當
通融者往時南都鑄錢匠役有各帶私銅附鑄之弊有將
倭船和錫攙換官銅之弊有穿穴地盜出官錢之弊有
來領工食夾帶私錢之弊而今者鼓鑄盡是北錢一出局
門所鑄非其所用諸弊可免此革工食之外別無餘利應
酌議稍優以鼓舞其業從每爐一日給銀四錢三分二釐
合一百爐十箇月共銀一萬三十兩五給與工食應一色
支銀勿折一錢以滋溷雜北錢既不許出局南錢亦不許
入局嚴如檢閱並以銅斤定準庶斤兩合餘炭以資別鑄
其工食銀兩查南京每年應解北部銅料工食等銀二萬

二千四百餘兩此項原備工部鑄錢年解太倉之用今南
京鑄錢亦解太倉宜令工部暫行停止却將此項銀兩留
發差官准作工食支放除一萬三千兩外尚贍九千四百
餘兩可備銅料之用至於錢法大通每年開爐三百則除
此項銀兩外尚須議處一萬七千餘兩載照先年事例於
船料蘆課兩項之內設處如數仍聽二臣到彼議妥施行
此工作之大畧也一日轉輸之議科臣疏稱留都七十二
貢船每年數次漕艘每年一次各將錢順帶赴京此則專
價脚力全無所費是矣查得貢船一項近據南京兵部疏
載每年二百四十隻所貢之物原不照船實裝差監水夫

恣行攬載商貨若將鑄錢寄運妄屬遏便但恐差監夫吾
應答會南京兵部責成軍甲水夫人等取具領狀至沿途
不致差失甘結到部交卸仍取庫收繳報該部以防別弊
可也漕船一項大約可得五千隻每船量寄鑄錢比之責
敕允使臣部卽當劄仰把總鎮南京者於南京就使搭錢
鎮於州者差船載錢到至於州附搭仍咨會總運漕運撫
按衙門責取該總領狀甘結與交卸庫收一如前例可也
計今鼓鑄伊始止開爐百座一日成錢數止百萬文一年
十月止三萬萬文以每千文重八斤算之共重二百四十
萬斤分作二萬包每包錢一萬五千文重一百二十斤責

漕二船五千二百餘隻每船寄運五包纔抵貨六百斤食
米六石而已有餘裕矣若錢法既通工本日益漸開三百
爐一年鑄十箇月成錢九萬萬箇該分六萬包每船寄運
十二包亦止抵貨一千四百餘斤米十四石衆擎易舉故
此非難而臣等顧有慮焉分寄本星無人押解難取領結
倘知新錢有利則同舟異心能保作奸把什之必無乎且
漕船到必秋冬而貢船雖有春夏附搭數少所鑄之錢必
至秋冬一到則支放或不接手時行將止自開阻滯之門
亦非計之得也查得雲南鑄錢會計餘載本部覆准雲南
解至四川永寧四川解至湖廣湖廣解至南京戶部南京

戶部轉解本部專備九邊年例及商價京營料草折色文
武官俸寄項支用今南京鑄錢作何扛運應有故事可緣
卽南兵部黃馬快平船六百七十五隻豈無可識差妥者
近該部議於長差船內裁減可省八十餘隻與其以不急
之需滋差監之擾曷若移助錢運入倘太倉之爲得乎今
議開一百爐鑄十箇月成錢三萬萬箇共重二百四十萬
斤約用五百石船五十隻便可裝盡而馬快等船所載不
止五百石則用船更少差遣不離南京本色積貯數多差
船五十隻支載行月二糧所費無幾若長運使用難以盡
支本色則將別項折色彼此兌支亦無不可而沿途押運

不可無官查南直各府每歲俱有通表府佐一員大都帶
解錢糧先期而至若移會撫按查取職員卽於春夏月鑄
足船押鑄到京但候入覲事畢然後解糧復任亦於事理
無礙應聽科部二臣到彼計錢斟酌長便移會施行此轉
輸之大畧也一曰出納之職科臣孫錦文武官吏之俸新
殊實難折之商價御用供用寄庫之職香御馬鼓騎各衙
之草新三倉七場各處之麥豆皆可一色給領水衙大工
之料猴光祿行戶之買辦皆可將猴兌繳以至蓟密永昌
等鎮皆可存銀運錢是矣查今上初年團營軍士四月十
月准支折色領出銀兩多換錢以便貿易而實錢鋪戶張

則多稱錢則少給軍士領銀五錢止得四錢有餘之用議
復議故折色之時偏詢軍士如願支錢行太倉照例折算
又如太倉給放商價已照銀錢二八兼支惟河南山東暫
撥兩道因議有解張故以銀給商議將太倉收貯制錢發
兩道各一萬兩遞給商價亦以錢銀兼放仍各運太倉銀
一萬兩如錢支將盡呈部補行給發歲以為常大通橋運
糧車戶腳價比照隆慶三年事例借給太倉庫錢即於各
役本年應得腳銀照數扣解還庫餘此推之除俸薪商價
料草等項見例銀錢兼支外京通薊密等處舊例支錢事
非久遠今南鑄方始爐座不多成錢有限難以驟議偏行

但查本部一向支錢如俸薪商價料草自三七而四六而
中半以漸寖移其京糧兩月折色已經錢廢舊規每糧一
石照依故糧勘合硯則唱名支給則一串之錢比之糧不
用斗斛比之銀不用權衡於放者便甚新鑄金背其得而
攬雜照數貫串其得而短少於支者便甚只此一項使可
存銀二十萬兩而餘是通橋之腳銀薊密之商價以及永
昌易事體相同應俟錢多之日次第流布其工部尤棧等
衙門對支聽其會議長使而錢已鑄矣解矣必有庫以貯
之官以主之應議建立太倉錢庫鑄給關防一切書算人
役文移事體比照銀庫施行仍妥植明勤慎主事一員題

差武一年武半年專管錢庫武即用陪庫主事為之而去
其舊名與更其劉差之例亦可矣但太倉既已支錢向來
事例納銀傀偉售偽之徒後思將錢搪塞難以口舌與爭
惟着令先支凡納錢者即查息領錢者和數撥給聽其收
受明白取具領狀即准庫收並不許將一錢入庫則未嘗
不准納錢而偽錢亦不得行傀偉之路自塞至於鑄解日
廣支放日多錢必稍賤要在設法低昂以時斂散如科臣
石應岳昔年所議擬具例權使不專落重則布之使輕輕
則收之使重最為通變宜民確論此出納之大略也以上
六議臣等平日未經明習臨期得之訪求事在彼中於多

協合內如銅價料價工匠之價恐有參差未必如今所算
特有科臣與司屬同往臣等所言可行者匯行未詳與未
安者酌議詳妥可也應遣某科某臣臣部未敢定擬但當
時事然局太倉未手之際不敢首議遣巡臣即移文吏科
會議一員疏名上請至一年內外規制已定綜理有方錢
通無滯然後復命俾部臣專董其事而所與共差部臣容
臣選擇得人之後另疏具題一面先具節議大略特疏懇
請伏祈立賜俞允下臣衙門餘令臣等作速施行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具稿上札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一終

曾孫　[illegible]校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袁峻

孫先山松同輯　孫袁介　同較

袁秀

山梅　袁彥

疏

請帑稿 時為戶部江西司員外代部堂具稿以下同

日聞東邊消息北關已陷瀋陽一空遼陽軍民茴茴妄走無一關心固志臣等腐心頓足嗚呼危矣成大事以人心

為本人心一離大事去矣經畧一人雖責各將將不能責軍雖責各道道不能責民欲戰而戰無人欲守而守無人且又無甲無馬無弓矢器械被將曬手取遼陽無些子攔當之具無數箇攔當之軍此豈經畧道將諸臣能以兩手兩足戰守遼陽乎而非獨遼陽人心然也使遼陽失則廣寧人心亦然廣寧失則山海永平薊鎮人心亦然京師失則所在各省直人心亦然皇上深居大內不知近年邊腹地方人人懼怕處處偷安假如數箇強戰敢大敵人雖有千萬軍民人等不敢拚命上前與他厮殺何況敵騎數萬壓山山崩壓城城破聞風喪膽不等到來箇箇妄走誰敢

上前抵敵此海內太平日久猶安積弛積畏之勢不走遼陽一鎮人心軍怕遼陽到極處也今日到此極處則無一法可以鼓舞惟有多將金錢買其死命兵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日軍民窮到極處若使多得幾文見錢到眼到手可以養活父母妻子則伊必然出力捨命報効朝廷萬死不辭若無見錢只以軍法斬之亦斷不肯出力捨命且恐激成他變此其事理洞然明白皇上自然肯信肯從者也但今日見錢戶部無有工部無有太僕寺無有各處省直地方無有自有遼事以來戶部一撒那借而那借盡矣一撒加派而加派

盡矣一議搜括而搜括盡與有法不設有路不尋則是戶部之罪至於法已設盡路已尋盡再無銀兩則是戶部無可奈何千難萬苦臣等只得糾率懇請皇上將內帑多年蓄積銀兩即日發出億萬存貯太倉聽戶部差官星夜發發處來急救遼陽如遼陽已失急救廣寧廣寧有失急救山海等處除此見錢急著再無別項處法今日臣若不請是臣等負皇上皇上不聽臣等是皇上負祖宗皇上今日不能遼陽明日危亡京師救日禍亂臣等惟有糾率焚香拜謝九廟之靈以皇上乘養七尺之軀盡死鎮下而已尚有何策可與旦夕之急也哉伏乞皇上千思萬想轉念回

心即日先發帑金千百萬齎赴遼陽軍前犒賞各諸臣鼓
舞軍士然後陸續盡發億萬藏臣等陸續齎去充軍馬糧
料等項之用則今日轉禍為福在此一舉皇上即在大內
與聖子神孫日餉萬年之鎮臣等不敢再來激聒若猶帑
不發發之不多臣等前言已畢惟啓一死闕下矣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具揭上批留中

南直催餉疏 時為戶部郎中自陳

臣接邸報戶部一本為患病不能供職等事奉聖旨是持
瀾昌著陞郎中專理新餉吏部知道欽此臣小臣也伏蒙
聖恩授將本部閒生職名批允下部顯是異數揣分不敢

承當伏念新餉事大臣蒙本部訣題於義不容規避除一
面星馳詣闕謝恩外竊照臣於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內蒙
本部題奉欽依管解密雲鎮年例銀三萬五十兩事竣回
籍於本年十一月內接得本部劄付應奉欽依差臣南直
等處催餉臣時在籍助臣父鶴襄臣祖父葬事隨於四十
八年二月起程前往南直地方臣惟聖諭差官一則曰屢
有明旨著各該撫按等官設法徵解如何不行盡心料理
以致部庫匱乏再則曰顯是各該撫按等官坐視不理漫
不經心而終之曰其各省直拖欠民屯遺餉等項銀兩使
差官立限守催解部應用欽此仰見聖心於臣部匱乏孜

孜鑒憫籌畫四顧若將謂差官一出當有勝於撫按等官
者不知省直地方法令素行吏民素習其實不如撫按等
官各省府州縣錢糧有布政司統會差官到彼猶使守催
然非撫按彈壓其間呼之未必能應況在南直一十四府
四州錢糧各自為政原無統會藩司不得撫按將有寸步
難行者臣入境初擬定催餉三事移會撫按衙門新餉款
目為一事舊入京邊為一事內庫本折為一事詳其完欠
名數釐其緩急重輕悉聽撫按自行所屬地方一時撫按
諸臣幸同心力檄下催徵刻期完解蓋有不俟臣詞之畢
者臣幸藉手報命不欲別生一事旁擾一民矣然江南江

北建撫分二建按分二臣水陸往來撫按之間而各府之
比幾徧歷北親見守令親面行催此出蘇松境後仍遣本
部隨差兩吏分投二撫院處守候完解回文臣以身歷地
方所恃止於檄告且無滋擾之嫌復於吳山驛陸續分發
各府州催債文書七十餘件最後單行查取新舊已完數
目順挨年月日時另造簡明揭帖以備回部之日進呈御
覽前行未報驚聞本部坐題理餉不敢淹留所有前件已
完臣即親齎冊揭到部其餘未完仍聽撫按嚴督施行蓋
臣始事終事大約如此不過奉宣一紙王言稍醒聵聵耳
目使知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科地方之官有此不

敵後之功令耳惓惓行路碌碌國人臣誠仰負簡書無所逃罪顧自三月至八月爲時已久江南則歷應天徽池蘇松常鎮等府江北則歷安廬淮揚等府爲地已周徧臣目睹海觀後憂滿腹有非職所當言而不敢不言者臣在息天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甚至數家村舍闔門婦子併命於旦莫參稈一束之關北載江後竈户之儲倉稱飢民之搶漕糧所在紛然猶曰去年荒歉致爾也至於江南今未嘗有赤地之災猶天之浸不知何故洶洶嗷嗷一入鎮江斗米百錢漸至蘇松增長百三四十而猶未已商船晒不到關未肆幾於罷市小民聚衆往返偶語徘徊人

都安意某家某家共圖一逞爲快甚至明期揭事榜貼路衢暗約搶掠封燒第宅幸賴當事者之以法一時撲滅無餘不然建左山殘近在腹心矣臣爲催餉之官敢代地方備苦致煩瀆將仰企東南素稱財賦之區國家緩急所恃只謂蓋藏頗厚催取如攜真可算作朝廷外府豈意公私蓄積大抵蕭條習慣無改於奇淫物力實趨於凋薄臣見三衢九市非不滿目豪華按之飢食寒衣如許多用不著所以男子疾呼女子紡績不足了官稅而實私家並未南一大病痛而海內漸染餘波轉相傚後其不化而爲東南者幾希矣臣謂今日不獨有事遼東歸行糧食當思結局

抑且饑饉閭左民窮財盡當講開源物極必反鬨鬭有數本而實之思而不能以匹夫之微丕振風氣道窮則變臣部有提綱挈領之務而不能以一切之法餉合時宜是在有直撫按諸臣隨地講求當身幹辦以足食者足兵裕民者裕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遼烽一日未熄折餉一日難停遼東案之臣部臣部案之地方地方倉之百姓百姓案之何處豈可不爲料理但恃催科目今百姓尚知討賊而可催科將來只恐百姓已自作賊誰爲用我催科者今日理財二字臣部不能獨任海內不宜諱言君相洪當猛轉而復民生可厚國脉可除祖宗福祚可永所關不是細

事臣謹因催餉及其大端蓋非小臣所得言然亦職業內事也伏乞聖明俯察愚忠少賜裁擇

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題

再陳兵餉疏 同前

臣於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具疏催陳遼東兵餉先皇祖朝未蒙俞發會兵部以爲趣餉該兵部掣其肘隨值臣先祖之變乞去解銀事竣回籍不獲竟其說而止今臣受命專理衛餉已經謝恩到任慕窺遼餉一二稍未盡有惕然大懼深憂必不容不仰告皇上者臣本理餉非理兵而言餉則必言兵譬言飲食則必言飲食之人非有趙

也言飲食之人則必思爲之飲食非有製也明於此而臣
乃敢深言蓋向者撫臣周永春以征播三十萬人爲例經
臣熊廷弼以用兵十八萬人爲請臣私計之要被邊烽困
非多兵不可但在今日腹裏邊方實無如許好兵就令調
募恐必不能如數若但取其充數則又不皆堪戰之兵而
堪戰與不堪戰雖殊用餉則一而已其用折色之餉者或
不一用本色之餉又一而已故臣始憂遼也不耕而今則
以赤地千里告憂海運多虞而今則以屢次遭風告以至
請兵十八萬人至今成數難充見在十二三萬就中堪戰
良少兵之難大募難充將必充之而是乎抑不必充之而

是乎餉之難大募難繼將必繼之而是乎抑不必繼之而
是乎以封疆之臣言之則必充之必繼之而是矣而其所
以充所以繼不問也以廟堂之臣言之則不必充之不必
繼之而是矣而其所以不必充所以不必繼不問也本一
家之事而操之以百家之言本同體之心而問之以異體
之痛以故　日相角中外日相攜此其病安在哉蓋如
此軍國大事本非一士之畧一將之功擇一人而畀之便
可一了百當者也其大本根所在在吾君吾相有毅然封
賊之志有毅然破賊之謀有斷然滅賊之斷而又集思廣
益和之於朝推轂制閫專之於外然後有濟若本根之地

初無定志成謀峻斷但擇一人畀之而曰軍機戰守不從
中制已也不知古者何以謂之戰勝廟堂何以謂之運籌
帷幄豈皆中制之謂乎且古有中制而非者漢討先零是
趙充國計不欲戰宣帝以書勅讓非也有中制而是者魏
衆諸葛亮司馬懿欲戰辛毗杖節立軍門是也有本根之
地志在討賊而謀斷吾得之者唐河北用兵憲宗之與裴
度是也有本根之地志不在討賊而謀斷吾失之者宋南
渡以後高宗之與秦檜是也惟憲宗有志於討賊故裴度
敢自請行而溫敵宰相反足資其決惟高宗無志於討賊
故岳飛不免於死而書生叩馬蚤已識其微嗟乎此非千

古得失之鑒哉夫區區遼烽皇祖遺之皇考皇考遺之聖
躬數百年全盛之天下遺此一點傷殘數十世安堵之人
心經此一番擾亂則亦不可不深念矣以毅然封滅爲志
皇上必有此志以毅然破賊爲謀皇上必有此謀以斷然
殺賊爲斷皇上必有此斷而容力大臣所以贊廟謨尊主
斷雪國恥靖邊氛者必有明見以決之定力以裹之故在
今日則始事之宜衆也衆皇上之始事可以盡宰相之忠
計衆宰相之始事可以盡兵部之忠計衆兵部之始事可
以盡經畧巡撫之忠計衆經畧巡撫之始事可以盡戶部
之忠計精神方始則未總意見方始則未爭形跡方始則

未嫌賊賞方始則未吟而後可以致同心之望可以救同心之言可以收同心之得可以救同心之失而所顧同心者何憂餉之不繼而已矣憂餉之不繼在皇上則自有渙發之弘恩在軍臣則自有轉移之密用而在六部則無務以無實之名數淆之在經畧巡撫則無條以無已之增加耗之而未也憤然致兵之一決以了局局未了而一決之潰不可復收然引兵之一支以殺一勢勢未殺而一支之流乃橫裂是皆若無與於餉而不知彼其時兵之禍乃愈奇餉之禍乃彌烈夫以兵之禍禍餉不可言也以兵餉之禍禍國家尤不可言也蓋臣之愚慮以為理餉非理兵

而言餉則必言兵者如此且言兵則必言其本根所在夫策於廟堂提衡於君相者如此而提以其始事同心先憂後患之意條為五款伏惟聖明俯鑒微忠如堪采擇乞勅當事裁奪施行其一曰審全局以定軍計審之伊何亦曰彼己而已遼事之起經今二年有餘不必審局審之而彼己之間大畧可見蓋方其初作而我撫清二城先陷乃奮局也不量而進而我杜劉三路繼陷以敗局潰奮局其不成於守而我開鐵二城又陷以亂局隨奮局兵於是虛瀋陽以避之固遼陽以當之彼果不復至瀋陽又自不敢窺遼陽而於是復瀋陽以守之營本集以乘之彼時出游兵

以掠我之部屯俟我之本泰而終不過瀋陽一步者何哉彼之局固愈久而愈明我之局亦屢更而屢定其然以言乎克復遼取猶未也我之局復一成不難守一歲不易彼之不難原不取之賊手守之不易懼反送之賊手彼之局我復之則必爭之不能爭之則亦必援之彼兵合而我兵不能合彼向我專而我局彼不得專彼去我暇而我去援不敢暇援我亦彼我不復亦復我故克復未易言也我無所不復則無所不守彼無所不爭則無所不援彼無所不合無所不專無所不暇以援我而我無所不彼故克復尤未易言也而况可言進取乎不能克復而克復則轉為敗

局不能克復而進取則轉為亂局以提局亂局續奮局不可言也以敗局亂局終定局尤不可言也故今日之局可得而審矣審之於彼己之間則且為守局守之於瀋奉之間則且為持局相持必有賊相戰必能持則固提駿寸進局其然而未可也守之愈耐持之愈堅小利勿趨小鈍勿卻彼來無覆彼去勿追其勢二年戰將自困困而圖之事半功倍臣揣全局當不外此故今日之軍計可得而定也以若干戰以若干守以若干更番游戰賊守之間臣料少則十二萬多則十四萬而足其原請十八萬人數必不能充充亦不堪戰不如逐斷之於十二萬十四萬之間而先

簡其見在者果有堪戰堪守若干爲應存之數其不堪者若干爲應汰之數次簡其續到者又有堪戰堪守若干爲續存之數其不堪者若干爲續汰之數兩數實串而存者不及十二三萬則尚有調募未到者遞之可也存者果有十二三萬則雖有調募未到者罷之可也如是而堪戰堪守之兵可屈指數計戰者守者之餉可計口授餐其應汰者不容濫籍於新兵之內即不容濫食於新餉之內而新餉減去一冗兵即可長養一精兵非獨減兵以就餉也亦將減餉以就兵而減兵減餉以就今日之民生國命其實討賊之全局固不外此此在經畧登壇之始所當首下明

詔餉壯猷前定而不獻固守而不捷以圖國賊之計終收滅賊之功者也伏乞聖裁其二曰分信地以明餉道臣惟遼東用餉有新兵馬有舊兵馬其所當之敵不同故所食之餉亦異原不可混而一也然非特新舊不可互混即新與新舊與舊亦不可自混非分信地無以明之以人言之經畧有經畧之信地巡撫有巡撫之信地司道有司道之信地大將有大將之信地偏裨有偏裨之信地士卒有士卒之信地以事言之駐防有駐防之信地策應有策應之信地功有功之信地罪有罪之信地糧有糧之信地料有料之信地召買有召買之信地轉運有轉運之信地人分

信地則脉不分則偷事分信地則明不分則暗是故千二三萬之兵當屬某地某道之信地著之次屬某將某將之信地著之次屬某營某營之信地著之兵之伍著之馬兵馬之伍著之糧料糧料之伍著之本折本折之伍著之道里而餉道明矣從某至某幾十百里而水船隻若干斛斗若干指爲之人若干鼠糜之事若干督之者爲某官某官之信地著之以若干日月運若干斛數船隻無損壞解斗無折耗者爲能又著之從某至某幾十百里而陸車牛若干斛斗若干解運之人若干鼠糜之事若干督之者爲某官某官之信地著之以若干日月運若干斛運車牛無倒

壞解斗無折耗者爲能又著之果能者不次擢之果不能者非時黜之而餉事舉兵此經臣之能事決當於登壇之始條奏分明嗣有文移再行册報必不可因人情之不樂理事實之滋彰而如或者以權竭紙張惜小費而忘大計也伏乞聖裁其三曰立號單以稽弊竇臣惟餉司之救餉也有出納之責而無綜覈之權容或有綜覈之心而決不有雌黃之口臣去年六月請郎中單崇册道報一一可考豈非有綜覈之心者乎而無奈無其權何也其在今日又當何術以稽之臣是以有號單之張也置號簿二扇一曰內號一曰外號一樣預編一千字號每號仍置號單一紙

上寫合同外號而上下俱以戶部正堂粉印督餉御史油印合縫鈐之外號則給遼東餉司內號則存督餉衙門作案而餉司之放餉也每收領狀一紙該給銀若干兩照數實填一號之下仍照實填一號之單以給之其單刻定款項一某年月日遼東新餉給委官某為第一行一實放銀兩為第二行其下照填實數與前年月並用餉司關防蓋之一該營將領為第三行一信地某處為第四行一實兵實糧為第五行一實馬實料為第六行一兌除本折為第七行一曾否出征為第八行一逃故揃失為第九行一扣勝選官為第十行以上俱照原實填各隨主將印記蓋之

一某年月繳到對同為第十一行俟其到日對號仍用督餉之印合縫鈐之而後移付戶部清查銷算如給餉不給單與領銀不繳單者俱不准銷算每軍不得過銀十兩上下以嚴實填委官領單隨銀交付主將單未填究即與主將印記俱藏案所自非該營主將失事不得妄告遺亡以滋影射如或故違在外聽覈按御史拿問在內聽督餉御史參題仍定限每月終繳單餉司亦將填過外號每月終報本部以憑磨算此可以稽覈實兵或曰軍旅之事文武將吏之關餉可豁刻如此乎臣以為不然此單專為放餉而設軍旅之事文武將吏之間固宜別有以處之決不當

勾結於餉之中使餉無實兵尤不當窟穴於兵之中使兵無實餉也職設此單析之可以覈一營之兵馬糧料合之可以覈一將之兵馬糧料又合之可以覈一道之兵馬糧料又合之可以覈全遼之兵馬糧料而人以信地分之某處閱某某某曾否遷發某處應裁某某曾否失事某處失事曾報損兵若干某處損兵曾和逃官若干舉目瞭然千里無翳蓋又可以稽覈實兵而如是功罪之案賞罰之章不得不為覓一分也我一騎一兵實不能當彼一騎一兵我一刀一箭實不能當彼一刀一箭與其苟承之而愈甚其敗隱不如寬張之而實按其夷傷且我以守為局兵職

而守非戰而戰來則衆去不必追如是二年其勢自變兵稽餉裕士飽馬騰將成一鼓之擒更用一切之法固本疏也伏乞聖裁其四曰約經費以裕軍儲臣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自古記之古之一金今一斤也日費千金為數一萬六千兩積之至於一歲為數五百七十六萬兩可謂侈矣然非區區十萬人馬芻秣之用也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十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盡在此中故全數侈而分用溥一費舉而百務成本有議論紛然職素嘗然如今日者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愛死自是千古激戰大義然雖有清白之文臣止於不愛撤

已耳不能出私錢以佐在公之費雖有忠勇之武臣止於不受死已耳不能拚徒死以成安內之給單旅之事有不齊之武則必有不次之恩有不測之間則必有不關之賞此經撫大將事之令經略本無額設之錢糧而但有非常之犒賞雖以預設其錢糧經撫雖有額設之錢糧而或是有定之主名難以別施其運用至於道府創置若而員而餉司約計每歲公費工食不過一萬餘兩此必有不給之用矣援將額兵何等事而各處齎發每員路費衣糧不過一二十兩此絕無養廉之理矣為今之計行臣之說兵止於貳十二萬貳十四萬則兵部四方之調募可漸罷也然後以經略是撫各道大將之經費各議若干自府佐而下偏裨而下亦各議之務恤其私而勿浮其量大都總用若干而足經略巡撫議之巡按督餉參之明明告之天子定之閣部取之餉司而勿勾鈲於餉之內勿窟穴於兵之內豈非青天白日之舉動也哉夫臣計費若甚寬而計餉若甚刻者何刻於兵所應無之冒餉非刻於兵所應用之正餉也兵所應無而冒者兵不能冒將吏冒之雖刻庸何傷而刻去其所應無正欲還其所應有所以愛兵也至經費之不設窟將吏以不得不冒之根故處費之從寬示將吏以無敢再冒之限人情之所必至原是天理之所當然情

理既已無虧然後可按國法從事故處費正所以受餉受兵也或者曰戶部曆餉且難與故而增經費之議出何所乎不知臣部向來無經費之名而有其實臣恐此後即經費之實而正其名無其名而有其實臣部無按數之方所失於餉內者不細矣即其實而正其名諸臣無泛溢之路所收於餉外者不細矣唐劉晏造船歲破朝廷四萬貫而致四十萬之業以給京師吳充卿造船歲省朝廷四萬貫而饟運不繼以貽天下之禍宋蘇軾以為天下之大計成於大處而敗於寒陋者如此臣之計餉傷於寒陋者實多獨經費一節不敢以寒陋而處之也蓋正餉既清則餘費自裕必餘費既裕斯正餉可清且古所謂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國私日費千金之中救之今日為數不甚相遠也伏乞聖裁其五曰罷探馬以弭禍本臣惟邊烽之禍既發不得不用兵以兵之故不得不用餉今日之餉如加派之害民而不能不出於害民之一路如皆出於害民之不忍而且不能不久行於害民之一路除卻此路錢無別路之可行假行別路未能即與此路同利而且先與此路同害此大可憂者昔蘇軾言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以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蓄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我洪永之初似之也豈

民運餽給九邊矣內正供錢糧不動是也有一時之計一歲之入纔足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供天下之用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進而不可替哉正嘉以來似之九邊失屯鹽之額京運創無名之增常賦太倉派發數益是也有不終月之計量出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雖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患則將何以加之嗚呼我萬曆以來似之矣京運益增浮於歲入之額礦稅橫撥不在邦計之中仰當爵之餘資頒紹祿之常典良足羞矣而至於今日所謂患則將何以加之者也世運推遷乃至於此其來非一代之積其勢豈一日能遷而乃獨責臣部之司計者何哉是惟中興之聖主使時之賢相宵旰憂勤思所以条做救本還近古之淳風關源節流講方今之急務省事以息民之勞省官以甦民之累省吏以去民之賊而如今日必不可省之事必不可息之勞無如海運以給遼兵兵使遼兵果有汰簡之定數或十二萬或十四萬則不可省息中有稍稍省息之理使遼東果有定局如且為守局持局則不可汰簡中亦有稍稍汰簡之理而所患者謀為之不謹也漢宣帝讓趙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雖不樂此者餽古及今多把此病其害起於念中國之費未嘗不善而不思所以

省費之方亦不思所以制勝之策使使引兵一決以求了事而已夫無累勝之而徒欲一決圖萬萬無了事之理然其禍宜止於不了事哉萬萬不至於壞事及至壞事兵必從頭調起餉必從頭措起不知何處有兵供我調何處有餉可以供我措而壞事之後容我調兵措餉猶是萬幸只恐有兵亦調不及有餉亦措不及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所謂憤然致兵之一決以了一局局未了而一決之潰不可限此大禍本一也哉若又曰遼固未嘗無兵但不善用耳土健礦使可得若干如善用之必能破賊信如是則遼鎮制之舊兵為數幾九萬矣四錢之月餉加增逾一兩矣何不畫以土健礦使充之使之衝鋒臨陣而顧悠悠怨怨若存若亡不問舊兵之可用惟議新兵之是增也哉惟此單不足用而徒歛之遼至遼兵不足用而又歛之陝至陝兵不足用而又歛之彝凡可歛之地無漏兵所以至至如遼者固亦念中國之費將圖決授之期也然至遼與遼與陝與彝無所不用而歛賊之兵尚少決戰之期而遙議者授聲言用虎數矣嗚呼痛哉夫虎數何物控弦數十萬遼地所在為解無名山大川之限無長城列陣之嚴無材官鐵騎之雄無紅粟朽錢之富遼烽數年舉事率而歛在賊夢之中不生人為我患何昔而吋誠明其眼芳香引其鼻紙

接叠其情也哉一動厚隨一驚厚變虎敦而外實緊有徒所謂此皆甘人者也王猴皮言豈有虎厨不修而欲延大寇令益啟延大寇請預修虎厨之具竊恐竭天下之力不足拒前門之虎而或者復又退後門之狼臣所謂脉然引兵之一支以殺一勢勢未殺而一支之流乃横裂此大禍本二也宋元昊之役韓范經理數年僅得補苴而止而契丹歲幣迄無了期斷割河北中原以圭於盡堂堂天朝臣不敢為此料然邊烽之局頗似元昊毋令虎敦之局妄意契丹則在諸臣謀為之者權之而已謹之則先定局定局而後定兵定兵而後定餉定餉而後定費臣言可用則節

節可用臣言不可用則節節不可用臣本書生職當理餉言餉則不得不言兵言兵則不得不言其本末利害所在非敢有沽於上非敢有爭於下也

本西九年十月三十日奉旨該部的議題覆

覆戰馬乏料暴請幣第一疏　時為戶部浙餉司郎中代部堂具稿以下同

為照軍馬與種料相需不可一日斷絕此人人所知也軍缺種馬缺料則非人人能知而管軍管馬者知之邊且不支一月不寄言於一月之前以一月內買亦不能及運亦不能到邊馬不給本色者三月顧可言於三月之後乎況三月之後亦非自言經臣詢俯邊將審查其故而後言蓋馬無本色而有馬者反利其折色馬此邊人膏肓之病經臣不查或終不言不止三月而已嗟吁馬倒折報邊人固有其利賦來無馬邊人亦富其害身受利害者朦朧歲月藉口不言而欲達在千里之外一一懸計其虛實有無剋處其時辰日子不致倉卒斷絕而引臨敵缺之之律不亦難乎臣等所以惓惓於經臣簡戎行清虛冒欲得計兵辦糧計馬辦料正痛懲於此久兵事已至此遠買遠運更不容退而買運之銀倖不能辦臣等進望省直新餉紛如滿田實稽解到庫纍無一措手餉臣咨劄屢催大約自關以西小東羸持以無備徵去徐莬之豆俱至河干以無值缺

運而津船數少應進與今年運通應修非得六十萬金不可此外各邊分投召買稚兵支放行糧民兵需用布花海道刷加船隻又非得四十萬金不可總計見缺百萬窘急艱危不得不請於皇上兵臣惟皇祖神宗皇帝憑几之言惓惓於東事要緊皇考光宗皇帝諒闇之始汲汲於沛發帑金然則東事者皇祖在天不忘之事也發帑者皇考御極未竟之志也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事皇祖為慈孫對先皇為孝子繼述兩朝之志事顯承二帝之烈謨必當以殄滅逆獸為心以渙發帑金為用豈俟臣等之言哉顧臣等今日止為目前召買本運船隻行糧布花之費五者

須發時立應分道急圖而後有濟且不敢計及於百萬之
外想望聖慈追惟皇祖之言仰成皇考之志必為欣然沛
發者也

崇禎元年十二月初五日上北留中

覆袁經畧戰守次第疏請會議邊餉稿

照得邊烽發難我發兵轉餉頃費騷然海內同苦久兵皇
上御宇舉新猷中興於社稷經臣仗鉞伊始變精采於封
疆殷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此其時乎臣嘗觀其所上方
畧以重兵屯撫順遏遼酋四出之衝成我軍孤往之勢所
捐扼吭而奪之食居重以馭夫輕者也而又南備清發西

聯薊河瀋奉之間不惟遼陽壹與瞰壁無憂且自撫清以
內屯壘皆復哨鑿徐與克國平寇之計何以易此臣等胸
撫武庫兵在贓索無致不供乃其常職惟是用兵則以原
議十八萬為復遼事則以二月為期糧料厰齋則以正月
為限且曰兵馬不足也而征調不應手則戰陣難錢糧缺
之也而轉輸不及時則騰飽難此二難者廟堂任之又曰
錢糧缺之則臣不敢以三軍為嘗試國事為徼倖也又曰
過此而敵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一今年之局而
國家之要之徒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嗟嘖至此而經臣之
體國治兵心敬唯兵念國家之要徒費無時而止則當合

國家之擧策以謀之併國家之全力以舉之必副經臣之
籌畫之資用之期會而後可而所以應副經臣錢糧一事
重大艱難過於兵馬徵調數十百倍臣請先言遼東放餉
之例次言經臣需餉之費終言臣部辦餉之計明白昭揭
於天下則悉於廟堂請皇上首出聖裁是臣各總勝算而
無失遼東之會無滋遼東之患以長為國家憂提費社稷
生靈安危利害在此一舉臣言似遷臣心實愚請言遼東
放餉之例也兵有本有折馬有本無折此中外聞知者也
若夫本色支放據前餉司冊報不用斛斗而用市斗每一
市斗比斛斗外多五升訪問其實每一市斗比斛斗外多

八升此中外不盡聞知矣折色支放按前餉司冊開有支
銀內又坐米者有支銀不坐米者有支糧又支內顧者有
支銀以及坐糧者皆新兵之屬有支舊餉找新餉仍坐米
者有同一支舊餉找新餉而分為八等者有支坐糧又支
驚卒者皆舊兵之屬此中外不盡聞知其有撥遼馬支料
銀者有新兵馬支料銀者有家丁馬支舊餉找新餉者有
類軍馬支舊餉找新餉者有運轍騾支料銀者有馬牛支
料銀馬駝支乾銀者有驛站馬支料據者有馬支草折銀
者此中外不盡聞知矣此外如鐵匠作頭鍋兩散匠軍遼
匠氏匠軍匠大纛局匠弓匠民箭匠軍箭匠修城泥水匠

軍士駕車夫人牛等項支銀者此中外不盡開知矣以至將領之屬有總兵副總兵參將遊擊旗蔵備禦加銜守備加銜都司中軍千總總運官把總紅旗答應官驛官等項此中外不盡開知矣諸如此類頭緒紛紜臣且不知該鎮一歲應用若干臣部一歲應備若干有直一歲應出若干而況廟堂之上閭閻之下俾知新餉應用幾何而足乎請言經臣當餉之費也按兵之數據今疏撫順六萬清河三萬寬奠二萬遼陽二萬蒲河一萬瀋陽一萬奉集七千外備二萬調援共一十七萬七千而匠作夫役之屬不與焉按馬之數據今疏撫順四萬清河二萬寬奠四千蒲河瀋

陽奉集及外備調援未言若干大約步騎相半應用三萬八千合之前數約共十萬而駝騾牛驢之屬不與焉以折色言之總計兵十七萬七千每月應支折色二十八萬九千五百兩明年連閏該支三百七十二萬四千五百兩此一色支銀之數也如每名月支本色三斗減銀四錢十七萬七千每月共該減銀七萬八百兩明年連閏共該減銀九十二萬四百兩仍支二百八十萬四千一百兩此四錢支米之數也以本色言之每兵一名一月支米三斗十七萬七千名明年連閏不過支米六十九萬三百石然以市斗加五升算則該支米一百三萬五千四百五十石矣又

以市斗加八升算則該支米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五百四十石矣每馬一匹月支豆六斗十萬匹明年連閏不過支豆七十八萬石然以市斗加五升算則該支豆一百一十七萬石矣又以市斗加八升算則該支豆一百四十萬四百石矣此實支本色糧料之數也夫此折色之銀通支即該三百七十二萬四千五百兩減支即該二百八十萬四千一百兩豈不明白易見乎然以十七萬七千兵計之耳此外匠作夫役之屬工食口糧若干駝騾牛驢之屬料草乾銀若干臣等不能計也舊兵舊馬之屬已食舊餉又找新餉若干復進新馬之屬或支本色或支折色若干臣等

不能計也將領之屬某城堡分布若干某營伍類設若干司道之屬某衙門公費若干某人役工食若干臣等不能計也此皆當折色之銀在前數之外不知應費幾十百萬方欲一一問之經臣而經臣復疏適至既見兵十三萬六十有奇馬六萬匹并舊兵加添月糧牛騾夫工食每月餉銀大約以三十萬為率然則兵馬止此數舊兵添月糧牛騾夫領工食并止見在之數明年連閏該折色銀三百九十萬兩兵使滿十七萬七千之兵十萬之馬益以月糧工食之數明年連閏該折色銀四五百萬兩又豈非明白易見者乎至於本色米豆減見放之餉而以斗斛斗萬不可

得兵加五升算共該二百二十萬五千四百五十石加八升算共該二百六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石此則糴本若干脚費若干臣等不能計也應海運者若干應陸運者若干海運則須船隻水手若干陸運則須車輛人夫若干臣等不能計也應海運者自蓋套以至遼陽應陸運者自山海以至遼陽亮有次第皆可責成雖遼陽以至撫清遠里遠近若何車騾牛隻若何能擔人夫若何責成防護若何臣等不能計也關以內則須問之餉臣關以外則須問之經臣然而所運雖本色也所費皆折色也二百六十餘萬之米豆糴本脚費即須二百六十餘萬之金錢而船隻車

輛其在外者也此可約而推也以折色運以折色支者約在四百萬之外五百萬之內以本色運以折色費者約在三百萬之外四百萬之內此可推而見也請言臣部辦餉之計兵新餉莫大於加派加派三次共得五百二十餘萬以九十餘萬付兵部以二十餘萬付工部臣部有四百萬之名而今年未完尚有二百八十餘萬此外可暫而不可久者搜括也新例也可一而不可再者捐助也優免也可為常而不能多者抽扣也能為多而又已罷者權稅也數者已盡新餉兵自有遼事以來臣部發過一千九十餘萬皆是南北各衙門那借及該地方扣除之數夫首尾三年

人見新餉千頭萬緒而不知省直所解數亦止此無怪臣部今日之窮匱迍邅至此極也然以窮匱之故而坐失事機則門庭之寇逼以迍邅之故而少誤軍實則輦轂之憂生徹經臣言臣等固當請之仰藉廟謨勞求廷議迨三空四盡之勢為一勞永逸之圖而今經臣先之矣日月幾何瞬眼舉事百無一備實可寒心皇上下經臣之疏命該部酌議臣識寡昧所興一二書生攢眉終日安敢專決大計為此齋沐懇請伏乞皇上念此軍國重務關係海內安危勅下廷臣集議期限次第并計臣部額派幾種應付遼東折色外尚有召買本色海運陸運諸餘重大艱難之費果

否有餘不足作何厝處徵求容臣請乞聖裁再為遵守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訖奉旨會議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終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者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其　同較
山標　農師

疏

斟酌九邊餉賞請帑第二稿（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代部堂具稿以下同）

照得近因新餉缺乏天津等處召買等費束手無措臣等具疏請發帑金百萬移咨俞旨已經多日正切懸望間准

親郎報禮兵二部接出聖諭朕即位之初重念守邊官軍勤勞宜加賞賚禮部便會同兵部查遼東至甘肅緣邊一帶官軍實數來看欽此臣等仰見皇仁不以深宮內庭之近而忘紫塞黃沙之遠不以錦衣玉食之安而忘鐵衣金析之勞不以瓊林大盈之充而忘秣馬椎牛之詘高三皇而過五帝功德茂以加矣靜言思之皇上之所頒者賞九邊之所缺者餉賞出於天恩乃無前之特典餉取之年例實難緩之正供而今海內民窮新舊兼程十分未完四五太倉掃盡新舊請餉萬分不給二三此一時也遼東經略撫按則以戰馬三月無料告薊遼總督則以新兵缺餉難支告順天巡撫則以薊邊缺乏至極告宣大總督撫按則以士馬饑餓堪憐告山西巡撫則以三晉民困已極告蓋皆兩餉缺乏見在候給官軍而臣等所請帑金百萬專為召買車腳船隻行糧布花五者之費不與焉延頸萬目正與處決關恩賞賚總此官軍查今半年之內先帝登極以前奉皇祖之遺意頒賞二百萬皇上登極以後補先帝之隆施頒賞一百七十餘萬先次已頒者奉諭清查未報後次方頒者遠鎮差官未回則此與前特典三加半歲之中在官軍誠大喜過望而役難額正供已斷數月之外在官軍必羣起而呼此人情事勢所必至者臣等不勝私憂積

命皇上或將今次賞賚銀兩發與九邊准作新舊餉銀臣部照數扣抵則一轉移之間同飽官軍之腹尤為賞賚之露堪憐部庫之窮暫補正供之缺此萬萬分之幸也或者天恩優厚必欲章數則以十分之二三作賞以十分之七八作餉乞於諭旨裁酌分明免如前此遼東與臣部交承德意至相爭執此亦萬萬分之幸也然又不止遼東一事臣等前奉清查各邊賞賚銀兩聖諭有云餘賸的留抵戶部年例欽此竊思既賞之後難以復望多餘其若未賞之先使與酌充實餉蓋名為賞賚則人思市恩最多冒濫名為餉銀則月有定額稍易清查而總之賞者此官軍餉者

亦此官軍均戴皇恩非有異人非有二狀也其臣等前請百萬以為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用與此原不相蒙未敢補牘別請伏乞天恩一體均給倘念事急時窮先行涣發尤為高天厚地之賜異風解雨之施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十三日上訖不允

請帑第三稿

照得本月十三日該臣等起為懇乞天恩斟酌餉賞二字以普官軍之實惠以濟部庫之急缺事奉聖旨這登極恩賞累朝舊制豈得那為別用其額派餉銀著該部嚴行催解以佐急需欽此伏思朝廷賞賚豈惟遵祖制兼且昭聖恩原非臣等所敢擅請惟是本月初五日臣等具有戰馬三月之料部庫百費無底一疏請發帑金百萬其急濟目前召買車脚船隻行糧布花五項之費疏在脚前未蒙俞發適聞恩賚不得已而有斟酌之請蓋無可奈何之極思也今奉明旨寧敢再覬那移至於額派餉銀臣等何日不催何催不嚴而省直最近如北直山東業已留充彼處海陸二運次近如山西陝西又已分與兵部召兵買馬其餘地方稍遠者起解一月之內不能到京更遠者起解半年之內不能到京查其一向偷玩致誤急需者臣等將行參處

若欲一朝催解便佐急需歲已數日而除地雖千里而縮臣等空懸國門之眼迎望外解何方何日之忽然而來以此抹應迫切其有萬一幾倖之理乎嗟乎危矣時不待人事不待時天津召買雇車造船修船等費須銀六十萬各鎮召買行糧草料布花等費須銀四十萬前疏所請百萬之數如此而今又加遼陽餉司請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之餉九十萬又加廣寧餉司請補民運十二萬在前百萬之外今十二月已過十八日矣未發分文之餉前赴遼陽天津等處設防守凍官兵有糧無食無衣覩赴臣部請討行糧者無銀可給致裹天津等處必有急變遇歲逢東大兵必有大變臣等心知必然眼見立至而敢安坐發步不為閭閻奔救一日危亂之至能倉卒定衆心乎能頃刻集百事乎能徼倖免萬罪乎臣思至此真如在燒屋之下漏船之上饒說將焚將溺其實已焚已溺矣為此不避煩瀆時疏懇請天恩立刻頒發臣等前次兩疏仍即沛發帑金以濟急需以弭異變庶幾江山鞏固社稷靈長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訖留中

請帑第四稿

該臣等於衙門斟事忽見遼陽餉司差官周一德飛騎到

部手送一紙呈文呈稱急救遼軍性命拆開看之內請立
發餉銀九十萬兩救餉司之性命救數十萬軍衆性命兼
救中外上下各官性命等因臣等不暇詳覽隨同差官先
帝發帑分有六十萬兩作餉何不支銷差官答云自八月
以來支餉全是帑金今已罄盡餉司廠著空庫叫安官進
去自看有銀使取委官看乾空手痛哭而歸軍士都要親
來討餉危矣危矣臣等又問頒去欽賞撫按方纔奏謝如
何各軍使囬告急差官又云賞是賞餉是餉各軍心裏分
明譬如人家奴僕日食三食久已斷決今遇主人生辰喜
事賞他杯酒雖有得酒之歡怎能當得飲食教他不安理

怨還有知道理的曉得銀兩艱難一樣不知道理的口出
不遜之語不敢盡稟等情臣等聞之魂飛膽顫各處思想
更無計策救得眼前惟有皇上天恩沛發帑金救得遼陽
數十萬軍性命救得餉司及中外上下各官性命臣謹率
見在衙門辦事各官叩頭瀝請皇上且發帑金百萬先救
遼東急變然後治臣等不能籌餉之罪又治遼東不能清
餉之罪臣等誼無所逃至於遼軍數十萬發帑則安不發
帑則危速發則速定不速發則速亂懸絲性命只在今日
皇上英明遠見萬里臣等不敢盡言惟有頂顱籲天無任
迫切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疏留中

請帑第五疏

照得本月二十四日該臣李某等題為遼陽飛騎告變老
臣率屬呼天主懇天恩借發帑金急救異常危亂事臣等
以為聖明省覽駭目驚心即刻沛發帑金不容再計而不
虞候旨又過二日消息尚自茫然嗟呼此乾坤何等時宗
社何等事也皇祖神宗皇帝皇考光宗皇帝相繼上賓皇
上英年御極即使海晏河清方隅寧謐臣等猶懷意外之
憂而況邊烽肆逆近在神京肘腋之間海內騷騷方深腹
心根本之患可堪大兵一潰逆賊乘之塗炭生靈腥羶內

地憂危轉盼何止萬倍於今而皇上愛數百萬金錢不為
發討捄救必待禍至而後圖之哉借曰發餉是戶部事何
至動輒請帑不知自有遼事以來戶部發過餉銀數千百
萬不為不多矣皆是取之額外措之多方而後能滿此一
旦外解決絕狼望不來窮蹙至此不得已而仰請內帑勢
固無可奈何從此以往講求籌畫自不容緩然豈有今日
斷絕今日講求可以立濟者皇祖先年積此帑金分毫不
動或者大聖人前知遠慮捄討皇上必有今日而以此相
貽為討賊之具意未可知即不然古來財聚必散瓊林大
盈之散禍亂難堪皇祖如彼積之皇上如此散之是天地

祖宗之福子孫臣庶之休易前代必然之覆車為本朝獨
享之洪庇皇上亦何愛而久不為此臣等所以合詞懇請
為皇上宗社大計為遼東數十萬大兵計而非獨為戶部
計也伏乞皇上念此安危間不容髮即刻便發帑發數百
萬命戶部率同管理新餉銀庫等官作速分投發遣以救
異常危亂勿更俟明日臣等立俟俞旨便歸各衙門封印
少進一刻便是明年大兵潰裂萬不能待臣等毋任激切
待命之至

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疏有旨知道○山坛曰此後又有請帑第六稿承具發發得旨發帑五十萬又有九卿科道會題請帑一稿合戶兵工三部當餉四百得旨允發一百萬因此一百萬戶部不能分用又具一萬催發帑金稿再請發一百萬不允又因河東已失河西缺什清疏又具九卿科道公疏發帑請帑得旨又發二百萬

覆袁經畧疏不主調車大稿

頃接邸報有邊氣正熾往援甚緩一疏內稱臣部錢糧應
援太緩緣去冬十一二月外解忽然斷絕臣時廹切呼天
請帑接濟聖心業蒙鑒原至於今春先解兵部責庫寺
萬次解帑金五十萬計七十萬矣見今又允給委官王裕
昆等四十萬俱往遼陽未敢緩也各處海陸召買舟車行
糧草料之費又萬五十餘萬未敢緩也惟是經臣咨取小
車一萬八千餘輛人夫三萬七千餘名臣等往返咨撫以
為應之太緩則利害甚明關係綦大臣等不得不言夫調
發小車使遼人能造則於臣部取車價不可不應即遼人
不能造而能用與內地買車與之亦不可不應乃今與之
車價而遼人不任造即買見車與之而遼人不任用必欲
內地派發車夫車輛一齊俱到而援可車姑勿論三萬七
千餘夫缺一不得此於何地派發也近則畿輔遠則河北
山東邇年以來姑勿論加派艱難通兵驗撥水輸陸輓見
在原未息肩只以前派牛騾一節言之官有買牛買騾買
車之苦士民有輸牛輸騾輸車之苦不肖有司作奸衙役
賠地加編生端詐索無所不至此數處者皮毛已盡骨髓

俱乾至今談虎色變尚可調車否乎且名為調用小車實
則派長夫耳前歲募兵河南陝西等處每州每縣派四十
名止駐通州昌平人不願起一番刑驅勢迫一番貴富差
貧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捽臂一呼幾至大亂此數
處者驚魂未復殘喘未寧至今傷鳥聞弦又可派夫否乎
況三萬七千之夫比民兵又加一倍計其擾亦倍之臣等
敢開大難為腹心根本憂乎而此外則無車矣雖欲派委
不可得矣亦無術矣雖欲應援不可得矣臣計牛騾一役
費至百萬發錢糧中管馱運者有官求留牧者有人一切
立視其死而以水草不服四字了却如許金錢可惜中原

千難萬難之物力臣等千苦萬苦之血心謂為遼左長運之需而不意止供片刻倒死片語支吾也不一痛懲何以斷後而今又取車夫臣一咨再咨稱欲中造車彼中汰單自可濟運而經臣皆言不可臣今計慮已窮惟有設處銀糧應付經臣聽其講求運法若必要人夫則臣部與生殺之權無調遣之將而此車夫原是無辜百姓非充邊過之軍發口外之民可以文移驅迫從事者經臣或遣一將或遣一官於臣部領取銀根自為雇募雖費數十萬金臣等只得區處惟萬萬不敢下派夫之令致激內地大變非臣等推諉也陸運出關海運抵套不惟餉臣心力盡中原氣

力亦盡矣到此止矣此外邊人自當任勞邊官自當設法臣等不能遠為區處亦不敢含糊答應以誤經臣之事如曰臣等愚援大級臣於會議之日過債廷臣皆言斷斷不可且不待臣辭之畢豈廷臣皆欲緩於應邊乎經臣可以亮矣臣等此心原為求濟經臣之事可則急行不可則急止據理直言毫不敢有違抗伏乞聖明俯鑒發糧解發自不敢邊車夫調發萬不能應仍命經臣專制閫外設法講求毋得繳派內地可也

天啟元年閏二月十八日上訖奉俞旨

酌免京東加派稿

照得遼左用兵省直加派新餉皆非得已至於北直山東一閘一水之外即與遼鄰一切轉餉徵兵紛紜驛騷與遼受禍無異而亦與凡省不同其加派尤有大不得已焉者今遼瀋繼破河東盡亡河西孤注關門寧恐天下事大岌岌矣門庭之寇轉逼堂奧肢體之衛環歸腹心竭天下民力存河西以衛山海固山海以奠京師加派勢不能免而根本近地必先自固徵發久虛防禦騷殊收拾宜早順永兩府且與北直諸府不同登萊兩府且與山東諸府不同矧論其餘省直矣近日舉朝大小臣工為三輔二東請命章數十上未盡下部臣等亦未能依擬盡從謹酌定分數

行撫按均停減免務及寬政於民其餘省直不許比例妄請則望皇上嚴旨申飭斷不允行是為軍餉大命計不可以虛名貽實禍者所有酌定各府分數具款開列以聞

天啟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上訖得旨行

覆楚撫議查盤各處司庫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覆督餉御史疏中備列各省建議責成地方撫按等官調停均劑於照糧照畝之間務求土俗人情各從長便為稍稍可久之計業經奉旨施行今楚撫熊尚文據漢川京山等縣士民呈告該省山多湖多田少議行司府清查各州縣實田若干照畝加徵九釐其山

地湖蕩果不可耕者若干畝量加蠲竈仍會按臣設處湊補此與臣部新題事理相合該省近年刻有賦役全書各府州縣田地山場湖泊項畝成數無不備載就中加意清釐均停派類之後仍造細冊報部以備照查可也其設處湊補撫按既有同心亮能多方撙節為民造命即如查盤布政司庫一事淺言之不過稽覺該吏侵欺深思之則是裕國課謹官箴惜民脂助軍乏之第一義考之會典錢糧倉廩地方之事俱聽巡撫處置御史出巡巡視倉庫查算錢糧有無虧欠中間但有欺弊即便究問如律至撫按官動用錢糧互相覺察如用銀二百兩以上及派用軍需例

應查數萬曆初年查盤奏報立法尤嚴以故海內積貯稍充臣部備知其數其後雲南朝鮮用兵取之四川廣東數十百萬如探諸囊不知此法何時始廢司庫有無不復聞之臣部中如藩祿實與採木等項重大錢糧入無統紀出無照證既易伏姦任藩司者往往齒爵俱尊陞遷代署日月無幾致難綜數而督撫項下軍餉一宗尤其隱身藏命閃爍難知之所督撫意不欲問巡按置不深求體面相徇法意斯盡斯固從上檄之非獨府官奉委查盤不能盡抉司弊也今該撫臣毅然請旨究底查盤吏惟剔蠹釐姦直可廉頑立懦應如所請勅同巡按御史簡委廉能任事推

官數員刻日盡將該庫多年積貯錢穀簡查各官交代老冊徹底通盤逐廂道封眼同稱兌如有短少抵換色數就查經手該吏勒限賠償仍追項首併充進餉事完造冊繳報撫按就將委官職名盤過錢糧實數發過吏書奸弊追完項首贓私一併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其見監庫吏陳策羊維禮等既稱家皆累萬先行鞫併贓完然後一律正罪可也至省直事例原為濟邊而開今當盡數解部各官往往借名公費視作私囊非發庫吏之姦豈肯言斯廂之積纍纍如許乎是不惟低假者應追賠抑且積存者應起解撫按緣此推之夫亦愈知從來官吏俱有不可言者矣再

照戶科參看錄一省推之各省錄藩司推之運司積蠹大抵皆然信當通行釐覈內除兩淮兩浙長蘆河東福建五運司臣等會題疏內已經奉旨查盤合應嚴催照限奏報外如兩直隸各府庫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庫山東鹽運司陝西廣東四川雲南鹽課提舉司庫合勅督撫按鹽衙門俱照湖廣巡撫題請事例會選推官盡數查庫究庫姦侵其應追出贓私及查係積餘無礙者俱照會題遣餉內外諸司積存一款酌定分數解部仍限近省六月以裏遠省八月以裏其實奏聞清冊報部查考如違限不到及仍前虛應查盤故事隱匿錢糧的數不以上聞者臣部會同部

科先將撫按官參劾其餘分別處治施行夫一盤庫且迟
撫地方重臣應得徑自放事乃必請旨下部鼓科抄出特
為告誡叮嚀良繇法令廢弛其來已久今欲振舉世界痼
痺氣習洗滌官司涸濁肺腸非奉朝廷斬然功令不可是
望天語嚴重勅令臣部部科責成依限糾參勿令地方觀
望又作虛文了事庶幾仰惕天威不敢稍有失墜矣

天啟元年五月初二日上許得旨行

覆中外條陳述加派難免稿

看得加派一節臣等近題順永登萊業行全免保青二府
量減有差其餘省府欲請嚴旨中飭斷不允行業奉欽依

確守無異惟是中外諸臣前請蠲減之疏下部尚多若不
聲明恐藉地方口實一切催徵起解日月遲延必誤軍興
大事及查諸臣疏中有言催完歲額暫免加派者夫使歲
額果完不過沿邊八十萬眾舊餉無欠未能那舊作新也
有言平糶稅契等項量抵加派者夫使加派果足臣部今
年會議何為且議節省清查權宜一十四事仍舉平糶稅
契者何為未能以此易彼也必如諸臣言大滇王居畫充
餉費庶臣等無數米簡髮之苦而民間無析骸易子之慘
斯為上願然在今日調募紛紜百用俱絀屢蒙皇上發帑
尚皆分部濟急不能獨作養兵之資則抵充加派且未敢

言也大抵臣部新餉隨命新兵其出之也無源而不能已
於出者兵少與少兵多與多臣部無沮兵之理其用之也
無底而不能節其用者兵實與實兵虛與虛臣部無覈兵
之權乃臣部前不敢沮兵後不敢覈兵而惟欲以無源之
餉實無底之需也難矣身在局中者方日憂其不足身在
局外者或疑謂其有餘朝廷之上屢旨催之而不足邸報
之內片言緩之而有餘嗚呼抑又難矣臣等謬司國計誰
值時艱不得已而加派行一行之而遽難止身如負痛夢
寐不安諸臣念切民勞憂先邦本所欲為之請命者實皆
臣等所同然所不能盡如言者或亦諸臣所自諒至於畿

輔近地差役殷繁有司自當虛已調停務合人情土俗當
此等時倘猶有徇衙蠹恣貪風者撫按不時劾黜自是地
方之責無容多贅既經臣部備奏及戶科抄參前來相應
覆請恭候命下臣部移咨省直撫按務將養兵衛民萬不
得已至意開示小民速完加派毋得希圖蠲免及將別項
新餉搪塞抵補仍乞天語叮嚀綜覈吏治倘有藉名重斂
苛削民生者勿拘入境後命備察舊例不時參劾重處如
此則軍需可繼民害亦可甦矣

天啟元年五月十四日上批得旨行

覆宣府補兵請用新餉稿

該本司查得宣鎮額兵額餉隸山西司掌管今請帑金十數萬以濟出兵之急新餉二十萬以補徵調之缺則隸本司承行除出兵一節先咨總督差官來領帑金十萬見在給發仍懇奏聞外如額兵補伍取用新餉則有未敢言者據稱該鎮額兵八萬四百餘名八次援遼見在應補止該七千餘名此兵皆有額餉未補之先以額餉養贍家口既補之日以額餉改給新軍而贍家則需新餉以給之此各邊戍例見在通行未有補伍需新餉之理且一宣兵也移鎮昌平則在昌平召買本色預備行糧用新餉矣皆發山海則自起脚在途直至山海行糧鹽菜用新餉矣若一出

關身食月餉家食養贍皆新餉矣只在借資已自難支又安得有多餘新餉為坐家補伍之資乎嗚呼額兵八萬有奇見在營伍不過三萬有奇乃其額餉京運民運歲計該銀一百一十八萬有奇而本色屯糧十三萬餘不與焉以兵若彼以餉若此兵負餉乎餉負兵乎即曰京運欠四十萬然自萬曆三十九年算起今十年矣分計每年約欠四萬不足十分之二此兵每年虛冒實止十分之二否乎撫疏具在哨夜雜流措撥走逃三萬一千八百有奇以八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不可為兵則以額餉必折一百三十餘萬計之明明十分之四有六十萬不可為餉兵肆一鎮推之九邊額兵八十餘萬明明有三十萬不可為兵額餉一千餘萬明明有四百萬不可為餉矣嗚呼今日天下大勢壞於舊兵不可為兵舊餉不可為餉地方一有事則召新兵一召兵則增新餉祖宗以來世守此土地世守此人民獨不世守此財用動輒加餉加輒難減將此土地皮毛剝之至盡人民骨髓敲之至盡而不知恤其故皆緣舊兵徒設舊餉徒糜一毫無用而已況乎舊兵補伍取用新餉此端一開就此數十萬徒設之兵又當外增數百萬徒糜之餉如此土地人民何邊能代部謀乎部能代邊謀乎萬萬不敢承當惟有作速題明以塞其咎而已業呈到部該

臣看得宣大督撫先有遼陽存亡未卜一疏請勅臣部分發帑金二十萬到鎮以濟調軍又勅臣部多備昌鎮募糧以便移鎮奉旨下部臣劄昌鎮委官領新餉銀十萬預買糧料矣又咨該鎮差官赴領帑金十萬正見給間伏蒙聖諭事關緊要方准支用帑銀仍一面奏請定奪臣不敢妄動然思宣大調兵最為緊要原請二十萬應給十萬斷不容遲相應仰請聖裁仍一面先發者也至於該鎮之兵先題六萬鎮昌平後題一萬五千發山海而實計見在馬兵不過一萬一千誰為鎮昌平誰為發山海者臣既允其分帑之半又預為處移鎮之糧而該鎮日催餉愈急發餉彌

緞節次疾呼僅題紙上之餉五萬毋亦稍過矣乎若夫額兵補伍從來只以額餉給之則無安家等費而前此額餉多爲援兵家口占作養贍今河東失陷援兵不殲則逃廣寧收拾敗殘合諸邊鎮數不滿萬度其爲宣兵者兵幾兵既殲且逃無復久占贍家之理即一二見在查明的實別取新餉給之額餉分毫如故任補額兵無他說矣若用新餉二十萬爲補伍之需今日將不用遼乎援遼將不用餉乎兵部前後調募計數已過二十六萬臣部除卻新餉又有何物以待之乎督撫兩臣不加詳察仰煩天語嚴飭臣部竭臣子之真心急國家之實難嗚呼臣安有不真之心

不實之餉但望皇上並勅諸臣兵是真兵則餉自是真餉耳今云移鎮真移鎮者若干臣備餉於移鎮之所又云調發真調發者若干臣備新餉於調發之所而至於補伍則惟有用額餉餉即難一日盡完伍亦難一日盡補伏乞皇上鑒裁帑金應否准發十萬兼給宣大二鎮或且先給宣府除調兵行糧支賸外應否准作該鎮月糧俱賜定奪至於額兵補伍原與新餉無干無從解給伏祈嚴諭禁止以杜妄請之端以儲遼正項之用此萬難假借權宜者也

天啟元年五月十六日上說得旨行

覆議薊門督臣增用餉糈

該臣看得河東失陷寧廣孤危山海內地增兵勢不容已但兵增則餉增而兵之增也驅市人簡良家子皆可應募餉之增也非敲骨取髓剮削鐵刮金年來屠處之縣追呼之急名雖爲五百萬實不能完此數請帑無虛歲告急不絕聲中外實共聞之非臣部能飾說矣今督撫增兵議餉使至八十萬臣等再三裒減尚約六十萬嗚呼查前五百萬之外又能天降地出耶不得已而就中分之此處多一分則彼處少一分此處占一項則彼處缺一項臣部餉即無餘敢言兵可不備毋亦曰養一兵求一兵之用用一兵定一兵之畧今日之設謹備內地伺察非常他日之用策

應河西進復河東有事則可先驅事寧則可罷遣不致坐食爲冗久留爲蠹而已若增兵之數果否三萬七千四百應聽兵部主裁上等一兩二錢次等九錢內地只合如此無與出援同厚之理山海馬步二萬應否盡食上等馬料八錢七分一年放青幾月應否減支或難盡照十萬四千四百之說薊西各兵上等若干次等若干亦須剖析明白某地屬某餉司應分若干之餉作爲四季關領每季各得若干另立循環稽考毋與額餉互淆是在督撫精爲計算以使臣部定擬施行其通昌民兵既分三協地方自是新增數內東協增兵二萬難以再設九千通津各有撫臣又

當另議此事理之決然無疑者臣等計餉不得不從計兵始若督撫臣能於額兵額餉精求實用不致專靠新餉取快尒分尤臣等之至願也

天啟元年五月十八日上訖得旨行

覆議山東河北增兵用餉稿

該本司看得增兵本一時之權養兵非一日之計得則救時有用失則階禍無窮方今所以患貧者邊無故而養兵多也所以患弱者兵無故而得養厚也邊既失兵內仍躃之可乎往難追矣來又不諫可乎故謂今日增兵惟山東為急真保則次之河南則又緩今日留餉惟山東宜多真

保則減焉河南則又減所以然者何也南衛折入於敵登萊海與敵共非謂彼可以來舍長用短爭勝於舟楫之間正謂我可以往厚集水師從此赴南衛會遼陽不可失也留防守之餉止於坐食者不必豐留恢復之餉以備行從者不敢嗇民運一十三萬原供遼鎮舊兵今舊兵失亡大半此項之留可無再計加派五十四萬近題減免止得四十四萬有奇原用召買海運今留餉兵亦無不可但接督餉雇疏海運尚不可停停則無處可補此一端殊費商量而其留則不可斬也乃若真定河南兵固不可不募餉固不可不留而有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二說治標則如巡按

之說不拘新舊錢糧見在倉庫銀穀使宜支用簡拔猛將蒐羅謀士招募精兵者見以然果如此旬日可得勝兵數萬人必即乘其銳氣而用之我不愛散財發粟彼不愛新將寨旗自是指顧功成咄嗟散遣之事若使蜂屯蟻聚宿留近近彼之意氣日衰吾之錢穀且盡而旋量薪數米計口授餐按日算直此豈能得猛士精兵謀士之用哉一番銀米又為虛費一番號召亦為徒勞故曰緩則治本一治衛所額軍盡抽壯丁以汰老弱二治州縣民兵洗空衙蠹以補健兒三治保甲鄉兵編團義勇以消盜賊只須撫按大破文法選守令以重責成不須朝廷大破錢糧竭脂膏

而養癰瘡縱不可無懸購激賞之費亦不過佐鼓舞磨勵之餘豈曰人人給糜日日添餉究於內地加數十萬養兵之資括盡地皮亦將安所出哉至於要留錢糧姑不全新則於新餉數內督撫廳飾軍餉項下每歲曠缺兵銀十分解一者州縣廳汰民兵項下按籍沙法裁減十分解五者疏裏衛所屯糧項下比照征播事例每石加銀八分者皆可留也此三者原用地方兵餉之有餘解補遼東兵餉之不足而今仍還地方以濟實用但使額軍人人皆壯丁民兵一一皆健兒保甲處處多義勇安見兵不足用而必別募之為得也若夫京邊舊餉固不可留加派新餉尤不可

留兵在地方撫按亦無欲備援遼之兵先斷援遼之餉者也等因業呈到部該臣看得我祖宗立國文經武緯内頒外戚可謂備矣承平日久法令廢弛日趨貧弱一遇緩急相顧無可奈何惟有輙增浮費之一法即如全遼舊鎮不知幾經戰守相傳至今夫豈無兵無餉哉乃自遼烽發難舊兵無一矢之遺舊餉無一錢之濟增兵增餉海内騷然數歲矣而今遼且愈陷敵且益張我竭天下之力餉遼之口若不飽餉遼之磨若不完何敢忽於内地陡增數十百萬養兵之費也哉況乎内地有衛所之軍有州縣之兵使果實實簡汰訓練即此是兵即此兵自有餉何必別募兵餉而其他閭井之豪又盡收之保甲教以團操平居弭盜安民有急親上死長先臣王守仁定變成功率用此道此守令之能事今日撫按之光圖真定保河治内之法當以此為本就中賞賚鼓舞不無需用錢糧或量留新餉諸餘款目如督撫軍餉州縣民兵等而勿動加派正項與舊餉京邊可也至於登萊内地已失藩籬大海通波接來我往別與真定河南迥異廣請留餉六十萬有奇戶科疏稱酌從三分之二允為至當令應坐准民運十三萬加派二十七萬留為增兵月餉之資此外尚有加派一十七萬八千六百餘兩俟海運酌安之日另文支解不可輕動分毫者

也大都諸臣請餉原為定有畫一之兵臣等議留亦不使作畫一之算惟是地有中遠事有標本理不可易謹陳大槩以俟皇上裁擇仍勅臣部移咨兵部都察院會同合於撫按衙門先定兵馬招募者果否招募若干移鎮者應否移鎮若干次定錢糧不足者應作何量增有餘者應立限起解毋得不分新舊正項雜項一槩藉口題留致誤軍國大計此非一家私議臣等未敢嘵嘵總在皇上主斷耳

天啟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訖得旨行

覆遼兵加餉併查新舊各兵稿

看得遼陽失陷以來兵部調募邊腹之兵數至二十四萬不為少矣然皆遠汲西江鄰救近涸以故撫臣王化貞有急募土兵之議誠使父兄子弟分之各衛身家合之兵保疆土固方今之急著也而其所以用之苦無別法惟有優議月糧馬乾之屬雖比前此過厚不得不准從之蓋河西片地物產無多今日加之師旅困之饑饉一切尤為騰貴朝廷之上只當大捐做直庇此土人護此土地要亦無可奈何矣新兵糧料既增舊兵豈無觖望亦自不得不量准通增而臣等頗有說焉前此全遼兵馬主客淵清錢糧新舊淆雜餉司各道手下相傳僅一不可究詰之花名至監軍御史親散皇賞而猶不能分析清楚良可慨矣今河東

失陷河西草創規模正此兵此餉一大更端之會新兵之
白十二萬而缺者逃者不可勝數見在若干起調兵未集
決當覈一實數也舊兵之白八萬五千而缺者逃者不可
勝數見在若干起新兵未湘決當覈一清數也此數既得
就合與臣所定新舊兵例分為五等一等月給銀二兩二
等月給銀一兩八錢三等月給銀一兩五錢四等月給銀
一兩二錢五等月給銀八錢使新兵舊兵各以其技能受
等而不分新舊餉名色在外則以一新司掌之在京則從
一新庫稽之而全遼舊餉如屯墊本折在河東者已棄於
賊不可問矣在河西者聽餉司查覈歲入實數係京運者
與新餉作一體幫支如此遼兵遼餉再有不清不明者否
乎為膠柱之就者曰新舊各分方得清楚不知一地而有
新有舊一人而忽新忽舊一餉而我新我舊惟有各分所
以至溷也又曰他日遼平難復舊額嗚呼即使今日近平
宣有留兵留餉一切止如舊額不增不減者乎此事此理
極其明白正大撫臣留意遼為之臣等從此好商遼餉好
算遼餉廟堂之上亦從此洞然於遼事而撫臣近咨臣部
擇一精明强幹之人兼理新舊餉務蓋已計及此矣馬就
亦分二等上等一兩次等八錢如撫臣言新兵月支本色
斛斗五斗准作折色內銀五錢如撫臣言幸早為區分早

為冊報臣等望此以日為歲其遼陽陷後新餉貯放河西
餉司府佐管收除在各造冊報到日徼部施行

天啟元年六月二十日上疏得旨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終

曾孫　納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祥　衷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衷峻
衷介　同校
山棟　衷孝

疏

駁通州巡撫疏 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擬

蓋臣職內專理遼東新餉而不意遼東之兵一敗塗地也
兵雖敗勢必再豈地雖亡勢必亟復餉雖暫若不用勢必

倍用而不可支連月以來處處增兵般般索餉皆割遼餉
應之其勢遼兵遼餉必至斷絕潰裂臣憂不知所為一切
案呈咨疏苦苦爭持內而部司外而撫按臣皆不敢避忌
不意通州新撫王國禎一揭屢疏直參部堂也臣堂官尚
書李某封印有日侍郎臧某署印未幾此徵臣職分敗與
一言況從古來惟有亂臣賊子謂之悖逆令指臣部一咨
曰悖逆之萌情見乎亂也是直以亂賊斥人誣奏君父之
前關係不小臣請盡言無諱矣原撫臣之意以通州招練
為顧皇欽保衷居未嘗不是乃臣部之咨願得遼軍不致
脫巾保得遼餉不致脫節則是長有遼東在而皇欽衷居

不啻泰山四維之固謂其餘可緩也以此為悖逆將必撤
遼兵新遼餉縱賊入關與撫臣搏戰而後為忠孝乎撫臣
開府通州只論通州一處臣部咨與兵部商量兵馬錢糧
統論今日大數調募餘三十萬通州就置萬人亦三十分
之一耳曰姑准曰量置亦有何害而遂發憤以為狂肆乎
謂部院題覆計部屢咨專決徑行非持大體嗚乎是烏知
大體也祖宗不設丞相事歸六曹除請命皇上者不敢專
決外移咨督撫自是專決徑行且有責成各處方成大體
通撫新設衙門一向未見部文耳豈欲計部受命於通撫
而後為體乎謂兵隸兵部當討兵索餉計部無因餉減矣

之理是亦知主兵主餉各有司存而一商量間為不可矣
通撫新設之兵不許兵部朦朧調遣是主兵者不得問兵
遼兵創起之餉不許戶部駁查減削是主餉者不得問餉
有通撫矣不用戶兵二部可乎前此遼東新兵月支本折
不過一兩五錢河西留兵或止銀六錢今通兵上等銀九
錢米六斗中等銀七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有何
所負而必各爭一錢乎可已可撤如山東募兵宣府移鎮
之屬戶部業與商量兵部則已行之矣原非通州一處通
撫何必認定已身而欲臣部據承賊不犯廣寧窺山海乎
今依通撫之說招練萬人厚與糧餉可以謝臣部已撤之

非矣不如通撫逐敢猶承賊不犯廣寧窺山海否乎臣部
曰顧得遼兵其餘勢不能顧保得遼餉其餘勢不能保謂
用二十七八萬兵歲費一千二百萬餉則除各款新餉五
百萬外尚少八百萬無處尋討耳今曰勉其所不能以圖
其能是則臣部勉八百萬而圖一十二百其也嗚呼此語
何其全不思量而妄發耶祖宗以來土地人民財用實在
止在此數前日為遼餉加派陡增五百萬民不堪命矣今
於此外再尋八百萬天不能降地不能出而戶部不能之
局如此通撫傍覰何以破其迷而拯其處噬臣於是而重
有惕也通州關府幾時募兵幾時今日罵兵部明日罵戶

部令日參分司明日參部堂將令臣部堂司空署而避之
且動引驕軍逞狡主計以不得不從之勢有唐藩鎮跋扈
五季禁旅恣横之兆今已見矣從此二三十萬之兵不敢
折衷議餉要用千百餘萬之餉不敢移咨關兵臣恐誤國
之罪又此不敢議不敢問使始基之海內忠臣義士便當
執閫臣而臣例設專官所司何事不為明主剖白其詳畢
即當死臣不敢以臣司職司仰廝部體也至云朝廷以四
海九州之轉輸數千百萬之膏血付諸若曹臣愚實不稱
任乞賜罷斥不敢復誤軍國大事若夫悖逆二字非可口
舌爭言亦望皇上敕下法司將臣部原移兵部咨文取勘

明白果有悖逆之罪臣司其稿自甘不赦之誅如無悖逆
則有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及奏
事上書詐不以實杖一百徒三年之律在王國禎必居一
於此矣巡撫雖尊不在議貴之例計部雖冷非該究枉之
人也

天啟元年七月初一日奉聖旨兵餉不妨商権何至慢
罵相加撫臣疏中語過當不必事辯楊嗣昌著照舊管餉
該部知道

帑金發完請敕各處奏繳稿（時為戶部浙江司郎中代部堂具稿）

照得近日請帑一事自三月二十六日聞遼陽之變始兵
部會題請帑四百萬內閣臣部一百五十萬分註極明九

卿科道畫題在案其後臣部一再會題請至六百萬徒掌
聖恩節發四百萬而止乃在臣部分領一百二十萬未滿
初請一百五十萬之數也節題奉旨發過九十萬尚有三
十其存庫以備不時之需不敢妄動今因工部咨匱移咨
聽其題知取去而臣部遵一百二十萬亦不得用止有九
十萬久經奉旨分發已完在廣寧四十其應屬撫臣王化
貞山海二十萬應屬督臣文球天津二十其應屬餉臣李
長庚宣大十萬應屬督臣董漢儒不得不仰請明旨責令
明白支銷刻期奏報倘有冒破含糊應敢戶科參看抑臣
固是而畫有戲也明旨有云軍需浩繁則莫臣部為甚尚

須調度則其臣部為難請帑四百萬臣部取數一百五十萬原不敢不酌其中而及其餉也止得一百二十萬及其發也止得九十萬嗚呼此九十萬者在督撫諸臣用法不知何如而實實抵得臣部九十萬之數亦猶未敢必故臣部之難真不可為算數譬喻者也然而每一請發明旨切責則必於臣部中外吁呼則必於臣部至於遐觀逖聽不知帑之為何而發於何而用而誤皆以為餉也催徵者不催徵起解者不起解必至忽然斷絕洗然罄空如去秋因有二百萬之發而入冬至無錢而之來禍適脫巾鼓於末瓦併裂不可趕合臣部賬計見血天地無情將終何以拜

此釁而謹因責成奏繳而及之仰告君父俯告臣民夫銷者庶乎不敢泥沙催科者庶乎不敢藹綏而在廷之臣極力請帑與留心用帑者庶知臣部出入之數奉旨明白起程明白異日奏報開銷亦要明白執業而待之可矣惟皇上少加詳覽於豎臣部浩費艱難嚴敕督撫諸臣務求實用省直不得因而慢餉上緊催徵起解施行

天啟元年七月初六日上扢得旨行

覆議通州募兵額餉稿

該本司查得通撫疏內所稱募兵餉額臣疏久明又云疏下多時咨催數四該部全不照管者或指暮陳兵營之制一疏而言此疏或下兵科亦下戶科以故無抄到部無憑具覆而所謂咨催則五月接得一紙內止概云民兵已有成例募兵所當隨行本部若回謂民兵例止六錢就具咨語覆之而非概從下等也至六月十七日再接一咨始有兵分三等之說本部咨回上等銀九錢米六斗中等銀七錢米六斗下等銀五錢米五斗亦就咨語覆之而非顛倒操縱也至云非以浮額富誠聖明之前而徐俟該部之裁酌如此則必通撫原疏題知撥行而後可若非題知撥行未免下部酌議前此遵濬之兵月支本折不過一兩五錢海蓋之兵則有止於八錢六錢者以遵濬之餉例通州之

兵彷彿相等止見其多不意更精其減也一錢之爭名曰甚少合萬人則以千計積十月則以萬計從此調募三十萬兵皆與部爭一二錢間為數豈不可算計且無詞難之而天下事不知所終矣等因並呈到部看得今日兵餉計者募者各有其難而募者主招徠千人萬人可以呼集計者主推審一人兩人不能半飽其難有百倍焉者臣未署部以前通撫募兵原疏實未下部署部三日始接兵分三等之咨即為酌量咨回有何成心掣肘而啟如此紛爭乎臣今亦不必辯但其募兵月餉必以通減為非而有洶洶之說則查前此遵兵本折多者一兩五錢少者至六錢

而止通兵今與之同實不為薄且也招徠方始遠稱捍臂洶洶假令有求必得將來何所不至而今內地招兵又不止於通州一處臣部少加剷量亦不獨於通州為然此似難因爭執遽廢斟酌者必不得已盡此一錢之數稍俟撫臣簡練時日已成勁兵然後移咨臣部請命皇上從優給之此為恩出於上不為威脅於下是則可行耳

天啟元年七月十七日上疏得旨行

覆科條議考成併立冊庫稿

該臣看得考成之法始於隆慶二年輔臣奏行將省直積逋清理催督至萬曆七年間無積舊欠可追而太倉有九年之積者何哉其時法立明備在臣部因奏行唯謹在戶科尤未嘗相離而內閣又有考成簿以綜覈部科之所不及甚嚴也自後法意漫微數十年來海內逋賦視為固然而不可問頃臣未任該署部事侍郎臧某查參新餉議處布政知府等官住俸降調有差舊欠京運亦嚴中飭庶幾舉先朝之法令矣顧臣猶恐錢穀之司事擬未要稍加附學旋格難行及先吏科特疏不准推陞降罰官又先戶科此疏再與申明畫一法於是深幸諸臣同心體國臣部猶可撐持所有疏內綜要領三款如先參落職後即有司毋舍大吏而苛下僚如歲額錢糧歲終查覈毋置見在而成

往事如司庫查催用為殿最毋棄藏掌而徇面情此與臣部節題事理相同宜吏宣布以示振飭又挈事權二款如歲終查參該科關會臣部同舉住開俸級臣部移會該科互稽此節題所未及自今題請永著為例可也今歲大計屆期該科欲按省直所齎文冊與諸司磨對完欠分別開除擇其逋欠最多者指名糾之盡法處治仍祈皇上廷行賞罰以為諸吏勸懲其所感勵更迅若各巡撫通查未完題請定奪之例查載會典凡內外一應章奏該部院題覆行各該撫按官立限奏報仍具考成簿二扇每月赴科倒換並開已未完手本註銷每上下半年各科將逾限未完事並撫按職名先行該部查明類送應題科分查覈欠數多寡具本題奏此固六垣職掌而與六曹喫緊相關戶科既有條陳臣部亦得請旨申飭者抑尤有說焉臣部在國初止四子部而款分為十三司不勝其繁十三司奏有歲入歲出不相統一文移龐雜絲緒紛紜莫可究詰而弊因之莫如總立冊庫一差為要總十三司歲額錢糧考求數十年增損之故彙為一冊擇一司官主之而有分文之入分文之出皆於冊庫掛號銷號十三司分主承行冊庫合主稽覈每月與銀庫磨對出納歲終與戶科會計完欠一切考覈諸務盡以屬之而省直司府州縣徵解之遠近京

邊解支俸祿月糧料草商價之羸縮無過情焉於國計豈小補哉臣衙門原有本科皆選司屬之賢者充之於內特差一員勾當其事請鑄管理册庫關防一顆量置書算人役應用而以一年爲滿候與鄉會考試遣郎等差仍選本科諳練者代之繩繩不斷從此再無不可問之錢糧而貪吏奸胥或當少知斂戢矣

天啟九年十一月初九日上訖得旨行

述遼餉支用全數併乞罷第一疏時爲戶部新餉司郎中管理

竊惟今日遼餉致盡錙銖用若泥沙廟堂之上閭閻之下大抵專罪遼東需餉何若是之多至求其故而不得又罪臣部取餉何若是之多是皆未有以支用全數告之者而從來支用本無全數難以告人臣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管餉至今歷過十六箇月乃能畧指其地其事其數約其大全請仰告皇上俯告臣民看此徵求何時可已經費何時可足而臣狗馬心力困憊無餘萬萬不勝此任亟宜罷斥以謝海內別簡能吏以重軍儲又不待臣言之畢也

臣惟遼餉是一總名而指其事言之則有廩給公費工食月糧料草行糧草料鹽菜賠家米豆雜本車船工料水陸脚價一十五項總費遼東是一頭領而指其地言之則有遼陽廣寧寧前山海永平薊鎮密雲昌平通州天津易州

登萊宣府大同延綏等鎮又有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等省南直淮陽蘇松常鎮應安徽寧池太北直順永保河真順廣大等府四十四處支銷計臣管餉自泰昌元年十月十八日起至天啟元年十二月終止截數通算京發外充本折糧價買運等項臣一部獨用新餉之事共計七百八十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九兩九錢零又自天啟元年四月起至十二月終止截數再算調募扣留安家器甲行糧等項合兵工及臣部分用新餉之事又計一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兩零蓋臣管餉十六箇月實算臣部用銀九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六兩零而省直地方尚有已經留用未報開銷者不與焉兵工二部又有自分餉金自用馬價料價者不與焉或此十六月中臣部分請帑金不過二百一十萬應徵加派不過四百八十萬今用九百二十五萬有奇則有二百三十五萬不知來處是豈天降地出哉毋亦臣部撤催如火案牘如山委身殉職窮力任怨之所得而臣狗馬愚駑殷憂日夜精神心血亦既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過夕無眠眩暈卒倒然猶不言疲病勉强支持蔣樓解暑承行不輟乃今清算踰年全數用至九百二十五萬有奇且不自覺駭汗如雨嗟其殆矣從來太倉歲入不過三百八

十萬臣部設十三司分理之而十三司各有定額成案完則送納欠則查催猶不甚費心力乃今新餉九百二十五萬視太倉不止加倍臣孑然一身理之又無定額成案事事從頭創起字字從心嘔出銖銖兩兩從手磨算無違即今十五省直奉臣部新餉催徵往往應接不暇沿邊各鎮餉司奉臣部新餉查覈皇皇登答不來總是繳臣一司案呈之事而臣精神心血果否耗竭無餘於此亦可槩見噫臣殆將死矣若不自揣難勝猶復冒任此事匪朝伊夕不罪死亦憂死而僨死罪死何益國家何救疆圉臣敢以死塞責不早自言請命皇皇亟亟為軍國大計斥愚臣以謝海內簡能吏以佐遼儲庶臣雖蒙嚴譴猶不致誤國事此臣所以叩心天地頭額闕前迫切哀鳴於我皇上者也伏乞皇上鑒臣管餉踰年全數九百二十五萬委比太倉當額三百八十萬不止加倍即臣隻身專理委比十三司分理勞逸少殊臣今歷俸五年五箇月不敢比諸司例循資遷轉惟望聖明亟賜顯斥以為不稱任使之戒軍國計重臣狗馬力盡報主無能殺身無益萬萬不敢冒任蓋恐誤軍國非愛身也

天啟二年正月十七日具奏奉旨該部知道

聞廣寧變料理關門糧餉稿

照得連日廣寧警報頻疊臣部心切憂懼蓋為在遼兵將平日貪冒折色不肯運糧以致右屯衛見積糧料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糧料二十餘萬石臣部發過車牛銀十萬兩餉臣又雇小車三千餘輛出關將謂陸續搬運可支今年七月有餘而今遼烽過河我兵不利百萬糧料誠恐委棄於敵則此中原百萬膏髓塗地餉臣百萬心血東流而臣部所以歷歲錢糧為百萬之糴本與百萬之腳價百萬之車船工料將養遼兵遼馬半年有餘者一旦盡齎盜糧即使臣部有點鐵成金之術餉臣有神輸鬼運之方亦安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也關門之計勢不容緩去秋末幫海運餉臣疏卸關門見今陸運之糧亦宜及關暫止移

督臣相機追發其在天津見貯召買米一十三萬餘石臨清倉支運米一十五萬石淮津道截漕米二十二萬餘石計每兵月給五斗可支十萬兵十箇月又天津見貯召買及各處解運菽豆共有四十餘萬計每馬月支九斗可支七萬馬六箇月有奇臣今即日諮發銀十萬行餉臣速雇小車陸運到關俟冰開海運連幫繼進關門暫不憂米豆而東兗淮徐去年七月題派買米之數陸續催運到津薊密永餉臣另派買豆之數陸續區處發銀亦可接濟臣部凡關餉務題到即行多不能待奏報但如此警急事

體不一上關恐貽君父之憂也

天啟二年二月初一日上批得旨行

再計關餉併撫遼人稿

照得河西警報頻聞山海防守宜急臣等業經庶備糧料具疏入告矣昨接戶科抄出戶科都給事中周希令一疏內言覺華等島糧食宜勤兵護民令其自取無算餘者盡付水火未出關小車與天津海運不可不日夜預料速備等因奉聖旨該部作速議行欽此禮科給事中周朝瑞一疏內言搜括薊永一帶州縣倉庾不拘米豆雜糧騾駝車載船裝速速催趲以次而東等因奉聖旨糧餉著該部作

速議處其廣寧逃民也著地方官設法安插欽此又准兵部左侍郎王在晉一咨內言安撫流民分散各郡沿邊設廠煮粥療饑或為傭作或聽耕耨或工藝業俱聽隨地營生多方安插等因奉聖旨遼民避難入關情有可憫依議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賑其潰兵招撫俱如議行爾部還出榜曉諭以示寬恤欽此除屬別衙門不議外其有關臣部如關外搬程最為要務前兵民未至逃盡地方未至棄盡必不可不設法取見在之糧以自資既不盡之糧以勿為敵資是在當關諸臣審查情形急為調度不宜一刻緩者若見雇小車未經出關者急催赴津帶米至關見米糧船泊津未運者急催開運至關永平一什四十八年買完未運米豆一十三萬餘石急催偏雇騾車腳星夜駝運至關與該府屬附近倉穀碾運至關務濟海運未到以前俟海運到即止此則臣部餉臣極力為之而永薊密昌通津一帶餉司暑布一體責成斡辦不必別議差官至於避難遼民入關羈縻朔廷不可無拊循之實使之流落無歸不必有發賑之名使之集聚生釁頃奉酌量動支銀兩之旨兵部咨取在關帑餉十萬就彼給之臣恐此幣一倡未入關者求入已入關者不散已散去者復返斗大之城不能容一金之患不能厭將有不可知者合無仍照

兵部初議行令順天保定撫臣亟飭道府州縣用隨地安插之法或開田可闢與為受廛之所或存技隨身勿失資生之策臣部原行八府平糶倉穀今宜免糶以供館粥起解春夏贖銀今暫停解以給牛種事完之日仍將安插人口動用銀數具實報部查考大都人數眾多就中恐懷叵測各地方有司須費一番心力著實調劑得宜寧散勿聚散則不生邪心寧遠勿近遠則無憂意外此兩撫臣及各道府之責也兵部疏內又有潰兵內領銀兩於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重支冒領一段必須該部通行各邊如會典臣部互照相成庶邊塞不生異議耳

天啟二年二月初六日上乾得旨行

覆登萊延撫請帑疏

看得登萊地方有限兵民招集數多物價踴騰流俗騷亂勢所必至撫臣臺臣備述情形殆哉岌岌而思所以安戢之非發帑金二十萬不可皇上念此新設重鎮命查原議兵餉並扣留錢糧果否足用該臣查得登萊設鎮始於天啟元年七月間臣部總計前後解留一百二萬兩不為不多矣若論餉兵一節每兵一名月餉一兩五錢千兵月該一千五百兩萬兵月該一萬五千兩而去年九月初七日撫臣陶朗先三方兵力未具一疏內據東省添兵五萬登萊坐數實止一萬四千除一萬聽淮陽招來三千聽福建調到外本鎮應招一千今已招得七八百人云是去年九月前且無一千兵不用一千五百兩而今姑自七八月各以整千兵算用餉三千兩不啻足以十一月二十日兵科蔡思充登萊兵數猶虛一疏內稱樞部應添五萬計部酌定三萬奉有明旨頓截撥既不能應而江淮招募報登僅滿萬閩兵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人以三萬論尚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募於楚蜀必屬風影云是去年十一月前且無一萬兵不用一萬五千餉而今姑自九月至十一月各以整萬兵算用餉四萬五千兩不

啻足矣御史李時榮疏內稱今登兵三萬准兵七千遼兵二三千約有四萬不知何時募滿何日開糧姑自十二月至今四月各以整四萬兵算用餉三十萬兩又不啻足矣總計去年留餉四十萬如此滿除滿算止該用過三十四萬有奇尚存五萬有奇與夫今年再留四十萬陸續解支似堪提濟諸臣疏言餉缺或未實查兵數如此之詳又或該撫紛紛借之通船置器造宮募兵等項不行請補致令正餉反缺是未可知至於渡海遼民御史疏內止載圖說萊州一萬查前解撥賑銀十萬若以資給散遣恢乎有餘或者通省流移不止此數又或前發銀兩一時止與餬口未曾檢發起程亦未可知是則撫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請發帑金二十萬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聖明裁定賜予若干於以宣布皇仁永綏東土非臣所敢必也若欲從長另議臣部兩年之間解留一百二萬心力物力業已無餘不能賑應此格外之費矣

天啟二年五月初二日上乾有旨不允發帑

乞罷第二疏 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臣於本年正月內具奏管餉踰年備述各處支用全數九百二十五萬明臣狗馬愚悃敢憂日夜精神心血耗竭無餘時常嘔血下血一發數升又或通夕無眠暈眩卒倒不

能復任管餉懇乞聖明亟賜顯斥以重軍國大計蒙恩批發該部知道正候覆題放斥間適值廣寧潰陷一時餉務倥傯臣隱忍撑持未敢再請延至三月二十二日接得家書臣父偶患脾泄等症卧起不寧思臣不置臣倉惶懇呈乞堂官代題放歸不蒙俞允自念孤親獨子久隔天涯日夜憂思前病增劇伏枕一月百事廢弛強起料理未及十日再接家書臣僅存弱子又復夭亡家世單傳一綫血脈斬焉告絕闔門悲痛祖母父母俱無人色病妻一日九死惟餘幼女藐然無依臣不覺一慟迷悶氣絶家人扶

翅醒驟嘔鮮血盈數日夜不止而病不可為矣日食一盂仍苦嘔逆夜視達旦不成睡眠或偶一交睫骨肉死喪夢寐纏綿不了此是精神恍惚心志健忘手足麻痺頭目眩掉諸症畢作而愈不可為矣延醫診視咸爲真元耗散臟腑損傷必静屏人事調理數年庶望苟全性命臣樹屑流涕念臣前歲赴京辭别父母妻子隻身就道自謂年方壯盛將此全副精神盡供職業或可少報國恩不意遼心戮力拮据半年而遼陽壞救焚拯溺經營再歲而廣寧亡臣如精衛即日夜填海知何紀極緣此憂危成病根蒂已深豈期骨肉至情生死異故又復相隨而至一病再病奄至於此狗馬微軀死何足惜惟是一日未死一日不離此官一日占官一日就誤此事臣司一事之誤能致毅䧺脫巾能致臨敵缺乏内憂宗社外撼封疆爲禍不小而臣病憊如彼能擔此事不致蹉跌否既知不能敢占此官不求退避否告病給假明案方嚴臣不敢請臣所請者仰乞聖明賜臣顯斥以爲不稱任使之戒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言孔子以爲明訓臣今自知不能不敢不力求止臣既求止不敢復引告病給假之條惟願即日蒙恩斥革爲民永不叙用庶臣病僵餘生不致占官誤事終身廢棄所甘心矣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具本奉旨楊嗣昌管餉任事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覆戢山海新餉責期奏報揭（時爲戶部新餉司郎中代堂司具稿以下同）

看得遼東見餉全録監軍等道不知實在之數各營冊領隨到隨支餉司無憑再駁糜濫甚多然猶在冊領之内也至於餉司偶缺收放一聽廳官無論將吏百計乾没抑且各道票取借名犯支除却冊領外更生如許弊竇蓋自戊午五月至己未二月遼東五道用銀又自辛酉四月至九月廣寧糧廳用銀與今年二三四月山海關廳用銀皆在餉司未受事前耗蠹不可勝紀臣部或題或咨反覆駁查迄無一覷甚則反借臨敵脫巾等語以與臣部爲難必寢格而後已此則遼餉難清之故罪不止於道將廳官已也

令督餉御史江日彩摘發關門奸弊甚詳張文追著經略拏問追贓其錢糧著餉司用心查覈併申飭監軍等道以後務稽冒兵之數方與掛號關支既奉聖旨凜於斧鉞經臣以下自當著實遵行但事關重大猶恐餉司獨行查覈奸貪將吏不無挑激生端借以文罪啟釁又從來查覈因無奏報限期所以過耳成風積習莫破合無仰請聖裁將查覈一事仍敕經畧箚委新任廉能道臣會同餉司釐剔定限六月以裏具奏上聞如或愆期一體治罪各管兵官尤為約束將士不許挑激生端此則臣等不容不補牘以請者也

天啟二年五月十五日上疏得旨行

乞罷第三疏 時為戶部新餉司郎中自陳

項臣刳心瀝血備述憂病苦情不能供職懇恩顧斥伏蒙明旨批臣管餉任事著照舊供職狗馬有心感泣欲死設臣果能任事敢不勉強供職然臣伏思之凡人必有性命而後可以服官有心神而後可以作事未有性命傷殘心神憔悴憂愁疾痛旦暮欲死而能服官作事者也項臣伏枕兩月印封私寓事廢公庭每一念至心如焚灼亟請堂官委署印委協理皆以臣身尚在未肯決然是臣一日苟延不知誤多少事比誤事獲罪當萬死誰肯謂是性命傷殘心神憔悴憂愁疾痛旦暮欲死之病臣而貸之者又誰肯謂是請署印不得請協理不得併請罷斥亦不得俯仰無告之窮民而原之者嗚呼臣不知死所矣人窮追本惟有呼天臣無枕說不能者止自是千古明訓臣既不能不敢一刻苟延致誤軍國大事如是而已憶臣受事以來兵部職方司郎中某工部虞衡司郎中某等俱先告病皆蒙放歸臣今不敢比例惟願天恩賜臣顧斥狗馬疾病不死得偷田里餘生皆歌詠太平之日矣

天啟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具奏奉旨吏部知道

微臣自審非才疏 時為監督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 以下同

臣嗣昌待罪河南汝州分司二載該撫按臣題請加銜久任吏部覆奉欽依臣兢兢職業罔敢越思去冬忽蒙恩命調臣霸州兵備臣念輦轂之下盡多事驟廩廩憂不克稱職拜疏籲辭適值大計靜聽幽默不敢有言過期已迫謹星馳到任不意甫半月餘又聞有關內遷之調臣甚駭之夫以加銜久任之官一調再調已非常理況關內地方營山石等路扼塞左咽喉當今第一重地也宜妙選天下第一邊才熟諳封疆長於軍旅者而用之何謬舉及臣臣往長面楚江湖藪澤之鄉不便鞍馬並仕服官自浙江杭州府儒學教授轉南京國子監博士以伏戶部福建等司主

事等官皇上試查履歷曾閱一日邊鍾否祇緣臣在户部
條陳一二兵餉事宜或者謬謂知兵而不知臣實書生日
中未嘗行陣胸中無一將材紙上之談雖則不能一旦舉
以重任斛不倚封疆事至於僨事而後蓋紛紛做臣則何益
矣前此屢誤封疆不止一人不但用人違才人亦自知非
才而不肯言以自誤而誤封疆為禍不小孔子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異常職分姿不宜然況封疆重地自知不能
而隱忍嘗試將欲倖苟安萬萬非臣所敢出也用是瀝
血披心仰告聖明以明不能者止之義臣既難試封疆何
敢苟祿戀祿惟祈聖鑒度分或調簡僻或賜罷斥臣之愚

分所自安也有如不問能否必責做臣効力當衝則臣又
有請焉決兩標賊蹈擬臣父鶴見任總督三邊兩奉恩旨
策勵戴罪而今不知移鎮何所奏報未到音問不通臣係
獨子望眼將穿方寸昏亂蓋身在蘇州而心馳於彼久矣
皇上如不棄臣乞賜削臣官職俾以白衣隨任助父討賊
倘臣果有寸長効力戰定皇上用臣未晚如其不効臣請
身先士卒奮臂大呼求死賊手以代臣父贖罪萬一此臣
死忠子死孝之至願也
崇禎四年九月初六日具奏山松曰不佞一段語出
聖性或自聖明處後先上之失用先人無先人辭不復
命而盡弁以死者凡相比志也

敬陳關門防禦事宜疏

頃准兵部劄付到臣為遼用已久救援因循等事內開欽
奉聖旨關門防禦著楊嗣昌用心料理欽此臣狗馬微賤
捧讀天言不勝廩廩惶懼竊臣自抵關門亟請更定經制
立戰兵車騎四營屬總鎮標下應援分水陸信地九營列
山石沿邊擺守蓋早知有今日防禦實著不敢不先圖之
一聞大凌被圍戰兵次第東出時即督勵各營照信防守
統統晝夜稽查且也修退城垛塌補樓垛高堅添備放品
坑置箭簾木架與夫打盤釘甲成砲滾鎗丸鉛藥架種種
星火造辦皆臣本等職業敢不用心料理無臣力所能為

止此耳經制初定欵額尚懸見在沿途各兵有步無馬有
守無戰鎮城以裏止有援奇飛騎中權與留紀鯨圍總合
之二千餘人並架而守空弱單虛一目可見臣殷憂無可
奈何且計此一時之防非萬世之防烽在外之禦非在內
之禦也臣觀關門形勢邊山邊海中間平地一十八里為
遼永往來之衢先臣徐達特建鎮城一座兩翼之以南北
邊牆譬之人身鎮城扼要有若咽喉南北邊牆則撐兩臂
可謂雄矣左掖邊山山外即諸敵之巢右腋邊海島嶼汪
洋奸盜出沒之藪皆可闖入腹心深中要害者豈咽喉兩
臂一線之防可當周身捍衛乎危矣向者烽在永鎮南北

兩邊之兵縮入鎮城而邊已置之若棄危甚矣臣之愚慮以為南北水關各建磚城一座與鎮城鼎足而居內實之以土者外宿之以重兵則虎豹重重當關凜不可犯而關始為萬世不拔之關也轉天津之粟入南海倉口而又次第輸入鎮城及水關之城糧始不為盜齎也以磚封鎮城及各城之糧即可為倉貯粟而不必別建廒房也鍊戰須馬關內水鹹草肥良馬飲啖生病關外芝蔴灣李家堡諸處皆可大養馬專擇良將任芻牧之事而多市北馬資其蕃息馬可漸充也關門僑集五方土著資寡賣甚自今文武邊功應得世職者請皆著籍山海衛而諸路允戍罪人

亦亟配馬官歲皇上十人則世有家餘十家戍卒歲百人則世有健兒百家土著可漸強盛也臣所言非倉關大難之事明歲若得萬四千工北修大姿之數即兩城可底幾而餘事可次第舉也城成而鼎足相維皇上養五萬兵三萬馬於此外可以捷邊內可以寧輔且薊遼水陸轉餉俱難酌其道里之中舟航之便無過關門臣日夜計此至熟而無因冒陳皇上有料理防禦之明旨方敢畧盡其愚然而臣身在關門臣父鶴在陝西流賊劉撫未寧臣愚久憂缺死近得父書自謂起處如常家人密稟當食中氣歲證類噎臣魂魄驚飛方寸亂矣稍俟凌城圍解樞輔關臣入關臣乃敢言狗馬至情茲未敢瀆奏也

崇禎四年九月十五日題奉聖旨這條陳關門防禦事宜有裨實計該部確議具奏

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臣因奉旨防禦關門具疏請命間值臣父表使到京寄臣家書奏稿內稱身負不白之究義難隱默但願速繫闕下親赴御前一言而死臣一讀之心膽墮地泣涕霑衣知西賊劉撫無成臣父禍且不測臣愚惟有一死仰乞聖恩代贖父罪耳夫西方之賊原係皇上守邊健兒輸糧赤子以邊郡窮荒數年乏餉漸積化為寇讎臣父未任以前業已蔓延猖獗然沿邊四撫五鎮未有他故猶可彈壓撐持不

幸臣父受事延甘陝撫連換八人勤王五帥並發精銳盡付東行緩急無一可恃而賊黨始解慶陽之圍杜文煥賀虎臣方潰保安雖與劉賊臣父挾卒三百撫定神一魁數萬衆而散遣之非得已也迨王承恩歸與張福臻提兵大剿臣父身在行間鼓舞盡力何嘗崇主撫而不主剿乎但蒙皇上委任責成毋論剿撫一賊未寧臣父自當引罪而心力殫竭結局艱難同舟猶未備悉始末臣父冤苦至極自請近繫臣係獨子方寸盡亂魂魄飛騰無一刻苟安視息之理請乞皇上特恩將臣父罷斥選賢任事如有不盡之罪立近微臣或幽囹圄或効死封疆凡可代父贖罪

萬一者臣愚視死如歸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奉旨楊嗣昌著遵旨殫精竭力以安重地不必屢疏總陳

臣父蒙謹泣謝天恩再請代罪疏

臣前得臣父鶴奏稿自請逮赴御前隨具微臣情急呼天請以身死代父萬罪一疏時猶未知聖明果否允遵也今接邸報吏部一本遵旨查明述奏事奉聖旨楊鶴總制全陝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著革了職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員缺推堪任的來用練國事姑著降三級戴罪剿賊自贖如仍前玩縱定行重治不宥欽此臣謹伏地望闕叩頭流血仰謝

天恩責臣父以流寇披猖不能撲滅臣知罪矣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幸如臣父所請天鑒自明臣愚不敢置辯惟是臣父已為罪人臣則罪人之子也臣父蒙恩革職欲臣豈敢居官臣父杻械在身臣敢冠帶視事以臣狗馬至情即當泥首跣足頃刻千里奔走臣父之難而臣不敢也以新奉關門防禦著臣用心料理之明旨此時何時臣敢擅離跬步也臣欲謝事杜門惴惴俟罪又恐人心疑惑將吏解弛且來援兵馬絡繹一芻一粟一豆一鉛一火一東無不時刻問臣而臣不能杜門也臣欲自囚於獄中料理文書敢印在身不敢將入不祥之地欲封敕印於官舍苦無

妻子看守臣又不敢入獄也臣一念之間仰戴天恩恨不為嚴關守禦固萬世金湯俯思臣父羊苦累固則又不禁頓足椎心號呼欲死臣今鬼魂飄颻神已不守舍矣聞命一日不食行立欲倒然猶勉強登南城探發大砲鉛子火藥夜查北城與將士泡生三更歸而大哭土炕良久復甦皇上教臣料理臣當仰報特恩今心神惛亂不可為矣適許各衛門請離任代罪恐展轉時日臣一但要死而罪累愈深故敢哀鳴於我皇上之前伏乞皇上深念關門重地時值艱虞十數萬兵民商旅不可以罪人之子彈壓其間賜臣離任赴闕代受臣父萬千之罪如潤臣數月關門料

理稍稍有緒更定經制分信列營兵之戰者戰守者守迨今新國臣等奮發前鋒步砲各營効力稍有微功樞輔閣臣出關之後後臣防禦翕然且特疏建南北關城為皇上萬世計亦見狗馬愚忠不敢仰負知遇宏開天網溥臣父之罪放歸田里使臣竭盡心血卒成關門不拔之業則臣父子螻蟻性命死而復生臣何敢復愛其死也

崇禎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奉聖旨閣門防禦正賴楊嗣昌已有旨著用心料理以圖表見不得顧請推諉
部知道。山松曰凡人請代父罪不但於此楊嗣昌言十之四五厥後與黃石齋廷對發憤一事其日御前幷
代父罪屢疏俱左御前具戚格為何如也嗚[illegible]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終

曾[illegible]的堂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裒書
孫光山松同輯 孫 裒旂 同較
山樺 裒正

疏

微臣承恩獨異疏 時為都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永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以下同

獨惟人臣事主遭逢恩數今古多同微臣身荷聖恩則出古今常分之外緣臣父鶴頃家恩擴係罪袁州臣以孺子

依覲顏求雖任聖慈未允容臣苟祿至今此臣荷異恩一也宋臣范仲淹經略西事使賊心寒其子純仁對宋神宗之問曰臣儒家子未嘗知兵今臣父四事無故臣獨何敢知兵皇上命臣提督軍務此臣荷異恩二也臣頃疏辭蒙恩勅臣以才望簡用再疏謝恩又蒙勅臣以嚴關重寄加意料理臣有何才望堪當重寄敢蒙天語褒嘉此臣荷異恩三也臣荷此異恩朝夕思惟仰報高厚實無他奇去秋九月請建南北關城與鎮城鼎足內實土著外宿重兵牧馬聚糧為尊前禦遠之勢實是扼固要害拱護陵京至理中間屯五萬兵養三萬馬時且未能而先建兩城實是治

邊修守常事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臣欲為天下之大常以備非常之異變極之至於變起而終不失吾常此非今日創言也臣萬曆丁巳奉使關門瞻察形勢有慨於中戊午而遼事作己未庚申辛酉壬戌先值戶部本科後則專理新餉於時瀋失備遼遼失備廣廣失備關皆臣身經眼見手畫心維臣愚因餉思兵轉失求得畜圖一著堪莫萬年實無踰此策縈方寸十稔於茲不期重被恩遇典在嚴關反覆圖維終無以易前策今言內有三協外有九城關門版築似非急務此皆道其大常未預不虞之變也臣為關內道三詳此事再奉明綸俟監視按關諸臣另議

臣復何言第恐繁關著敵展轉蹉跎他日追悔無及其餘操練兵馬修濬糒壕造甲儲糧臣愚可竭之心力曷敢有愛毫髮若空拳獨拍未盡懸狀臣亦難嚴四體稱職樞部精常之議兼值大眾匱乏之時擬將關內之兵二分修築關外之兵二分屯種稍佐班軍海運之所不及毋徒歲歲坐食縣官而視糒敵不理任烽來往壞蕪不耕擁兵呼癸為也此其說甚長臣今未敢覼縷以臣力小任重焉知僨什不在眼前敢希百年必世之業且又焉知內外諸臣果一一與臣見相同而臣遂能行其志也但臣身荷異恩借此仰報萬一乃臣敝共之誼則然而同聲相應將伯助予

所望內外諸臣不啻爲分深切耳臣平生閱歷尚有一二見聞關係邊情要務皇上許臣盡言乃敢次第條奏伏惟
聖鑒施行

崇禎五年五月十七日奉旨關門暴城搶掠因要害
揚嗣昌曾因視邊關謂臣望城未言其地則有要地
正當明初條奏[illegible]許盡言該部知道　山松四士
中貴西甲戌兒入撫關二載前奏職六奏關奏不諸
於此亡者蓋十之七八兵閥有所歸越事皆載見於日
歷中者

撫鎮事同一體疏

臣惟遼海薊門新定三撫統於一督駐中遼薊二撫駐止如舊信地有藏於前者任未嘗加重一切可以相安惟臣撫山永乃割設衛門割山海於遼割永平於薊信地本非

舊隸咸令亦無責行有吃緊關係軍機難默因循含默而不可得者則臣與鎮臣節制未一是也以關內言之如山石建燕四路皆屬臣轄而鎮臣則分山石統於山海鎮營路新舊防兵無所不得統也且與臣及山石道臣駐止同城無所不得商也燕建統於三屯鎮則止統協路而不及新營新營之駐二路與駐永平府城者無總兵統轄之而且與臣及永平道臣駐止遼遠即協路有事亦不得商毋論新營無兩臣以建令軍虛移會該鎮調兵防守則攜中協之兵不能應東協而且以爲制內舊屬舍己從人獄則三屯鎮將實實不能厥營無建兵而其節制二路果何為

寺明旨責成雖事則必曰撫鎮樞部一應軍機則同行撫鎮而臣轄止四路一半有撫無鎮平時商確者誰緩急策應者誰此節制之不明不容備默者一也以關外言之九城皆非臣轄而鎮臣則否山海鎮臣勒書管前屯一衛而轄至於中右所招練鎮臣勒書無統轄地方而兵馬見駐前屯中前中後三城夫前屯之應轄於山海也以關門來去非前屯無出口路遼無哨探眼目不轄之尤不可也而因前屯以至於中右中後則遠矣招練之無統轄也以內外業應無一定地方而因無統轄致同城將領不受約束事事掣肘難行則孤矣兩鎮臣有轄有不轄皆非臣之所

轄臣何敢越俎但山海鎮之遠取臣既不能並驅招練鎮之孤鳴臣尤不能協助無事如此恭錯有警何繇責成此節制之不明不容備默者二也以臣之愚計山海鎮在天啟七年以前原管山石無建四路舊制似乎可循而其轄關外如中前一所兵馬錢糧皆隸山海道司則應全轄如故至前屯衛兵馬錢糧皆隸寧遠道司則止半轄須兵哨探飛報軍情之一事而其餘一切不與可也計招練駐劄前屯兵馬分駐中前中後則此三城協將似應半轄以便安插營兵屯駐糧料哨探軍情免致事事掣肘而其餘亦不必閘至關外無兵可招奉旨設法招足則量分立一二

營於關以內石門梅寨等處拓之說令鎮臣往來訓練如有不及臣得專行照管可也此皆關係軍機之大者臣今不言恐旋踵有急呼應不靈調度無術即臣一身萬死豈足贖誤封疆之罪哉此臣躊躇數四不容一刻姑待不言者也

崇禎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奉旨這各內撫鎮節制管轄併分營信地事宜即與覆議具覆兵部知道

請正名實以使責成疏

臣惟治世之道不外名實二者先定名以責實此舉作興事之道也修廢實以副名此庶有乃成之道也臣頃查永平府屬設管糧理刑等官具疏以請一日接部揭文惡有

同知陳啟鈺東路管糧通判魯元圖駐薊也管糧而其知推是永平生府管糧者也不專惟是同時銓補推官有韓國楨蔣維芬為應龍等亦其知推是永平生府推官蔚並任雍陰關外通判閻武德為馭國推官黃師夔外又有同知張慎行通判韓上桂推官元之偉等咸謂永平府鈞陶之義在蘇鎮義在遼而義在寧府實與永平無干而名則混淆矣頃臣為關內道兄事道推官陳忠茂考滿通轉接臣亦行查嚴轉行查府而以室又因報本官原不於永平到任從來無事蹟綱干即按臣亦不相統攝則空名無當徒多轉折文移一不便也頃駐永城訪問民間疾苦會言灤州之民好險好訟本管不勝則走赴薊鎮餉廳控詞膺受前任推官張蔡濫准叢拘牌屬林速魚肉不可勝數永平道禁之而反以并衙府屬為詞徵狀不聽是則空名不惟無益而大有害二不便之又有大於此者燕建二路節制未明臣請歸併山海鎮臣兵部覆奉欽依有專屬矣適接三屯鎮臣王維城咨法奏稱仍稱鎮守永平仍行東協副將路從偶報不又紛紜無已乎該鎮欽降關防明開鎮守薊鎮中西二路總兵官銜而何以曰鎮守永平也甚者舊例相沿非奉天書申飭不敢擅改而臣於此非敢嘵嘵爭一虛名也誠恐兩路官軍兩處承應必且疲於奔命而

不敢言大小詞訟兩處偏行究竟虛套相蒙而不可詰並州縣小民有何知識徒見一紙票一差人則魂不附體命不值錢寫妻賣子溺水投繯無所不至而不知在遼在薊此亦一永平彼亦一永平原非永平之官當治永平之事者也此臣為將領軍民曲體其隱深救其災不敢不激切言之者也竊謂循名責實則將衙各官明白命之曰遼鎮理刑推官薊鎮管餉推官不用永平府字似無不可如必帶之各府則軍遠毋近如全遼舊官俱帶山東濟南府地遠則文案不至差役不行愈於附近疑似之間為害無窮者也至薊鎮鎮兵道敕欽降關防中西二路為本一應東

協事體不宜更有紛紜而臣今接管止復遼撫山永地方關防軍餉撫臣仍有山海等處便督軍務字様臣恐東西督恩倉卒徹兵將吏偏茲滋疑係千軍馬錢糧亦有未妥使者應否改正聽該撫臣方一藻上請臣未敢專之

崇禎五年七月十四日奉旨該部酌議具奏

請定鼓勵行伍卑官之法疏

治兵之法分營立將總其大綱然種種萬苦廿年歷歷戰年累月不辭危險盡瘁封疆者則中千把總實肩其責而代其勞乃陞賞不聯於朝了姓名不達於部司往往空勞空苦一旦敘捷報功將領私其子弟親戚幕客私人動遭

須啓辱沉埋不可勝數請將所有中千把總確查見任職銜真正履歷屬實戰蹟世職行伍戰蹟庫序料目戰經題敘如銜有無號紙剳付堪憑是否弓馬火器稍熟造冊考定具疏題知每季咨部以為叢准遇有陞遷事故下季開除如戰徵調應援累有戰守實功者查取平日咨冊而酌采須咨不得壅行其弊矣

崇禎五年八月初四日題

永鎮兵餉運搭疏

一議運法通共車船等項歲費新餉若干算明立定不易之業題定而行一職委官水次運倉相距遠近海輸陸輓

收卸同時餉司與管糧同知爲能分身偏赴舊例倉委等官承情輸納種種費營取償折乾盗賣難殺之不止今議改用判官主簿與夫同知縣丞帶管此輩身家性命比之倉委不同間有歲運正速雖知自愛者一議盤量取原米一石官嚷一次驗折若干再嚷一次又折若干以致三次四次驗准立票而後責成營運各官照此嚷法折法無溢於數外者是自然之折免賠有溢於額外者則非自然之折如數追賠倣將無辭而揭法一照此例一議守支如某官承定管糧若干未運完以前皆本官事之升合出納本官經了無辭既運完以後不在邊倉則在城倉即有莊遷

倉官宜令佐貳交納與之收掌而在邊者與同城將領在城者責掌印有司三面盤量如少升合則原管佐貳官賠償盤量不少則取將領與佐貳倉官合同甘結通申各衙門存案而以後短少則倉官之責抜將須有司時加防閑稽考倉官作弊發時發覺可也至收貯之久亦必約定折耗以一月爲率一石約耗若干則經年經月千石萬石以漸遞減而倉官亦不畏自然之折有賠累之患如其折在議准數外追賠奪自無怨矣

崇禎五年八月十五日題

請蠲永屬災荒錢糧疏

自降陷四城而永居其三撫虜逃之偽將不恩吉安撫昌
樂城雖在而城以外皆蹂躪之場降退以後瘡痍漸起而
不意霪雨連綿水潦海没一望於此臣訪乞恩軫恤則倉
庚本無宿儲例免存留則康餉勢難停給萬不得已兵將
見年錢糧量從緩徵或將上供諸需已前蠲免三年仍望
聖慈特允蠲免派解可也
崇禎五年九月二十三日題

登城指日可尅官兵家屬宜全疏
臣因援萊官兵久無信息於八月十九日差守備王承祖
前詣軍前哨探真確情形去後隨接邸抄塘報已解萊圍

旋復黄縣直薄登城臣不勝喜懼交集喜者喜天誅震疊
大兵連戰賊竟不能一矢加遺懼者懼登城南面賊計尤
致恐坊我兵深入而爲困獸之鬭也至九月二十三日承
祖哨探回關接監覆撫鎮書揭及參將祖寬都司陳可立
畧報備盡恢剿之詳賊勢真窮而非扶登城雖困而可圖
承祖親見東西南三門外挑壕八尺狀深一丈二尺我兵
約有三萬分佈二十餘營圍困水泄不通海門沙灘舟船
無通去之路諸臣方造雲梯仰攻福山等縣遣糧草先至
如此賊將安之臣以是知登城指日可尅不足憂安僅吳
東鎮贊畫館領官兵見在萊暱招練副將王扶臣都司白

登屬王洪基等官兵見在錦州參將黄蜚中軍薛同都等
官兵見在中後而其家屬強半皆在登州設使尅城之後
良賊不辨玉石俱焚致令各處官兵求之不得或誤以爲
我兵擄掠之致害之也能無刺痛其心潛伏之釁乎臣用
是懼敢請聖裁亟下兵部循飭行閭尅城之後凡係婦女
戒勿妄殺有爲兵丁所得訪係某官某兵家口許其首報
撫按衙門計其名口給之以賞則家屬獲全而兵心樂首
矣然後責有司分頭收養查造名氏知會該營許令告給
官引陸續取還完聚如此行之而海外錦州中後官兵有
不感激天恩畏常圖報者乎然此消息又不可預露賊中

令其情殺之盡也臣既哨探有得兼念招練官兵發遣未
遂不容不爲早圖伏惟聖明采擇仰勑部施行
崇禎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奉諭旨

敵款已黜廟勝宜先疏
臣接兵部咨文密奉遣情一事已經焚書逐使邊臣惟有
飭勵戰守夫復何言然臣竊惟邊患十五年非不戰不守
之罪也戰而不勝守而不支直於逃死敵逃死法而終不
能有加於扶者何哉無謀而戰守逆遺虜軍智勇俱困總
之無算焉故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令邊使乞款不
聽則以兵挾旋謀已著吳進驅掃部盡收東北西北諸種

以為之云文已圍兵若何而伐之以臣之忖度彼心輕我謂我兵虛怯自守不戰必不能謀攻且恃其巢遠我則欲攻之步伍輜車必不能來尾鬬拔以故敢空巢穴盡糾諸部前既鬬薊今復萬宣趣圍絕境而師不一而足我病伊何馬不足耳今伐其謀必大賚馬使我實有四五萬馬常出關門軍錦之間馳逐射獵彼必屏息而不敢動何則彼圖寧則力敵遠驚鬬薊宣等處則憚我以輕騎襲其巢如此可使軍錦駐席鬬薊安枕宣雲自無復事此臣所謂伐謀之策一也屈指彼之所以稱強全恃西人之眾為之羽翼今大軍與會既棄不耕遠寓秋成半遭水潦邊烽大舉而西搶插無所得庵查未敢入其勢春冬饑饉必甚即令扮馬投降軍錦時不乏人收即置之寧錦插虛很心臣測若以新撫伍押運入關分遣山陝沿邊充督撫道標之用且可新分散衆督撫鎮道查空糧養之為之另蓋營房無事收其弓刀貯庫有警償其妻子隨征時下清池草賦易敢萌心易世而後押又化為漢族臣聞先朝降人迄今湖貫兩番尚有遺官即是此輩無足怪者此臣所謂伐交之策二也臣此二策藏之於心已久竊念廟堂之上於此乞執大事必下公卿博議令聽道旬未有所聞臣謹披陳愚悃以為羣言之倡伏乞聖明下廷議定廟謨圖萬全

長策俾邊臣奉以從事若先事宴然俟其臨境無謀而戰守雖死不足塞責此臣之所大懼也臣又念插部西移將馬畜禁遏不許賣馬中國此中國大害令彼搶插插遠避不敢近邊撫賞其絕望矣皇上誠下明詔問插所居遠離中國無患苦否插不欲當彼中國禁抑之插能復來否即不采勿禁馬畜令賣馬與我我中國得馬插賞如故勅撫異將王世忠輝致插所或量頃常賞繳布之一二以賂示聖恩如此插雖憚不采而卸感天恩異時不必嘈作憝且或因此致馬仍復十數全一匹則為中國利大矣

崇禎五年十月初五日題

工部摘參木完疏 戊

工部料銀奉薊州縣佳俸臣查崇禎四年戶部題准蠲免工部並無不免之文民間原木派徵有司從何究解臣前的議帶徵復因水災請免均屬萬不得已再懇天恩念此烽殘遺黎不堪敲朴重困一切少從寬政以維邦本

崇禎五年十月十二日題

戰骨久寒疏 戊

看得去秋援遼戰潰關門盡節職官二十三員兵丁五千餘人內有父母妻子八百四十九名口題請優卹至今未霑職官中有子死妻嫁者兵丁老幼每逢四時節序擧瘞

發兵尋繁環泣甚難驅遣臣不得不為再請部覆毋論多
寡乞令早霑天恩以便散去其賊官除給銀外懇得贈廕
係千鼓勵人心統希部覆施行

崇禎五年十月十八日題奉諭旨

地震屢徵疏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據關內道右參議陳瑾呈永平
府呈據昌黎縣申稱十一月二十四日酉時分地微震從
西北來往東南去颯颯有聲不知所止等情呈報到臣臣
惟永屬州縣六而一歲間震者凡四灤盧遷俱陷之邑也
昌黎拒敵僅存之邑至是而亦震焉占曰地動民不安夫

是難民也又堪不安乎一日冬動其已大水十二月動來
年五月災今年已大水兵來年又水乎噫此非民之災臣
之咎也臣自惟罪孽深高厚異恩撫瘡痍之餘乏拯救之
策念啟貽民以安而民未獲安其何以自解抑又非特民
不安臣身不安也臣月荷聖恩簡畀嚴疆而心念臣父俟
罪行間竭拘馬懸駑馳尺寸以仰報洪恩祈消洗父
罪者臣本懷也柰志力不逮歲月如流恐父罪未蒲臣罪
已積者臣苦衷也所以稽首日夜憂虞孔多瞻顧後先舉
措無適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臣
之謂也且地動主土臣實守土之官如震愚特序則天譴

可塞民災可弭臣從父荷戈槁項黃壤有餘榮矣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題奉旨地震示儆楊嗣昌益
宜殫力協備實圖勦禦以具展猷不必求去該部知道

豕異疏

崇禎六年二月十二日據永平道左參政王嚴祚呈蒙臣
批據建昌路中軍劉芳馨揭報本月初一日軍人沈學之
家有豕生子十二內有一子一頭二身八蹄二尾隨
出隨死等因據此隨批該道行永平府轉行遷安縣查覈
梱因仍因單騎建昌查閱兵馬親取前子驗明無異等因
回覆到臣該臣竊聞凡物反常皆謂之妖豕者民間凡畜
一首二身體近分裂四耳聽受多足不任豐尾並掉皆咎

徵也臣不測事愚不敢遠引惟在臣屬方幅之地冷口兩
變非常遷安地震屢徵今茲豕異復見建昌皆臣不職召
災除鞠躬屏息靜候聖明幽黜以塞尺譴外理合具實奏
聞

崇禎六年二月初一日奉旨豕異示儆楊嗣昌著嚴
修備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覆審剿軍之將疏

看得淩圖潰陷薊撫臣劉宇烈請調統轄之兵行次顧最
畫已鼓躁兵無何挺閩叛自顧部攫前鋒劉總兵而拔部
文則以參將降級也兵額二十五百餘人躁進者沿途募
補而相隨如許則皆山西封債之客也宇烈同部撥撫臣

丘水嘉入關騎斷此兵此將留之懼生多事去之又苦無
兵已忍敗客為主安插義院以安兵心餘議為將以善其
後斂為兩得而撤具題兩數遲次纂兵多剖盜即夜剳勲
寫臣一日拿覓十九人撫臣丘水嘉立斬十三人姑恕勲
不問也行催赴信而勲循揞各兵正月來袚領出折勣臣
審駭入金文化黃文秀等擬斬及成仍請免論及勲之關
臣傳永淳西退令口與臣論諸將推當參處臣曰魏勲當
處然兵心未與之絕而將覓敢其人輕處之不使蓋至是
一日之間扣各兵一月之餉至七百餘兩而兵心始與之
絕勲可以處兵審實賍私入勲手者三百四十九兩八錢

即金柱之五十兩亦勲債宿情劉恩榮之一百兩亦勲還
甲債惟趙登豐九十八兩二錢自入其橐而將不猫鼠為
敵從分勲竟可以死矣參照魏勲繳械如鬼如蜮貪饕如
虎如張存蜀本一嘶斧在滇則為戍卒不知何從而走京
師何功而賊都擅而逐公然猖兵附於而封東征之列也
歷數河曲之難婦林羅之戕種順義之鼓譟關門之查剳
全文化等之折來皆可參拿正法何得尚容至今大敵當
將易激驕兵然一激則離未有如勲巧濟其貪反借驕兵
自固者也使勲惡不應立死兵心未與盡絕則一措頓間
勲能權使驕兵速成異變而又苦無南將可以代之封疆

何地此時何時可令一天發難關索兵觀望之端始地方
蹂躪之累截所以前後參劾俱未伏辜比至關門改客為
主臣等忍之又忍祇俟兵心少安不覺勲惡不戢也昔發
之日臣扶剳關外而道臣陳壓王凝祚與關門副參游都
王東忠等二十餘員立堂左右面審無詞即欲請旗牌擧
斬示與衆畫之之義唯念天威咫尺未敢擅專特行馳奏
今奉旨問明速奏臣不敢稽延覆審情真罪當兵伏乞聖
裁立斷行臣即加軍法以慰軍心臣待罪經年於將領小
過時加教誨未敢苛求如魏勲者本不待教而誅之人臣
仍教之不改而後請誅之也

崇禎六年二月初一日題

奉旨查關商部哨斬是何部落疏

西人投敵撫市斷絕關門內外卽無坐門之通事亦無客
稿之屬要我兵出口遠哨八九百里遠著即殺遠間雖家
部落而其部落亦自濶殘雖斬種姓主名了不可辨久矣
商部之後臣查地係灤水之源又名商東湯兔客歲西協
屬夷曾報達峰聚兵於此此則東西聯路往來必經之地
臣會鎭道確查則似無間東西而皆足以絶其嚮導之蹤
矣

崇禎六年二月十一日題

請留驛站銀兩等事疏

六屬小民慘遭邊患仍被山災業時剪髮辭生化作依心鳥眼此日流離襁負依然滿目逃亡家忍顧危無吕學錢糧一年瀝虛逋錢糧二年併上供特驛一年户部業已逃行工部又嚴催解臣有上供缺解殘郵水災參罰駢疏三疏吁天工部久之方覆分别免徵帶徵緩徵遵旨大張榜諭昭示聖恩哀此煢子免一分將受一分之賜矣有司懼於參罰先借别項解部臣請改抵六年即報部覆未允今則又將派徵是帶徵緩徵徵固不免而免徵者究竟亦未嘗免也然而明旨在前榜諭已布有司以派徵請臣斷不敢

批行則此工部銀兩虛懸又一難結之局前年搜括叛產變價充餉一時估價過浮烽殘之地已無鄉烽富民防搜將領次第罷歸原籍今存叛園一所估價五百九十六兩三錢遍招無人承買有司將若之何户部嚴催批餉至今未已即此户部銀兩虛懸又一難結之局烽距京東臣時亦領援兵在郵城之外增賦水泄不通人心皇皇無猶倘聞吕崇縣令殺錢全城一時義聲鼓動兵氣奮揚人人始知賊之可殺城之可守區區小邑增報傳播海内不知鎮定危疑若干恢復四城肇端於此烽退而查算錢糧守城士民用過二年起解銀兩計抵三年存留兩二年缺解疏

追誠臨至今木了太僕寺催扶馬價七百五十兩該縣富無以應則此太僕錢糧虛懸又一難結之局其他太常光祿武庫柴直等銀或以改解或應例免紛紛咨催臣尚不知虛懸難結之局有幾而民力竭矣有司畏參罰惟啟派徵臣不敢任派徵却難措處必不得已請自今崇禎五年始至九年止允留驛站節裁五年容臣與道府州縣酌量某項最急宜先抵解某項稍緩次之每完一宗則具奏知一次以明此項錢糧臣等不敢妄用庶幾上不負皇上蠲免之洪恩中不缺内外諸需之正項下不負六屬哭殤之遺民矣

崇禎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題

邊臣練兵闢係疏

衛邊戰守無將追臣監軍嘗聞警蒐躬馳口外臨陣必觀嘗行間與搜蒐雍容坐嘯者不同驕將悍兵所在而是平時簡練調戢有事發遣驅量皆邊臣也使無一旅親信之兵少資彈壓則脫巾倒戈種種可虞非邊臣之患而封疆之患有兵無兵利害甚明邊臣萬苦竊思廟堂容有未悉耳

崇禎八年三月初六日題○山松曰馮盛元昇撫王道擬於有揀練張鑑周元具疏請專其兵以監臨揀兒人具疏爭之奉旨允將一百兒人因為其此奉又之又撫州王奉就經經歷關為監臨不既又撫張監以大也

揭一事始之且經歸伯欽先人抗疏中最精與俱宗先奉時底里當先人又為中興年先王公於嚴恤洲充猶一時俱脱稿空廢多不存矣痛哉

秋防届邇俯容休致疏

崇禎六年七月初四日准吏部咨山海關内監軍兵備道山東布政司太参議來令事降一級管事今往體陳瑾奏前事等因奉聖旨邊警方殷陳瑾何得輒以病請著該撫監按確查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查得關内道降級住俸參議臣陳瑾起家縣令考授刑曹陞調兵部管關以崇禎四年閏四月内到關受事實歷三十八個月五年四月内陞授今官實歷一十六個月方其抱關

之頁嚴白守張毅當機值東西羽檄之交馳則登陴裹甲挙驍將悍兵之撫操則砍柴拔刀瑾雖約不勝衣有碍易萬夫之守此臣復至關門見量走卒乾户說而塗謠者嶽臣洽叻非分散豬同心副歷通年勞能彌茂臣敢前揭薦如水之清如山之執至是始終表裏秋毫不渝年終彙叙貢心百姓彌精欽手千頭立辦蕪事半年之内買馬造器焕然一新頃以重關燒荒出塞二百餘里遍踏山川之險要才力膽氣可知臣實見字無欺非敢何私所好也如此危關做事真正幫手即請加銜久任理亦宜之惟是該道賦性太寒居官罕潤積勞既久舉體成羸五年一攷家書乃有棺斂無資之命姊歎戲書悉罷畏今咸血肉俱消之骨人足疾抗章祈恩解組此危種之危臣數之窮也臣亦何忍言哉但家明旨查奏不敢不以實聞該道雖度胥峨訩里夕鵝堪強起益辰值邊報孔棘水陸俱切戒嚴以代㬎雖其人委去經何敢想必不得已勉完秋防乞恩俯從所請一面行移吏部預擇邊材題缺代任庶幾韁事病身兩無悞矣明旨該撫監按查奏臣愿初擬會同緣撫羽書絡繹更變須仍臣不敢久羈一面從其陳請至其降級住俸總為張珍一事臣等勘結勉完亦當為之請復令姑未敢及也

崇禎六年七月初八日奉旨陳瑾已有旨了還著盡心料理協備屢防毋得托候該部知道
欽兵當不畏縱寡十官心切御之先人所以不會撫而特題也

請將買馬改徵折色疏

永屬屢解四馬民間原無上駟每遇依解先往京西山東諸處買回此一往返已不勝其費矣到京恐驗不中又將駁回一馬常價數馬毛齒尺寸俱要合式而其費更不可言以故依馬一匹官價上三十兩民間額外賠累有七八十兩者究之馬俱不堪騎征且既訪知此情請令改解折色於正價外量出尋買路費十兩以此見給邊方自買戰馬為便　崇禎六年八月十九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五終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孤兒山松同輯　孫裒秀　裒𡀉　同較

山杵　山𣗳　裒介　裒秀

疏

罪臣萬里赴摘疏

臣於去年四月西巡至遠安縣士民跪伏荒寺古松數株下流涕横襟臣惻然問之對曰遭烽之後官無廨舍可栖

民無室家可保是以裒耳臣因問遭烽事情對曰縣令削髮扶降鄉官郭羣鍵城請救幸仗天威恢復城邑逆令懸首藁街惟羣今尚繫獄未放也言未畢袖出呈稟者紛紛臣時未諳羣羣之緣擇之且去則衆聲而號環跪弗起臣不得已收呈𢲸查陸據永平道府詳覆始末臣疑羣罪未定當候聖明鑒裁未敢上聞也今年八月臣在建昌遠民復擁門問有何事對曰郭羣已蒙聖恩免死遣戍廣西康州臉死惟知感天高地厚矣民等不幸遭縣令投降使非羣鍵城諸闕上疏請兵民等數千萬人生不免腥羶死不跪污辱今全城衆逆幸保身名獨令羣戍瘴鄉是爲吾民

得罪民不忍也且民等生長遠幸早聞忠義前後烽臨四城如羣素家赴闕上疏者有幾乃以奸細蒙猜羣不足惜異時倘有賊急誰敢救羣之所爲是使赴京路斷請兵望絶非民等所敢言也臣鞋之曰羣今已荷天恩不宜再瀆對曰羣罪不敢辭幸聞新例軍罪許贖民等咸願捐貲贖羣或乞天恩改戍近衛所免羣溘死瘴鄉庶留忠義一綫言訖相對欷歔臣問汝等何名復袖出一紙畧狀人張四端高應乾等連名一百六十有五畧爲懸懇俯憐孤臣遠戍烟瘴事内稱遠安縣鄉官郭羣平生忠梗爲國爲民方遠烽一入之初羣以爲民鄉官倡率兵民百計守城助餉

製器期於必守俟至永平城破官兵潰散四面皆烽勢不能支決計西向請兵羣去未數羣妻子家屬被擄此時遠民號天呼地望羣情兵求救一方不料増報訛傳誣繫囹犴幸蒙聖恩電燭原情末減配戍康州羣心民心感戴罔已無窮但叩闕請兵原爲救民水火之中嶺南遠戍惟羣獨罹烟瘴之苦懸夫懸婦誰不傷心泣血伏叩本院俯憐輿情代懇奏聞或改衛内徙或准援例納贖等情臣躊躇再四諭遣之曰臣爲罪人仰遣天聽不敢有隱罷民静候天恩裁臣不敢必也乃叩頭趨出臣自八月回闕即值遠警偵防孔棘旋遣犬馬妻病家恐暫擱今強起絶事又幾

一月乃敢具實聞奏伏乞天恩俯憐遼邑殘黎稍懷一綫忠義量將郭鞏改充近衛庶幾萬里餘生堪繫一隅民望臣有遐撫專責營內州縣僅六蜂殘其三所以諮撤提撕非常可比非敢市恩於鞏已

崇禎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奉旨郭鞏已從輕道戍不必陳請該部知道

科臣持論甚正疏

頃臣有罪臣萬里赴擒一疏其於郭鞏一身罪案已定遠衛近衛總屬長流未有增損總因士民呼籲再三輿情不宜孌蔽該道府縣俱有通詳到臣督臣關臣亦擬會疏入告臣念衛鎮重地倘可借此鼓動人心以為後來之勸則

所關於臣守土之責者匪小實非區區為一郭鞏起見即來彈射亦所不計耳今閱科臣姚思孝果以為言其云遼關立法宜嚴朝廷邊郡實密侃侃正論臣甚韙之謂臣曖昧肺腸淫詞巧飾臣不敢居若臣無以鎮軍容鼓士氣則不待科臣言之臣自知甚明屢疏請斥不自今日始矣且三載危關孑身盡瘁徇爲心血有盡封疆尺寸無裨臣負咎萬端實實不堪任使科臣僅摘其一亦已弘矣伏乞天恩亟斥微臣以明國法立選材傑以任衛關臣退耕隴畝歌詠太平有深幸矣

崇禎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奉旨楊嗣昌宣力嚴疆著益殫精任事不得因人言陳請該部知道　山杯日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此疏實非為己蓋以勸後來之坑公云祇瑣事會辦者是某耳無故中先人以墨名先墒固不得不錄此疏興天下共見之　而人有云此二疏可削者先人所以此得論原本不存將來必遺故置以污先人

恭報遼前建城疏

看得山海一關為神京肩背鎖鑰全藉向者南北邊長一十八里內外空虛臣凜凜私憂請建翼城兩座與鎮城鼎足相維蒙恩勅部幾經駁議而後允俞蓋應始基難矣臣擬軍夫七千七百三十名兩年共修二百日則兩城可完若止五千一百五十三名兩年共修三百日兩城亦可完今用六千三百二十五名修一百四十八日已完南邊一城須計來歲再用軍夫四千九百六十四名修一百五十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六

日可完北邊一城是三百完工成議固可通也南城原計三百四十丈今修成三百七十四丈四尺四寸數多三十四丈有奇以南而北添建敵臺三座每丈軍夫二十五名在原計之外邊城萬不可無敵臺非浪增也城關南北二門南望大海為貢皮販之邦臣題其門曰獻琛北望鎮城中山關國之烈臣題其門曰襃犹而城名則未敢名仰祈皇上賚錫佳名昭示萬禩此臣因報工完敢先請命者也至於內外諸臣同心經始文武將吏殫力董成盛俟兩城通完彙敘勞績或一面勸敘以鼓羣心乞勅部覆酌擬俾臣遵奉施行

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題

控辭廕俸疏

崇禎七年正月初三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為仰仗天威
三渠伴馘等事節奉聖旨方一藻楊嗣昌陳應元各加服
俸一級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該臣聞命自天汗惶無地除
恭設香案望闕叩頭外竊念臣才質駑下起家數授濫厠
今官仕籍從前罕有然臣不自揣量叅負二年誠以天恩
隆重於臣父鶴叅譴之後忽復廕臣此非常用舍古今希
遘之事臣本不敢祇承重念臣父鶴叅慮邊戍惧泝江潭
日夜戲戲亦惟願臣稍有樹立以報高厚庶幾少塞平生

仰事明主未能自了之寸心此臣父子幽獨私銘自今以
往毋敢再傲𥨊進惟日循省罪愆朔切跼蹐而已然臣雖
懷此心實未能剷分陰浪度寸樹無聞不惟仰負天恩亦
無以俯慰臣父居恒自念罪積彌深頃方請斥未俞正恩
補牘豈盡蒙恭旋欽𡇗列臣名宗恩加臣服俸數臣惶恐
戰慄顛隕無所臣本志圖報不敢承蔭臣父罪未滿恩思
職叙伏乞勅部收還成命容臣苟安片時另請褫斥若夫
因人成事職有濫叨寵布之譏臣前未知所指今始諭意
然總非臣本懷抑且未暇深辯也

崇禎七年正月初五日奉　旨欽承恤奏與掖輔
恩不必深辭所加遵　山松曰逃匈寇而乃看中史

公可感之誠近佛觸賊破長沙可斃竟能領而為國
牧倫及退撫古國可門予

官兵出哨疏

看得口外地方臣等不能親歷諸番部落臣亦不能周知
惟是崇禎三年邊烽驟制而撫諸部無不遠徙其巢中東
二協無有近邊駐牧稱為我之屬目者前年邊烽窺宣去
歲明目數窯其來蹤率皆迂遠關門哨騎云出六七百里
之外不能見之臣等恐其稱款責令活擒男婦譯審情形
果皆不知彼之形徑接經諸報具題臣猶督所擒活口來
受旋奉旨梟斬是也如此來而往果竟無知覺寧有犯邊
其何以支屢蒙嚴旨責成臣等確遵疊哨始於根極誠恐

撫賞部等處瞭見營盤蹤跡往來絡繹不絕夫此明暗阿
罕屹拜等自復往投款之路也臣等既經哨報致不發兵
禦防臣報部科監臣具奏奉有嚴密確偵預圖剿禦明旨
欽遵在案官兵出口八九百里跟尋往來蹤跡忽然相遇
兩相撲砍為知雜家部落戴幸仗皇上天威我兵深入深
營奮勇死鬪斬級七十八顆餘者奔山敗遁不傷一卒而
還為一賊勢倔強我兵不賊致有死傷亦問雜家部落否
也今據督家路游擊轉報督臣云係內附之塞木不知誠
路內附如塞木者凡有幾家每家部落各若干眾果否坐
門守口不致遠徙離路窺探各邊且各邊兵馬不時遠哨

失額者量行酌豁如東坍西漲有土可耕則認荒補熟相兼行之一曰海溢之患瀕海地多斥鹵民率煮鹽捕魚以為生活乃有原係社屯征糧熟地遠去年六月風雨異常海潮溢岸十數里鹹水浸淫化為鹻地寸草不生如樂亭之胡林口羊欄圪等處社民屯民闔閭叫號絕食絕命丁壯盡逃錢糧無稽僅存羸弱日食糠粃賣室女以為兵婦合無仰請聖恩亦從蠲豁一曰驛遞之害應役馬戶往例歲一更審民間僉報殆遍究竟有力營免貧弱獨當遺烽之餘有力亦逃化為貧弱兵車徵發更繁另設紅馬以付星差一馬常費數十金而走死倒賠則一家之產立盡以此凡遇僉報聞風輒逃空驛停差誤事不小崇禎三年撫寧樂亭士紳公議照地平鋪每畝每月量出銅錢一二文協助當差免於僉報既逃應當苦死昌黎士紳亦以為便比例請行而灤盧遷安三州縣則未也然試用老人私收幫貼民間苦樂不均或憑市棍承攬代當遇差逃躲不出臣觀永平府志制於萬曆壬辰亦言鋪平之善不但始於今日合無仰請明旨行令有司查照平鋪已行而善者為永久之制鋪平未行而苦者當酌倣均節之規其銀兩概從官給不許私收其應當名募脫實免行僉報至於原設驛遞工食兵部近有節裁請祈念永平殘破屬當寧錦

首衝免其裁解而所議鋪平與免裁者通融計算不許過溢一曰鹽場之騷瀕海煮鹽之地置有濟民石碑惠民歸化四場在灤樂撫昌境內延亘數百里每場大使一員屬長蘆運司管轄其竈户丁口歲辦錢糧一大使未必能勝其任而州縣有司例不得問且場去運司八百里大使之行事運司不能知運司之行令竈户不盡曉猾胥冒役因緣為奸少不如意即申請拘提赤貧貧丁遠走滄州往返一千六百里羈縻拖累生還者少羸弱因此逃徙強使或至抗提一人而生死難明一事而數年不結間有赴臣衙門控訴行道府有司查審而亦格於運司咫尺千里無可如何之稱請巡鹽御史歲巡舉劾永平道府有司亦在其內乃境內鹽場不得與聞列名舉劾亦大質矣合無仰請明旨行令濟民等四場大使永屬永平道府節制其運司應徵額課與別項差徭通行有司知會就近稽查如竈户有犯即行州縣審實詳運司發落免解滄州其州縣食鹽例行小票臣查舊制疎闊請照户口酌量加增咨准户部允臣新設衙門撫賞不敷之用隨將撫昌二縣撥分巡關御史撫賞協路新兵免那庫藏正項錢糧統令州縣有司每將行過一切事宜歲報鹽臣查核以為舉刺之案一曰京差之擾永屬距京遠近五七百里乃有刁徒借端告狀

越本管而赴他鎮臣請改正名實將薊遼等處廢官不帶
永平府衛免其轉行詢據本旨施行矣刁徒愈出愈奇捏
藉究大戴猾京軍告發在京准理批仰原告串同差役假
稱廠衛衙門先行拷掠劫擄然後指名提拿勒債賣放此
至飽欲而去雖素雖差已不可問方赴臣等聲冤追赶莫
無及也即有真正差崇鎖拿到京隱藏不得見官問理終
無結局所以鄉愚恐懼非破家罰命則盡室逃亡竊謂狀
詞措辭止是原告一人其被害把證坐落州縣地方難以
假捏如承問有司審其本管即將原詞繳報詳請改批何
又隔越關提至於廠衛衙門近日凡有事把題奏明旨俱

行臣等緝拿其非廠衛奉旨私差趙曉訪拿如中府經歷
偽官通番一案至今未結起內人犯有監故永平不敢擅
放者矣合無仰請明旨通行在京衙門凡准外府批詞見
批宛大兩縣其有捏隔難辨者審實徑繳原詞改批本管
地方責令速審結案其廠衛法司應拿人犯請旨密行臣
等緝拿如有重大事情特行差役亦令臣等知會協同追
捕可也

嘉靖七年六月十七日題

密奏軍機疏

臣頃遵旨選鋭提兵晝夜不寐督發馬步萬餘出境仰

惟聖主焦勞寢不安先將士而竊不勝守土之懼也伏念
此兵費幾年訓練盔甲纔大費如許錢糧馬騾七千更是
從前出兵希有必如督臣傅宗龍議全屬鎮臣尤世威統
領原可獨當一面若分之兩處則氣力單薄轉付他人恐
調取非宜反滋多事此臣之所深慮也歸行糧從理勢難
緩近准部臣侯恂手書重門之外邊騎充斥隨行糧重不
可不備臣已先會餉臣劉宗孔多方搜羅畧有齎糧委營
關通判鄭材押去若兵分兩處則一官兼濟為難偏有偏
無則戰士心懷缺望又臣之所深慮也臣正發兵而有寧
錦降丁中途潰擾奉旨着臣迎撫先後情形臣已塘報三

次然猶未敢盡言細察其間殆有邊烽奸人陰陽鼓煽每
覓機慫言語轉換支吾中有不入其群或將刀背砍打奪
其弓箭撒裂止放空人回者口口聲聲要到寧錦與妻子
同死一處不意病狂喪心至此時值關門兵行尚能制其
死命未敢大肆咆哮然關門降丁亦當調發之始能無觀
看猶豫又臣之所深慮也團練鎮吳襄移書請關調發放
免數他處自是正理臣引入塘報奏聞其時衆止數百大
關水門願出者出願留者留使知朝廷原無殺心聽令妻
子團聚未必不可收拾寧錦諸將苦心必欲調回至於關
刀噢土豈成將體畢竟不能調回丑續調帶去其黨愈衆

其罪愈深即恐關外諸臣收拾借爲費力又臣之斯深慮
也皇上命臣守關臣廣關以内一片乾淨地方救容作疏
且此時何時兩關相望居庸已多事矣山海救更多事乎
臣思放出潰丁理勢萬不得已猶恐關外諸城聽稍尚驚
則有鼓煽驚疑借口咨臣放出又臣之所深慮已蘇關至
永直衝一百七十里咽喉腹心兩地並重而邊山邊海水
陸横衝五百餘里憂慮更不可言臣前與監臣約一駐永
則一駐關一在邊則一在腹互相彈壓而今監臣自請臨
戎臣頓關則難顧永憂腹而更憂邊狗馬寸心但恐駑力
不副又臣之所深慮也臣抱此諸慮不敢不言言之仍不

敢盡所仰祈於聖斷者關門已發之兵全屬鎮臣當一路
見在之兵留屬撫臣備不虞向者回鄉口供先犯宣大後
闖關門料紊聖鑒臣敢不爲之備乎而況降丁潰攬鼓煽
又在前報之外乎此臣憂危迫切不容不冒請持截者也

崇禎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旨潰丁出關著該撫鎮道嚴加盤撫臧其中有無奸細嘯史當聚嚴防杜漸綢覈賊探臣劉山永借宣嚴查揭闕爲著上策彈力料理不得因闕欽遵郵看嚴速奏

探得潰丁隱情疏

本月二十二日臣因援師西發潰丁東行滿腹殷憂不敢
不密陳奏時謂開關放出暫可消弭免致内地再生多事
煩我皇上焦勞至二十三日丑時分探得前逃結隊逃遁
不肯出關情形臣測臣不皇再奏一面塘報内閣部科一
面撥回關門親自細停發放閲本日午未時分據理理鎮
内丁中軍羅岱大撥千總樊佐職騎右營中軍喻先前監
視差官程克古王三德等星馳報臣云昨夜三更時分我
兵駐宿豐潤地方恐關沿門大吁番路難辨以致各丁驚
惶上馬東走頭目隨行跟趕盡被皮鞭刀背砍打一群裹
來始至前途混入關外降丁隊内約兵四百疾馳將過灤
河等情臣差通官迎問是何情繇各丁回稱將我妻子監
禁願回同死一處如果妻子未死情願再來臣知已中虜
魅未可魅省傳令是關外者即聽出關是關内者各歸本

營看你妻子果否監禁天朝萬萬兵馬饒罪汝等降丁就
願再來亦不汝用仍令羅岱等伴押回營一面覓得鎮人
知嚮路者永鎮中營通事陶慶詳臣令頭戴草帽扮作鄉
地鄉民雜入諸丁散馬之處聽其私語戴稱我們回營看
看老婆孩子戴稱不要回營看到關門上去戴稱關裏不
好動手關外老婆孩子找到一處這個好城哎馬等待一
個月憋也來了入又寨其中有姬毛者似是宣大前招出關
之丁等情口案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回鄉子長汗口報達
烽煽巢先犯宣大後闖關門臣初未肯憑信以爲如此大
言何敢輕中國如是今見降丁慶潰寇探其中隱情彼知

中國衛鋒破陣全恃此曹特遣奸人多方鼓煽既潛潰其
心志又欲因而用之自恃狡謀不難狂　乘虛闖關刻期
駭息不特關内可虞而關外亦岌岌矣

崇禎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奉旨　事情必有倡誘煽結根株著該監上遣擒正法其餘被誘脅從的一面宣布恩威加意撫戢仍將回營情形及處置機宜先行馳奏此係緊要軍機不得少有疎泄兵部馬上差人密飭

積雍城守疏

臣前巡歷昌濼追詢城守功罪具疏上聞家恩下部未覆
今遵峰内窺盼論南趨秦馬東向薊闢騷駭有必逞之勢
矣内地兵馬幾何錢糧幾何能堪處處養兵待戰乎所恃
者地方人心各自固守使賊不能得志則自不敢長驅此
大勝策也臣請優獎城守之功似足風動海内令事急矣
部覆不及皇上査臣原疏如有可採即須聖諭行之自昌
黎始昭示遐陬糾壤將見顒顒向風況在畿輔之近乎

崇禎七年八月初一日奉旨城守功罪今旨已久如何尚未具覆著兵部作速議奏

馳奏撫戢潰丁情形疏

崇禎七年八月初二日准兵部咨據東協監視太監張國
元題爲潰丁被感思歸關門事奉聖旨據奏二撥撫兵已
抵臺潤知道了潰丁亦有被感回關的着該撫加意撫戢
仍出榜招諭有無别隱確查馳奏兵部知道欽此初三日

又准兵部咨該臣題爲探得降丁隱情據實密奏事奉聖
旨奏内事情必有倡誘煽結根株著該撫監鎮密察首亂
速擒正法其餘被誘脅從的一面宣布恩威加意撫戢仍
將回營情形及處置機宜先行馳奏此係緊要軍機不許
少有疎泄兵部差人馬上密飭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
嗣昌於前月二十七日回關即查在關潰兵係内丁大撥
共有八十四人已經道臣楊于國親詣營房撫戢未見别
樣情形徵聞惴惴不寧者不知臣回作何處置耳臣伏念
醜類雖少將爲内外諸彝觀望將樣若遽繩以法恐風聞
遠遁轉滋訛煽根固不拔以法而第投以餌是賞逆也按
不知懼而且益驕不可每思一策欲彝訛言戢其家口不
有家口在寺其西據而不回者不又有家口在寺二十八
日臣同道將諸臣借詣武場備牛羊酒餅先喚各營不回
之家口每十人一排親至臣前人賞牛酒各一斤燒餅四
個就坐月臺面面飲啖之自辰至午賞訖乃約二三十人
再賞活羊一隻令手牽回營有沙書之婦競仗大義責潰
丁賞掛大紅紬一疋俱令鼓樂導送之去而潰回之彝男
婦立月臺之東觀之已無人色矣徐喚諸婦諭云他家男
子西援戰鬥着待如此你家男子爲何回來諸婦羞慚詬
誶其夫諸彝跪地請即刻西征殺賊臣再三不許已又搐

其婦非汝等罪也姑用牛酒餅賞之如前不給活手不鳴
鼓吹以分亂其膽餘牛酒然後量給諸彝示不屑賞云
日暮臣循看城堞賊角就近入内丁營房則關西援彝婦
曉手取酒醉舞歡呼而潰彝之婦無不憤恨有拳毆其夫
者又呼出較賞之次早諸彝牽馬詣臣前逼搞盔甲鞍驗
而行臣察其至誠選精壯五十九人令中軍羅拱碩去留
二十五人印烙馬匹下場教放臣之微意以諸彝同回從
欲同去將案結終不可解故摘馬壯弱分之使行者遺為
我用而居者安然不疑此處置在關諸彝之事也其賊騎
右營潰回一百七十八人乃前歲招撫降丁曾往登萊殺

賊有功者見居石門路長谷駐操營臣敕諸撫之而先过
其道於本月初三日往平山堡賞戰騎左營西援家口三
百餘人此營通無一丁潰回者也是日仍詣花場谷看新
建輪工暮宿晨院口次早先至城子谷看河口新工還過
駐操營諸彝龍馬跪地臣亦查出西援未回家口男婦近
二百人令排東西坐地給賞臣與行賞諭之有老婦云三
子在援無一人回痛恨回者負天朝大恩亦賞大紅紬一
疋其潰丁諸婦立兩牌語譯之亦各罵其夫也臣諭之云
汝婦人知是男子耶坐回來漢子不如老婆汝能土馬關
弓者有賞於是兩婦盤馬疾馳數回臣各賞銀牌令雖愧

諸彝諸彝愧悔咸請西行殺賊自效臣查驗馬匹膘壯者
百餘堪以督發然將領中軍俱不在營未可發也一概不
許令飽喂馬匹另文調遣而關内諸彝撫戢都畢止調外
中前所戰場堡有步彝四十餘名乃隨火攻車輛發被
馬彝鞭韃回者臣未暇出關各委署入營撫戢令催日日
畧稍西行臣不能也臣查關門頭運驃騎中營副將王應
暉驍騎左營參將王盛驍騎右營副將祖寬戰騎前營都
司李建功戰騎後營都司柏永馥俱領馬兵驃騎中營大
攻都司趙程雲驍騎右營火攻游擊王承祖俱領步兵以
上共合五千兵數內查止柏永馥下潛回馬彝三名餘無

一人回者二道鐵騎中營副將東國柱左營都司劉肇基
右營參騎馬友功內丁營游擊党應春大撥千總龔佐永
平道標騎營中軍李友竹俱領馬兵鐵騎中營火攻都司
楊芳馳騎左營火攻都司劉一埠俱領步兵以上道監視
標下各約六千之數內查馬友功下潰回馬彝一百七十
八名龔佐下潰回五十一名党應春下潰回三十三名朱
國柱劉肇基李友竹馬兵俱無一人回者外隨火攻都司
楊芳劉一埠潰回鐵騎中營步兵三十二名前營步兵十
名援營步彝八名內小撥賽伯言先是至中後所得空走
回援營通計馬步潰丁三百一十五名此臣嗣爲不職之

罪也臣受命調兵一萬前後發去一萬一千章借師武臣
力足當一面少紓邊患仰報聖恩今潰丁未免氣回則師
不武將領不能約束則臣不力臣當立斬逃丁以明軍紀
而以內外繫從皆難澈故不免掊論與言臣當糾劾將領
拿問正罪而以方在師中舊往求畝未免先事牽氣反覆
思維惟有臣罪不可解先伏乞天恩將臣綱昌削職戴罪
賂示將士使之鼓勵圖功自贖衆以贍臣屈致東將之先
其臣前奏此編隱情關內外同切憂慮令諸奐見在關門
止二十餘人在駐操營者臣屬該路將准東遞多方體察
又委標下游擊崔成才暫署其營乃坐某疏稱諸奐素相
狀押者之如有别項情形容臣再密馳奏
崇禎七年八月初六日奉旨覽奏事情已有旨了楊嗣昌著降乃級俱留圖劄察不必引咎該部知道

封疆兵事疏

竊惟臣等才識膚淺原不知兵荷蒙聖恩委任責成衛邊
數載既業謀求亦麤涉其大概矣今年鋒入宣大寧錦前
鋒偵探最確累捷最先既入關門與山水將士前後承綱
冒雨星馳千有餘里車不停軌馬不停蹄所為披髮纓冠
登不再計者寧第　兩鎮不能應城戰守之最最疏恐
彼合東西十餘萬衆東震威京南侵紫馬西薄太原其勢
當轂已已庚午蹂躪畿東為更甚而我延寧甘固荒警頻

仍楚蜀中原流寇奔逃入皆喘息未定所至竭澤無積詎
料再合天下之兵以與彼爭一日之勝其難有十百倍於
己庚間者惟我關寧士馬稍成一旅關調即行隨手應急
可資一臂之用猶恐長山大凌之後元氣未復彼有輕我
之心武逞狼狼之力直前搏戰危關哉以偏師綴我分兵
深入長驅則勝負大　殊未可知而關寧調發雖為懼者
臣等思及於此月雖未到軍前而心則搖搖懸旌不知所
於薄兵直惹邊烽出狀此番仰憐天威在宣雲兩鎮憑城
戰守固自有却敵之功而我援師奮擊於大同後勁援武
於宣府中權控扼於西城彼不敢逞强狠之力直前搏戰
死鬭也不敢以偏師綴我分兵深入長驅也芟濟之分掠
者逡而龍固安就兵峙縣之襲破者還而太原解嚴安何
以釋應朔渾源之圍而旋集大同退大同之圍復出口也
何以撤陽和天城之發而再向宣府退宣府之圍復出口
也復師以前月初九日抵宣而邊烽以此月初七日出口
夫何敢謂堂堂正正鏖而走之哉然而形格勢禁則自為
解所謂屈人之力而非戰也能自　全勝也以全爭於
天下兵不頓而利全也抑我關寧將士蜀克躬此九廟神
靈實式憑之一人威福實式臨之川兵不覺偶合機宜而
邊烽有陰銳其鋒者祇今宣雲兩鎮屹然東顧援京南顧

紫馬西顧太原清軍安堵延寧甘固楚蜀中原鑽調之師止回是其較已庚間得失莫啻什百而謂關寧之兵長敵如虎康脩多此一行是果宜寔而鎮恐城戰守使能遏制遼烽以保紫馬龍固無虞繁峙太原不聲戩抑將令我援師無藉浪戰辱國喪師而後謂之不長敵再綱天下之兵相持半年之久一如己庚四城故事而後謂之不康脩也臣等以為天下大計偏狗見則誤不小者如此抑宜寔於援師不見德則已矣焉為而見疾若仇不加功則已矣焉為而致加罪此其中有說焉方烽之始入也寔寔水火望倒懸之解而援師之始出也饑渴切臨拯之呼客主已不

相投矣明旨初免宣東殘破糧草難責懷來羣情猶覺相安既而張秸居來霄建治則不勝其怨咨矣惟擬宣寔正正一鼓賊之旅幾足以洩其氣而平其情豈知形格勢禁烽旬適解而逐以為不戰了局多此一行曾不思宣大亦兩鎮也除常伍而外精鋒六萬主持客逸待勞絕待饑僅可憑城戰守不能一鼓賊絕而獨厚望關寧馬步千里奔走應援之二萬豈不過戲且夫宣大關寧異地同病者也滿桂一戰而宣大之四萬眾立盡於麻水河宋偉吳襄一戰而關寧之四萬眾半盡於長山子午半盡於大凌城豈非近年養歉戕令九廟神靈一人威福幸使吳襄九世威

保全制勝不踰前非真姑望不及此而何以求多無已也倘謂烽既遁歸不用援兵不妨重加之罪于抑思此後用兵事難逆料倘使關寧有急宣大應戴幸而烽退厚誣宣大之兵而加之罪其將堪乎即不然而海內用兵之處戒心關寧此舉不務主客不量眾寡強弱一味催促浪戰必致大喪而後已其將忍乎臣等以為封疆兵事本良心方可與言者如此所以合詞直陳仰請聖鑒非為一方為天下非為今日為將來總之援師之進止地方之得失原是兩事援此不足為賢也再照遼陽之張秸居來宣虎烽既已遁歸單種未敢之絕情有可原伏乞聖度矜容斯足以

解援師之怨不致於邊烽外轉增口舌戰場矣

崇禎七年閏八月十八日題

微臣執法懸應性嚴疏

臣於九月初一日出堂理事有滁州歲貢康任縣丞劉稚國伊子新歲貢生謁見稟稱行劣監生劉芳世結黨高寺數等上京遞結楮宮縣丞父子云宗師在為風頻奪劉汝榮南禪寺謀約貢治濮縣丞父子訐告意圖翻案等因時文武鋒吏俱在伊捧臣諭之云本院貴治劉汝榮為兵家橫武斷與汝父子無干設汝父子有過告發亦與伊無干何必預先懇撥是令出去臣因諭詹官云衆俗刁險好訟

上京揭告亦是尋常不盡次日臣有齎奏使回揭得京師
黏紙一張乃劣生劉芳世等徑揭撤臣事可駭異臣竊自
嘆負性嚴冷執法招尤臣素有之仰荷聖恩畀任雍永破
殘之地不得不鋤豪惡以安善良而何遽受誣受侮如是
甚也揭稱署丞劉汝榮年近七十老而無子被人暗逞巧
謀臣觀來馬賊錯拿聲聲冤亦僅杖一百臣查劉汝榮原
係富家納粟遞陞署丞先被趙宗禹告發債准房田臣批
道審詳解念其老而無子判斷甚平乃臣姑寬之後汝榮
又告屯院煙批州審圖翻案以全家人產則不法甚矣臣
今年六月迭歷灤州觀指南禪寺講解鄉約警劉汝榮以

遺禁取利依律用刑杖八十於時士民僧俗雜講千餘臣
特以矯歇示夸譽醒愚蒙豈故當千人廣衆之中而作不
公不法之事乎汝榮被告審詳原卷案在也揭稱芳世自
洪武年來止許一家鑄造犁鏵不意孟化等擅刺衛役巧
謀將劉源清革去衣巾又事山海倉官轉送教官將芳世
關行芳臣查去年二月臣在永平府城親見貴犁鏵人被
提聲冤蓋有劉源清等四生毆臣轎前咆哮放肆臣行道
府拘提解審帶至山海衛學明倫堂考試源清一字不通
量責二十板發回該道再問源清行止有虧理宜黜革至
該學關芳世行芳臣不與聞臣若芳處芳世何難明白行

文而令倉官轉送教官此何語也揭稱倉官係臣妻舅臣
妻尹氏父故無子山海見任候缺有臣原籍湖廣常德府
姓尹之倉官與否一查自明且犁鑄一事臣通行稿示刊
入鄉約書並原卷案在也臣謹將此兩宗卷並鄉約化民
書封送內閣以備查考嗚乎臣恐一片血心勉強為此一
方禁止強暴扶植善良亦晷見此兩宗卷一冊書與紙劄
盡繳筆墨塗草本不敢進呈御覽但既被黠生點污臣恐
仰望天日為臣昭雪倘荷皇上乙夜取觀庶臣在地方行
事不致辜負聖恩稍稍暴露萬一矣揭稱臣於州縣香火
不到即恭為酷吏香火一到即薦以良牧就如六月內迎

歷旨意亦香火到不到之說也臣不知香火是何意義但
查任內嘗奉旨參知縣景可觀遵安知縣任明道為地方
除害頗協公評不知芳生何見而為此語至六月內迎歷
昌灤臣並未有舉劾惟見昌黎士民城守有功灤州教官
倡逆有罪追論請旨特彰勸懲劣生之言及此不覺肺肝
畢露矣臣論灤逆奉魏元勳乃畿東第一富豪第一勢惡
無人敢觸其鋒逆奉雖死伊子錢可通神元勳就擒伎倆
猶能使鬼揭以題目正大無奈臣何故買劉芳世劉芳先
劉芳啟輩借端發難至於張國政陳奎上高于啟臣不知
有何因乃闖魑魅魍魎輩行白晝大都顯揭本管迎撫何

其可駭如是哉臣今若不請旨根勘明白誠恐奸逆陰謀無所不至不惟搖臣執法峻臣行私而且挪其金錢運其伎倆不至傾臣性命身家不已繳臣遺此揭萌名分蕩然萬萬不可立於軍民之上矣伏乞天恩將臣即日罷斥免羞師銳立推賢者代臣毋誤軍機仍將有名各犯前件卷案並臣叅論馮運泰魏元勛倡逆一案勅下部院嚴拏根勘明正厥辜庶使奸逆蒐消紀綱弗墜臣即還畊草野有餘榮矣

崇禎七年九月初二日奉旨楊嗣昌肩任撫標正宜禁奸緝暴盡瘁力任事不必請斥劉芳譽等著巡按御史提問魏元勛已有旨嚴究不得延縱該部知道

松田按先人答方師承玉路先生書云自去年四月至今臣十六閱月上過二百四十疏甲戌正月萬及二百又上六疏只多如此而今所存幾何惜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

孫　山梓　裒書
兒　山松　同輯　孫　同較
山櫟　裒者
裒正

疏

報臣守關四載疏（時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以下同）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為欽奉聖旨事奉聖旨是楊嗣昌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

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捧讀未終不勝驚懼慚惶除恭設香案望闕惶恐叩頭外竊念臣子事君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莫逆之分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勿欺之心也如以分則普天平土誰敢不為奔走禦侮之人如以心則苟非其人一命以上不宜濫叨竊據而況衛邊總督節制三鎮之雄乎此臣不勝驚懼之餘也臣自崇禎四年備兵關內其秋虜入大凌欽奉聖諭關門防守事宜着臣用心料理臣既竊監司驚承天語罔勝衛僅迄至叨冒今官駒馬駑鈍再閱三秋幸仗祖宗福澤皇上威靈口口捨關之烽迄不累入臣無尺寸樹立補報天恩而更叨榮遷此臣不勝慚愧之實也臣考祖宗朝沿邊本無總督弘治正德年間有事特遣碩甫名卿往資彈壓勳業故多可觀其後雖條常設而亦非人莫稱也臣起家數授望實卑微今雖奔走多年仍是青氈本色立於文武大吏之上其可觀焉此臣自揣難勝一也臣原籍建平伍荷錄常德衛一二三世之祖皆奉令征討恭膺綿五世始知讀書八世臣祖時芳始充廩貢蓄志未仕臣父鶴總督陝西三邊徵愚太過今家論成衰州臣愚蹈代荷戈屢膺聖慈未允勉得街塞至是三年臣父以總督家難子何忍料此官目覩名衛心驚欲叹此臣

自揣難勝二也臣離鄉四載路越五千宦衙削孫影自憐家信經年弗達臣無伯叔兄弟可以代奉嚴慈臣父俟罪江潭臣又不能迎養每一念至真如烈火燒心無計可稍慰解而臣身在嚴關南北風土異宜驚急星霜不過裁筋灼骨之事無不深飽以致通身是病衆念成灰去秋坐今藥餌罔效祗因烽警告急未敢乞使身圖而今欲從吏雖恨烽之餘新領艱難重大之事此臣自揣難勝三也天使臣不勝任害僅在臣一身何敢解避臣所最者宣大山西一重藩落之內即是陵京畿輔地方臣既不勝宣大山西之任必致重貽陵寢畿輔之憂冀土賊驅將何以塞天

壞罪戾此臣所以蹐跼千萬顧慙寢惡容臣辭免非常恩命者也方今朝野多賢皇上自可收無方之用即爾廷推諸臣無不勝臣百十倍者惟我皇上重申與命俾其煥發新猷計所補於神籙定非淺鮮臣何人斯敢冒竊位之譏而不剖心瀝血於我皇上之前也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旨三疏懇辭曾任楊嗣昌遼督熟嫻特准調兵部著即遵成命作速赴任料理不必違辭該部知道

請留蟒玉建廟作忠疏

據管關通判鄭林呈稱查盤關庫見有勅書匣尚方劍旗牌蟒緞等項似應進繳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監視臣張國元於公署親閱一過查得勅諭六道關防十一顆龍纛四杆令旗五杆令牌十六面尚方劍二口此皆外庫所不敢留應進繳內庫者也此外尚有蟒衣三襲玉帶一圍盔甲一頂劍恐曾經佩服不敢再進與夫雲緞二疋麟纛七十一疋年久蛀壞無所用之臣愚守纛四載有一未了心願敢請聖裁竊見遼河盡節原任左都督何可綱乃督師孫下中軍也孤忠耿耿砥柱狂瀾天地神人為之飲泣本官雖係遼產歷任實在關門曾題西郊關帝廟匾曰真文大又書對聯曰神人一理是心即是神古今同道是神即是是心至今尚在臣每一入廟顧瞻遺筆不勝悱惻且生

職本官昂藏七尺髭鬚丰采若神真正頂天立地男子其他偶著微言無不了達生死根極道妙非僅慷慨殺身者也臣恒欲倣關帝左右建廟一區隱然如配饗之義而且表其古今同道之宿心苦西郊更無隙地踟躕久之忽見東關甕城內亦有關帝廟其前地皆閒曠不勝欣然欲附建其間必仰請成命不敢輕也茲臣將得代於營造勢有未暇敢懇聖慈留此蟒衣玉帶為歸攜之資其雲緞麟纛內有稍堪充賞者臣取用二疋另具奏鞘外餘仍封付關廳重行變價助用此廟若成不惟幽慰忠魂抑且顯昭臣鵠閘倖實非渺小臣性來胸臆至是四年不忍終默不言也

崇禎七年十月初七日題

微臣未敢支俸事

竊臣前因登萊叙捷蒙恩加陞服俸一級臣懇一疏再疏披瀝控辭節奉聖旨叙酬已有成命楊嗣昌著即祗受欽此臣具三疏恭謝天恩內稱章服在臣之身臣拜恩而不敢服俸給在都察院臣拜賜而不敢支此則微臣本心始終可以自盡等因在案今臣又加應命備有通邏竊念前加一級之服臣未敢服至是十閱月矣前加一級之俸亦關十月臣並本等廩俸俱未敢支除咨都察院崇禎七年

正月起至十月止將臣原俸加俸通行扣除不遂外伏乞
勅下户部照數查收以明狗馬微心實有不安於捷叙者
仰憒聖慈非敢偽也
嘉靖七年十月初十日奉旨朝廷銘録自有典憲還著照常給與該部知道

陽和受事謝恩疏

該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捧勅出關望闕謝恩已經奏聞外
是日行次宣道准前督臣張宗衡差委中軍孫繼祖同知
盧必昌等齎送交代咨文臣祗拜受總督軍務關防一顆
其吏書文卷及標下員役臣念驛站艱難先行諭止俱在
陽和伺候十一月初一日臣次懷來初二日五鼓行慶賀

長至節禮初四日臣次宣府撫監鎮按部鎮道諸臣相見敘
詢地方事宜初五日留止來行初七日臣次天城入大同
之境初八日抵陽和初九日寅時到任該陽和道臣賈可
進呈送進字一百九十八號符驗一道令旗令牌一十面
副臣俱啟鑰親查明白方與文卷吏書一同接管視事訖
臣謹恭設香案再叩天恩伏念微臣原是章句腐儒實實
未諳軍旅前任關門邊撫邊人猜聞每事深思聞得一件
隨思一件徹頭徹尾處畢竟如何做過方妥如有未安再
問再思久之歲有所得又與同事諸臣道心遂膽講求通
暢而後次第舉行所以諸臣盡見並無參商凡百事體稍
成片段然後仰藉聖武幸冢壘允免致虛靡歲月積隔町
畦皆非臣之能關門無衆寡小大皆能敎臣又能與臣同
心共濟之力也然臣狗馬駑鈍所就不過如斯倘假歲月
再問再思事無底止而臣已蒙聖恩量移非分廣奉嚴諭
星速遄行所以無去關門終慚未盡之心未了之事不一
而足於凡補苴遺漏截正譌訛惓惓屬望在事諸臣如臣
有過一聽諸臣摘發更改不欲飾非護短此臣區區虛心
實腸前局不敢謂於今任則於是始竊謂昨日可行於關
門今時亦可行於宣大臣無奇謀異能止此虛心實腸仰
報皇上俯告同舟戚願率循此道而已頃自居庸抵陽和

進行十日觸遇文武師生軍民父老與壘負敗之華容關
一二土俗邊情莫不各有所得中間殘破如左衛邊址堪
憐拒守如汾城勝氣可鼓推之全鎮各路宜可舉一反三
而邊垣衛堡兵食參差臣闇師目樊然未能舉要業已敕
關十七事行三鎮司十道遵限文到三日內登答前來使
臣心手了然方可爲講求規畫之本本月初三日接宣大
按臣求助國一摺深長倉卒戰守之難至初九日接宣府
監臣王坤一摺又以使客盤頓之易同日接大同監臣劉
文忠一摺則戰守難易且不必言而軍丁衣餉之苦日前
實有難忍者偽哼臣之處此亦甚大且艱矣臣六年未見

父母四年不見妻子骨肉天性豈愛已不敢言其於內閣部院科道諸臣從無半紙私書纖毫饋問情面交游如罪更不敢計惟此散尺微軀滿腔熱血盡心職業圖報天恩捐俟讒求有得披瀝控陳伏候聖慈俯垂鑒採更望中外當事共事諸臣切己饑己溺之思捐人得人失之見總齊心力以衛封疆庶臣駒馬駑鈍勉向前途不致遺負天恩再三瀆冒剌臣所深願而不敢必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聖旨臣以封疆爲重馳驅奉公身是正理楊嗣昌留一意肩任仍與撫鎮道各官同心協力以圖邊防以當整飭該部知道

請改關防疏

臣頃接總督軍務關防一顆看係成化四年七月內造歲久文字模糊相沿未經請換臣愚不勝咻然竊念總督重任關係章奏文移全憑印信爲權如此模糊難辨以事上則不恭以使下則不信設有捕摹詐僞其誰覺之此不容一日苟安不請換給者也臧考大明會典景泰二年置大初遣總理尚書至嘉靖間方有兼督偏保之命其後去偏保改山西定爲常設之員而所用關防仍是特遣之制止云總督軍務未入節制地名似於事理未盡查臣父鶴前任陝西三邊關防六字正與此同臣思山陝切鄰兩督文移軍機調度千係匪細關防若置有別合無勅下禮部將臣衙門改給關防比照前邊保定事例添造宣大山西字樣庶幾號令分明調遣無誤臣愚奉行節制洗然一新將自此始矣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題

請陳宣大的實情形疏

竊臣受事陽和已經半月有餘日思綢繆疏塞必得緊關切要下手着數可以起羸弱而奏救穿庶幾仰慰聖懷俯恤職臣本願所以款開十七事行三鎮司十邊道構求急切軍務惟不俄頃呼應心目了然而不意有至今未報者臣退不能更待矣請就司道已報及臣愚所知稍習病源爲皇上陳之議者皆曰宣大餉薄耳每月六錢七錢豈曰非薄而至薄之餉源源給之雖薄猶能自存乃今日歷欠一年至十七八個月者以此言之的的實實無餉非餉薄也議者又曰宣大軍弱耳月食六錢七錢之軍豈曰非弱而月月給之雖弱可忍積之一月二月以至逾季踰年彼不辭信偷生苟免旦夕餓死其可得乎以此言之的的實實無軍非軍弱也更可異者不知起自何年何人以剜肉醫瘡奪拔肥此之法爲至實好缺而一切用之如某一工動一役錢糧無措也沐老弱逃故以與之動之工役已了而錢糧不歸此老弱逃故者竟作缺額不補而軍無兵養

一健丁添一隨任內丁等項名色錢糧無措也沐老弱逃故以養之添之久而健內之丁亦化為老弱逃故而原額之老弱逃故又缺不補而軍無兵朝廷下一令要選精兵糧兵別無選法也某城添幾名某堡派幾名應點充數而已拘集點練不敷躲則逃亡而城堡之軍又無兵邊烽到來說疏不得的的實實要精糧兵出戰別無戰法也某城某堡之兵仍歸某城某堡而精糧之兵又無兵以至進支月糧繁雜冗濫尤為可駭有一營而分二三十等者有僅一名二名為一等者有合三五十名七八十名各為一等者有一人之身而幾糧支法或隨文案或另冊領者有名支本色一石加幫二三四五斗而實係折銀者有實支本色米而云幾斗幾升幾合幾勺者不知領米之時以何法挈量領銀之册以何法稽覈領米領銀之人以何法使之實惠到手而如此煩雜冗濫不知相沿若干年曾無有起而徹底清釐從頭更正之者所以兵無統紀戰守難專其責成倘鮮章程上下莫稽其名實此一方之積習真受病之本源非痛改而刷清之萬萬不可為理也以臣之愚謂宜責成撫鎮合全鎮而從衛為凡撫鎮追將標下之兵實實充戰兵者定為一等大城小堡之兵實實充守兵者又為一等出口遠哨吏番不歇者又為一等衛邊守墩為司

烽火者又為一等服裏守墩墻撥走遞者又為一等門庫倉獄看守雜流者又為一等其等第之序薄以執役之衙緩為差大要只此六等不可多歧先年本色充盈計人計糧可也邇來本色空虛多支折色即當計人計銀每人每月支銀若干如遇本色月分支糧若干照此造冊只在一項關支除卻正糧一石幫糧幾斗及內某口糧等項名色不許大書之外又另掛冊零支如此而軸定矣某標某營實該戰兵若干某城某堡實該守兵若干某路某協實該哨撥若干某墩某臺實該烽兵若干以至塘撥走遞門倉庫獄看守雜流各該若干一一斟酌裁並限定名額不許增減那移戰守互調如此而兵足矣某兵統以某官戰副參遊都守或操坐把中千某官給以某糧明白正大勿名變升斗之稱而實使之役調於行伍丁健之中如此而官定兵從此循名責實執要御煩訓練偵防似可不勞而理然其成效未易言也今日宣雲兩鎮如久病尫羸之人又新加損跌臟腑與肢體俱傷血脈與語言俱亂若不從容調養瞭為躁妄攻擊亟其奄奄氣息有不驚絕者幾希必也撫鎮道臣合其志盡其謀臣理挈其綱監撫諸臣襄其實圖之夜以繼日要之朞月三年無務驕躁戰且要精言守果能專精守固烽墩如山不動其又焉敢橫行而守更

未易言也薊門三協有邊可恃故以臣爲不入爲守而守
在邊遼東八城無山可邊故以歸併二十四堡爲守而守
在城今之宣雲名有邊而實無邊也土石爛牆長二千里
夫安得有二千里擺守之兵哉是則守不在邊而在城堡
乃城堡之多不比遼東僅二十四可以一時歸併此宣雲
的實情形臣不敢不明白指陳之蓋也至山西一鎭距臣
稍遠購求未悉並臣標下三營叢雜冗濫抔復如前所列
臣另本具奏統祈聖慈垂鑒勅下戶兵二部速賜查處施
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題

請定標營疏

該臣頃奉勅諭通未插部挾叛邊警西窺尤宜亟爲飭備
多方哨探其三鎭訓練戰兵爾須嚴加查飭務期實堪對
壘不許塗飾恢張並流冦未靖處所隨機防剿速奏蕩平
欽此臣悉俯伏讀之不勝惶恐戰慄竊惟臣屬三鎭邊處
插奴流冦所備孔多臣當飭備哨探訓練戰兵隨機防剿
昔成臣易查前督臣任內提兵河曲等處往返經年今歲
七八月間撫臣不離重地鎭帥各自行兵止有標下標營
跟隨督臣東西馳鶩單竟兵單馬弱動掣牽拖以致功不
徵通仰負聖主俯累厥功可爲殷鑒今臣標下當立節制

五營名分中左右前後每營馬步各半額共二千五營總
成一萬庶幾氣勢稍重可以厭輕頓袖稍多堪資調遣分
之外插內冦防剿或可兼馳合之即以當邊必有一番實
濟而臣非敢浪議求多也節奉明旨迴撫標兵三千著爲
定額臣應援三撫三倍仍當九千餘下一千以爲陽和城
守之助臣得專意速出聯絡東西斷斷乎不可少而臣猶
恐時詘舉羸戶部艱難全應也查照見在標下左援右援
兩外兩有入衛東京一營人雖驚劣不堪頓設廩糧料草
可用臣請先定中左右三營而前後二營姑待次第成立
具法節制中營官兵二千統領叅將一員月支廩銀一十

八兩中軍一員月支八兩千總二員月各支六兩把總四
員月各支五兩衙驛塘馬遞哨通丁火器材官占候醫生
共四十員月各支三兩馬兵百攝十名月各支二兩四錢
步兵總百八名月各支二兩二錢馬兵管隊四十名月各
支二兩步兵管隊三十二名月各支一兩八錢有馬者旗
丁四百名月各支一兩六錢有馬軍六百名月各支一兩
五錢步兵八百名月各支一兩四錢字識牢伴六十二名
月各支一兩官丁二千員名歲每支布花一兩九分馬騾
駝一千五百四十匹頭隻歲每支七個月本色每匹每月
料九斗草三十束又各支五個月折空每匹每月銀一兩

通計三營一歲原餉布花折空餉銀一十三萬七十二百九十一兩二錢本色料二萬五千三百二十六名本色草八十四萬四千二百束歲考三營額制定於萬曆四十五年左掖營官軍二千五百三十七員名右掖營官軍二千五百八十員名東京營官軍一千九百三十六員名其馬騾駝三營原額共七十六百五十匹頭見標餉一項查係萬曆八年議准標下官兵馬騾約用客兵餉銀七萬兩大同鎮該銀三萬四千兩宣府鎮改撥銀三萬四千兩山西鎮改撥銀七千兩備在度支奏議可查臣今所定規則本折通爭不遠據因仰體前詘五營之中先立三營而此三

營將領官目者淺戰丁原餉酌從中制不敢全比關寧至於馬匹料草與折空之銀姑仍其舊臣之用心亦良苦矣向來插部款貢邊境殺罕軍分存撒其存者常駐陽和而散者撤歸三鎮以故兵糧馬料就支三鎮不以為煩邇年邊賊多警征調無虛罷遣三鎮之人盡在陽和召募無復撤歸之事而錢料支三鎮之糧硝餉既難稽查養兵更多缺望兩俱不便請宜照標餉例滿和京運糧料陽和使該道義兵廳官主裁監視料發號領餉因以時支放並本色料草俱坐陽和倉場放給則整整齊齊成一足食足兵之劃而東援西剿責無望梅畫餅之憂最上策也其入衛一

營前留臣題請撤回臣今又加更定非從老弱修工可以奔走崗密者即如真定民兵一營近改選鋒操練不赴東協修防是其例也又查三鎮缺額馬價共該六萬四千五十六兩缺額盔甲銀一萬八千六百兩請勅兵工二部設法應處此事關係封疆重大一請不給臣必十請百請仰于聖聽科二部當事諸臣自不忍置封疆於度外漠然不相照應者也其前後二營稍待三營收拾有緒另請成立施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題

鎮道虛懸疏

爲臣移駐交代出關拔任日期業已一一奏聞訖撫臣焦源溥自山西赴大同於十月二十一日到任撫臣吳甡自京師赴山西陳新甲自寧遠赴宣府俱於十月二十七日到任皆汲汲皇皇先臣受事何者仰承聖命料理殘疆不敢稍有遲悞也臣自離永平即見卿飄欽臨大同鎮臣王樸經今日久未見出關不知何故本官屢上條奏自負不凡與其託之空言何如早到地方早作實事之為愈乎其宣府鎮臣顏開明住廉艱忠幸在地方受事不難山西鎮臣熊用副將尤弘勳尚在薊鎮西協未知就道何日此時河冰已合奏邊方張插部西來諸邊警備鎮守何職豈可

一日虛懸統祈聖鑒勅下兵部行臣嚴催到任如或無故
稽延即當參論者也至大同一鎮守巡冀北兩道許九臯
張仰之一時俱去未知銓補是誰倘或尚在虛懸懇祈聖
鑒勅下吏部速行推補此日封疆殘敝分猷須得真材兗
新家臣胡鑒預諳應為地方抄選必不誤人規避但早補
一日早濟一日之用長安一日易過臣等一日難捱不容
不迫切叫呼者也至於三鎮見任道臣或降級戴罪或候
議處分功令森嚴臣豈敢代為粉飾無奈臣與撫臣一時
俱換地方千頭萬緒豈能驟習道知軍民萬孔千瘡豈能
分身徧到所恃道臣承上接下就熟駕輕贊襄實非淺鮮
若使人人降調臣等將伯同助其奈之何古稱人惟求舊
今日疆場舊人僅存各道倘再換新者半年朞月未知脈
絡若何臣等彼時若更無措所以懇祈聖鑒量寬使過一
途乞勅吏兵等部將見在候議道臣免行降調尤上緊儆
事第一着也抑不特道臣然也斷惟三鎮大帥皇上其難
其慎主兵及今嚴催到任做事半年朞月方知實濟若何
乃三舊帥除杜自强不足數外若曹文詔張全昌夫亦百
戰之餘也六十年狀貢之地為豺兵單以當邊牌誠不足
而陝西流寇動稱十數萬者集潔衣之威名猶自可用功
次猶未叙嗣向者樞臣屢言之宣大監撫諸臣合言之嘖

者撫臣亦雖又言之夫豈皆私於二帥哉將材難得不特
大將難戰將亦難矣文詔全昌為大將或不足為戰將則
有餘皇上尚當愛惜而用之者也抑不特文詔全昌然也
尤世威吳襄之在關寧臣威與共事或在切鄰四載之久
底裹夙所深知觀其收拾整飭頗有作為出奇嘗斬獲番
先聲獨令堂堂正正與敵戰決雌雄翻非斂手向者西饑
之日持重為全臣亦曉曉語之今以不戰議罪國典敢斜
然臣諸宣府監臣王坤委揭本鎮鋒棒精兵三萬實在行
間者一萬四千有餘若令整隊相向不懼諸將不敢害試
即賊等亦不敢令其躁進史則宣鎮持重之心亦猶之乎
關寧也至於省漢兵丁所遣不無騷擾慶查該營將治
其紀律不嚴之罪足矣若以為甚於邊賊給未曲赦臣讀
大同監臣劉文忠奏揭邊賊入境經過州縣城堡村堡共
殺傷男婦老幼七千四百一十六名口擄去男婦老幼五
千五百九十五名口馬騾驢牛羊一十一萬五千七百三
十五匹頭隻踐踏田禾共地五萬五千一百一十二頃零
使兵果有是乎抑亦是甚於是乎又讀撫臣葉助圖恭揭
渾源殺良一帶蔚州靈邱持日地方齊遭蹂躪與宣提全
不相蒙夫宣雲咫尺境分主客便起猜嫌而又何怪猜嫌
於關寧者乎而乃加罪關寧並不可解何也臣在關門

其一疏求寬内云非為一方為天下非為今日為將來臣
今身在宣雲眼見宣雲兵馬器甲城堡墩堠烽火糧糗收
拾大難既結舊二有患必須調援假令兩靈之上不加省
鑿嚴分援師太過以重失援兵之心塞斷援來調遣之路
是將二千里欄牆百十餘城堡付之新換臣等三四人而
使可以支撐邊患者無狂氛也臣等驅命甚微亦何足惜
封疆關係甚大必須審圖此臣不避忌諱披瀝附嘆終望
聖慈特開便通之門少留應援之路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

釐正職掌疏

臣按部職掌臣奉為撫臣遵旨赴任備動出關望闕遙叩
天恩事奉聖旨知道了楊嗣昌新膺督任果能抒猷著績
朝廷自有叔鑒不必奏以私情附陳該部知道欽此又為
撫臣已抵陽和交事再謝天恩並陳愚悃事奉聖旨督臣
以封疆為重地私奉公原是正理楊嗣昌宜一意肩任仍
與撫鎮道各官悉心講求邊務以資整飭該部知道欽此
臣恭兩承綸綍訓誨務情狗馬有心焉勝感戴皇上命臣
肩任臣性從來癡拙遇事不敢推辭皇上命臣講求臣亦
雖具盡愚達人數君延訪然所可講求者道理旁通曲暢
不厭多方所宜肩任者分任責成實難互借臣見五鎮道
將不分大小事務一概通詳在督臣則批候撫按監視在
撫臣則批候督按監視在按臣則批候督撫監視在監視
或移該道手本或批將吏詳文亦曰候三院行是彼此相
候通無已時斬釘截鐵一事做不得也甚則游移不決一
詳再詳往復吏胥時日愈錯可為太息撤臣咱關詳業原
係撫臣職掌真批照撫院行原係按臣職掌真批照按院
行有應會同監視者則批仍會監視有應屬臣裁決者則
臣批駁徑行而且奉督三鎮與在單檄不當與聞細事近
見各道有詳體歷任滿孫賞口糧者相沿求瑣何至此極
臣一切駁停之不特此也各路操守坐營中千把總等官

原係劄委不屬部推而所委之人應該鎮道會商妥確撫
臣考定用之乃亦於臣照詳臣相去陽遠不知面目技勇
材守何似然詳何為今亦遵行釐正一切屬之撫臣唯自
標下營官臣當自行選部此其事體小者臣等恭盡職掌
猶不為難至於重大事件或新奉明旨有所施行或履奉
明旨有所查議臣等督撫按監固當會商在於鎮道鉤司
亦宜參酌難將一人臆見遽次因恭敢究目前之局不顧
事理之安以致稍遲日月墨礙難行則又勉強是章句求
整塞實事既做不去殘局終補不完此是仰承功令雖當
至大施行却最防欲速見小之害者也臣今初至地方事

無通莫之端人無左右之祖方敢披心瀝血一盡此言仰
祈天語申飭共事諸臣本等職掌可盡者自盡不必東瞻
西顧使令奉行將吏岐路徘徊如茲事體重大必須會商
則有明識布公集思廣益之明訓有願諸臣共勉之可也
抑臣因是而有感焉往歲度河之役皇上震怒處分於閫
臣孫承宗削去官階撫臣兵　僅降二級其後更置薊
遼一督三撫分信責成吏部會題功罪以專轄者為主近
例者為次兩協有功督臣居其全遼撫居其半東中二協
暨關外有功三撫居其全督臣居其半而罪亦視此等因
奉聖旨朝廷軫念封疆特允廷議更置督撫等官地撫專
轄一方責無旁諉總督兼轄三撫一切調度應援等事俱
着悉心料理若軍情緊急還上緊聯移會巡撫各官即隨
宜決策速赴事機不得借口督臣節制致有疎虞事後功
罪賞罰如職差等行主於事以應戎師鮮和克如或玩視
觀書妄有爭執即是借題脫卸國憲具在決不寬該部
通行申飭欽此欽遵在案伏覩今次明旨處分督撫回臣
以馭未嘉降級回若天淵即此承宗削官亦加數等至於
巡按御史降調獨為未足求之前遼更訂新例亦所未聞
臣子身在封疆飭罰森從君命大局敢辭但臣有深慮者
皇上以封疆之事責督撫猶恐徇存推卸致誤多端若令

按臣亦在降罰之中將來心預督撫之政一切徵兵調餉
理餉用人紛紛操柄愈無適從而封疆之事裂矣不然焉
有不謀其政而任其罪者哉臣惡敢承天語肩任稱求不
得不原始要終詳陳委曲統祈聖慈敕鑒仍將閫門職掌
功罪權衡敕部釐正頒布俾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題奉聖旨[illegible]

請定制撫主款疏

臣自入晉境疊報撫部邊烽自西而東紛紛不絕大都在
西無主勢必恐東而又有邊烽狀謀遣使勾引收之為用
此其計若遂成羽翼横絕虜起巫閭西至賀蘭有全　之
地與中國爭強害將不可言矣今其來說張家口稱就撫
話一則東西邊遠寒冬之食欲求就撫茶未借作責經一
則觀望兩端探討口氣猶有一綫乞貢未必遠忘中國之
心若執拒之已甚則必羨舉把搶布圖飽掠而歸情然來
投計不速顧倫拒之不甚暫許通融微將職附殘全他風
來款情可預推茲言劃之勿賞款使茲官撫之以縣款使

臣以為皆是一道而皆未可行也插遼在日部落繁盛衆
數十倍於敵而不敢當敵今遼已物故餘草㕘星爾能禦
敵狂逞乎借曰剿之彼㕘星部落絡繹衆行勢卻數倍於
我我之兵力馬力摧殂之餘未見萬全必勝而可輕為嘗
試乎且剿之不惟不盡而啟之先覺無名使渠借口漢過
憤性勾敵又是邊臣啟釁臣於此躊躕無策不敢不請廟
堂之上特賜主裁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四日題

酌議會題事理疏

竊照臣屬三鎮地方東廂軍務繁多日與撫按監臣文互

文移業已應接不暇至於重大事件必須具題奉旨行查
必須回奏有一衙門主稿而各衙門會題者寫本對本審
費整日工夫猶恐或時錯誤至於用印拜發方完而精力
已見疲羸一日又過去矣臣查其間事有常責見無異同
句首至尾不差一字如此儘多臣等夠為精神當之而更
鑒究皇上一日萬幾省覽章覆事有限量仰煩批答亦不
過曰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此非一種業文稍覺可省者乎
竊意如上所說以一衙門主稿具題請旨而其餘會同者
止錄貼黃大意具本題知不寫全文不煩批答是則仰請
御覽俯使奉行留有用之精神應諸般之急務裨益非淺

解也倘或事涉彼此見分異同然後備寫原文附陳已意
期於事理發揮無有不盡仰恩聖斷兼聽採行斯為允當
臣至愚拙陋叨任衝邊稿到不敢遲留全題實有難副不
得不披瀝敦陳乞勑兵部覆議上請聖裁如蒙俯允又不
獨一時一鎮當然亦九邊各省所可通行者也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邊圉才力應務國軍
務一切會同本章應費時日塑對何詳備事名的量裁
遇有意見各別者另行陳奏似屬可行該部即與議
覆

請定監臣處分以免掣肘疏

臣前以處分按臣一同督撫將來必循督撫之政專豪未
澈止於革職為民今處分監臣又同督撫邊戍將毋謂其

事權一切同於督撫然夫封疆事任原在督撫監視勢不
置身皇上勑命其名曰監視亦如監接巡視與按臣並等
而失事處分稱督撫之罪無異臣恐紛紛煩柄飭無適從
臣前所處不獨在按臣也伏讀明旨量三監臣扶同坐視
臣不知其他若宣監王坤糾參前撫馬士英遣間摘發亦
無遺矣而猶以扶同蒙譴將必更加已甚文武將吏無寧
毛吹日亦不足而於封疆不惟無補勢必益加敗壞何故
譬之人身受病元陽未耗邪氣有餘則滌藥針砭可以往
投見效至於羸弱枯瘠真氣銷亡參苓之术補益調理猶
懼不能回生而可以前法加之乎夫宣雲之羸瘠久矣且

上特遣監視如因病審方補益調理庶幾殘軀起死不然而今日一針明日一砭其爲羸秦日甚一日而命僅如綫前此監臣之在地方未嘗不孜孜汲汲以爲不敢扶同坐視賊寇如是而不知其藥則是其病證與方則非也

崇禎八年正月初五日題

請定市馬茶市米麪疏 殘

哈情所重在茶布米麪而不在銀此茶布米麪者先年撫賞必用之物乃以給我撫賞之人原不爲過而茶布米麪產於中國至自遠方猶可源源不窮銀兩得之艱難一落外國勢難再返是則以銀易馬不若以易茶布米麪而轉

易之彼復得我茶布米麪無幾時而盡則又思得貴馬之利必旋踵而來予以易盡之物收其不盡之爲機括不窮在爲即此可以制彼使安就我羈縻無有趨思則一迎機買馬關而已通貿插情坐分疏勢矣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一日題 山松曰當馬久不到邊令各采市當事急以爲辭先入力請行之

驚聞賊犯鳳陽疏

臣於本月初七日望闕叩頭拜發謝恩本章去後隨接邸報抄傳皆言流寇侵犯鳳陽傳切近祖陵重地臣不勝驚痛不勝憤悱竊念賊從西北斬道東南陵園爲沐本根江淮漕艘要道尤有遺阻關係非輕年來海內物力竭養數賊官兵皆在北而不在南鳳陽雖有巡撫專督漕儲供億應十萬衆軍衆帶職寧蔚密海運邊倉米豆其精神盡萃於此而本地養兵不過通達廢漕彈壓潰池小寇今舉西北中原數十百萬之賊長驅迅掃而來其必爲爲不支理勢然也然而賊趨江淮自走死地向者秦晉豫楚萬山聯絡八達交竄來則西兵南征則北遁賊有多歧之徑我要全裹之兵一隊潰逃前功盡棄今則不然江淮土地平曠水陸交加我兵北阻彭蠡中來潁亳南扼廬和以漸蹙之濱江貫海即以江海爲東南兩面長圍而我大兵扼其西北釜魚穴鼠不死何之此殆天意俾賊走死於此而我用

兵所謂事半功倍值此時此地爲然少哉濡遲賊飽來南財貨又最豐南騷之北趨鄖勝則山林震撼南寇安慶則蘄黄與遠臣恐草賊奸雄江湖創黨相扇而起中原禍亂彌不忍言此臣驚聞警報繞屋徬徨夜不能寐者也伏念臣雖不才蒙恩官至總督祖陵有急義當投袂先驅臣屬直大山西新值破敗殘缺無可調兵馬而賊門隨騎五千係臣素練臣願躬先將士卷甲而趨兼致上以入淮撫當我北來一面當斬前擒值力是視有如不建鼓蹤具在此臣受恩深重狗馬報主之狀也

崇禎八年二月初七日奉聖旨楊嗣昌召募剿賊具見忠猷但三鎮新兵[illegible]大營[illegible]鎮[illegible]

暫臣加有專職責龍驤任馳驅兵部知道　山松回據
此皆議一軍非先人多事已甚因見大文以剿賊誌撰
家暴亂成亂敷恐亂耳時難不允所請而麻纔暫師之
今聖意冒昧瞻於此兵

剿寇甚深再剖愚忠疏

臣頃接兵部咨該臣前奏鄖陽等事奉聖旨楊
嗣昌疏請討賊具見忠悃但三鎮新羅烽火警息復閱難
務綢繆邊威彌緊暫且自有專職豈能離任馳剿兵部知
道欽此臣悉伏讀再三不勝蹐踧太息竊念臣職不能剿
賊臣才不堪剿賊而臣一片血誠不敢苟安還基坐視隕
殺驚擾拘局臣匪徒欲剸手衛胸與賊俱靡而已皇上不
允臣請臣何敢復言顧惟今日之賊已潰中原心腹再抱

膺艴咽喉煽動江吳楚蜀撒兵綱鋼所在生心為患非小
臣處宣雲股節之地所望元氣安輸精血榮養水穀貫通
非夫腹心咽喉安然無恙其何能聊一日之生乎而況宣
雲久已殘廢股節尤屬疲痺皇上責臣整飭綢繆欲圖更
盛彌縫其背腹心咽喉比常萬倍加切乃今賊勢如此臣
恐民運之未及糧蠻餉之出淮陽皆在不可知不敢必之
天而臣坐待偏疲於殘廢痿痺之區其將何以瞑目也用
是不揣冒昧瀝精瀆賊前鋒單裹鈇斧灑臣滿腔之血明
臣報主之心實非既託激昂飾一時之觀聽也臣按部咨
明旨備俚討撫從之細閱廷臣章奏有二三十萬之人盡

未發鐵事理所難銷歸何所之語臣如冷水澆背陡然一
驚自有流賊以來從未聞此數語蓋精大家思算畢竟銷
歸計將安出臣恐招撫二字再不敢聞縱賊之門牛種資
糧有則充充養兵之餉抑之原籍彼已無家可歸候置地
方防其中還再變殺一而可是非皇上大發慈仁特下明
詔因民以不肯之患予賊以更生之途使之自招自撫自
資自種因而自散自歸自侯自實則必無有數十萬人盡
未鋒鏑之事而遭殺之禍亦不敢留連瞢結矣臣竊思此
至熟而未敢發也今生萬不得已乃敢昧死言之皇上試
聞此數十萬人果有盔甲刀銃之器乎抑皆知攻殺擊剌

之方乎非也賊之裹脅之約可數萬分之各為百千此
數十萬殺不盡撫不散者皆窮民也其黨有二賊所未至
有爭先導奸之窮民其窮有五一窮於加派再窮於搜括
三窮於捐助四窮於貪夫之推剝五窮於豪右之並吞而
此窮民想目切齒待家居奉時賊之來惟恐不速登聯指
求內應良兵皆是矣賊所既還有隨後應口之窮民其窮
有五一窮於繫子女再窮於燒房屋三窮於絕農種四窮
於官兵之尾追而剿殺五窮於地鄰之拾遺而獻功而此
窮民有家難奔有邑難投隨賊偷生苟延日月得搶且搶
得逃且逃皆是矣嗚呼此民即使縱兵襲擊一日能盡阬

之臣猶以為非天地間宜有事之而況萬萬必不能守然則如何而可臣以為天不雨金地則未嘗愛寶也皇上誠下明詔令天下撫按行所屬有司畧各州縣地方有金銀銅鐵鉛錫之礦直使開之有司擇其土著身家力量之人編為礦甲而聽甲首自招窮民為之礦夫大約礦之所得官取十三先抵州縣之加派有餘則養州縣之鄉兵再有餘者不妨並抵條編之正額而其什之七聽礦甲礦夫自為生活計不之問如此而民之窮者大率逃歸深山窮谷之中為礦夫以息錙銖延歲月而歲月稍久則又未必不改頭面歸鄉里買田宅業工商為太平吏生之良民也即

不然而深山窮谷無用之地金銀銅鐵不精之礦皇上姑開數年為一大養濟院以活數十萬殺不盡撫不散不得已而從賊之窮民不亦可乎乃行此則有二策其一持皇上勿遣中使以鐵驗天下之人心而來朝堂聚訟之口實致此策沮格不行其一則請因皇太子出閣請學大赦天下使窮民自拔賊中各歸鄉里有司堅持倖令不許以赦前事相訾害而惟負固阻兵當場對敵者殺無赦如此不步下招撫之令開安插之方而數十萬之窮民各見生還而去羽翼一旦真正梟雄之賊不亡命草澤即禍變剝戕而我官兵所與戰者無多餉費省約使歲心咽喉滴瀝大

慝邊方鼓舞徐銳綢繆且並來皇太子出閣斷而行之哉子孫黎民咸福多矣

崇禎八年二月十九日題

邊情疏

臣於二月二十一日西閱大同邊堡已經拜疏報聞二十四日行次殺虎口卜部軍生引哈日當為之地臣先接見通將備駒驁部情形及繳貸易馬之狀次指市樓步覽新造橋工屏去騎從與通將立語移時預諸目彧不之覺不知數日前傳牌到堡至是知臣已至就於口外羅拜臣令閣境門傳卜部守口數人面加撫謝見有擺都擷把都兒

軍生劉輩寫氣等十輩皆持酥羊以獻臣為之摩頂與之飲食宣諭天朝威惠念爾先人倚與忠順六十餘年一旦好心今又調哈喇吟累進馬臣奏知聖上開恩許給茶布米麵段匹生命爾等當如報効云云諸目聞說歡喜其畢寫氣手執漢字票帖內稱精的軍門廻達小的衆等狗命歡喜不盡如同撥雲見日無爺娘孤兒見了父母一般又如皇活兩世人也一般懇乞開恩欽濟傳與守備日日關門我們好存外邊有事緊急好報等情臣語之云是爾卜命二家養諸聖我開門救濟爾等瞻仰天恩若是別家一面不容雖他欲死纔好諸目叩頭曰是臣賞之布十疋茶

百袋羊四隻酒二罈餅千枚而去臣隨歷右衛平虜諸邊
至二十八日東回威遠接得守備劉家傳報插妻台戶娘
子與同衆郎恰等說我們不曾生事作歹為何不著入市
交易該備答言如賣馬匹方許入市各日說袁達既要等
哈日賣馬我們差人先去擱插等情該備斥說一番求人
又說我們台戶娘子所差原來求市養濟原無賣情擱阻
哈馬今擱留二三名在於牆下駐守等情臣料此段說話
蓋聞臣言別家一留不容故來作此歇脅臣當寫諭守備
劉家傳據實台戶娘子求開馬市養活窮夷論我天朝大
體這些窮夷既不作歹就養活他也不妨但須插部奸狡

其富今日養活他明日又來作歹就是本處不敢作歹列
處還安於邊生事等他箇箇餓死纔好但想求奸狡作歹
非是窮夷全是他家各宰生畢寫氣之罪也說與台戶娘
子如果真心養活窮夷可將這邊西邊作歹的宰生奸狡
的畢寫氣一箇箇都拿送到最邊來明正其罪方纔准開
市口救你窮夷叫他知思前想後還是窮夷多奸狡的宰
生少他夷只與少的不與多的將這多的窮夷活活的餓
死了那時只怨著你台戶娘子看你台戶娘子性命也難
保還敢擱阻馬市否等因去後臣東行暫止大同左衛以
觀其變目查自開市口前後買過哈馬一千五百三十匹

銀貨各半每匹不過十四五兩分發各營者什九真正有
裨實用而一二甚老病瘦者纔鋪商喂養變賣以示招徠
總之在我中國多收一馬免留口外資敵亦佳事也然聞
哈馬初來插部使人先齎以兵繼又要之以貿收將元寶
緞帛於市哈回欲做中國茶布以不如哈目既攫勢凌又
為心動於是亦聞有齎與插者迨我中國銀貨俱集哈市
將歸而插又於去路殺其喇嘛一人劫奪茶布哈將不盡
之馬强半騎回為禦備計而哈插之釁於是開矣今聞哈
部大衆赶馬脅來尚在山後意在與插為難而插亦懼中
國潛兵襲之日徒帳房僅近倏遠蹤而不定機乎似覺可

慮然臣審己量力實是不如邊神卜哈為撫置羈縻者其
若外挑哈釁內激窮夷使其虎鬭狼猜我可坐觀漁獲即
不然而插敵適走哈市適行我收蚌鷸之利漸次養成屬
既插雖再生有以待之此則平實商量至理而臣非彌縫
插也鎮臣王樸先欲圖插屯兵右衛者向時臣發陽和為
真以助其勢威而碓探插情顧雖下手防兵科草業已不
敢鎮臣先撤其兵臣亦遣還陽和過半今祗留四百稍備
不虞而馬草盡丞此四百留亦難久然則輕為舉動爲
不敢言臣不敢不為奏天聽者也於哈之賣馬其人不入
市場止是守口卜日請定價值舁來從買初時不要銀兩

複遣明旨講定銀貨各半答亦依教唯是哈性穿著最愛五色斑爛乞要先年撫賞緞疋商貨聞風販至雖屬絲綵無用而既有草緞之名恐于違販之禁理合從買婪聞如蒙聖慈俯允則查寶大撫庫尚有積存緞疋可發買馬濟岡金之所不足此市七年未開中國之馬至因今者忽然踴全眞是天心助順之一機臣吞暫三方不敢不為推荷查兵部咨案一奉明旨卜日販貴馬匹如果實情臨邊作何易賣再奉明旨近日卜曰來市果否實情作何操縱務得馬匹濟邊無墮誘寇技計三奉明旨馬市酌賞及邊鎮等事該督撫設法鎮慶多方制馭務要保得敵情動有成算毋得輕墮技計四奉明旨據奏卜插向來順逆不同目前情形亦異羈縻籠絡一應事宜聽該督會同撫鎮相機操縱五奉明旨茶布未免原有明禁據稱卜日缘素順屬與市馬急需貨物特准銀貨各半以示招徠撫綏之意六奉明旨哈馬正在殘市若因此道回將來豈使招致七奉明旨哈馬曾否已買還設法防獲据探毋致驚阻欽此臣欽遵行文撫鎮道將各盡心此事毋致墮狡謀防牽而招致有方市易無阻要皆諸臣盡心之物臣身在腸和心懸此地慮有不聞不見情形而令脇掐市場得之聞見已真方敢攄細陳覩仰慰聖懷乃臣鰓鰓過慮者明旨邊烽甚狡

或因我嚴禁針錯卜市陰資接濟尤宜慎防還著該督撫鎮審察情偽為分投備毋得輕信墮奸貽高臺堡故轍欽此臣何敢不慎然念高臺堡之失全是貪種而非買馬所易東自皮張荣草等物與馬匹實資征戰者實繫懸殊且遼東出產米糧無限貪則蕎盜孔多大國原不產糧又值苦春腸貴市肆羅糶無錢哈曰食肉飲酪欲得茶布之心甚於米穀而今若將撫緞與茶布銀兩兼搭行之米穀竟可無出免於借寇齎糧更使計之再照市口一開風聞遠近猜忖必多一則闌出禁物二則勾引遼烽皆羣情之所深慮他日足為藉端者臣查去歲宣實未開市口而闌門哨騎截獲蟒緞茶葉水銀綢酒等物綑載纍纍是則除卻宣實另有透漏之處未開市口別藏闌出之奸此明白可據之案一也崇禎五年敵在宣邊講賞七年直犯宣大山西彼時原未開市誰為勾引之媒則往來熟路頻窺初不特勾引而至此明白可據之案二也臣若不明此理止求推避嫌疑即當罷市閉關謝絕哈曰回去直弃前且求全一著第恐馬來不買哈去難招不惟有誤騎征抑且全資敵國為身計未見其得負聖恩則已罪當所以冒昧瀆當求祈實濟臣為國謀不暇為身謀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終

曾孫[illegible]校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炱秀

孫兒　山松　同輯　孫　炱暟　炱介　同較

山樑　炱彥

疏

塞陳西關大同情形第四事疏（前三疏惜亡）

從來明烽遠哨為禦邊要緊關頭而以臣聞大同不惟兵馬之布置無法抑且哨探之作用全乖此第四可憂之至

也先臣戚繼光定薊門之制分建臺烽臺主支更瞭望覘晝敵情故高高下下因山置布而不避崎回烽主接傳烽火立異哉兵敵應且取眼見耳聞一往可知之地而不行轉折亦有疊富孔道邊可傳烽者則以臺兼烽無敵為關濱烽傳至山海歷八路沿邊計延二千餘里之遠不三時可到如是者方謂之烽今大同之制不辨臺烽不分迂直沿邊墩座箇箇接傳升件平當僅二路數十里間五鼓傳烽數時始到臣不知是何傳法欲行改定恐相沿久遠驟難更張一不明而改步且失更可矣也至於傳烽號令戚久述臣前關軼邊關登答茫然不一尤為可駭也已南撫鎮邊臣從新改定頒布兵探一旗竿而無地置一旗布而無錢製一炮銃而無措號令亦屬虛設警信憑何得知臣不意窮邊之窮一至於此行查各道所屬原有減哨之報係削之哨軍而贍之無用者就令領出置辦號旗萬萬難以再緩此非臣私用一面題知裡行方有濟於急需也又如薊門之制尖哨入敵營為主豈攢長探夜不收坐口外則主橫撥短探其食糧獨厚而責成其明每用尖哨引路離牆六七百里夜望烟火曉尋露蹤見有跡則引兵馬斬級奪生如是者方謂之哨今大同之制出口報邊近丁離牆三四十里隨即轉回以為哨如是止兵音之遠去則

一望窮荒無山林隱伏之地恐不能見賊而為賊所見患跑不同言之久住則數錢月餉口裏猶不聊生而安得齎糧坐食口外是即謂之全無哨探可也臣今酌定經制哨軍必加大糧路備各定分數十人為率步七馬三方可遠近馳探而哨糧之加出於何處則西游兵一營往年入衛薊鎮老弱凋殘不堪戰亦不堪守者留之無益借裁以加哨軍而固吾圉亦當一面題知一面更定者也噫嘻觀此二事作用全乖臣等方行釐整幾於創始開荒則夫應手之不各不急就緒之不容不遑有臣不能盡言而聖鑒洞於觀火者矣

嘉靖八年三月初六日題〇山松曰此議有西關大同情形第五事一疏乃言游擊張邦奇協守甚可畏守備王臣及郎中毛伯溫參於永國鎮處留者

西關大同情形第六事疏

臣聞文武制體兵農應無往不齊切矣乃今大同體兵不獨在武而且在文此第六可憂之至也臣茲任之初簡查從前彙牘竊見司道呈一事無不首尾皆備批詳亦復游移請祈天語申飭釐正職事各盡當為業奉欽依兵行之司道循而半懷殷畏未肯擔當臣又牌行申飭為照衛邊百務動屬軍機儆議擔當全賴司道職所當為者當屬風行時刻不容遲滯所不可為者斷山絕壑毫髮不能游移於

以仰佐督撫俯庇軍民方稱厥職況當邊烽殘破之餘長假殺焚擄溺之事前此因循推諉習氣所願痛除再畫依揀剪蘆即是當場傀儡毫無情面據實趣參等因去後司道方肯吐露胸懷發據職掌言所當言為所當為又遵一番氣色矣至於府州縣官遠寨屬職無裁所管民少軍多置有彈壓亂稍消弭隱憂之責與腹裏迥乎不同從前督撫而難展布司道而惮承行而況有司約結之義與溫之勝魏盡化為卑部之局臣愚竊不可言何則邊地民少軍多而同職營軍之官皆土著也甚或鎮守將領皆是土著而府州縣流官不過數人為朝廷與司民社徵解錢糧緝

治豪強申理冤抑其勢常難餘皆土著之官或作黨結狀同通懽占產窩盜藏奸之事其勢甚易設使事著而有司不聞其人而有司不援誰當問之徵之未有都司衛所可批閱理詞訟而督撫接道自拘犯人者臣因循而簡要規條內一款云邊地軍民有犯盜職人命役欺錢糧適嚴禁皆經各院道衛門告投審問者有司徑自行拘武職不得庇蔽阻撓以致脫逃漏網其別項詞訟事情章違礙佐等犯各呈該道移會鎮守協路拘發不得一槩徑向致嚾軍伍違者參究如此權新文武似乎兩得其平可以通行通守者臣見明旨屢行申飭不得擅拘職官在於邊地者當

有犯一端之外即是敵境假有逆謀反叛出口投降者豈亦必題請而後拘問乎置礙難行臣不敢不請旨從新改正俾道地有司肆力遵承如決不許有司拘問則地方奸盜詐偽與夫叛逆非常之事必責鎮守將領先具軍令狀於兵部及臣衙門存案事發有司不坐乃可臣愚胸無偏祖每以藺相如之屈廉頗以賄之擇新胥為文武將吏遞相告誡而新奉勅諭有司行鎮屬之禮中間亦有本群臣恐天下趨兵多兵府州縣官亦多兵新增勅諭載未通頒朝廷之禮必不為一二人而設有司之禮亦豈為一二人而行且鎮守多本地之官有司寄百里之命未有以父母

屬子民者如係流官則行禮子弟則不行是又非通禮也古稱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今纔議此禮未免使聞訟端臣愚不敢臆決考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年令凡屬官見上司必序立堂階之上總行一揖上司拱手首領官答揖其公幹節序見止司官皆行兩拜禮上官拱手首領官答禮是兩拜且非常禮而跪地叩頭之事初無有也又洪武十六年令教官生員見上司一遵憲綱行禮如有出郭迎送及妄行跪禮過為稱呼者聽從按御史按察司依律究問若上司故違憲綱者亦行糾舉是國初憲綱教官且不許跪而況教官以上者乎臣自莅任以來不許屬官參謁叩

者西題還舉國初禮制曉諭頒行而武職守備以上不許叩頭鎮守爺自鎮小的等項卑鄙之態則臣在闕門專備已久今又適節三鎮一體遵依臣愚竊恐聖意留神武制陵夷而未知近日文職陵夷亦已甚也是用邊追祖制振起頹風有司稍有志節者從茲風會必不肯作卑污不肖之事若夫無耻無心甘為人下而不辭者其為不肖無所不至皇上又何取於若人而用之哉臣徹行鎮巡文告每一舉心下筆即思此一事必可上聞御覽否則不敢萌諸心命諸筆鎮巡諸臣具有遵依見在臣不敢欺也第諸臣所見或偏或暫臣則審思其為全具經久者乃敢上請伏

候聖鑒施行

正德八年三月初七日題

西關大同情形第七事疏

今天下偏重極矣養軍必備其本講求雖微而與復卒竟為難此第七可憂之至也議者咸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則屯田之制是耳自屯類失而京運增求其故而不得以為荒隱相沿豪有力者去其籍而不知其不盡然臣考大明會典洪武初年軍屯納糧原無定額三十五年始定每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蓋以一人耕而足兩人之

食本軍者下屯之軍本衛官軍者世職及守城之軍也然而一分之田或百畝或七十五十三二十畝多寡不等肥瘠不同而料則等而同之其曷能堪於是永樂二十年有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艱難辦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石外餘糧免其一半止徵六石之詔矣是四分而去其一猶可言也宣德十年又詔都司衛所正糧十二石給軍士用不必盤量正統二年又令每軍正糧免上倉止徵餘糧六石夫此不盤量不上倉者即不係在官之數而後假失額之緣也餘二十四石減至六石不四分而去其三乎考大同糧額國初五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去四分之一該

失三十八萬五千四百有奇存一十二萬八千四百有奇而正統五年尚徵五十一萬天順元年縮至十萬九千者其中又有折銀本色又復裁減也失糧四分之三僅存四分之一已可慨矣若然國初之制屯軍一十二石止免上倉應無再支倉糧之理將此四分之一給官俸與守城之軍倉糧猶有餘裕乃宣德十年令山西行都司衛所旗軍有家小者月支糧八斗無家小者六斗調來操備者五斗有家小者八斗正統九年令大同宣府軍糧有家小者月支本色八斗折鈔一斗無家小者月支本色六斗折鈔四斗十四年題准大同選操屯軍照依守城軍士有家小者

八斗無家小者六斗則屯軍除免倉外明白又支倉糧矣然猶有八斗六斗之殊至天順元年令各邊軍人不分爲步俱支米一石祖令沿爲成例而倉糧所入不足以供所出和制廢墜無餘矣所以屯糧輕減於宣德而失額於正統凡看直皆然年例京運創起於正統而遞加於天順以後凡邊鎮皆然非是荒隱相沿豪有力者去籍也但看直屯田糧地原不相離以原納二十四石之地減至六石而已矣今臣巡閱大同偏問軍民父老則有供軍地免糧餘丁地納糧之異蓋有當時免正軍之糧上倉因而創出正軍之地徵餘糧六石上倉因亦創出餘丁之地兩不相混

他處實所未聞臣又備詢此地有見在者亦有隱埋者其見在則頃畝多寡不等坐落肥瘠不同軍多不能自種租與客戶閑民常歲收類極多雜糧三石遠少至七八斗而止此其顯也直於隱埋之故則因祖軍相承甚少頂名補伍者多如前軍是百畝一傳再傳得七八十畝者有之數傳而後得四五十畝者亦有之矣頂軍止顧目前無復子孫久計見在得少爲足無暇搜尋告爭今欲與之清理本軍已自成迷雖與從實真力此興復之一難也荒塞蕭條衣食難賫有一望無際之地亦一望無人可耕牛具籽種軍既不能自辦官又不能借之雖盡膏腴沃壤拱手相送

亦徒付之無可柰何此興復之一難也附近山南一帶土地猶他處五穀堪藝近北邊鄙沙磧碱薄豆麥之外諸種不登且種之一年二年又必歇之一年二年方有收獲若遠歲種去可苗不生此興復之三難也每歲三月下種八月收成若春罕不得雨雪則三月尚不能種秋令早降嚴霜則八月已無可收而九月至二月天氣地若率年更無纖毫利賴此興復之四難也夫正軍之地自宣德正統以來免其納糧今歷二百餘年一旦爲之科理不起科則官無所利欲起科則軍難非常此興復之五難也軍地不徵糧餘丁糧爲見耕而前此處臣王鎮又打官軍勒報無糧之

地數處數於撒覺諸臣不敢上聞若使臣等孟浪仍為此等舉動於遠方覩釁之後加水深火熱之虐是猜屯萬萬無益而祇見其害此興復之六難也有此六難臣等將何措手竊計守邊軍士莫要於撥臺瞭軍一名舊有隨撥地一分而今有無多寡不能盡同當為逐墩清理附近之地照軍查給使其更番瞭望輪使耕墾則墩與地不相離者軍亦與墩不相離而墩軍皆得其所是藉墩清屯之一法也全鎮舊設大小武官有有廩給無廩給之殊臣初不解其故今乃知有廩給者無養廉地也無廩給者有養廉地也此地或係先年額外之產亦或即是節年隱埋之屯

罪以一時根勘弟令無養廉者查由有養廉例比而均之則無者必不肯休有者自不能隱臣等因而覈實定立等差為之限制使其祿足代耕使省縱制別議廩給而又免朦朧影射多占軍屯之虞其新立各標原無養廉者另議廩費不在此例是藉官清屯之一法也此外荒蕪尚多當令所在官司就地刊置木榜聽遠近軍民諸色人等量力耕墾秋成刈穫官不問其姓名亦不查其頃畝亦不管其明年再種與否惟令多多耕種自然蔵富民間如種熟之後願為已業者赴官告給帖文不許他人爭奪此法精須聖諭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行之或者期月三年漸有成效

而非今日一蹴能然然不可無蓄艾之算也統祈聖鑒勅部速覆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西關大同情形第八事疏。

從來用人須適其宜劉委固非而部推畢竟未得此第八可憂之事也臣聞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則曰王孫賈治軍旅豈天縱多能不及王孫賈哉夫固府治燕事者而不必問耳我皇上留心邊事特重武科為骨全臺國將格致俊傑而不知者攀附武科之名逐獄驅除一切行間百戰之士以白丁目之御所異葉之官又以劉委排

之蹟請明旨通行九邊欽將坐營操守中軍千把總官盡作新欸俱選武科而餘皆不用嗚呼是何心哉臣故極陳其不可夫白丁之當禁也謂山人游客刀筆倡優往時挾篤贐走邊方求豁用營事抑或邊方大吏苟以昇其僕役私人是真白丁真當禁也若夫行伍健兒艱難百戰鉢百隊之長以漸歷中千富次都守往往有名將大將出其間槩而禁之曰白丁其不可一也劉委之當禁也謂往將用兵知闢舉等處劉總參游真署營伍數年而不報部甚或去一人又委一人累易而部不知者是真劉委真當禁也若夫營將以下累承之官百隊而上鈴束之長其職事小

而業積其地位卑而親人其材必諳練諸務其技必精蓋
儕伍其語言氣習必與衆相通而傳宣調度乃易爲之不
憚鎮通如得其人皆撫富庶心以聽將領能得其人鎮通
者推益委之何也巧不過習之門稍進一步使隔一層不
如近者之習熟而禁之曰劉委其不可二也蓋以此官雖
卑所寄甚重如管一軍係一軍性命管一堡關一堡生靈
朝爲缺一人暮必補暮爲缺一人朝必補而今既禁劉委
必俟朝除報部推陞赴任之際不知多少時日能虛位以
待之乎其不可三也將又委一人署之禁劉委而仍委署
與不禁同耳小小地方卑卑營伍能堪署者正者重重剝

削乎設有邊警不時非戰即守必待朝除而後戰守乎抑
令劉委者代人戰守替人夾生乎其不可四也平時則嚴
禁劉委有警則夾生以之朝廷將因此而失人心平時則
部選爲之有警則遣吏觀望朝廷又因此而不得人用夫
不得人用而徒失人心在邊方世職以無處安頓瓦解灰
頹矣行伍健兒沮抑無所見長憤懣無所吐氣將不挺而
走險乎其不可五也臣頃見選出宣雲之武科京衛新省
之人居其大半心竊尉之至地閱審視其狀貌以來衆則
不識其語言以傳宣則不達其射御以壅塞故事倖取功
名則虛糜餼而以之領兵斬敵當陣衝鋒則不免爲邊方

之人掩口而笑如是者皆借武科之名給驛選出使臣等
以封疆利害軍民死生託之乎其不可六也且臣每見一
官問其家口當有十餘人而月廩數何不過二三兩耳此
二三兩者以之買米麪菜蔬乎僦居停房舍乎製弓箭鞍
馬乎數者無一焉而皆未嘗缺然則非虛伍冒餉即科錢
剝軍舍此更無處法其不可七也若用衛所世官行伍土
著其家有房可住有地可耕有衛役可使即此部選流官
費用什省六七而一旦有警率其子弟家人鄰里鄉黨守
此一塊墳墓之土比之流官氣力不啻千百過之今不此
之務而盡出缺以予流官果爲地擇人乎抑爲人擇地乎

其不可八也然臣非欲選抑武科也就宣雲兩鎮而論亦
必有武科之人在京候推者請勅兵部通行查出開其名
籍科年在宣者咨選宣撫在雲者咨送雲撫使之聽用標
下詳查身家履歷者試技藝材能與世職行伍相兼用之
委補一人則咨部存案効有勞績則咨部推陞如或已經
管事而庸劣不堪考驗身家而嘗犯罪過則亦咨部除名
永不敍用如此使武科之實者次第得官而不致苦於殊
柱守候之難其不肖者自甘擯斥而不敢冒躋攘其使之
習是則人地相宜賢愚區別之大道也其京衛新省之人
實非衛邊利器且亦枉受窮苦貽害軍民不唯未過者請

勿復來即已選者速雪沫去此件闕係尤大臣言切直不
詳萬祈聖慈垂憫勅部立允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軍中有不忍讀之書疏

竊臣頃在代州陽明堡内偶接臣父差人寄臣手書内云吾兒總督宣雲仰荷聖恩深重惟有致身報主但我自秦中剿賊憂勞之極鬱火上攻遂致病目達虜北上觸冒風霜至今兩眼昏暗眵淚不乾有時咫尺不見一物此乃衰既龍鍾之老態也猶不為異近日復感脾濕之症飲食少進肌膚消瘦延醫調治藥餌多不見效恐有性命之憂矣

安得飛至塞上見吾兒一面耶言之泣下云云臣讀未及終心膽墮裂搴聲大叫幾欲狂走適報官兵原峰接戰事情洶洶臣亟收書入袖跨馬登城不敢再視亦不敢與人言呑聲忍痛半月於茲幸值敵遁歸間差人與增慶言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四鼓時分臣父忽患肚痛大便不出者三日醫用峻利之藥下之糞中有如肉塊頑然未化緣為春初訛傳敵入宣雲聲勢重大臣父當食放著亟呼我兒我兒良久不止驚憂成疾臣於是仰天椎心念臣父望七衰年生臣獨子遠離不孝致疾若斯天雷安在速殛臣身亦已晚矣重念臣父鶴髮暮猶戍袁州與臣相隔八千餘里察補己巳河南汝州一别至今七年有奇臣書屢有宸聰顧祈代罪未蒙俯俞今臣禦敵無能引身係纍雖不敢言陳情而父子天親咋指心痛臣一息尚存焉能隱忍用是不避萬死仰干聖慈如臣罪在不赦乞恩假臣兩月命走袁南與臣父痛哭辭訣隨即詣闕請死倘荷望外天恩稍從末減容臣趨侍臣父就養餘年臣狗馬殘不足惜顧使天下萬世為臣子者知我皇上孝治仁育不令草芥賤臣賤息傷化永為戮民也則所風勵於天下萬世者遠矣

崇禎八年七月初十日奏

回奏四鎮禦敵情形疏

大放烽入有淺深為日有久近我兵有主客得失有重輕在大同王樸之屬出入迎恩平魯井坪朔州應州山陰馬邑咸遠八處計自六月十一至十五七月初六至十二前後共十二日平魯搶掠為重其餘所過為輕在山西尤弘勲之屬出入陽方苦森玄岡陽武原平忻州定襄五臺崞縣代州繁峙茹越一十一處計自六月十五至七月初五通共二十一日原平忻州定襄搶掠為重其餘所過為輕乃弘勲之在山西自始至終未嘗有堂堂一戰王樸之在大同迎恩十一十二晝夜實有兩戰此兩鎮主將之確案不可誣也惟烽自大同入山西王樸即實與俱入而本宮

一至寧武分兵一至代州皆以無糧爲解妄而去之逆臣
入代州始晳其將焦陞領兵六百會同白安原平一戰與
有偏亾姑塞應援之責及烽自山而出大同尤弘勲承臣
檄調止報馬兵三百至寧武再諾之始報馬步五百戰山
陰已而又報十餘過井坪止旦子山不進此又兩鎮互推
之確案不可掩也夫以兩鎮主將自爲地方與互相救應
其確案不過如此計自六月十一日起至七月初十日止
通未嘗有堂堂一戰斯時即使王承恩祖寬齊到亦難責
以上兵所不能而獨強客兵趨百里難爭之利作餒肉空
投之虎哉臣是以於王承恩到差一日無可來何於祖寬

務出萬全不令浪擲前奏恩算遠徼一毫不敢飭獻然而
主兵不戰是臣不能督率之於平時客兵不齊是臣不能
調度之於臨事總皆臣罪無容逭也臣所以諄諄切切辱
責主兵被緣仰對塞嚴無敢絲毫隱飾若論地方殘破之
餘名藩爲集之衆堂堂大戰實有萬難即王樸尤弘勲藏
寄心無窮而力有限非敢於負恩如此總祈聖明權衡敢
會勅部處分其臣所言各道之群糾濫抵搭如大同撫臣
葉廷桂實過朔州一帶之功償之分守道冠愼前群未見
胸合山西撫臣吳甡實過崞代等處之功椽雁平道武獻
哲一群全涉模糊所以奉旨查奏事有多端臣今不能等

待先具四鎮大將確畫以報誠凜凜於明旨故延二字不
勝惶恐迫切之至也再照前奉恩旨俱有督撫按處字樣
本宜具稿會題但臣自揣身在事中與撫按處有別仍應
一面具題一面仰請處分其撫按監或別有見聞非臣所
敢期約也

崇禎八年九月初九日題

微臣罪重罰輕疏

伏念去秋烽微宣雲深入代崞皇上以在事諸臣不能防
禦盡賜處分特命臣等收拾敝殘從頭整頓臣自知駑劣
不堪任使蒙恩高厚弗敢固辭用是急圖補塞而不意逆

烽旋急再入啓模也以致臣等有心可嘔無力能驅坐視
飽颺何所逃罪臣時思念節制諸臣臣實居首今皆有罪
臣即爲魁抗疏指陳臣罪有十但乞天恩容臣觧訣病父
顧甘鈇鉞之誅敢期蓋載豕仁而假微臣一息螻蟻戴罪
弘嗣使過之門城堡保全曲賜原情之赦此臣夢想不到
倖圖再生者也抑臣前奏平生自顧功則歸人過則歸己
今者無功可録祇衡有過難分敢濫懇心再干聖鑑竊念
大同撫臣葉廷桂受事未及二旬陡遭逆豕入此誠智
不及謀勇不及鬭今與臣同降三級繼不敢言撫臣之罰
重適足以彰微臣之罰輕置大按臣梁雲構山而按臣余

嶽雖有查飭之責原無調度之權今亦各降二級以二臣
波累之有餘知微臣藹謹之未盡此臣衾影切愧者懸祈
皇上免三臣之罰並降微臣猶可苟安共事至若山西撫
臣吳甡扶病勦賊放駐忻州一面其勞雖武而罰反過於
臣臣不敢為之請貰竊其吐血是真所當具實入告其兩
鎮處分就中摘有區別容臣補牘上請也

崇禎八年九月三十日題。山松曰按內所云說疏指陳臣罪有十與正集要文字而今止兵撫劄

暫屬遠近不同優劣未敢註考疏

竊照臣至不材業恩忝暫宣大山西三鎮每常觸名思義
循職分之所當為則總督軍務最急稟理糧餉次之以故

受事至今條上一百四十四疏屬軍務者什七屬糧餉者
什三而其餘未暇及也勅載軍衛有司官員有犯應拏問
者徑自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蓋亦必與軍務糧餉相
關而後臣乃奉行至尋常吏治民生則撫按自有專職即
府州縣官考滿從不會臣具題臣惟董三鎮邊糧究解及
類者批布政司詳准給繇而已若那移遲負本奉明旨毋
文臣令開銷撫補則臣再三駁正不准給繇是豈有私忍
於州縣哉不過念官軍困敝之極民運催督不來法當如
是執之已耳至於批准給繇而不註考則又有說山西一
省距臣駐劄陽遠州縣有司臣從不識面目除糧餉外更
無別項詞詳道府州廳年終季終並無賢否之報撫按豈
院不時糾劾亦無關會之文有司優劣臣原毫不預聞而
獨於考滿時則欲註四六之語不知臣將註其心術乎才
品乎文章乎政事乎每常閣筆躊躇終日不成一字何也
臣不能自欺本心虛加褒美更不敢仰欺聖明曲狥面情
也久欲奏請聖裁使於遵守近見邸報有延勳考語妨賢
妬貪之說臣竊笑之夫邊軍待哺之餉民間惟正之供果
為貪者地乎抑將長官之貪而餉不徵否也言者自有
所為臣姑不指其名但祈聖明鑒察臣距山西甚遠賢否
原無可憑以後府州縣官給繇臣俱不必註考惟是查其

民運如有未完指實參奏抑或意外會城為民大害遵勅
拏問具題庶臣既無虛美狥情之咎亦免妨賢勳考之譏
矣

崇禎八年十月初十日奉聖旨該部看議具覆

臣父棄臣甚慘疏

竊臣頃巡宣府方入鎮城不意罪孽深重不自遄死忽有
家人奔報禍延臣父至於不可為諱也語未絕聞驚號昏
厥中軍等官倉卒無措舁還陽和心神迷迷已離宅舍臣
不復如人間事者將半月矣家人告言邸報奉旨料理候
代有經手錢糧必須奏銷臣旋看旋磨作止顛倒都不自

餘兩一點惺惺不寐之死靡他則臣父蒙恩豁戍未沐湔
除一事非惟臣父目不能瞑即臣世世狗馬死將俱不能
瞑也臣以是忍死須臾强和血泪草槀哀鳴於我皇上高
天厚地之前念臣父鶴自登萬曆甲辰科進士歷任陜西
雒南長安兩縣知縣擢受浙江道御史巡按兩浙貴州丁
父憂服闋起陞大理寺丞轉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
少卿巡撫南贑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未任丁繼母憂尋延
削奪皇上御極初年起田間再晉協理院事右僉右副都
御史陜西流賊倡亂又兼固鎮兵楊譟傳前任總督服毒
自經以致員缺半年不補廷推之日皇上召對平臺面賜
簡用臣父星馳赴任三歷秋防延綏三路大捷者四擒目
吳打兒賽甘單等鎮擊斬黠渠千兒馬大破銀定歹成踏
部共計首功三千五百餘級家恩叙加宮保錫飛魚服廕
臣子山松錦衣衛正千戶世襲此臣父督兵職分似亦無
虧者也俄因邊烽告警調將撤兵沿邊五大鎮如兵自勉
楊麒尤世祿王承恩楊嘉謨等統兵一萬七千餘衆先後
入援又值延撫張夢鯨物故陜撫劉廣生甘撫梅之煥各
覲自領兵出關以致邊腹空虛流賊乘機楊動臣父東西
馳鶩撫剿衆行言者捏稱出示州縣不許陜稱為殺流賊
者與之償命等語仰干聖怒逮繫圜扉問擬遣戍終身發

袁州衛着伍嗚呼彼一時也臣父應承大譴精重總不敢
辭姑置人言是非都不與較值念父子辰兩殄禄秩不盡
如海君恩金吾奕世永延載不盡如山聖澤而臣顧天情
代生再至三辰蒙於許豈荷天恩再昇今官此出居者臣
念古人九漸驅車哉為忠臣我為孝子必有補於綱常名
教方值本懷臣今綱罵鈍頑為忠而不能臣父懷悖荷
戈顧念孝之一字臣為名教罪人綱常賊子亦已久矣欽
奉聖旨憐臣果能抒獻看績朝廷自有裁鑒不必屢以私
情附陳臣含泪伏讀勉效馳驅不意陽明僅中接臣父書
忽言肺泄滴痰有性命之虞安得飛至塞上見兒一面嗟
此何時父名無諾之時也而臣適在軍中無敢嗚息忍持
事軍旋鎮然後恭錄父書泣辭辭訣節奉聖旨邊警方殷
楊嗣昌正當殫力斬理以家提効何得以私情瀆請欽此
臣不時已再奉乞恩答臣解任辭訣奔走前來生殺予奪
惟我皇上之錦臣何漸逃於天地之間伏奉聖旨前旨具
能抒獻著績朝廷自有裁鑒楊嗣昌何無深體但以私情
屢陳豈臣子作忠之誼欽此臣又不得已三奏謝恩言臣
父向無病緣以憂臣故病臣父亦無他憂以臣御負恩命
不揚任値為憂是臣父子愚衷皆從仰報聖恩起見即臣
得請而去尋醫問藥之外猜將代父荷戈仍是我皇上難

徒隸卒非比槩身亂倫者也嗚呼臣言至此是已明知臣
父有不可起之病即或卒然不可諱臣亦必有不能親承
永訣之時而臣忍欲至情勉從王事計自七月二十日拜
疏至今有何絲毫裨益疆塞補報朝廷而臣父竟不能待
臣一面臣聞家人臨卒亦竟無一言惟問忍臣則默瞑閉
侍臣則閉目搖首而已嗚呼勸哉皇上謂臣何無深體臣
真不能不仰體聖心而第不能俯體臣父之心至於如此
之極矣向使臣若得歸病榻之前辭訣一語即不忍言事
臣父之日短猶庶幾異日事吾皇之日長今則不然臣不
能事父敢言事君惟有一死而已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然則求亂臣豈非賊子之門哉臣今已為賊子皇上
亦何取於亂臣而不立刻誅之以慰臣父於地下免懷有
子不歸視含之恨也嗚呼已矣臣自屏荒塞立書天斧鑕
有餘辜皇上或念狗馬于役邊疆姑貸十惡不孝之罪則
請削臣官並臣子孫錦衣世襲而特恩扯准復臣父原任
官階俾臣徒跣奔還哭告臣父以皇仁浩蕩聖鑒矜原雖
未蒙解網於生前幸已荷瀹除於身後臣父得題墓道曰
此資政大夫太子少保賜飛魚服一襲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部右侍郎之墓也將不獨臣父瞑目臣世世子孫死
而瞑目可矣抑臣聞之敝帷不棄為埋狗也敝蓋不棄為

埋馬也臣父骨肉未寒臣錦將就裏事是望待恩牽復幸
於未葬之前斯稱帷蓋之義此惟皇上興念累朝服勤狗
馬惟之蓋之曷易耳若使下之部議沒徼向時臣孤窮慘
切奄奄殆死恐一旦隨父地下無辭覲被聖恩用是不避
瀆詰再瀆天聽懇祈立賜矜允施行

崇禎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念楊嗣昌拮据邊楊鶴準復原官不許請卹該部知道。山松日錄此疏觀之一腔熱血嘔嘔為名教綱常處置惟上格裁取勵天地而泣鬼神矣可是領拿情而甘亂衞者吞至於天歷禦重前此擬稱父罪今蘇又提父官且不能部厦可忍奉召而堅臥不起否。中間所引為父陳情多諉惜十多也

恭謝天恩疏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臣接邸報為臣父棄臣堪慘等
事奉聖旨念楊嗣昌拮据衝邊楊鶴准復原官不許請卹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揭到臣臣不覺匍匐泣下恭設香
案望闕叩頭千萬外竊念臣家世寒素讀書僅歷三傳君
性悃識守己惟甘一拙臣父躬遭先帝斯能以廢錮之末
忝劇明侍臣歷再陟高滿斯能於罪網之餘家徹解泣昔
也風霜困苦臣父先憂後樂豈惟殁蠱無言今茲雨露章
數臣父生榮死哀真曹降年有永所可恨者臣實無裨過
寡蒙恩俯念拮据千欣萬謝之中又不禁千慚萬愧者也
竊臣從前碌碌已難塞其曠瘝向後奄奄豈重堪於奔走

惟是天恩念臣愚之一字使天下之為臣者莫不殫犬馬
之勞天恩復臣父之一官使天下之為子者莫不遂烏哺
之願是則以不忠不孝之微臣而為作忠作孝之嚆矢乃
我皇上之至教也微權也特見威恩圖報盡天下萬世之
為臣為子者無之非是而非臣區區所能稱塞萬一者也
臣即今病情苟延一息勉移蔚州候代無非欽承聖恩急
欲就遠之臣父前而不敢倉卒失墜為者臣言至此有淚
可揮無筆能寫謹忍死瀝血謝以聞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
知道

微臣移蔚再病疏

微臣頃在陽和憂病經月日用本地醫官羅青陽大同醫
官全應其介休醫官梁學英之藥勉強支持於本月二十
日起行次日抵蔚州暫住一則空閒廨署以便修葺二則
就近東路以便代參循往例也蔚州隸屬大同該衛隸屬
宣府又近山西平刑等關是亦三鎮適中之地臣方欲安
心料理俟新督臣梁廷棟之至交代而行不謂途次為風
寒所襲越日大病身熱如火頭重如山舉濁鼻淵與哮吼
兼作臣以為細故自服疏散之劑取汗過多忽奄奄氣息
弱不可支病殆於牀蓐間矣蔚地無醫詢知州宋璵雅精
調攝延入診視謂臣心血耗散元氣索然內裏虛危之極

豈宜過汗重損元陽然臣悔無及矣目今用藥稍大補氣
血可望生全而上中二焦虛火妄動驟補反益其邪非從
容調治不可臣不覺痛哭念狗馬賤軀誠不足惜恐仰辜
天恩責成料理候代之明旨今以奄奄病憒諸務廢停重
增憂懼也跼蹐日夕欲有所請數番悚息而不敢言今日
復一日坐視堆案文書不能動筆而又不敢不言也竊查
往例總督缺員多用巡撫署事遠年臣不敢引我皇上崇
禎元年陝西三邊員缺命延撫岳和聲署理二年宣督王
象乾病歸命宣撫郭之琮署理則近事之昭然而天恩所
不靳者也昨者臣愚缺出宣撫陳新甲以才望先推而臣

駐陽和距大同撫臣葉廷桂鎮城咫尺此二臣皆諳明博
大威息有餘堪以兼攝臣事者如蒙聖慈憫念殘軀疏務
暫離屏閫徹臣憂病瀕危更難料理於二臣中欽命一員
署事俟新督臣至日併自交代徙行庶免狗馬孤臣坐曠
殘疆重務與危病邊死亦少安愚心備得苟延一息出境
奔喪則又望外恩全非臣今所敢必也

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聖旨督臣梁廷棟著
馬上速催到任楊嗣昌仍料理候代該部知道

力疾瀝陳三鎮要務疏

竊臣卧病蔚州諸務不能料理至三鎮撫臣日有咨揭稿
案之至亦不能一一委鎮憂懼益甚不得已摘其切要為

載望上陳之其一宣府餓軍斷斷乎不可減糧也撫臣陳
新甲有鄉力不能回天一疏以去就爲邊軍請命萬非得
已其詞詳斷真至臣無以復加惟念釐定經制肇端自臣
方恨不能時拙舉贏額外加餉以大拯宣雲之積敗而乃
於額外舊糧一旦減之邊軍萬不堪命必有崇禎二年薊
鎮南兵下臺之故事此時不惟臣等不敢任此責恐戶部
亦不能當此怨也宣雲雖屬一體凡事雖以律齊即如薊
遼一體豈兵餉俱一律乎況乎宣之全鎮咫尺皇陵昔人
謂護陵之後如護腦後風寒雖甚費不當惜而奈何其錙
錙銖銖與餓軍較也此斷斷乎當如撫臣議即不能加萬
難裁減者也其一大同民運虔虔乎不能足額也撫臣葉
廷桂有軍餉愈隨民運愈絀一疏摘叅知府等官亦非得
已其詞尊復痛切臣亦無以加惟念臣叅六七年分州縣
職名一一無爽而完欠之數則有不同查撫臣揭山西六
年分未完本色糧四千七百五十石其餘除蠲免外止未
完三百三十八石也未完折色銀二十九萬四千四百八
十二兩零其實除蠲色外止未完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
十五兩零也又七年分未完本色糧六千八百一十七石
九斗除蠲免外亦止二千七百八十五石四斗未完折色
銀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四兩零除蠲免外亦止一十

楊文弱先生集卷二十八

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兩零而八年分見徵起解內有蠲免
者不與焉是逋欠之數責在各官而蠲免之數官與民不
任其責則必求一抵補之方而後可求抵補者必請命於
皇上設處於戶部而後可今日臣等敢言乎戶部能應乎
不能抵補而云經制之內扣留新兵鋒餉十餘萬則議矣
臣查昔日鋒兵原係以新扣舊故議兵一萬而廪餉料草
部發止十萬有奇原非盡取之新餉也今日鋒兵改協邑
未嘗裁則安得而扣鋒兵之餉乎且未定制前部恐臣等
有加先請明旨止於額內通融臣等欽遵夏益廪不敢踰
額外其時鋒兵新餉實是額內扣盤打算之物也而今定
制之後以為歲餘而扣之議免紙上算數不爲無餘一計
及於山西之蠲免而果有餘焉否也此撫臣疏內所欲另
疏請命者臣稍稍始末覈其梗槩言之至山西一省剿賊
防河用兵尤要則行糧一節尤為確確乎當處給者撫臣
吳甡屢疏上請戶部皆以自行設處應之夫山西何地此
時何時寇賊兵荒連年累歲亦既殘敝不堪而復民運正
供年年蠲免將以何法使處責之何地何人乎有司借名
設處展轉責取窮民皇上所欲不時糾劾撫按所當執法
叅拏者也撫臣而自為設處數錄升水掩耳盜鈴可乎既
已不可則惟有那移一法不分邊餉王糧民屯本折隨地

用之兵剿賊防河一日不止則借用一日不休仕權尤大
而解無可解任行參罰而加無可加以致宗祿斷流官軍
絶餉日甚一日年倍一年有不知所紀極者此其爲害又
不止於額兌之數鼓補之難而已爲今之計必將山西北
畝新餉驛站節裁二項暫留二年於以抵解那移之舊數
仍支防剿之見兵庶本鎮三關可救大同全鎮可救而
今年春夏間代藩歷歷就災之宗人亦可救否則無一措
手之法救命之方矣皇上幸念山雲二鎮代藩宗人難令
坐而待斃與夫防河剿賊今日山西喫緊要務難令行糧
不辦窮民脫巾又生一患則臣愚伏枕瀝血之言願垂聖

鑒立勅允行此臣支離病榻日綴數行強成此奏猶懼昏
情差訛傳令蔚州知州參臨就臣榻前對讀用印代臣拜
發亦臣狗馬報恩之一念不忍以憂病自紙也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五日題

遵旨候代再具實情苦情疏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兵部咨該臣奏爲微臣移蔚
再病屬事堪虞懇乞聖慈軫鑒事奉聖旨督臣梁廷棟著
馬上速催到任楊嗣昌仍料理候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該臣扶病叩頭外竊照微臣聞訃兩月距臣父
殁期已逾三月矣古者大夫三月而葬臣當奉襄臣父骨

而復歸於土之時而猶羈滞四千里外此心片刻靡寧然
仰答君命料理候代無敢擅離所守是雖片刻靡寧而又
無可柰何者乃臣吏有實情苦情不敢不控聖明之前臣
年十四不幸早背臣母今在堂者爲臣繼母誥封夫人丁
氏久病痰火藥餌不離臣曹矣疏入告非臣今日始言也
近接家書臣母聞臣父訃痛哭屢絶奄奄卧牀藥餌俱不
肯進臣妻子相守無可柰何望臣亟歸躬請嘗藥而臣母
亦時時聘問以爲臣在中途不日可到用事留連一息尚
存此又臣所大不忍言者也古云欺君不忠病母不孝臣
雖至愚無敢蹈此或冀聖慈鑒明臣今候新督臣度至歲

終可到臣則面代而行臣之幸也萬一已過歲除程途少
隔臣至新年萬參閉印視事之理擬於本月封印之日暫
貯蔚州官舍並將吏書文參責委該州關防暫攝督臣至
日行事臣一面奔赴喪臣父望臣之目釋臣母卧牀之憂
乃臣實情苦情萬萬不得已焉者也臣今若不奏聞轉聘
聖節元旦慶賀之期臣不敢以向隅苦語妄瀆天聽用是
敬奉成命守候年終預陳下情遞奔故里臣仰事皇上至
身附金父母恩性實萬萬不得不然至臣狗馬身病留之
無裨料理有誤封藥前奏已悉不敢具言也如蒙皇上鑒
憐臣狗馬實情苦情非有一毫矯飾允臣前請撫臣署事

免致守候年終尤屬天高地厚異常恩遇臣雖憂病狼狽不能圖報今生當永矢啣結於異世也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山松曰按先人啓人書去甲戌十一月初九陽和交事至乙亥十月初十日時上一百四十四疏其多如此今所存僅何嘅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終

曾孫[illegible]觀敬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杵　裒者

孫兕山松同輯　撰　同較

山樵　裒者　裒正

疏

驚聞召命非常泣血控辭疏 時為兵部尚書以下同

崇禎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臣嗣昌伏在草土忽接兵部差官李登科等捧到咨文一通內開兵部為欽奉聖旨事准

吏部咨稱崇禎九年十月初七日該臣等遵旨將前後所推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等官陸完學王業浩熊文燦中用懋商周祚賀世壽朱大典朱燮元傅振商李若星等俱堪任中樞疏請通列上請簡用初八日後奉聖旨中樞關係甚重還着廣諮確議如有堪任的不拘在籍守制再推幾員來看不得濫舉塞責欽此欽遵臣等仰奉明綸敢不廣諮確議再行推舉謹即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公推得原任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降三級戴罪楊嗣昌見任巡撫遼東寧錦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管備倭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加服俸一級方一藻俱堪任前缺再照楊嗣昌本當首推只因讀禮甫及一年難以敵事雖先臣楊博任本兵曾有此例非奉明旨臣部未敢遽及也伏乞聖裁於內簡用一員命下行令欽遵到任等因崇禎九年十月十一日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謝陞等具題十三日奉聖旨楊嗣昌起陞兵部尚書仍帶降三級戴罪封疆多事樞務急需料理且守制起用先朝原有成例著遵旨作速前來供職不得少延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轉咨到臣臣聞命彷徨撫躬踟躕不敢不恭設香案望闕叩頭俯仰之間忽不覺流汗浹背而泣露中念臣勝

衣入仕寒卧青氈執戟為郎病還丹壑自庚戌至丁卯歲蓋浮沉十有八年甘雌伏以謝雄飛分江湖之隔廊廟恭逢聖朝臨軒不棄小草欣榮冒職令宮深衛始望星甚異鴻之纂客寵司馬之食以臣一身論不堪重任者一也昔臣侍罪關門初無寸長表整止因邊塵不動幸而瓦全迨乎宣大之役烽徼迎恩輝生所定雖苟免於城壘之失迨不能奮擧斬之奇家恩錫級戴罪偷其輕典夫不能創一方之勝又焉敢冀九塞之衛此以臣歷官論不堪重任者二也伏蒙聖恩引先朝成例起其微臣臣孫孽苦情愿非昔比不敢不仰祈聖鑒昨歲先臣見背今正四日高攀蔚

州既渡延津旋遣冠阻三月二十六日奔到臣父柩前慟
不覩覩面髭號咷欲死妻孥出父手書四字示臣中間三
字難辨僅一髮字重寫分明臣知臣父之心傷痛尤不可
忍蓋臣母夫人陳氏為臣父結髮之妻歿於萬曆辛丑距
今三十五年臣父心期同穴恐臣不能喻意故重寫之耳
臣於三月一日即啟母墓窩知山向必至己卯庚辰方可
合葬躊躇無計於墓纍畢許小葉媧廬半奉臣父卒以栖
臣坐待己庚之歲卜吉歸定然後臣心少安不期五六月
間流冠廣化荊南聲勢震鄰鼎澧而臣惴惴杜曼設果荷
事廬居難保萬全覩如倒臣如此教臣暫存淺上臣不得

已將欲從之而臣繼母夫人丁氏奄奄臥牀藥餌無效於
九月之十七日又見背矣嗚呼臣孑然一身連遭大故心
神慘悴墩暫閉門謝客求醫調理而臣郡中鬱攸大作生
城隍廟神不保其居臣心膽飛越勉強將臣父母雙柩入
山並存淺土臣勸心日夜草木相依不敢輙入城市以為
坐待己庚之歲卒遣臣父遺言終與臣母同穴庶幾贖臣
罪於萬一耳嗚呼豈知十月十三日父淺存之日即天愚
名臣之日哉吏部知臣父制已及春年不知臣繼母制令
纔六十日也臣計終制之期將在己卯之春臣得遣臣父
遺言與臣母同穴彼時臣年不過五十有二倘蒙天恩許

臣終制而後服官是真盡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雖前
言之邦政之重臣未敢祇承雖後言之子情之苦臣懇祈
憐察然臣猶恐未肯遽收成命也恭繹明旨封疆多事樞
務亟需料理夫所料理者何事得非內平流寇外禦邊烽
之二事乎方今惟此二事仰厪聖主宵旰殷憂衍幫中外
臣民責望前此當事諸臣才識膽智蓋有十百過於微臣
者咸不勝任而蹉跌矣臣獨何人能勝任而愉快乎借曰
能此二事君命召不俟駕可也實不能此二事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別有何詞若明知其不能而姑嘗試焉以僥倖
其或濟萬無是理祇見今日拜官明日一籌莫展此時推

轂矣躊蹰口交譏而在微臣尤有甚焉者以多一從墨縗
之權應鋒車之召也臣言至此不惟自知甚明自裁甚決
即皇上為封疆至計必有函勅吏部慎選剛推不俟臣詞
之畢者矣臣草土無憂道路修阻原不敢備例塵瀆懼不
能補牘重奏伏惟聖慈即賜矜允施行

崇禎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楊以才望特簡中
樞時事多艱也看輔濟大臣當以君命國事為重著即
星馳受任不必控辭仍著該部馬上差人[illegible]山紀日遣
萬字字血誠無一[illegible]辭之語本當此時推轂莫時交織
何復人情一口道破哀哉

再奉明綸彌深戰慄疏

頃該兵部差官齎國先暨臣長男楊從舜捧吏部兵部咨

文內閣臣嗣昌奏爲驚聞君命非常孤孽臣心萬苦瀝血
控辭以重邦政乞恩終制以全子情事崇禎九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奉聖旨卿以才望將簡中樞所事多艱亟賛幹
濟大臣當以君命國事爲重着即星馳受任不必控辭仍
着該部馬上齎催欽此臣倉皇跪讀伏地悲歷臣何等草
芥爲寵有無而乳皇上類之以才望申之以幹濟若是乎
期望之切也且君命國事大義凜如鼓臣私情其會簡重
若止從君命起見聊菁嗟當徵爲敢有辭推聘於國事程
兹斯以蚤負山荊期不可臣壽之熟矣今日徵戚之身非
臣所有敢不承命星馳畢竟中樞之寄非臣所堪爲敢瀝

言受任臣擬這前路速望闕庭當再申陳力之請第越冠
賊中道本無車陸遠是時日轉多若蒙聖恩畢辭聲滿先
臣辭免則逕才望速圖幹濟是非特徵臣之事實允速之
深幸也臣暫違先臣法辭封射即使登程先進部基廉官
馳奏

崇禎十年二月初一日奏

微臣星馳在道疏

獨臣頃聞兵部差催隨具再奉明綸須深載懷臣當瀝陳
陳情仍祈聖恩終允事一奏於二月初一日具發於臣隨
入山告辭臣父淺土浙河登程業已踦涉荊襄望入河南

境界矣臣方萬目所遇遊處傷殘比臣去歲歸途尤景倍
增淒楚忽披父老遮留問臣此出何以仰佐廟謨削平寇
亂臣愚面頹口噤急不能道一詞轉思閣命以來幾及三
月臣亦忘餐廢寢時訪深惟未有對證良方立可施行奏
牘者書生段光闡教臣取法宋臣劉琪居喪之日六召而
六不起惟以軍國大事盡忠極言是即仰報君恩一道臣
深愧其言未有以應也然彼其時臣方瀝血控辭猶冀天
恩俞允臣身自是草土中人不敢必聞國事抑又因與臣
父將雖未決如綠斷續之間肝腸寸折夢覺煙綿如醉如
癡不覺居諸錯過今則強合孤涸湮塞至情而併心於一

路矣行在坐臥心口自商以何策安邊無有也以何策平
寇無有也即用大兵調遣何處無有也即推大將指數何
人無有也祖宗朝豈敢臣暗如漆補畧無聞見邊腹地情
形臣見若捕捉莫知背面加以平生孤立數載凡經關人
不多求益無地臣如穴中之鼠井底之蛙一隙微明能過
幾許一旦膺膺邦政如皇上召問將何抵對邊臣有事求
決將何擬議臣前疏云今日拜官明日一籌莫展以今行
閱荊襄父老詞難概之蓋不待明日而已一籌莫展也嗚
呼今日何日中樞何官臣敢以一籌莫展之人而冒冒焉
受任乎夫皇上任臣而臣不敢受罪當死今日不敢不受

任而明日即以不稱任罰皇上知人之明負皇上畀國之事罪亦當死等死耳臣不敢受任而死咎僅在臣一身若不稱任而死有非一身可以塞責臣死終不瞑目也臣逍以躊躇無計席藁中達哀懇聖慈賜之斧鉞臣以身塞咎不敢有辭倘蒙天恩憐臣爾釋還務速擢覩憂心血久已銷亡衰遲更失常度敕臣一死歸守先廬是則高天厚地格外深仁而非臣所敢必也臣至襄陽具疏將發忽值流賊破隨州者從棗陽來遇呂堰道欲過鄧州哨馬直至襄樊三十里外路斷行蹤趨日又聞大鄖之賊從東折回麻黃恩山等處復望隨棗而來其勢不再闖襄樊即竄路河

南一帶廓清特日有難預計臣不得已將改鑣他道或水或陸或東或西但求無賊之處即兼程而進摘遠賊氛雖定行道愈遲臣罪彌重謹遣家人楊瓚夜行晝伏疏死上
聞

崇禎十年三月初一日題　山松曰今日何日中樞何官可是奪情者所擬耶石齋先生責備豈僅四字何當說夢

辭臣已入徹內疏

該臣自蒙召命三疏籲天止陳臣力不能未敢極言經制何也以為天恩召臣原欲責臣任事如臣不堪任事自可免於奪情臣原不詳諸言豈須瑣瀆聖聽乃今臣疏具三未蒙俞允不得不詳陳之矣竊惟明旨有云守制起復先朝原有成例臣悉伏讀傍徨考求例所自起基在開國之初二三輔弼臣子如楊榮蹇義王翱等歷事祖宗三四十年出則扈從入則居守平時則從容顧問無一日敢離左右至不得已而奪情或遄還治喪者暴不踰時復至此數臣者誠非常佐命之材當世諸臣所不及舍之則無人可代故天下靡然諒之不以為非也其後去開國漸遠諸臣材具無奇懸殊旅進旅退亦無人居任數十年之事偶一奪情即天下群然譽之不以為是如正統間則編修劉定之成化間則修撰羅倫各有持正之疏傳誦至今逮萬曆

初張居正奪情而朝議沸騰為甚繇此觀之開國猶遠前例難援天下人心諒與不諒有同然者也不特此也我成祖皇帝奪楊榮蹇義之情者也而給事中丁珏毋喪未暮擬入大祀齋宮預慶成宴則黜戍遼東憲宗皇帝奪李賢之情者也而居事柯潛修撰王獻陳鑑力求終制則皆許之世宗皇帝奪楊博之情者也學士廖道南居喪衣緋朝見承天府奪其官可見祖宗之心亦即天下人之心未嘗以奪情為例而懸責之非其人也苟非其人立加罷黜凜然以萬世綱常炳垂日月為儀求臣子之防至深遠也嗚呼今日臣則何敢濫叨我皇上引開國非常之例起而用

之手臣聞古訓孝為百行之原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君夫不孝之子無其原矣將何所移之於君又聞禮義廉
恥國之四維未有士君子之身禮之一維缺而義廉恥三
維乃獨存者其人將何以維國皇上如不棄衰憫以為臣
不必終制是不孝無禮無義寡廉鮮恥之臣而亦可用也
臣不剖心析肝以必求終制為請是將以其不孝無禮無
義寡廉鮮恥之身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也臣前一再三
疏未離草土未越鄉關恐違趨命之恭未敢極維斯義今
渡江涉河潭去家三千里入我皇上郊圻之内矣咫尺
天威有懷不盡是名為控辭而心竊有安焉之意也臣苟

如此罪焉容誅是以席藁待罪於保定府不敢再前伏睎
聖慈俯念萬世經常罪容喻趨祖宗關國事例更賜比援
賜臣斥遣生還誅守先人淺土聿過已虔之戚父母雙服
俱除臣前未嫌滿墨仍為犬馬圖報天恩為期亦不甚遠
此臣千慮萬慮盡心直言不知忌諱惟願我皇上天高聽
卑俯從所請不再計而决者也

崇禎十年三月十一日奉聖旨覽奏卿敘近義著遵虞
旨速趨受事起復前諭已明不必又行控陳該部知道
○山松曰反覆披陳不獨自明所守且救風動綱臣時
劉覃社事既回天聽石齋諸公何以此時寂無一言也

遵旨趨朝面乞天恩疏

頃臣行寓保定府接得邸報該臣前奏徼臣已入畿内望
闕叩頭敬陳先朝起復本非成例懇乞聖恩允臣解職仰
維祖宗萬世經常容臣終制再圖犬馬餘生報効事奉聖
旨覽奏卿敘近義著遵虞旨速趨受事起復前諭已明不
必又行控陳該部知道欽此抄傳到臣拜讀涕零不知所
措焉不得已遵旨速趨朝見容臣面乞天恩不敢再瀆第
臣自離先臣淺土沿途縗絰隨身未曾少變該當陛見不
禁踟躕深恩對越之嚴墨衰私制定有所不敢顧惟苦塊
之禮朝章公服實有所不安哉者斟酌其閒容臣青衣角
帶暫時趨走丹陛如遇慶賀大典自不敢入班行此則臣
分子情無可奈何之極不敢不預請命者也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日具奏

犬馬十年趨主疏

竊臣本日陛見例宜次日謝恩賜臣犬馬微賤違遠堯舜
聖神包郎中副使歷至今官臣父先臣楊鶴蒙恩擢戍生
全不幸溘先朝露又蒙准復原官臣於元年九月十九日
面辭至今復得拜瞻天表撫碎首玉堦號呼顧謝又踌躇
未敢臣下情不勝鬱紆方今時勢多難微臣才力短淺中
樞任大責重義殷備缺兵單大小將領之人一切戰守無
策臣日夜彷徨未知所措惟從草茅來日擊幽隱情狀審
思次第工夫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

斯能蕩寇此三者似為今日撥治之切根本之圖若夫選
任良將雖屬中樞職掌而年日有限難得真才清汰而多端
難除積弊磨勵武功祇奉朝廷賞罰而較量夫偷閒諱敗
勤過逆異功更致反覆與夫武途冗雜之極法宜有以清
其源衛所屯之極法宜有以挽其流此四者職亦今日
下手之方先務之急臣既受事之日未能悉陳章奏之中
難盡曲折伏乞天恩許臣名見指事陳言面賜裁決俾臣
知所遵守次第奉行乃敢謝恩受任此臣迫切請命之至
也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七日奉聖旨部務殷繁正需料
理著即刻任受事奏內事宜併條議來行該部知
道了該部知道

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

竊臣犬馬駑鈍加以草土幽憂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
起用叠奉明旨星趨前以安邊蕩寇勉臣料理似乎安邊
第一蕩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內方可攘外何也竊以天
下大勢譬之人身京師元首也宣薊諸邊肩臂也黃河以
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為重邊烽
紅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
誠不可緩圖而深者尤不可忽視也誠使腹心又安臟腑
無恙則內輸精血外運肢骸以仰戴元首而護衛風寒於

肩臂之外又復何憂今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
乾肢骸腹有膚革於以戴元首而衛肩臂豈不可為懍懍
危猥之哉以故臣言必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
必保民斯能盡寇此實今日撥治之切根本之圖非敢緩
言攘外也未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但選將調兵
雖屬臣部職掌而根本先在足餉綱領全在得人有司
吏置之職宜有永定責成之事理非臣一部所能獨任一
人所敢擅裁相應備列上請合候聖裁敕下部院科道等
衙門會集多官同臣議安確再請明旨施行必全局無
一點之漏斯成功有可刻之期內地安而外攘思過半矣

計開

一審圖賊之勢蓋緣流賊初起於延綏而其害
中於陝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廣四川江北盧鳳應安之八
境今山西餘孽漸消河北可幸無事四川時載不廣而全
黔大患惟在陝西河南湖廣江北之間其南鄖江西北鄖
山東二省雖賊所未至亦切近當防圖之之法當以陝西
河南湖廣鳳陽為四正面此四處撫與之計兵計餉責之
分任剿而專任防又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為
六隅面此六處撫查其兒兵兒餉責之時分防而時協剿
如是而十面之網張矣再用總督總理二臣為隨賊所向
專任剿殺之官如賊在陝西則陝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

山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理入閩與總督會剿賊在河南則河南湖廣鳳陽應天山西山東六撫張六面而總督出關與總理會剿賊在湖廣則湖廣河南陝西四川應天鳳陽江西七撫張七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楚會剿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如是而合剿之局定矣其總督及各撫衙門然舊惟總理有以湖廣今以河南巡撫兼之俱為不便合將撫治鄖陽都御史陞為總理衙門加以提督軍務改給敕書從事彼原有川陝河湖四省節制之責任與之兵餉重其事權即朝廷無增官之費而地方有提挈之寔其

伏候聖裁　一籌辦賊之人議得應天鳳陽江西湖廣山東山西陝西延綏四川俱有巡撫其人係堪辦賊不必輪更惟河南巡撫見兼總理今議仍改巡撫專管鄖陽撫治應改撫理衙門所當會勦五家補陳良訓上臣方力甚堪總理某堪巡撫或互相更調另擇其人統事關係中原治亂非小所當破情面並舉真才以責實用者也其總兵副參等將提刀殺賊之官尤必平時斯有威望軍令嚴整不肆臨敵陷陣先登斬將搴旗上遏斯堪長任戰功著則優擢不次若誤大事且總兵官秩崇惟總督撫照例臣可施節制調度若巡撫與之制禮頗嫌寸膚其難自調

見在剿賊總兵並有不堪其任者亟為罷斥毋庸虛名其餘分隸督理二臣聽其調遣勿與巡撫互相掣肘巡撫所轄兵馬責其自選忠勇善戰都司守備等官領之俾其訓練功名進取之途甚速後顧軍法退遁之罪難逃斯辦賊之要務也伏候聖裁　一計殺賊之兵議得賊每一大夥號稱數萬分之豫楚江北等處各稱數十且合之則不啻百餘萬也彼精勇堪戰之賊各不甚多而攜帶婦女擄掠寡民之數實為不少本朝成化七年荊襄流賊蜂聚總督項忠入山括剿除復剿不服外遣發還鄉者一百四十萬人今時大概同也欲真正官兵與之敵鬬則聞風而逃惟

怯懦不戰為賊所笑者乃避其狂鋒以此知殺賊之兵亦不滿數十萬不多也今議鳳泗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各主堅守不動又總督軍門官兵三萬總理軍門官兵三萬專主隨賊大剿其鳳陽陝西二巡撫官兵各一萬凡湖廣河南二巡撫官兵各一萬五千人以為分剿為防之數鳳陽係東一面陝西係西一面河南湖廣及西南北四戰八達之鄉也故討兵較鳳陝為多而總之則亦不為不多也就其見在之兵實實挑選堪戰各有若干少者作何調募兵有馬步不同通以三七為率約該五萬六千之馬若查見在若干少者作何買補並買補驗除總

督總理而外其餘多練步兵工募殺賊不必盡拘三七之
數以上兵馬二者責令諸臣明白畫一奏請臣部為之酌
處伏候聖裁　一處平賊之餉議得兵馬未到糧草先行
古語志之試觀孔子與子路論政必先足食而後足兵至
不得已必先去兵而後去食理至明也今議官兵十二萬
每步兵一名日給五分計兵七萬四十名該銀一百三十
三萬二千兩每馬兵一名連草料日給一錢計兵三萬六
千名該銀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兩以上共銀二百六十二
萬八千兩其將領中千把總應支廩給即扣各兵每年六
箇月小盡給之不須另派然此未分行坐二種之算也若

邊兵原有坐糧稍用止給行糧數減少滅南兵募兵本無
坐糧不當又分行坐名色數亦不增止此二百六十二萬
八千兩者須查某省某府見有若干某係守城官兵之用
某係總督總理之用某係各該巡撫之用一一不相混淆
源源不致斷絕而後可如其未足作何計處必須具有着
落不致虛懸臨敵又虞缺乏我兵時蹙呼庚而後可討處
已定則將用兵剿賊地方各項起運存運錢糧盡徵本色
收貯以待兵馬經過隨地關支而以他方折色撥補起運
可也再照本朝成化元年兩廣猺寇作亂命總督韓雍討
之憲宗皇帝以征南將士當費浩繁特命戶部侍郎薛遠

整理兩處軍餉迄奏成功今用兵至十二萬而無一理餉
之官使督理巡撫各自為政互相為爭可乎即不相爭而
如去歲陝西鎮督洪承疇差官前往雲南催餉其堪應急
濟用否也在戶部遣大臣一員不為甚難而以責治兵剿
賊之用不啻甚使此先朝成例當遵者伏候聖裁　一收
滅賊之功議得滅賊之著無過審勢用人計兵處餉四者
備兵無欸收其功則莫若賞罰之尤要焉臣者嘉靖年間
有事先臣楊博所以仰佐廟謨削平寇亂者惟足信賞必
罰耳不淹時為急務如文武將吏每奏奇捷則不堪勘功
先請給銀兩衣襲之賞行伍壯夫斬一首盲亦不待覈敘

立請投鎮撫百戶等官遇有失事緊要人可用則督撫大
臣請住俸戴罪責成擒勍自贖大帥請降免為事官而猶
任總兵如不可用文臣則請逮繫罷斥武臣則請先行軍
法不少假借一城陣亡者不待覆勘立請使卹贈廕建立
專祠如此皆本朝明例臣部錢穀而因稿日久未見奉行
即我皇上前年曾大發銀兩表裏差官解至軍前今亦未
聞何年日月曾賞何人隱忍蹈闕數無一毫鼓舞之氣良
可歎也不特此也臣過河南見郡邑守令缺員甚多聞有
稍堪守土之人又為大計處分而去即日銓除表頌聖諭
不許蝶人規避臣恐得官之後而風趨趨望仕之初未請

保障猶有不勝憂慮者竊計數年用兵之處不無磨鍊可
用之人合無大破資格行各該撫按碓舉長才果堪超擢
吾民即司府首領州縣佐貳教職等官咸可拔之正印倘
能治兵討賊則府正佐貳州縣正印更可超遷監司彷彿
永樂年間論山東妖賊賓鴻等功擢安丘知縣張撫為山
東左參政縣丞馬撝為山東左參議如此功名之途闊豪
傑之氣伸合羣策羣力以圖賊不難矣其見在監軍司道
某為勞績最著軍中必不可無則與優加職級某為勞多
功少軍中不甚緊要則與稍資別遷毋一概坐待事平致
人人化為暮氣將士以久而成狎威惠以久而兩窮非徒

無益而且有害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四月初二日奉聖旨覽奏[illegible]兵部
實行事宜着部速會同吏戶二部及該督撫詳議速奏

覈實邊備預整防秋疏

竊照邊烽不測頻年戒嚴其在宣大山西則甲戌至代州
崞縣乙亥入忻州定襄其在薊東數鎮則己巳至房山良
鄉丙子入安肅雄縣等處蓋一步轉深一步一年較甚一
年忌巨測也在我鞏固其保內地嚴防必須滴水不漏豈
大山邊外舊邊遠戍責軍固無虞年來先事戒備非不整
然可觀及至臨期未免着實失措以致我皇上焦勞於九
重之上籌猶於三輔之間還將練兵增設不止一處總兵

分守將道不遑一方於以綢繆牖戶其麗河山亦既無以
復加矣徵臣參竊中樞曾思今日我事惟有嚴其實用之
一着其與臣部奉裏所能嚴切責成自是督撫鎮道之各
官詳考嘉靖年間為因庚戌之變廟堂全副精神用之防
守薊鎮調用遼宣山陝邊兵二十四枝每枝三千計兵七
萬二千沿邊擺守邊烽一動責令倚墻拒戰預須匹馬不
入為功所有塹墻綱維備見先臣楊博本兵奏議之內臣
今畧師其意臚列大端行令督治撫鎮包己修答就將本
鎮見兵如何訓練數守設有警急如何調度應援或用何
將統領坐定主名限令文到十日以裏速具奏聞不許遷

移閃爍致畢畫據備有逾期不奏及若移閃爍其詞無裨
實用者容臣指名參駁請旨輕重處分以破虛假之積習
而醒久玩之人心於邊備非小補也謹封閉欵件於後伏
惟聖裁定奪敕下本部通奉施行　計開　一薊保二鎮
東起山海西止固關延袤二千餘里先臣楊博謂一處失
守與無守同每每叮嚀告誡總督鎮道等官畫地分區步
兵拒墻擺守以守為戰騎兵接伏徒廣以我為守務要匹
馬不入為功為一烽哭入境拒墻擺守之兵業已無濟即
役遊行調集分作三路一路隨烽所至截剿一路一拘京
城內外有警無警分布擺守一路不拘職銜有警無警分

布防護務要盡心戮力早遏出境真為全之算前事之師
也今則薊門三協各分信地另係遼海更立新兵合行總
督侍郎張福臻身自監視摘選精兵兩衝為任張其平
總兵張天禮侯拱極王承胤戚中選等各具條答要見邊
烽在外我兵盡地分區某處係某人信守用某將督率某
兵倚牆拒戰用某將統領某兵埋伏應援暗取兵數職名
奏報立案不許閃爍游移其或不能固守被烽突入內地
某處埋伏之兵堪以截殺某處保守之兵堪以調援亦將
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一面移報總督軍門總督臨期調遣
侍郎張福臻將某某隨烽截剿某某守護陵京亦要見先

期奏明免致臨時推諉至烽在境外倚牆拒守鎮協各有
信地難責總督一人若烽在邊內調處應援自是總督責
任號令必出於一賞罰必斷於專斯可肅軍紀而成戰功
所關非小也　一寧錦八城距邊烽密邇當枕戈待旦規
進取之圖但邊烽近歲每趨寧錦而走宣雲耽耽內犯又
不可不深為計先臣楊博有言遼東邊患不在邊廣而在
寧前每年七八九月將該鎮總兵官調住寧前地方一遇
冷口喜峯有警不必再候明文星馳會合剿兵截殺又言
遼東城堡堅完為厚攻固不使以戰以守均有可恃嘉靖
三十四年入犯之兵多至二萬有奇在遼東止當責其謹

守地方務成保障之功在薊州不可輕撤兵馬以致疎虞
之機彼時全遼巨鎮達烽東西乃不憂遼而憂薊如此今
時邊烽鴟張有異土蠻之勢所當內顧何如合行遼撫方
一藻總兵祖大壽趙宦自行條奏要見該鎮八城守兵若
干係某官統領可以堅守毋動戰兵若干係某將整練可
以星馳入援大約每一副將指統兵三千每一參遊須統
兵二千各用中軍千把總官聽其節制勿如往歲零星湊
泊兵少官多平時既無統馭之綱臨事紛多牽掣之患文
到十日以裏該撫鎮官確具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不許閃
爍遊移仍要先期訓練一入關門即聽總督軍門調遣有

功之日照楊博題准舊例比主兵陞賞每加一倍有罪則
與主兵同之其行營衣甲等項先須置備騾頭切用件章
以濫邊滯此亦豐嚴紀律謹備踈虞之一端也　一宣大
山西三鎮切近陵京截補但隔一山邊烽耽耽內視已非
一次今茲善畫須保萬全先臣楊博每於薊鎮秋防必先
嚴飭三鎮為之外護如將宣府總兵調駐永寧大同總兵
調駐懷來山西總兵調駐順聖東城等處而總督軍門常
駐懷來畱南山一帶次及紫荊馬水諸關其言烽犯延
永邊近南山就近各支兵馬分佈薊鎮牆上協力固守但
使匹馬不得入關為首功蓋為陵寢封疆不啻切也日

今時已入夏邊烽寬閒非邊中令尤為喫緊合行延撫劉永祚兼延綏吳甡總兵楊國柱王樸王忠自行條答要見該鎮除守兵外實練戰兵幾枝某將統領若干堪以聽令策應確其職名兵數奏報立案不許閃爍遊移仍一面報知總督軍門聽候臨期調遣侍郎盧象昇亦將某鎮某將領兵幾枝堪否持戰先期約束分明如遇烽訊永寧延慶邊近南山某將該駐某處防守某將該坐某處截殺仍與薊遼總督張福臻昌鎮侍郎李日宣期會夾剿務係萬萬無悞倘烽越遵宣府直犯馬水金水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越過大同直犯紫荊白石等口某某兵馬該從

何路策應越護山西直犯龍泉固烽等口某某兵馬該從何路策應各要轉瑞妥當先期奏明免致臨烽推諉若烽勢不多止在三鎮臨邊出沒警探各該撫鎮必須設奇戰畫預絕內寬之端總督大臣處聽楊博所議止當保固陵京防護南山不得輕易西馳致失東備其王忠見在劉賊失利稱病未知果否係另本酌議施行　以上薊遼通昌保定宣大山西等處外禦邊烽內拱陵京諸務業題覆切臣竊見[illegible]中嚴其延寧甘固邊兵見調剿賊天津登萊等處當撤防海容臣次第舉行更有哨探一節先臣楊博議得烽紀薊鎮必驗編石邊外三間房白草川等處自西而

東高貴獨石各將遣差的當人役多方哨探但有重大賊迹一面飛報本部一面飛報薊鎮如果哨探明白薊鎮保全無虞獨石各將照依軍功陞賞夜不收人等陞一級仍賞銀二十兩如失於哨探致悞機宜各將聽本部查參從重治罪夜不收人等宣大總督等查軍門以軍法從事今照邊烽內犯每繇東而西必於寧錦道外老河沿都令板升莧撒林等處經過合行寧錦撫鎮通擇前鋒將官一員專責哨探遇有重大賊蹤星速報如本部及所犯薊宣等處督撫衙門如果日後有警即將該將論功陞賞撥夜家丁照前陞一級賞銀二十兩其或疎失官聽參處撥丁軍

法從事令在必行庶幾耳目精明有備無患之一道也其選定將官職名亦要奏報立案統惟聖鑒定奪慶飭督治撫鎮著實遵行不許少有違玩貽誤封疆自干重典其總監分守內臣臣部不便暫責將祈天語申飭同心共濟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這覆議所處邊備俱是宜當督等撫鎮督守提調事宜深切邊情着各該撫督鎮道一體[illegible]依限速嚴不許遊移[illegible]仍係部[illegible]遣官哨探中朝會同撫鎮如議飭行監守各官遍處用心修城時刻圖維不得少有疏懈

覆勞東塘報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兼視勞島太監陳應祥題稱准東江鎮

臣沈世魁塘報等因奉聖旨據報麗國被興情形並敵艘
操船甚多聲攻沿海各島且大隊南屯王京全日覩又有
城子山旅順一帶連烽遙雜往來之報狡謀殊屬叵測登
津關寧濱海等處在在可虞速著該督監撫鎮晝夜料理
萬分隄防鮮運及登鎮接濟各船尤宜嚴確偵備毋得少
有疎懈一面飛檄沈世魁陳洪範恪遵屢旨協力出奇相
機截剿務期大挫狂氛不許觀望延諉致誤事機兵部星
速分投馳飭並關寧天津各鎮兵船聲援事宜即奏議具
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敵以朝鮮海
船盡為所有則我沿海一帶所在可虞監臣欲令關寧天

津各出兵船直抵三岔等處遙作聲援此誠批擣奇著但
各鎮水師為陳洪範抽調出海所存不多非山永撫臣鴻
任方以海岸綿長不能兼顧為憂若盡令揚帆而出各海
口誰為防堵且三岔去瀋陽尚遠敵兵未空國入鮮我以
寥寥兵船虛張聲勢恐不能牽敵而反為敵牽不如各守
信地猶可固門戶而戢不虞也明旨協力出奇相機截剿
竊恐沈世魁陳洪範力亦未必能辦合無令其斟酌進止
分布險要為內地扼守之圖似較穩便若敵果有鮮船數
百艘泊在海濱量遣智勇小將潛往縱火焚燒則處出奇
一著第須切實圖之未可以大海茫茫空言飾觀自取罪

戾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關寧津門兵船各守信
地扼防自屬實著具覆[illegible]敵艘事宜著登鎮撫監飛檄
[illegible]如實圖果有[illegible]將[illegible]能成此奇功[illegible]朝廷自
是不[illegible]實毋得以空言飾觀取罪屬部星速馳諭

覆登撫屬國之報甚危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登萊巡撫楊文岳題為屬國之報甚危
等事奉聖旨據報敵人催船攻島及截山防叛搶丁情形
狡譎殊屬叵測一面着沈世魁陳洪範鼓勵島眾聯合水
師相機出奇協圖剿禦該撫監一面設法嚴飭接濟仍處
防敵人假詐官兵詭計毋致墮套登津關寧淮揚沿海
等處速着該督撫監鎮恪遵屢旨萬分隄備不得刻懈疎

陳其海調關津船兵事宜該部看議速覆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糧餉火藥聽戶工兩部議覆外看
得登鎮建牙海濱東鎮建牙海外並立為衛我門庭我夫
亦欲規利乘便為批擣之奇著也今敵兵未闖屬國屈降
陳洪範種種條議盡成畫餅沈世魁官兵如許莫展一籌
登撫楊文岳屢切剿虜不得不先期打算皇皇為應援之
計但論今日時勢正宜會海師以護登不宜空各鎮以填
海洪範世魁進取即不足退守宜有餘亟當分布要害扼
其入犯之路果有犯海聲息以主待客出奇待之自可得
志登撫所請西援四千兵馬原議防剿祖陵係新兵募足

方欽撫回臣部昨奉明旨年文繞留防鳳泗以備援剿依
議楊御蕃所募兵丁訓練若何張俸兵可否即抽遣到鳳
蕃該撫監查明速奏以憑酌議東兵撤留其濟南營兵著
該撫先期整搠以待登鎮有警星速應援兩部即行馳諭
欽此除一面遵行外合無再敕遼撫預撥祖總兵統羅關
心共濟預整行營不時自遼偵探如果有警不待登撫咨
關從旬發兵策援大約登鎮官兵戰守遼東省鎮官兵戰
守遼西仍將海濱一帶某處任衙某處次衙某處稍饋先
期觀歷相度形勢何處可置留兵若干料理明熟臨期免
致倉皇其或官兵不足即須整練鄉團做首撫臣未大興

師行事宜申令附近有司無事各就本地團練有警協守
家門海岸果能齊擊挽防毋縱一賊登陸將領官共有司
鄉紳一體敘功陞賞否即按法治罪此乃朝廷設立守土
之官本等實著若舍此不圖別行調募客伍未免仍要作
戰船接地方仍要設處轉運糧草騷擾敝敝未至之間百
姓已不勝其擾困矣有警急支措使難此不可不深長思
議者也其綢遼戰船四十隻臣部已允救給鐵爲銀兩無
容再議關津兵船原額有限已發在島尚需酌量逗止若
安嶋添置能全赴東隅淮揚截繼果有若干臣部未知應
數可面咨行查議還否調發供回咨並目的安募關其糧

餉火器雖兼戶工二部職事該鎮要果需用亦應早為接
濟事關軍機臣部不容置之膜外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三日奉聖旨兩[illegible]
[illegible]

覆關寧撫監酌議恢復義州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總監關寧兩鎮太監高起潛題稱准
遼東撫臣方一藻會稿題為酌議恢復義州等事奉聖旨
該部科容切着議速奏欽此又該遼東巡撫方一藻題同
前事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各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為照遼蜂狂逞夷我全遼垂二十年凡為
臣子覩舊聞之蓋誰無黍離之故府華不臨風興歎致往
從之前能提兵奮袂恢復名城國中外之所禱祀而求也
臣等謹切同仇欲悉將伯願惟封疆大計動須萬全慕智
相參不拂千慮撫臣方一藻議陳修築大淩將領兵丁則
糧器兼種種預計似皆鑿鑿可行然而新城始復彼必妄
攻據此二語使難輕議何也此地若無關要即我可以不
修既云我所必爭彼又焉肯坐視撫臣以為臣作淤之驟
夫磚石取之城內剋期二十日可完然而燒搬新取磚運
糧料精討器兼移駐官兵夫豈二十日能辦一有不完戰

守而無所據彼眾來我勢將不啻孤危此據以二十日論也從來中國眾動敵人必早覘知我方徵眾之初焉能保其不至所以魯伯會之寨徐戍甲戌但征惟眾范仲淹之城大順一日便已畢工今果能彷彿否乎不特此也孤鎮義州去錦僅九十里松杏復與錦聯屬患甚便大大凌之去松錦二三十里耳然應不便而反便於九十里乎此不欲必者一也又鎮兵以八千為率內撥一千二百駐防義家堡高中通援應用以八百淤守就近湖臺為四面犄角哨探用是則實守義州之兵僅六千耳彼若從中截斷義家堡義州之兵能出戰乎不能出戰勢則孤懸既應孤懸

聯屬久困眾其大帥置外精兵纂援能令援應戰守俱援在我而不在彼乎此不欲必者二也又鎮標額兵馬足守義州袁不令入城乎弱兵與餉俱不待增夫合八城之兵至七萬止矣新城始復彼必盡攻從糾合東西諸部動數至十餘萬我盡八城以與之敵猶未知若何果就守新城而以八城仍不示弱乎此不欲必者三也一戰示新城者堅而近者緩矣一戰見緩彼既既西犯其急奮決即闕蓟以內無論而中右中後之間首藉矣枕彼遼外東西道路可馳哭者無涯眾一復義州而彼將使聯往來可塞其西向之心乎此不欲必者四也若去彼方遼疲機不可失

前不往而攝彼之纂探盡取物來其寂可矣今一往而後我之城孤懸自守彼一來再不復振我一復再不敢攻乎此不敢必者五也撫臣既有獨見質之兵事諸臣議援會同臣等何緣阻止但臣嗣昌身親眼見大凌之役關寧蓟鎮元氣至今未復神我至今未揚且也去秋遼鎮合諸鎮之兵之帥相顧而莫肯雄何今僅一鎮之兵之帥遂能制彼有餘而不妨於進取乎朔期知其不可臣嗣昌是也頃樞總監高起潛奏報回鄉難民口供敵有四月犯遼化之說夫安知其必不然臣願撫鎮諸臣訓練官兵蓄養精銳如臣另疏聞譬星馳為手足之捍頭目果能大挫一陣使

之片甲不歸即勝恢復義州十倍且從此以往雖廣寧可復不獨義州矣不然而寧錦類兵果有一千八百之赤是關門水陸又有二千餘撥之非難何不移與督臣張福臻為居中固緣之用備陵京策應之資乎此在邊臣忠本恢疆戰勝算臣等不以為非第審居全局切實商量有不得不然者也伏望聖明裁酌畀即行諭止義仍令確議臣等不敢擅專伏候命下遵東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初三日奉聖旨[illegible]城宜屬大計畢事[illegible]出萬全[illegible]內[illegible][illegible]詳[illegible]具見深慮遠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覆蓟督特留總將疏

看得王世國歷任西協三年有奇人地頗稱練熟臣部前推大將未蒙聖明點用臣竊見受事以來查其改推宣協之故以既加府銜不便為總督中軍而西協又無見缺耳薊督張福祿深惜其去具題請以原任管標下左營事務師宜先從但教練戰車臣悉瘁有慮覽古者春秋戰國據地褊小故御行日三十里不以為是兩敵相敵猶有不鼓不成列之說戰車於是乎可用耳後世用之漸少取勁尤疎本朝景泰間李賢成化間李賓余子俊嘉靖間譚綸等咸言造車皆以重滯難行徒費錢糧無裨實用遠者姑不具論譚綸之言曰車練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

步八十里事急則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二百里信如其言是兩晝夜間兩騎兵已相離一百里外也今邊烽竄犯驟騎如風兩晝兩夜不止三百里外叛將疾急挽車以從之乎抑守車而不動乎此臣胸懷一事欲細叩督臣以運用之詳仰請聖明叡奪者故因留用將領而附陳之其王世國應否准留恭候命下咨會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初五日奉聖旨王世國不准留用戰車運用機宜前已有旨著部再與該督熟商具奏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九終

曹珠　黃棫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裒秀
孫兒山松同輯　孫裒峻　裒介　同較
山樵　裒彥

疏

覆登萊撫監敵人圖鮮用鮮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監視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為敵人圖鮮用鮮等事奉聖旨這內班軍依馬戰船及器具弓箭等項已有旨了所請盔甲腰刀調兵駐防留餉事宜該部看議具覆欽此又該登萊巡撫楊文岳題為属國被陷奉島孫危等事奉聖旨這內調兵留餉等項事宜已有旨了該部即與一併議覆欽此欽遵各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酌留班軍依馬業奉俞旨糧料火藥器仗聽戶工兩部議覆外看得敵人屈誘鮮降登島剝膚患切臣部題覆再疏畧具規模總兵倪寵奉調淮揚兵赴所在雷防復蒙聖諭嚴飭令監視陳應祥巡撫楊文岳同聲疾呼請調水兵九千陸兵四千臣等何敢坐視惟就巡撫疏中商確沈世魁有兵一萬二千五百名陳洪範有兵七千餘名合之已足二萬之數宜催速堅固島亦可速往援鮮令就不能進援則亟當謀固守之策若再調水兵毋論遠難呼應即使應聲隨到區區蕞島亦難容此三萬之兵且也餉毋波臣非時寡薄糧餉從何接濟此以水兵言之而再難調也又疏稱聞攻鮮多係西人適叛敵人坐收其功然剃彼之狂躁焉以虐張跨海侗我未伺經營早竟陸走劉宣是其實着長技即令具係舊軍疲弱尚難根起新募馬合腳跟牢不堅單惟恐一旦有警坐馬龍固之間敵憂萬狀此處陸兵又可輕言調用我臣悉遂日后算觀有條例最端該敢附陳其愚仰候聖明采擇勅下沿海諸鎮着實奉行或亦不無少補云爾

計開

一分布島兵著傳朝鮮南報降敵職山遂既我撥事已分明總兵陳洪範稱云將應於內我衆於外奉必非創敵實着殊屬時機相應行登萊巡撫速檄洪範與沈世魁同心商確查海中諸島某處高闊平衍可以駐兵據防某處險阻聯絡可以托要堵戰就將世魁部下某將兄駐某處有兵若干申明信地責成戰守如衛湫隘荒涼難為守禦之地即同所在居民聯併大島毋遺敵餌其洪範部下官兵或與相恭嚌守兼顧水陸交衝兩鎮兵共二萬戰守有餘但要彼此心心相照聲息刻刻相通有無敵發情形一日一報登萊撫監該撫每三日一大

報知本部以便奏聞尚有剿捕兵全日觀統兵不知實有若干作何責成調度能該撫鎮詳議來奏　一鮮路水哨看得鮮國與我隔江最近莫如皮島設使抚守得策豈能飛越而南犯恐海汊多岐出没叵測寧永津登四鎮合哨實須舉行大約起八角口至王徐河海豐口丁字沽為南一面起丁字沽至大沽口黑羊河金山嘴芝麻灣覺華島為西一面起覺華島至三岔河蓋州套旅順口為北一面其南起八角出珍珠門北起旅順過鐵山嘴以至於皮島皆為東一面四鎮兵船必須游巡四面脩去聚來周而復始仍要每次發哨另編字號四鎮暗傳毋令敵人知覺兩

船相遇舉號相同然後放行否即出其不意極力攻打一面令善水之人潛入鑿穿舟底生擒眾敵准作奇功倍加陞賞斬級者次之如賊艘敵趨入內地定罪不宥、一嚴備海口看得登建內海原與外海不同中多礁石硬沙觸船即碎可以停泊海口亦自有方其在東者則青登萊三府之屬其在北直則順永河三府之屬該管司道不時親自巡行查係衝要處所量置分布官兵依倣先年防倭事例責督撫量嚴防烽火為之准備如官兵不足就近團練土著鄉兵相表協助設果有警即將本地漁船雇賃豐解鼓而用之此輩慣狎水性比之敵人不習利強十倍但平

時能其生理不可藉以為兵有事用之小効信實斷不敢時即水兵不可勝用矣　一接濟難民看得登萊海面大小凡有二十餘島除總兵沈世魁部下官兵之外別有逃難遼民附居衆可數萬賴因朝鮮忠順往往有無相通實多藉以糊口令鮮國乞降此路使斷島民艱食變亂可虞合行登萊津永四鎮撫臣隨宜設法載運米糧為之接濟一面再行寧錦撫臣差船絡繹往彼曉諭情願就食東方者聽使陸續載回安插八城墾土仍諭沈世魁不得致貴龍故習固留難民不許過海致使數萬赤子餓死窮島之中且為萬一為敵資之　一料理東援看得朝鮮海面南

通對馬島登萊海面東轄放山頭即是江北淮揚江南蘇松浙福之境敵果乘船內犯能恐風汛所之安知不悉然至彼前歲先期不加料理倭忽一船執岸萬眾驚心事將無懷合行鳳陽應天浙江福建等處撫臣速查先年防倭事例水陸戰守官兵預設備倭銀兩有無見在即刻整頓嚴防一面先屬心計司道將領虛虛實實預作策援聲勢倘有颶到敵船務須擒斬奏捷號我軍聲早報人心要安料敵不敢遠涉外洋自來送死但我毋恃不來恃吾有待即令星夜料理猶恐兵遠所有官兵若干戰艦若干會用統領何人堪以長駕遠馭文到半月以裏具實奏報免致

臨渴掘井徒貽噬臍之悔　一禽清奸禁着得登津各海
嚴禁遠販始於近年其先未禁以前内地商民走海如鶩
有久於鮮國竟成居貫者有潛入敵境偷掘牟帥者今茲
其被殺被擄兼淪異域暫且不敢丈遠少兹警息之間未免
潛勾賴引又生枝蔓合徹登萊撫監嚴行各島查有此等
未歸之人姑准贖其前罪押回原籍敢有容留在島約出
定行島斬主家連坐不貸其登津關卑及淮揚浙直等處
凡有下海之所務須效法嚴察不許内地奸人私越外境
淮揚一帶魚鹽商販實繁有徒就中雖禁之夫可責合用
留心採訪入我範圍是在該撫道加之意不可忽也以上

六款年年姦奇臣等疇瑤數四當以外敵内寇種種變訌
不堪水上之師遂增意外須費只得如此布嚴而接濟島
衆中間尤有苦心崇禎五年臣在薊門當奉部題明旨爲
之責亂不肯相慮卒及於禍今時則又異矣敢祈聖明詳
察臣言如有深長之慮乞賜俯允嚴飭通將該款遵行累
一年以最防禦有法海波不揚内地則撤調兵增費之擾
各鎮文武官員比照邊境秋防事例從重陞賞如或疎虞
立罪不宥再祈天語叮嚀切俾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初六日奉聖旨敵人狡詐如鬼[illegible]
[illegible]島不容陳洪範所統船兵船向未會集登撫
又撤近有被颶損壞者且得盡作實數所請調水兵還
[illegible]行[illegible]近來[illegible]但以扼守得策[illegible]

水哨整飭[illegible]海口接濟難民扁清奸禁等項事
宜著即飛檄分投[illegible]各該撫監鎮[illegible]速料理[illegible]
[illegible]係萬全以膺[illegible]仍[illegible]文到[illegible]遵[illegible]置情形
明白[illegible]此[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真[illegible]不宥

遵旨確議水兵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覆監視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爲
屬國之報甚危等事奉聖旨兩帥協圖死戮東撫監鎮業
擬俱已有旨登撫監鎮一面親度海口衝緩布置戰防毋
使陳球仍貪戕沿海有司團練鄉勇殫力協守務保無虞
有功一體陞賞如敢一賊登陸必罪坐所隸屬部再星速
馳飭兩鎮見在海外縯津兵船慮否各守信地且准揭戰
擬還著確議速奏欽此又該本部等部會覆登島太監陳

應祥題爲遵奉聖諭事奉聖旨登鎮爲内地門户扼防萬
不容緩但陳洪範所統兵船責成分布諸島則沈世魁孫
應海外孰爲接應倘有疎虞關係非小還着悉心確議速
奏欽此又該本部覆登島太監陳應祥題爲敵人圖鮮周
鮮等事奉聖旨敵人狡謀必急攻皮島衆緩爲不容緩陳
洪範所統船兵前稱尚未齊集登撫又稱近有被颶鎮壞
者豈得盡作實數所請調水兵還著再行確議速奏毋但
以扼守得策塵詞支誅其聯絡水哨整飭聲援及嚴備海
口接濟難民扁清奸禁等項事宜著即飛檄分投馳飭各
該督撫監鎮星速料理量度圖維務保萬全以膺鎮實仍

各將文到祇遵佈置情形明白馳奏如玩泄虛佈致有疎
誤定立寘重典不宥欽此欽遵迷司案呈到部除應行各
款遵依飛檄星馳外惟水兵一節臣嗣昌初入衙門於各
鎮戰艦多寡有無及前後調發事理未能諳悉且賦性愚
昧事求穩妥止居乃聞洪範建議不足退守有餘未知皮
島孤懸敵人息攻更為可慮此非坐算淵微再三籌令羅
議臣戴建議到底乃今羅有請者臣聞皮島逼近朝鮮飽
風一帆可至從前島帥居此非是真為國家遏敵之計實
乃貪近爲市私販販賣之圖此島之中不生草木朝夕饔
飧悉無仰陽海米之向來半倚商賈貨物互換糴糧草

倚中國威鼓強要供餉以故島人雖原存站不難令解折
入於敵求糧路斷盤中顧恐將盡驅之津門海遠難危風
潮暴作見在兵將饋運猶難而欲遠調多兵如何接濟且
不獨運糧難調兵亦難也洪範閱洋未遠使有颶擾之船
各鎮數千里來爲能揚帆無恙又不獨調兵難無兵可調
之難也淮揚首先屆指而狼山議抽一旅即在其中非獨
無兵可調之難亦無糧可運之難也津門名買有遷備淮
浙再調多兵更要類外所以臣前來議欲令洪範世鎮確
查某處可以駐兵某處當行歸併蓋爲久遠之計不止一
時今索嚴諭再三何敢堅執己見仰墳聖心惟祈飭司查

核津門三營水兵共五千一百餘名沙虎船一百零七隻
前調去一千八百員名船四十五隻其餘撥糧防哨分布
已盡再難動移此當洪範初議用海時津撫買世壽業力
言之今若再行抽調則津門難爲防守此津兵不堪再調
也關門水兵止二千二百員名船一百隻前調去一千二
百員名船五十隻今止存一千名船五十隻分布昌樂衛
汛南真不足即實豈兩地不能無營昨山永撫臣馮任恭
報出汛兵船備陳沿海單弱一疏方奉有互爲聲援之旨
此關兵不堪再調也關外龍武兩營共一千九百四十八
名船六十六隻前調去九百餘名船二十五隻止存兵一

千名船四十一隻僅可用以防哨此遼兵不堪再調也若
淮揚二府水兵四千二百名分防二千七百里之遠其船
不如確數崇禎六年初調一千再調一千淮撫恐淮海單
虛即議調江南兵補之然亦止在膠州即墨等處會哨耳
未嘗出洋赴島也今江北多故方以登兵戍鳳而復調淮
兵赴島如其力不贍且揚御暮議抽狼山之兵即在其
中此淮揚不堪再調也不獨此也各鎮兵船即盡數赴島
島中新米俱難難爲久駐爲一敵來以一枝綴島而揚帆
真遠計洪範世鎮必認皮島爲信地堅守不移又將何處
兵船補截內地誠恐內地之防禦不啻重於海外之策哉

今日登閫之空虛更無以備將來之接應臣部十萬屢艘列兵船盡見於此伏候聖鑒詳察應否免調或仍量調若干又敕責令天津關寧之鎮將前調兵船盡僅量留到彼處如遇颶風損壞一船仍補一船務令洪苠七千之兵常有實數斯蕞爾幾一登閫間而户部運糧接濟之法不可不亟講臣無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非此不足以安兵心而安閫疊海外之兵之心尤不可不汲汲圖之者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九日奉聖旨覽奏洋海關遣各船兵已少海運猶屬主島中所需糧料如遣丁也須臣作何撥海運官同户部從長酌作速具奏其三鎮作義登閫兵船一併詢酌務令七十俟足額數依議著御勅諭行

直糾剿賊大將疏

臣頃覆湖廣撫臣余應桂鎮臣在楚一疏因論剿賊總兵從前功罪多端意欲舉行糾刻正若未暇適見兵科都給事中凌義渠糾總兵左良玉大帥縱兵肆虐一疏不勝痛憤良玉剿賊行間爲日久矣始於河北山西漸歷河南江北非無暴露之勞且有擒斬之績然而紀律不嚴淫掠有狀縱賊驕飼時見戰陣臣前所謂先功後罪先罪後功蓋即良玉之一身而兩備斯臣列其縱兵殃民之罪仍不没其五戰三捷之功夫安平衡之主猶將拔拭用之見奉明旨嚴責臣愚始不備論第以身國之尤久干公議不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者則原任寧府總兵遼戍劉賊當陣被擒偷生苟免猶至今存之張全昌是也全昌年僅三十堂堂虎豹之姿父死遼陽祖爲名門之後臣叨總督宣大全昌遼戍立功與同曹文詔奉調剿賊臣猶勉勵其行豈知一到而方當場出戰被賊活挐將去不能爆慨殺身手書到處乞降有類沿門持鉢當此之時臣不知全昌與賊如何見禮如何坐卧如何飲食快樂如何脫出至今如何而存恬如埋頭心安曾無一點愧汗嗚呼若全昌者始其心死已久僅存肉生屍行使其祖父有知未免貽羞飲恨而我皇上咸福于昇更是如何乃容如此之罪一日逋誅猶爲

漏網之計乎臣爲此懼敢請聖斷赫然乾斷即將張全昌星夜拏解來京立刻加之斧鉞所謂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從此總兵等官敢有因循玩愒不肯戮力職死盡滅成功者臣不信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九日奉聖旨

遴將首關邦政疏

竊臣嗣昌受事踰旬未敢特推一將何也以平時眼見耳聞在胸中久積疑懼疑則疑不公之罪雖天威應亦創懲而未能盡除懼則懼不明之弊雖臣等事矣慮乎而難防巧中所以從前部署且令攝資銀錢宣上各官無元不時

引咎臣竊痛之考求弊藪惟是內而推補外而咨題兩端若能剷盡根株打翻窠臼使內外有覈清之實庶為封疆得人即臣工歸寡過之門各保身家無患夫何憚而不為乎臣思清外一節當任尚書飭明邊有廢題不復咨之職為法嚴良甚選用良將亦係邊臣本等職掌果真見其人可用何難明白張膽請旨施行惟不題而咨則其人必在可用可不用之間而其咨亦有得已不得已之故難言之矣邊臣不自精命使為了事之資反欲臣部覆題代執非人之咎是何理乎所以臣前擬議調補衛邊路將並內祈勑沿邊督撫鎮監等官既以身任封疆務選真才實并畢

協碑並戰守者具職名履歷單本發來臣等印與選覆若虛銜冒籍功次不明及以咨文手本進部者一概不准等因節奉聖旨以後督撫鎮監保舉將材俱着開具職名履歷單本奏奪不得徑以咨文進部欽遵管倖欽此臣惟守此一法堅確不移於清外庶過半矣乃若清內一節更是難言大凡邊臘有直見任武官其身不得空閒赴部則有轉央囑托遣力鑽營之弊其武本身在京與夫在外廢閒得以赴京聽用者則鑽營囑托皆其身自為之而無不以胥遞史書為主彼其路徑纜貫序混淆文案瑣細官多不能自查而付吏書查之試舉一人而論其武係為分明

堵以推補推通查此一流之人則先後升沉之間有不齊其大略者矣細想從前決無通查之法以故吏書作弊任往高下其手官有知而故縱不知而誤信之兩者事發之後則難分故誤總之無所逃罪斯為可歎臣躬受事旬日與職方司郎中王陞商訂同心今於本月十一日劄付該司為查覈候推候補二項職名履歷及其先後之序立成彙以便稽考事既得推用將領一事原係方司職掌而其題則三堂皆與焉年來弊竇多端覆轍屢見本部初任一切照然理須考定於平時庶免差池於臨事今查候推之官一為武進士一為世職有斬馘三次以上者一為考中

候用者候補之官則為奉旨別用起用降用及敘功陞用試職缺回部題補者種類名色甚已紛然參伍後先非無確據一缺出而躁競當前一官除而嫉妒隨後以致職方之者數成市門司馬之堂幾為詬府政體全虧名節掃地改該吏張未有急於此時者也為此劄付該司照劄事理即將前項候推候補之官備開各色見在人數後有若干仍於每人名下細開籍貫履歷如武進士考中技勇則序科年名次世職新舊則序襲替年月其候補者先序夫官官同則序奉旨年月務將別用起用降用裁缺聽用四項合為一款敘功陞用加陞者另為一款如原係廢官而

以敘功起用者止入起用之中不在敘功項下如此速一清楚造成草冊三本呈送三堂畫確再造清冊存案以備選缺推用但商人地之宜見敘高下其手其造冊以後續添入員亦隨奉旨日月登時塡註各款之後凡非奉旨之官不得攙推補之數斯剛登明選公杜奸剔弊之至要也等因去後竊思若不先題請旨議恐因循故套難於畫處風行所以備錄剔蠹仰祈聖鑒如或選士之論料技勇之論年各有名次不可得而移易知也世職新屬必論襲替年月則以年力衰老非此莫稽止為新屬未必無掏鴻之弊若大剔用降用戴罪廢用四項大都皆屬廢官進垂不齊而齊之以奉旨年月先後則無不戴然也敘功飭用一項內有見任職官及行伍新銳之士自為一途其奉旨年月先後亦無不可載然若廢罷官而以敘功起用者總歸前項起用之內蓋非功則無可起不敢冒恭見任新銳之中也此法若行清內亦恩遇卑此尉若定豈惟臣部三堂各得憑據難仰呈御覽移送兵科與天下人共知共見亦無不宜既行此法請託鑽營之徒無所施其手口亦自將屏息不敢嘗試矣臣草土餘生冰淵在念日夜壽惡職事凡有摘劾清獘不敢不盡心極言但恐言之難而倚之難非臣一人行之難而內外共事人人心肯力行之難也伏乞聖明裁擇如果臣言有裨懇賜天語嚴飭務在必行敢有恃逞容臣指實參奏請旨從重處分臣一身府怨所不敢辭惟恐積弊難除國威不振封疆大事不堪再壞耳

崇禎十年四月十一日奉聖旨這所奏海外撫賊起釁情內係原撫用[illegible]料理明深於邦致有釋即[illegible]端書造[illegible]存部速料理[illegible]撫處[illegible]置以洮風異如有[illegible]督撫北挾私營伴的將即臨海擒奉從重究治司禽質戒一體嚴飭不得執泥

陳愚見請聖裁疏

竊念朝鮮賣使將次起程彼國降敵至今已踰一月音問寂然未知竟作何狀使臣之去正好乘便偵詢臣愚敢請天恩比常倍加賞賚特賜勅使併遣其行該臣前經海島將吏兵民不知天朝字小之義雖繫屬國之心益積職山既戰我撫我今亦當撫之又或利其所有明敕精官使指使船為敵塘報捏功乃令使臣氣不得伸從此甘心永絕夫豈不小臣謹將陳愚見可否如臣所請伏候聖裁嘉祿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屬國世執忠義力屬開款情殊可憫據奏加賞併遣用館開見字小之仁具見謀慮協機着即遣[illegible]官一員[illegible]一道該部會議來丞官司知道[illegible]使嚴拏究治仍指官[illegible]來表及賞物着速部議封[illegible]即日具奏該部知道

慶順撫遵旨查議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順天巡撫吳阿衡題爲邊口查職等事奉聖旨該部覆議具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中協哨丁往往出口被殺實緣西協邊外有屬夷駐牧醜類繁多我兵出哨稍遠輒與之遇即被殺彼夷止認西協是其撫賞口子暫保無事而其餘俱不肯認來一步即爲中協哨丁而一步即爲宣鎮哨丁其偏讎之若中協宣鎮哨丁覿與之敵彼便以爲故殺屬夷反來撫潘在我當審知其情而駕馭之容臣另請中協並於此番被殺細詳我丁十撥聯絡往北彼從西來橫衝乾坡谷第七撥以至八九十撥隔斷在外僅僅王加新一丁騰山歸報

寬河乃寬河接烽揚樹灣又撥不接以致誤事事理的然宗何該撫鎮道會議全文酌量將被殺哨丁備照給銀五兩顯哨坐𡚁之官俱已登時斥革若使綱舉法具所擬則哨丁之即掠稍雖有舍命遠出顧哨之罪先及何不遇事偷安此失非關小可臣當明白敕王查得邦政條例內一款成化十四年議准哨探被賊殺死夜不收邊軍人等俱陞一級如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又一款嘉靖三十一年題准夜不收者皆拉官軍視自斬首多不願陞止求給賞者議另募替得數千金爲餬口卿生之需合將出境哨探被賊殺死夜不收有子孫不願陞者即將實銀三十兩今

賊殺傷哨丁劉自奇等一十一名應查係祖軍已死將本生兒男陞授一級世襲小旗不願陞者給賞銀三十兩如係募兵查有的親兒男照例給銀不與世襲其偏身無着落者果有的親父母妻男亦量給銀十兩以爲養贍之費王加新騰山歸報內境方知賊情應將賞銀二十兩以示激勸之義當登科王運鞨領哨深入本無大罪因何斥革合查才力可用仍與相應員缺作速拔補至於傳烽一事康來西接西來東接止於按撥序傳原無遠偵隔撥之事拘泥之說於理雖通該備程應舉斥革不足蓋辜仍行單法細打黃屋提調梅林忠其本等職守口口支調客兵尤

爲可恨雖經別案降級不蔽其辜應行斥革以爲推諉之戒若夫積習哨撥臣部中估有年今茲失事之餘僅識皇撥並無鎮靖以致賊從旁衝全不知覺此乃營路主靖鎮協各官皆無發縱指示之方大當責之小弁從來大舉邊烽入口不如病正坐此若不分別罰治何能警醒因循除鎮兵楊嘉謨已經發遼路備集難動彰有功何難揭已經革任專軍另案提問外臣謹備職銜擬上請奉候命下嶄吾參將中軍守備程應舉黃應口謀調梅林一同斥革罪應舉仍行單騰綱打手家參守備蔚忠降職一級中協劉總兵吳國俊三屯營游擊吾桂鳳園練營游擊劉文瑞各

罰俘孝年其被殺哨丁劉自奇張得功陳忠剛袁金山陳自烈張祿何惟玉尹進忠張狀貴白友胡其夏十一名查無下落劉洪恩張懷李廣大喬火潘趙汝學五名及騰山歸報王加新各照前擬分別陞卹賞賚應陞者先給執照隨與保勘起文應卹賚者動支庫貯賞功銀登時給領不得少有延閣

崇禎十年四月十三日奉俞旨

敬陳安内第一要務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尚書楊嗣昌題為敬陳安内第一要務懇祈聖鑒實圖全局早責成功事奉聖旨着內籌勢用人及兵餉賞罰事宜兵部還會同吏戶工部及該科確議速奏欽此該臣等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田唯嘉等看得流賊之禍起於萬曆己未遼東四路進兵三路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時河南撫臣張我續遣臣王景逆擊之於孟津斬首二十餘級衆捷上聞於是不入遼鎮而走山西以至於延綏不敢歸伍而落草廟堂之上初因遼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猶謂陝西一隅不足深慮不期調遣不止逃潰轉多譟饟為賊曹從燎長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稱十數萬合之股股不啻百餘萬而黃河以南大江以北衆逆虐風

西蓋漢延幅員數千里之間一任往來飄忽生靈百億萬之命盡遭屠戮揚殘直惟中原腹臟潰決堪憂抑亦面北咽喉依稀欲斷蓋非審定全局大舉而盡平之萬萬不可也目今遼烽驚伏方張朝廷又有動搖之患沿途沿海時切戒嚴轉餉治兵尚煩規畫或者不知賊勢囂將指付緩圖臣等伏思敵國外患古來無地無之直阻中原則是根株在內反早芟除猶恐其蔓即今防邊防海所費內地之物力搜揭關外之威靈若非蓄養又安肯鑒無援何能絕此膏血注彼肢體走賊一日不除邊海莫可持此內外本末相因之理勢不待智者而知也第今用兵剿賊之會原非京邊起存額內本有之餉需而今用兵剿賊之方難辦京邊起存額外本無之煩費是則關擔籌備猶資同室纓冠天下一家孰敢鄉鄰閉戶有說於此譬如民居一家失火而鄰毀屋壞椽庶免延燒之患若云彼自失火於救何干低頭風焰猛烈自兩鄰以至十鄰百鄰同歸煨燼而不可救矣見今大夥賊勢全在湖廣河南並因陝西地方已無可掠之處中原江北將為半食之餘誠恐轉盼之間河南掠盡必遁河北江北掠盡必過江南至遠河北而外遠邊徼過江南而內接豐鎮其為禍害寧可言說所以早須撲滅為宜臣等會議審勢用人分別賞罰務與具詞惟

計兵煩難而處餉更難不得不於其難權宜劑量以期濟
事事平之後成功宴然閭閻安享清靜遠海併力防維此
亦內外本末相因之理勢雖臣等知之言之然非我皇上
深思遠覽乾斷天行則未有能為中原除腹心之疾南北
保咽喉之路遏海寇絶注之源者也所有原議各款臣等
仍列前件應如議者不煩多說應措處者不憚詳陳恭候
聖裁定奪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審國賊之勢
　前件該臣等議得賊勢縱横流而不止各該巡撫張十
面之網總督總理專剿截之事應如何臣嗣昌所言陝西
河西湖廣鳳陽四撫為四正面見兵見餉不足應與計處

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省六撫為六隅面時任協剿
分防就所管內見兵見餉自行調度不煩別議若賊犯闖
歸大名長垣等處亦應防守保定巡撫亦有見兵見餉任
一隅面之責原議未及相應補行其總理之官以湖廣河
南巡撫兼攝妥屬不便今陞鄖陽撫治為總理衙門加銜
樞部改給勅書從事在地方無增官之費而用心有提挈
之權斯為得宜其撫治之屬在陝西有商華關南道河南
有南陽道湖廣有鄖襄守巡兩道各任專責而陝西河南
湖廣三撫自是本等撫屬地方合行照舊顧管聽總理提
兵進出伸縮自繇不致局於一隅方盡其用伏候聖裁一

一審辦賊之人　前件該臣等議得辦賊一事督理巡撫
等官必須皆得其人然後委任而責成功今河南巡撫王
家禎見兼總理未便兼職另推總理一員仍以家禎專任
巡撫鄖陽撫治衙門改陞總理應將陳良訓另補別省員
缺但目今寇患方殷應各責成料理俟衙推總理到日方
與交代行事其見在剿賊總兵官應罷斥無如湖廣秦翼
明臣已單本詳奏該省另推總兵比照楊御蕃例專護皇
陵不必隨賊向往此係文武大吏恭候命下吏部臣部會
推其剿參游都等將即咨該督理撫著實簡拔其尤不堪
者汰斥伏候聖裁　一計殺賊之兵　前件該臣等議得

鳳泗承天各設守兵五千以一總兵統領專護祖陵不許
調動誠為確論其總督三萬見有左光先曹變蛟祖大弼
孫顯祖等兵不足者聽自議調遣總理三萬見有左良玉
龍在田等兵如不足者聽續議調募其陝西鳳陽各一萬
河南湖廣各一萬五千在該撫速查見其有兵若干作何
調募若干務足防剿之用竊見河南巡撫王家禎近報發
剿鄧州之賊內有土兵一議亦在行間湖廣巡撫余應桂
近報自捐贍餉往調貴州楊明楷之兵陝西巡撫孫傳庭
則以延兵川兵皆不可用似非通論方今東北邊兵萬難
輕徹西南無事尚有通融臣嗣昌議必得雲貴川湖之人

以用黔貴川湖之兵方能還其所短以盡所長而流賊之
害既殄即土賊之風雖起與其使民化為賊不可寓兵
若先練民作兵還為我用此則各處兵有不足不必全恃
遠募甚還土著強遠之人即同官兵一體給餉用之且防
且剿與賊家恐人肇未有不能殄滅者也伏候聖裁　一
應平賊之餉　前件該臣嗣昌前題計兵一十二萬計餉
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止是餉一十一萬之兵尚遠兵一
萬餉十八萬未算蓋臣初入衙門屢算以為鳳泗祖陵必
不止於五千承天祖陵見兵四千五百所少不多各俱有
餉但欲戶部查明分別項款耳今蓋會議始知楊御史新

募兵僅二千餘議抽撥除之兵尚未動手而見在為大祿此
兵仍欲還歸山東年史轍之兵亦見各處催討則鳳泗兵
餉令方追縮又承天之兵止有三千梅臣余應桂複括多
方自養一千五百是亦少非常經之物合當更始總計當
餉二百八十萬八千兩臣圖祥等議得募兵至十二萬籌
餉至二百八十萬八千兩事體漸大允當計出萬全惟是
本部入不敷出之數截至二百八十萬兩有奇遠議措處
多金亂不能索之空虛之帑又何忍派之煩苦之民與已
題有清查各省存留與溢地兩端而已何謂各留地方各
兵之餉不解於京即原有殺賊之兵宜練於伍其伍若兵

其餉當存得其人可見募頭得其餉可省募費審做一番
在留撫金明忠義他如地方未經兇者如不顧其兵即當
徵其餉該臣不記萬曆十九年雲南用兵臣部題取四川
兵餉四十萬解用軍前今又不記萬曆二十二年朝鮮用
兵臣部題取廣東兵餉十五萬解用軍前今日之事為
留撫計多者解四萬少者亦解二三萬固仇之義國應預
也至溢地一案各布政司冊開報有一百九十餘萬兩之
多業奉明旨立限清查除廣東省奏解七萬四千二百四
十八兩零浙江省奏解一十二百兩零徽州府報解一十
六兩零池州府報解六兩九錢零餘若江西山東寧太五

府見在駁查其餘有分而未奏報難以確算募兵之用臣
計良窘為之躊躇久之獨有因糧輸餉一議楚撫巳將輸
數改派未三十萬全見奉俞旨其餘督撫宜照湖廣派米
事例酌議具奏定奪此則餉有要歸仰祈聖明獨斷施行
者也等因該臣等覆酌賊氛日久民力愈罷要毋為早議
廣中外至願而今其議方始慶手而難所侍人籌兵籌餉
籌斯可責其展布四體盡掃餘氛之勍即今溢地因糧之
議雖當並須大臣一員督理加以尊勅崇銜節制有直督
餉方可歸力責成其駐居適中之地職撫湖廣黃州南直
安慶河南汝寧三府聽憑督餉大臣自酌長使應用文書

承差門皂等役就於三省撫院見役人員之內撥給不必另請工食一應催餉事宜除通行各該督撫外仍專責省直守道畢主承行勿得諉卸各布政司以致因循玩誤如該守道因循玩愒者許令不時參勘住俸戴罪嚴限解完方與開復事竣之後該督餉官將省直用過錢糧明白奏繳勒芬職官核刷畢刻狀候聖裁

一收滅賊之功 前件該臣疏得賞功罰罪從古帝王鞭世磨鈍之大權況在行軍關係尤重先臣楊溥仰佐世宗皇帝北靡土蠻俺答吉囊南平流賊陸與山冦無非奉行二者罔不建時成業具在今天下之亂極矣賞之不勸罰之不威夫豈人情固

然實錄所司奉行之使無稗威勸耳今臣嗣昌舉以為言合賦稍稍光當但恐威出自朝廷必奉皇上成命許臣如此從事乃敢遵守施行其前時頒發銀兩表裹客盡見在若干以後如有大小功捷請就軍前給賞俾歲支用已盡使宜據實奏知再爲處給至於用人廣臣吏部那縣可令缺官見令通行查補半年未陞紀道府職當裹實推舉近如南陽府通判萬年策加陞同知管舞陽縣事即是撫按確舉其人吏部隨與題覆之一例仍當通行用兵處所撫臣嗣昌前議大破資格鼓豪傑邁往之心數刷年勞變監司朝幕之氣此亦今日剿賊對證切用之方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四月十六日奉聖旨這本所奏事宜留觀島住剳設各撫分防與監督並隨兵糧及功罪並行賞罰擬就得見任撫兵十二萬餉大二百八十萬但何措辦即國粮並地二項及轉遣督餉大臣選擇從長熟商速奏朝治兵為撫理併陳鮮人助之備覆議奏奪如是料海不得節宣更易不得索問致誤地方

覆關監鮮藩力屈外降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關寧太監高起潛題為鮮藩力屈外降等事內稱皮島孤懸海外與鮮爲脣齒之依全賴鮮之錢糧接濟今一旦鮮國告潰欲就襲鄰皮島鄰里八十里無城可恃人鮮國志重之以尚叛在側與沈鎮素有不共之仇設奴敵人猜疑眾叛不令航海無遠大之圖則已其或已得鮮邦志滿意足并藉其資糧之地可以駐牧則亦已

矣即陳沈二帥能竭忠為國力能堵禦而命封疆大事為一允鈇巨測勢有不支啟叛撥鮮人及島衆復為水庫富強之資乘破竹之勢旦夕飛登而登之一郡實係全齊之命喉即關天下之安危是有不容不綢繆者為今急著允宜遣撥島兵安置長山一帶蓋長山為登之門戶即為天津保障撤而可據如廟島黑山大小黑山之險列於左右前有皇城鼉磯等島為之前矛後有登門爲之策應惟於此地壁壘增置多發游哨兵船迭值廣鹿石城等島敵來則出洋擣剿不來則控扼以待之敵即欲虎視眈眈其如不能飛渡何也是此島之聲援一壯且化散為無用

之島衆轉為有用而登門豈不益吞稱慶哉猶進竣一刻

恐度島大守登鎮單虛而東事不知税駕矣奉聖旨該部即口議覆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群島力属降敵皮島孤懸海外仰賴我皇上聖慮淹捲勅臣等再三籌畫不啻切矣臣等亦如島上荒涼櫛櫛絡繹風濟轉運總未為難而徽之一字未敢輕言誠恐官兵聞戒增疑駭止於分布島兵致內致妥陳洪範與沈世魁同心商確查某島可以駐兵瞭防某島可以挖壘墻截如依狀阻荒涼難為守禦即聞所在居民歸併大島毋遺賊餌蓋為臣等遥揣情形不如兩帥親見之確度臧調度不如兩帥自

籌之周而官兵撫島事理不得不然附居難民何為固昔絕地所以又有接濟一着殷登東津永隨置設濟未種穿鄉撫臣差船絡繹挽給陸續載回安插入城墾土其害與總兵高起潛意則一也是後又商戶部額外多運津糧擴恐不足再聽東省留銀買備無非節節救督官兵預圖協心固守之計亦何言徽第所處者難民苟還不速未免分食官兵之糧是則今日急務惟有先發難民單回八城為第一義而官兵萬萬不敢言徽以攜其心如果商賊仇深必難與之兩立根株遺斷久居勢有未安須令洪範世魁自己酌擇奏請聖裁臣等從為酌議可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覽奏內海上機宜着該撫監三鎮從長商確防禦得宜兵民兼濟善後事山松回此旨上撫見人又附陳云各監所各社中欄宜但行之須有次第改且不當徽以奇島人之心言提難民以歡島人之歡

覆理撫直陳有功監紀疏

為賊為事官湯鼎建補官一節應屬吏部主裁剝冠之功係于臣部職掌所以兵科轉發史科外抄到部覆題不為無據乃臣竊有孜孜焉者前奉明旨司官缺員卿同吏部悉心核取務得真才實踏幹濟欽此臣踏訪旬日正苦真才實濟之難適聞此抄不勝踴躍臣於闖遣從無一面之知但去歲今春往來經過葉縣南陽正是土賊楊四盤據

之地行道之人口口稱述鼎建身親戰陣力破賊巢功不在武將下即南陽府推官程正家與之共事而亦採服其決機指縱之能此臣虛懷訪問正家舉以告臣者竊謂如此單旅真才拔之臣部方於明旨實儲幹濟有當萬一遣方有警臣部欲遣司屬耳目行間如往歲周夢尹丘禾嘉非如閒遠其人數輩不可而今亦免覓難得也是以恰逢前旨即欲移文吏部酌裁又以本官仰荷聖恩異常浩蕩今該理撫王家禎止議復補推官臣遂不敢採議謹明白具奏恭候聖裁可否如臣所請祈勅吏部覆酌臣始終不敢擅專之

嘉慶十年一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另有旨了

兵餉遵旨熟商疏

項議臣等會題為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等事奉聖旨這本冠事宜暫理專任劉挺各撫分防協擊並撥陝兵將及功罪立行賞罰部議得是但計兵十二萬著餉至二百八十萬作何指辦即因糧溢地二項約數幾何及將遵旨餉大臣還着從長熟商速奏酌治陝為繼理並陳良訓也着戶議定奪如良訓某條不堪即宜更易不得含徇致誤地方欽此臣以事誠是戶二部當部務各會商次日仍指朔虎面請兩部尚書田惟嘉程國祥侍郎鍾炌吳國仕從長酌議大抵特遵督餉史易總理諸臣所見輒國不雖異奉諸旨因糧溢地二項約數稍置疇躇仍來了了而四正懸不勝迫切敢不得已直陳其愚竊念今日之賊平寇非剿兵踐武於四譯好大喜功於域外也賊兄江北河南本盡為楚而畫秦蜀天下大半赤子痛遭水溺火焚拯救已難生視而我祖宗發祥陵寢在此邦域之中定鼎神京應燕心之上設使賊氣一日不止非時寢動長虞中遺將輸隔絶是乃普天率土臣子同異豈獨兵部衙門之責焚窮非不徹兵措餉要之無奈賊何只因零星湊泊原未打算通並慈恩遠延不肯撤恐終為一誤再誤何止千百其誤以至於今萬無明知故陷仍復零湊悠延之理所以計兵十二萬著餉二百八十萬苟非萬不得已何敢輕發此言臣愚既發此言亦曾審思事理作何措辦不敢托之空談而已則如因糧一項臣從草茅采博詢有直與論原行五兩以上加銀若干雖若取之富室富家以為易辦不知豪宦花分詭寄久已難查每一大戶算來不過四五萬兩能濟幾何今惟不分五兩上下一例通因量輸則富貴覺無隱漏而窮民本之立錐從何派及此與人丁加派酌會其欲者不同均然可行者一也溢地一項臣任戶曹日願諸田賦隱情大致部派遵循然萬曆六年省直田土加編藩司地畝經萬曆九年通行清丈釐革有地多於派者地乃清丈有溢派因舊額有遺也臣於天啟元年七月十七日欽覆應天撫按明應台田生金等州糧准折有據一疏查據七府賦役全書內太平府屬田土多出一千八百五十三頃九十五畝零續加派銀一千六百六十八兩零徽州府屬田上多出二千二十七頃續加派銀一千八百二十一兩零以補廣德州不敷之數當時覆准二府至今無異此即溢地明徵天下可以類推近廣東賦解七萬四千有奇其餘省直安得從無數解此均然可行者二也臣計行此工項欲得約數不難戶部刻有地畝議一書按本查算立

可其奏但光成長慮胎憂未然貽害下筆而又躊躇者久之臣思今日以天下之半救天下之半勢局無可更何況已然之憂復未然之憂理乃一舉兼得若置彼天下之半將此天下之半望救何門專防未然之憂將此已然之憂撥棄何處此臣所以汲汲請命者也乃若用人一節臣思總理一官與總督專任剿殺須得饒有膽智臨機應變之才非見任兩廣總督熊文燦不可督餉一官舍着負分任轉輸須得富有精力經緯細密之才非原任戶部侍郎傳淑訓不可臣既真知灼見在朝房既以告吏部二臣摘會推即當註筆舉主又何敢不直筆姓名以仰告皇上祈

力斷而行之乎所以必用督餉者何也自直措處餉銀去軍前近者貴其徑解遠者須令轉輸徹如雲南廣東解至督餉衙門咨會總督總理差官領運隨自帶兵護防不如是則不能達須督餉為之收發一也錢糧既非舊額各處完解不齊除江北湖廣河南陝西本省坐定之外其餘須要通融使督理各撫均調接濟無偏缺偶斷之虞須督餉為之斟量二也用兵處所有急則留解部之銀不問作何撥抵以致九邊之新舊二餉遂悞不前今要各分款項不許含混執留既濟剿賊之兵不誤九邊之餉須督餉為之剸分三也各處客兵自守二百三百之兵原應本地該處供給焉一府州縣任使郡用部題剿餉一概朦朧不報缺之正項軍需須督餉為之釐覈四也因糧溢地二項編輸應仍未免暖網寄學監生事例凡民間俊秀子弟及廩增附生員願入國子監肄業因緣便不致攜金自前者許各於本處起文赴督餉衙門上納給與照身文引通行提學院道許以監生服色暫寄學宮有志進取者一體考試不願者聽候賊平之後仍詣國學肄業如此則富宦子弟聞風而來可以濟編輸之所不及須督餉為之招納五也凡此大端已見不得不設之故若將來定事地方尚有當聽節商未者一時難以預計嗟嗟以臣質本庸駑不堪重荷身

負草土應引忌嫌而臣胃昧指陳不忌姑待者誠謂臣等出入鋒鏑之一日即是死賊肆戮焚掠之一日官兵繳發覲望之一日進而言之又是我祖宗陵寢震虞未安之一日皇上九五宵旰不寧之一日也臣若姑待罪為客逃因敢懇請聖斷立行吏部即日會推戶部即日撥款不必再行會議可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奉聖旨這回撥餉不論五兩上下一例通融並嚴餉分款曠遺會同該部科嚴議限二日內奏奪寄學監生事例該議暫行與平部上其溫比見銀各撫按清查未報着作速查覆分限具奏以濟急需四冊隱漏推延取罪戶部仍將地畝富豪算察着所請總理督餉大臣吏部即會推來用

覆奏督官兵深入血戰疏

該臣嗣昌逐細看詳此一案失事在盖軍而遠與一衛張兆曾則謂冒日深入犯死地不爭之戒在總督洪承疇則謂恃勇貪功輕率寡謀以致空棄前勝損傷官兵臣竊以為不然試觀各將塘報内稱賀人龍趙光遠方分兵對敵聞曹變蛟見賊已下山意欲直衝賊老營可以盡殺賊黨追賊益深而追者踏川兵未識秦中地利當戰勝時即欲直據山頂以奪賊老營總督委踏各兵一見賊之老營瞰欲追及衝殺共成大功因而疾趨爭先冒險深入四川頭敵官兵更盡力賈勇計不反顧云云此一段情節了然明白盖非前鋒頭敵深入寡謀之罪而二敵後勁官兵不鼓

勇繼進之罪也夫狡賊故智從來不以老營示人今安置山頭明明眼見則相去匪遙其賊下山衝殺山頭必不准備一鼓先登奪其老營則家當破壞心膽寒裂立可識盡與疑兵衆何頭敵川兵奮不顧身而後繼之杳然也此非賀人龍心懷猜忌不欲川將成功則追賊與賊遇不肯盡力以致垂成反敗喋血陽心殊可痛恨流賊遁殊弊正坐此該督分布軍令所云川兵有急秦兵即為應援秦兵有急川兵即為應援而又秦兵川兵各自相為應援者何居乎而不以違制喪師之罪罪賀人龍等乃反容死戰先鋒目為貪功輕率使其游魂污血猶衆不白之冤也再查總

督看語内稱副將賀人龍調領前鋒為諸將領袖遠止賊宜毫釐不容參差何以縱兵深入致有損傷罪宜首及臣因如此一案當首罪人龍但不當以賊兵深入為罪而以不急應援違制喪師為罪觀而遺者踏秦兵獲功在先而力稍倦於後篤川兵力識極鋭而恃勝輒棄其前功踏意抑揚尤為可見戴罪降級不足蔽人龍之辜相應即行革問立正軍法如果該督以為可用還要使過立功亦應革去職級充為事官責取死罪軍令狀送臣部及該撫按御史衙門存案以俟果殺大股之賊獨建奇功方准將其前罪如再失事並罪不原其曹邑宰張周仲像勁不力為賊

所乘罪本不在賀人龍下但念軍中既有領袖賞罰應分差等姑各降職三級戴罪剿賊立功其趙光遠和應爵尚文均從免援陣亡各官内游擊曹榮耀灑血力戰殺四賊而死應襃三等廕一子外衛總旗世襲其餘功加守備陳奇謀加衛守備表明牛翰周藍君礼張有邦王可用千總馮大亮白元劉友亮劉進祿以上各員俱應襃二等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恭候命下將賀人龍革去職級充為事官取死罪軍令狀稟候建有奇功准贖失事並罪不原曹邑宰援周仲各降職三級戴罪剿賊立功趙光遠和應爵孫守法羅尚文均援免議功加游擊曹榮耀襃王等贈

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廕一子外衛總旗世襲加守備陳奇謀褒二等贈遊擊將軍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加衛官袁明牛翰周藍君權張有邦王可用馬大亮白元劉友亮劉道祿各褒二等各贈都司僉書各廕一子外衛小旗世襲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欽旨

微臣受事難讓疏

竊臣嗣昌恨以庸駑濫叨恩眷起之草土畀以中樞冀竭涓埃披肝少報天高地厚豈期外邊內寇殷憂方滿目前屬國朝鮮叢孽橫生意外祇令島中失事以四月八日進

敢徵臣受事在三月臨辰爲期未匝一旬致闕似乎不及然而仰承天語示以敵艦狡謀急攻皮島奧窟知數若神內有臣懇止知水陸無兵新米難運遂至束手無策蓋臣聞命之日拜疏觸天自言要展一籌早知必爾不虞五寵五技如此之速也有臣如此國寔安容臣謹席藁待罪伏惟聖慈立加斥黜免誤中樞臣不勝惶悚迫切之至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卿家謀遠慮深畫精詳島事殰失總鎮防禦疎虞非關兵食缺誤著益殫力料理不必引咎辭卸 山按曰此一事[illegible]受事之前本自無過不必引咎者誠且引[illegible]豈但安之禍乃嚴旨界陛擾八月八日[illegible]損職之事過歸君父威以遷推他人病狂[illegible]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終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袁看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袁者　同較

山樑　袁正

疏

覆呂宣大監密卷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西哈將馬求市其中狡偽難防臣部昨來擬議一面嚴兵綫備原未遽許之間一面速偵確情亦

未遽與之說所以然者非獨哈馬為中國之資殺虎有見行之例難以一言拒謝也建年邊警鴟張盡收東西諸部為其羽翼胡沙萬里之遠無一控強之長與之抗衡此乃中國之患表餌異施需時憂世之臣拊膺增嘆者哈眾貪漢財物但因求市而來則當縶其一綫卷懸中國之心抑且空其羣馬見在不資敵用未必非制敵之一策也但監臣鄭良輔之議以陵使當防狡詐之情恐始終難測淘屬恩慮預防臣部豈容遽擅合行宣大總督及各總監分守撫鎮諸臣執國徵等從長商酌妥確或另開市口或往自阻叩取其畫一之論星速奏聞以憑聖裁定奪一面速採真情嚴兵戒備凜凜常如對敵毋致怠玩疎虞致遺後悔可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聖旨

驚聞皮島潰失疏

竊臣頃接登萊巡撫楊文岳揭報皮島官兵於四月初八日被敵人夜襲麗兵助攻攙丁內潰大事去矣除臣席藁待罪另請嚴譴外所有沿海水陸處處堪憂合行申飭戰守謹擬彼開款件上請聖明裁飭施行

計開

一登萊水兵據報提督陳洪範業已退據石城等島收拾潰散安插難民合依閣部總監高起潛及撫鎮司寀所議就於

皇城長山二島安置壁壘扼守津登門戶其關寧等類前調水兵務要環集於此互相聯絡有警陵冒萊應每船多帶火藥乘海風烈日縱燒賊船果能善巧成功有旨不靳懸賞其武官船不足遺前部議募用漁船出奇制勝臣部一面差官解發太僕寺銀六萬兩專備該鎮賞募賞功之用如果一人應募卷功登時給賞以鼓羣心毋得沉閣

一登萊陸兵已經奉旨暫調鴻大棟回鎮再有不足東撫顏繼祖已題李時領兵赴登設防其黃盾歷之兵臣部議擬不必南去合催總理作速發回一並貼登戰守

一登萊班軍原係京邊修工之用難議通留但今該鎮緊急海

口傳烽瞭望各各需入合依監臣陳應祥所請比照為大
棟官兵一例暫留該鎮貼防如果欵警漸息海波不揚仍
舊赴工應役不得執以為例　一保定撫屬原有河間一
帶信地與東省緊鄰晷益合查新舊各兵某堪以調度一
面整備行單即具坐定職官兵數報聞就便移駐境上相
機進發該撫亦須親歷彈壓調度勿擾毋容延誤　一天
津糧運孔道比之殘破登鎮尤為賊所垂涎其水兵除前
調外尚有三千餘名船尚有六千餘隻儘可自成一旅前
特留之以保護糧運家當今須視賊來路有何島嶼可以
灣泊相機出奇毋容操入門戶之內其陸兵若干姑總兵

劉復戎分布要衝嚴密防守如津門無警仍俟某應東方
該督餉侍郎賀世壽雖家予告一日未代仍須力疾督飭
貼收保障之績　一薊鎮密邇各有海濱信地一面自撥
陸兵瞭望防守如果信內有警應將何枝兵馬星馳截援
俱要料理整暇先具職名兵數報聞免致臨期失措　一
關門水兵前次調撥據報三月十五日開洋未知見在何
處其餘未調兵一千名船五十隻比津門較少亦要聯絡
哨探扼要爭奇該鎮陸兵頗多量調車營四十前往天津
等處聽候緩急馳赴東登應援先具將領兵丁名數報聞
一面即行進發　一寧錦水兵不多陸兵亦難遠調急切

整頓專備關門以內有警應援惟島中兵民潰回務須安
插得所如有大小船隻收泊覺華島中就將兵民挑選一
職勦撫准備游哨之用原係領兵將官中軍千把總奇一
切仍其舊職以安初附之心　一淮揚水兵前議抽選之
外所存若干戰艦未據報如今益事急合應另委能將統
領兵二千名赴膠州即墨等處會哨協援果能護登無虞
非即所以自護其蘇松浙福大洋權備非常務照前行料
理案據款件未報不得疎漏取責　一朝廷設立府州縣
棊布星羅俱係守土之官應有保民方略本部前議嚴備
海口責成青登萊順永河各道親自巡查州縣有司團練

土者就近協防如果措置有方亦自堵當一面此是各官
身家性命豈惟展布功名合行嚴飭各盡乃心共圖實効
朝廷止懸大賞大罰以隨其後決不爾欺毋或因循自貽
伊戚　一敵人從來狡詐聲東擊西今雖陷我皮島必是
尚孔諸逆逞憤從譬豢肆牽掣詭計尤恐大舉精騎仍從
薊遼塞大而來東西水陸同時並犯我則何兵可調何將
可移必須督撫鎮道各各彈力同心自為戰守如或督撫
調度失宜鎮道抗違節制朝廷法紀森嚴臣部備戰舉正
毋敢容隱各宜努力以上十款臣閣營名呈滿盤打算僅
僅擬議如此深恐無裨防禦伏惟聖裁定奪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奉俞旨

直陳薊鎮事有可憂疏

竊臣受事一日具題裁實邊備預整防援立限十日奏報今踰期未到稍俟到齊覆擬上聞外乃有舉關重大含吐依違至今未決者無如薊鎮李峙華削髮一事臣竊以為非僅不決之難蓋亦可憂之至也朝廷設立鎮將紀綱名分相維原自不輕臣子砥礪官常清濁貪廉表率尤為不細今李時華以路將而削髮也曰總兵官張天禮需索致然此事非同小可旁人直無見聞如果有之則何難立暴總兵之罪萬一無之又何難直發路將之奸而今隱忽延

溷不聞正正堂堂有何建白是宜薊鎮地方僅有一路將一總兵互相乖戾而我皇上則無耳目腹心之寄執處臣之言至此竊有低回而不敢盡者矣方今邊烽未動驚伏即見鴟張我兵防戍爭持首鼠仍聞燕雀位莫大於專閫而不免為路將詆欺事異始於要錢而不肯為朝廷明白總鎮紀綱他盡節制為然無事如此因循有警其何足恃臣忝職掌所繫情面難拘懇祈聖明立飭督撫等官即日從公具奏果總兵官有罪應與天下共棄亦何所私倘路將懷奸難容一夫干紀置之不問是非不容兩立實伐休因異同文到五日不回臣請執簡而隨其後毋謂今日不言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俞旨

覆陳孝廉封糧殘傷已極疏

該臣看得流賊初起一切剿撫事宜責之陝西督撫自辦久而無功因有建調客兵趕盡殺絕之舉行之數年兵豈全無斬獲乃彌見滋蔓良繇賊過州縣民間焚劫無遺兵從後來有司供頓不及於是罷勞飢渴之衆不得不有求需索饋之情紀律因以難嚴梳篦之譏繼起前連致與賊交鋒力疲不勝或中賊鉤餌潛往投之將吏繩之過急役之不情餉之無實則又從而鼓譟叛逃為賊助虐甚矣

客兵之功不敵遏調援之得不償失而在東北西北邊兵為尤甚以其有無如貪餌之鋒與覩故勾連之賊黨耳此蓋人人知之而苦無法處此未有明知覆轍仍蓋踐行不思變易之理且今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因有客兵可調人人思題調之假使春秋戰國小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邦大則或五百里千有餘里之地為之臣子豈因無可調兵不言戰守言及於此臣恐方今急務決當舍建調而言近募捨求人而先自強矣況我實有兵而不能用以自強乃令遠從流賊近為土賊其強橫不可當而又別需調兵征剿得失利害豈不較然明白乎賊撫謀傳屍頃以延兵

難用川兵糜餉服前無以可用為憂舉人陳耀泰奏言曾結鄉黨與賊交鋒殺賊斬獲授功足以奉旨下部見臣與之孫捷良久所言多中機宜退而再授一揭極言捷練土著之捷且慨然以募練三千就在陝西剿賊為己任臣嘉壯之思惟燕昭致千里馬之最漢祖懸趙子弟之心若不仰請聖斷破格用人焉能鼓風動四方共平賊亂因循不拔愚妄擬將舉人陳耀泰量授都察院司務銜就充陝西兵撫標下管畫行令募練上著自為一營聽巡撫酌給糜糧調度征剿本官授以此銜巡撫都察院堂屬相待體統既優事權歸一不授兵部銜者免於各營將領別有爭擅掣之虞也授官之後臣部量給腳力遣行如果募練有方征剿得用該撫仍請朝廷大加陞賞其或空言無當聽憑嚴實參閱此舉非為一人將以招致豪傑鼓勵鄉團使為我用不為賊用兼省遠調客兵小民更遭滋擾之慘先朝累收楊將每每責成府州縣教習鄉兵有去家自為戰可以消其從賊之心人自為守可以為截散撫之風又云鄉者動以鄉兵怯懦緩急難恃不知近日地方之費多係土人何其勇於私鬪怯於公戰哉是在處置之得宜耳臣職主愚願以前事為法伏祈聖鑒敕部下吏部臣部遵奉
施行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俞旨

恭謝天恩疏

該臣頃因東島潰夫席藁具奏為微臣受事雖淺負恩溺職已深請賜斥罷以昭國憲事奉聖旨卿宏猷遠略詳畫精詳島眾潰失總緣防禦疎虞非關兵食缺誤著益殫力料理不必引咎該部知道欽此除即日報名趁謝外臣伏讀天言一字一汗流浹背一字一淚下感激念臣視肉撮囊本乏平生之抱裹懷面墨終靠華上之憂仰蒙異數之褒已非其分僕承斧鉞之賜更及於寬置惟內省影衾彌重負恩之懼抑恐傳聞遠近將來竊位之譏方今邊陲未寧無奈重增海警鎬寫已匱備然未解兵爭雖料理邊不敢辭而缺誤憂興難塞天恩寬臣於此日豈能再寬於積來臣計負恩於後來不如乞恩於此日或從臣前請速斥無待寓時或補臣同官添註仍須備設使臣早晚收集愚之益設遇緩急多袖手之人斯則聖明自為封疆之至計也至臣別有下情處單已久達迎未敢上瀆謹另本具奏伏祈聖慈鑒憐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奉

微臣趨走彌月疏

竊臣駟昌自前月二十五日入城至今辦事銜門趨走都

市怨忍已及一月於心有戚戚焉不遑寧处者歸臣前奏
青衣角帶出入丹陛已蒙聖慈矜允而未及於辦事私居
用何服色以故初宿朝房之夜服烏紗帽墨衫角
帶白布襪鞋時有來顧臣者多詬問臣此何考據臣對曾
無可考第聞往例文臣聞訃辭朝服色類然復有詰臣彼
乃一時權宜今終日在官還當着靴爲是臣以爲然遂改
用青布靴每日進署陛堂出署見客則皆以之若署中退
居火房私居不遇客至冠履衣裳皆白以盡緣臣子情臣
在私居時少火房時多司屬時時見臣白衣相對非敢飾
說然此心實皇皇然未忍即以爲安也一日進士楊惠芳

以其祖喪殺揖博年請見貽臣細查其中有初聞奪情特
召即日衣麻趨命及兵部還官降撒至易服郊迎望闕謝
仍返服縗經終喪等以大國告急中止等語而在官服色
亦未有言因思萬曆初文忠張居正或有遺事求其文集
讀之果有縗揖客令在官守制應支俸薪准令盡數辭免
一應祭祀吉禮俱不敢與入侍講讀及在閣辦事俱容青
衣角帶出歸私第仍以縗服居喪凡章奏應具銜者仍容
加守制二字庶執事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云云
始諳微臣前奏姑有一二偶同竊於私居縗服未敢上聞
在官俸薪未皇辭免耳蓋臣受事月日無多憂迷荒譯無

所紐長居然已見降薪即無前例尸素自當控辭至於私
寓服縗雖可盡臣寸念然部務殷繁每日寅入酉出搞且
不辦退而在寓能幾何時揮撥斟酌其間如入署在前堂
公座出署或會議朝房則冠帶墨縗布靴以成禮若退食
火房出居私寓毋論獨居見客則縗經冠屨皆白以展情
其有與傘扇儀衛門等戚似難別易此雖臣一身之事若
不先具奏聞恐長安道上詑爲不祥異物而臣衙門職掌
動關邊防情形須與臣寮諮議博採見聞不容閉生一室
塗塞耳目非臣有服固旋無端激逐也至於俸薪一節雖
當朝廷頒爵之常以臣祿不逮養事不先食均有難於冒

叨尤不敢爲矯偽懇祈聖慈特容辭免少申孤臣孽子之
心臣不勝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四日奏

覆遵撫道會確議疏

爲照天下凡事皆言之易而行之難至於兵事則言之亦
不易矣撫臣方一藻在邊中首尾六年其規遠事豈不深
其用遼人豈不熟其據慨而言欲復義州之事籌其俱有
次第刻期二旬可完夫豈無見而易言然以臣靜觀獨撫
臣慨言之耳彼中鎮道未見有往復商畧之半詞總監
會題亦未見有再加參看之一語臣愚心竊疑之據撫臣

云與諸臣反覆詳商未有不躍然者臣等不須逸摘第祈
皇上立勅撫臣以諸臣詳商之文案踴躍之担當一一從
實奏聞仰請聖裁定奪如果監鎮道臣入入灼見其可兩
句攷事一一確係無虞必不至如臣等前奏種種不效必
之虞斯則奉以從事之不暇又何樂乎沮止之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五日題

覆藍科東事決裂已甚疏

致臣嗣昌度看得皮島之潰固繇撥運家眷之搖惑人心
亦因平日島中持多閒漢無事爭趨兔利如蟻附羶有警
設處逃身如魚在釜彼不聞官兵之戰與不戰但計算敵

入之救與不救以數萬赤手空拳之衆爲一實剝頭剪髮
之謀蓋必至之情形亦勢爲之行徑也臣等心知如此委
已曼之然不敢言撤島兵以犯忌之深惟欲先欲裁難民
以密移之漸不虞事未及行禍已先作也科臣成義渠偈
前亂之多端策議防之急著謂石城長山之可駐乃目前
招集之要區二島去北岸頗近南岸甚遠洪範歷初泊於
茲再泊易地兵聞見在島特有沈志祥王世泰潘尚學李
達春高進功五員臣查島上差來塘報之官亦有許天貴
在一面行牌與志祥世泰令多方招集所部官兵暫駐陳
洪範調度安插皇城長山二島爲津登扼守門戶其餘難

民俱令西渡寧錦地方聽撫鎮隨宜安插去後令科臣
謂招撫難民二島果否堪駐無虞此則石城長山官兵且
不可久難民更難暫存必須西詣寧錦就糧爲便但恐倉
卒之際弃到津登地方撫撫必須計口竣餐俾其稍足資
糧遠赴寧錦此是第一件處法不可一概謝絶致令饑餓
而去轉生嗟怨者也陳洪範所統官兵遠則駐皇城島近
則駐長山島以爲扼防之地其皇城以北去船直至旅順
横至石城不時游哨以備戰來窺伺預先報知皇城以南
欽島鼉磯珠門廟島每處各安撥船亦如遼關飛撥之例
遞警一島飛報一島以便水兵接續應援陸路先期戒備

此是第二件處法中間不可間闕隔撥不許擅越以致前
船差去後船不接處至誤事也官兵近駐長山遠駐皇城
津門糧運亦易接濟賊船不能飛越諸島致生截奪之虞
設或意外戲防就令運船撥船同發程程護送尤便此是
第三件處法然此官兵遠駐度以春秋二仲爲期備至風
高海硬舟楫難行似當撤回守凍一面預辦釘灰早行修
艌一遇春晴凍解就使出洋不可虞延玩愒者也官兵既
有信地難民則有依歸自可免生他慮如裁兵民俱願西
渡一時盡祿難稽則莫若覺華島中安插爲便此島百里
之大寧遠咫尺之間春糧運用不難水陸又增犄角此是

第四件慶法使其官仍為官兵仍作兵無事時勤訓練有警仍遣出洋不可一毫移易以消磨其壯氣者也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這馬上官兵聯民挑濬等項處法依議着陳洪範僇力調度加意借防量津貼餘各該撫監道通着協遣勦期撫綏防範各中樞置以保萬全爾部分投馳飭

直糾援勦大帥疏

竊照山西總兵官王忠奉命統領該鎮健兵前往河南勦賊渡河之日迎戰拴鋒頗稱奇捷不知何故繞到陝州便稱抱病堅臥杜門總理檄之而不應明旨責之而不聞以致宜陽等處一戰再戰潰敗不支白沙洲一擲再擲收拾不得竟從孟津奪船逃回四百而其餘亦相率解體去矣肆去事武之兵素慣肆逞不止一將為然然往將山西餉例原薄給之多不以衡邊戍貧難猶武借之口實令健兵之餉四倍常伍之多援勦之師另有行糧之給使王忠身先士卒立於桴鼓矢石之間推鼓逡退卻即不然而力乘勞師與同風雨饑寒之苦猶堪豫附調和乃初則以一中軍督之遽離帳下繼則赴一營將任其孫注行間而已乃高枕於四五百里之遠若不司彼二三千人之命者是真頑之素師何所辭於養亂臣知之矣忠以行伍一丁官至總戎都督既志意之盈滿而不肯向前亦身家之愛惜而推思謝事朝廷恩寵若何而敢甘心仰負哉若曰忠病則臣叨宣大總督之日王忠管節制左營之兵走再年力尚強機略可用非果奄奄老病之疲豈臣去僅踰年而忠軀中遽有鬼也臣前聞報之日即欲具疏拿問猶意勉率餘兵復歸原信前三庶免他虞後人不難於代而今兵已歸兵忠乃僵臥陝州者將自貫其支離適乃彌彰其狙詐此羣情之所觀望國法之所難容斷不可姑息從事者譬因會推新帥特請明旨行河南撫按拏解來京究問妄卸之罪明正逗撓之罪斯從令以後凜知國法森嚴軍紀明肅不敢有効王忠之所為者於治兵盪寇大有裨益矣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奉俞旨

覆宣督撫監案報邊情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天下事有本疑而難決者雖發言盈庭衹成築舍有本斷而不疑者即三占從二可稱僉同如西哈市為一節在宣鎮初報即有許而不拒之心報至再三已有不機可疑之理臣部亦無異說矣旋因監臣鄭良輔有陵後地方不妨慎重之請臣等遂擬督撫監鎮會商畫一再奏定奪乃咨檄甫行而總督盧象昇總監鎮國先後奏至在督臣謂邊嚴不決使撫尾臨邊者反作門庭之寇非計之得在監臣謂講市果真不妨納其款機固亦絕其他鬻倘任其飄忽再往投敵是以武之利資敵此亦明

白邊擻之極應許而不應拒兵至於殺羊牽駝以過日子
若沒明示定要回巢其情近真事機難緒應行宣鎮許其
市馬但嚴兵戒備如臨大敵不許特刺詸虜仍禁內地奸
人欺凌詐害及通同透露別項情形敢有犯者該督監奮
明梟示法不少貸其數目一節仍候督撫監鎮置行奏聞
再為擬議

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奉俞旨

恭承召問疏

竊臣嗣昌受事一日即具覈實邊備預整防拔請旨責成
立等回奏之疏通限文到之日具奏前來今踰期一月尚

有一二未齊或雖邊臣十分詳慎未肯草草塞責臣不敢
不展期等待惟是前月二十七日蒙恩召問仰知聖懷切
注邊防臣仍舉前疏中語意謂今日沿邊兵餉勢難再添
惟有覈其實用之一着若使件件皆得實用自然堪戰堪
守伏蒙聖諭臣衙門該差官稽查臣對先朝累設樞增每
事輒遣司官沿邊查閱今因司屬之員無可差遣別差小
官前去誠恐需索騷擾反為邊害伏蒙聖諭司官亦難盡
憑臣對如今在外有督撫鎮道等官在內有特遣總監分
監若還不能仰體聖懷着實用心戰守有執皇上之國法
在此臣一時惶恐戰慄之言退而思惟邊臣辛苦危難日

夕憂勞爲懷有難盡說臣愚祇對皇上宜該先陳有功請
加不次陞賞鼓舞其心後陳有過請加不時顯罰振作其
氣今言罰而不言賞殊失之偏仍宜補牘奏聞請祈天語
中飭沿邊文武大小諸臣惟願日日有功來領皇上陞賞
不願一時有過致干皇上顯罰此又臣所覥覥傳示諸臣
毋或自貽伊戚者也

崇禎十年四月初一日奉聖旨朝廷軫念封疆日擾不次陞賞以待有功其或罪狀顯著不得已乃罰隨其該部補牘說得是依著申飭邊諸臣務實用心戰守各奏膚功祗應懋賞不得怠忽欺蒙自取辜咎

謹因會推之始疏

為薊鎮三協原止設一總兵近因邊左有事關門添設

一員掛平遼將軍印而薊鎮關防明載鎮守中西二路字
樣乃奉勅行事猶有鎮守永平之稱臣任地撫時曾具請
正名實以便責成之奏吏部覆奉欽依將各鎮推官俱去
永平字樣臣部則未之覆也今西協又增總兵鎮守石古
曹牆四路兵制勅關防固當從新請給而中協總兵止鎮
馬松喜太四路亦須一體更端此應明白奏聞非一移文
翰林院使數尋決增換者也臣愚更有進焉國初先設總
兵類多開國元勳材能迥出儕伍一切調度戰守朝廷倚
賴甚深以故事權特重威令獨行不須有人參贊更不須
有人節制也其後邊事日非將材遜古一總兵主其事幾

急寄忓為難於是有廵撫之設以贊理軍務為名與總兵如左右手相資並用未見低昂又其後邊事愈總才畧愈卑同舟則肘掣紛爭挂壞而畛分膜外於是又有總督之設以節制聯其指臂化其異同使平居咸令素行斯臨警調度無忓抵欲濟封疆之事非故抑鎮守之尊遠者臣不具論世宗皇帝煌煌明旨赫赫典謨具在也臣前叨總督宣大勅書有各協鎮巡以下官員悉聽節制之文及查宣大總兵勅書却無聽總督軍門節制字樣較之臣撫山永勅書內屬聽總督節制亦復不同臣甚疑之夫有節制之者則必有聽節制者勅書兩載俱明斯乃祇遵各得否則一致行其節制一以原無聽受為辭或陽令陰違或悍然不顧於各總兵自擇其便得矣如封疆之事何我今薊門三協各設總兵其所管四路猶之乎一協之事合之三總兵管十二路猶之乎一鎮之事一家之事一人之事若各分畛域無同舟共濟之心妄自尊大無軍門節制之令則多一官反多一累而薊門以內衆議不我不擇之憂臣職掌所在不敢不明白奏請乞我皇上命薊門內地總督設於世宗皇帝之時一切節制之權調度之令賞罰之典稽考世宗皇帝時舊章俾內外臣子奉以從事則封疆幸甚臨疏謹之矣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四日奉聖旨薊鎮中西二協總兵制如關防請給改正俱依議總督節制事宜勅書府載甚明不必又行申諭

訛言易煽疏

自邊寇交訌聲咲屢驚最以好亂之人訛言煽動自近及遠益覺皇皇今春畿南偶有土寇搶掠村莊遂喧傳敵騎再至男婦奔入都城勢不可遏雖通行曉諭終不相信應因皮島潰失遺路之口更復紛紜臣以為調度軍機不應洩漏者自當加謹秘密若邊腹塘報仍不妨抄傳與衆兵共知使遠近無事於揣摩而奸徒具容其鼓煽未必非安定人心之一策也至微臣受事以來凡關職掌以內不敢不明白入告仰請聖裁且非臣職掌或自有司存未敢分毫侵越乃亦有等奸徒妄捏款件以為出臣條陳長安之中以耳語耳幾於亂真尋究根株則又不知所自當此無事之日不妨度外置之萬一適當有事捏造無影之言煽惑人心淆亂機務所關經屬細故此應預請皇上勅廠衛五城緝捕衙門先期禁止敢有無端捏造飛語之人即便嚴拿正法立懲一二以警其餘宋臣張詠所謂止訛貴斷取衆中大言之人梟首示衆訛言立止速其効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六日奉聖旨摘報不關機密的准與抄發有無端捏造飛語的着廠衛五城捕衙門嚴拿正法毋得濫擾該部仍行申飭

仰稽祖制釐正官階疏

竊惟武功之不振至今日極矣臣在閫門常感慨於中具
有敬陳用將末議之奏奉旨該部看議具奏部司格而不
行臣愚未敢再贅今辦事衙門考求掌故欲有與釐剔月
以來始知積概前所謂武階大襍以四品為常乃違年冒
濫成風實非祖宗典制也我祖宗創制立法不知幾經參
酌裁度裁成載在諸司職掌大明會典之中至萬曆三十
八年尚書李化龍條辯為書名曰邦政條例進呈御覽刊
布通行何嘗有擾陞之階以四品為常之事是年臣嗣昌
己成進士又數年竊祿寒氈亦未聞四方用兵有驟更祖

制之事也迄至四十八年臣待罪戶曹專理新餉始見各
處調援有加銜守備都司浸假加遊擊參將又浸假加副
總兵冒濫極矣在外加銜既多內部僅爭實授加者亂不
能革實授祇見為固而不知祖宗典制從此一加一授之
中蹦越殆盡乃封疆將帥之任錄茲積濫因而積輕錄茲
積輕因而積弛亦幾不復可振矣臣思祖宗二百年之制
違事起而壞之何等可惜違事二十年之壞皇上取而振
之夫亦何難但人情沿襲既久不以冒濫為可傷反以不
濫為有靳靳之於承平之日使其俯首而就繩削易靳之
於多事之秋授其昂首而恢志意難則或者以為釐革之

不若姑因之而臣又熟籌其不然也譬之射然懸的者約
中的乃奇爭的乃力而習的不可勝數矣斯乃所以廣彀
射也臣請陳祖制於前而稽酌奉行之宜於後候聖明采
擇行之然此所謂資格也尋常功次不越資格之中即宜
照此遵行若乃遭逢大寇擒斬十級以上流賊擁眾長驅
一鼓盡殲非常首功又當職格陞賞與夫臨陣先登死於
鋒鏑異等殊嘉亦應迥出前例臣益備開敕式進祈聖裁
定奪可否遵行　計開　一祖制軍民舍餘家丁人等獲
功一級陞小旗小旗陞總旗總旗陞試百戶所鎮撫　前
件查係會典開載成化十四年定例今照軍之後雖以民

舍餘之捷繼以家丁是一切行伍白身之人有功俱從小
功陞起起陞二級者得總旗三級者得試百戶所鎮撫六
品武職不為薄矣嘉靖三十四年本部尚書楊博題宣府
壯夫顧鐸捐貲率眾力抗強胡保全天眾一堡即授蔚州
衛所冠帶總旗家丁董一奎斬獲孫首功委異常授以百
戶職銜填註附近衛所顧係遵照前例起擢奇功如此若
尋常斬首一級小旗二級總旗定難踰越奈何近年行伍
白丁冒濫敘功一級守備二級都司三級遊擊傳越無等
一至於此今擬似宜還照前例行伍軍舍家丁總用材官
外劉加銜守備等項原無名異者斬功一級小旗二級鎮

旗以次遞陞其實係領兵百總管兵一百名以上者比照總旗遞陞實係領兵把總管兵三五百名者比照試百戶所鎮撫遞陞俱以血斬功次為準但係祖籍軍旗准陞實授行伍白身准陞署衛於附近衛所帶俸以示區別署為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試百戶所鎮撫獲功一級俱陞實授百戶實授百戶陞副千戶衛鎮撫副千戶衛鎮撫俱陞正千戶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其景泰中又有署職半級不如係之官如署實授百戶署副千戶之類失之太繁今照半級功次止當擬賞不必署陞其試百戶所鎮撫等官有功級如係世職照例遞陞實授係行伍

署衛者照例遞陞署衛又行伍中有見營千總領兵一千名以上者比照實授百戶遞陞見營中軍領一營傳宣之事比照副千戶遞陞俱以血斬功次為準係世職准陞實授行伍准陞署衛於附近衛所帶俸同前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正千戶獲功一級陞指揮僉事指揮僉事陞指揮同知指揮同知陞指揮使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載南北軍民旗舍人等獲功只許累陞至指揮僉事而止千百戶累陞至指揮使而止指揮僉事累陞至都指揮使而止餘功加算加賞不得陞授今照陞授雖於獲功獲功雖於殺敵陞授有限殺敵宜可有限

乎比例似難膠柱仍應通准遞陞但係世職上許本身實授身後子孫承襲仍依祖職原官果能建有奇功屢加延世之賞自當另議其行伍出身往往有名將大將之材更難預為限量又有領兵官員統兵十數百計自為一營者如係署衛都守比照正千戶遞陞欽依守備比照指揮僉事遞陞實授都司比照指揮同知遞陞俱以血斬功次為準亦分世職流官實授署衛帶俸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指揮使獲功一級陞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陞都指揮使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開各處將官有缺若都指揮堪

任主將擬陞五府堂上官署職若指揮堪任偏將擬陞都司堂上官署職以便行事使有戰功該陞仍從祖職加陞其有遞例俱不在實授之例可見衙門體統行事與本身職級原自不同邇年濫劄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皆誤以為本身之官而不知其非也試觀諸司職掌所載武官資格自正一品至從六品何嘗有副參游擊之名乎今照領兵官員累係馬步一營主將見官游擊將軍比照指揮使遞陞見官參將比照都指揮僉事遞陞見官副總兵比照都指揮同知遞陞其衙門體統行事亦即照此更正如欽依守備則以署指揮僉事管事都司非坐省者則以

署指揮同知管事遊擊則以署指揮使管事參將則以署
都指揮僉事管事副總兵則以署都指揮同知管事如已
實授府衛者方許稱以某府衛管某營事未推府者不得
妄稱其見行守備混稱都指揮體統遊擊參將副總兵職
銜署都指揮僉事者一體釐正各衛見官指揮使者照本
等遞陞身後子孫仍襲祖職著為新例伏候聖裁　一祖
制都指揮使獲功一級陞都督僉事都督僉事陞都督同
知都督同知陞右都督右都督陞左都督　前件查係會
典成化十四年定例邦政條例又載都督等官必是都指
揮積累軍功勳業顯著才望超卓者方許擬陞其餘尋常

都指揮使非奉特恩不得擬陞都督僉事若獲軍功止擬
給賞蓋武途至此榮貴已極須留有餘不盡以待積累軍
功為朝廷竭力報効非故靳之也邇年外劄冒濫難枚數
知都督之銜而自小旗至督僉祖制原是一十三級乃行
伍白丁濫躐無等一守備二都司三遊擊四參將五副總
兵僅六級而遂之銜所世職亦復轉相傚倣部司不知返
本清源止爭加銜署級以為裁抑之方抑末矣臣今通查
明白其以前濫授者業不可追在見今候題及以後續敘
者必須遵守此乃武官資格祖宗相傳二百餘年未之改
易者也今雖多事之秋以待尋常功次實不為薄如有非

常奇捷另行破格陞敘備開於後伏候聖裁　一祖制薊
鎮與大衆邊烽血戰臨陣擒斬真級一顆者超陞二級不
願陞者賞銀一百兩所獲馬牛貲物盡給本人各邊不得
援以為例　前件查係會典隆慶元年定例又一款萬
曆十二年題准以後斬獲邊烽巡按御史詳覈真正開名
　頭目方准照例陞賞如原非頭目官軍賂買通事妄
報者查究問罪首級止照常陞賞其例前襲過有不係首
功者子孫襲替日查革今照邊烽大舉進邊官軍奮勇血
戰如斬真正壯級一顆照依前例超陞二級不願陞者賞
銀一百兩查係有名頭目仍與子孫襲陞係世職者於祖

職上加襲二級係行伍者子孫錄總小旗遞陞二級俱以
血斬功次為準其非邊烽真正大舉進邊與真正血戰陣
斬者不用此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內地反賊一人擒六
名顆陞一級至十八名顆陞三級十九名以上並不及數
者俱給賞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又一款開
正德七年題准一人為首一人為從就陣擒斬有名劇賊
一名顆為首者陞實授一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
為從者給賞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顆為首者陞署一
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十兩為職者量賞就陣擒斬從賊
三名顆為首者陞實授一級世襲不願陞者賞銀十五兩

為從者賞給緝獲者不在此例臨陣擒斬從賊一名顆為首者賞銀五兩二名顆為首者賞銀十兩為從者量賞緝獲者不在此例令照賊有零星大夥不同擒斬功次優劣亦異如賊以數千百計或以萬計我兵剿殺不多仍復流移他處所得功次止照前款一人擒斬六名顆陞一級十八名顆陞三級有餘不足俱扣算每名顆給賞銀五兩既有真正賊首在內每名顆止陞實授一級不准世襲其或數千滿萬之數一鼓蕩平不復流移他處為患方照後款優議擒斬真正全營第一大頭目者陞實授二級世襲第二第三頭目各陞實授一級世襲其餘小頭目每三名顆

陞實授一級世襲從賊不係頭目每六名顆陞一級同前不准世襲不願陞者每名顆給賞銀五兩俱以血斬功次為准緝獲者不在此例老幼婦女止許俘獲交付州縣取收當姓名執結每五十名口准陞實授一級至一百五十名口陞三級不係一鼓蕩平全夥解散及交州縣無姓名者俱不用此俘獲之例伏候聖裁　一祖制把總領官軍五百人部下擒斬達烽五名顆陞一級每五名顆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十名顆陞一級每十名顆加一級　前件查係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又一款開嘉靖十五年題准千總領官軍五百人部下斬獲達烽十名顆陞一級每十

名顆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二十名顆陞一級每二十名顆加一級別種寇賊推類而行已陞之外功次更多並不及數者止給賞不陞今照部斬功次亦宜分　賊之多寡為陞賞之等差如尋常達烽零賊外除血斬每一名顆擬陞一級外其部功當照嘉靖年例領軍五百人者以十名顆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二十名顆遞加一級仍照本等資格加陞如係達烽大舉進口真正奮勇血戰除血功照前超陞二級外其部功當照成化年例領軍五百人者以五名顆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十名顆遞加一級仍許暫循近例守備一級都司二級如游擊三級加參

將四級加副總兵其餘以此類推用昭破格陞賞有能擒斬達烽魁王子者仍加世襲都指揮使賞銀三千兩擒斬領兵大頭目者世襲指揮僉事賞銀一千兩擒斬小頭目者世襲千戶賞銀五百兩擒斬兩總紅總之類世襲百戶賞銀三百兩一遵崇禎九年七月內欽頒榜諭施行其內地反賊血功除前款開列外部下尋常有功領軍五百人者以五十名顆遞加一級領軍一千人者以一百名顆遞加一級仍照本等資格加陞如果大夥之賊一鼓蕩平從優論功陞賞照前領軍五百一千人數及擒斬名顆之數許循舊例遞陞守備都司游擊參將副總兵等官內查果

第一第二等題目在內者除本身陞級外仍各加世襲一級其餘不係賊目亦照名數之數陞本身守備都司等官加賞銀三十兩款內開載不盡者臨時奏請定奪伏候聖裁

一祖制官軍陣前當先殺賊斬將搴旗擒斬賊首等項立有奇功後又陣亡者子孫襲陞三級仍立祠加祭歷子若止是斬𨑳陣亡生前不曾立有奇功襲陞二級如不係衝鋒止照陣亡例襲陞一級　前件查像會典成化十四年定例又諸司職掌一款開凡武官沒於王事照依生前職事加贈二等死於鋒鏑者照依生前職事襲三等今照贈陞二例見在遵行但不明品級將指揮千百戶題贈

遊擊將軍以為三等殊屬錯誤應按諸司職掌欽定資格從其優者襲之如所鎮撫贈副千戶武毅將軍為二等正千戶武節將軍為三等百戶贈正千戶武節將軍為二等指揮僉事信武將軍為三等副千戶贈指揮僉事信武將軍為二等指揮同知廣威將軍為三等以上遞推至於都督同知左右都督特進光祿榮祿大夫皆然若遊擊參將廉無等級名似美而非副矣至於襲陞三級者至指揮同知襲陞二級者至指揮使皆格於世職流官之例礙難遵行查會典以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凡九等為世官都督同知僉事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三等正副留守二等為

流官萬曆四年題准指揮使陣亡者除給䘏與襲祖職外仍取次男或次孫一人與做冠帶總旗查係生前有功死難獨懷者與做世百戶俱世襲所以通世職之窮國恩優渥無所不至也今此例揭行而其餘陣亡各官襲陞概擬小旗為始似無分別合應裁定生前歷官原有祖職者襲陞職級於祖職上遞加至指揮使照前另歷次男次孫已有成例其起行伍原無祖職者自正四品指揮僉事以下一級俱從小旗歷起自從三品指揮同知以上一級俱從總旗歷起使行伍出身者生前既裁冒濫歸於祖制資格之中身後得蒙殊恩比於世官襲䘏之例於以昭示九邊

激勸忠義祥補非渺小矣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據奏祖宗朝武功遞陞封欽與制詔減御史喧嚴的職專賞功大激勵陞職非常所覆具等最甚且陣亡優卹事宜歷於振武有裨俱依議行仍永著為令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曾孫　緒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二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裒秀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裒峻 同較

裒介

山檖 裒彥

疏

覆黔按楚撫兵科黔楚苗賊蠢動疏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該貴州巡按御史馮晉御題為酉目復叛等事奉聖旨永酉善後屢旨嚴申如何復至逆

逞據奏糾衆聚拒勢甚狂獗著該督便宜撫剿遏集大兵會同蜀撫協圖剿除相機撫靖毋得玩延貽患其逆目復叛緣繇並大方擊殺情形還著該按查明速奏該部知道欽此同日又該湖廣巡撫余應桂題為賊情事奉聖旨據奏湖南土猺等賊劫掠地方戕殺尉捕并旗挍狂縱甚著該撫嚴飭永衡二道統率將備厲兵設奇作速擒剿毋令竄逸復肆徙報客紙飄以逼去越境為詞並著粵黔督撫諸臣協力堵截務絕任還客陵等處失事情形該按確查參奪傷亡官兵仍即查明議卹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都給事中凌義渠題為黔楚警報並至等事奉聖旨奏內事情俱有旨了據稱湖南各郡縣吏治日偷備禦全廢該撫按何無查飭還著嚴行督責不堪的即指參重治不得徇縱貽患該部知道晬即日飛檄遍行馳飭外職臣看得奏內仍有未盡職宜合陳一得之愚請旨先行處置者各關立啟件仰候聖裁其間職關吏戶二部非臣越俎妄干事在燃眉須求應手急著有不得不然者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水西獻土各目中間明白道義誠心忠順固多一二驁驁性情未能全改亦自不少在我見形察影處置得宜斯能久安長治今查御史馮晉御奏內各目攻圍前傷數命似猶影響之詞剿將方國安何以兵不血刃只云

闖門接戰當將安良輔等大小二十餘目並苗兵千人斬訖此其中始有出其不意誘而殺之之狀恐老烏等杷塞谷里阻隔大方不無備之詞兵事已至此還當明白實說以便朝廷處分不可稍有含糊反誤機事並在各目先已投順此時雖有反側心力自是不齊今日第一急著切須分別順逆明諭朝廷德意順者一切勿動逆者自取誅夷如能以順攻逆滅亡之後寸土尺地朝廷不利其有就使給與助順之人永為世業仍加破格陞賞倘助逆者老烏滅亡之後移兵伐之設使老烏後能悔過如其子安祚昌仍前投順朝廷不難救過嘉與維新見在都門有加銜劄

總劉光祚查偉致順人員前任御史胡平運稱其最有才識其心可任堪以遣委文檄馳往宣諭朝廷威惠備諭之不改旋兵剿殺乃彼自取其罪怨尤伏候聖裁　一各目阻兵谷里大方道路難通查御史奏內總兵范邦雄該道鄧釗楳等會兵陸廣仍爲水外地方未見從入之路其調四川羅京周雲南何天衢之兵相距道里遠近果否剋期進發俱未可知大率遵義地方直抵大方之背川兵爲入可以成功但該巡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向在川北保寧相距川南甚遠今雷飛檄侯良柱先赴川南或分遣能將數道長驅或親督標兵相機策應一聽總督朱燮元調度

有功從優論敘有罪從重處分毋得玩遣取罪其巡撫王維章再相川北漢中賊情緩急方行移駐但川属土司嚴爲禁遏不許同逆助兵是乃該撫焉貴雲南巡撫王世德鎮守沐天波修我戈矛同讐赴義事當早爲申飭伏候聖裁　一貴州用兵其勢不能無餉湖廣之湖北湖南四川之川東從來協濟舊額徵解爲不容遲應行兩省遵府速催投濟偏額外別有所需則湖廣原派黔餉不容不就近留用乞行戶部預行刳分若待該省顧呼便已拔不及事其湖北地方累接銅仁鎮道先年有事特設偏沅巡撫彈壓應援今巡撫遂難議設所有守巡兵備三道掌關緩急

攸資新推未任之間見在數於金缺乞勅吏部酌議特准就近催留如推陞延遲黃公輔清真定品頻年通福地方應以新御久任泰州知府王觀化敏練遵才就近擢補兵道尤爲熟路輕車此在黔苗蠢動湖北勢切震鄰兼之調兵運糧湖北首先接濟新推生手不若仍舊熟嫻之便也設或事體重大偏撫終不可無姑俟相機另議伏候聖裁　一湖南賊情出沒零陵東安地方殺傷典史周志擢猶役鏡叁者乃衡州府屬臨武藍山二縣慣賊從來肆虐湖湘及江廣所在趣城登屋焚劫無虛該撫設有捕處通判一員專以駐剿賊巢左近稽查保甲禁伏游閒賊捕有名

窩窟以爲常職近日果否得人所不敢知但其使實甚多養成歲久青衿章皆羽翼衙役無不通同包蓋漸見雄行官兵不能擒剿此未可以尋常盜賊視之者在該撫按貴成遠府端本澄源稱采化導之術良有司發奸擒伏別有鉤致之方斯或消弭萬一科臣凌義渠奏內史治日偷積習難破甚魁冗闒所在多然湖南尤甚俗傳官其土者有慕蘿之稱此之不可不痛革也伏候聖裁　一湖廣附近兩廣江西山棍巢穴所在時出郴州宜章又自一種地處湖廣西南極爲毋論撫按素不經行兼恐道府亦所罕至雖有哨防營堡官軍大抵虛設一旦警報蒼黃遂至頻年

失事此在廣西南贛迅撫固當協力擒剿然若遠動大兵
未免又生一患宜行四省撫按各責該管司道觀自起查
要見山猺出沒果在何方有無保隘官軍是否足資防禦
大抵山猺苦無勾引必難遠出橫行先窮內地奸徒務絕
根株耳目次嚴官軍哨守無容隱占逃亡賊既無隙可乘
我亦有備無患倘果先日承平制度踈闕兵力單少難備
驟陰則如湖廣絕道屯租稍稍留用本地募兵補伍先事
銷萌又今日之急務也此事須勅撫按專責本道早夜圖
之務底成績特行奏報以憑考驗虛實該道如果勝任從
優陞敍不勝任者據實糾參毋容姑息延涸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速議楚蜀賊處置錢糧宜水西分剿須速定議鄖調兵糧募運餉寫與湖撫按通臣責成綸清計究留毛租等項存於要緊有詳查各該營撫按鎮擇力圍禪相機調度務期條款得宜剿防兼顧早奏成績以膺遴當有不勝任的參來責成吏戶兩部一並速議馳行

恭承召問疏

竊臣嗣昌頃蒙召問有直存留錢糧堪借一年充剿賊兵
餉之用臣愚祇對再三未能仰契聖意隨蒙發下真定等
府州縣赤曆等書勅臣同戶部尚書程國祥等細心查閱
臣退思惟臣於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內官戶曹並本部具
題專理新餉臣隨考求內外見類錢糧堪以括借充用具
條議一十餘款呈堂請旨新餉損益行之其間一議存留

稅糧一議里甲公費一議均徭銀力一議水馬驛遞一議
民兵工食一議督撫軍餉蓋皆存留之屬也臣昨祇對宗
祿一項即在稅糧之中防江防海防倭防礦等項即在軍
餉之中抽扣搜括捐助等項則稅糧里甲均徭民兵中俱
有之蓋自有遼事來整整二十年戶部節題款項抽而又
抽括而又括捐而又捐業已不勝重疊而驛遞一項臣部
又行節裁臣恐今日存留再難議借裁者即有些須亦無
濟於大事為此故也但臣自離戶曹經今一十六載某項
見行搜扣某項業已罷停不能盡知欲將發下赤曆條鞭
細加磨對臣衙門軍務浩繁瞬息難撥實是不能細考且

有直曆編名色互異頭緒紛然又非碁舉一處便可該其
餘者臣謹將臣原議備錄於後進呈御覽恭祈聖明敕下
戶部覆查某項應否可行某項見行免贅據實開列仰請
聖裁則存留畧無遺情而臣愚於本等軍務亦免妨誤矣

崇禎十年閏四月初十日奉聖旨知道了還著遵諭會同戶部將發下本曆等冊逐款細查條列具奏附奉疏　一臨兩京庫藏　萬曆九年會計錄戶部庫入錢糧一千四百六十一萬有奇除條鞭月糧料單[illegible]價遠餉哥項外入內府者本折六百餘萬折色則金表折糧三宮子粒入內承運庫者是之本色則東帑奉帳額料之兌入承運於甲字丙字丁字庫者是也乙字則雜兵部凡字庫積廣量則缺工部是項十庫南東門止九庫邊事起言儲金花者十之四折十庫者十之六皆其龍得之惟南庫議折而未見其壽幾何餘積先帝恩紹中有遺地視官堂十庫錢糧之說今上恩紹旨飭望考擁是皇戾屬敝中之罪乃本部一猶遣官克試中格近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裒著
孤兒山松同輯——孫　裒蒿——同較
山樑　裒正

疏

特請破格優䘏疏

題為清吏司崇昱查得延綏總兵俞冲霄陣亡該撫疏稱
本官在陣禦賊始末俱未詳晰而奉明旨逼著延按確查

馳奏經今日久尚未奏報相應咨催延綏等因案呈到部
該臣僉日啟行開縞念冲霄死事已經一年奉旨確查固
何未報以臣卑鄙之性臨事感懷不勝勃然憤激以為國
家方用武臣廓清中外其第一等應請皇恩特加優異者
無如臨敵衝鋒舍生取義之人而況閫閫建牙一大帥烈
烈轟轟而死乃竟悠忽置之使其鬼銷野火血冷黃沙而
曾不得當朝廷一命之及夫何以勸天下也臣愚鬱鬱無
聊再令該司詳閱其牘乃知延撫高斗光已曾奏到第於
明旨原查損失士馬若干及總鎮印信像雖交遠不曾剖
斷術以必須再查而臣於是踏然以為查者自查卹者自

卹原不必相等待也業查崇禎九年七月十八日該延綏
延撫高光斗題為查明兩將戰沒事內稱查得俞總鎮於
崇禎九年五月十三日追賊至安定土墊子地方與賊首
滿天星等戰死賊約有萬餘賊衆我寡以致失利本鎮捨
身奮戰殁後屍於懷泥川加家寨覆之同鄉民地方人
等驗得本鎮腹中一鎗臍中三刀口中一刀頭頸二斷副
將李成先一同戰殁覆屍於土墊子青草坡下石崖內同
鄉民人等查驗得本將頭身兩斷其頭削去左耳下肥身
上腰中箭鎗三處刀傷二處右腿寄落等因奉聖旨該部
覆議具奏欽此臣愚伏讀數過不禁鼻酸傷心以為烈矣

哉俞冲霄李成先之二臣也尋又嘆曰忠矣哉勇矣哉之
二臣也細詳冲霄腹中一鎗臍中三刀口中一刀足以死
矣賊不敢殺胡為頭頸又二斷也成先臍中箭鎗三處刀
傷二處足以死矣胡為頭身亦兩斷右腿且寄落也苟非
殺賊過多為賊痛恨從而斷之則必戰酣日黃單敗豉死
之際不肯辱於賊手猶且一刀兩斷自揮而自絕之嗚呼
其忠其勇其烈豈不足以貫天地而泣鬼神哉使非尋獲
其屍已歸鎮城則道路之口且有謂其不死者謂其被擒
者謂其一死一存者又何怪乎偉過罪責之夫知報尋報
識其不量衆寡不知彼己輕進喪師死不足惜哉嗚呼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臣是以悲傷感激為地底忠魂深抱不平而欲急請命於皇上也竊見從來死事之臣官若不為議䘏其家亦必自陳乃今若此非但官司不即奉行多緣子息貧寒無能控訴若非臣等體心特為奏請將恐歲時久遠於致沈淪臣之愚意以謂二臣屍首既歸榆林鎮城遍體傷痕業為萬目睹記失事之案似亦不煩再查捐軀之忠安可不為早䘏覩其暴骸原野而狐鼠不敢傷殘畢命炎蒸而肝腦曾無變動天之所以全之蓋有特矣查俞沖霄原以署都督僉事充延綏鎮掛印總兵官今死於鋒鏑應褒三等贈特進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左都督生前

不曾立有奇功子孫襲陞二級如係行伍出身遵照題准新例指揮同知以上一級從總旗歷起二級該試百戶官係世職於祖職上加陞二級世襲李成先原以署都指揮僉事管協守延綏中路副總兵事今死於鋒鏑應褒三等遵照題准新例副總兵該者都指揮同知褒三等恩贈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生前不曾立有奇功子孫襲陞二級如係行伍指揮同知以上一級從總旗歷起二級該試百戶官係世職者於祖職上加陞二級世襲如蒙聖慈俯允再破常格於死所立廟為身後易名以示一時未有之殊恩以勸九邊作忠之大報臣等通頒海內宣布皇仁再行原籍地方查取沖霄成先應繼兒男定限文到三月以裏保送到部即與單本題授世官庶國典不致久虛臣職亦為少盡矣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一日奉俞旨

覆黃孝廉書生激念時艱疏

該臣嗣昌伏念我皇上近年以來嚴壅蔽之防廣輶軒之路天下之以言事至者多矣於時政不無指切而哀之以睚眦中傷於民隱不無披陳而尚之以刑名雜霸有能明治亂之體究經術之源而慷慨肴時從容中理總之惟恐其言之盡思之慮不立見之行者幾何人哉舉人黃霙吉

所言邊烽不足為中國大患而其動也恒必乘內之虛且言今時弭寇為防邊之要着安民為防寇之要着理財為安民之要着旨哉所謂學有本源識參時務我皇上求言以來不多得之言也其治邊三策弭寇三策革目抒發臣部節揮酌議措載眾事非一端行有次第臣姑舉其切於治邊者曰制策之謀守為上策曰罷邊之夫備多力寡曰論功當重全勝輕寡斬曰十把大把一以提兵出塞為主曰督撫將帥必專一鎮舉之毋令為傳舍曰閱視無益邊事曰今士卒之於偏裨偏裨之於大帥武吏之於文吏邊臣之於廷臣人各自為心而何以責其劾力也蓋臣嗣昌

書祇概咨嗟與部科諸臣言閱視至罷而未敢遽陳若人各為心則剩事可畏之極業直陳於皇上之前而不竟棄吉一書生能發其覆也至洱盌之策一曰練鄉社二曰收豪健三曰絕黨羽皆鑿鑿可行今日救時第一急著臣嗣昌屢疏指陳其端恭承召問敬舉大要以對連日欲具條奏請旨畫一施行苦下手尚難脫藁不易而文不盡宋吉言之也遠如有成畫於胸中立可舉而措之也臣聞唐虞之世所以用人者無他不過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如是而已今宋吉敷奏之言了了如是所未見者明試之功竊念臣部司屬之員缺奉明命臣同吏部悉心

揀擇務得真材實備幹濟今為日既久難奢議數人而居遠亦未見在四司主事僅僅缺公署屢尚任中風三員奔走無職實缺八員尚奉如何日稱完也以若宋吉之材在今日諸桂似為難得在異日幹濟實有可備臣愚欲乞聖裁勅下吏部再加考試如果所言不謬量除臣部主事一官俾臣條奏之間少資贊畫之用裨益不淺在宋吉曾經考註又該地方保舉本等原自有官非以空言嘗試屢籍湖廣長沙道屬湖南臣籍武陵道屬湖北無識面之素恩遇借才之時臣奉旨酌議其職目請試而用之不敢赫見有隱不以上聞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黃宋吉所條舉練兵條陳鑿鑿可行著吏部再加考驗應授職銜具奏

酌議遼左世官疏

武選清吏司案呈原任平川等堡備禦都司署都指揮僉事裴承爵呈為懇恩俯准安插事等情兼呈到部該臣覆看得遼左淪奠世官流落往時寄儹來省近日寄者日多支者難繼以致各官竟乏一綫之入相攜挈累難尋三匯之棲臣前在闕門亦嘗憐其艱苦為之咨請安插而不得以為憾然乃今恭竊中樞咨呈查至臣躊躇久之我國家疆土皆前淪失終須恢復此指揮千百戶輩其祖父皆曾

有功於國家不幸而遭此變故非其罪應革襲奪儹之且河東河西軍民人等陷沒何止百萬獨此世官子弟終依依於我國家是可憐其失所而不為之矜念乎第安插內地既苦守支之難將異日者襲替他鄉不免濫冒之弊則如遼左八城見有都司衛所比照山永事例各官應得儹給俱於總司關支既可矜恤貧難更易稽查冒濫此明白正大之事何宜行而久不行也若曰儹給出自色糧入城無此款解則臣知戶部本折歲歲水陸解輸有降夷家口一項必不容缺久矣豈可以額外設法收養降人而獨不養我之世官乎此事雖若可緩維繫人心甚大竊我聖慈

必不忍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俞旨

緊要軍機疏

竊臣自奉召命即以外邊內廷為憂今寇事條奏雖有規模而兵餉急未得籌總理使不能到臣憂未敢釋然若邊烽衆動萌芽只在五六月間馳騁只在七八月間時日短促易過諸務措手難期臣昨畫置邊備打算通盤如在邊外各鎮自為戰守雖保其不闌而入倘在內地各鎮通力馳援致者猶可驅而出之但臣約算邊兵二萬關兵三萬遼化二萬四千密雲二萬宣大山西全調可三萬如宣府

不動只可二萬有奇大約兵至十一二萬不為少兵又皆在近鎮千百里內不為甚遠各有正餉止給行鹽不為甚費比之往歲有警遠調浙直川湖等處奔走無及虛費錢糧似覺稍長然而各鎮之兵果否堪用行鹽二項果否能備火藥器具果否足支俱不敢必也最可憂者薊遼督撫明見不和其餘諸臣隱然不和臨期調度以誰為主將領兵丁於誰聽命臣抱憂日夜莫敢告人以致鬱鬱成病深懼罪愆不能了皇上事俄頃之間即欲效張鳳翼之一死而不能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臣敢撮其緊要特請聖裁伏惟聖慈留意采擇仍垂察臣犬馬技實止此還須多選才

幹能臣另備緩急臣部左右添註之缺不宜遠裁臣為此具奏伏候勑旨

計開

一各鎮戰兵已開大數在臣部止可責成督撫鎮守異時得按功罪賞罰行之其該地方各有總監分監事體件件相關臣部不能賞罰不便責成若要戰兵著實堪戰有警星速應援必須監臣用心鼓舞磨勵務使文武協和人人樂於趨赴乃可伏乞特頒聖諭行令遵依回奏之日臣部亦得預聞為便

一平時練兵督撫監鎮俱要同心協力於有警赴援乃總兵專責行間號令必總督專行若稍二三誤事不小臣之愚見薊門三協之兵以薊督張福臻為專主宣大山西之兵以宣督

盧象昇為專主惟遼東之兵用總監高起潛為專主其通昌督治及薊遼宣大巡撫各守本等信地糧監分監亦於彼處協防倘賊勢十分重大該撫監於今次擬調戰兵之外仍另挑選未盡之兵並斟應用之器以備不虞再聽朝廷調援未知當否伏乞聖裁定奪仍行各鎮知會明白

一戰兵約十二萬每人日支行糧一升五合鹽菜五分以一月為率該用行糧米五萬四千石鹽菜銀十萬八千兩十二萬兵約計五萬馬每馬日支草一束料豆四升以一月為率該草一百五十萬束該豆六萬石二月三月准此遞加其地則北至昌平南至通州天津一帶西至涿州保

定之閣東乃薊密關門等處皆須早爲轉運儲偫軍備而不用可也伏乞聖裁敕行戶部遵依回奏仍咨臣部知會明白

一火藥丸彈軍中必資各鎮請討屢旨責成自辦臣豈不知工部置之難於回應但在各鎮戰守以此責之猶可若戴有事陵京左右官兵自遠而來不能多帶抑或相持日久與賊鏖戰無時必要就近關支豈可毫無准備即如勇衛京營近日抽隊操演亦應量有若存似當酌議另貯彼時無分京外總以火攻殺賊爲期則每日應辦十分中不妨存七八分以待臨警實用是亦權宜之一策也伏乞聖裁敕行工部酌議遵行仍咨臣部知會明白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朕內四款俱爲緊要機宜西寬酒計畫宜各總總分內臣受任料理功罪一體通看周心實在團練將使文武協和將士用命戰兵實堪戰閱警星馳應援毋得少有違抑自干憲典乃各將遵依事宜明白回奏該部以擬中應一體責成不止該遵五實鎮各協九宜協力同心實圖剿一案有偏抗現操的定量治不宿其處撥專立調度勦剿商議廉撫兵其例議是用蔓各鎮壇分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歸撫定達奏斟俱依擬行行堅料單隨遣儲料及大梁丸彈省存備貯事宜著戶工二部一面上緊料理一面明白回奏不許延泄承該侍郎准推用

覆工部查議城工疏

該臣覆看得有國家者之寧其民也當承平之日雖穴居野處祇應聽其自如值多警之時非高城深池不能保其無患臣昨歲在田野間恭聞聖諭通行省直州縣一體修築城垣高厚安若干丈尺臣不勝手額以爲我皇上之嘉惠小民如此也既聞言者以爲州縣有司奉行不善勞民傷財隨奉明旨禁止不勝惜之夫修築城垣必求高堅可恃是即非常之原官錢有限必須民財是誠難免勞怨之口然孔子不曰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孟子亦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効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爲也以一時之勞逸論數錢動衆誠不若安靜之爲宜以萬世之利害論身破家爲若保障之爲得言者苟計一時之便不惟萬世之安將我皇上頒行聖諭使報停止其爲失已不小遂使海內不堪城守直付因循其爲患豈不深臣每竭力請皇

上仍舊舉行而以諸務倥傯不能更端修奏蓋得鄉紳趙養蔚修築關平衛城一事奉旨着臣部查議具奏不覺爲之起舞臣請因關平以例省直因養蔚以勸餘人也夫關平一城修繕歷崇禎四五六七數年之久費銀至五千二百六十餘金之多在養蔚首倡捐輸固無說矣最爲一衛官紳士民共捐二千四百餘金夫豈全不傷財累壯之時養蔚自出工力固無說矣其餘募化流寓等夫梵禰外城地址大豈全不勞民者也關平未設有司止是衛所各官能聽鄉紳倡義相安無說耳設使有司爲此府州宗多金之助數年餘未了之工無議必具帝勝道府旋來物色爲

撫按者亦止博一時之風力誰肯計百世之安危城未成而官已受其叅劾官既罷而身仍坐以贓私者有之矣夫然而省直守令安得不客頋過身朝廷地方誰敢為擔當保障故此臣所謂因閙手以例省直請皇上仍申前諭通行省直堅築城垣為小民萬世永賴即一時勞怨不辭有司果能任勞任怨立奏成功撫按題請優寄優陞毋執偏見必如此而後流氛斂惫可恃無虞性命資財始為民有此我皇上萬世之功不容中輟者也至臣叨任永平歲久竊知趙養蔚其人慷慨慕義志原不在一官觀其初試中書屢求回籍今晉臣部原未到司其意居然可知黨恩量

加二級必俟陞轉之時則亦何日之有臣謂有臣如此即當破格優卹主事加陞二級應得尚寶光祿卿少之銜請勅吏部徑題加授其指揮胡朝佐石守爵千户王家玉徐養量聶宗政百户馮官楊朝桂康有才等各於本身世職上遞加實授一級壘官張其茂武舉童應新各授所鎮撫職銜仍請通賜勅書將趙養蔚以下各官俱與列各獎勵於以風示海內官紳士民將見聞風興起必不止於一時一地臣所謂因養蔚以勸餘人誠以人之好名有時甚於好利令為本地修築城壘保護身家朝廷又賜勅書陞敍名利可謂兼之未有不傾心樂赴者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四日奉聖旨修備城垣屢諭甚明屢未舉止撫按道府各官玩忽可恨這趙養蔚加尚寶司少卿職銜並胡朝佐等各加授職銜仍賜勅獎勵俱依擬該部便通行省直撫按遵照諭內四款責成有司修舉務令實資保障不許少延並稽其勤惰功罪以定賞罰毋得蒙混其好義急公的不分官紳士民一體照前例示勸

遵旨查明據實具奏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年來庸帥懦兵往往殺良冒功捻其罪不勝誅揣其情各有為有虛各冒倫久次無功而殺良以塞責者有與戰不利挫敗羞歸而殺良以飾罪者有追賊不及路遇逃回而殺良以就使者有孤村隱僻利其所有而殺良以充囊者臣愚初忝秉政恨不得其主各指其實

漸而糾之請我皇上勅令軍中立斬以徇無容姑待請剳使庸帥懦兵原知朝廷有法庶可保全赤子免罹無妄之災若乃歸德殺良一案監軍王繼謨與道將祖大樂等加自殺熟集大勝而歸則有不可解者將以塞責則殺熟之捷儘可塞矣將以飾罪則戰勝而歸原無罪也將謂就使則城下無賊非遇逃回將謂充囊則據稱流移無所可利而流賊前級又非每顆五十金重賞之懸胡為白晝通都發此無端大難取七十良民而戮之罪惟耳無可掩似已非盜鈴之時毋論足不必添實已輕蟲蛇之地求其故而不得始非病狂喪心不至於此乃奉旨查奏再三核府縣

官監稱王世祿謝大儒之外已無面貌難裡姓名抑不知
王謝二屍是否其首獨在果因面貌而辨姓名抑別有證
據而府縣官不知及之此事在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風
聞入告處實不妨兩存在地按有分土分民之責各為地
方客主罪於倒置惟臣部職掌不同仰奉皇上之法三尺
無私倚提將吏之衡九邊注目如果縱舍有罪將來威令
不行倘或懸坐無辜難免輿情不服夫不服臣等猶之可
耳本以臣等依違姑侍兩可之說致疑廟堂處置不服九
邊之情從此何以用兵何以用將且何以用監兵督將之
人也臣愚所見如此蓋罰殺戮集之殺賊畢竟是一奇功

歸德府之殺良畢竟是一疑案古帝王決疑之法功惟重
而罪惟輕即師中制勝之機賞在小而罰在大以此二者
權之而王繼謨不敢居之功與其不敢辭之罪伏皇上明
察秋毫不恕臣之罪矣但經奉旨帶降未足示懲罪擬實
降一階仰候優容使過此非臣等私言也據單陳遣張
鵬翀按董使業有聲前按臣金光辰今按臣楊繩武之言
議細看詳斟酌當如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五日奉聖旨殺良既係賊叢王繼謨姑着實降二級

覆兵科汝究盜寇應平疏

該臣詳閱看得盜賊與邊烽不同而中原之盜賊又與邊
方之盜賊不同其原起於吏治之汚風化之失而已古人
所稱選用良吏以時平定安集之乃千古治盜之標本該
科處義舉所奏汝究盜寇應平處害氣散而真氣未還條
議四款深得本標兼舉之義然以臣所聞汝究之間不惟
真氣未還害氣猶未散也臣愚連日思惟遠謀鄉團招募
竟撒正若無下手著得此四款暢若發蒙謹開列款件遵
一條書以便責成伏候聖鑒定奪勅下臣部轉行各該撫
按道府有司悉心修舉務臻平定安集實效無以虛文回
報塞責謹題請旨　計開　一在課恒業以固根本　前
件臣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令之賊黨乃有生

員失身在內士既如此民又何尤臣所謂風化之失其來
久矣為民父母當以舉行鄉約化民成俗為先不分州縣
大小城市鄉村必舉真正年高有德為一方所敬信者為
之約正副督木鐸等員每月朔望或無事之時有司隨到
一處大集鄉紳士民講解高皇帝聖諭六條又大明律例
各隨地方親切事件通俗曉說教民父兄率先子弟士農
工商各居一業農者乃成無游手好閑無故餅邪修講解
之時必須發揮嚴肅惻怛至誠務使觀者動色聞者動心
實實有裨化導如或游閑放餅不率教者衆中公舉量加
朴責小懲大誡是則小人之福也至於有刑罰訟革置詬

之風比屋安居破營寨之圍尤爲摩俗鋪廟根本其或立
有堡臺遠辦流寇建有村樓舊通擊鼓者不在禁例伏候
聖裁　一在愼舉動以服衆心　前件臣聞君子安其身
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與也今之地方輕舉妄動無事激
成有事小事激成大事爲害無涯爲民父母當以遲行阡
陌問民疾苦爲先如當無事之時簡省騶從勤課農桑因
而徧歷深山窮谷訪問民情父老子弟欣欣相告亦是有
司樂事其或遠鄉爭訟片言慰遣免其蹣跚入城煩民負
圍率留難苛亦可回心嚮道至乃妄右恣行吞併誣指窮
民嘯聚爲奸衙役需索不遂誣捏山寇拒捕作亂此皆激

成有事之隸散保船夏阡陌者必無此患若夫殘破地方
仍有身處脂膏府工漁獵之輩毋待小民怨讟撫按亟行
參拏斯則去其害馬之道也伏候聖裁　一在決讞剿以
絕根芽　前件臣聞隸隸不絕將用斧柯又聞名其爲賊
敵乃可服令之流賊既已蔓延土賊尋復充斥其原起於
隱匿不報養虺成蛇誠如科臣所言往不可諫來圖可追
也爲民父母當以實行保甲弭盜安民爲先行之之法不
要委官下鄉查點不要窮民上城打卯不要衙役經過上
司送往迎來種種煩擾不便只要十家牌內查數開寫各
家男子作何生業不許遺漏一名仍要十牌五牌擇選身

家士民與同保長甲長不時查覈遇有本家男子出外嚴
查去向所作何事眾於何日回還設有外來男子借宿嚴
查來歷所作何事的於何日回去倘有形跡可疑就便擒
拏出首官司立刻究處如此則奸徒無地可容小賊無自
而起矣設或失於覺察羽翼已成公然嘯聚官兵必須督
兵捕剿尤要查確倡首至名明白揭榜曉示官司只擒首
惡不問餘人如係雖甲爲首幾乙擒斬送官還照朝廷新
頒條例就加陞賞其餘諸人有能合謀擒獻首惡者爲首
一人陞官餘人通給重賞如此主名既得首惡必擒其脅
自寒餘人不問還與陞賞其心自散却督官兵擒剿爲力

亦自易矣致有隱匿不報姑息養奸除州縣有司重處外
其道府有監臨守土之責推官係一方耳目之司一體並
論不得寬宥伏候聖裁　一在寵材傑以懲惡頑　前件
臣聞御得其道則狙詐皆作使又聞民猶水也善治水者
因其勢而利導之如科臣言楊四郭三海等必有過人之
才爲羣盜懾服若先期收用足貴一儕臣意正猶是也爲
民父母當以團練鄉勇知人善任爲先不拘士農工賈畫
其才氣出眾謀勇兼人上等者申道撫按考驗不虛即以
將才薦舉備臣部録寵之用其次就於本鄉團練推爲最
勇之長統領鄉兵或千或百或戰或守務隨其材鼓勵用

之如果有功訛聞姓名籍貫出身本色具題陞賞如此收拾人心振作士氣不惟見在無威厄之想抑令邪人生反正之思平賊期不遠矣此等事專責有司未必人人能辦該撫按道府查其境內果有清正鄉紳素為民所敬服者就富虛懷訪問以牢籠豪傑之事託之彼一鄉之中既深識流品又兼顧身家未有不盡心力而為之者耳目既廣蒐羅必多是乃濟有司之所不及若乎棄豪横斂怨鄉曲者萬萬不可以此屬之反滋多事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土寇亂平西宜懸前生伐達虜衆四散除該者御如不得擅賦比約餘者撫按嚴飭道府州縣等官悉實遵行以清盜源

剿寇二事關切軍機疏

臣於本月十二日接剿建總督張福臻回奏剿鎮事宜可受之捐職奉上傳查問此事臣擬傳旨下部覆議請裁今卧病靜聽未奉明旨不勝徬徨竊見總兵張天禮果有善峰路缺之言兼有刑拷書役之事所謂舍回賊之其路似吝者之難無婪索之贓實難視顧展布其地禍患解任作缺另推本官姑令提原帶家丁六百餘名赴總理標下殺賊自效果能大奏擒斬功績先與蘭洗愆釁復仍另加歡用其李時華心苟無瑕何畏上官搜索髮今已剃難容再玷冠裳所當查職原參業件盡法究懲毋容一夫認徽含

混參奸蠹令朝廷紀綱倒持蠻懷者也此臣謬擬大畧先請聖裁可否仍候旨下關切剿門軍機莫此為甚又有一事乃寧府總兵楊國柱前請內丁營將用遼人張世勳像故前已剿將張洪謨之子洪謨身陷大凌向難傳聞已死臣恐未確所以不欲用之前亂未奏明句止去臣識其人未便大用應行國柱另選具題題則必詳家世履歷未可但以遼官二字一槩濫用蓋為此也今國柱另題何鳴湛乃何可綱之子可綱大凌盡節人人洞知今茲楊國柱欲用其子是乃家世犢歷忠義迥然不同臣愚前在關門曾收標下聽用若不預請聖裁焉敢濫職具覆臣言至此又

不得不詳陳者可綱先任袁崇煥中軍臣時尚在河南不知就裏深細比至關門則督師者孫承宗而可綱為中軍駐居寧遠臣於寧遠竊見撫臣丘禾嘉國經可綱一面其闖闖無意見久已矜是可綱身在其間妥督攻城之役臣以書問何如可綱答云事必無成有死而已臣初不以為然後乃聞其果死軍刀碎剁猶曰魁賊罵不絕口鳴鳴哉可綱在時遼東文武順有異同之口既而死後家無立錐知與不知無不讚歎悲仰長子康生名業有文學而跛一足其姪不揚次子鳴陞偉然丈夫青年大有氣概以家貧故依署總兵黃惟正附居永平惟正故後無依臣乃收

之標下聊給糧餉口此前後實情臣不敢毫有隱也竊念管仲不死於子糾事齊桓爲名佐豫讓不死於中行報智伯馳烈聲可綱前事棄瑕錄有不盡之譽後死交城實有難泯之節文夫蓋棺論定志士殺身成仁如此義烈之臣海上尤稱難得而在遼東賴蔭之久尤爲難得中之難得也臣敢因事附奏亦瀝臣愚血心如蒙聖慈俯允將前三事留批內閣兵科示臣另本具奏臣不敢宣露此章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張大任已有旨了姑令殺賊自效李時華著撫鎮何鳴陛相議用俱著令本處行

覆衛御史均糧原非聖主之心疏

該臣看得流賊蔓延腹心荼毒爲日已久爲患已深有能一兵不募一餉不增而於一日之間蕩平淨盡此普天率土之至願即微臣之至願也至不得已而募兵增餉且未敢決定蕩平之期此普天率土之不願亦微臣之不願也御史衛景瑗仰體皇仁俯憂民瘼以均糧爲不得已即姑允亦難久行此誠與臣異口同心臣之愚意稍待環臣至軍條上方畧臣愚亦有一番擬議上請聖裁惟在今日預立限期如五年滅敵六月平賊之故事則斷斷乎不可何之用兵之事與尋常賦斂詞訟追徵錢糧屢主欽限者不同顧其賊之情勢人之材力何如耳賊勢寡弱則易衆强則難衆强而聚之一處猶易衆强而散之各處斯難乃人之材力則固有用之得當難中見易用之不當易中見難者亦有破竹之初先難後易強弩之末先易後難者我祖宗立國垂三百年用兵非復一事亦嘗有先立限期以預縛人之手足不慮蕆種以畢絕兵之咽喉者乎竊恐無是理也昔趙充國漢之名將討叛羌一隅小醜猶以兵難預屢願至金城圖上方畧爲言其後璽帝責問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其子其客俱懼禍之將及充國不爲之動從容對以明主可爲忠言卒定羌人之亂蓋文侯小國之主能任樂羊中山之伐三年克之而歸示以謗書盈篋我皇上御宇十年外邊內寇用兵之初無逃聖鑒暴剿賊之役不須增兵而臣議兵不須增餉而臣增餉即在關口之日使當置臣死地何待異日爲也臣前辦事衙門有光祿寺監事鄧經濟投揭於臣其言慷慨淋漓謂臣議兵議餉不免遶純臣令司務朱國華婉詞謝之以爲局外之人未能深諳局中之事也今御史奏內所畫見在之兵餉畢力辦賊剿盡一股再剿一股自是實著臣愚深切服膺但舉其顯然者如果見在有兵陝撫孫傳庭何以請調延綏寧夏甘肅各撫親自統兵合圍又調山西虎大威

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六日奉聖旨外交內訌納兵打餉羣屬萬不得已惟諭旨甚明而外邊彝直斷既中肯綮中樞重任所其益殫忠猷密圖裁定以副朝廷安攘至意內外一體當咸已有旨了

覆宣督再陳卜哈情形疏

議臣嗣昌覆看得胡馬為中國之利馬衆則兵强茶布為
番人之資得生而失死以所有易所無招之來勿使去此
雖似兩利之道而畢竟中國之利為多何者茶布中國之
出產轉販可源源不窮而馬則中國之出產有限轉販不
來也臣愚前在宣大有見於此所以歎錯明旨行之不疑
今督臣盧象昇謂西哈所望於中國者茶布銀錢之外了

無他志貴馬一匹得銀數十兩半易茶布以歸於我中國
實有利無害夫如是使之來而貴貴而歸歸而茶布有盡
又來又貴又歸循環不已是則真有利而無害而我所以
收哈之利鑒哈之心亦不過於買馬之銀錢轉換之茶布
而已此外國不必有額外之費以耗於我亦不可有他端
之說則啓其心何者一啓其心則彼將無厭以我為有求
於彼而我之操手適冒彼之榜什等寫象數喫要挾日引
日長反以茶布為尋常易得之物而不見值錢亦以貴馬
為零星狀索之資而不肯大至彼時糜之無益絕之不能
則局又將變而邊愿多事矣然則臣前議擬監臣鄭良輔

等領兵過河剿殺如果見在有餉陝督洪承疇何以前報
新舊官兵餉銀中斷差人接踵討發苦無以應慮恐譟悉
不測未敢赴西督剿暫駐興平鳳翔之間近報新題餉銀
止可支至四月又將中斷如果見兵見餉剿賞一股再剿
一股使是實著陝西延撫謝東暘何以奏報五帥羣聚一
隅漢南寇呼半載仍無一核赴援仰屢明旨切責撫督調
度何在以此觀之御史秦人也其於秦之兵餉賊情猶有
未達何況其在鳳皖楚豫者果能盡悉之乎而臣亦何敢
盡述所在情形以疑衆人聽聽為也至於最實遣儒臣部
不責內臣正以專責督撫鎮將使無諉卸以臣之愚雖無

方略可以指授循臣之職順將功罪次第申明臣受事五
十餘日錯旨預責防援諸臣奏報方來臣曉擬覆將去中
間應行事理臣愚不旋依違然而諉卸之端亦猶未見臣
敢預以不肖之心待諸督撫大吏乎若夫內臣監守乃我
皇上時撤時遣之權在臣衙門從未見有稍沿督責之例
即舉臣之一身而論前在關門皇上初遣內臣出京後
在宣大皇上旋撤內臣回京矣是豈從來職掌一定成規
而臣得於責成自甘委靡乎狀幸御史稽明此論臣與邊
臣總之不得藉口內臣自懈職掌旁分罪責也矣云皇上
特起繳臣倚為滅敵之用臣愚惶愧欲死客具另本請裁

窺套之跡有云建年敵人鴟張盡收東西諸部為其羽翼胡沙萬里之遠無一控弦之長與之抗衡此乃中國之患表餌其苑畜時變世之臣樹膺增歲者哈果貪漢財物而來則當繫其一綫未忘中國之心抑且空其牽馬免在不資敵用未必非禦邊之一策也與今督臣用哈制敵之說又何別乎此其中蓋有辯微臣之說以買馬一節收哈之利繫哈之心即以分其合敵之勢絕其資敵之用耳督臣之說亦以買馬一節收哈之利而且稍餌之以利繫哈之心而且密結之以心不惟使之不合敵而且抗敵不惟使之不資敵而且制敵此其作用更大機局更深但哈之衆

寡強弱臣固有所不知我之皮幣金繒似亦有所未及不敢遽臣所明漫言一可是在督臣再加審擇再請聖裁如此機宜關係不小固非督臣一言遽可決行亦非微臣一言遽可決止者也至於買馬一節察果誠一無他哈來買哈卜來買卜如其六萃齊至東市東關西市西關在我應之速則彼之往返更速而不致以刁勒懷猜在彼聽其分則我之貿易亦分而不致以爭持長價且使其來而即賣賣而即歸即近卜且不得生奸而遠烽更無鼷伺隙計其使於此者若卜孳雖繳萬無驅往投敵之理窮人行徑總其因緣哈馬之間少資生活亦屬無妨督臣所以策之至

矣盡矣

萬曆十年閏四月十八日奉聖旨市馬不給哈卜索舊印買及東西分關宜防建虜等事宜總督撫鎮御機動行至邊關長計全在自備運籌諸臣同心協力實買冒雖局則網羅賞團練嚴在我不得特哈示弱損威名偽欺不得既外扒營瓦生事該部即實行馳飭

酌採水西善後疏

議臣嗣昌覆看得水西蠢動一節臣前具奏處置機宜僅能得其大槩而不知其細微也今據郎中王陞條列劉光祚所言一一詳審精盡臣不須增損一字矣但查劉光祚駐京已久恐此時情形稍有不同又在總督朱燮元斟酌諸款隨機應變星速舉行則西南之事或者不難底定矣

統祈聖裁定奪施行　計開　一首惡不可不誅者安隴璧安世伯沙周世儒左輔等是也准令各頭苗立功報効如能擒斬一目者即以一目土地酬之如有被脅小目人等亦令立功自贖許以自新如此賊黨自離賊勢自弱矣

前件看得水西頭目惟化沙卧蓮鴉雄初時互相聯親中國之利乃安效輔安隴璧忽然合謀稱兵復逞蓋情已測真不可以恒理論但隴璧之歸順也原因情勢既窮其子小烏蘇勸之不無勉強伯沙周世儒等挑之或安心為逆若安世實主分宮世守之猿以非好亂之人一概以首惡責之有玉石不分之嘅本部疏中首畫分別順逆即老

烏鼓若肯悔心仍前歸順則有原題之賞格在且不獨老烏也即安良輔之子安正尚在眾能翻然悔悟亦當待以不死善為安置勿使失所而况其餘脅從有能立功自効者決不吝分土之賞格相應如擬伏候聖裁　一陵廣以西有副寫以著二宅吉之地係大方出省咽喉要隘不容不先清理以開糧道以便往來此處一清谷里二城方為永安矣　前件看得副寫宅吉東聯水西驛南抵六歸河西至西路驛北至渭河以著宅吉東至羅河南抵産草北抵馬色河其西正副與寫相聯實係大方咽喉今根苗兵既阻大方不知二宅吉有無窮據應責總兵范邦雄副將

方國安等作急清理以通往來者也伏候聖裁　一雄所一宅吉宜令遵義道將發兵清楚此處一清安隴璧之服心自潰手足自斷大方亦無肘腋之擾矣　前件看得雄所宅吉特潰河內一小地名耳安祚遠以為播地而歸之蜀黃楊觀國熊朝宮王聘士阿右鉏等以為水西地而欲歸之黔相持不決令安隴璧蠢動而諸奸又復唆之雄所其所必爭也蜀中見在管轄旬應聽遵義道清理以杜大方安害伏候聖裁　一的都朵倫二宅吉乃隴璧巢穴不容不早反者也此處須懸賞格以收公地人心化頭目隴革阿阻等以作內應　前件看得的都朵倫二宅吉雖為

隴璧巢穴而其苗目安雲鵬保元安隴革及安朝祚安朝佐等未必盡是從逆之人亟懸賞格購之若能縛隴璧出獻者照總督原題職級當更從優仍以其地分與世守則穴中必有內應者矣伏候聖裁　一木胯化角二宅吉居大方城地左右各目既誅苗民必散必有來珠之輩亦須寬省撫安　前件看得木胯化角二宅吉切近大方苗目甚多安良輔既死眾苗魚驚鳥散人懷叵測不可不及時安戢應擇其中素懷忠順獻印有功者如安世知安時祿承天安榮等諭以禍福俾令傳諭諸目各安其舊毋得生心此先消肘腋之患也伏候聖裁　一大箐一宅吉有順

目安良知等素與安鳳藝安良輔等不睦定不叢逆可以責成諸暫行安撫相機布置仍乞賞以世職劄文並旗銜職役權收我用　前件看得大箐宅吉苗目有安良相獻印獻圖積有功安良知輸糧署仲城有功安正業以忠義著賞以世職責成安撫康苗亦是一策但苗性多變未知近日情形若何應給與空劄聽總督查明順逆先行劄授另與題請可也伏候聖裁　一鎮雄知府隴懷玉請加簽事職銜吳其孟官料全仁面諭不許助逆鎮雄一安賊不足慮　前件看得隴懷玉係安國亨之孫初時亦妻從罹立以眾心不附投歸其謀其獲送安良輔獻印實得其力

總督原請加銜今應頒一加級劄付撫總督酌授庶為妥
當伏候聖裁　一大目歸集比怯得素等居處險遠進取
為難已經原請世職劄文徧行安撫局面方成　前件看
得歸集苗目為祿永恩比怯為祿承寵此屬於安架宅吉
者也原題請授土指揮得素苗目為沙國忠此屬於架勒
宅吉者也原題請授正長官相應各准給劄撫總督酌授
伏候聖裁　一加銜參將楊啓鏊游擊李時芳等都司楊
啓祥等守備杜應林等共三十五名員前單職條陳已具
列花名此輩皆負敢忠勇應頒給實授劄付　前件看
得劾順漢把忠義可推者原題劉光祚為首擬陞指揮使

次即楊啓鏊原擬陞指揮僉事如陳國是李時芳陳國基
楊啓祚周廷璽李奇芳等皆有功於獻印招徠者原擬各
陞土百戶應各如其所議即給劄示勸其餘如楊啓選劉
顯祚楊啓風胡廷陳萬選陳國本黃朝鳳周士順吳選瑞
吳道弘楊淮黃德李先春陳國榮黃恩楊德顧龍貞吳楚
漢孫應奇杜應林曹一龍高中立高明盛高明昭丁志明
趙廷宣高仲文羅士熒萬鎮祿等二十九名各効心力原
擬紀錄者本部即與紀錄俟別效另敘可也伏候聖裁
一請嚴旨申諭大方鎮官事從創始宜寬不宜刻　前件
看得蠻方初定苗性未馴其間雖頒示漢法仍須徠[illegible][illegible]

易不驚不擾而然後可相安無事若膚膚繩以文網有犯
而走耳况或有不才官弁需索科派其間即漢人猶且不
堪况苗蠻之新附者乎所謂宜寬不宜刻乃馭苗彝要之
上策也伏候聖裁　一請空劄給單職齎赴部院轉同道
鎮單前填給有功將士　前件看得單前鼓舞有一紙勝
於單鐵者告身是也天末遼遠請給不易合無以空劄一
百張齎送總督衙門聽其隨時填給查果有功仍用撫督
關防給差姓名填給無關防者即以詐偽律論伏候聖裁
一請頒明文一道令單職齎發傳諭室鮮公地人民化
角內莊崖草志革承勇楂果因吳等處聽令安插不許助

逆即前有微嫌小過悉行赦免此輩即為我用但官不得
擅立堡鎮有所營求在單職與各民手器相習取信無疑
可以收拾統領者也　前件看得遐荒其里未沾聖化易
動難靜自其恆態而又有漢奸播之則鹿駭豕突便為難
端應頒以聖諭曉然示以勿私其土勿吝世官而又赦小
過寬旗役昭示大信使深菁窟穴之中洞見日月自帖息
而不動矣伏候聖裁　一加銜都司胡璉劉顯祚守備尚
三德三役先日撫諭多勞近日因職住京日久乞恩賞劄
實授都劄容回轅門效用　前件看得胡廷劉顯祚已擬
紀錄尚三德則原疏所未載者也職涉遠來勤勞可念另

興劄付聽其量前款用似亦可從伏候聖裁　一部最中
仡苗須先學政請定舉貢之額　前件看得用夏變夷無
如作興學校鄉曾已將宣慰司署改奉先師木主其中擬
集土客子弟聚一堂而教誨之已將來日漸把蠻通文理
者六十人矜以衣冠教之習禮居然有儒雅之風若補廩
舉貢之額係明科考試方可酌定名數量增貢書也伏候
聖裁　一各目最多除安良輔安世安龍璧等之外其中
附逆者固多懷順者不少須俯照部院原題分守世官然
給劄付咨移部院便宜甄別轉給　前件看得各目附而
復叛今日又是一番情形酉重分別順逆本部已詳切言

之本有明旨矣原題分守世官朝廷豈有靳爲前款給總
管空劄一百張應聽其酌量先授流衙以示激勸其應授
世職時隆時授總以今日之情形爲定彙俟其查最明確
另疏題授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閏四月十九日奉俞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孫兒 山梓 山松 山[illegible] 同輯

孫 襃秀 襃嗅 襃介 襃孝 同較

疏

酌議世職武科疏

臣竊聞祖宗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考求其故兵即衛所之軍種即衛所之屯也略舉一二如洪武十五年延

安侯唐勝宗奏陝西訓練官軍二十二衛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八人習馬二萬二千五百匹十七年魏國公徐達奏北平訓練官軍一十七衛將士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人十九年長興侯耿炳文奏陝西訓練都司衛所三十四馬步官軍一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八人其後累朝有事出征山東調若干萬湖廣吊若干萬各省無不皆然用之若取諸寄今之衛所軍士非逃亡則老弱屯田非隱占則荒蕪而求一軍之壯健一廩之充盈不可得何則世職之不成材不堪用以致然也又聞開國之初原無武科正德三年始議創[illegible]

之法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行南北二京五十三省轉行軍民大小衙門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韜畧精通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較或屬於戎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遞籍貫腳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都御史並巡按御史考試如果謀畧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再加考試用之是則武舉之中原有山林之士精通武藝即該技勇京長總歸科目一進亦免尨雜之弊今則武科之外別沿御覽之名三年而外又加每年春試使游閑奔競之輩羣集京華而倖

獲一時試之衛邊戰守之官則堪者什三而不堪者什七甚或畏難而告病被斥而託辭何則武科之不盡材不善用以致然也臣愚以為世職原自有材若於遴選之無法故童叟咸坐就矜而目不識丁歲月日事荒淫而身不擐甲請聖裁著令自今邊腹世職俱要考中武舉一科方食全俸二科方許管事三科拔而用之能中武進士者先加本身職一級敘用其不能中舉者俱止半俸差操不許管事如此而世職將爭奮矣武科更自有材若於遴收之不廣故進士不廣則不能收武舉之材武舉不廣則不能收各色之材而武舉之外雜出他途三年之外別加春試皆

此故也臣請聖裁著令自今武進士每科以三百名為額武舉每科多者百名其次八十名又次六十名又次四十名為額以各該直省地方之廣狹人材之多寡為差其衛邊督撫於附近所在同時酌另開科毋令邊進之人難赴腹地而邊不得與選舉之列自此之外再不許開別收別考之端如此而武科又專舊長用之之法何如臣以為邊地腹地各有世職武科即皆各有衛所其衛所中掌印管屯二事關係軍之逃故老弱清勾汰補屯之荒蕪隱占開墾豁查頭緒正自多端幹理殊不易辦一向皆以本衛本所之官因循管理貓鼠同眠彼此朦朧狐兎傷類以致絶

軍之產道顯之糧雖在勢紳豪右之家無不可按籍而問而惟是衛官所官之戶下則從無有一人發覺究底查明者此祖制所繇壹廢積弊所以難清而今欲起膏肓則必有道以處之請聖裁著令武進士得除署職於附近衛分掌印管屯世職武進士及二科指得三科千戶皆得調用於本省衛分掌印管屯三科武舉亦除著職於附近衛分管千戶所印屯二科千戶三科百戶亦得調用於鄰近別衛管千戶印屯惟二科百戶以下許於本衛調所管事如此而以隔別之官清隔別之軍與屯軍屯之實漸可覈衛所之敝漸可起祖宗之舊制亦繇此而著可復矣然後以

其任內之事業立為三年之課程於軍屯清覈有效者為稱職無效者為平常其有他端過犯為不稱職以定其陞黜之等焉果有大效破格超陞其次亦量陞職級平常者罷之不稱職者處之如此行之數科數年當另自一番景色即邊疆未遽收敢死之烈而衛所實先為正本之圖是或因時補救之一道也夫世職調衛管事舊例往往有之武科管衛所事則未之聞且見然武科與文科同文科授官必始於郡縣民社武科何獨不然衛所者亦武官之民社也並仕宜始於此不再計而決矣但事關更始應否舉行伏候聖明裁酌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日奉聖旨這世職全仗管事拔用並得以考中為甚等武科近准臨傳已與三科名色並武科處題大濫且管衛處非典制通著確議具奏

犬馬荷主恩深疏

竊臣頃奏陳緊要軍機內將薊門三協專責督臣張福臻調度怨奉明旨薊督近屢稱病或別議要用臣不勝愧悚隨詣冢臣田唯嘉會商除聽冢臣具奏外臣思薊遼總督駐節密雲在平時為重地在此日為危疆臣親見張鳳翼傳宗龍丁魁楚咸不免罪咎魁楚猶在犴狴問其危險可知也今督臣張福臻臣雖不識其面觀其條奏規模似乎精强精當一時無出其右者第以任事熱腸發為憂時激

論每情切而觧病蒙聖裁別議委用一時朝野皆材宜不如林然或未悉邊疆遠難推外凡在衙泐未便登程危疆重推不容久曠以臣仰戴主恩高厚竊不自揣駑駘願充總督之任既有緊急臣得少效環草之報於順擧奏伏見世宗皇帝召先臣楊博起復為本部尚書未及受事而以宣大有警遂代江東為總督雖真定出倒馬關臣雖遠媿前賢家恩起復無異若不效死危疆犬馬寸心至死猶有遺恨伏惟聖慈遠覽先朝成例俯情報主私衷即賜俞允臣衙門尚書之職在內有侍郎王業浩在外有督撫洪承疇盧象昇方一藻等才望允孚惟在聖明一點用聞耳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二日奉旨覽奏具見忠勇卿制勝中樞正切倚毗何必身當一面著安心殫力料理該部知道

覆孔羽時事帖危疏

該臣嗣昌看得兵乃專門之學時值多事之秋苟于邑之不獲而于野之偶得其人即萬言之無當而一言之可幾於道夫固當尊禮而試用之第無柔其不多邊何也即如孔羽之奏初讀之詞氣縱橫似乎真有韜畧堪以試之於用者既而反覆詳味如所云自指白鏹爰募羽林血戰秦晉二年斬首三千餘級使果有此則亦天地間艷奇男子矣羽何以韜晦至今不自有其功耶又云將領相軋含沙為鬼致伊進無以報國退無以為家使果有此則亦天地間大不平事矣羽何以含忍至今不一指其名耶乃既云無以為家咄咄書空矣又云數千金之家貲空飽貔貅之腸矣掀敵大言變產先捐銀一萬兩聊作軍前一勺之助此誰欺欺天乎臣反覆讀此而知孔羽蓋非但狂妄狙詐人也其立言之意一則曰欲專其任而責其成再則曰特賜聖諭一道與伊獨當一面臣竊窺羽乃流賊之奸人而來上書闕下嘗試國家者耳何以明之臣前甲戌仲冬初至陽和即有大同新募健丁叛入山西之事臣詢總兵曹文詔王樸各吐實情言有孔應麟者到處帶領家丁投充

入伍其人家在陝西曾逃入賊夥又在山西曾守平定州城拔鎮缺收應募因致此變其黨叛入山西二百餘人除擒斬外餘為張全昌所收全昌敗後依然投入賊夥而孔應麟臣經審問軍法重杖未幾而死其事曾有成案奏聞御前今之孔羽自言寄居關中必是應麟一派而云將領相軋吞併健兒情形又復似之其執言變產捐銀欲請勅書獨當一面雖知聖明必不聽許顧其意欲何為臣愚以為宜暫行收禁審問原籍家貲責令供吐然後行文撫按勒限查回果其身家有著語言不欺然後姑從釋放倘或家產毫無影響情形別有破端即行盡法根究明正刑章

以嚴奸細之族而寒流賊之膽在此一舉臣自受事以來每清晨入署繳有踵門獻議之人中間甚是龐雜苦於公冗無暇未能一一而物色之若勘破一人嚴究正法則其餘奸黨不驅而自遁矣此事所關非細伏祈聖斷施行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奉俞旨

覆總河賢能將領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自臣受事以來各邊需用將領隨該督撫保任臣不悞情去留間有自部推者或偶知其賢能推而用之衛地如登營之用陳三捷亦以其賢臣所知也總河侍郎周鼎果為地方擇人保留亦其恒職但以游登相

較衛綏自是不同思為登濟得人難易亦應有辨況題留者雖屬總河而保留者把哨親丁官役及生員也近日矜弁保留軍丁鼓躁相習成風雖為德為怨少殊而其要較把持欲擅朝廷用將之柄則一乃紀綱倒持之漸殊不可長且此一官者既為矜弁之所留而必人兒德將從此以後亦惟矜弁之是聽而其散兹遠矣河臣又焉得而用之哉臣等以為登營既有成命海警息須棘防陳三捷不必議留可也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九日奉俞旨

覆關監查確譁兵情繇疏

該臣覆看得冷口兵譁一事該撫監初次報到奉旨丁應科有無別情即酌議奏奪關臣杜廷瑗隨有劣弁譁虛之參督臣張福臻再參即以剝削議處而今監臣高起潛准撫臣馮任會稿止以酌調具題臣愚細加詳審揆之督關糾參似有不盡之罪就查監撫所奏仍多不盡之情何也緣譁兵哭訴之詞稱丁副將初九日任事即星夜蓋衙門夜則運土搬石日則分築採薪時無寧刻此即無武鎮邦編錢之事應科已不免於私役之條然永平道何以有為公非為私之說該撫何以又有受事三日即有班軍頭之訴似乎皆有未盡不若總監前報緣派有欽工該將令兵

搬運因而隨帶木植修葺公衙督責不無太過者乃是實情在應科固非全出於私然不免因公及私其過猶小在譁兵分明不肯赴公因而以私藏公其罪甚大至於把總武鎮邦據譁兵之言要一兩一月方准免差識有狐假騙錢之情亦屬偏聽生奸所致乃該將受事纔十七日把總督工能幾何時果有入手之贓與否亦難不問而懸坐也此事在地方一時處置解散羣噪調將官而責把總梟首惡而貸其餘自是權宜善著若在臣部仰體朝廷紀綱環飭邊疆法守苟不參詳庶衷審酌平衡從以一兵之擇便斥一將將來邊疆何以出令朝廷何以使人不可不為深

長恩也況兹冷口要衝不比尋常緩地南北相參兵士中
多鹽菜大幢臣昔填撫之年方更經刱未久適值鎮守許
成名將去新推協將王承胤未來於時白石營將張洪烈
河徐營將蔡裕等生端挑激謀阻王承胤而自管其兵以
保留許鎮為名賊圖譁逞臣心知其詐檄下張洪烈蔡裕
此兵若譁先將二官重罪承胤卒來受事各兵二載帖然
今日之事殆復類此此職道所謂有人挑激定非無因但
在朝廷之上處置得宜破其覬覦奸心自無敢萌鼓煽耳
臣於關永諸將簡拮其材建冷衛遵協將不宜久曠擬將
永鎮王良臣與丁應科互相更調在良臣以見官副總兵

管建冷中協營事移緩就衝以展其才在應科以原官副
總兵降一級管永鎮中協營事移衝就緩以老其氣其調
之以撫監二臣所見俱不可長兵之驕其降之以督關二
臣之所聞亦不可文將之過是仰遵酌議邊奏之旨不
敢不俯盡臣愚者也應否如臣所擬並把總兵丁巳經
打梟斬應否免其再究通候聖裁定奪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丁應科降一級與王良臣更調管事餘免再究

　　會題鄭實可據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楚繼功楚繼雄兄弟皆遼東鐵嶺衛人
故署總兵黃惟正之部將也惟正平生樹立功名所恃部
下有敢戰四人曰黃得功馬友功皆行伍而繼功繼雄皆
世官惟正署招練鎮用得功友功繼功為營將而繼雄無
缺以功陞游擊戰衛在臣山永撫標聽用其舊部推大同
鋒兵營游擊紅河之役邊烽殺繼雄馬徒步殺出重圍繼
雄以此落官而大同人處稱其勇迎撫留之標下聽用家
口嗷嗷如也臣適叨總督至陽和每見則憐之或予之數
金少示解衣推食之意獻入迎恩越陽方山西告急臣提
兵過大同至西安堡繼雄將數騎追及請行臣壯而許之
臣入岢越至代州繼雄請前探臣顧中軍王承胤遣銳士
五十人與俱繼雄夜馳度戌口趕總兵尤弘勳發兵弘勳

不應留繼雄繼雄亦不應策馬衝敵隊遇平原距崞縣南
五里遇敵數百騎圍之大戰被創死未死前遣一家人落
草歸報臣曰我以死報軍門矣臣聞而悼哭使一人收其
骨崞縣與其妻子自大同郡城徙之陽和買宅而居之給
二子國輔國威以標下廩糧月共十金以餬其口今國輔
聞臣至蓟自來告襲而臣鎮登萊塘報楚繼功適隨金日
觀戰死東島嗟乎何其兄若弟皆為國捐軀若是矣可哀
也臣初不知繼雄世職黃適了然以為必行都司衛所保
勘為是故據國輔再告批遵司覆查而祖功父職歷歷堪
憑取方司題叙而死事新衰煌煌奉旨則繼雄長子國輔

懇准襲祖職指揮同知仍在遼東鎮司支俸次子國威總
襲冠帶總旗世襲先與詭票紀錄全糧俟長成免併陞補
使此二子者一則相傳之世襲一則題准之新官臣非有
加於本分之外第念繼雄原銜鐵嶺已陷轉徙青州亦無
根蒂今遺寡婦弱子流寓窮邊焉能遠覓文書虛央保勘
使非遇臣題請誠恐終身流落無復告襲之時而臣昔叨
邊督繼雄能以死報臣今忝中樞乃不能以生報繼雄之
子母論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之謂何而抑何以勸天下之
為知己死者也然繼雄雖為臣死而畢命沙場實乃國之
忠臣臣雖欲報繼雄不過銓除世職優卹陣亡俱係國之

常典特以憐貧恤苦為之稽首瀝言因而鼓舞天下之士
此又職事宜然伏乞聖明垂察
崇禎十年五月初一日奉俞旨

遴將首關邦政疏

案照本年四月十一日該臣嗣昌題為遴將首關邦政必
須內外雙清謹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遵以釐積弊以
振國威事奉聖旨這所奏清外據類題釐清內依序推用
條列詳明深於邦政有裨即著確查邊册存部選科稽期
根底清釐以洗夙弊如有錯謬囑托挾私營倖的鄉即拏
法指參從重究治司屬吏役一體嚴飭不得玩視欽此欽

遵在案臣以為外而督撫鎮上為朝廷封疆下為身家
性命必皆一一遴選真堪戰守之人而後入告聖明勅下
臣部擬用臣部所稱同舟共濟之心免於戴吝及溺之患
亦既負兵執知邊月以來在外具題固有實歷行伍堪膺
戰守之人亦多衙門效勞奔走唯諾之輩彼雖列名總用
亦或部劄加銜然未實歷管兵祇是冒功濫弁甚者中軍
旗鼓人人選擇善地捷足先登臣部以虛心待人來則為
之覆准誠恐積漸之久巧者競前拙者退聽將吏之心將
不能平而此輩倚靠牆壁題准一官剩下媚上無人敢問
軍士之心更不能平則為封疆患害滋大而臣部一秉虛

心卻乃無辭於溺職之咎此臣欲清外而外不得清其弊
一也至於在內候補之官臣據方司造完清册面詢某人
果否可用郎中王陞對言各官雖有奉旨年月而其人老
壯與見在存沒俱不可知每遇推官將册頭查至册尾如
是數番未見一人灼然可用就以臣在東西塞上署有知
見求之册上姓名合者甚稀內如世職新薦一項司册所
錄乃撫按科道所開掌印屯捕等官其在兩京後裏者原
無當於邊疆之用即於衛邊衙所堪用世官強半選入營
伍中千把總之內而此掌印屯捕者是乃平常僅可之人
雖有新薦十次亦未必堪戰守之用者也又如推用將材

一項司冊所錄乃武進士及每年春試技勇之屬而各邊督撫按關每年終甄別營伍中千把總及新舉將材二項不與其中在邊臣甄別舉薦固未必盡是真材而猶有一半見係守邊治軍之人於邊防猶多諳練軍務猶習聞知若京中考試五方襍收新進年少居其大半而邊防營務有不惟未見抑且未聞者故乃錄此而不錄彼徒循歷來之舊規未問當今之實用此是冊造有名用之標效不啻相反而其進冊無名者終日跪門進呈無論數十百輩臣取而閱之似各言之有據批與查覆半多了不相蒙欲一切拒之而又恐其中未必無真實堪用之人第以首竊沉

擇者躊躇四顧幾無處法此臣欲清內而內不得清其弊二也臣晝夜思維未盡事宜在責督撫鎮道不待遇缺方題先要平時考覈在內責臣部司官講究相沿往例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總之處公二字臣願持以待天下之材而邊臣之所以應臣者既望其虛尤願其實而屬之所以佐臣者既欲其公又欲其明假使虛而不實無裨戰守之資公而不明無當緩急之用雖終日覆題終日推補而以視邊疆之上茫無一可恃之人臣部又將何恃而不恐也竊見去秋邊警臺臣建議儲材而奉明旨著京外各官博訪真知依限彙報今報考雖多以為即皆可用

無論臣部不敢信即報者亦不自信也臣謂與其泛而索之於素不相習之人何如專而責之以職分當為之事彼督撫鎮道朝朝閱將月月薦材豈不較京官為切近而臣部堂司一旦有急四顧無人寧得倩外官為講求此臣不得不呈皇請命者也所有應行事款開列於後懇祈聖鑒定奪施行

計開

一覈年　人生三十曰壯四十曰強所謂膂力方剛經營四方強壯之年是也未及謂之弱雖有朝氣不無童心已過謂之衰即有者謀必無壯事故選將必覆實年若干歲為首註之凡五等曰未壯曰正壯曰正強曰已過曰已老

一辨貌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田光言

血勇面赤脈勇面青骨勇面白又如白起頭小而銳瞳子黑白分明班超燕頷虎頭飛而食肉又稱智將不如福將皆以貌取人之謂也故選將覈年之後辨貌次之註之凡六等曰端方重厚曰魁偉奇特曰精悍果毅曰古拙樸魯曰儒雅清俊曰庸懦不堪

三程材　材者難得亦難知也孔子有言有所譽必有所試秦誓曰惟截截善諞言我皇多有之口材最偽不試而譽則口材售矣授之以事而程其材註之凡五等曰深沉有　臨機有變為智將曰驍勇絕倫試戰推鋒為勇將曰寬仁有恩長於取士為嚴將曰火攻步伍止代嚴明為能將曰四事兼長優於調度為上

將上將以下又註之凡三等曰智勇兼為戰將戍處能兼
為守將或取一節不能兼為因人戰守之將則又註之凡
二等曰能將千人上下能將五百人上下如此二註各皆
以其事實之　四課歷武進出身與文職不同資格誠可
不拘資歷不可不課也今在京獻策在外聽用各官非不
談兵說劍舌如電光然不曾上馬殺賊安得喙口談兵不
冒入營管兵又從何處殺賊以此如從前冒濫外劄部劄
敘功加銜只問其何年月日冒管某營某鎮兵有若干而
虛實不曾了然也今首課其出身之歷註之凡四等曰世
職查係某衛某所指揮千百戶總小旗果否已襲未襲須

有試紙說素為據無者不准曰武科查係某年某撫院者
中武舉某年某部堂考中會舉武進士須有試錄題名為
據無者不准曰行伍查係軍民舍餘家丁人等俱入此中
明開自某年月日某處從戎為始以便稽查曰奏帶此項
即各衙門聽用效勞及家人子弟項名冒功之流也查果
係某年月日內外某衙門某官某姓名奏准隨帶出征者
明開係何項人員某行　章奏為據原未奏明以
家人子弟主文幕賓廝　充者不准次課其管事
之歷註之凡四等曰劄委查係某年月日某衙門委管某
事曾加某銜須有劄付為據無者不准曰部推查據某年

月日推陞某地某官曾否到任管事因何去官須有奉旨
月日為據曰保薦查見任官於新任內有何官保薦閒任
官於閒任內有何官保薦行伍卑官未經推用者查五年
以裏有何官保薦須各開薦語為據無者及遠年者見任
閒任俱無閒前任者不准曰參革查見任官以前歷官有
無參革閒任官見今閒任因何參革如果事涉詿誤止於
革任革職未經問擬者姑免苛求其曾經問擬或係失誤
軍機守備不設監守自盜恐嚇取財大貪大詐使俾漏網
旋復鑽營者見任官仍行參革閒任官不許容留違者本
部訪知並原議留用之官一體奏處　以上四事臣請聖

明裁鑒如果可行臣將此奏進行刊布仍另頒簡明冊式
責成各衙門嚴實填報開列於後　一總督官將督屬總
兵以下[illegible]見任及閒任官限文到十日內填報三
次陽逸閒見[illegible]者不必填守把以下非親臨確見者不
必填以後年終甄別將領及特舉將材俱照此冊填報
一廵撫官將撫屬大小欽依見任各官填報一次非欽依
而見管營任合式堪用者非見任而在該撫監鎮標下聽
用者限文到十五日內一體嚴實填報以後年終甄別將
領及特舉將材俱照此冊填報　一總兵官將鎮屬大小
欽依見任各官及非欽依而見管營伍合式堪用非見任

而在該鎮標下聽用者限文到十五日覈實塡報一次以
後每上下半年塡報一次歲以為常　一兵備官將該道
所轄地方見任欽依各官非欽依而見管營任卑官之曾
經保薦者非見任而管撫監鎮各標聽用之在該道同城
習知者限文到十日內覈實塡報一次以後每上下半年
塡報一次歲以為常　一臣部司官將在京營衛將領世
職武科資薦及枯候推之官在外裁缺回部及終日跪門
告討入冊查冊候補之官出示曉諭定擬日期赴司堂投
遞履歷該司掌印郎中及協贊冊庫員外郎中同考驗塡
註冊款每五日一次呈堂臣等復加考驗果有合式堪用

者月終具本題知以憑遇缺相兼推用其道方遊棍廢棄
貪歷貲格及雖係實歷廢閑者弱不堪與曾犯大貪大詐
不可再用者亦當明籍貫具本題知斥逐回籍永不許在
臣部門潰擾庶乎清內清外之法畧有持循其京官外官
保舉之行有者聽其自來無亦不必相强可矣　以上皆
撫鎮道及臣部堂司考覈將材俱係本等職掌責成嵗月
塡報不止一次合當加意舉行其總監分監內臣巡撫巡
關御史當於年終甄別及復命舉行之日各止塡報一次
各須有冊投部庶便稽考伏候聖裁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初一日奉俞旨

覆登監塘報援渡難兵疏

為題臣嗣昌初入國門尚不及聞屬國外降的耗又為知
島帥內潰情形然於遵旨確議水兵疏內具稱皮島逼近
朝鮮飽風一帆可到從前島帥居此非是真為國家遏敵
之計實乃就近馬市私竊販賣之圖此島之中不生草木
朝夕饔飧樵採皆須隔海求之向來半將商賈貨物互換
鮮糧半倚中國威挾强要供給以扶島人雖衆存站不難
等情監於聖主之前預發島人之隱不敢稍有回護也豈
知此疏四月初九日方得上聞而沈世魁等業於四月初
八日已經潰失近據登萊監撫陳應祥楊文岳恭遵將不

宜濫細一事內具兵商稟稱東江買頭要官都司李國棟
乃倚沈鎮之勢專買違禁貨物遊麗通番挾買參貂欺唆
麗人買外國之貨物積貲數萬自聞警報欲撲內徙即將
唆沈鎮背卻官丁令各水手運送金銀上船先走之心預
亦妄排等因是則臣言從前島帥販賣禁物心腸威凌麗
人情景殆若符合敢謂臣言偉中祇明臣心不欺析我皇
上少垂聖鑒海上之事少採臣言收拾潰殘安插流徙兵
分皇覺二島民歸寧錦八城斯乃近裏切己工夫即是防
叛禦違實著何也古稱大國難測懼有伏焉戒若收兵近
島自彼遠望不見其形一則長路不測之海二則懼我不

測之兵以兩不測成一離貳臣知烽叛雖奸有望洋向若而歎耳乃陳洪範不悟昨非改圖今是而又占惡石盛長山孤島之間今日痛哭閩寧明日遠想閩浙此其意欲何為乎欲圖敵敵不可來欲援鮮鮮已絕望將此寥寥一旅居彼岸七八十里之間遷延日久形事畢見北風不用半帆而沈世魁之覆轍踵至矣嗚呼島衆歎非朝廷赤子雖不思享太平而自毛文龍劉興治陳繼盛黄龍及孔耿尚三叛以來遭多少殺戮多少潰降而乃今猶不之悟又戀戀於孤島之間乎噫為洪範者非智不及此計不出此也特以受我皇上知遇殊常一番恩遇未能少圖報稱不敢

言歸耳臣請明白一言島帥有素蓄之兵一萬二千五百不能用以援鮮洪範提烏合之衆始終未滿七千安能進而援島假如七千具足進而援島亦不過與金日觀等閒墮渺茫耳何益於朝廷何損於敵國而必合登津閩寧四鎮之生命之物力一擲之不足再欲擲之乎況明知四鎮雖再擲亦無益也而後建閩浙調兵之議臣姑毋論閩浙之不可調也即使調之遠海大洋以何時發以何時至果應洪範旦夕間之疾呼與抑呼之不至而安心坐待名為待閩浙之兵而實以其形勢畢見者待敵人之一葉風也臣言至此亮為洪範必悚然懼穆然思豁然大悟而進為

進步扼守皇城覺華之計矣臣不揣冒昧祈我皇上乾斷責成登萊監撫熟籌利害畫一奏聞勿今日因臣等言皇城覺華當守則亦曰當守明日因洪範言閩寧閩浙兵當調則又曰當調天下事一悞豈堪再悞沈世魁之悞從來久矣非監撫臣之責惟陳洪範則萬萬不堪再悞即洪範自悞而監撫臣亦萬萬不宜聽之者也其浙兵不堪遠調已於另奉奉有明旨閩兵更遠臣愚不敢再贅伏惟聖裁決斷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初一日奉聖旨據奏閩浙水兵不宜遠調依擬島民移駐八城雖奉有明旨還著陳洪範詳察民情加意撫輯或撫遷或兵益酌宜妥協務令得所樂用但勿使上登米仍同該監撫將庶貴職宜她奏至敵聽其使民鎮正宜實圖堵剿勉策失效皇一退守近島便成離紀兩部還徵長撫籌以從責成該已有旨了

覆山永巡撫海島情形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山永巡撫馮任題為塘報海島情形事奉旨據奏海島情形敵叛狡謀叵測澡圖沿海一帶俱著在在設防務保萬全其亟移島餉增募水兵事宜該部看議速覆欽此欽遵案呈到部據臣嗣昌覆看得鮮降島潰沿海信防諸處誠為可虞增兵造船欲待形勢小定再為更始此不得不然之理也及准戶部咨回島兵之餉實亦無多而今津門重地業已抽撥三千提督陳洪範招收潰殘官兵業有五千餘衆陸續來尚不止然則島餉能餘

毅何而關門一帶遠可輕言增募乎且以臣細思之前此
因有皮島洪範尚欲進屯義州今日之事不惟義州不必
言即皮島亦甌脫矣其將其兵必須撤回皇城覺華二島
以東顧登萊西顧寧錦當此南北兩汛之衝如虞津關尚
在中央二島遠不相及則將兵分一股中駐月坨即可為
之外蔽而關門調去兵船撤回亦足自守津門舊兵之外
增置三千又可聯絡聲援是今日之急務惟在收拾潰殘
安插得所從近裏切已處做工夫自是海防責著不必紛
紛各處增兵也奉聖旨島餉無多關門不必增募其分兵
中駐月坨及津門水師聯絡聲援著該撫監鎮相機調度

嚴加飭備務保無虞關門兵船應否遣撤進著酌議速奏
餘已有旨了欽此欽遵送司案呈到部該臣嗣昌覆看得
海上之事臣愚知識短淺每擬兵歸皇覺二島民歸寧錦
八城似為穩著如恐關津外戶不密則又議陳洪範再分
一股中駐月坨便於東西聯絡而關津之兵各漸撤回自
守堂奧似不待言頃奉明旨款謀甚狡該鎮正宜實圖堵
剿勉策後効豈一退守近島便戍難犯爾部運從長熟思
以便責成欽此聖策淵微非臣愚所能及顧惟堵之一義
堵於近不若堵於遠剿之一義剿於水實不若剿於陸且
汪洋海面南北往來止有三月末至九月前半載可通若

九月乘至三月前半載風高海凍竟不可通矣久駐官兵
糧餉如何接濟倂有警急聲息如何哨傳傳報且難援應
如何得到援應不得孤注如何自存黃龍之於旅順沈世
魁之於皮島皇容再見日後而不豫為之所乎是以臣之
愚計欲以月坨為中汛而西汛生於覺華東汛主於皇城
此三處鼎足而居合島衆分汛而守常以一枝遊哨自覺
華而歷蓋套哨旅順以會於皇城又以一枝遊哨自皇城
而望旅順哨長山以進歸本汛如是循環轉哨可為抵堵
先責鄧遇海凍風高一旅寡糧為易耳如以北岸遙遠必
須量駐官兵當川守望則長山石城未免孤懸似不若旅

順稍近接濟猶或無虞進忠誠將須一員立前鋒助兵五
百與乘坐三板遼船不時往來西則南汛北汛等口東則
廣鹿石城之間亦似浮家泛宅可以哨敵而不監為敵所
乘斯亦盡剿之見後可令登萊撫監鎮臣再加商酌可則
如議行之不可則須各出所見早早奏請聖裁勅下臣部
遵奉可也其關門兵船原非此時遣撤但近秋深風水不
便則須早為撤回彼時海上局勢亦應小定再為通盤布
算不難耳

奉硃批十年五月初四日奉聖旨海島兵馬處置機宜已有旨了該奉內皇覺月坨分汛撫守哨探往來及該順
守皇華處事宜通著該撫監鎮一併商酌確妥具奏以山秘日此兩路合為一路者

覆邊撫祇遵明旨會商情形疏

該臣詞呂覆看得遼東版土淪陷多年封疆之臣志圖恢復原屬正理臣之愚慮恐一往之來易而萬全之更難所以有種種可虞之說乃撫臣方一藻堅稱事有次第計五二旬可完不得不發僉同之募議為舉事之明徵此非臣之逆計也親見崇禎四年大凌之役始而諸臣建議稍有參差繼而春穉雲興並無阻止終而大敗極壞則咸思諉卸竟使盈廷之論幾無執咎之人仰屢廟堂處分稱重事前一道此前事之失也夫以各撫鎮道多官文移往復如許及至舉事不當稱思諉而卸之況止空言面商聊理措

嘆遝為鑒鑿可據之成案乎誠知實心任事忠憤親激無如撫臣第恐閫奔過風欲保萬全無患之難也今撫臣言烽已四巢時方涉夏業非錢甚粟勢之時應照部科之議暫行停止臣何必再申其說良以封疆事大行之固難止之非易今日旁觀異時當局之人恐不深明此理以為臣實愚駑不能任事坐誤邊左避取之圖御臣犬馬殊死將不足以塞責耳用是不揆狂瞽始終盡言仰祈聖明垂鑒勅下臣部兵科立一明白之案俾臣等於凡大事勉盡愚心不敢以畏首畏尾而依違兩可貽誤封疆斯固誠臣報恩之本懷抑亦邊臣舉事之明鑒也

崇禎十年五月初五日奉聖旨嚴飭舉事自應斟酌萬全着依議臨期大臣實心肩任之縂道所奏如議了立案不必行山松回此事前後三疏備將甚詳其爲應行應止覺者自有見聞據小史國補有上出後可發議上言不可復者俱入邊疏曰揚某等疏秉建東之觀查書日並無此語或即指此事而言其眼者辨之

附陳未盡軍機疏

竊臣前覆隨州城陷一事今覆塘報獲使一事於楊世恩許名臣龍在田等俱請從寬奏中未敢明顯其情理合附陳以祈聖鑒緣楊世恩所統皆係鄧玘舊兵敢戰而多不法世恩駕馭稍宜前被撫余應桂一日殺汰五百數有來山之譁世恩譏領前去方奏鹿山德安二捷此將未可輕易又龍在田等統領滇兵本係土司素無紀律經過貴州

湖廣實乏柱濟行糧以致沿途不無刁搶食物等弊若與以錢糧得飽飯自可鈐束用之無田先有部將李源係其親弟冒他姓名頗稱梟勇領兵駐劄麻城不幸物故今止許名臣龍争先二人分領七八千衆獨為不足若去名臣更無可易之將此臣前過襄陽身親見之又有土舍普雲年止八歲亦領數百之兵臣問如此年紀為何遠來雲不能對目視旁代對以遠普名聲賂害要立功報劾求襲官職其意如此夫土司各官與中土將領不同抜兵出門而家中原無坐糧有功之日名色陞賞而外仍各歸巢無推總兵副將留任地方之事倘以其異也而異之迫而

用命致死不為區處錢糧離巢轉戰踰年不蒙絲毫獎賞而今日繩之以法明日責之以罪是本以報効而來卻乃枉遭摧挫有不含怨激變者幾希此甚非體兵之情用兵之法也夫不體其情而善其用致有決裂外訌地方之禍內乃臣部之憂臣之愚意欲使饑疲勞苦之兵廟堂當示以恩飽食驕恣之兵廟堂時示以法所謂處置得宜則人心服者乃今日環中肆應之微權而非臣敢市恩竊權也以此屬臣職掌或明白具奏或密切指陳仰候聖裁定奪耳如蒙聖鑒臣言不至甚謬乞將塘報獲捷本內御批龍在田少加恩賞以維繫其心而鼓勵其氣臣此奏乃機密

不容宣洩者然所言公公言之仍祈批發兵科存案以明臣不敢有私乎也

崇禎十年五月初六日奉聖旨奏內事情已有旨了

敕臣叨預會推疏

竊臣衙門職掌與衛邊督撫相關添注左右侍郎備緩急需人之用我皇上留心簡在勅使臣保舉邊材至中樞一旦缺員以臣草土席藁猥膺特召則臣部侍郎之設不止於添註以備邊亦仍宜預儲以待部者所以臣愚受事於推補侍郎一節言之至再至三一奉明旨擬叙奉旨已久著速推堪任的來用再奉明旨侍郎添註不必行三奉明旨添註侍郎准推用欽此蓋已蒙聖鑒多事之秋一手一足萬萬不能濟用非廣設而夙儲之不可也乃每一會推冢臣田唯嘉輒虛懷下問臣於本部侍郎初舉吳甡次舉崔爾進天津巡撫初舉李若星薊遼總督初舉方一藻冢臣皆列其名乎皆未蒙點用則臣之所舉未當似難再預會推而臣之職掌相關未免仍書舉主臣於此有躊躇四顧莫知適從者竊觀諸臣保舉邊材非不如林以臣諜而不多未勉臨期閣筆乃臣亦有其事之久真知其材而諸臣偶未之及如原任薊遼總督傳宗龍宣府巡撫陳新甲之二臣者久於軍旅之中真堪捍圉之寄臣入國門之日

即欲首舉為言而以宗龍廢閒新甲苫塊逡巡未敢祇今頻推督撫屢費推敲則又似不敢不言即新甲起家有待而宗龍報主宜先我皇上興念其才可惜其用未竟或亦不終棄之林藪也若夫諸臣所舉臣雖未能盡知然如曾歷衛邊之張伯鯨李棲鳳曾如軍旅之李邦華劉澤深曾任職方之李繼貞方孔炤輕車熟路自當不同無拘部寺衙門補以相應員缺羅而致之輦下一旦有急邊擇而捷免於臨渴呼衆似為長便而臣知識有限何敢哆口妄言瀆以推舉臨期每至窘迫無措不得不預行顧請少祈聖鑒也抑臣更有請焉前列諸臣即蒙允登啟事未知受任

何時見在臣部止有侍郎王業浩一員署事日久凡百周
如與臣早晚商確實資其濟今以薊遼總督青推静候欽
點在業浩誼不敢辭而臣則孑身在署無可商求矣萬一
有急如去秋之役臣當效張鳳翼竭力戎行居中調度孰
有如業浩之熟嫻者莫若俯從臣請船督薊遼仍留業浩
在部與臣相應至期不煩再遣督師是一舉而兩得也臣
狗馬下情無敢一毫虛飾惟乞天恩俯准臣得少效涓埃
雖死瞑目萬一不然則有前推督撫懇乞聖裁於內點用
一員臣與業浩俱留至有警之期一居中而一出外更便
計也

崇禎十年五月初七日奉聖旨奏內所舉傳宗龍等既備陳奇吏部研核酌用奏書樞既薊遼關係甚重還著作速再推擬前速前通判來看鄭制路中樞前已有旨了不少再請

覆鳳鎮敢陳效死守巢疏

據臣嗣昌看得楊御蕃當叛逆圍巢之日與撫臣徐從治
等合力固守卒致全城無恙厥功良不可泯已陞登萊總
兵官本部題敘復加都督同知所以酬之者亦不薄矣事
隔五年乃復快快有補廕之請據其所謂被仇獨抑者以
前尚書臣張鳳翼為總督時曾參其父楊肇基不受節制
故也夫肇基為三屯主帥既定恢復之約乃畬遷趄承竟
以總督為孤注此時隱忍不言成何軍紀及肇基回人成
功總督仍與查敘加陞加廕則當時已不沒其父之功而
既日後乃抑其子之功是固情理之當然否也臣等細查
敘功舊例世廕之典從不濫及或當陣而擒斬渠魁或殺
危而恢復疆土或臨難而捐軀報國殺身成仁諸如此類
乃得邀此曠典未聞斤斤墨守者輒效妄覬也若守巢一
案未聞血戰徐從治謝璉之錫廕為死難非為城守也若
使兩人而在亦不過加級而止耳試問此外尚有見在何
人以守巢錫廕者乎御蕃既列大帥又加崇銜而猶調調
仇獨抑豈中樞為修怨之地而加級乃排抑之方乎去歲
烽薄近郊克效死守者亦多矣若槩以世廕酬之將何以

待血戰之功也御蕃身為大帥儘可以功名顯延世之賞
朝廷未嘗不愁以時之而特不可為格外之請耳抑臣尤
有敢昌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與有作福作威夫生殺
予奪我皇上威福之柄也而一切武臣擬議上請則屬臣
衙門奉行我皇上臨御以來提衛文武凡百有司惟恐奉
行之不速敢有纖毫恩怨楊抑其間而能逃於聖鑒逭於
罪戾者雖也前尚書臣張鳳翼歷官中外雅著公忠於凡
舉措之間尤有兼容之量徒以事權旁掣威令不行憂憤
歸中盡瘁而死夫思武猶有時與於方切翹膽而總兵楊
御蕃乃以挾私怨詛橫口詆誣至調武臣與臣細在樞臣

掌握抑何不倫夫武臣者朝廷之武臣兵部者朝廷之兵部任兵部者苟非其人挾私行事朝廷自當照之罪之武臣而不繇兵部議擬請自上裁將於何處衙門郡陞而捷足也臣頃仰稽祖制詳考武官資格請旨須行自小旗以上歷階而升原不宜斬惟都督之階不容輕躐而都督同知即得腰玉可謂貴極人臣矣乃猶然躁妄求益不止比比而是設使諸臣一日而建非常之功朝廷又將何以賞之哉竊謂官至都僉以上毋論臣部不敢輕擬加銜即我皇上亦望少留餘地以待有功仍應請旨通飭邊臣其為遵守非有大功不得妄覬臣無所私抑且不獨為御營言如御營之此者聞臣之言亦可少息其競心可矣

崇禎十年五月初九日奉聖旨奉內事權専督及邵煜使足等語以後遷置拜審御營兼功已經查敘何得又行溢陞且都督崇階豈容輕躐以後非有大功不得妄覬著遍行申飭共為遵守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四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

明　武陵楊昌文弱著

山梓　農者

孫　兄山松同輯　孫　農者　同較

山棣　農正

疏

緊要軍機疏

職方清吏司案呈該本部題為緊急軍機事奉聖旨奏內
四款皆屬緊要機宜亟應相計會成各鎮總分內臣受任

封疆功罪一體通著用心晝夜圖維務使文武協和將士
用命戰兵實堪殺賊聞警星馳應援毋得少有諉卸自干
憲典仍各將遵依事宜明白回奏該部以從亦應一體責
成不必推避至督鎮各撫尤宜協力同心實圖剿禦有偏
執玩誤的定重治不宥其赴援專主調度剿督近屢稱為
成別議委用並各鎮總分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
速奏餘俱依議行鹽料草轉運儲偫及火藥鉛彈省存貯
備事宜著戶工二部一面上緊料理一面明白回奏不許
延泄添註侍郎准推用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除責成
內臣各鎮錢糧火藥咨戶工二部料理添註侍郎聽吏部

會推外其專責調度一款奉旨商確定擬相應議奏案呈
到部該臣覆看得軍中之要務以專主調度為先有一鎮
之調度撫鎮事也合數鎮而調度之總督事也總諸督撫
鎮而調度之臣部事也然督撫鎮之調度在臨敵決機底
多而臣部之調度在居中制勝須早所以臣因各鎮兵馬
派有分數即以行間調度預請聖裁今奉聖旨商確擬定
欽商之各鎮慣所見必不能齊欲定之一已恐仍前有乖
聖算則請以往事為證如崇禎七年宣大有警剿寧兵馬
應援於時以寧錦監視高起潛督兵而關永監視張國元
拜疏請行已至通州覆蒙聖諭回關協臣防守此則各鎮

總分應否止於協防乃聖諭已行之事臣非敢饒舌之也
至臣今所議各鎮防援兵馬數多即總兵監臣亦遠近不
等既奉明旨著臣部一體責成又著商確擬定臣敢有一
毫推避不明白奏請聖裁謹開前議一欽仍備擬總分責
任登答於後伏惟聖慈垂鑒俯從採擇施行　計開　一
平時練兵督撫監鎮俱要同心協力至於有警赴援乃總
兵專責行間號令必總督專行若稍雜二三便誤軍事不
小臣之愚見薊門三協之兵以薊督張福臻為專主宣大
山西之兵以宣督盧象昇為專主惟遼東之去用總監高
起潛為專主其遼昌督治及薊遼宣大巡撫各守本等況

地總監分監亦於彼處協防備賊勢十分重大該撫監於今次擬調戰兵之外仍另挑選未盡之兵整搠應用之時以備不虞再聽朝廷調度未知有當機宜否伏乞聖裁定奪批示欽臣遵依仍行各鎮知會明白等因節奉聖旨其赴援專主調度薊督近屢稱病或別議委用並各鎮監分應否止於協防通著商確擬定速奏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薊門三協兵馬赴援有三總兵統領以薊遼總督專主調度事權歸一節制可行近張福臻已准回部另推一員交代仍是本等專責若總分各監在中西二協者則不能調度關門之兵在關門者又不能調度中西二協之兵而

關門總監高起潛已擬監督遼兵專主調度責任業已不輕再加關兵駐管實有難到是此三協之兵非薊督專主萬萬不可者也但臣前奏止大畧言總監分監於援協防之意未聞遠近地方各有分信之詳今奉旨內外一體責成則各總監分監本等職業俱宜一一臚列於後仰請聖鑒詳裁行止之間似亦有灼然不可易者如臣擬議未妥即祈別賜裁定以便臣部轉行申飭早為遵守施行

一昌宣總監魏國徵職專天壽守備所管昌平兵馬專主護守皇陵毋論在內在外有警與專兵馬不敢調動臚監羅以暫移分監王夢弼鄭良輔則在宣鎮地方協同撫鎮刻將保護皇陵後背一在遵東一在遵西各分信地如遇有警更難時刻暫離即總兵楊國柱聽調入援二監亦與延撫協路等官同守陵後不須移動惟總監魏國徵視果賊入內地即將昌鎮兵馬與同各鎮調到之兵扼守陵前護備捍禦各鎮官兵到此暫聽該監節制無容二三者也

一中西總監鄧希詔駐防密雲邊外見有哨營屬夷陰陽向背其情叵測如或有警總督總兵俱已率兵入援該監督同路標防守信地豈容暫離咫尺致開釁端近據同專西協戰兵堪備調遣僅有一萬七千六百餘名仍議留二千有奇於彼防守則僅一萬五千總督總兵分用尚且不

足總監勢在難分一意駐防可也其分監杜勳駐防中協總兵入援之後暫移三屯衛信與巡撫協防為宜但該協之兵議調二萬四千其中應分步伍護守皇陵俟定擬營伍將官之後如有聲息就令該監分統前來隨昌宣臚監分撥一面扼守以步兵火器為先而不在於馳擊者也

一山大總監陳貴駐防大同邊外亦有卜哈等彝往來市馬之役如果大敵內窺總兵率兵入衛則小醜乘機竊發處處可虞該監宜與巡撫協防信地為是且大同兵馬止有萬餘總兵王樸專統稍或氣勢若總監同行又須分兵相衛力轉薄兵其分監牛文炳駐防山西兵力尤為單薄

總兵一人就領猶惟不堪該監更難分領若在山大地方自為戰守總分責任難辭大衆入援而總兵聽一總督節制此從來舊典無容二三者也　一真保總監梁弘泰分監武俊閻思印與各達總分監不同如賊犯宣大則真保俱係切鄰賊臣前疏逆撫駐劄馬總兵駐紫荊革固會駐龍固衛輔營駐齊堂該總監居中查飭催運糧草而分監各分信地督兵嚴防如賊在内地則照臣前疏所擬另算盪局務要西北阻山東南截海中間聯絡不斷遏賊深入之衝者此非真保兵力所能全辦當以天津宣天等處濟之而其聯絡地面如涿霸等州房良新定等縣某當聯絡某堪駐兵則該撫鎮速須奏明以便臣部知會此係堵賊南入之衝真保兵馬自戰其地總分監宜在行間責無所辭如賊不南總調總兵及草衛兩營別有迎逐則總分監止於本信不必同行以分兵力與各邊鎮無容異同者也

一津通總監盧維寧分監孫茂霖臣前疏未議及以津門重地海警紛傳巡撫方將代謝不惟該鎮兵不議調而且急發關門車兵四千佐之防守今巡撫新任料理伊始海警未息征調難言惟是本等信地津與通如何聯絡鄰近信地津通與真保如何聯絡設遏内地有警通州除自守外已議兵四千六百應援津門除自守外當議兵若干

應援若水陸並犯如何分防前款真保境内西北阻山東南截海係津通相屬一氣彼此兵馬如何分佈方得聯絡不斷關門調到車兵步伍大攻抗守自是得力馳擊非其所長置之何處重地如何照管糧草便之得所禦為効用此係總監盧維寧應該料理與同津門撫鎮商同奏報如津通兵馬自守信地總分監各須督率責不得辭倘應援之兵調離津通一步即非該監責任與各達鎮止於協防者不容異同前據總兵劉澤清於鎮兵萬五千之外添討内丁臣部已為駁止昨據分監孫茂霖又行奏討此時果有餉糧可以應分監前日何為駁止不以應總兵似當但照分信責成多兵其難再鼓者也　以上各總分監如本等信地自為戰守功罪應有專屬總監與總督同分監與巡撫同如兵馬調離信地而總分監身又不在行間者有功則嘉其平日訓練之功一體論敘有罪則非其臨事調度之罪宜免苛求倘兵前出門而譁於伍將係所舉而不堪戰則平日鼓舞磨勵之効安在亦有不得辭其責者臣請聖明預加申飭以便遏照績裁抑考之先朝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尚書楊博奏稱各邊總督鎮巡等官各照原議戰守分任責成督撫官督率兵備等官專任兵糧之責總兵官督率參遊等官專任戰鬬之責今彼遏有軍功

逆撫御史備查總兵以下果係親臨戰陣方論首功督撫
文臣不曾經陣者俱止議賞四十二年五月初一日又該
楊博奏稱今後各邊遇有斬獲之功則以親臨戰陣為主
首敘總兵之功督撫止於加賞如偏裨有功總兵不在戰
陣亦止議賞本兵與巡按御史通不許論功失事有罪亦
以將領為首其部下之人但有功級俱當從重論敘不宜
輕遣微賤以失士心等因俱奉世宗皇帝欽依在卷臣竊
覩年來功罪賞罰微有不同如崇禎七年烽犯宣大一案
總督巡撫監視總兵俱擬遣戍而與異同乃至巡按亦擬
革職崇禎九年烽入畿輔一案則總兵得以戍去總督猶

在囹圄刑賞國家大典威福主上重權若非聖裁畫一臣
子何所遵循往事不敢深言秖恐邊烽蠢動只在瞬息之
間而臣濫奉功罪一體之旨將何所據以責成也用是不
避煩瀆取罪重請聖明乾斷俯示畫一行與內外文武諸
臣使知當任者勿敢避不當任者勿敢挽庶幾臨陣之際
號令分明進止齊一少有裨於制敵之用以洩神人之憤
而伸中國之威亦即轉瞬間事非遠而有待者也臣憂虞
迫切不禁多言伏惟聖慈鑒宥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初九日奉聖旨封疆重事戰守撫宜俱
應確商如賊在邊外內外文武各該信地分任防剿賊入
內地總監分守部將協剿國撫主參剿隨宜具以奏盧
撫事俱應督守與巡撫等官協濟其任毋得推諉中文

州閩昌印武俊提茂霖與各督鎮同行監紀功罪管催
糧草視賊所向其圍截剿堵無分兵自衛之意通著遵
部確議速奏

覆鳳監欲求蕩平疏

該臣詞呂覆甫得剿賊一事臣前條奏再三聞審勢用人
計兵處餉收功五款而不及監軍者何在收功一款賞罰
尤其之中業已有其事特未舉其官耳何謂其事賞功罰
罪是軍中之第一事何謂其官縱糺糾察須朝廷之第一
官向者總督洪承疇嘗請特遣科臣監軍僉論不宜而止
近者巡撫孫傳庭請勅巡按御史謝秉謙監軍臣部尚未
議覆今監臣王裕民又以為言似乎監軍之必不容已而

特不可另設也原有各省直之巡按御史在臣請畧舉先
朝成例彷彿開列七款仰俟我皇上聖裁如以為可乞勅
臣部遵奉舉行倘有未宜亦乞鑒慈俯加指示若除巡按
御史外另設監軍大臣則有不便者七一身不能遍歷省
直而監總督總理及各巡撫之軍一不便也一總督一總
理之軍且未必聚之一處而況合督理各按之軍欲聚之
一處而監之二不便也既不能聚之一處則軍分而監軍
亦與之俱分將設十監軍猶不足三不便也假令多設監
軍而地隔諸方人持一說將議論不勝混淆早日愈無憑
據四不便也合剿之兵以十二萬計苦不足則兵之餉以

二百八十萬八千計若不數而又多設監軍者不知又得若干之兵之餉以濟之兵從何來餉從何出五不便也且不惟兵餉難而差使奏報不勝其煩驛遞奔馳不勝其擾用兵之地萬難堪此六不便也設官愈多則事權愈分既令不一將領之機智不用之殺賊而巧於蒐賊違逆督撫之精神不敢以圖功而先事周章顧慮無益有害更莫甚焉七不便也乃若巡按御史係地方原有之官查覈功罪係本官見行之職臣愚擬請勅書責成七款為遵先朝事例非敢率意忘言伏惟聖慈定奪或可或否臣祗遵聖斷而行不敢謬執已見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查嘉靖四

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閩廣賊人江西境內缺軍驅除本部一面馬上差人齎文交與兩廣福建江西南贛督撫侍郎都御史調集動兵併力夾攻一面轉行福建江西廣東巡按御史李廷龍段顧言等各請勅一道隨軍紀功不許轉委別官等因在卷今照南直廬鳳淮揚應天安慶府屬及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各該總督總理巡撫用兵剿賊巡按御史合無比照前例請給敕書各一道不妨本等職業帶管監軍凡該督撫將領有功有罪一一明確奏聞融憑朝廷區處不得瞻徇欺飾其各省直應解錢糧因循玩誤以致官軍臨敵缺乏者協同督餉侍郎嚴行催解各處並

入勅書責成其賊流奔省直來去不常御史應各乘時巡歷星速往回少候人齊兵齊餉齊大衆合圍攻剿各就移駐軍前附近所在監督記功一切進止機宜仍聽督撫為政御史止記功罪明白毋令得以旁撓犄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江西賊勢燎原來見平寧之奏乞要馬上差人齎文交與胡宗憲張臬劉燾胡松陸穩各照本部題准事理督率兵將矢心協力剿蕩平仍照邊方事例每半月將已獲未獲流賊若干平寧地方賊處各另從實具奏通候事寧覆請定奪如敢仍前玩愒從重究治等因在卷今照流賊曼延七省十有餘年人

人屬望蕩平監軍御史既奉勅書行事合無比照前例各將所監之軍每一月奏報一次要見此一月內賊首見在何處總理見在何處或該巡撫總兵大小將領統兵若干各在何處有無獲功失事生擒斬級若干損傷士馬若干逐一從實奏報其有非常奇捷及失事重大情形不時馳報不在此例倘或一月之內無功無罪便要確查事繇或因賊苦功高休養士馬銳數或因錢糧缺之不能接濟馳驅或者推奸避事無故養寇偷安即指實據奏以憑朝廷覆覈罪坐所誅各該御史毋自愆期不報至干咎責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勘報功次

功若詐冒則當直數其惡明正其罪功若真正則當勘不
遷則賞不踰時若使延久不報本部何從量擬有灰壯勇
之心大傷國家之體合咨都察院通行各處巡按御史今
後遇動大兵各要隨軍紀功其餘相去出巡地方隔遠者
亦要嚴行各道文書到日大功限兩月以裡勘報小功限
一月以裡勘報否則御史從都察院考覈勤惰司道府縣
聽該御史指名查參等因在卷今照省直流賊之功通計
不止百十餘案未經勘報文武將吏有功陞敍者少有罪
降罰者多未見壯心有灰合無比照前例大舉合則御史
就近紀功如有戰勝情形先具大畧與同塘報齊發以憑

廟堂先行賞賚鼓舞人心隨後就將血級功次勘明不待
部文徑行具奏其最案後小功出巡距遠行該道府勘明
報部通不許踰兩月之期違者指參考覈伏候聖裁　一
查嘉靖三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吳淞條宛先經三戰
三捷雖知賊膽已寒若使度勢審機不輕舉動自當坐收
全功頃乃止知狀逮之賊全無臨事之懼致後用兵全敗
幾棄前勞合依御史周如斗所議將侍郎楊宜都御史曹
邦輔嚴加戒飭令其益奮忠勇廣收羣策量敵而進毋輕
試賊鋒相機而動毋輕望賊討捷期一鼓剿賊以成萬全
之功原任遊擊曹克新既稱勇將姑免究治仍留軍門委
用以贖前罪等因在卷今照賊氛既久恃因長智非止一
年在我用兵必有萬全成算所謂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
為首吾寧鬭智不鬭力鬭必以智為先監軍御史察果皆
撫大吏才疏智短輕率寡謀不堪倚辦大事須當密切奏
聞仰候聖裁定奪倘或深沉有度持重當機切不可以欲
速之心易其臨事之懼就令小有勝負亦是兵家之常勿
因一勝遂累於長驅一負遽棄其再舉此軍中第一機要
也伏候聖裁　一查隆慶六年間兵科給事中劉伯燮題
稱論將功過當虛心詳議以功過罪三者分為等則等因
尚書楊博覆准人材難得將材尤為難得西北之將難得

東南之將尤為難得以後遇有勘官務當虛心詳議酌
量功罪過三等如果應留即便請旨策勵不或依違以避
徇庇之嫌如罪應黜即便請旨究治不致寬縱以違長惡
非一面通行總督撫按官舉劾將領亦要查照功罪過
則從公會擬不得此可彼否致本部難以決定等因在
卷今照行間剿賊將領之功固少然暴露之久未免亦有
微功將領之罪固多然退失之外未免是其餘遽應軍御
史今後軍前舉參當以功勞罪過酌分四等權衡第一以
衝鋒陷陣為功而勞則次之以遽餡失機為罪而過亦次
之果如功多且大為臨陣必不可少之人罪重且頻為國

法必不可容之罪御史慎材肅紀應有同心默惑恃功而
驕恣不法則功轉為罪畏罪而奮勇當先則罪轉為功是
又緩急存乎其人賞罰臨期頃易不可以預設拘據者也
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十年間尚書楊博題准事不同
心則功用弗奏況軍旅之事尤其大者總兵巡撫受總督
節制勅諭甚明先年撫臣一抗軍門即蒙拿問紀綱不容
毫髮僭差合如李文進所議通行九邊以後敢有互有齟
齬者聽各該總督官指名參奏等因在卷今賊大衆剿賊
十面合圍在督理隨賊所向而各巡撫分任剿防用雖越
境狀其大機大用實以分防之局為漸變之圖使賊隨其
所在聚於中央而督理兩頭夾剿斯時參而巡撫不容少
有缺漏致賊復成奔逸之形其責歸之督理雖有十全實
難轉部備或守壁鄉之故智繞出境外即專與廣而付之
不管毋論督理不能成功即該巡撫地方亦必被殘潰裂
之患監軍御史分之雖各有地方之責合之則期以成滅
賊之功合無比照前例查有巡撫總兵於督理二臣抗違
節制組齬軍機者即使會同參劾請旨輕則降罰戴罪重
則拿問處分庶御使令之私勉衷同心之効其累賊勢漸
變形成登泉督理計將一鼓蕩平而馬步兵不足用者各
該巡撫所統之兵隨宜聽調不許執争誤事監軍御史尤

要一體相成不然巡撫有監軍督理反無監軍少存一毫
偏袒之見即亦無益而有害矣伏候聖裁　一查嘉靖四
十二年間尚書楊博題准各邊斬獲之功以親臨賊陣為
主巡按御史有查覈之責不得敘功四十年又該楊博題
准巡按江西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陲素嫻韜畧通參疏議
剿急賊情既受監軍之責事干兵機者重與督撫等官公
同計議不分彼此功成之日不拘巡按常例一體敘錄四
十一年又題御史段顧言計料賊情如指諸掌巡按事務
已滿御史陳志接管無容別議合無仍留本官在彼專一
紀功一切軍機悉與胡宗憲張臬等計議而行江西善後
事宜與胡松計議以次會奏如有推奸避事養寇殃民者
總從實糾參賊平之日遵照欽依與督撫官一體陞賞各
等因在卷今照省監御史請勅監軍在尋常案捷之功御
史職專查覈不必議敘若果全寇蕩平無復遺孽事事通
行查敘與督撫等官一體陞賞是又皇上俯體羣臣所不
忍靳者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年五月初十日奉諭旨

覆宣撫遺缺補贖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年終數別將領事關激勸人心固莫容
廢臣查往例酌分三等如崇禎八年分宣鎮信防不同有

幸而無事僅爲中等者東西二協未經賊犯諸路是也有
賊來不能拒去不能追應爲下等者鎮寧馬營赤城青泉
洗馬林等處是也各該將備等官以此數別功罪優陞劣
處其誰曰不然乃該巡撫劉永祚錄今十年補敘八年就
中協路將備職專戰守函數與多却於鎮城各營閒暇之
地與各衙門中軍旗鼓奔走之官多行敘薦此則因循故
套曲徇人情於激勸有何裨益有其舉之又不如廢也況
所擬加陞乃一託病不赴懷仁之董繼永崇禎八年臣始
終未離宣大繼永曾出何處之塞嬰何處之城灼然有大
功於宣鎮而獨敘一陞級乎似此一番敘列相應駁回該

撫通將各官戰守勞績開具的確事件限十日內回奏以
憑臣部覆請聖裁其西城遊擊姜名武切賊一案擒渠散
黨既有確憑應請覆其原降一級延慶守備曹國輔貪污
不法事跡彰聞單任不足盡辜應勅巡按御史提問追擬
標下坐營張源查係何項出身應照欽依費格題明重加
陞授不得仍前濫躐都司航候命下臣部轉行該撫衙門
依期回奏遵守

崇禎十年五月十三日奉欽旨

覆應援官兵衆寡不敵疏

該臣綱呂覆看得賊入江北太湖乃無城之縣守禦惟其
不足戰何能爲有餘天堂則可居之山我方以爲拙禦賊
亦將尋救屈守備趙麿僅僅一加銜之官領新標兵三百
名去太湖縣九十里戰於鵝飛嶺力竭被執罵賊而亡居
然丈夫之槩巡簡吳暘春卑卑一末流之職練鄉勇當賊
者兩年者奇功挫賊者七次死於梅家寨報國勤豈征衷
遺墨凜然烈士之風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媲此
兩人者多矣查得嘉靖三十四年間尚書楊博題稱金山
之坳總督撫按開報頭目鍾富輕出陣亡地方官止知畏
罪隱匿不知各該官軍敵愾之忠係千載勸難以輕泯合
將鍾富聽總督官先給棺斂銀二十兩應得卹典作速議

奏又查得正德年間東強縣知縣段豸與大勢流賊劉七
等對敵被賊殺死嘉靖年間崇明縣知縣唐一岑常熟縣
知縣王鈇俱與倭賊對敵陣亡雖係文職俱該本部不待
再勘當具題請贈官世廕一面立祠死所歲時並祭仍各
附入鄉賢名宦祠內以示優異等因節奉武宗皇帝世宗
皇帝聖旨欽依在案今守備趙麿巡簡吳暘春死事既該
巡按御史查報前來相應即爲覆請恭候命下將巡簡吳
暘春照生前立有奇功陣亡事例襃本身三等贈建功郎
安慶府經歷廕一子與做外衛所鎮撫世襲加銜守備趙
麿止照衛鎮陣亡事例襃本身二等比照正千戶贈懷遠

將軍指揮同知廕一子與做外衛冠帶總旗世襲仍附入滑山太湖一縣名宦祠內歲時並祭以慰忠魂再行該撫按御史速查二官原銜所取具恩綸兒男訊期保勘到部覆核前職以為天下忠臣義士之勸事干剿賊陣亡激勸人心大典不敢不詳列上聞但恩典出自朝廷臣愚不敢擅專伏候聖裁定奪恩否如臣所擬勅下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十三日奉諭旨

覆楚撫楚冠益狂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承天為祖陵重地年來當流寇之衝臣子分誼是同居守專言彼此第以兵馬錢糧巡撫實司調

度巡撫調遣治巡按責在巡行撫臣余應桂言其今日守陵為專責前局可暫不可常理固然也然論撫臣之守陵當秣馬厲兵遠禦於陵之外不當擁旗隊鼓近侍於陵之內是西而襄荊北而隨棗東而德黃賊之所在皆撫臣剿賊之所在而一人之身分應既苦於無術回顧又恐其太遠則選擇監軍道府委任而責成功自屬撫臣之事但其人非真正閱歷邊方曾治軍旅者爲難浮攜而嘗試也此雖就撫臣而論剿賊守陵原非二事必剿賊而後能守陵未有但以株守為守者至祖陵之重臣部比照鳳陽專設一總兵防守共須五千人業奉有成命似可特與康然而巡按御史應否如前居守一向未敢擅議今撫臣奏言賊勢甚猖三倍前日必俟平而始巡恩是待河之清此真身在地方又兼恩巡按巡撫之事不知幾經擬賊始其此奏是蓋可信可行者臣愚竊有說焉撫臣應守陵者也不以秣守為守而以出剿為守按臣不專守陵者也亦不以秣守為守而以回顧為守如往例按臣入境必赴省到任自日之後必隨即謁陵有事出巡又時或回省皆以省署為常他處為暫也自今伊始宜以承天為常省署為暫四境到任宜不之省而之承天巡行暫回宜不回省而回承天楚地遼闊一歲不能遍巡當展其期限期既展一巡不必

長住數巡其署是其往也諸路常稟持節之威嚴而其返也陵園時借繡衣之輝護至於人齊兵齊餉齊大衆合圍剿賊臣部另疏請勅就近監軍尚候明旨施行蓋用兵所在切望按臣時時回顧者不獨湖省為然矣

崇禎十年五月十七日奉聖旨這祖陵防護撫臣以剿為守互宜酬應境外按臣以巡為守須當面商永久並選擇監軍監紀及巡方參限事宜供應俱著該撫按彈心協力相機防剿務保萬全以單報本處地面部即行祖陵山松日此礁出自余公而先人從之如此當日事勢不得不然之算其設剿全千全鎮兵守陵明人有威於鳳陽之大體責以善耳嚴護方撫恐賊以鎮威其進而搶處其勢為害幾欲方圍此兼而畢食者旦候夫人於撫鎮有偏裨之見矣究哉

覆延鎮邊情塘報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崇禎八年敵有事於河西為收揺罕妻子計既得之矣復勾套部意欲何為若延綏一帶內外窩巢嚴定無有埀涎之理此職臣部調兵剿賊該鎮設為此詞以冀啥緩其事耳不然何前此寂寂而一聞調邊請兵告警紛然並至哉事關軍機臣頗窺見其隱不容不為道破者也除一面申嚴戰守外理合具本題知

崇禎十年五月十九日奉聖旨邊烽諜報臣詗見謀時士自當時刻戒嚴毋容少懈王盛會剿長不容辭不得以告警延卸

秋防届期疏

該臣等看得今日之勢邊腹並急不獨防邊也今日之邊

時刻並急不獨防秋也去歲六月興師原不待秋高風勁之候今者傳調喂馬已報有水陸分犯之情套虜撒之在前漂蕩寇之猶悍況卜哈之情形叵測套部之犯搶時聞西人罕逞於河東海目要挾於甘鎮總固兵馬之徵調四出以致邊烽之狂焰彌張必內地有廓清之期庶邊鎮有專注之力而三秦之蹂躪如昨也豫楚江北之盤踞如昨也腹心內潰而邊鎮愈不得安邊烽衆虛而奸民益眷眷思亂譬如人之一身內證外證兼而有之此正標本兼治之時皇上慨增各鎮之兵責令各自為守不用幫調而猶恐沿習故套不肯著實奉行仍復分遣中復迴查不時申

飭聖主之憂勤如此諸臣之玩愒何心本部先有敬陳安內一疏精均一年之兵餉分布十面之網羅深知不一勞則不能永逸不大費則不能大省所以策寇者幾無遺慮矣迨海上闖警本部覆有敵人圖鮮用鮮一疏備陳擬要六欵未及遵行而島事已壞又有鴛關皮島潰失一疏再陳救急十欵所以策島者亦無遺慮矣至於宣大山西薊遼昌保通津良涿切近陵京又為邊烽警蹤之地備禦尤嚴本部有覆實遵備緊要軍機二疏酌防援之實著嚴飭度之專司指其大端言之而各鎮之事情不同戰守之局面互異與之反覆商確務求處處兼密著著關通於責信

責實之中不失聯絡呼應之法所以策各鎮者亦無遺慮矣本部職卑調度除各欵指畫而外不能代匠石之斧斤諸臣身任封疆除實事經營而外亦別無制勝之方暑梨敵者但念前車不遠勿以掣肘藉口稍弛枕戈待旦之精神封賊者史念通張太寬勿得玩寇貽殃反失居重馭輕之大勢特恐又詔之諄諄尚藉天語之叮嚀惟願諸臣以保身家之念保封疆則百務自當振舉以冀功令之心禦寇敵則諸務無不精詳如虛飾文具玩誤軍機國憲俱存誅不能為諸臣貸毫髮矣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奉聖旨茲秋警方殷邊氣未靖秋期將屆凡沿邊防在內外文武各官務要殫力

圖鮮同心豈稱禦奴必除先我致遠海無艇平冠必剿長驅民中原亂定安泰廣功沖房難實如我狃溫積風致快軍機圖幕各存定無總會國都通行敕諭

覆登撫仰仗天威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海上之事臣部條奏十餘大意不甚相遠無非矜恤兵民欲使安插得所聯絡近地欲使接濟無難而已今五月將盡已交小暑不過二旬便涉新秋官軍當早為分佈定三分控扼之形難民當各自旋歸就八城衣食之便此乃一勞永逸長事安寧之計若戀棲窮島懸望轉輸不過津登本折而已查津門前派接濟即奏稱積貯無多並運船亦為登州留用而豈能為額外之供若發

青萊三府方欲扣存島餉庚處增兵而又豈能儲海上之用此則天時人事俱有不得不乘撥船之役為轉徙之圖者查提督陳洪範塘報之末有云倘屬國回書知會值發兵船進復皮島廓清餘賊另行馳報等因臣知麗人此時不忍遽忘天朝者是其本心不能不為敵用者是其實事我遣一力通書示天朝不忍絕之之意則亦足以感其心而欲他有聯絡與之圖敵不惟其力不能抑恐其心不敢敵既以力屈而降之亦必使人監而守之抑或察其動靜知有營為迫脇麗人賺我兵將陽為與我圖敵陰實與敵圖我我將何以待之乎竊恐一不成而萬有餘畏又必不

免臣謂麗書可通也回書不必可信也餘賊可清也皮島不必可進也監臣陳應科謂洪範自酌進止機宜必有以仰副明綸是不敢必洪範之進而洪範受命封疆身在海外又何來自言不進為之熟察情形決機進止臣衙門責與有責不敢不陳於皇上之前耳臣蒙恩深重一片血心不敢知而不言伏惟聖慈垂察即賜鑒裁勅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奉聖旨島中兵民撫濟安插前已有旨了據奏積貯無多轉輸難繼並講路廓清事宜遵著陳洪範熟察情形決機進止務期剿勦萬全島撫賊以屑憑實圖部即行馳諭山松目擊此後先人疑附陳云進拔洪範業云皮島昔日處島麗人今亂人皆去麗人不樂我兵催駐又一稟云新糧被劫粗豈

而島不歸皮島再議前撫被撫如此非其無據而阻洪範之行也

覆趙職方安內須圖全局疏

該臣嗣昌竊合臣言圖賊而先之以審勢者何勢則有時而屢變審則無時而不因也譬之奕然分道布子則為一勢兩敵交鋒時有趨舍又為一勢至於趨舍之間殺活縱奪不可膠窮圖不必於原勢之盡合而要不必出其範圍也若使布子之初滿盤密匝聯絡無遺則又安用奕為矣臣屢撫陳安內一疏謂賊在江北則鳳陽應天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六撫張六面而總督總理俱入江北會剿其說猶有未暢又於江北三撫推冠患疏內發之謂賊在河南則

鳳陽一面堵潁霍南商之路湖廣一面塞蘄黃東下之衝而總督總理與河南巡撫會剿於關陳汝蔡之間是將架之未入安慶之先即應天巡撫本等信地僅與江西巡撫擬一隅而犄角之勢事理亦明白矣但臣因此之故未與應天巡撫分餉分兵該撫駐節蘇松願不能顧安慶目前賊勢又在安桐潛太之間警息頻至以故外議紛紛謂臣此而為瑕臣思補湊無術必待人齊兵齊餉齊動手之間趨舍方有定勢心力方有專圖此時此際臣實不能增餉增兵因不敢用遣重臣駐安慶之說而主事臣趙光抃與臣朝夕計議指畫憂危因而慷慨拜疏以剿撫宜著全局

緊關自請獨當一面誠發臣之所未發補臣之所未備就中如言剿不盡恃吾兵力能令彼自相屠戮以助吾剿言撫不須煩吾安插力能令彼自執酋首以就吾撫其人之傑而智者皆吾將強而壯者皆吾兵積年之烟截山谷之蓄聚皆吾餉誠如是然後可稱用兵之機畧然後可望乎賊之規模臣近撤精御史監軍疏有云智信仁勇嚴將必以智為首闖智不闖力闖亦以智為先凡光抃之言皆智者之事用兵四十年如混沌之竅至今日而始開非獨臣之幸實海內之深幸也但計兵之數云鳳撫二萬楚撫二萬豫撫二萬臣原派三撫數止五萬除蘄黃不動外實止

四萬無此六萬之多三撫信地甚廣派兵四萬不多於中剿取九千勢必不能截守而又挂其信地責成他人殊為不便此三撫兵難動也見今總督洪承疇於川步兵一萬之外奏討馬兵三萬剿截若總理三萬又剿三千益存見少此總理兵難動也惟應天巡撫本等信地剿兵一千五百似乎不得不然然計前此募兵一千二百近又議增二千二百較所剿之數為浮而該撫之力已盡至操江都御史部下水兵合而計之僅僅二千八百有奇而欲剿取一千五百從何得來以此觀之兵之一節苦無著落縱有神智恐難一無所挾而行此臣所為躊躕四顧有難輕議者

也至奏內云西北之地異常奇荒斗米千錢鬻骨易子賊之大勢必盡東下試食南直楚豫邊界稍稱富足賊必賊而瀦此以為大壑故臣切慮亦是此著所謂趨舍有定心力自專未有督理各撫大張綱羅合圍夾剿卻又全然放過此賊任其取馬取糧席捲渡江者但在臣部雖有分布綱維省直諸臣未見呼應實濟祇緣總理未到一切尚覺況然狡賊潛伏深山我兵決難披剿誠恐密遣奸細暗渡江洋一呼發難之間能令南北震動為害不小又如龍在田許名臣等所領滇兵從可使否乍南乍北全無收拾驚駭之人並楊世恩遺下之兵未知見統何將秦翼明點

之兵曾否就道入川皆須處置得宜爲是竊見光抃孤忠
自許慷慨多奇本部職方司郎中王陞資久勞深例應得
代臣等原欲以光抃代陞今光抃既願討賊欲留之而不
可且係本部咨送聽候考送之官改授亦其應得合無仰
乞聖恩勅下吏部都察院改授御史職銜帶同金三萬兩
前往河南湖廣安慶等處閱視先查總理之兵原派三萬
見有若干尚缺若干一面先行選募以待總理到任其滇
蜀等兵有不堪者將所帶銀量給資糧遣之回籍其堪戰
願留者即遣委將領聽其傌馭調度出奇果能破賊成功
自當不次陞賞如總理已到適值機會可求仍聽酌量行
事俟四省直監軍御史先有報滿者即以本官代之此則
封疆大事羣策當收臣不能以一己之愚偏執阻格考其
各寇情形臣不能如惟據陝西撫按奏報已擒張妙手的
名張文耀蝎子塊的名拓養坤似覺小異豐盡李玉白曾
具條陳於臣臣不能用因亦未見其人應否擄與俱行仍
聽本官審酌可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劉賊總理專責着遵旨到任調度賊方遷易進剿直止一偶矯光抃着協供
其職不必改授

覆延撫剿賊部咨方到疏

該臣酌呂看得延鎮多年凋敝兵馬堪戰無多延撫周洽

斯受事未久整飭方新而所與共事者王威八十老將坐
鎮自是有餘調發戰鬭輕議臣等亦不敢以不情之擧求
多於該鎮之兵也但念流賊初起於延而今爲禍之烈幾
半天下若不以時收拾竊恐半天下之禍蔓延未已所以
敬陳安內一疏以延綏爲一隅而責該撫協剿分防而陝
撫孫傳庭剿賊當急圖了期一疏與臣計順合故不疑而
調四鎮之兵今細審戰勢有一大股在江北安桐潛太之
間又一大股在湖廣河南德黄南汝之間皆伏山谷過夏
即有出沒決不至於大逞而大逞之期必在秋八九月之
間目今湖廣河南江北之兵通計不滿四萬馬少步多哉
寥星不成氣勢或缺偏正思漬歸即使新理臣卒到尚苦
無兵可用臣擬送八九月邊等少定徐抽一二枝勁兵以
應理臣之用尚未知其時勢何如而見在有兵堪以剿賊
者惟總督洪承疇部下總兵四五員馬一萬四千餘匹且
其賊在臨鞏漢沔之間者兵至則匿山谷兵去則攻城堡
而官兵果與賊遇盡力剿殺則未嘗不奏功故臣愚計以
爲調四鎮之將之兵再助總督洪承疇之力責其於六七
月間盡滅秦賊然後發遣邊鎮之應回者若干特選投其
精銳敢戰者若干出關而東與總理諸撫合圖河南湖廣
江北之賊務要堵之十面聚之中央盡心盡力成一番大

剿之勢必也渠魁既得瓦解形成玉石攸分脅從罔治斯
乃上爲仕稷除心腹顧憂下爲蒼生除瘡痍大患若如延
撫之說一鎮兵不可動諸鎮兵盡然將見一省賊不能剿
諸省賊亦猶是矣天下事其將胥望之誰哉臣擬覆此疏
正屬草間伏見陝西巡按謝秉謙一本爲恭報平鳳漢興
賊情事奉聖旨據奏平鳳漢興狡賊紛馳寧謐何期著該
督嚴飭諸將奮銳殲掃務清窟穴勿得但詡零捷仍釀劇
禍若各將憚於征剿畫地玩延該按即據實參來從重擬
治不宥該部知道欽此然則秦賊此時當痛剿當合剿又
當急剿不待臣言聖旨已深切著明矣延綏撫鎮合當盡

剿士馬偵探邊情果邊急賊緩則當專力以待邊若邊緩
賊急又當並力以圖賊漫云盡止不調臣部不敢依從但
令督臣酌量以延綏兵將堵延綏就近地面使其南顧則
剿陝西之賊東顧則援山西之撫而西北領累有邊警亦
可還而自衛是則單前之妙用而非臣部所能懸擬也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

臣心日苦疏

竊臣犬馬蒙恩奔走三月亦思勉圖尺寸仰報高深何期
材不稱心望不符位徒有熱腸可嘔當無毫髮堪裨以邊
備則中飭徒勞而困如賣濟以寇亂則謀摩雖具而面屬
空文欲征調則環觀九塞誰是可動之兵欲招練雖鼓勵
多方未見湊手之著瑞嚴僅解於西北荊襄不保於東南
鄖淅未補其亡羊消太滋深其伏莽治兵之人在遠猶無
受事之期養兵之餉尚懸日有自焚之懼近如皮島潰失
合擾長山臣祇憂敵叛急來路旅順黃龍之檄而不如孟
賊內起成先年劉五之形家哭固已可虞鷹鷂彌增一患
傷心頗足補採何方凡皆滑賊之懸敢蒙偉迷之想伏乞
大恩早加譴斥以謝封疆別簡賢材以辦樞務臣吞禁視
事未敢杜門然日復一日罪戾彌深終無補也敢席藁以
請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具題

覆秦撫馳報流寇情形疏

該臣嗣昌看得陝西剿賊近來習成套數大都強將多兵
隱藏西北闊遠之地一任藩封郡邑攻圍困陷呼之不應
喊之不聞必遲數月之久然後一發見奇稱殺賊若干首
級爲報解圍大捷云夫其或殺或解固亦挫賊之濟然其
不應不聞實多養賊之患相提而論挫賊不過什之一二
養賊實居什之八九其挫賊也廟堂不忍沒其功其養賊
也從來不曾議其罪此秦賊之所以不多不少不滅不生
而長川自在非獨諸將之罪實總督洪承疇之責也承疇

素聖眷優渥迥異尋常有請未嘗不立應展限未嘗不屢
寬雖賊屠城陷邑歷年以來止有泄賞而無降罰此各省
直督撫所未有也臣知承疇之材足以辦賊其畧足以馭
將其真誠勞苦足以責徼於乏餉之兵而撫納繳權足以
龍駕予降附之衆亦一時督撫所未有且前此案星給餉
如渴恩榮披索殺渴實不足以應承疇之手而青成取効
今則兵餉畧有其緒賞罰立請旨行臣等實思勉度承疇
之手而時不可失殆不可玩強將多兵不可隱藏不應不
關之地而偷安縱賊被邑屠城有泄賞而無降罰臣衙門
不敢不舉其職不敢不怒其非且不狀不先為承疇忠告

而善道之臣前覆廷撫周汝弼剿賊部諮甫到一疏內稱
調四鎮之將之兵再助總督洪承疇之力責其於六七月
間盡蕩秦賊然後出關而東與總理諸撫合圖河南湖廣
江北之賊務要堵之十面聚之中央盡力成一番大剿之
勢益今時已迫矣春秋責備賢者臣於承疇亦云若某賊
卉某處用某將某兵剿之當聽承疇自為調度臣部不容
遙制懇祈聖鑒臣言前後情節特賜天語嚴加申飭責成
取効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一日奉聖旨奏是封疆重務何必拘泥畛關將領是與家地方不得推諉嘗聞此等衙去不必以賊之遠近洪承疇屢蹴是遵旨既勸言兵視賊所向協同撫鎮犄角剿限期依限剿清一毋致推延

臥客行間功罪賜照存國郡嚴行申飭山松田天下之賊起於陝西秦賊不滅則天下之剿賊者相與觀望先人公備忘於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責望洪公自是道理及先削官保再削尚書爵壹繳示處分還是洪公之性曰我若不殺楊某則誠必戰成困遺使頻密勝當路私動先人所以當時皆先攻先人者皆使間人也此順治甲午有官掌武為制將者孫公春果所言盡為洪公多年門下其道從入都謀書為補行身觀服見非誣詰也

覆登監兵道將激變島衆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島上諸兵其初皆我河東之民也敵陷
河東不甘降附於敵而後陸續奔逃寄寓島上以為南歸
之路是本皆我忠義之民惟自江東設鎮羈縻為兵始羈
留而不得歸矣計兵給餉人米五斗銀七錢各有家口之

累此亦何能養贍惟是名雖為兵實則非兵毋論强壯老
弱有一人即食一糧始安處而不思歸矣兵餉之數有限
生齒歸附無窮則又何以給之惟是廣招商賈逃販禁物
假途高麗皆換金貂至於隔海倒參每兵貢米一斗限定
食盡而歸除納官參半斤外聽其自貴獲利無窮始總鎮
而不肯歸矣為之將者雖假朝廷名號實非隸部曲除不
過彼中自為署直金貂多者倚為心腹奸黠甚者占作爪
牙寧知紀綱法度為何物於是毛文龍劉興治陳繼盛食
龍等敵亂相尋始膠固而不可歸矣況世魁者本一買頭
牙行有女絕色毛文龍納之為妾寵冠一時文龍死劉興

治納之與治死陳繼盛納之繼盛死黃龍又納之至黃龍死前此婦乃死而思毛劉陳黃四姓皆尊世魁為沈太爺蘇杭商賈之走江東販麗貨者咸時寓書沈太爺不絕臣在關門拏獲遣禁海船得其書與其弟因孔叛初遣黃龍縋治朝廷方用世魁署總兵臣恐發覺株連藉口生釁因盡付火焚之止將船人蔣士望等請旨正罪而此段情節臣眼見身知非僅得於傳聞者比也錄今觀之思年島帥不過四五人為將之徒不過數十輩設為牽制之說羈留逃難之民十五六年之間死於敵死於叛者不啻十數萬衆而至於今所存不過僅僅五千有奇蓋錄思年占戀孤

島因而陷害致此本以逃難至海卻受海中大難而不知本以忠義來歸漸生逆感大逆而不覺嗟乎此孰非朝廷赤子而忍令其逆感至走豈我聖主之心哉今既自知罪惡已就安撫請求寬政殺賊圖功在撫鎮從之以稚臣部當守之以經在兵科設之以奇臣部當導之以正前奉有多方安撫明旨臣意遣爲文告馳使諭之就令登萊撫臣差往來慣熟人員齎去朝廷不必遣將致使驚疑其兵科所奏止將安慰登萊民心一段徑行撫撫遣依其餘與臣等覆奏情形通不必行文彼處俾其遣感可也所有告諭之文臣另擬進呈御覽王世奏中覆原文臣封進內閣備

照統候聖裁定奪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二日奉聖旨已有旨了 山松曰沈鎮世魁死叔姓志祥興亂島帥會黃遣撫式 順印朝廷白帥登廟陷沈島家於是祥逆作亂於陳鎮座伍謀黃公并白帥凡人[illegible]綳米口積有一大處分而同舟共[illegible]聖意將移置從一手刃黃公之事遂奉李嶽秀父子而已激島之事雖成而尾閭之淺丸氣久區亦無及矣兄之明事之敗非島紙蹈之屬哉先人凡見之明於茲可見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五終

曾孫[illegible]鮮授梓

楊文約先生集卷之十六

明 武陵楊嗣昌文約著

山仲　袁暎
孫兄山松同輯　孫　袁介　同校
山雄　袁序

疏

遵旨確議武科疏

項該臣嗣昌具題為酌議世職武科遴材互用以光練其
材合成其用而因以厳軍紀之實起衛所之疲斯復祖宗

舊制事奉聖旨這世職合併管事拔用宜得以考中為差
等武科近准臚傳已無三科名色併武科廣額太濫且管
衛所原非典制通着確議具奏欽此欽遵兵科抄傳到臣
除世職管事拔用不拘考中差等容臣另行具奏外所有
武科應否廣額合於今秋舉行相應預請定奪查得武科
近准臚傳已無三科名色仰奉明旨誠然然在臣部相沿
而有以三科二科推用者即不顯三科二科名色而春試
拔勇一途一科亦收二科亦收收則隨入本年推用款項
夫以一科而售春試是無二科之名而實則二科也以二
科而售春試是無三科之名而實則三科也聖慮廣額太

濫臣查武進士三年一次共額一百二十名春試每年一
次每次八十名三年共額二百四十名是其額比武進士
多却一倍矣武進士三年之內推用未完如甲戌科至今
尚有守候者春試每年用完是其途比武進士捷加一倍
矣武進士繇武舉而來較為清楚春試所收頗雜有去冬
參革而今春考中者刻期未久轉眼為速化之階武進士
合者直大舉精廣兇羅春試所收頗濫京衛浙直而外即
遠方亦不多得者冒籍倖僥入較半游閒之輩以故臣之
愚議欲罷春試而盡歸於通士之一途廣一百二十而為
三百試如聖慮純其太濫併三百六十而為三百則臣之

愚議有減無增似濫而實未嘗濫也且每三年一大舉而
四海九州之人皆得與則不害至公一舉之後各歸原籍
聽臣部循序推用而無事年年奔走為巧營捷取之謀則
不害至清惟公惟清可以服人心而作士氣臣部清此一
途與世職之併為合式者相表推用即議武人進身之始
無有不清而邊方行伍戰守著勞堪以拔擢者聽督撫等
官虛公選擇臣部據以覆題即從奉欽劄之徒亦可有其
圖度之念而臣等安心辦事不致風波震撼凜凜大廉是
臣等果邦政所當為之職分也但奉旨確議臣祗竭愚心
未敢必其有當可否如臣所請抑或再加裁併武進士一

定每三年一次以二百四十名為額其每年春試悉行停止伏候聖明鑒裁可否如擬勅下臣部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六日奉聖旨武科原有定額至照舊行伍中每多戰將况年內豈無才傑上來武試亟進俱府督撫選擇才略將營武科年精選以杜各難之弊還著各該具奏

覆兵科叛兵聽撫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皮島兵將僅存五六千人苟懷反側之心決無先期毫不漏泄之理陳洪範黃孫茂等身在險中何至寡無耳目之寄一旦禍起束手聽命如孤豚腐鼠可謂昏愚之極矣殺孫茂而留洪範陽為借以招安陰實挾之投敵章奏出門旋往東洸石城既不收島前行十[illegible]

之定是投敵一着茫茫陽海任其作此舉動而無柰之何慨憤何極第聞寧報到而登萊寂然亮該撫監從權遣往招安之人亦不至無回話也至於關門將領朱化龍樓應祥寧遠將領衛之屏蕭凡韶等或與叛黨相角或從虎穴既歸備歷險阻勞苦可念而島官池鳳高乙至石城卓然自拔寧做忠鬼不與同叛何其肝膽識見迥出儕伍萬萬哉竊謂如此一官應特加陞賞與其中軍池鳳鳴康維都等有功等行該撫查明有無實職池鳳高加陞二級仍賞銀三十兩池鳳鳴康維都等有功各加陞一級仍各賞銀十兩百總兵丁查係壯男各賞銀一兩婦女各賞銀一兩

小口各賞銀五錢就於臣部題發安撫銀三萬兩內查有餘賸先行撥給如解銀未到一面不拘何項那借給之不可少遲須封其官丁內有能仍來哨船前去東島宣傳欽賞密行招誘忠義之人來歸者朝廷破格陞用即與實缺將官該撫明白宣諭鼓舞成功可也至兵科之議實中當時撫處機宜所料拘禁洪範熄為代草情形不啻如見日前登萊撫監業已權宜遣官所討布錦家眷等項定亦斟酌進止不至輕發而沈志祥間係沈世魁姪即為世魁中軍曾握一切兵權滿望世魁死後即代島鎮所以肩熾黃孫茂立心死之者以其急徼征當前將軍印故耳即今暫

留洪範揚帆往東或者再冒險遠勒令洪範為之請鎮亦未可知該科身將居立主帥欲做藩鎮留後之說不日之內登萊報到當見情實臣請先將島官池鳳高等請旨將加陞賞昭示朝廷德意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初七日奉聖旨島中機宜着該撫監酌行池鳳高等忠義可嘉准該部議即分別陞賞以示鼓勵官丁人等有能宜併效賞招義來歸者即與破格陞用具從中情形仍着確偵不時具奏

覆蜀按塘報黔中苗情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黔變初起據按臣馮督卿督臣朱燮元先後奏報圍攻大方情形俱有未盡臣竊料其中有出其不意務而投之之狀因陳處置機宜第一分別順逆明諭

朝廷修意順者一切勿動逆者自取誅夷如能以順攻逆寸土尺地朝廷不利其有就給助順之人永為世業即老烏使能悔過不難嘉與維新次則飛檄侯良柱馳赴川南發兵抵大方之背疾入成功一聽總督朱燮元調度功賞罪罰朝廷不爽絲毫又次川屬土司嚴為禁遏不許同逆助兵雲南鎮守沐天波移我戈矛早申赴義之舉又次湖廣四川協濟舊餉速催徵解貴州尤恐額外有害湖廣原派黔餉必須留用又次湖北調兵運糧就近擇留兵迎兩道仍設偏沅巡撫等因題奉欽依咨行去後距今已踰兩月未見彼中奏聞臣探道路傳言似不出前所料在我版築大方致滋恐嚇彼苗聲張欲乞包藏禍心方圖安有炭炭不保之虞楊啟鑾致先發制人之計謗而致之出不意而殲之為除一二小醜計則得矣不知非朝廷大信並地方撫處之宜也今大方已陷方楊被執見於速表道之報如此而老烏轉控於蜀猶有文呈三紙指日是官撫綏之言固其一面報復一面發兵之計但在我所以待之要不出前分別順逆舍舊維新之請倘或貿固阻兵自取夷滅御史陳廷謨所謂遠不過為楊應龍近不過為安邦彥眼下亦不過與化佐等同歸於盡之語真為破的要言否與保命良藥不知能信從否也至督臣朱燮元前調川將羅

京周近據巡撫王維章已報就速又調雲南何天衢未知該撫王世德曾否發行計此兩枝兵將數亦無多臣部前檄侯良柱馳赴川南直搗大方之背斯乃第一要著即使蠢動諸彝去逆效順亦必臨以大兵制其死命而後可議叛罰服舍之宜如或詭詞面謾恬忍不悛惟有長驅天討之一法前此水西之役滋蔓多年非關小醜之逆天誅實我黔蜀口舌多端心力不一所致此方剿彼剿張撫其賞亦未嘗撫彼方撫此則張剿其胥亦未嘗剿不過各據奏題款為矛盾以停賊而長奸殘賊而幸賊盍獨諸臣之咎中樞實溺職耳今日之事萬萬難蹈前轍善乎御史之言也諸臣職事或分畛域皇上視之總一家封疆所限裁存異同皇上視之總一家之人而臣忝司邦政職書攸關請以一家人速做一家事務要心心相貫息息相通建一議毋甲可乙否致誤事機行一令毋陽奉陰違斷于節制順可撫毋明挑暗激以妙功害成逆可剿毋彼推此卸以貽實大憂有一於此臣敢循職舉正請祈聖斷從重處分誠為封疆重計有不容袒狗者也

崇禎十年六月初九日奉聖旨據奏攸彝叛陷大方逆宣職辜朝廷念其向未知順不忍置之滅亡這着該督撫宜本悉藏拔暖速印丈烏悔罪言喜與維新仍一而嚴督兵將直抵大方順者生全逆者剿滅其黔蜀督撫遵遣諸臣務期同揆共濟剿撫協心大張神武以具題方加有叶戚瞻分陰陽推卸致誤封疆的調部即據

實參大國富其存決不姑貸

遵旨奏明酌議世職疏

該臣謝昌於本年閏四月二十一日具題為酌議世職式科遴材互用以老練其材養成其用而因以飭軍屯之實起衛所之疲漸復祖宗舊制事奉聖旨這世職全係管事拔用並停以考中爲差等武科近准陞傳已無三科名色並武科廣類太監且管衛所原非典制還着確議具奏欽此除武科廣類事宜臣已另本具奏外所有衛所世職臣念祖宗朝養養至今子孫相繼垂三百年之久而未能大收其用祇因遴選無法牛驥同皁之悲閘柙盡輸貓鼠

滋共眠之態而軍伍之虛乏屯政之廢壞隨之若非收拾以法磨礪其材使之漸就猶習而爲我用從此如江河之趨下將彌不可挽已夫推限應武科則讀書識字盤馬彎弓之事不得不量而習之以至平盈女成組練事務或有謀勇算出於其間而材將不可勝用是故以武科爲羅致而入之以全俸半俸管事差操爲格進而退之三年大比不啻不躁合格者雖貧寠得以自見進武者雖豪富不得躐躋誠勵武大之本業而亦推舉之平衡也伏蒙聖旨今臣確議其奏或者以全俸管事爲衛所之常考中差等近奇刻之政此實天恩優渥曲示矜全非臣愚所敢再執然臣

切有感於成祖皇帝諭誡之諄諄也伏覩永樂六年三月二十日該本部尚書兼詹事府金忠等同左軍等都督府掌府事定國公徐景昌等於西角門欽奉聖旨天下衛所軍官比先身親戰陣衝冒矢石臥雪眠霜出百死博一生積累功勞致有爵祿子孫世襲這等老頭目每心裏常想着舊日勤勞好生感恩知報好生小心保守爵祿十分道守法度諸事勤謹一些不肯怠慢了十分愛卹軍士這等的鬼神護祐長享福祿他那有禍患如今他的子孫多有不知他父祖從軍立功艱難又不聽父母教訓每日推務安樂踏者互相勾引吹簫彈琵琶唱曲兒賭博財物有勾

欄說千話去那歌樓酒館狹妓買笑恣肆飆狂鼓弄唇舌但說一隊長短的詞曲胡道一句無理的言語便如破一陣得一城的快活爭誇道是好漢或中間有一言半語干犯法度連身家都喪了似這般撒潑不才壞家門無理的事使歡喜去做全不想着久遠身富貴的根基本等弓馬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習學又不肯讀書學道理看古時名將所為垂名萬世不磨的功績又不學操練軍士的好句當及至赴京來告襲替比試時弓也不曾射鎗也不會彎馬也不會騎只拚着錢物買求監比官取中一做了官使百般苦害軍士遇有征調推務假

祖事故使錢買免使有調到軍前的百般畏避退縮只是
藏躲在人後得先時便先走了似這等多有姧故的不獨
是丟了他本身將朝廷大事多悞了又廢他祖宗辛苦積
下的功勞自家得逃得性命不死時朝廷必然依法度數
他不說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父功勞廢了却怨謗
朝廷無恩不念他祖父的功勞有等發戾不才本不會自
家立功見他人立了功多端詭詐出來稍做自己的功似
這等好生無理鬼神不容您兵部便行文書並出榜去與
內外衛所知道今後軍官子弟務要如法操練弓馬慣熟
不許怠惰發他日後如有赴京比試不中的發充軍三年

著他知道祖父已先從軍立功艱難三年還再著他來比
試若再不中時發他煙瘴地面永充軍役別選戶下有才
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襲替又不悞了朝廷大
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這他祖父爵祿也常常的保
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好意思欽此夫永樂
六年去洪武開闢創未遠而世職子孫已不知祖父勤勞
身負朝廷恩澤如此矣至於今日歷世愈遠積習愈弛安
樂驕淫蠢狂恣肆犯法甘喪身家如我聖祖所言不可勝
數而朝廷大事付託不壞者有幾臣以為聖祖貽謀別選
戶下有才能有志氣有本事有見識的兒男襲替又不悞
了朝廷大事又不廢了他祖父的功勞這他祖父的爵祿
也常常保守得安穩又見得朝廷恩待功臣的意思乃今
日職衛所膏肓起衛所發戾之第一策宜請我皇上第一
舉行而竊恐今日宗法不明綱陵已甚小有權變易開謀
奪之端遽難輕議惟有武科一途借以收拾則我聖祖所
言本等弓馬全不肯用心操練其餘的武藝又全然不去
習學者限之以武科技勇將不得不去操練習學也我聖
祖所言又不肯讀書學道理看古時名將所為要名萬世
不磨的功績者限之以武科策論將不得不去誦讀觀看
也合格者令僕管事超拔在前違式者半俸差操況論在

後大雖厥超拔而甘沉淪者三年一次六年再行九年立
舉不過十年之間而衛所改觀人人讀書知道理精弓馬
精武藝而前之半俸差操者未嘗不進於全俸管事之列
是以違之之術進之之非終錮之廢閑也若十年三來而猶
不能合及爲別識聖祖所謂自家無志氣不才不孝將祖
父功勞廢了者抑何足惜哉此臣醞議世職之苦思今奉
聖諭令臣確議不敢不備述其縣然者也若欲清軍清屯
非細衛管事不可愚否易奏請裁抑或姑倘其舊就祈聖
鑒定奪批示施行

正統十年六月十一日奉聖旨世職襲替比試以弓馬步
文理分等明載會典今准嚴加申明不許違例以選立清

乞事宜速行的確奉旨

欽奉勅諭垂注邊機疏

竊臣嗣昌頃從戶工二部之後恭接勅諭一道內中開載事宜首開臣部職掌者曰虜報敵騎西行必在邊外窩伏伺隙突逞沿邊各督撫監鎮道虞奉申飭整備有素俱應處處相機駐巡設法遠偵無論衛所與塗都著晝夜一體嚴防其堪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該部遣選差的當員役作速分投查驗但有捏玩虛飾即從實具奏欽有受賄徇隱必立斬不饒並京營勇衛挑練已久果否精健可用堂上官也去視驗來說邊腹城邑修備儲蓄果否

可恃著該撫整飭道再加嚴查全備如法者即與獎勵奏欽遵式不全者即行戒飭各究仍即隨添改不許擾民欽此臣愚既積未盡不勝感悚又加念臣數月以來勉將戰實邊備預整防後一著請旨申飭再三敢謂狗馬愚心庶幾有裨萬一實賴督撫鎮道仰體宸衷各營本等職業而又加以總監分監之協運惟籌巡撫巡關之綜覈行部宜其整飭精練無少懈弛防禦綢繆無少踈漏而臣前蒙召問各邊事體臣部也該差官去查臣對先年向嘗揀擇有事當邊司官查核見在司官之員無可差遣若差小官去恐需索騙錢為害隨蒙聖諭不但小官騙錢司官也不可

盡憑臣切切在心未敢忘也今念敵騎西行日久沿邊防禦倍嚴所有認定戰守機宜兵馬數目果否確實道須選差員役分投查驗臣思差役前去或止可查數目未必能諳機宜擬畧分四路選差司官四員星速往回報命為是謹擬職方司員外郎趙光抃差遵化關寧武道司員外郎魏公韓差陽和宣大武庫司主事原毓宗差密昌通涿車駕司主事吳鼎差真保山西欽遵勅諭查驗戰守機宜兵馬數目但有捏玩虛飾回日從實奏聞如敢受賄徇隱聖諭斧鉞凜如諸臣勉旃自愛毋或自貽伊戚是臣之所惓惓致囑者也其京營勇衛兵馬臣已移文知會訂期視驗

各該督撫監視鎮道昨即咨劄馳傳並未盡事宜容臣審思恪飭外所有差官四員合將職名先奏但各鎮邊隘甚長若必處處親到往返數千百里恐報命稽遲即非作速分查本意臣擬遵勅諭內戰守機宜隨處體驗一二兵馬數目為查預備馳援如遵化之二萬四千關門除在天津四千外之二萬六千寧錦之二萬其最要者他處俱准此例行之惟昌宣二鎮陵寢守兵必須親到查驗此外實有不能偏及者臣不敢不先奏明白也

崇禎十年六月十二日奉俞旨

奏明職掌疏

竊照臣部職司軍紀失律即宜入刑從來在外督撫按等
衙門但有參劾武職奉旨必下臣部議擬除革任革職外
有應提問追贓者仍行各該衙門勘問明白覆奏前來臣
部移咨刑部查問律例果否相當回日主稿會同刑部具
題此見行之通例也其在內經臣部糾參請勅法司勘問
者似應法司具奏完日移咨臣部備照臣部不必會題臣
前在朝班公會刑部尚書鄭三俊言及張全昌王忠二案
命臣主稿臣以前詔應對三俊亦以為然乃今又有參拔
撤回兵數一事本旨該部確覈議擬具奏兵科抄送臣部
臣查此案乃遣戍原任總兵尤世威事也雖非臣部所參

臣有嫌當避不敢不明白奏聞者尤是崇禎七年十月內
臣已離關門赴宣大之任該關調鐵騎營兵五千剿賊以
尤世威統外加統之臣心念此兵收拾數年亦非容易必
須急用善用乃可成功既聞派防盧氏深山窮谷之中又
臣舊任河南所屬知其非計於八年五月初三日臣有採
得邊烽確情一奏內稱大同主兵力薄邊兵恐不能分分
則又當援之臣思關門鐵騎五千剿賊南方已久呻佳者
而卑溼其人技無所施不若調之北來就防倒馬偵探大
同有急星馳出關應援似是穩便一着等因奉旨下部有
議聞科臣甯自裕出疏駁臣內云此言為尤世威耶誤尤

世威耶為邊鎮耶誤邊鎮耶大今日剿賊贖罪之世威即
昔年拔宣遠避之世威也昔曾駐居西城坐視大同之危
殆而恇怯不前今使之回守倒馬偵探大同之有急而肯
蹈環應援豈僅隔一歲而勇怯頓成兩截耶且世威征賊
戰四月尚未樹尺寸之功而遽調之北回將何所為贖戍
之地不幾置世威於兩乾耶况賊已入秦勢亟堵剿在洪
承疇方苦兵少尚欲乞調於宣大而反撤回鐵騎是使承
疇急去其一臂之助而楊嗣昌亦難免於急成之嫌矣雖
邊防之警報頻傳而邊烽之舉把未確肩背固尚無急也
等因臣念自裕既不知兵更不知臣不復與辯而六月之

十一日敵入大同十五日復入山西臣魁強撐持絕不言
調兵一字即邊兵調剿亦審思萬全而不用之乃世威等
果以露宿深山疫癘盛作病兵挑選止三百人當十餘萬
強寇驟至敗兵距今二年事猶未結科抄到臣臣思本事
之前先某其敗人言且以為疑既事之後結正其罪臣心
何辭自白乎查律聽訟迴避一條官吏於訴訟人內舊有
讎嫌並聽移文迴避臣在關門與世威共事日久嫌之一
字所不能免遵律迴避理宜然也故敢明白奏聞請祈聖
鑒勅下刑部將尤世威與前張全昌王忠三案徑自問擬
具參完日咨會臣部備照臣得免於猜忖之私庶幾循職

者紀極得少盡狗馬之心矣

崇禎十年六月十五日奉旨

覆東撫驛遞倒逃疏

該臣嗣昌覆看得驛遞之苦天下皆然山東近日因逃流賊而驛遞者多故其苦為甚而臨縣郯峄等處人人知其苦而言之長臣部為之議覆亦不止前一疏矣除節裁一事屬之臣部者已議歸其半仍以還之驛遞而解部一半亦時分撥該省實歸兩寺者無多無庸再議外其給發愆期差使需索僉報不公包攬浸沒種種之弊則在地方得一清正有司便可力任其事如有司不能任事則道府設

一驛傳道使當單騎巡查為之整飭毋徒高坐看會署印批詞忘卻本等職掌是在撫按申飭力行非難事也其官養馬一節雖是其意實非良法臣每見州縣之官行之而善者僅能及其一身保無大病而止迨其身一去署官後官必不能理行馬騾倒斃僉報重起地方另科一層皮肉矣若行之而不善則且不能終其身而馬倒差停逃跣債見者化牽借私罰草貼無所不至為民害乃無窮此斷不可狗一人之見博一時之名而强州縣以不能行不必行者也乃該監疏中有四弊備環各處使費一節撫疏未言臣則知之凡撫按驛傳守巡各道衙門責令驛遞倒換循

環各官何曾寫目惟吏書寫索常例倒換一次有費一二十兩者少或愆期則出一票曰查究遲玩事行府廳官吏問一罪名臣分巡河南痛恨此弊改循環為長單用臣巡道印鈐填報應付一單填盡隨即繳來有差使需索等弊細註其下臣隨覺察剝懲而不換簿不究罪歲省各驛使費無窮此吏書所不樂而臣時為司道欲詳撫按通行亦有所不敢今則願請明旨申飭省直撫按司道等衙門懲倒換循環之弊應報錢糧責就近府廳查覈轉報可也其州縣有司嚴禁給發愆期僉報不公包攬浸沒等弊而差使有需索者密報撫按據實糾參有司有聞見者該道巡

行覩為整飭又何驛遞之不治哉

崇禎十年六月十六日奉聖旨驛遞給發愆期差使積書及僉報包攬等弊着撫按嚴飭該道有司層加整革其官養馬已經行倒換備環滋費即責成就近府廳查覈開報務令驛困永甦違者通行參處

遵接諸臣奏摺疏

竊臣前議剿賊首重擴陵有敢陳安內第一要務一疏兵餉速旨熟商一疏初從草茅中來發抒胸臆之見未敢謂中機宜也幸蒙聖鑒允行已踰三月有直當事諸臣方纜料理未有端緒賊情衛又驟難技當於是紛紛疾呼環至疊見臣欲一疏一覆通寫全文不惟時刻無暇亦且語言重複事宜散亂甚無當於綱度也故祈聖慈容將諸臣奏

臨不拘己未奉旨開列於前而臣擬其大意登答區畫於
後庶使聖明覽觀裁斷臣等遵奉施行蓋諸臣大議不過
有三一議鳳泗祖陵一議承天祖陵一備安桐一路而已
其臣處事宜議中猶然未備臣不容不殫竭愚心審圖實
着事關重大跡涉更張臣不敢避也謹題請旨　計開
一鳳泗祖陵未盡事宜該督工太監題承憲題為鳳泗冠
警寰郵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又該守監太監
王裕民題為地方情形可虞等事奉聖旨流賊西迫光固
南通舒霍鳳泗二陵倍宜萬分周防楊御蕃抽練狠徐等
兵久奉明旨未大典如何枕猜不可抽調顯是違玩着議

處仍一面殫力調度急圖挽剿以華重地楊御蕃既已練
成標兵遵探圍守不得少疎年文綬相機守捷已有旨了
該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楊御蕃題為補陳東西未盡事
理事奉聖旨狠徐抽調屢奉明旨何得至今尚事吁籲疎
屬玩悞著該部確議速奏欽此又該鳳撫朱大典題為塘
報緊急賊情事奉聖旨據奏東西兩賊俱哭江北陵寢重
地倍宜萬分嚴毖該撫鎮殫力協剿並會同鹿撫相機策
應其豫楚援皖之兵賊果離皖即著視賊所向星馳協擊
速圖殲掃不得少有玩誤致令狂逞該部速行馳飭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鳳陽祖陵原有馮大球東兵二千楊御

蕃募兵二千防守泗洲祖陵原有狠營兵一千浙營兵三
千防守而楊御蕃又議抽狠徐兵二千奉旨在臣未到之
先比臣至而登島告急欲徹大林之兵則儀以年文綬代
守是去一兵即補一兵臣部不敢有疎漏也近因馮大林
暫留奉旨方許年文綬暫止防桐而且以相機回顧為言
且知文綬從未到鳳大林業已回登矣該地方官有護陵
之責者既留兵而又聽其去既去矣而又不奏聞豈本文
綬先奉到鳳又南援皖北臣今日聞知猶為心寒臆顫不
知諸臣何以晏然寂然也至臣議五千之兵計馮年之兵
隨留一枝楊御蕃所募二千共四千矣止少一千抽之狠

徐亦可充用而浙兵三千之防泗洲者在外合之則有八
千之兵宜亦可題三陵而實非五千之數通取之抽狠徐
也該督撫鎮據此往復如許日月似於鄰文不曾詳閱然
者是誠何心今劉良佐張子儀楊振宗等剿賊之兵約有
六千如果皆屬狠徐之兵則信乎其不可再抽而此兵見
在行間可以不分剿餉矣臣部會同戶部議派該撫之餉
共銀二十九萬八千九百餘兩急急募兵綽綽有餘裕矣
大募兵誠難而用人用地分任責成則易如該撫之屬馬
鎮道將也因之以募邊兵買戰馬社兵本枝南將也因之以
募南兵習大攻取之前餉上緊分圖不過三月便得其本

比之終日遶晒客兵有急又遣撤去者孰為有實用乎且該撫近題欲調張鵬募遣兵不若就近責成馬璜之為得也至楊御蓄前奏告病奉旨行查今皆工太監趙承窓且言其陸羸憔悴之狀祖陵重地是否可托卧理臣不敢知望行查者疾入告此臣之為鳳泗陵寢計急宜選將募兵不可今日望明日此客望彼客也其應議處官員容另本具奏伏候聖裁

一承天祖陵未盡事宜該守備太監忠進早題為守陵必賴撫按之威實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覆

前件該臣看得承天祖陵比照鳳陽專設總兵鎮守難論臣部議覆亦採該撫余應桂之言見於欲圍危疆

必周備密一疏尤悉臣部覆稱湖廣新難總兵以專護皇陵為職不順剿賊行間凡剿賊調度一切兵制廉糧盡經該撫一手凡為長使此該撫之自任者然也其按臣居守一節臣部原未議及該撫近奏楚冠益猖皇陵甚重一疏該臣覆議奉有俞旨撫臣以剿為守急宜解賊境外按臣以巡為守殆當回顧承天臣部遵行去後該有必尚未知但該監所言鎮守止能治兵而催處糧餉非撫按二臣遂互居守不可臣部欲不相從查按臣余之垣已到承天為該監挽留切至業云惟唯無異矣今番居守較之前度不同以新設總兵其權足以馭兵而所馭之兵亦其揣備

歲久防禦夙凋者臣部會同戶部派有剿餉以助額剿之不敷不煩按臣自措第或時當牆畬按臣料能辦此耳至於撫臣專任剿賊似難再守承天如云賊急更代彼倏來倏去之賊安知不方見賊縣若急也此則撫臣辦賊境外剿即為守仍請遵前旨行按臣既專居守出巡殊算有期該省十五府二州在江北者僅七府耳在江南者八府二州內武昌府為省會岳州府邊洞庭常德辰州二府及靖州為湖北邊地與永順保靖桑植容美土司相連且西接貴州銅仁鎮遠二界而荊府華陽居之長沙寶慶衡州永州四府及郴州為湖南道地與廣西廣東江西南贛相連

而吉岷桂三府居之近日廣西峒賊出沒湖廣湖廣臨藍之賊出沒江西等處而前此入瀏陽湘鄉以至岳州漸成流賊之勢該守備捕官捕役等草竟莫敢攖其鋒此湖南之憂也水西奢目復判大方陷後奏報與聞偏沅一帶震動境內土司如彭弘澍則有逆酋鈄苗作叛大肆焚殺之無與彭象乾構兵累殺矣施州衛大田所指揮冉玉龍則有逆酋謀叛衆熾起實之奏請兵剿殺散毛東流二司兵此湖北之憂接連川貴二省動則俱動而武昌岳州江湖大監切餉殺人猶其小者也今撫臣剿賊按臣守陵巡歷勢有矣使如何而可于臣思貴州有事暫設偏沅巡撫治

兵調餉近歲有例可循今日之計不得不出於此簡有文
武材畧者一人為偏沅巡撫請專制湖南湖北府州而荆
岳二府所屬州縣之在江南者亦聽節制焉使其西可控
應貴州備大方之變北可扼守江界防竄渡之虞東南可
顧衡永徧流劉之患而境內土司如永順保靖等屬控制
我軍無閒兵費尤其最重最要之責任也有此一官以撫
兼巡彈劾吏治拊循民生庶可助撫按之所不逮而撫臣
得專意剿賊按臣得專意護陵果賊氛迫近境內晏然按
臣一出巡行仍速回鎮遵奉前旨展限事宜斯可萬全無
患此臣之為承天祖陵計暫設偏撫一員以代撫按二臣
之事而後二臣之責任可專前此科臣吏可銑曾有添設
按臣之請臣謂添按臣不若設撫臣為有益倘賊平仍舊
議裁舍此則無策也伏候聖裁　一安桐一路未盡事宜
應天巡撫張國維揭為職屬用兵三載狡寇盤據正緊等
事奉聖旨該部看議速奏欽此又該戶部等衙門尚書等
官程國祥等奏為上游關係甚重狡寇盤結愈危等事奉
聖旨奏內事宜該部看議速覆欽此　前件該臣看得安
慶一路臣前算作隔面未與應天巡撫計兵計餉外議紛
紛謂臣此而為戰臣愚前覆員外趙光抃疏畧言之矣但
今賊勢正在安慶大山之間而所眈眈思逞東則儀揚南

則池太皆其必趨之勢甚則金陵京口莫非可到之方臣
所計應鳳陽堵禦湖廣塞蘄黃河南駐汝蔡者兵力未
辦餉務未齊人謀未應而賊早已越軼此關則以安慶視
之鳳陽湖廣河南三府反若暫處其隔而應天全受其正
此該撫張國維以計兵計餉應與鳳泰滁楚一體並觀為
請尚書程國祥等又以暫設巡撫一員節制安慶廬州池
州九江黃州五郡募兵一萬人為請容時度勢理有不得
不從者但計兵一萬比陜撫孫傳庭一面全派須餉銀二
十三萬四千兩量懸不敷亦須十八九萬兩雖應天撫屬
固積漫地為數頗多然已將松江一府派與總督徽寧池
太四府派與總理應天常鎮三府派與揚陽蘇州一府派
與湖廣而總督總理向覺不敷三萬有奇鳳陽湖廣尚各
不敷四五萬有奇今若割彼與此則彼處又將何補此在
應撫所屬取之自顧地方其理甚正其事正便臣部無以
奪之但戶部計餉原有二十七萬不敷之額今應作何湊
撥立求圓滿斯則一丁百當耳查安慶廬鎮駐兵新舊約
共五千達腹無兵可調勢須召募即今諸臣欲召一萬其
前之五千在內在外總以戶部應餉多寡為召募盈虛有
餉則多多益善無餉則量減若干戶部既職掌相關又非
無應切未有不為處分者若盡割督理諸撫之額而歸之

一面臣則未敢任也總之剿賊一事遂誤多年待臣至而議兵議餉其晚久矣乃今而尚有無著之餉待召之兵不更晚之晚乎臣思總理熊文燦其來自兩廣必取道九江與安慶對面如帶有兵將即宜以安慶為入境之始暫駐旬月講求下手著數使人心有恃無虞督餉傳檄訓亦宜定駐安慶經始催科俾理臣招集兵將斟酌機宜隨手做事庶或救眼前之急防東潰之虞而南渡自可無虞矣然理臣視賊所向畢竟非久駐安慶之官應撫彈壓蘇松有漕白京邊之重儲江湖海沙之劇寇與奸民鹽梟種種難言之野心亦斷無遠移安慶之理則一面置撫一面措餉一面召兵須從已晚之後患雖其晚毋狃未然之事坐待其然此臣之為安桐一路計總理暫從入境以紓目前迎撫暫設召兵以周防而兩兵之多寡聽戶部處餉之若何圍不可籌四面而漏一面亦不可因一面而漏四面也伏候聖裁　以上三款集諸臣之議有如許吏端誠煩聖慮誠實聖心然議餉未嘗出於前請二百八十萬八十之外也伏惟聖慈留神遠覽俯賜裁決

崇禎十年六月十六日奉聖旨鳳泗承天祖陵重地安慶陵京上游事關軍務宜并籌畫就理撫部一一奏的鳳撫遣將募兵不得仍前觀望既有暫設巡撫責撫撫剿守統調置撫召兵募餉併理餉二臣督駐調度事宜俱依議著作速舉行務期殄除剿賊制勝為全該衙門知道

覆登監鄉勇有貫練之法疏

該臣覆看得敵入朝鮮疏內臣部嚴備海口一款開稱官兵不足責成州縣有司就近團練土著鄉兵相兼協助駕閱皮島潰失及皮島已報登撫等疏又特申飭再三誠欲去虛名而臻實效如監視陳應祥之所奏非有二也今查登內生州縣所報多者百二十名少則七八十名殊無當於緩急之數必如知縣任中麟所議取兵於里甲派餉於丁糧給與衣甲馬匹擊項著實操演庶幾適之但臣昔在戶曹考山東民兵工食則例內分聽征有馬民兵一名三十六兩有馬快手一名二十七兩聽征步隊民兵一名二十兩步隊團練民壯一名十二兩守城民壯一名八兩其制不為不詳徵銀不為不厚矣承平日久率供衙門差遣之費業已失其初意遣事告急取充戶部抽扣之類強半不在地方而民間丁糧則已派徵此項不曾竊也登萊殘破之餘元氣至今未復可否復照里甲攤派丁糧民不重困乎臣以為實練鄉勇當有二法有官為訓練之勇藝如火攻技擊之類是也州縣酌分大小定派若干名於丁糧中量議益覓資其生活製辦之費精選教師設立頭目使其常川統練於城郭之間如遇有警或防守本城可免客兵之是顧或調集海口可補官兵之不敷是則監臣所

奏求實數而去虛名不得不出於此有自為團練之鄉兵
則山村市鎮之民是也州縣有司設誠曉諭父老虛公選
擇其豪傑使其每一村鎮自備子弟之兵每一壯男自備
弩刹之器每月初二十六先講鄉約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次習操演以練膽勇而戢奸謀如遇州縣有警父老率其
子弟豪傑將其伎倆一呼畢集數千百萬之人接踵而來
親上死長之誼是乃多助之至何針不折何敵不摧直須
朝朝訓練以防其生理箇箇食糧以增其札寨哉此臣聞
知縣任中麟之議初則瓘如既而回每月朔各州縣鄉兵
千總統領各兵齊此本府聽候該管將官操演不費隆貴

閒日存可未可大山谷之民使其無故裹糧每月一達城
郭州縣亦已難矣況越州縣而至府往返數百里就延旬
日計其孰能堪之哉此臣時斟數日畢竟不敢深信此法
可行於登萊而況敢遍行於天下也此事惟在地方有司
賢而有材者奉行之善民皆鼓舞而不如賢而無材者不
善奉行終日馳驚而不足若不賢不材深里甲則擾里甲
騷丁糧則索丁糧皆之為厲不可言矣臣實不敢不盡其
愚伏乞聖裁斟酌勒下臣部轉行該撫監按遵奉施行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奉聖旨這實練鄉勇團部統計為的確著該撫按飭行道府照州縣大小酌派鄉勇名數不必拘里分甲以滋騷累於丁糧量議資給製辦之費精選教練奉有本地防守不得遠調操演其鄉約保甲各該有司俗實舉行力圖防禦有藉登報及多派累民者不時查參處治

立請決機疏

本月二十一日兵科抄出為塘報事該臣部覆登島監視
陳應祥等題為立請決機等事奉聖旨這登鎮增設營兵
等項俱屬飭防要務據近報島衆情形衆心不肯從亂就
中操縱機宜該部另從長酌議具奏欽此臣於本日未奉
旨前業將監臣陳應祥島衆機詐可駭一疏擬上聞就
中操縱哉宜未敢自謂有合然而正告目兵無設鎮之理
則首先無憑藉之權可使小羣立渙陰潰目兵有食糧之
處則雖人知反正之路源源不召自來彼孤豚窟亂何能

為哉以投敵則衆不無將再變而實已擕若枕反間藉衆
兵之手以除逆于衆兵之名以來歸累其人數尚多顧居
一島則以前協表式諸營屬軍錦撫鎮提調而一切運糧
接濟哨報往來俱如高麗貢道北備鐵山旅順並金覺華
以達於寧錦又達於津門而總不離登州一路以較為安
何也逆人登人而不相容彼其藉口激變執此為詞水火
陰陽昭著久矣投調改歸關外衆心式亦相安登州水陸
設兵嚴防近島備他盜出入可耳臣靜候旨聞恩聞陳洪
範已入登州衆機不宜遲滯乞將臣今此疏及前塘報併
島衆機詐二疏俱行該撫楊文岳衆視陳應祥總兵倪寵

陳洪範等密相面訂可別如議施行否或另具條奏仰請
聖裁惟是區區島衆不過五六千人其間懷忠抱義不肯
從亂者什居六七不及此時而急覺開速棄邪歸正更待
何時若如洪範之說復還帥印開鎮島中是堂堂天朝可
行以防求後之事而海外有截之裔與潢池弄兵之流寇
其又何用征剿為也臣聞洪範脫身以謝之九為質且行
剳付委牌令沈志祥署鎮事矣暫駐皇城志祥不無觀望
今入登州竊恐志祥疑其背盟別謀要挾狂逞登州警告
將在目前若不急行臣議解散衆心後將悔之無及矣以
補牘再請伏惟聖裁立行古云衆不可蓋臣不能有蓋衆

之謀但行臣議使登萊諸臣一面詳訂覆奏一面相機施
行早一日或可早清一日之患也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奏內事宜着該撫監鎮星速會商確議具奏仍一面相機酌行

覆登監島機詐疏

該臣嗣昌看得島上之變臣前奏請明旨頒發榜諭速查
材官吳國豐齎赴登萊時猶未知陳洪範之回皇城島也
然臣竊計沈志祥為世魁姪子人為世魁中軍事握兵權
要挾鎮印以是甘心黃孫茂先精救之又謂暫留洪範楊
帆往來兩者再資喩速勒今洪範為之請鎮亦未可知兵
科才將啟立主帥欲做藩鎮留後之說不過數日之內登

萊報到當見情實今則一一驗矣該撫監照憑發餉暫與
羈縻固是眼前不得不然之着但彼已更營伍明具疏報
若無正言折之則其傲將日長更無覺路引之則其衆將
復聯既長既聯而後圖之抑又晚矣為今之計宜先正告
目兵朝廷原設島鎮專為聯絡屬藩高麗既降於敵裁兵
勢難孤立今後斷不設鎮恐有琉虜侵害爾等性命無益
封鎮此朝廷愛爾美意非徒惜一鎮印也然雖不設總鎮
原給前協副總兵義武中左右前後五營印信六顆俱在
彼處但經鼓譟一番賊殺遁將朝廷難辨奸良爾等衆中
有忠肝義膽不與亂賊同謀者協拏首惡綁獻登萊朝廷

明正其罪依然立爾一協五營將領分防島上俟後有功
再加陞賞決不爾欺若首惡不誅是一人連累衆人皂白
總不分明賞罰何辭區別爾等自己思量自相埋怨可耳
要非朝廷之過也至其挑激衆兵不過索加重餉則又陰
覺之曰爾等島餉每月米五斗銀柒錢定之久矣安得加
增若欲大餉惟有單錢八城額兵見缺數千萊人須補爾
等強壯好漢就彼食糧有一月一兩八錢者甚有二兩六
錢二兩八錢至三兩者爾等各自有脚各自顧命何苦隨
彼奸城困守窮島終身無一出頭處耶臣思此語使沈志
祥聞之必不樂傳布須用小紙細書數千百道一日散布

營中而所遺去之人亦必選有膽勇智謀質其父母妻子厚給非常之費仍懸不次之官以使其必達其意於東人之心而成吾行間之計則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在該撫監星速為之若陳洪範清兵已撫而復驚之疏中設三計以請還帥印開鎮島外為言乃其苟免賊刃脫回直域之本謀臣願姑置勿覆該撫監行臣此疏亦不必經錄洪範可也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島奸情形有煩有廷臺內擬官着該撫監鎮相機酌行

選將責制邦政疏

案照本年閏四月二十日該臣題為選將責制邦政必須

內外嚴清謹陳愚見仰候聖裁嚴飭永遵以釐積弊以振國威事奉聖旨這疏內所陳程材課歷四款深於選將有裨著通行列布仍另頒簡明冊式責成各該衙門載實填報以憑酌用有狥情濫舉者兵部即行參處欽此該臣等欽遵督同職方司郎中王陛員外郎趙光抃等着實舉行每五日一次據投到履歷人員歷對冊籍先還司堂復過大堂臣夫公共慎於其年力材品有無功次保薦科參親筆草書數字以記其人堪與不堪之大略迄至月終理宜具本題知緣人數參雜部務倥傯遲難清出頭緒於今始有定規分款各開於後其一曰原官應補用凡十四員在任無過載缺別推者也其二曰原官應降用凡三員在任有過題准降調者也其三曰敘功堪拔用凡三十員其四曰敘功堪備用凡三十六員同一敘功而其績或茂者其人或勇悍其事或勞苦者拔之其稍居次等則備之也五曰科目應拔用凡二十六員其六曰科目應序用凡四十三員其七曰科目應緩用凡十員科目者或進士會舉拔勇也其人雖同而壯偉精悍者先拔之平等者備其序年力小弱則緩之其八曰世職堪推用凡十員其九曰雜職堪選用凡二員其十曰將材堪酌用凡二員世職原論爲舊例不分京外邊腹通以三爲為準臣以為非宜蓋南京

爲出多門邊衛則爲少腹衛則更少書小加變邊腹二爲以上爲準京衛四爲以上爲准雜職則衿特奇更集合戎行累曾經戰陣謀勇過人者特拔其二以收異材將材則武舉是也一二科之屬不勝收收其四爲者二人以備一格然是京爲非邊腹爲也其十一曰廢閒堪拔起凡六員其十二曰廢閒堪備降凡二十四員夫戚職廢閒雖起必以降例也然有其廢不以罪其人實堪用者亦何例新鋼之故首拔其尤而餘以備降降而曰備明不棄材云爾要之難必盡材也其十二曰各色應罷回凡六十員年踰四望五曰已過逾此則老矣有老不堪者有老且庸不堪

者有庸而弱者有庸而怠者有非庸非老而來單提問追
賊發落或新叅未及到又未深者當通令罷回如不甘朽
腐則有來年之春試在自呈技勇其何所辭臣前既條奏
奉有欽依今者實舉行抑歷御覽俯揣通衢實明白正大
從前未有之事誠恐無如弁流不安義命有挫門經援挃
遶訛言希圖阻撓邦政者容臣摯覈其人指名重加究治
以羊刀風㢘清內一節確乎可行久當責收其效矣

崇禎十年六月二十七日題奉俞旨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曾孫　㽘校梓